苦雨斋译丛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

上

周作人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上

苦雨斋译丛

周作人 译

止庵 主编

全译伊索寓言集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

财神 希腊拟曲

希腊神话

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苦雨斋译丛



阿诺斯对话集

下

周作人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下

苦雨斋译丛

周作人 译

止庵 主编

全译伊索寓言集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

财神 希腊拟曲

希腊神话

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ISBN 7-5001-1076-6/J·30

定价:68.00元（全两册）

苦雨斋译丛

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上



周作人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B1262084

苦雨斋译丛

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下



周作人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B12620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古希腊）路吉阿诺斯著；周作人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1
（苦雨斋译丛）
ISBN 7-5001-1076-6
Ⅰ.路…　Ⅱ.①路…②周…　Ⅲ.讽刺散文-作品集　古希腊　Ⅳ.I54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618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002480
E－mail：ctpc@public．bta．net．cn
http：//www．ctpc．com．cn
策划编辑/林　燕
责任编辑/徐小美
封面设计/曹　春
排　　版/北京紫金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富生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25.5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3 年 1 月第一次

ISBN 7-5001-1076-6/J·30　　定价：68.00 元（全两册）

总　序

从着手整理《希腊神话》算起，已经足足过去五个年头；《苦雨斋译丛》一共也有三百万字了。这回《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和《路吉阿诺斯对话集》问世，至此周作人最重要的古希腊文和日本古典文学翻译作品已经出版完毕。——我说“最重要的”，自是相对而言；他所翻译的日本现代文学作品和英语作品当然也有价值，其中劳斯著《希腊的神与英雄》（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〇年一月）以及韦格耳著《希腊女诗人萨波》（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一年八月），更可以视为对古希腊文翻译的补充，不过重头戏总归是在这里。另外，“已经出版完毕”乃就存世者来说，散佚的不在其列，而这并非少数：古希腊文有希罗多德《史记》第一卷和第二卷前九十八章（译于一九五一年七月至一九五二年一月），约十万字之谱；日本古典文学有为《狂言选》所增订的三十五篇（译于一九五九年八月至九月），和《平家物语》的第七卷和第八卷的一部分（译于一九六六年四月至七月），前者据译者日记记载，“计十一万五千字”，后者亦有五万来字。尽管如此，现在仍可总说一句，《苦雨斋译丛》体现了翻译家周作人的主要成就。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绝大部分（除只有印本存留的《希腊拟曲》、《财神》、《伊翁》、《厄勒克特拉》和《腓尼基妇女》外）都依译者手稿印行，恢复

了此前印本被删改的部分，而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真正谈论周氏的翻译成就。

周作人是以文学家、思想家而兼作翻译家的；受众（无论论家还是读者）要一下子把这些身份全盘接受下来，恐怕并非易事。结果，思想家周作人为文学家周作人所掩，翻译家周作人又为文学家、思想家周作人所掩。迄今为止，“翻译家周作人”才为学者刚刚留意，所谈犹嫌浅尝辄止。周氏的翻译几占其作品总量的半数，自不宜等闲视之；虽然多属古典，难入时眼。如欲加以研究，所要求于研究者的又较之他种研究为高，起码要懂希腊和日本两门外语。至于我们推出这套《苦雨斋译丛》，不过是给希望阅读和计划研究者提供一点便利罢了，然而于愿足矣。

我曾把周作人的文学生涯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以三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中为界限；他的翻译生涯若也照此划分的话，那么主要贡献是在晚期。从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首次迻译《希腊的神与英雄》（译稿遗失）起，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被迫中断《平家物语》译事止，十九年里共得将近四百万字；与此同时，还有著作约二百万言。如果想想这些成自老人六十二岁至八十一岁之间，我们合该慨叹其创造力之旺盛，之持久了。《苦雨斋译丛》所收，除《希腊拟曲》外，均为此期出品。“晚期周作人”是个大题目，无如论家尚未多所顾及。

现在来看周译古希腊文和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特色大概有三：一是选目，一是译文，一是注释。译文质量我们外行人无力评衡；但这些译作一时难以取代，却是显而易见的

了。注释向为译者所重视，在译作中占着很大比例，不妨看作有关古代希腊和日本的重要研究成果。周氏当时置身主流话语体系和正统思维方式之外，反而保证了这些注释不受时代局限，价值历久不衰。至于选目，一概都是经典之作，取舍精当自不待言，其中却也有所分别。周氏后来为出版社译书，按月预支稿费，选目并非完全自行决定；不过纯然受命者却是没有，只要看看他日记中记着曾经拒绝多少题目就明白了。说来还都是愿意译介的作品，只是对就中某些，意愿更其主动而已；此种区别与原作价值无关，但在译者自己兴趣如何。他曾在《八十心情——放翁适兴诗》一文中说：

“不过我有一种偏好，喜欢搞不是正统的关于滑稽讽刺的东西，有些正经的大作反而没有兴趣，所以日本的《古事记》虽有名，我觉得《狂言选》和那《浮世澡堂》与《浮世理发馆》更有精采。希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译出了十几种，可是我的兴趣却是在于后世的杂文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一直蛊惑了我四十多年，到去年才有机缘来着手选译他的作品，想趁炳烛之明，完成这多年的心愿，故乡有儿歌云：‘二十夜，连夜夜，点得红灯做绣鞋。’很能说出这种心情。”

如果把《苦雨斋译丛》所收大致分为兴趣浓厚和稍逊一筹两类，古希腊文译作中，《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希腊神话》和《希腊拟曲》当属前者，《伊索寓言》、《财神》和《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当属后者；日本古典文学译作中，《狂言选》、《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当属前者，《古事记》、《枕草子》和《平家物语》当属后者。周氏最感兴趣、极愿翻译者，的确都是“关于滑稽讽刺的东西”，无拘古希

腊还是日本，其间颇具相通之处；同时又“不是正统的”，在文学史上地位并不特别显赫。这正是周氏非比寻常的眼光所在，此类译作因此也就不应仅从翻译方面考虑，以研究周作人审美趣味和文学价值取向而论，恐怕也很值得重视。

上述译作之中，《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特被译者强调，乃至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拟定的遗嘱中说：

“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那么此书对于周氏的意义，又不限于兴趣所系了。说来路吉阿诺斯“非圣无法”的精神，与译者的毕生追求正相契合；在不能通过写作坦陈见解时，正不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路吉阿诺斯之被推重，或有深意在焉。该译本实是那个时代的异数之一；对于研究周作人思想，也具有特别价值。如果要写“知堂晚年定论”一类文章，《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是不能忽略不计的。

《苦雨斋译丛》原拟分一、二、三……辑，现将周氏的古希腊文译作统编在一起，与日本古典文学那一辑并行。此辑之中，《全译伊索寓言集》长期口头流传，情况较为复杂；《欧里庇得斯悲剧集》成于公元前五世纪；阿里斯托芬（周氏译为阿里斯托法涅斯）的《财神》成于公元前四世纪；海罗达思、谛阿克列多思的《希腊拟曲》约写在公元前三世纪；《希腊神话》（原名《书库》）系后人托名阿波罗多洛斯之作，年代或为公元一世纪时；《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则是公元二世纪的作品。《财神·希腊拟曲》等三种先曾印行一回，当时我只推荐书目，并未参与编校工作，故不敢僭居主

编名义。此次再版，乃有机会订正错讹，并补作跋文，介绍当年翻译经过。各书面世在即，敬候高明批评指正。

止庵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一日

目　　次

上

第一篇　诸神对话 …… 3

一　阿瑞斯与赫耳墨斯 …… 5

二　潘与赫耳墨斯 …… 6

三　阿波隆与狄俄倪索斯 …… 9

四　赫耳墨斯与迈亚 …… 11

五　普洛墨透斯与宙斯 …… 12

六　厄洛斯与宙斯 …… 15

七　宙斯与赫耳墨斯 …… 17

八　宙斯与赫拉 …… 18

九　赫拉与宙斯 …… 20

一〇　宙斯与伽倪墨得斯 …… 23

一一　赫淮斯托斯与阿波隆 …… 27

一二　波塞冬与赫耳墨斯 …… 29

一三　赫淮斯托斯与宙斯 …… 31

一四　赫耳墨斯与赫利俄斯 …… 33

一五　宙斯，阿斯克勒西俄斯与赫剌克勒斯 …… 35

一六　赫耳墨斯与阿波隆 …… 37

一七　赫耳墨斯与阿波隆 …… 38

一八　赫拉与勒托 …… 40
一九　阿佛洛狄忒与塞勒涅 …… 42
二〇　阿佛洛狄忒与厄洛斯 …… 43
二一　阿波隆与赫耳墨斯 …… 45
二二　赫拉与宙斯 …… 47
二三　阿佛洛狄忒与厄洛斯 …… 48
二四　宙斯与赫利俄斯 …… 50
二五　阿波隆与赫耳墨斯 …… 52
二六　女神们的评定 …… 54
注解 …… 65

第二篇　海神对话 …… 91
一　多里斯与伽拉忒亚 …… 93
二　圆目巨人与波塞冬 …… 96
三　波塞冬与阿尔斐俄斯 …… 98
四　墨涅拉俄斯与普洛透斯 …… 100
五　波塞冬与海豚们 …… 102
六　波塞冬与海中神女们 …… 103
七　帕诺珀与伽勒涅 …… 105
八　特里同与波塞冬 …… 106
九　伊里斯与波塞冬 …… 108
一〇　克珊托斯与塔拉萨 …… 110
一一　南风与西风 …… 111
一二　多里斯与忒提斯 …… 113
一三　厄尼剖斯与波塞冬 …… 114
一四　特里同与海上神女们 …… 116

一五　西风与南风 …… 118
注解 …… 121

第三篇　死人对话 …… 131
一　狄俄革涅斯与波吕丢刻斯 …… 133
二　卡戎与墨尼波斯 …… 136
三　死人们对冥王控诉墨尼波斯 …… 138
四　墨尼波斯与刻耳柏洛斯 …… 141
五　墨尼波斯与赫耳墨斯 …… 142
六　墨尼波斯与埃阿科斯 …… 144
七　墨尼波斯与坦塔罗斯 …… 148
八　墨尼波斯与刻戎 …… 150
九　墨尼波斯与忒瑞西阿斯 …… 152
一〇　墨尼波斯，安菲罗科斯与特洛福尼俄斯 …… 154
一一　狄俄革涅斯与赫剌克勒斯 …… 156
一二　菲利波斯与亚力山大 …… 159
一三　狄俄革涅斯与亚力山大 …… 162
一四　赫耳墨斯与卡戎 …… 165
一五　普路同与赫耳墨斯 …… 167
一六　忒耳普西翁与普路同 …… 169
一七　仄诺方托斯与卡利得弥得斯 …… 171
一八　克涅蒙与达木尼波斯 …… 173
一九　西密罗斯与波吕斯特剌托斯 …… 174
二〇　卡戎与赫耳墨斯 …… 177
二一　克剌忒斯与狄俄革涅斯 …… 183
二二　狄俄革涅斯，安提斯忒涅斯与克剌忒斯 …… 185

二三　埃阿斯与阿伽门农 …… 189
二四　弥诺斯与索斯特剌托斯 …… 191
二五　亚力山大，汉尼拔，弥诺斯和斯吉庇俄 …… 193
二六　阿吉琉斯与安提罗科斯 …… 198
二七　埃阿科斯与普洛忒西拉俄斯 …… 200
二八　普洛忒西拉俄斯，普路同与珀耳塞福涅 …… 202
二九　狄俄革涅斯与毛索罗斯 …… 205
三〇　尼柔斯，忒耳西忒斯与狄俄革涅斯 …… 207
注解 …… 209

第四篇　妓女对话 …… 233
一　格吕刻拉与塔伊斯 …… 237
二　密耳提喻，潘菲罗斯与多里斯 …… 238
三　母亲与菲林那 …… 241
四　墨利塔与巴吉斯 …… 243
五　克罗那里喻与勒埃那 …… 246
六　克洛彼勒与科任那 …… 249
七　母亲与穆萨里喻 …… 252
八　安珀利斯与克律西斯 …… 255
九　多耳卡斯，潘倪吉斯，菲罗斯特剌托斯与
波勒蒙 …… 258
一〇　刻利多尼喻与德洛西斯 …… 262
一一　特律淮那与卡耳弥得斯 …… 265
一二　伊俄厄萨，皮提阿斯与吕西阿斯 …… 268
一三　勒翁提科斯，刻尼达斯与许谟尼斯 …… 272
一四　多里翁与密耳塔勒 …… 276

一五　科克利斯与帕耳忒尼斯 …… 279
注解 …… 281

第五篇　卡　戎 …… 293
注解 …… 314

第六篇　过　渡 …… 325
注解 …… 347

第七篇　公　鸡 …… 355
注解 …… 381

下

第八篇　宙斯被盘问 …… 393
注解 …… 404

第九篇　宙斯唱悲剧 …… 411
注解 …… 444

第一〇篇　提　蒙 …… 459
注解 …… 487

第一一篇　伊卡洛墨尼波斯 …… 499
注解 …… 522

第一二篇　墨尼波斯 …… 533
注解 …… 548

第一三篇　真实的故事 …… 559
卷之一 …… 561
卷之二 …… 580
注解 …… 601

第一四篇　关于丧事 …… 617
注解 …… 626

第一五篇　关于祭祀 …… 633
注解 …… 641

第一六篇　爱说诳的人 …… 649
注解 …… 674

第一七篇　拍卖学派 …… 685
注解 …… 708

第一八篇　渔　夫 …… 715
注解 …… 746

第一九篇　苍蝇赞 …… 757
注解 …… 762

第二〇篇　关于琥珀或天鹅 …… 765
注解 …… 769

关于路吉阿诺斯 …… 771

跋 …… 778

这里的对话根据勒布古典从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希腊原文译出。

第一篇　诸神对话

《诸神对话》（Theôn Dialogoi）是路吉阿诺斯主要著作四种对话之一，以希腊神话中诸神为脚色，虽然是神人的身分，可是一切言动却全是凡人的，这是作者讽刺之所在，可是也可以说是希腊神话的本色。因为希腊的宗教与各国的宗教有一个极大的不同，这便是没有圣书，因此也就没有所谓先知，它的圣书乃是诗人所作的诗篇，流传至今的有赫西俄多斯（Hesiodos）和荷墨洛斯（Homeros 今通称荷马）的三篇史诗，以及荷墨洛斯派的颂歌三十六章。换句话说，便是他们以诗人作为他们的祭师，而诗人却又照例是爱美与富有人情的，以是希腊的神话经他们的手写出来，显得那么的美妙，虽是神异，却也是很近情的。他们的神也动感情，搞恋爱，做出了好些不大可以佩服的事，在公元前六世纪时诗人克塞诺法涅斯（Xenophanês）以来，许多唯理的哲学家也群起批评，后来基督教早期的神学家更是振振有词，所以希腊的多神教在宗教上的确是表现了弱点，但同时在文艺上却未始不是它的一个优点，使得它在艺术上面占着长久的生命，这是为别的神话所不能及的了。古来埃及，印度，以及希伯来的神们，非不伟大威严，但是太神圣了，这便是距离人间太远了，使人们觉得不好亲近，仿佛有一种异物之感。作者

利用了这一点，就希腊神话的故事中择取一定的情景，加以描写发挥，虽是叙述诸神的事，把它写成一篇很好的小喜剧，仿佛是长短不一的拟曲（Mimos），就只是它不是用韵文所写，里边所讲的也并非市井间事，可是这些事情实在琐屑得很，大抵是神话故事里所应有，现在却给作者想象补足出来就是了。虽然意在讽刺，但是它在后世留给读者的，只是娱乐，读了之后会心一笑而已。

全篇共凡二十六节，各节不别立名目，只以上场人物为名。

一　阿瑞斯与赫耳墨斯

上场人物

阿瑞斯（Arês）　战争之神，唯神话中殊不重视，其故事亦甚稀少，虽然也是天上主神宙斯的儿子，不似在罗马神话上的重要，现今阳历的三月还是以他的名字（Mars）为名。

赫耳墨斯（Hermês）　也是宙斯的一个儿子，他的职务是给诸神做使者，司传达命令，及一切宙斯所差遣的事情，他也管护送死者，到冥土去，他又是行路、商贾和窃贼之神。因为他的职务是多方面的，所以在神话中甚为活跃，在路吉阿诺斯的作品最为常见，也是最有兴趣的一个脚色。

阿瑞斯　赫耳墨斯，你听见了宙斯恐吓我们的话么？多么看不起人，也很不能相信呀！他说："若是我愿意的话，我将从天上挂一条索子下去，你们都挂在这上边，尽力的试拉我下去，可是你们将是徒劳，因为你们拉我不动。但是假如我想要拉它上来，那么不单是你们，便是加上大地和海洋，我也能拉起来虚悬在空中"[1]如此云云的话，你也都听到了吧。我不否认，他比我们的任何一人更为优胜，也更有力量，但是说他能胜过我们一起，并且有大地和海洋做帮

助，也不能压倒他，那是我决不能相信。

赫耳墨斯　阿瑞斯，别说了！说这样的话是很不妥的，我们为了说这闲话会要吃苦头的。

阿瑞斯　你以为我去对一切人说这话，却不是单对你说，因为我相信你能守住沉默的么？但是我实在觉得可笑了，那时候听着这恐吓的话，所以忍不住要告诉你知道。因为我那时记起了前些日子的事情，波塞冬与赫拉和雅典那反叛了，[2]计画要捉住他，戴上了镣铐，他害怕得不知如何是好，虽然他们还只是三个人罢了。那时假如不是忒提斯[3]可怜他，给他叫来了一百只手的人布里阿瑞俄斯来做他的帮手，恐怕他早已被捆缚，连同他的霹雳棒和电光一起。想起这事的时候，我对于他的大言壮语觉得很可笑了。

赫耳墨斯　禁声吧，我告诉你。因为这不但是你说这样的人，就是我听的人也很是很有危险的。

二　潘与赫耳墨斯

上场人物

潘（Pan）　牧畜之神，模样甚是委琐，形状如人，而顶有犄角，塌鼻，两足乃是羊蹄，本为阿耳卡狄亚（Arkadia）地方的牧神，及玛剌同（Marathôn）之战，云潘助阵得胜，从此遂崇祀全国。

赫耳墨斯　见前第一节，因为他又与牧羊有关，故相传以为潘是他的儿子。

潘　今天你好，父亲赫耳墨斯！

赫耳墨斯　今天于你不好！[4]但是为什么我是你的父亲呢？

潘　你难道不是那库勒涅[5]的赫耳墨斯么？

赫耳墨斯　是的。那么，你怎么是我的儿子呢？

潘　我是你的奸生子，是从你的恋爱的生出来的呀！

赫耳墨斯　凭了宙斯，或者是一只公山羊偶然和母山羊奸通了吧。但这怎么样会得说是我的，你有那两只角，那样的鼻子，蓬松的胡子，山羊的分跂脚，和屁股后边的尾巴呢？

潘　你这样的讥笑我，你自己的一个儿子，父亲，这倒是把你自己显得更是可笑了，因为生下这样的儿子来。这却不是我的缘故。

赫耳墨斯　那么，你说谁是母亲呢？或者自己不曾知道，与母山羊发生了什么关系。

潘　你不是和母山羊有了关系。你只要记忆一下，是不是曾经在阿耳卡狄亚用强爱过一个良家的女孩子就好了。你为什么老是啃着指甲，觉得那么迷惑呢？我是说那伊卡里俄斯的女儿珀涅罗珀[6]呀。

赫耳墨斯　那么她是怎么了，却生下你来并不像我却像一只山羊呢？

潘　我将告诉你她自己所说的话。在她打发我到阿耳卡狄亚去的时候，她对我说：

“我的孩儿，我是你的母亲，斯巴达的女人珀涅罗珀，但是你的父亲，让我告诉你了吧，乃是一个神，赫耳墨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但是你也不必烦恼，因为你有那犄角和羊蹄子，这是因为你的父亲来找我的时候，为的不让人家知道，是变作一只山羊来的。因此你所以也是山羊模样了。”

赫耳墨斯　凭了宙斯，我记起来了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那么，我这一直以美貌自夸，至今还没有留胡子，却该叫作你的父亲，给大家去当笑话，说生了好个孩子了么？

潘　父亲，但是我也不会给你出丑的。我是一个音乐家，吹的编箫很是响亮呢。狄俄倪索斯[7]如少了我便干不成事，把他当作伴侣，和他的社火，我还为他指导那圆舞。你假如看在忒革亚和帕耳忒尼翁的羊群，你这才该喜欢呢。我领有那阿耳卡狄亚全部，而且在那一天，我帮助了雅典人在玛剌同作战[8]十分勇敢，所以他们给了我一个奖赏，就是在那高城底下的一个洞穴。你若是到雅典去，那时你就知道在那里潘是多大有名了。

赫耳墨斯　你现在是已经结婚了么，告诉我吧，潘？我想这是他们叫你的名字吧。

潘　父亲，还没有呢。因为我是生来多情，不想只爱着一个人。

赫耳墨斯　那么一定是你在母山羊里下手了吧。

潘　你说笑话了，厄科和庇堤斯[9]都和我要好，以及狄俄倪索斯的狂女全体，而且我在她们中间很是被看重呢。

赫耳墨斯　儿子，我对你有第一个要求，你能给我满足么？

潘　父亲，你且吩咐吧，让我看这是什么事。

赫耳墨斯　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并且表示你的敬意，但是要注意在有人听见的时候，可别叫我作父亲。

三　阿波隆与狄俄倪索斯

上场人物

阿波隆（Apollôn）　神话中司医药，音乐，弓矢，预言之神，又有福玻斯（Phoibos，意云光亮）的称号，所以后人或与太阳神（Helios）相混杂了。其性格颇严肃，故事虽然很多，后世诗人极少和他开玩笑的，有的只是对话里一二篇以及别的说他预言的骗人而已。

狄俄倪索斯　见上文注〔7〕。

阿波隆　狄俄倪索斯，这，我们怎么说好呢？厄洛斯，赫耳玛佛洛狄托斯和普里阿波斯，[10]都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可是在相貌与行为上是全不相像呀。一个是非常美丽，极有能力的弓手，为一切人的主者，一个又是半男性的女子，容貌上也是暧昧，你不能辨别他是个小子还是姑娘。至于那个普里阿波斯，那是异乎寻常的男性的。

狄俄倪索斯　阿波隆，那也并不足为奇。这不是阿佛洛狄忒的过错，但是因为父亲是不同的。并且就是同一的父亲，在一个肚皮里边也往往生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来，即如

你们姊弟[11]就是。

阿波隆　对，但是我们是相像的，也有同样的兴趣。我们两个都是弓手。

狄俄倪索斯　阿波隆，那也只是关于弓这一件罢了，此外没有什么相同，因为阿耳忒弥斯在斯库泰人那里[12]杀害生客，你却是给予预言，给病人医病。

阿波隆　你以为我的姊妹喜欢斯库泰人么？她是准备着，等候什么时候有一个希腊人来到陶里卡地方，就同他离开那里，因为她是厌恶他们的杀人了。

狄俄倪索斯　她这样做很好。但是关于那个普里阿波斯，我要告诉你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前几天，这是在阑普萨科斯，我适值走过那城市，他就招待我到他家里去，在相当酩酊之后，在他的餐室里睡觉，到了半夜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却爬了起来，——我说下去真觉得有点儿害羞。

阿波隆　狄俄倪索斯，他来尝试你么？

狄俄倪索斯　可不是么。

阿波隆　那么你对于这事怎么办呢？

狄俄倪索斯　除了笑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阿波隆　做得很好，不生气也不动武。因为你长得美，所以他的尝试也是情有可原的。

狄俄倪索斯　关于这个问题，阿波隆，他也会对你要进行尝试呢。因为你是美丽，而且有长头发，所以普里阿波斯会要动手的，就是在他清醒着的时候。

阿波隆　狄俄倪索斯，但是他未必动手吧。因为我在长头发之外，也有这弓箭哩。

四　赫耳墨斯与迈亚

上场人物

赫耳墨斯　见上。

迈亚（Maia）　赫耳墨斯的母亲，提坦的一人阿特拉斯（Atlas）的女儿，为宙斯所爱，于库勒涅的山洞内生了赫耳墨斯。

赫耳墨斯　母亲，在天上还有哪一个神比我更是可怜的呀？

迈亚　赫耳墨斯，别说这样的话了。

赫耳墨斯　为什么不呀？只有我是这样忙，有这许多事要做，忙乱的不可开交？我必须一早起来，扫除餐室，铺那坐榻上的被单，整理一切，随后去侍候宙斯，拿了他的书札，像信差似的这里那里的去送，等我回来的时候，还是满身的尘土，就该分配那神食了，从前，在那新得来的倒酒的人[13]还没有来，那时连仙酒也是我倒的。但是最为不行的事情乃是夜里，那时只有我一个人不得安睡，因为我也是很忙碌，要给冥王去做灵魂的引路人，死人的向导，并且在那法廷上值班。这似乎我白天里的工作还是不够，除了在体育

场上监督，议会里做传令，和教导那辩士[14]之外，还该去管理死人，因为他们也需要我的一部分帮忙。

但是那勒达[15]的孩子们，能够隔日轮流的在天上或是在冥中过日子，我却是每天必须在这两头做事。还有那阿尔克墨涅和塞墨勒的儿子，[16]他们的母亲只是倒霉的女人，却是游手好闲地享着福，我乃是阿特拉斯的女儿迈亚的儿子，倒来服事着他们。刚才我从西顿地方卡德摩斯的女儿[17]那里回来，宙斯叫我去看那女孩子的情况怎么样，我还没有来得及喘气，他就叫我往阿耳戈斯去看达那厄[18]去，他说：

“并且你可顺路到玻俄提亚去，看一下安提俄珀[19]吧。”我真是累得要命了。假如这是可能的话，我真愿意去请求拍卖了，正如世间的奴隶[20]觉得他们的景况太差了的时候。

迈亚　赫耳墨斯，忍耐点吧。你须得给你父亲做那一切的事，因为你还是一个少年嘛。所以你快到阿耳戈斯去，随后去到玻俄提亚，若是迟了就要挨一顿打。凡是情人都是性子很急躁的。

五　普洛墨透斯与宙斯

上场人物

普洛墨透斯（Prometheus）　旧译伯罗米修士，系提坦伊阿珀托斯（Iapetos）的儿子，所以是宙斯的从兄弟。在宙

斯与提坦争斗时他帮助过宙斯，但是后来宙斯嫌他造出人类来，又援助他们，从天上偷了火来，所以叫赫淮斯托斯锁在高加索山上，命一只鹰啄食他的心肝，到第二天却又从新长好了。宙斯预知将生一个儿子，比他更强，将夺取政权，同他过去所做一样，但不知道母亲是谁人，唯独普洛墨透斯能知这个秘密，强迫他说终于不可，就把他钉在山上了。据说这样的过了三万年，这事方才解决，两人取得妥协，乃始得解放，这里所说即是那时候的事情。埃斯库罗斯（Aiskhylos）著作关于普洛墨透斯的三部曲，今唯《锁着的普洛墨透斯》（Prometheus desmôtês）尚存，其余都已散佚了，不晓他那里是怎样的妥协的。

宙斯（Zeus）　希腊神话里的最高主神，论理应该是聪明正直，大公无私的神君了，但是他没有脱去人间的习气，而且加重一点儿，极专恣暴虐的能事，而且他能给人家以神示，却不能知道自己的事情，这里显示出神意与定数的对立，全知的不可能，无怪著者在有些对话里振振有词了。

普洛墨透斯　宙斯，放了我吧！我已经吃了不少的苦了。

宙斯　你说，我放你么？照理你应该捆上更重的锁链，头上压上整个的高加索山，不单是一只，却用十六只大鹫撕你的心肝，还要啄你的两眼，为的你制造人类那样的生物〔来烦扰〕我们，并且偷了火去，还造出女人们来。[21]还有在分肉的时候骗了我，[22]肥油包了骨头给我，却把好的部分自己留下，这还用得着说么？

普洛墨透斯　但是这还罚得不够么，这许多时候钉在高

加索山上，一直给那鸟里边顶该死的鹰[23]吃那心肝？

宙斯　那只是你该受的刑罚的很小的一部分罢了。

普洛墨透斯　但是你放了我，不是没有报酬的。宙斯，我将告诉你一点要紧的事。

宙斯　普洛墨透斯，你又想对我用什么巧计了吧？

普洛墨透斯　这于我有什么好处呢？你不是不知道高加索在什么地方，也不是再没有锁链了，假如我被发见了在用什么计策。

宙斯　那么先告诉我，你将给我是什么重大的报酬呢？

普洛墨透斯　假如我告诉你现在为着什么奔跑，那么你就会相信我的其他的预言么？

宙斯　为什么不呢？

普洛墨透斯　为了忒提斯，[24]想同她配合。

宙斯　这你是对的，但是以后怎样呢？因为据我想，你说的是真话。

普洛墨透斯　宙斯，不是和涅柔斯的女儿发生关系。因为若是她因了你受了孕，那个小子就要做出同样的事来，正如你所做的那样——

宙斯　你说的是，我将被逐出我的王位么？

普洛墨透斯　宙斯，但愿没有这事。不过怕会有的，若是和她有了关系。

宙斯　那么，忒提斯，再见了。至于你，为了这件事情，赫淮斯托斯就来放你。

六　厄洛斯与宙斯

上场人物

厄洛斯（Erôs）　见上文注〔10〕。这时便是小孩模样，不当他是阿佛洛狄忒的儿子，却是根据赫西俄多斯在《诸神世系》中所说，在“洪荒”（Khaos）初辟，天地二神产生的时候，有许多抽象的神同时发生，这时“爱欲”亦是其一，所以普通常说“厄洛斯是比伊阿珀托斯还要年老”，这伊阿珀托斯乃是所谓提坦之一人，是天地的儿子，也就是普洛墨透斯的父亲。但在后边别节的对话里，厄洛斯却又当作阿佛洛狄忒的儿子，但仍旧是一个颇为顽皮的小孩。

宙斯　见第五节上场人物说明。

厄洛斯　宙斯，即使我做错了什么事情，请你饶恕我吧，因为我还是一个小孩，不懂得什么哩。

宙斯　厄洛斯，你是一个小孩么？你比伊阿珀托斯还要老得多呢！为了你没有长出胡子和白头发来，你还真是以为应该当作婴孩看待么，你这个老无赖！

厄洛斯　但是你说我是老无赖，到底对于你做了什么大的坏事，以致你想要把我锁了起来呢？

宙斯　该死的东西，你那么的愚弄我，叫我变成什么羊

人，[25]公牛，金雨，天鹅，以及鹰，各种东西无不变到，你还以为这是小事么？可是没有一回你使得她们完全爱我，也没有因了你的力量叫她们感觉我的美丽，却总是得靠法术去蛊惑她们，把我自己隐藏了起来。她们是很爱那公牛或是天鹅，但是她们若是真是看见了我，却是要吓死了。

厄洛斯　那是当然的。宙斯，因为她们是凡人，所以禁不起看见你的面貌。

宙斯　但是为什么布阑科斯和许阿铿托斯[26]会得爱阿波隆呢？

厄洛斯　可是达佛涅[27]也躲避他，即使是长发和没有胡子。[28]你如要被人爱，你须得不要摇你的盾牌，也不要带你的霹雳棒，但得把自己弄得尽量的漂亮，看去很是温柔。头发两边垂下来，用了带子缚着，穿上紫衫，著上金屐，和箫鼓的乐声相配合的走着。那时你将看见许多人跟着你跑来，要比狄俄倪索斯的狂女[29]更多。

宙斯　去你的吧！我宁可不被人爱了，与其去这样做。

厄洛斯　那么，宙斯，你就不再想爱好了。那是一个简单的办法。

宙斯　不，我还是想爱，但是我想达到目的，却没有那些麻烦。在这个条件下，我将放你走。

七　宙斯与赫耳墨斯

上场人物

宙斯

赫耳墨斯　并见前。

宙斯　赫耳墨斯，你知道伊那科斯[30]的美丽的女孩么？

赫耳墨斯　是的，你说那伊俄么？

宙斯　她已经不是女孩，现在是一头小牛犊了。

赫耳墨斯　这是怪事了。是怎么样变的呢？

宙斯　赫拉[31]因为妒忌，所以将她变了。但是现在她还用了别的、可怕的什么新花样去作弄那不幸的女人。她命令一个名叫阿耳戈斯，有许多眼睛的牧人，去看着她，他终夜不睡地管着小牛吃草。

赫耳墨斯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宙斯　你飞到涅墨亚去，——在那一带阿耳戈斯游牧着，——你就把他杀了。随后带了伊俄渡过海到埃及去，把她做了伊西斯。[32]以后让她就成为那地方的女神，叫尼罗河水涨起来，送给他们四方的风，并且救助航海的人们。

八　宙斯与赫拉

上场人物

宙斯

赫拉　并见上。这篇对话乃是在宙斯变作鹰，把在伊得山牧羊的伽倪墨得斯带至天上，令作倒酒的人以后所说的话。这里宙斯的态度很是顽皮以至有点无赖，在赫拉方面也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不肯相让了。

赫拉　宙斯，自从你从伊得山抢了这个佛律癸亚的孩子，[33]带到这里来之后，你就不大把我放在心里了。

宙斯　赫拉，你又妒忌了么，为了这简单的没有什么害处的孩子？我以为你发怒只是为了那些与我有交往的女朋友们呢。

赫拉　那已经够不好了，也和你的身分不相称，你是所有的神的主君，却抛弃了正式妻子的我，往地上去变成什么金雨啦，羊人啦，公牛啦，去干那些私通的事。但是你的那些女人却是留在地上，像这回伊得山的这孩子，你却抓住了他飞到这里来了，最尊贵的鹰王，同住在家里，几乎是搁到我们的头上去了，说是当作倒酒的人。倒酒的人真是那么缺

少么，难道是赫柏[34]和赫淮斯托斯都是息工了么？你还没有一回不是接过酒杯来。不是先和他接一下吻，当着众人的面前，你是觉得接吻要比仙酒更甜，所以你是屡次要喝酒，虽然你并不觉得口渴。有时候你还先尝一口，却递给他了，等他喝了之后，你再拿过酒杯来喝那余剩的酒，正从那孩子喝过的，用嘴唇碰着过的地方去喝，所以那时你能够同时的喝酒与接吻。那一天，你是一切的神与父亲，却放下那盾牌和霹雳棒，坐了下来和他玩那羊脚骨，[35]在你脸上还长着那么长的胡子！我都看见的，不要以为瞒得过别人。

宙斯　赫拉，在我喝酒的时候和那么美的孩子接吻，同时享受接吻和仙酒，这是那样要不得的事么？其实假如我准许他一回给你接吻，你就不会责备我以为接吻比那仙酒更可尊贵了。

赫拉　这是那些爱玩孩子[36]的人所说的话罢了。但是我没有那么风狂，至于把嘴唇去给那么柔弱的，和女人一样的佛律癸亚人！

宙斯　赫拉，请你别骂这小孩儿了。这个女人一样的。这个夷人和柔弱的人，在我却是更是美好，更是可怀，要过于——我且不说下去吧，恐怕要使得你更为气恼。

赫拉　你可以就去，给我与他结了婚了罢。但是你不要忘记，为了这个倒酒的人，怎样地对我酗酒恶骂就好了。

宙斯　不，我们是该得让你的儿子赫淮斯托斯来给倒酒的，他一跷一拐的前来，刚才从打铁场里走出，身上还满是火星，刚把铁钳放下。我们就该从他的手里拿过酒杯来，挨近身去给他接吻。我想就是你。他的母亲，也不见得会高兴的在他的满涂烟煤的额上接吻的吧。那是很好的，可不是

么？叫他倒酒，这于诸神的宴会很是适合，伽倪墨得斯却是应当送回到伊得山去的。因为他太是清洁了，是蔷薇色手指[37]的，能够巧妙的传送酒杯，而且尤其使你恼火的，乃是他的接吻要比仙酒更甜。

赫拉　宙斯，现在你诉说赫淮斯托斯脚跷啦，他的指头是不配给你端酒杯啦，全身都是烟煤，看见他就恶心，但这乃是伊得山养了那美丽的长发的这孩子以后的事呀。从前你不曾看见了这些事，什么火星与打铁场也没有阻止你过，不从他的手里喝酒。

宙斯　赫拉，你因了妒忌，无非只是使自己烦恼，并且使得我更是爱他罢了。若是你不愿意从可爱的孩子手里接受酒杯，那么你可以叫你自己的儿子给你倒，我却是要你，伽倪墨得斯，给我一个人每一杯酒给两回接吻，一回是倒满了给我，第二回在我还给你的时候。这是怎么的？你哭了么？不要害怕，有谁想要害你的，她就得叫唤[38]了！

九　赫拉与宙斯

上场人物

赫拉

宙斯　并见上。这一节是对于伊克西翁的讨论，关于他的事详见下文注解。

赫拉　宙斯，你看这伊克西翁[39]，以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宙斯　赫拉，这是一个很好的人，也是好的酒友。假如他不是配来我们的宴会，他是不会同我们在一起的。

赫拉　但是他并不配，因为他很无礼。所以别再请他吧。

宙斯　他怎么样无礼呢？因为，我想我也必须知道。

赫拉　当然你必须知道。但是我说起来实在有点害羞。他胆敢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宙斯　假如他想做什么可耻的事情，那么为此更应该告诉我知道了。难道他想诱惑那一个女神么？我想能够了解这是怎么一种可耻的事情，因为你不肯说。

赫拉　这乃是对于我呀，并不是别的人，宙斯！这已经是很长的时候了。当初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时他老是盯着我瞧。他总是叹息和独自洒泪，在我喝了将酒杯交给伽倪墨得斯的时候，他就要求用这只酒杯喝酒，拿到了之后在喝着的时候和那酒杯接吻，把这拿到眼前去看，再瞪着我。我这才懂得了，那些都是恋爱的症候。许多日子我因为觉得害羞没有对你说，以为那个人的风狂就会停止的。但是现在居然敢于对我来说明了，我离开了他，让他哭泣着跪着，我堵住耳朵，不再听见他那无礼的请求，就走来告诉你了。应该怎样地罚那个汉子，那就请你看好了。

宙斯　这该死的，居然向我进攻，要想同赫拉结婚了么？莫不是喝他酒醉到这样了？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对于人们过分的要好了，请他们到我们的宴会里来一同喝酒。所以他们喝了同我们一样的酒，看见天上的美人，同样

的人那是在地上所没有看过的，于是陷入恋爱，也想享受她们，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那个恋爱是个强有力的东西，他不但是统治着人类，有时候还管着我们神们。

赫拉　恋爱才真实是你的主子哩。他牵着你走，像人家说的，拉着你的鼻子，你就跟着他到他领你去的任何地方，听着他的吩咐，简单的化成任何东西。你这才真是恋爱的货物，和他的玩物就是了。我现在也看出来了，你为什么同情着伊克西翁，因为你从前曾经和他的妻子私通，[40]她给你生下那个珀里托俄斯的。

宙斯　你还记得那些我当时去到地上做的游戏么？但是你知道我现在关于这伊克西翁是怎样想法么？我们不能惩罚他，也不能把他赶出宴会去，因为这样做是不大方的。他既然是生了相思病，并且如你所说，是流着泪，受着不可堪的痛苦，——

赫拉　什么呀，宙斯？我恐怕你又要说出什么无礼的话来了。

宙斯　没有的事。但是且让我们拿云会造一个和你一样的像，在宴会完了，他正睡不着觉，这是很自然的，为了恋爱。那时候我们便拿这个，去放在他的旁边。这样他以为是达到欲望了，便可以不再烦恼。

赫拉　去他的吧！别叫抱着僭越的欲望的人太是得意了！

宙斯　赫拉，但是你还是忍耐点吧。假如伊克西翁和一个云的塑像睡觉，这于你有什么害处呢？

赫拉　但是人们会得把我当作那云，因为我们相像的缘故，所以就是丢我的脸了。

宙斯　别这么说啦。那云既然不会是赫拉，你也不会是云。单是伊克西翁被骗了就是了。

赫拉　但是人们都是没有教养的。或者他要下去说大话，告诉给大家听，说他曾和赫拉在一起，与宙斯同过眠床，或者甚至于说是我爱上了他，他们就都相信他，不知道同他睡觉的乃是云。

宙斯　好吧，假如他说些什么话，那么他将要落到地狱里，很悲惨的被缚在轮子上，永久和轮子旋转着，受着没有休止的苦痛，这不算是他的恋爱的刑罚，——因为那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却是为了他的说大活。

一〇　宙斯与伽倪墨得斯

上场人物

宙斯　见上。

伽倪墨得斯　见上文注〔13〕。这一篇乃是描写宙斯化身为鹰，抓那小孩飞上天去时的情形。

宙斯　喊，伽倪墨得斯，现在已经到着了，你给我接个吻吧。你看我没有了那弯的嘴，尖的指爪和翅膀了吧，这些在你以为我是鸟的时候是全备的。

伽倪墨得斯　人先生，你不是刚才是一只鹰的么？是你

飞来，从羊群里抓了我去的么？那么你那翅膀怎么样脱落了，现在样子全然不同了呢？

宙斯　孩子，你所看见的是，也不是人，也不是鹰。我乃是一切的神的王，但是暂时变化成这个形状的。

伽倪墨得斯　你怎么说？你是那个潘[41]么？那么为什么没有编箫，没有角，也没有蓬松的腿的呢？

宙斯　你以为只有潘是神么？

伽倪墨得斯　是的，我们用一只完整的[42]公山羊，拿到山洞里去祭他，那里有他的像立着。但是你，据我说来，倒像是一个拐子手。

宙斯　你告诉我，你不曾听见宙斯这名字么？没有看见过在伽耳伽戎[43]的他的祭坛，是他打发那雨、雷和电来的么？

伽倪墨得斯　好先生，你说的这乃是你，在那一天倒下很多的雹子来在我们的头上，他们说是住在上边，发出那些响声，我的父亲给上一头小羊的那人么？神们的王呵，我什么得罪了你，却把我抓了来呢？或者那狼要来抓那羊群了，没有人照管，突然的侵犯它们。

宙斯　你还是关心你那羊群么？现在你已经是不死的人，要同我们在这里过活了。

伽倪墨得斯　你怎么说？那么你今天不带我回到伊得山去么？

宙斯　当然不啦，若是这样，我从神变成鹰就成了毫无意义了。

伽倪墨得斯　但是我的父亲就会得到处寻我，没有找到便要发怒，到后来我要挨一顿打的，为了离开我那羊群。

宙斯　那人在哪里就看见你呢？

伽倪墨得斯　别这样吧，因为我很是想他呢。若是你肯带我回去，我答应你可以从他得到另外一头羔羊，当作我的赎身金献给你。而且我们还有一头三岁的大羊，那领路往牧场去的。

宙斯　这小孩多么单纯，多么天真呀！这简直还是一个小孩子。——但是，伽倪墨得斯。你该得向那些东西都告别了，也都忘怀了，那些你的羊群和伊得山。你现在是天上的人，在这里可以做许多好的事情，给你的父亲和你的故乡。不再是干酪和牛奶，你将吃神食，喝仙酒了，你只要把这酒给我们各人倒来就好。顶紧要的事，是你已经不是凡人，但是变成不死了，我将使你的星[44]特别的显得美丽，你将享受完全的幸福。

伽倪墨得斯　但是假如我想要玩耍，有什么人同我玩呢？在伊得山那里，却是有许多和我同年辈的人。

宙斯　这里有一同玩耍的人，有厄洛斯[45]呢，还有好许多的羊脚骨。你只要放大了胆，高高兴兴的活下去好了，别再怀念着底下的什么事情。

伽倪墨得斯　我给你们能够有什么用处呢？这里也有羊群要管的么？

宙斯　没有，你只要倒酒，管理那仙酒，和侍候宴会罢了。

伽倪墨得斯　这没有什么烦难。我知道怎样的倒牛奶。

宙斯　你看，他又记起他的牛奶来了，他还以为是侍候凡人呢！——这里乃是天上了，我们喝的，如我刚才说过，乃是仙酒呀。

伽倪墨得斯　宙斯，这比牛奶还好吃么？

宙斯　一会儿就知道了，等你尝了的时候，你就不会得再想念牛奶了。

伽倪墨得斯　夜里我在哪里睡呢？是和我同年辈的厄洛斯一块儿么？

宙斯　不，这便是为此把你抢来的，我们好一同睡嘛。

伽倪墨得斯　你一个人不能睡么？同了我睡了于你有什么愉快么？

宙斯　是的，伽倪墨得斯，同像你这样美丽的孩子睡着的时候。

伽倪墨得斯　这美丽于你的睡觉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宙斯　这有一种甘美的魔力，使得睡觉更是愉快。

伽倪墨得斯　但是父亲总是生气，我和他一同睡觉，到早上老是诉说睡不着觉，为的是我乱滚，用脚踩踢，和睡着大声说话，因此他平常多是打发我去和母亲同睡。所以假如你为了这个把我抢了来，如你所说的话，你最好还赶早将我送还到地上去，否则你将为了睡不着觉而吃苦的。因为我会得不断的滚来滚去，使得你十分受窘。

宙斯　这就使得我更是愉快了，同你一起醒着，可以屡次和你接吻并且拥抱你。

伽倪墨得斯　这你自己就会知道的。我将是睡着了，让你接吻去吧。

宙斯　怎么样办好，那时自会知道吧。——赫耳墨斯，现在带了他去，给他喝一服不死的药，先教他怎样送那酒杯之后，随后再带来给我们倒酒吧。

——　赫淮斯托斯与阿波隆

上场人物

赫淮斯托斯　锻冶与火之神，或说是赫拉一个人所生的儿子，参看上文注〔34〕和〔38〕。

阿波隆　见前。

赫淮斯托斯　阿波隆，你看见迈亚[46]才生的那个娃娃么？多么美丽，对大家有那一张笑脸，这可见将来会变成一个大人物哩。

阿波隆　赫淮斯托斯，你说他小娃子咧，大人物咧，但是在做坏事情上边，却是比伊阿珀托斯[47]还要有经验呢！

赫淮斯托斯　他能干出什么坏事情呢，还是方才生的人儿？

阿波隆　你会问波塞冬[48]吧，他偷了他的三尖叉，或者问阿瑞斯[49]去，他不知不觉的把他的剑拔出鞘来了，且不要说我自己，他将我的弓箭都拿了去，把我解除了武装了。

赫淮斯托斯　那个新生的娃子么，站还不能站住，还包在襁褓里的？

阿波隆　赫淮斯托斯，只要他走近你来的时候，那时你

就知道了。

赫淮斯托斯　但是他已经走到我的跟前来过了。

阿波隆　怎么样？所有家伙统在么，没有缺少什么？

赫淮斯托斯　全在呢，阿波隆。

阿波隆　可是，好好的检点一番吧。

赫淮斯托斯　凭了宙斯，我的铁钳不见了！

阿波隆　但是你在他的襁褓里什么地方发见它吧。

赫淮斯托斯　他的手脚那么快，好像是他在胎里的时候便已练习过偷窃的样子了？

阿波隆　你还没有听见过他的说话么，那么的饶舌而且流利？他还愿意给我们服务呢。前天他对厄洛斯挑战，和他摔交，却不知怎的就抓住了他的两腿，把他摔倒了。大家正在祝贺他的时候，阿佛洛狄忒为了他的胜利刚给他一拥抱，她的那带子[50]给偷了去了，宙斯还在笑着，他的王杖[51]却已不见，假如那霹雳棒不是因为沉重一点，并且火热的，恐怕这也已拿走了吧。

赫淮斯托斯　据你说来，这孩子似乎太是老辣了。

阿波隆　不单是这样，他也已经表示很有音乐的才能哩。

赫淮斯托斯　这个你也有证明么？

阿波隆　他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龟壳，把这个做成了一种乐器。他给它装上两支胳膊，架上了个轭，随后钉桩子，安了桥梁，张挂了七条弦线，弹出很美妙的音来，赫淮斯托斯，而且很合音调，所以便是我多年熟习竖琴，也要觉得妒忌了。[52]迈亚还告诉我说，便是在夜里也不停留在天上，却是无事忙的走到冥府里去，显然是想在那里偷点什么东西

吧。他在两脚上有着翅膀，并且有什么人给他做了一根有神异力量的棍子，[53]他用了这个引导灵魂，把死人们护送下去。

赫淮斯托斯　那是我给他做玩具的。

阿波隆　所以他也给你报酬，把那铁钳拿了去了。

赫淮斯托斯　谢谢你提醒我。我就走去，把它要了回来，或者如你所说的，在他的褪裸什么地方可以把它找到了吧。

一二　波塞冬与赫耳墨斯

上场人物

波塞冬　见上节注〔48〕。宙斯之兄。

赫耳墨斯　见上文第四节。

波塞冬　赫耳墨斯，我现在可以会见宙斯么？

赫耳墨斯　波塞冬，这不行呀。

波塞冬　给我通知他一声吧。

赫耳墨斯　我说，请你不要叫我为难吧。因为时候不大合适，所以你现在不能见到他。

波塞冬　难道他是在和赫拉睡觉么？

赫耳墨斯　不，这是别一回事。

波塞冬　我明白了。是伽倪墨得斯在里边。

赫耳墨斯　也不是这个。但是他有点儿不舒服。

波塞冬　赫耳墨斯，这是怎么的？你所说的有点利害。

赫耳墨斯　说起来我真害羞呢，事情就是那么样。

波塞冬　但是对我伯父[54]说说，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呀。

赫耳墨斯　波塞冬，他刚才生了一个小孩了。

波塞冬　什么话！他怎么会生呢？那么父亲是谁[55]呢？原来我们没有知道，他或者是阴阳人么？可是他的肚子并不显得怎么大呀。

赫耳墨斯　你说的对。那胎儿并不是在那里。

波塞冬　我知道了。他又是从他的头里生出来的，像他生那雅典那[56]似的。因为他有那一个多产的头呀。

赫耳墨斯　不是的，这回塞墨勒[57]的孩子却是从他的大腿上生下来的。

波塞冬　好家伙，他整个身子到处都会怀胎么？但是这塞墨勒却是什么人呀？

赫耳墨斯　她是忒拜地方的人，卡德摩斯的一个女儿。他和她有了关系，就怀孕了。

波塞冬　赫耳墨斯，于是他就替代了她生了这孩子了么？

赫耳墨斯　正是这样，虽然据你看去觉得有点奇怪。赫拉——你知道她是多么妒忌，——走到塞墨勒那里，说服了她，叫宙斯带了雷电来到她的地方。他听了她的话，带了他的霹雳棒来了，屋顶着了火，塞墨勒死在火里了，他叫我破开那女人的肚子，把那没有完成的七个月胎儿拿来给他。我照样做了的时候，他在自己的腿上割开，放进里边去让它长

大了，如今在第三个月里，就产生了它，现在是因了产痛所以不舒服呢。

波塞冬　现今那孩子是在哪里呢？

赫耳墨斯　我把他带到倪萨，交给那些神女们[58]养育他。他的名字是狄俄倪索斯。

波塞冬　那么，我的兄弟一个人兼做狄俄倪索斯的母亲和父亲了。

赫耳墨斯　似乎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就得去拿去洗他的创伤，和普通给那坐蓐的人该做的别的事情。

一三　赫淮斯托斯与宙斯

上场人物

赫淮斯托斯

宙斯　均见上。

赫淮斯托斯　宙斯，你要我干什么事？我奉命来了，带了顶快的斧子，就是石头也一击可以粉碎的。

宙斯　很好，赫淮斯托斯。现在就拿来劈我的头，把它砍成两半吧。

赫淮斯托斯　你是要试我，是不是发疯么？告诉我你真是想要做的事情吧。

宙斯　刚才说的就是，我要劈开我的脑袋。你若是不依的话，那你就试试我的发怒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59]用了全力劈下去吧，不要尽磨蹭了。头里的阵痛搅得我快死了。

赫淮斯托斯　宙斯，小心点，怕得我会伤害了你。我这斧子是快的，它不会使你不出血，像厄勒提亚[60]那么给你助产的。

宙斯　赫淮斯托斯，你只管劈吧。胆大一点。因为我知道怎么样是好的。

赫淮斯托斯　那么就劈吧。因为有你的命令，怎好不照办呢？——这是怎么的？一个闺女着了武装？[61]宙斯，你的头里有很大的不合适，难怪你是那么地性急，原来在你的脑子里养活着这么大的一个闺女，还带着她的武器。你有的不是一个头，乃是一所兵营，我们却全不知道。她蹦跳着，舞那战士舞，摇动她的盾牌，比准她的矛子，很是热心哩。而且更是奇怪的，在这一会儿的工夫，长得很美，已经到了盛年了，她有青色的眼睛，[62]但是在她的盔底下却觉得很相称。宙斯，你算是给我助产的报酬，所以就把她许配给我吧。

宙斯　赫淮斯托斯，你的请求不能做到吧。她想要终身是个处女，虽然在我个人没有什么反对。

赫淮斯托斯　我所要的也只是这个罢了。其余的任凭我就好，我一会儿就把她带走了。

宙斯　假如你觉得容易，那么你便去做好了，但是我很知道，你爱她也是徒然的。

一四　赫耳墨斯与赫利俄斯

上场人物

赫耳墨斯　见前。

赫利俄斯（Hêlios）　太阳之神，希腊语太阳亦云赫利俄，与月亮名为塞勒涅相同，原系实物的名称，转用为专名。

赫耳墨斯　赫利俄斯，宙斯说，你今天不须出发，明天和后天也不，但只留在家里，把这其间做成一个长夜，所以在这时间荷赖[63]可以把马放开，你也可以把你的火灭了，好好地休息一下子。

赫利俄斯　赫耳墨斯，你给带来了一个新鲜的命令，也是从前所没有的。我并没有走出轨道去，或是跑到界外，莫不是他就怪我，因此决意把夜弄的比白天三倍的长么？

赫耳墨斯　并不是这样。这不是以后永远如此，却只是这回一次，为他自己的缘故，使得那夜加长的。

赫利俄斯　但是他在哪里？你是从什么地方带了这个命令来的呢？

赫耳墨斯　赫利俄斯，从珀俄提亚，从安菲忒律翁的妻

子[64]那里来的。他爱上了她，和她在一块儿呢！

赫利俄斯　那么，一夜还不够么？

赫耳墨斯　是不够吧。因为从这交会中应该生出一个大人物，能够做许多工作的，所以在一夜里似乎难以做得完成。

赫利俄斯　我也愿意他有这好运完成他的工作，但是我得说，赫耳墨斯，在克洛诺斯的时代里我们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我说这话，因为这里我们没有别人。——他也决不丢了瑞亚[65]到别处去睡觉，或者离开天上到忒拜什么地方去安置，但是白天是白天，夜也就是应了季节一样的长，一回也没有什么新奇怪异的事。他不曾和凡人的妇女有过关系。现在却为了几个不幸的女人的缘故，一切的事都弄的乱七八糟，我的那些马为了休息惯了，会得不听话，道路因了三天接续不走了，会得变成不好走，人们也是很可怜的要在黑暗里过日子。这就都是为了宙斯的情事的关系，才得到这些好处的。他们是该在漫长的黑暗里坐了等着，等候他把你所说的立大功的人制造完成了。

赫耳墨斯　赫利俄斯，禁声吧，不然怕得你的说话会带来什么麻烦。我还得去告诉塞勒涅（月亮）和许普诺斯（睡眠），传给他们宙斯的命令，叫他慢慢的行进，并且令许普诺斯不可离开了人间，好叫他们不知道夜是有那么的长。

一五　宙斯，阿斯克勒西俄斯与赫剌克勒斯

上场人物

宙斯　见前。

阿斯克勒西俄斯（Asklêsios）　是阿波隆的儿子，因为阿波隆职司之一是医药，所以他是个神医，能够救死人复活，后来因死者减少，冥王诉于宙斯，宙斯乃用霹雳将他击死，其后却又晋升他为神。

赫剌克勒斯　宙斯与阿尔克墨涅所生的儿子，做过许多苦工，后在俄忒山上自焚而死。见下文各注。

宙斯　住了，阿斯克勒西俄斯和赫剌克勒斯，你们互相吵闹，正如凡人一个样子。这在诸神的宴会上是不相宜，也是不像样的。

赫剌克勒斯　但是，宙斯，难道你真是想把这个配药的去坐在我的上边么？

阿斯克勒西俄斯　凭了宙斯，〔这是当然的〕因为我比你更好嘛。

赫剌克勒斯　为了什么呢，你这天雷打的？便是因为你做了不法的事情，给宙斯用霹雳打了，后来可怜你，给了你

不死的缘故么？

阿斯克勒西俄斯　赫剌克勒斯，你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也是在俄忒山给烤死的，所以现在来骂我死在火里么？

赫剌克勒斯　我们的生活不一样。我是宙斯的儿子，做了许多苦工清除那世界，征服怪物，惩罚凶人，但是你只是一个拾草根树皮的叫化医生，或者在那受苦的人们中间配点药吃是有用的，却并没有男子的事业可以举得出来。

阿斯克勒西俄斯　你却没有说，当初我怎样医好你的火伤，那时一半烤焦了到来，因了那件衫子[66]以后是那火，你的身子已是稀烂了。此外假如没有别的，我总没有像你那样当过奴隶，[67]在吕狄亚梳理羊毛，穿着紫衫，并且被俄模法勒用金拖鞋打过。另外我也没有因了风狂，杀死过我的妻与子女。[68]

赫剌克勒斯　假如你还是继续的侮辱我的话，你就立即知道，你的不死不能给你什么帮助。我将提起你来，把你头向前的丢下天去，所以你要跌开了脑壳，就是派翁[69]自己也不能医好你。

宙斯　住了，我说，不要扰乱我们的酒宴，不然我要把你们两个赶出筵席去。但是，赫剌克勒斯，这也是合理的，阿斯克勒西俄斯应该坐在你的上边，因为他是先死的。

一六　赫耳墨斯与阿波隆

上场人物

赫耳墨斯
阿波隆　并见前。

赫耳墨斯　阿波隆，为什么是那么颓唐的呀？

阿波隆　赫耳墨斯，这是为的我的恋爱运气不好。

赫耳墨斯　这是值得悲哀的。但是你的不幸是什么呢？还是为了那达佛涅[70]的事觉得悲哀么？

阿波隆　不是为此，我现在是为了我所爱的拉科尼亚的俄巴洛斯的儿子[71]悲伤呢。

赫耳墨斯　他死了么，告诉我，那许阿锳托斯死了么？

阿波隆　正是。

赫耳墨斯　这是谁干的，阿波隆？有谁是那样的无情，杀死那么俊美的孩子的呢？

阿波隆　这是我自己干的事。

赫耳墨斯　可不是你发疯了么，阿波隆？

阿波隆　不，可是这是一件出于意外的不幸事情。

赫耳墨斯　怎么搞的，我倒是想要知道一个详细。

阿波隆　他学着掷铁盘，我也同他一起摔着，那时风里

边顶坏的那个西风[72]就下手了，因为他在很久以来就也爱着他，但是那孩子不去理他，所以他怀恨了。我同平常一样把铁盘向上空掷去，西风便从塔宇革托斯山上吹下来，带了那铁盘撞向那孩子的头上。打着的地方有许多的血流了出来，孩子就立即死了。我用箭还射西风，一直追赶他到了山上。在阿密克来他被那铁盘打中的地方，我给那孩子造了一个坟，并且叫土地从他的血里长出花来，赫耳墨斯，这是花里边最优美最艳丽的花，并且上边都有文字[73]是伤悼死的意思。你看我这悲伤是没有理由的么？

赫耳墨斯　是的，阿波隆，〔我的意见。〕你既然知道你的所爱是个凡人，所以对于他的死去是无须烦恼的。

一七　赫耳墨斯与阿波隆

上场人物

赫耳墨斯

阿波隆　并见前。

赫耳墨斯　阿波隆，你看那个跛子，[74]又只是一个工匠，却娶了两个顶美丽的女人，阿佛洛狄忒和卡里斯。

阿波隆　赫耳墨斯，那实在是好运气罢了。但是我也觉

得奇怪，她们怎么能受得了和他在一起，特别是她们看见他流着汗，屈着身子在炉子前面，脸上全是些烟煤。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她们却得抱他，和他接吻，并且和他一同睡觉。

赫耳墨斯　我也为此气不忿，并且妒忌赫淮斯托斯呢。你可以留长你的头发，弹你的琵琶，[75]夸示你的美丽，我也有我的健康和那竖琴，但是到了应该睡觉的时候，我们却都是独身上床去睡。

阿波隆　我的恋爱特别是没有运气，关于两个我最为喜爱的情人，达佛涅与许阿铿托斯，她是这样厌恶而且逃避我，所以情愿变做了一棵树，觉得比和我在一起为好，他则是被那铁盘打死了。现在她们留给我的东西，就只有花冠[76]了。

赫耳墨斯　我是曾有一回和阿佛洛狄忒，——可是这不应当自夸的。

阿波隆　我知道，他们说她还为你生了那赫耳玛佛洛狄托斯[77]呢。但是假如你知道，请你告诉我，为什么阿佛洛狄忒并不妒忌卡里斯，或者卡里斯妒忌她的呢？

赫耳墨斯　阿波隆，这便因为卡里斯在楞木诺斯[78]和他同居，阿佛洛狄忒则是在天上的缘故。此外是她和阿瑞斯[79]搞在一起，很是爱他，所以也就不大关心那铁匠的事了。

阿波隆　你想赫淮斯托斯知道这事么？

赫耳墨斯　他当然知道，但当他看见阿瑞斯是个勇敢的小伙子又是军人的时候，他能够怎么办呢？那么他只好一声不响了。可是他恐吓说，他将给他们制造什么一种圈套，在

床上一网捕获了。

阿波隆　这倒没有知道，但是我倒是愿意被捕获一下子呢。

一八　赫拉与勒托

上场人物

赫拉　见前。

勒托　阿耳忒弥斯与阿波隆的母亲，当生产时赫拉不准她上岛屿予以安居，时只有一岛潜游水面下，宙斯乃嘱波塞冬使此岛上升，即后之得罗斯（Dêlos）岛，因赫拉发令时世上尚无此岛，故不在禁中，此事见于《海神对话》第九。此对话中表示妻妾相争，各不相下，而赫拉利口辣手，颇令后人有悍妇的印象，此或由于说诸故事者多是男子的关系。

赫拉　勒托，你给宙斯生了好漂亮的儿女呀。

勒托　赫拉，因为我们谁也不会都生那样的孩子，像赫淮斯托斯似的。

赫拉　他虽是瘸子，可是很有用的，是一个极好的工人，替我们天上装修了许多事，而且娶了阿佛洛狄忒，很是为她所看重。但是你的儿女呢，她是过度的像男人，老在山

上跑，[80]后来索性到了斯库泰那里去了，学了那杀害异邦人、吃人肉的斯库泰人的样子，大家都知道她吃的是什么东西。阿波隆装作什么事情他都懂得，无论射箭，弹竖琴，做医生和预言，他在得尔福，克拉洛斯，科罗丰和狄底玛各地方，设了些预言厂，专用模棱两可的话[81]欺骗主顾，对于各个问题可能有两样解答，所以没有失败的危险。他因此很发了财，因为那里有许多无知的人，容易上他的当。但是他无论怎样装神作怪的乱说，聪明的人们早已看穿了他，这位预言家并不知道，自己将用铁盘打死了爱人，[82]也不曾预先知道达佛涅会得逃避他的，虽然有他的美貌和长发。所以我不能看出来，为什么你生的儿女比尼俄柏[83]的会得要更好。

勒托　这些儿女们，杀异邦人的和伪先知，列在神们的中间，我知道你看了是怎么的不愉快，特别是在他们称赞她的美丽，和大家赞叹他的弹琴在宴会的时候。

赫拉　勒托，这你使得我发笑了。有谁赞叹他呢，玛耳绪阿斯[84]在音乐竞赏的时候就要胜过了他，并且剥下皮来，假如那文艺神女要是公平的判断。但是后来上了当，不正当的投了票，可怜的玛耳绪阿斯就被处死了。你的美丽的女儿是那么的美，所以她觉察阿克泰翁[85]瞧见了她，怕那小伙子会得去告诉人，她是怎样的丑陋，所以嗾使那些猎狗去咬死他了。至于她若是闺女，哪里懂得那些助产的事，这一件事我且不说也罢。

勒托　赫拉，你和宙斯同居，一起治理着国事，你便觉得了不起了，为此就随便侮辱别人。但是不久我将看见你要哭了，那时他将离开你跑到地上去，变做天鹅或是公牛[86]

什么的。

一九　阿佛洛狄忒与塞勒涅

上场人物

阿佛洛狄忒（Aphroditê）　美与恋爱的女神，但据后来的说法，似乎恋爱之权乃操于她的儿子厄洛斯的手里，本篇第二〇和二三节都是说明这个意思。

塞勒涅（Selênê）　月神，她在神话里的故事，唯一是关于恩底弥翁（Endymiôn）恋爱的事，他是小亚细亚卡里亚（Karia）地方的一个牧羊人，塞勒涅爱他，使他不死而永眠，她得以每夜来访问他。

阿佛洛狄忒　塞勒涅，我听人说你是这样的做，是么？你每回走过卡里亚的时候，你就停住车马，看恩底弥翁在露天里睡着，像猎人似的，有时你还在你的行程中间，走到他那里去哩。

塞勒涅　阿佛洛狄忒，这只要问你的儿子[87]好了。那都是他的责任呀。

阿佛洛狄忒　你不用说了。那简直是个很淘气的孩子。他对于我，他的母亲怎么干吧。以前叫我为了那伊利翁的人

安吉塞斯[88]的缘故跑到伊得山下去，随后又至利巴嫩山去找那亚西里亚的小伙子，[89]而且使得珀耳塞福涅也爱上了他，夺去了我的爱人的一半。所以我屡次的吓唬他，倘若他还要这样做，我将把他的弓和箭筒都拗折了，把他的翅膀也折了下来。末了还用了拖鞋，打过他的屁股，他虽然一时似乎害怕求饶，但是不久却都忘记掉了。可是请你告诉我，恩底弥翁真是好看么？若是这样，那么你的情况也是尽够烦恼[90]的了。

塞勒涅　我想他是很好看的，阿佛洛狄忒，特别是他在岩石穿了大衣睡着，左手里捏着标枪，刚要滑下来，他的右手向头上弯着，绕着他的脸庞很是苫样，他睡着了吐出来的气息，有着神食[91]似的香味。那时我降下去，没有声响的踮着脚尖走路，不至于惊醒他或者给他吃一惊，——随后，这是你知道的了，我有什么必要告诉你以后的事呢？但是总之，我是几乎为了恋爱弄的要死快了。

二〇　阿佛洛狄忒与厄洛斯

上场人物

阿佛洛狄忒

厄洛斯　均见前。这里所说厄洛斯，完全是顽皮的小孩

情状，参看第二三节。

阿佛洛狄忒　厄洛斯，我的孩子，你看你做的什么事情。我并不是说那地上的事，你唆使他们对于自己或是互相捣乱，但是在天上也是如此，你叫宙斯变成各种物事，随你应时所想到的，使塞勒涅从天上降下去，赫利俄斯忘记了他赶马车的事，老在克吕墨涅[92]那里逗留着。你放胆的对你的母亲干那些戏弄的事，那也罢了。但是你这顶大胆的孩子，居然想到了瑞亚，[93]已经是个老太太，而且是这许多神们的母亲了，还要去爱那些儿郎，恋慕那佛律癸亚的小伙子。[94]现在她给你弄得风狂了，驾着两头狮子，带了科律班忒斯，[95]他们也和她一样的风狂，在伊得山上下游行，她大声叫唤着阿提斯的名字，那些科律班忒斯却拿短剑砍自己的臂膊，或是披散头发在山上狂走，他们吹着角，打着大鼓，或是敲着铙钹。总之在伊得山一切全是吵闹和风狂就是了。我为此很是害怕，害怕我生了你这么一个大祸祟，有一天瑞亚在风狂中，或是更说不定在她明白的时候，会叫科律班忒斯抓住了你，把你撕裂了，或丢给那狮子。我就为此害怕，看见你在冒那些危险。

厄洛斯　母亲，你放心吧。我同那些狮子已经很熟了，我时常跨在它们的背上，抓住了鬃毛，骑走一回，它们对我也很驯服，让我把手放进它们嘴里，舔过之后去还让我拿出来。况且瑞亚她现在哪有工夫来管我呢？她整个儿想着阿提斯。总之我指示给人们，美是怎样的东西，那算是做错了么？你们只要不理它就得了，所以不要把这个来责难我。或

者你要不要，使你不再爱阿提斯吧，或是你不再爱你？

阿佛洛狄忒　你真是可怕的孩子。大家都给你所制服了。但是你得有一天要记起我的话来吧。

二一　阿波隆与赫耳墨斯

上场人物

阿波隆

赫耳墨斯　均见前。

阿波隆　赫耳墨斯，你笑什么？

赫耳墨斯　阿波隆，我看见了一件顶好笑的事情。

阿波隆　那么告诉我吧，让我听了也好发笑。

赫耳墨斯　阿佛洛狄忒和阿瑞斯在一起的时候被抓着了，赫淮斯托斯把他们一块儿拴着呢。

阿波隆　怎么的？这说来似乎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赫耳墨斯　这似乎他早已知道，一直等着他们。他在眠床周围安上了看不见的网索，却出去到工场工作去了。随后阿瑞斯偷偷的走进来，以为没有人见到他，可是赫利俄斯却早已看见，[96]就去告诉了赫淮斯托斯了。那时他们上了床，正在工作，却落在网里了，那绳索围绕着他们，赫淮斯托斯

就到来了。她这时是裸体，没有法子藏躲，非常害羞，阿瑞斯当初预备逃走，想把那网弄破，但是随后知道不能逃脱了，就只是求情。

阿波隆　后来怎么样？赫淮斯托斯放了他么？

赫耳墨斯　还没有呢，但是他召集神们到来，把这私通的人给他们看哩。两个人都裸体捆了躺着，低了头，羞得通红的，这个光景据我看来是够愉快的，因为他们正在干那工作嘛。

阿波隆　但是那铁匠把婚姻的丑事给大家看，他并不害羞么？

赫耳墨斯　凭了宙斯，〔他并不，〕他站在他们的旁边，还笑着呢。但是我自己，假如这必须说真话，我是对于阿瑞斯还感到嫉妒，因为他不但与最美的女神私通，还能够同她一起捆缚着呢。

阿波隆　难道你也愿意被捆缚，在同一的情形之下么？

赫耳墨斯　你愿意么，阿波隆？你且去看来，假如你看了不起同样的愿望，我这才要称赞你呢。

二二　赫拉与宙斯

上场人物

赫拉

宙斯　并见前。

赫拉　宙斯，假如我有这样的一个儿子，我真要害羞了。他是那么的像女人似的，又醉酒堕落了，头发上缚着带子，经常和风狂的女人在一起，比她们还要娇柔，跟了鼓声箫声和铙钹声跳舞。[97]他是全然像那别人，就只是不像你他的父亲。

宙斯　可是，赫拉，这样一个带女人带子的，比那妇女还要娇柔的人，不但是征服了吕狄亚以及特摩罗斯地方的住民，制服了特剌刻人，还向着印度进军，用了那些女人们的队伍，捕获了战象，战胜了国土，它的国王倘敢少为抵抗他的话，就将他做为俘虏，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只是跳舞着同时还歌唱着，单用那长春藤的杖，[98]如你所说的，醉着，也还是神灵附体似的。[99]若是有人敢于侮辱他的教仪，[100]或是嘲骂他的话，他就惩罚他，或是用了蒲桃藤将他捆缚起来，或是叫那人的母亲把他撕碎了，[101]好像是一只小

鹿。你在这里没有看出他很有男子的勇敢，并没有辱没他的父亲么？假如他在游戏和享乐的中间，还做了这些事情，也就无须说他不对，特别是他醉中能够这样，那么清醒的时候能够怎么样子，岂不是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

赫拉　听你的话好像是称赞他的新发明，即是蒲桃和那汁水了，可是你却看见酒醉的人，怎么蹒跚走路，变得乱暴，完全为了那饮料而成为风狂了。即如伊卡里俄斯，[102]你给他蒲桃树的第一个人，就是被他的一同喝酒的人用了铁镐打死的。

宙斯　不能那么的说。这不是蒲桃酒，也不是狄俄倪索斯所干的事，这乃是过量的喝酒，又是不依定规喝那纯酒[103]的关系。那适量喝酒的人，变得高兴而愉快，决不会对付一同喝酒的人像伊卡里俄斯所遭遇的事。赫拉，我看来你还是妒忌着，记着塞墨勒的事情吧，所以你就把狄俄倪索斯的最好的一件事来加以挑剔了。

二三　阿佛洛狄忒与厄洛斯

上场人物

阿佛洛狄忒

厄洛斯　均见前。

阿佛洛狄忒　厄洛斯，这是怎么的，你制服了一切的神，对于宙斯，波塞冬，阿波隆，瑞亚，以及我，你的母亲，但你为什么单留下一个雅典那，[104]在她的面前你的火把便没有火焰，装利箭的箭筒是空了，你没有弓，也没有准头了呢？

厄洛斯　母亲，我是害怕她呢。她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很是可怕，还有那副凶猛的男人模样。有时候我弯着弓，在她的后面走去，看她的盔上的羽毛抖着，便先吓着了，要发起抖来，弓箭便要从我的手里落下了。

阿佛洛狄忒　但是不是阿瑞斯要更为可怕么？可是你把他解除了武装，将他征服了。

厄洛斯　可是他却喜欢我走近前去，有时还叫我去呢，但雅典那总是猜疑的盯着我。有一回我刚拿着火把飞过她的身边，她就说道：

“你若是走到我近旁来，凭了我的父亲，我将用矛刺穿了你，或者抓住你的脚，把你扔进地狱里去，或者亲手撕碎了你。”这样的说许多恐吓的话。而且她像有刺似的盯着我，在她的胸前还有那可怕的脸，头发是些蛇，那是我所顶害怕的。这使得我怕极了，一看见它，[105]我就得逃跑。

阿佛洛狄忒　照你所说，那么你是害怕雅典那与戈耳工，虽然你并不怕那霹雳棒？但是你为什么使那文艺女神们[106]永不受伤，在你的箭力所及之外呢？她们也有羽毛抖着，给你看戈耳工的脸么？

厄洛斯　母亲，我尊敬她们呢。她们很是庄严，总是有什么事情在考虑，或是忙于歌唱。我时常站在她们旁边，听

她们的歌唱听得人迷哩。

阿佛洛狄忒　那就不去管她们吧，既然那么庄严，但是你为什么缘故，使得阿耳忒弥斯也不受伤呢？

厄洛斯　这是全然没有法子去抓住她，她总是老在山里面跑走。而且她也有别一个自己所心爱的东西了。

阿佛洛狄忒　我的孩子，那是谁呢？

厄洛斯　猎取公鹿和仔鹿，追赶它们，捕获它们，或是用弓箭去射它们，她便专心于这些事情，但是她的兄弟，[107]虽然他也是一个弓箭手，而且射的很远，——

阿佛洛狄忒　我的孩子，这个我知道，你屡次射中了他了。

二四　宙斯与赫利俄斯

上场人物

宙斯

赫利俄斯　均见前。

宙斯　你这极恶的提坦，[108]看你干了什么事来了？你把地上的一切东西都给毁了，因为你把那车子托付了那个傻孩子。有些地方他给烧了，为的拿火太靠近了地面，有的什么

东西都冻死了，他从那里把火拿的太远，总之整个儿无不陷于混乱之中。假如不是我见了这情形，用了我的霹雳将他打了下来，人类将要没有什么余剩了。你真是给我们派遣了一个很好的赶太阳车的御者来了！

赫利俄斯　宙斯，这都是我的过错，但是请你不要生气，为了我听从了我儿子的热心的请求。可是我怎么会预期到造成这样的灾祸呢？

宙斯　但是你不曾知道这是一件多么精密的工作，稍为出一点轨道，一切就都完了么？难道你不知道那马都很有朝气，须要紧拉缰绳么？若是放宽一点，那就不听命令了，正如那么样，简直是它们带着他走，现在向着左边，过了一会儿走向右边，有时候还走回头路，而且忽上忽下，全然任凭它们的意思了，他却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赫利俄斯　这些我都知道，因此我才坚持了好久，不让他赶车。但是后来他哭了极力请求，还有他的母亲克吕墨涅[109]也帮着说，我乃叫他上了车，告诉他怎样的站好，走上坡路有多长，这时他就应该放辔头出去，随后下坡路有多长，那时却要收紧缰绳，制止马的奔驰。我告诉他说，假如不是笔直的走去，那是多么的危险的事情。他呢，到底是个小孩子，因为骑在那么大的一团火的上头，看下去是深渊似的张着口，所以他就吓慌了，这也是无怪的。那些马觉到车子里的不是我，便看不起那个孩子，跑走到轨道以外去了，于是造成那样可怕结果。他放开了缰绳，我想这是他害怕会掉下来，抓住了车子前辕。但是他已经得到了他的惩罚，至于我，宙斯，有那悲伤作为惩罚，也已是足够了。

宙斯　你闯下这样的大祸，还说是足够了么？但是这一回，我且饶恕了你吧，要是以后你再有这样的犯法的事，或者派遣像他一样的代理人来，那么你就会知道，我的霹雳要比你的火更是厉害。他的姊妹[110]可以就葬他在从车上掉下来的厄里达诺斯地方，哭他的眼泪成为琥珀，因为悲伤可以化作白杨树吧。至于你，还是去修理那车子，——车轴已经折断，一个轮子也粉碎了，——把马驾好，赶着车子出去吧。可是，这一切的事你要记住了才好。

二五　阿波隆与赫耳墨斯

上场人物

阿波隆

赫耳墨斯　均见前。

阿波隆　赫耳墨斯，你能告诉我么，在那两个人中间，哪一个是卡斯托尔，哪一个是波吕丢刻斯[111]呢？因为我是不能辨别他们。

赫耳墨斯　那个昨天同我们在一起的是卡斯托尔，这个乃是波吕丢刻斯。

阿波隆　你是怎么分别的呢？看来他们都是一样的。

赫耳墨斯　阿波隆，这个在他的脸上有伤痕，那是在拳斗的时候从他的对手里，特别是柏布律刻斯人阿密科斯[112]得来的，在他同伊阿宋[113]航海去取金羊毛的时候。别一个没有这样的伤痕，他的脸却是干净无疵的。

阿波隆　多谢你告诉我这个区别，因为其余都全是一样，各人在他的头上有那半个蛋壳，[114]和一颗星，手里一支投枪，各有一匹白马。所以我时常把波吕丢刻斯叫作卡斯托尔，把卡斯托尔叫作波吕丢刻斯呢。可是还有一事请你告诉我吧，为什么他们不是同时和我们在一起，却是交互的一个成为死人，一个成为神人的呢？

赫耳墨斯　这是因为他们的兄弟的友爱所以这样做的呀。因为勒达的儿子里边，一个应该死亡，一个却是不死的，所以他们自愿把那不死两个人平分了。

阿波隆　赫耳赫斯，这个方法却是很不高明呀。这样岂不是他们永见不到么，其实那恐怕是他们最所希冀的吧。一个在神们中间，一个却同死人一起，他们怎能见到呢？还有一件事，我当着预言者，阿斯克勒西俄斯[115]行医，你教人摔跤又是一个上好的教练者，阿耳忒弥斯[116]当助产者，我们各人都有一种专门技术，于神和人都是有用的。但是他们却给大家干什么事呀？还是让小伙子们饱食终日尽自闲着么？

赫耳墨斯　并不是这样，他们是分配给波塞冬去做助手，在海面上骑马奔驰，看见什么地方有水手们遇着风浪，就得上船去，救助船上的人脱险。[117]

阿波隆　赫耳墨斯，你所说的是一种有用的、救助人的

职业。

二六　女神们的评定

是篇各本均列为《诸神对话》第二〇节，惟据写本乃别出单行，各节都只列对话者的名字，这里乃有标题曰《女神们的评定》（Theôn Krisis），篇幅也特加长，似乎稍有不同。但现在仍将它放在《诸神对话》里边，作为最后的一章。

这是说明特洛亚战争的起源的。宙斯听从了普洛墨透斯的话（《诸神对话》第五节），放弃了对于忒提斯的恋爱，将她嫁给佛提亚国王珀琉斯（Pêleus），结婚时大宴众神，可是没有招待厄里斯（Eris），她乃是争竞女神，专门挑起战事者。她于是设法破坏和平，于宴会场中抛进一个金苹果来，上有字云“给最美的人”，于是赫拉、雅典那和阿佛洛狄忒群起争夺，宙斯不能解决，遂命赫耳墨斯带领三女神去找特洛亚王子帕里斯（Paris）去评定。结果是阿佛洛狄忒得到了奖品，帕里斯乃往斯巴达访问，看见王后海伦，得阿佛洛狄忒的帮助，将她带走到特洛亚。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Menelaos）联络希腊各首领起兵问罪，遂造成战事历十年乃罢。今所传荷马的史诗，便是以特洛亚及以后的事件为材料的，悲剧家亦多于此取材。

上场人物

宙斯

阿佛洛狄忒

赫拉

赫耳墨斯

雅典那　均见前。

帕里斯　特洛亚（Troia）国王普里阿摩斯（Priamos）的儿子，在伊得山傍牧牛，是特洛亚战争的张本人。特洛亚以先代国王特洛斯（Tros）得名，其子名为伊罗斯（Ilos），故又称伊利翁，荷马史诗《伊利阿斯》，乃《伊利翁诗篇》（Ilias Poiêsis）之略称。

宙斯　赫耳墨斯，你拿了这个苹果，去到佛律癸亚，找普里阿摩斯的儿子那牧人，他在伊得山的伽耳伽戎地方，告诉他说："帕里斯，因为他自己长得漂亮，又知道恋爱上的事情，所以宙斯叫你对于女神们加以评定，她们里边哪一个是最美。当作比赛的奖品，得胜的就得着这个苹果。"

至于你们，现在应该到那审判员那里去了。我不愿意管这件事，因为我一样地爱你们，若是可能的话，很想看见你们都能够得胜才好。而且这是必然的事，假如我把美的奖品给了一个人，那么其余的人就要恨我。为了这些缘故，我不是你们的适当的审判员，但是现在你们去找他的那个青年佛

律癸亚人，是王家的出身，也是这伽倪墨得斯的本家，[118]很是朴实的山里人，谁都不会说他没有这审定的资格的。

阿佛洛狄忒　宙斯，在我是，即使你指派那个摩摩斯[119]来做审判员，我也是安心的去展览的，因为谁能对我有什么挑剔呢？可是那其余的人也应该对于这人表示满足才行呢。

赫拉　阿佛洛狄忒，我们也没有什么怕，就是你的阿瑞斯来担任这个鉴定。我们接受了这个帕里斯，不管他是什么人。

宙斯　女儿，你也是同意么？怎么说？你转过脸去，而且脸红了？闺女们遇见这种事是要害羞的，[120]但是你也点头了。那么去吧，不要对那审判员生气，你们里边谁要是输了，不要给那孩子什么损害。因为你们都是一样地美，这是不可能的事呀。

赫耳墨斯　我们一直往佛律癸亚去吧。我做向导，你们跟了我来，不要迟延。请放心吧，我知道帕里斯。他是年轻，很漂亮，也很懂得情事，正是审判这种事情的最适当的人。他不会鉴定错的。

阿佛洛狄忒　据你所说都是很好的，于我有利，说我们的那审判员是公平的。但是他是独身呢，还是有什么女人和他同居呢？

赫耳墨斯　阿佛洛狄忒，他也不是完全独身。

阿佛洛狄忒　你这话怎讲呢？

赫耳墨斯　似乎有一个伊得的女人[121]和他同居，那是很好的，但是乡下人，而且非常的山里人派路，好像他也对她并不十分中意。但是你为什么问这些话的呢？

阿佛洛狄忒　我也只是问问罢了。

雅典那　喂，这是违反使者的职务的，这些时候和她秘密的说着话。

赫耳墨斯　雅典那，这没有什么，也并不侵犯着你们，她只问我帕里斯是不是独身的罢了。

雅典那　她为什么要多事查问这事呢？

赫耳墨斯　那我也不知道，但她说只是偶然想到，没有什么目的的问一声就是了。

雅典那　那么怎么样呢？他是独身么？

赫耳墨斯　似乎不是的。

雅典那　但是怎样？他爱好战争，想要名誉么，还是全然是一个饲牛的人呢？

赫耳墨斯　这我也不能说确实的话，但是推想起来，因为他是年轻，大概他是欲得这些东西，在战争上想要占第一位的。

阿佛洛狄忒　你看，我没有诉说，也没有责备你和她秘密的谈话吧。阿佛洛狄忒是和那些好唠叨的人不一样的。

赫耳墨斯　她也就是问我一样的问题，所以不要生气，或者以为对于你有什么不利，因为我简单的回答了她的问话。——说着话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许多路，离开星星很远了，差不多已到了佛律癸亚地方了。我看见伊得山以及整个的伽耳伽戎很是清楚了，假如没有看错，也看见了你们的审判员帕里斯了。

赫拉　他在哪里？我没有看见。

赫耳墨斯　赫拉，那里向左边看，不是在那山顶，是在那旁边，在那里有一个洞，你在那地方看见一个牛群。

赫拉　但是我也看不见那牛群。

赫耳墨斯　怎么？你没有看见那些小牛儿么，照着我的手指的方向，从岩石中间走出来，有一个人从山上跑下来，拿着一根牧竿，想阻止牛群在他的前头分散了！

赫拉　我现在看见了，假如那个人就是他。

赫耳墨斯　那就是他。我们既然走近了，让我们降在地上，若是合适的话，就走着吧，那么不至于忽然从上边飞下来，使得他要出一惊。

赫拉　你说的对，我们就这样做吧。——现在降了下来了，阿佛洛狄忒，这是应该你走在前头，给我们领路吧。因为你在这地方一定是很有经验，你时常去访问安吉塞斯，[122]据他们说。

阿佛洛狄忒　赫拉，你的讥诮并不怎么使得我讨厌。

赫耳墨斯　现在我来引导你们吧，因为我曾经在伊得山逗留些时光，那时宙斯爱上了那个佛律癸亚的孩子，我时常来这里，被他派遣了来看那小孩。其时他变成了那鹰，我在他的旁边飞着，帮助他举起那个漂亮的家伙，假如我的记忆不错，这正是从那岩石上，他抓起他来的。因为他适值对那牛群吹奏编箫，宙斯从他的后边飞下去，用爪子把他轻轻的抓起，鸟嘴里衔着他头上所戴的那三角头巾，把他高举起来，那孩子骇极了，回过头来瞪视着他。那时我拿到了那编箫，他因为吓慌了所以把它掉下了。[123]——但是你们的鉴定人走近来了，所以让我们对他说话吧。你好呀，饲牛的人！

帕里斯　你也好呀，年轻人！但你是谁呀，到这里来看我们？而且你带来的女人们又是谁呢？她们不像是往来山里的人，因为是那样的美丽。

赫耳墨斯　帕里斯，她们不是女人，但是你所看见的乃是赫拉，雅典那，和阿佛洛狄忒，我是赫耳墨斯，宙斯所派遣来的。可是你为什么发抖，而且面色发白呢？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事情。他叫你做对于她们的美的审判员，他说，“因为你自己长得漂亮，又知道恋爱上的事情，所以把鉴定的事交付给你。”至于这比赛的奖品，你只要读苹果上的字就知道了。

帕里斯　且看这是怎么写的。它说：“美的人可以得此。”——赫耳墨斯主公，我一个凡人并且是乡下人，怎么可以当得审判员，来鉴定这样一种异常的，对于一个看牛的人太是伟大的景象呢？审判这样的事，还是优雅的都市出身的人更为相宜吧。至于我呢，或者凭了技术能够判断两只母山羊，是哪一只更好，或是两只小母牛罢了。但是那些女神们却是一样的美，我不知道一个人怎样能够把他的眼睛从这个身上拿开，移到别个上边去。并且这并不是情愿容易的拿开，但是首先一次看见，这便生了执着，观赏眼前的事物，及至移到别个上边，看出这个也是美丽，便停留住，为这邻近的所制服了。总而言之，她们的美像是围住了我，全然把我俘虏了，我真觉得烦恼，没有能够像阿耳戈斯[124]一样的，全身〔都是眼睛〕的去看她们。我想如把这苹果给了她们全体，这才是公平的审判呢。还有一层，一个是宙斯的姊妹和妻子，那两个都是他的女儿。[125]因此之故，这个审判不是很难的么？

赫耳墨斯　这我不知道。但是关于宙斯所吩咐的事，是无可避免的。

帕里斯　赫耳墨斯，请你告诉她们一件事情，那两个失

败的，不要生我的气，却只当是我的眼睛看错了。

赫耳墨斯　她们是说将这样的做。可是这正是你进行审判的时候了。

帕里斯　我就来试试看吧。因为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但是首先我要想知道，是只要这样看看就算够了呢，还是须要她们脱了衣服，以便仔细观察呢了？

赫耳墨斯　这是你的事，因为你是审判员嘛。你发命令好了，随你要怎么样。

帕里斯　随我要怎么样么？我想裸体的看一看。

赫耳墨斯　女神们，脱衣服吧。你请检视吧，我就背过身子去。

阿佛洛狄忒　帕里斯，好吧，我就来第一个脱衣服，所以你可以知道，我并不单是什么“白臂膊”，或者夸示什么“牛眼睛”，[126]却是全身整个的一样的美。

雅典那　帕里斯，在她解除那带子之前，别让她脱衣服，因为她是一个巫婆，不然她会得用了这个蛊惑你的。而且她也不应该这样装饰了出现，和真正好女一样的涂抹了各种颜色，但是只应展示本色的美才是。

帕里斯　关于带子她们所说的不错，请把它放下吧。

阿佛洛狄忒　那么你，雅典那，为什么不除下你的盔来，把你的头露出，却摇动着盔上的羽毛，吓唬着审判员呢？可不是害怕你的青灰色眼睛[127]被人看出来，没有这吓人的东西做掩护么？

雅典那　这里是盔，我脱掉了。

阿佛洛狄忒　这里是带子给你。

赫拉　我们脱衣服吧。

帕里斯　宙斯啊，显示神异之神啊！什么景象，什么美，什么快乐呵！闺女是多么的美！她又是王家的庄严的美，真适应于宙斯的那么光辉！她又是美目流眄，巧笑得多么迷人呀！[128]——但是我觉得这幸福已经是太多了。假如这是可以，我想要各个分别的审察你们，因为现在我是迷胡的，不知道看哪一边好，因为我的眼睛给各方面都拉住了。

阿佛洛狄忒　我们就是这样办吧。

帕里斯　那么你们两个且退下去，赫拉，请你留着吧。

赫拉　我就留着吧。你在仔细审视我的时候，可是你也应当想一想，假如给我投了票，你所得的报酬在你看来是不是也是好的。帕里斯，如果你审判我是最美，你将是全个亚细亚的君主。

帕里斯　我的审判是与报酬无关的。但是去吧，我将照着最合适的做好了。雅典那，你来吧。

雅典那　我就站在你的旁边呢。帕里斯，若是你审判我最美，你将在战争上不会打败，却是永久胜利，我将使你成为常胜的战士。

帕里斯　雅典那，我用不着战争和打仗，因为你看，现在平和支配着佛律癸亚和吕狄亚，我父亲的领土里也没有战事。但是请放心吧，你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即使我不是为了报酬而审判。现在请穿衣服吧，戴上你的盔，因为我看的已经够了。这回是阿佛洛狄亚应该出场的时候了。

阿佛洛狄忒　她就在你的近旁，你可仔细的一一观察，各部分都要看到，不可忽略了。漂亮的青年，如是你愿意，请听我这些话吧。我向来就看见你年轻，并且比佛律癸亚出生的任何人都还要美，因此我祝福你的美丽，但也觉得不

满，因为你不肯离开了这些山峰岩石，住到都市里去，却让你的美在这样荒野里空自朽腐了。在山里你能够得到什么快乐呢？母牛们从你的美能够有什么好处呢？而且你现在也是应当结婚了，却并不是和一个乡下女子与农村的人，像那些在伊得山一带的女人，但是从希腊来的，或是阿耳戈斯与科任托斯，或是斯巴达的像海伦[129]那样的人，她是年轻美丽，没有一点不及我，而且最是要紧，是知情识趣。假如她只要一见了你，我很知道，她会得抛弃一切，献身给你，跟随你去，与你同居了。大概关于她，你也已听见过了吧。

帕里斯　还没有呢，阿佛洛狄忒，但是现在我很喜欢听你讲关于她的一切哩。

阿佛洛狄忒　她是那美丽的勒达的女儿，为了她的缘故宙斯变了天鹅飞下去的。

帕里斯　她的相貌怎么样呢？

阿佛洛狄忒　她颜色很白，因为是天鹅所生这是当然的，又是很柔软，这是因为蛋里生长的缘故，很受过些体育和摔跤的训练，那样的为人所希望，以致为她引起过一场战争，在她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忒修斯[130]就把她抢去过。及至到了盛年，阿开亚的贵人们都来求婚，后来选上了墨涅拉俄斯，是珀罗普斯一族的人。若是你愿意，我将替你办理结婚的事。

帕里斯　你怎么说？和一个有夫之妇么？

阿佛洛狄忒　你还年轻，而且又是乡下人，但是我知道，这样的事是怎么样办的。

帕里斯　怎么做呢？我倒也想知道。

阿佛洛狄忒　你只说是游览希腊，出外旅行，到了斯巴

达的时候，海伦就会看见你。从这以后便是我的事情了，叫她爱上了你，跟了你走。

帕里斯　但是这件事想来不大可信，她会愿意抛弃了丈夫，和一个不相识的夷人一同乘船逃走。

阿佛洛狄忒　关于这件事你放心好了，我有两个漂亮的孩子，名叫爱慕与恋爱，[131]我将给你做路上的向导。恋爱将进到她的心里去，强迫她爱你，爱慕也将包围着你，使得你像他那么可慕可爱。我自己也同你们一起去，并且叫优雅女神们[132]跟了我去，这样子大家一起便可以胜得过她了。

帕里斯　阿佛洛狄忒，这事结果怎么样还是不一定，可是我却已经爱上海伦了，不知怎的觉得看见了她，我直接驶向希腊，寄居斯巴达，同那女人回家来了，只是可惜这都并没有实现。

阿佛洛狄忒　帕里斯，在你用审判来报答我，你的媒人和喜娘[133]以前，且不要爱上吧。我得了胜利，和你们一起去。同时举行你的结婚和我的胜利的祝宴，那是最为适当吧。你可以用这苹果买得这些一切，便是她的爱，她的美，以及她的婚姻。

帕里斯　我怕你在审判以后就会对于我什么都不管了。

阿佛洛狄忒　那么你要我立誓么？

帕里斯　那也不必，但是再给我答应一回吧。

阿佛洛狄忒　我答应你，给你海伦做妻子，并且跟随着你，来到你的家乡伊利翁。我自己还将同去，帮助办理一切事情。

帕里斯　那么你还将带了恋爱和爱慕，以及优雅女神们去么？

阿佛洛狄忒　请放心吧，我还要带了爱欲和婚礼之神同去哩。

帕里斯　那么照这个条件我给你这苹果，你也照这个条件受取吧。[134]

注　　解

〔1〕　见史诗《伊利阿斯》（Ilias）第八卷，这篇恐吓的话的大意在第八篇《宙斯被盘问》中库尼斯科斯的话里，也曾引用过。

〔2〕　见《伊利阿斯》第一卷中。波塞冬（Poseidôn）是宙斯的兄长，与普路同（Ploutôn）一同帮着宙斯打倒他们的父亲克洛诺斯（Kronos），分得海洋归他管理，普路同治理地府，称作冥王（Hadês），宙斯则为天上主者。赫拉（Hêra）乃是宙斯之姊，也是他的妻子，即是天后。雅典那（Athena）虽是宙斯的一个女儿，但是她没有母亲，因有宙斯的前妻墨提斯（Mêtis）是一个非常有才智的海洋神女，宙斯害怕她生出儿子来会比自己更强，所以在怀孕中将她吞吃了。这个胎儿便留在他的头里边，由他的做铁匠的儿子赫淮斯托斯（Hêphaistos）用大斧劈开他的脑壳，放出那雅典那出来，是一个全副武装的长成的女神了。从神话上说来，赫拉对于宙斯或者有许多不满，因为他的放纵与横暴的行为，但是波塞冬和雅典那似乎没有反对他的形迹，诗人盖有鉴于前代篡夺的事，所以有这样的传说的吧。

〔3〕　忒提斯（Thêtis）为海神涅柔斯（Nêreus）的女儿，所以是海洋神女之一，为宙斯所爱，后因了普洛墨透斯（Prometheus）的预言，云所生的儿子胜过他的父亲，所以中止了，却让她娶给凡人，后来所生儿子便是阿吉琉斯

(Akhilleus)，为希腊最伟大的英雄。布里阿瑞俄斯（Briareos）是巨人之一，有五十个头和一百只手，为克洛诺斯所伤其父的时候流血所生，其他许多巨人后来多与诸神为仇，发起巨人战争，唯独这一个乃左袒宙斯，所以这回请了他来，与宙斯并坐，藉资镇摄云。

〔4〕 希腊人常用的招呼曰开瑞（khaire），意云愿你快乐，这里是反对的回答，原意是愿你不是这样。

〔5〕 赫耳墨斯系降生于库勒涅（Kyllenê）的山洞，故如此说。

〔6〕 珀涅罗珀（Penelopê）为俄底修斯（Odysseus）的妻子，传说上以贤淑著名，不知何以有此种说法，公元前五世纪在赫罗多德《史记》第二卷中，便已说潘乃赫耳墨斯与珀涅罗珀所生的了。

〔7〕 狄俄倪索斯（Dionysos）系宙斯的一个儿子，为蒲桃酒之神，在后世宗教上甚有势力，因为饮酒沉醉，古人以为与神人合一，故信徒率狂歌乱舞，世人称为狂女（Mainades）。

〔8〕 潘本是牧畜小神，在牧业发达地方始有势力，唯传说其好午睡，或偶被惊醒，辄令人感大恐慌，称为潘的恐怖，至今在欧语中仍留有“潘尼克”一语。公元前四九〇年雅典人要击波斯军于玛剌同（Marathôn），波斯人惊溃，希腊军乃大胜，当时说这是由于潘的助战的关系，自此以后乃大有名了。

〔9〕 厄科（Ekhô）希腊语意曰回响，原是一个低级的女神，普通称作神女（nymphê），为潘所爱，可是她不理他，追她也总是赶不上，后来潘使得牧人发起疯来，把她弄死

了，只留下声音还是活着。庇堤斯（Pitys）意曰松树，乃是一个树木神女，也因拒绝潘的恋爱，死了化为松树。潘的恋爱似多不成功，朗戈斯（Longos）做的小说里讲叙林克斯（Syrinx）的故事，也是逃避潘的追求，化成芦苇，潘就拿来做成乐器，是编箫的起源。

〔10〕　厄洛斯（Erôs）为司恋爱之神，乃是阿佛洛狄忒的儿子，父亲或是战神阿瑞斯吧，他的这张弓大概是他所给予的，虽然据说这是在公元前的四五世纪中他这才拿这家伙。希腊古人似乎是不大看重恋爱的，至少也不十分看得起两性的恋爱，而以他们的恋爱之神乃是原始性的，只是抽象名词的人格化，乃是一个少壮的男神，及至阿佛洛狄忒从国外进来了，乃派他当一个侍从的人，也不说他是她的儿子。对话中宙斯说他要比老辈的提坦（Titan）诸神更年老了，便是这个意思，说他是生物原动力的代表，不过在诗人想象中却是愈老愈缩小了，到公元前一二世纪的时代，变成了淘气的七八岁模样的小儿了。这样经过罗马文学传到了西洋，造成库庇多（Cupido）的印象，传讹下来至于今日。赫耳玛佛洛狄托斯（Hermaphroditos）系是合赫耳墨斯与阿佛洛狄忒两个名词而成，是诗人的一种幻想物，说是二人所生，集合两性的美丽，尝往河里洗浴，为河水神女所爱，强与抱持，乞求神们准许结合，永为一体，所以后世畸形的“阴阳人”，也就是这个名称。他在神话上虽然有这一种传说，但此外别无什么故事。普里阿波斯（Priapos）本系阑普萨科斯（Lampsakos）地方的小神，司五谷丰饶牛羊繁殖的事，状貌很是委琐，塑像男根则特别伟大，这在农事的神本是常见，即狄俄倪索斯的仪式里也是如此，所以一般的说法都说他是

狄俄倪索斯与阿佛洛狄忒所生，但是在这篇里作者似乎另有说法，因为这事太是不伦了，只是他以为这个丑小人到底是谁的儿子，那可是不得而知罢了。

〔11〕 姊弟指阿耳忒弥斯（Artemis）与阿波隆，他们是提坦的女儿勒托（Lêtô）与宙斯所生的孪生子女。

〔12〕 见欧里庇得斯（Euripidês）悲剧《在陶里卡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eia hê en Taurois），叙阿耳忒弥斯像流落陶里卡，那里的人崇奉她，杀生客以祭，伊菲革涅亚被神摄住为女祭司，值有希腊人至，乃其兄俄瑞斯忒斯与其友人，因相与携像逃归。

〔13〕 新来的倒酒的人指那美少年伽倪墨得斯（Ganymedês）。他本是佛律癸亚（Phrygia）的一个牧羊的孩子，宙斯看中了他，化为大鹫，把他抓来天上，作为宴会上倒酒的人。

〔14〕 赫耳墨斯的职务甚多，他司一切竞技，凡体育场悉由他管领，又司宣传命令，善于言说，故亦为辩论之神。

〔15〕 勒达（Lêda）乃是斯巴达国王廷达柔斯（Tyndareus）的妻子，为宙斯所爱，化为天鹅去接近她，生下两个蛋来，一个里边是海伦（Helenê）与克吕泰涅斯特拉（Klytaimnestra），别一个是卡斯托耳（Kastôr）与波吕丢刻斯（Polydeukês），即是所谓“宙斯的儿子们”（Dioskouroi），也即是这里所说的孩子。因为其中只有海伦与波吕丢刻斯是宙斯所生，所以后来卡斯托耳因战斗而死，波吕丢刻斯不愿独生，乃请求宙斯，许可他们轮流的居于天上地下，但据作者在《死人对话》中第一节所说，则似在世上及冥间。

〔16〕　阿尔克墨涅（Alkmenê）是赫剌克勒斯（Hêraklês）的母亲，塞墨勒（Semelê）是狄俄倪索斯的母亲，塞墨勒为电火所烧死，但阿尔克墨涅别无什么不幸，故倒霉的意义不甚可解。

〔17〕　卡德摩斯（Kadmos）本系斐尼基人，后来开发希腊的忒拜，他的女儿伊诺（Inô），是塞墨勒的姊妹，狄俄倪索斯生下来一时托她看管，所以这里所说似乎是这件事了。但是上文说起狄俄倪索斯已经在天上，因此处很有矛盾，考订者疑著者或有错误，当是说欧罗巴（Europa），她乃是斐尼基国王阿革诺耳（Agenor）的女儿，是卡德摩斯的姊妹。

〔18〕　达那厄（Danaê）是阿耳戈斯国王阿克里西俄斯（Akrisios）的女儿，以神示言生子当杀其祖父，因禁锢塔上，不令男子得近，宙斯化为金雨，自屋顶漏下，遂生珀耳修斯（Perseus）。其后珀耳修斯竞技投铁盘，误中阿克里西俄斯而死。

〔19〕　安提俄珀（Antiopê）为宙斯所爱，生下孪生的儿子，安菲翁（Amphiôn）与仄托斯（Zethos），仄托斯娶神女忒柏（Thêbê），为后世忒拜（Thêbai）的地名的缘起，安菲翁娶尼俄柏（Niobê），在希腊神话上甚是有名。

〔20〕　据说古代奴隶有觉得待遇太苦的，可以请求转卖。

〔21〕　希腊神话上的神虽是诗人以人类为模范而创造出来的，但从神话上说来，人类实在乃是以神为模范的，宙斯觉得不高兴，只是因为普洛墨透斯妄以泥土造人，做成神的模样罢了。女神当然是早也有了，人类的女性似乎普洛墨

透斯当初没有模造，所以第一个创造出凡人的女人来的乃是神们自己，这就是有名的“潘多拉”（Pandôra）的故事。不知道这里却为什么归在普洛墨透斯的账上了。

〔22〕 赫西俄多斯（Hêsiodos）在《诸神世系》（Theogonia）上记述这事，觉得宙斯受骗，有失神的全知全能，所以说他是知道的，却故意受骗，后来便藉口不把火给人类了。这样的说反而使得宙斯显得下劣，由可笑而变成可憎了。

〔23〕 原本上文说鹫（gyps），这里却说是“鹰”（aetos），在另外一篇对话《普洛墨透斯》里也说是鹰。

〔24〕 忒提斯见上文注〔3〕，即是涅柔斯的女儿，后来嫁给珀琉斯（peleus），为阿吉琉斯的母亲。

〔25〕 羊人（Satyros）是一种山林里的小神，形状与潘相似，也是头有两角，腿胫和蹄是山羊的，但潘只有一个，而羊人却是很多，也没有专名，只是一个西勒诺斯（Silenos），说是他们的首领就是了。宙斯变形为羊人，据说是去诱惑安提俄珀的，至于何以要如此变形，那就不可得而知了。变公牛是在诱拐欧罗巴的时候，当时她在海边游戏，看见牛很好玩，便骑在上面，牛便走去，过海往克瑞忒岛，在那里生了弥诺斯和剌达曼堤斯。金雨是达那厄的时候，天鹅是勒达的时候，但变成那鹰却是为了伽倪墨得斯的缘故。宙斯的多有恋爱故事，固然由于昔时多妻的习俗，另外还有别的原因，盖古时各地方都市林立，各自有其建立的历史与开辟的英雄，而此英雄的谱系照例必推本于神话，大抵以宙斯为父，及希腊文化渐以统一，地方传说悉容纳于神话之中，于是各地独立之御妻的名分发分不安，不得不列于天后

赫拉之次，世系表所记共有十二人，实在只是举其荦荦大者而已。这是根据事实的说明，并不是想替宙斯作什么辩解。关于安提俄珀参看上文注〔19〕，达那厄参看注〔18〕，勒达参看注〔15〕，伽倪墨得斯参看注〔13〕。

〔26〕　布阑科斯（Brankhos）系美少年，与许阿锫托斯（Hyakinthos）都为阿波隆所爱，布阑科斯从阿波隆得先知之术，许阿锫托斯因投掷铁盘，不幸被打中死了。关于许阿锫托斯的死，参看对话第一六节。

〔27〕　达佛涅（Daphnê）是一个河水的神女，为阿波隆所爱，但是她总是逃避他，一天他追得急了，几乎将被抓住，她祷告求化为一棵树，便变了桂树，即以她的名字为名云。

〔28〕　这里的话与下文所说的似有矛盾之处，不相统一。

〔29〕　狄俄倪索斯祭时，许多妇女狂呼大叫，奔走若狂，称为狂女（Mainades）。

〔30〕　伊那科斯（Inakhos）为阿耳戈斯国王，有女儿伊俄（Iô），为宙斯所爱，因为怕被赫拉（Hera）发觉，把她变作小牛，普通传说都是如此说，唯埃斯库罗斯（Aiskliylos）戏剧中却说是赫拉所为，即是这里说法所本。阿耳戈斯（Argos）亦名帕诺普忒斯（Panoptês），意云会见，身中有一百只眼睛，睡时只闭两只，警视极为严密。赫耳墨斯以箫声促使全睡，乃得将他杀死。

〔31〕　赫拉为宙斯之姊也是他的妻，是天后极尊崇的地位，但以恋爱事件，常多纠纷，大抵亦如人间的事，无力反抗男子的威权，只对于众女及庶子施行报复罢了。

〔32〕 伊西斯（Isis）旧译意昔司，为埃及大神俄西里斯（Osiris，旧译阿施利）之妻，乃司生物繁殖之神，希腊有一个时候也很崇拜她。与地母（Dêmêtêr）祭相并合。神话上则说是伊俄转入埃及，乃成为伊西斯，所生的儿子厄帕福斯（Epaphos）即是埃及所谓诃路斯（Horus），为埃及人的祖先云。

〔33〕 佛律癸亚的孩子即指在伊得山牧羊，被宙斯化为鹰抓来天上的伽倪墨得斯，见上文注〔13〕。

〔34〕 赫柏（Hêbê）系宙斯与赫拉的长女，在天上为诸神的侍女，宴会时司斟仙酒。赫淮斯托斯（Hephaistos）神话上说是赫拉一人所生，貌丑色黑而多毛，职司锻冶，但亦担任倒酒，至跛足的缘故，一说由于赫拉憎其状貌不扬，被掷至地上，一说则宙斯惩罚赫拉，悬挂空中，赫淮斯托斯奔往救助，乃为宙斯掷下云。

〔35〕 羊脚骨（astragaloi）本是羊的髁关节的小骨，中国小儿亦用为嬉戏之具，其后渐转为骰子，唯骰子（kyboi）有六面，而此只有四面，其掷法以四色不同为最贵，称曰爱神，四色一样最下，称云狗云。

〔36〕 爱玩孩子（paiderastês）在字面上是爱孩子的人，但是本意却是昵比顽童，所以这字在英文里竟成为将男作女的意义了。

〔37〕 “蔷薇色手指”（rhododaktylos）本来是指曙光之神厄俄斯（Eôs）的，是说日初出时的那种状态，这样拿来应用无非只是形容手指的美丽罢了。

〔38〕 “就得叫唤”即是说应该后悔，意思是恐吓赫拉，因为这句话里含有一段故事。当初赫拉因为宙斯和阿尔

克墨涅生了赫剌克勒斯，屡次计画杀他，及赫剌克勒斯在特洛亚杀了拉俄墨冬，航海回来的时候，乘宙斯午睡，派遣风暴去袭击他，宙斯知道了乃将赫拉悬挂于空中，据故事上说：

“他将她两手缚住挂在天边上，两只脚上各挂着一块大石头。在这时候，她的儿子赫淮斯托斯跑来想救她，宙斯抓住他的一条腿，将他直丢出天外边去。整整的他往下落，到了晚上。才落在棱木诺斯岛上，这一下子把他的腿跌伤得很凶，岛上的人调养他恢复了健康，可是他的腿却从此是跛了。”

〔39〕　伊克西翁（Ixiôn）是拉庇泰（Lapithai）的国王，在娶妻时曾答应给一笔很大的聘金，后来岳父前来收取，乃用计叫他跌入火坑里烧死。杀人照例须得有人为之祓除，但这乃是谋杀亲属所以找不到人肯为祓除，他乃找到了宙斯，应允给他祓除，并且招他去参与诸神的宴会。这一件事便不可了解，恐是别有什么理由，只是现在无从知道罢了。后来发觉他对于赫拉有什么野心，这是很大的不敬，但是宙斯却用云做成赫拉模样去骗他，生下第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来。为马人族（Kentauroi）的始祖，是第二件不可了解的事。虽然后来伊克西翁在地下受罪，奇妙的缚在轮子上滚，如宙斯所说的，普通都解说作为是他的大不敬的报应，但是从整个的事件看来，实在却是很有难以了解的地方。著者在这篇对话里，写出他独特的看法，这便是如宙斯在末处一节里所说，恋爱算不得什么恶事，罚他为的是讲大话，正和他到地上玩些游戏的态度与将云做成赫拉的模样去骗伊克西翁的意思，可以讲得通了。赫拉举出他曾和伊克西翁的妻子私通的

事来，也很是重要，在这里宙斯的态度几乎和《左传》里“易内而饮酒”，很有点儿相近了。

〔40〕　伊克西翁的妻子名叫狄亚（Dia），宙斯看上了她，生了一个儿子，即是珀里托俄斯（Perithoös）。他与忒修斯友善，曾经想夺取冥王的妻，乃生入冥土，中计坐石椅上，皮肉与石相连结，遂不能回来。

〔41〕　潘见上文注〔18〕。

〔42〕　完整的（enorkhis）原意乃是“有睾丸的”，就是不曾阉割的，不是说把羊的全身祭献于神。

〔43〕　伽耳伽戎（Gargarôn）系伊得（Idê）山上的一个山峰，帕里斯（Paris）曾经在那处看守羊群，三女神到那地方请他鉴定哪一个最美，见本对话末一节《女神们的评定》（Theôn Krisis）。

〔44〕　古代人相信人生在世，便有一颗星在天上与他相应，这人如是伟大幸福，星也愈是辉煌，中国也有上应星象之说，不过所指都是阔人罢了。

〔45〕　厄洛斯见上文注〔10〕；羊脚骨系原始的骰子，见上文注〔35〕。

〔46〕　赫耳墨斯的母亲迈亚，见本篇第四节上场人物说明。

〔47〕　伊阿珀托斯为希腊神话中“提坦”之一，即老一辈的神，他是宙斯的父亲克洛诺斯之兄，故习惯说老辄云比伊阿珀托斯更老。在本篇第六节说厄洛斯，亦有同样的话。

〔48〕　波塞冬是海的主神，参看本篇第一节注〔2〕。他在手中执持一柄三尖的叉，状如中国画中鬼役所持的锐

又。

〔49〕　阿瑞斯（Arês）为战争之神，没有什么附属品，唯因系战神的关系，所以这里给他一把短剑罢了。

〔50〕　原文曰刻斯托斯（kestos），只是说刺绣的带子，但是阿佛洛狄忒的据说有神异的力量，系此带的人令人倾心爱慕。

〔51〕　王杖原文曰斯刻普同（skêpton），本义只是拄杖，原是老人所用，但因长老元首多持此物，乃转变为王权之象征了。

〔52〕　此处所据系荷马派颂歌第四篇所说，全诗甚长，计有五百八十行。

〔53〕　凡是使者都拿一根“节”，做个信号，这在希腊称作“刻律刻翁”（kêrykeion），即是从使者（kêryx）这字出来的。赫耳墨斯画像上手里所拿的一根棍子就是这个东西，原来是普通的棍子上缠两条白色的飘带，后来却画成两条蛇相对蟠着，棍子上端长着两个翅膀了。通俗都用拉丁的名称，叫作卡杜刻乌斯（caduceus）。

〔54〕　波塞冬为宙斯之兄，所以对于赫耳墨斯是伯父。

〔55〕　“父亲是谁”多少是意译，原文云是谁的〔种子〕(ektinos)？

〔56〕　宙斯初娶墨提斯（Mêtis），怕她所生的子女会胜过自己，所以把她吞吃了，她的胎儿便孕育于宙斯的头上，后来叫赫淮斯托斯用斧子将脑子劈开，一个全副盔甲的女神便立即跳了出来，这就是雅典那。本篇第一三节即是叙述这事的，其情节颇为离奇，据后人研究，谓其原因盖由于雅典那或是前代女神，非希腊民族所固有，故以特种方式加入

云。

〔57〕 塞墨勒见本篇注〔16〕，卡德摩斯见注〔17〕，当时赫拉去骗塞墨勒，系变作一个老婆子前去的，说她的情人虽然自称是宙斯，究竟是否很有可疑，所以最好是要求他发誓允许，用全副武装到来，以为凭证。宙斯明知若是带了雷电来临，凡人便要烧死，但是他因为立誓在先，不能翻悔，所以中了赫拉的借刀杀人的计了。

〔58〕 “神女”原文作宁斐（nymphê），意云新妇，这里是指山林原野里的低级的女神。但养育狄俄倪索斯的实际乃是他的姨母，后来投海，而来，乃交给一个神女倪萨（Nysa）去养。

〔59〕 宙斯发怒，因为赫淮斯托斯想来帮助他的母亲赫拉，把他扔出天上，落在一个岛里，为此腿也摔坏了，一直没有复原。见《伊利阿斯》卷一。

〔60〕 厄勒提亚（Eilêthyia）为助产的女神，是宙斯与赫拉的一个女儿。后来阿耳忒弥斯亦有这个称号，因为据说勒托先生了她，其次生阿波隆的时候便得到她的帮助。

〔61〕 雅典那生下来的时候，穿着甲胄，带着全副武装，参考注〔56〕。

〔62〕 “青色眼睛”（glankôpis）实际当是青灰色的，有如橄榄那样的颜色。公元二世纪时人泡萨尼阿斯（Pausanias）说，他在雅典曾见到雅典那的雕像，她的眼睛是青色的。因为猫头鹰也叫作格劳克斯（glaux），有人把格劳科庇斯一字或解作发光的眼睛，似乎不很的确。

〔63〕 荷赖（Horai）义云季节，是季节的女神，希腊古时一年共分春夏冬三季，故共计三人，云是宙斯的女儿，

管天门的启闭。

〔64〕　安菲忒律翁（Amphitryôn）本是密刻奈人，因误杀他的丈人，与妻子阿尔克墨涅（Alkmenê）避居忒拜，宙斯爱上了她，乃变为她的丈夫前来聚会，特命这一夜有三倍长，生下一个儿子来即赫剌克勒斯（Heraklês），即下文所谓做了许多工作的大人物，因为他做过十二件有名的工作。参看下节对话并注。希腊神话里这件故事颇有点好笑，所以作者提出来作为调笑的资料，后世戏剧作家往往作为喜剧，如罗马的普劳图斯（Plautus），法国的莫里哀（Moliere），英国的德来登（Dryden），都有喜剧，对于宙斯（罗马称为右庇忒耳 = Jupiter）刻画得很是粗俗。

〔65〕　瑞亚（Rhea）为克洛诺斯之妻，即是宙斯的母亲。这里作者为得说话方便，所以如此的说，但据品达洛斯（Pindaros）的诗里说，克洛诺斯曾爱过菲吕拉（Philyra），生了刻戎（Kheirôn），不过那也是无须深求了。

〔66〕　衫子是指马人涅索斯（Nessos）的血所染的衣服。赫剌克勒斯与他的妻渡过一条河，涅索斯欲夺其妻，为赫剌克勒斯所射死。其箭系用水蛇的毒所浸过，中者必死，涅索斯乃欺骗她，说这染血的衣服有一种法力，能使变心的男子回心转意，叫她收起来以备后日之用。后来赫剌克勒斯果然想要别娶，命取新衣，其妻乃以染血的衣进，衣一着体毒即发作，痛苦万状无可解除，赫剌克勒斯乃命舁至山上，自焚而死。

〔67〕　赫剌克勒斯因发狂杀害了友人，神示罚他为奴一年，乃被卖给吕亚女王俄模法勒（Omphalê），她戏令作女奴模样，说他拿纺竿不合适，用拖鞋打他。

〔68〕 赫剌克勒斯因为赫拉嫉妒的关系，使他发了风狂，以为妻儿是他的敌人，悉加杀害，神示叫他替提任斯的国王服役十二年，做了十二件苦难的工作，与上面所说的风狂是两回事。

〔69〕 派翁（Paiôn）在《伊利阿斯》里是神们的医生，但自荷马以后这名称便属于阿波隆，这里即是说就是阿斯克勒西俄斯的父亲来了，也不能再把他医活了。

〔70〕 达佛涅是因为逃避阿波隆，化为桂树的神女，见注〔27〕。

〔71〕 许阿锳托斯（Hyakinthos）是斯巴达附近阿密克来地方的一个孩子，他的故事如这里所说，死后成为风信子这一种花，便即以他的名字为名，俗称为洋水仙。

〔72〕 西风（Zephyros）常与暴风雨在一起，所以说他极坏，意思是从黑暗中来的风，即是晚风，与东风（Euros）相对，那是说早上的风。

〔73〕 有文字在花瓣上，追悼死者，共有两说。一是说上有 AIAI 字样，即是“唉唉”，二是说上有许阿锳托斯的第一字，希腊字母大写的 Y 字，但是这在花瓣上现今都看不出来，或云有一种鸢尾科的植物，花深紫色，瓣上有纹，或者有点近似。

〔74〕 跛子系指赫淮斯托斯，赫西俄多斯说是赫拉独自所生，荷马派颂歌述赫拉自叙，因为他生而跛脚，乃掷出天下，由海里女神忒提斯救回，一说则是因为帮助赫拉，为宙斯扔下地来，跌在棱木诺斯岛上，以致跛脚云。据荷马在《伊利阿斯》说，他的妻是卡里斯（Kharis），但在《俄底塞亚》里又说是阿佛洛狄忒，盖卡里斯本系优雅的女神（亦译

为嘉惠天女），性质与阿佛洛狄忒相近，或者以致相混，亦未可知。

〔75〕　琵琶原文云喀塔剌（kithara），系竖琴（lyra）之一种，亦是七根弦线，为后代的乐器吉他（guitar）所从出，不过改作六弦罢了。

〔76〕　花冠（stephanos）以各种树叶或花所编成，戴于头上，这里所说是指用桂树叶或风信子花所编，以作纪念的。

〔77〕　赫耳玛佛洛狄托斯见注〔10〕。这是男子而具有女性的美的象征，在古代雕刻上常有他的雕像。

〔78〕　楞木诺斯（Lemnos）是埃该（通译爱琴）海中的一个大岛，据说这是他养伤的地方，岛上多火山，所以说赫淮斯托斯的工场就是在这里，岛上居人多长于铁工。

〔79〕　阿瑞斯见注〔49〕。他是战争之神，希腊人虽是善战，但并不那样崇拜战争，所以在神话上对于阿瑞斯没有多大的敬意。关于他的故事有些都很可笑，如被俄托斯（Otos）兄弟俘获，在铜缸里关闭了十三个月，后来经赫耳墨斯救了出来，又和希腊联军的狄俄墨得斯（Diomedês）交战，被他刺伤，大叫而走。大概他与赫淮斯托斯原来都是外来的神，阿佛洛狄忒也是从东方来的，所以充作调笑的资料，这很是适宜的事。阿瑞斯与阿佛洛狄忒有关系，后为赫淮斯托斯设陷阱捕获，见于《俄底塞亚》卷八中，亦即是下文第二一节所说的事件。

〔80〕　勒托的儿女是阿耳忒弥斯和阿波隆，阿耳忒弥斯与她的兄弟相像，善能射箭，但她本是山林的女神，管狩猎后来兼管牧畜的，所以终日在山野里奔跑。她也管人畜的

繁殖，接生助产也就是她的分内事，传说甚至于说当他的同胞兄弟还是她接生的呢。可是她还是独身的女神，厄洛斯也无可如何她，参看本篇第二三节所说，因为她所管是女人们的事，后人把她和月神相混，而阿波隆也就当作日神，算是光明的代表了。

〔81〕 希腊所谓神示的预言多是隐晦难懂，直率的说便是模棱两可，有意无意的是一种欺骗。顶普通也顶有名的是阿波隆在得尔福所发出的，那里神殿后密室里有神示室，地下有一裂缝，女祭司坐在上面的三脚鼎上，闻着从地下喷出来的气体，就昏醉了说起胡话来，另外一个祭司记录下来，交给问卜的人。当初大家相信真是地下有什么气，把人熏醉了，但是近年发掘遗址，见底下是一间地下室，有人躲在那里答话，所以这欺骗更是确实了。阿波隆预言的不实最明显的例，是吕狄亚王克洛索斯（Kroisos）进攻波斯失败的事。公元前六世纪时，克洛索斯欲攻波斯，使人去求阿波隆的预言，它说："过了哈吕斯河，就有一个帝国要灭亡。"克洛索斯听了大喜，以为要灭亡的当是指的波斯，及至战败国亡，身为俘虏，才知说的乃是自己，还以为预言的确不谬。克洛索斯为了这预言，曾经送给得尔福的庙里许多金银，所以这里说他很是发财，参看第五篇中关于克洛索斯的记事。

〔82〕 达佛涅化为桂树，见注〔27〕又注〔70〕，许阿铿托斯见本篇第一六节。

〔83〕 尼俄柏（Niobê）为坦塔洛斯（Tantalos）的女儿，生有七子七女，自夸胜于勒托，因为她只有两个子女。阿波隆与阿耳忒弥斯听了大为发怒，乃将她的子女悉行射死，尼俄柏因为哀伤化为石人，在吕狄亚山上，每到了夏天

辄要流泪云。

〔84〕　玛耳绪阿斯（Marsyas）乃是羊人（satyros）之一，人身而羊脚，为山野小神。他拾到一管箫，乃是雅典那因为吹起来脸会变样子，觉得不好看，所以把它扔了。他发见箫声很好，便自夸大，要和阿波隆竞赛，他吹箫，阿波隆弹竖琴，谁得胜就可把败的人任意处置。于是叫文艺女神们（Mousai）来做审判员，结果玛耳绪阿斯败了，阿波隆乃将他活剥了皮，流血成河，这就叫作玛耳绪阿斯河。

〔85〕　阿克泰翁（Aktaiôn）系有名的猎人，尝在山野中看见阿耳忒弥斯在洗浴，她就生了气，将他变成一只鹿，于是就被他自己的五十只猎狗所撕碎了。

〔86〕　变天鹅与公牛，都是宙斯的故事，见本篇第六节和注〔25〕。

〔87〕　“你的儿子”即指厄洛斯，见上面人物说明及注〔10〕。

〔88〕　安吉塞斯（Ankhisês）为特洛亚（即是伊利翁，因为先代国王特洛斯，其子则名为伊罗斯）国王普里阿摩斯（Priamos）的从堂兄弟，曾为阿佛洛狄忒所爱，生子埃奈阿斯（Ainaias 后世多从拉丁拼法写作 Aeneas）。荷马诗中曾有说及，但没有说他父子的逃亡，后来传说特洛亚灭亡之后，埃奈阿斯背了老父逃到伊大利，不久安吉塞斯死了，埃奈阿斯建立邦国，即为罗马的始基。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诗人威耳癸利乌斯（Vergilius 通俗译作味吉尔），作有史诗《埃涅伊斯》（Aeneis）十二卷记其始末。

〔89〕　阿多尼斯（Adônis）原系亚西里亚的神，后来传入希腊，传说里说为阿佛洛狄忒所爱，后因打猎为野猪所伤

而死，冥王之后珀耳塞福涅也爱上了他，于是宙斯乃命阿多尼斯一年中在人间及地下各住六个月。他本是万物生长之神，其一年分住地面上下的传说，正与珀耳塞福涅的故事相一致。

〔90〕　原本作“那么你的烦恼也多少可以解除了”，今从校改本译出。

〔91〕　“神食”原本云安布洛西亚（ambrosia），本意云不死的，即是指神们所进的食物，这里或可以译作“无上妙香”。

〔92〕　克吕墨涅（Klymenê）是上古弥倪埃人的祖先弥倪阿斯（Minyas）的女儿，为赫利俄斯所爱，生了法厄同（Phaethôn），便是后来替他父亲驾了太阳车出去失事的人。塞勒涅的恋爱见本篇第一九节。

〔93〕　瑞亚本是希腊神话中老辈提坦之一人，为宙斯等众神的母亲，是一个庄严的老母，其故事也除了与诸儿女共同反对克洛诺斯以外，没有什么了。但是后来因为外来宗教进入了希腊，又把她拉了出来，而这种东方的宗教又多是极其离奇怪诞的，所以瑞亚的崇拜和传说便很有点妖气了。这些宗教大抵起源于小亚细亚，如阿多尼斯即是其一，而这与瑞亚相关的阿提斯（Attis）也是一种，瑞亚便以众神的母亲的资格顶替了库柏勒（Kybele），重新出现了。库柏勒乃是代表大地的所谓“大母”，是一切生命特别是农业生产之所从出，她所爱的人则是代表具有生灭的运命之生物，此种信仰很是普通，不过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属于东方的其情绪不免更是剧烈一点罢了。

〔94〕　佛律癸亚的小伙子即指阿提斯，为库柏勒所爱，

后欲重婚，她因妒生恨，使发狂易，与其岳父互相杀伤而死。宙斯为了要慰安她，乃使阿提斯死尸不化，小指能动，头发亦仍然生长云。

〔95〕　科律班忒斯（kopybantes）为随侍库柏勒的祭司，义云旋舞的人们，因为阿提斯是由于去势而死的，所以他们也都是净身，举行仪式时有如风狂，敲着各种响器，在山林间呼号奔走，情形与狄俄倪索斯的狂女相似。

〔96〕　见《俄底塞亚》卷八。又第七篇里“公鸡”所讲阿勒克特律翁的故事中，也说赫利俄斯看见了秘密，告诉赫淮斯托斯的事。

〔97〕　赫拉这里所说的人即指狄俄倪索斯，他因为是酒神，所以宗教仪式率如沉醉风狂，大叫狂奔，如文中所述的那样。

〔98〕　狄俄倪索斯及其徒众多手持一杖，原文名为堤耳索斯（thyrsos），是一长竿，上缠长春藤，顶上装着一个松塔，盖他本是生殖之神，故以此为男性生支的象征。

〔99〕　神灵附体希腊原语曰入神（entheas），今欧语有宗教的热狂（enthusiasm）一语，即是从此字出来。

〔100〕　教仪（teletê）为宗教的仪式，此即是狄俄倪索斯教派的崇拜，如上文所说。

〔101〕　这里所举的两个反对的国王，一个特刺刻的利枯耳戈斯（Likourgos），一个阿耳戈斯的彭透斯（Pentheus）。后者被他自己的母亲看作一个小鹿，同许多女人一起把他撕碎了，前者虽然众说不一，有的说被宙斯将眼睛弄瞎了，有的说是风狂把自己的腿砍掉，认为是蒲桃树，但是据隆戈斯（Longos）的小说里说，在勒斯珀岛上狄俄倪索斯庙的壁画，

上面画着利枯耳戈斯被捆缚着和彭透斯被撕碎的图像，泡萨尼阿斯也说在雅典有这样的壁画。

〔102〕 伊卡里俄斯（Ikarios）是阿提刻人，与狄俄倪索斯很友善，第一个从他得了蒲桃酒，给乡下人去喝，可是不曾对水，他们喝得大醉，疑心酒中有毒，便把伊卡里俄斯打死了。希腊古代人的酒量似乎很差，他们喝蒲桃酒，总还掺水，有一种专门和酒的大杯，大概用一分水一分酒对和了喝，这或者是本文里所说的依照定规吧。

〔103〕 塞墨勒即是狄俄倪索斯的母亲，见注〔57〕。

〔104〕 见上文注〔56〕，又本篇第一三节。希腊神话中只有两个独身女神，即是雅典那与阿耳忒弥斯，这里特想象的加以游戏的说话。

〔105〕 戈耳工（Gorgôn）乃是一个女身的怪物，脸甚可怕，看见的人立即化为石头，珀耳修斯（Perseus）得神们的帮助，才能把她杀了，雅典那乃将她的头装在胸甲前面。古代石刻戈耳工的脸，原是美丽的女人，严冷而悲哀，只是头发全是群蛇纠结而已，后来乃说得更是丑恶，瞪目塌鼻，张口吐舌，犬牙甚长，仿佛是一种怪兽的形式了。

〔106〕 文艺女神原文云缪赛（Mousai），共有九人，分司文学艺术，据赫西俄多斯说，乃是宙斯的女儿，但在神话里没有多少故事，这里说她们都是独身，可是有些英雄如瑞索斯（Rhêsos）和俄耳甫斯（Orpheus），据说都是文艺女神的儿子。

〔107〕 阿耳忒弥斯的兄弟即是阿波隆，他的恋爱故事，参看上文注〔27〕，本篇第一六节。

〔108〕 提坦们（Titanes）是先辈诸神及其子女的通

称，宙斯的父亲克洛诺斯共有同胞十二人，男女各六，其一为许珀里翁（Hypeiôn），系赫利俄斯之父，所以这里如此称呼，若依世间行辈计算，则赫利俄斯乃是宙斯的叔伯兄弟。

〔109〕　克吕墨涅是赫利俄斯之妻，见第二〇节注〔92〕。

〔110〕　赫利俄斯的儿子法厄同（Paiethôn）替他父亲驾着太阳车出去，出了轨道，酿成大祸，宙斯乃用霹雳打他击落，如本文所说。法厄同坠落于厄里达诺斯（Eridanos）河畔，其姊妹为之埋葬，以哀悼过甚，化为白杨，树汁溢出如人流泪，日久硬化即为琥珀。赫利俄斯在神话有子女三人，名字可考，一即法厄同，一为莱厄忒斯（Laietês），为“金羊毛”所在地的科耳喀斯国王，一为喀耳刻（Kirkê），为有法术的一个神女，能使人化为猪羊，独居海岛上，俄底修斯过此岛，被留住经年，见《俄底塞亚》中。化白杨的姊妹名字无可考。

〔111〕　卡斯托尔（Kastor）与波吕丢刻斯（Polydeukês）为勒达（见注〔15〕）所生的孪生的儿子，宙斯因为化作天鹅去接近她，所以她所生的是两个蛋，一个蛋里出来两个男儿，即是卡斯托尔兄弟，又一个里出来两个女儿，即是海伦（Helenê）和克吕泰涅斯特拉（Klytainestra）。因为海伦是宙斯所生的，所以后来复归天上，别一个乃是凡胎，终于死亡了，卡斯托尔兄弟也应这样，卡斯托尔也就战死了，但是波吕丢刻斯不愿独得长生，宙斯遂令他们两人轮流分享，一说隔日共在天上或地下，那就不至相见无期了。世人称他们为“宙斯的孩子们”（Dioskouroi），比海伦姊妹的命运要好得多了。

〔112〕　柏布律刻斯（Bebrykes）在小亚细亚，其国王阿密科斯（Amykos）善于拳击，有生客入境，辄强迫与斗，便即击杀，及遇波吕丢刻斯，乃反为所杀了。

〔113〕　伊阿宋（Iasôn）是提萨利亚的英雄，曾远征至黑海的东边科耳喀斯地方，取回金羊毛，许多勇士均与他同行。

〔114〕　蛋壳即指他们从天鹅蛋中生出的故事，星系指星辰，因为后来传说，他们化为天上星座，即十二宫中的“双子”（Gemini）是也。

〔115〕　阿斯克勒西俄斯见第一五节人物说明。

〔116〕　阿耳忒弥斯见第一八节末段。希腊有助产女神名为厄勒堤亚（Eileithyia），赫西俄多斯云是宙斯与赫拉的女儿，但后世亦以此叫阿耳忒弥斯。

〔117〕　希腊古代航海者相信“宙斯的孩子们”往来海上，救助遇难的人，每当暴风雨时见樯头有电光，即是神灯，有两个则吉，如只有一个乃是海伦，则为凶兆云。

〔118〕　帕里斯是特洛亚王伊罗斯的曾孙，伽倪墨得斯乃是伊罗斯的兄弟，所以说是本家，其实已是差了两辈了。

〔119〕　摩摩斯（Mômos）据赫西俄多斯说，乃是夜（Nyx）的儿子，在后来神话上成为批评诮让之神，对于诸神所作为多所吹求，尝批评波塞冬造牛，谓不把眼睛放在角上，俾能看见所触的东西，系属错误，《伊索寓言》一二四节则谓造牛者系是宙斯。

〔120〕　宙斯说雅典那害羞，乃是作者涉笔成趣的地方，若论雅典那的性格似不如此，参看本篇第二三节中所说。

〔121〕　所说系指俄伊诺涅（Oinonê），是伊得山的一个神女，乃河神的女儿，并不真是乡下人，当初帕里斯在山上牧牛的时候，很是要好，后来因为海伦的缘故，乃见遗弃。末了帕里斯因为中了菲罗克忒忒斯（Philoktetês）的毒箭，唯俄伊诺涅乃能医治，再去求她，被她拒绝了，帕里斯死去，她亦懊悔而自杀。

〔122〕　安吉塞斯系特洛亚王家的一人，系伊罗斯的孙子，是帕里斯的叔父辈，为阿佛洛狄忒所爱，见上文注〔88〕。

〔123〕　此处述宙斯化为鹰，抓去伽倪墨得斯的情形，参看本篇第一〇节。

〔124〕　阿耳戈斯为看管伊俄的牧人，身上遍是眼睛，参看第七节里所说。

〔125〕　阿佛洛狄忒本是外国的女神，后来流入希腊，神话上把她作为宙斯的一个女儿，说是狄俄涅（Dionê），其实这名字意云女神，所以实在是靠不住的。上世因为她的名字上半与希腊语“泡沫”（aphros）相像，所以就望文生义的造出一段故事来，说当初克洛诺斯将父亲乌剌诺斯（意即是天）阉割了之后，男根落在海水里发生泡沫，聚集成形，这就是阿佛洛狄忒。这所说虽然可笑，其实却是很古的，因为赫西俄多斯的史诗便是这么说了。

〔126〕　这里“白臂膊”及“牛眼睛”等，原本都是荷马诗中赞美赫拉的词句，很是素朴的，但是别本作为赫拉的说话，却是不很妥适了。今据校订者改为阿佛洛狄忒所说，而且说明语含讥刺，因为赫拉前回讽刺她访问安吉塞斯的事，所以这里予以还报，也是很合情理的。而且在脱去盔和

带子以后，赫拉才说“我们脱衣服吧”，与这里说来第一个脱衣服也相矛盾，所以这改动在文章上也是必要的。

〔127〕 “青灰色的眼睛”（glaukôpis），这是形容雅典那的一句普通话，当初大概是一种称赞的意思，但是时代改变，人民的感觉有些不同了。在作者的时代似乎这种阿列夫颜色的眼睛不大吃香了，所以这里如此的说。本篇第一三节赫淮斯托斯初次看见雅典那的时候，说到她的青眼睛，又在《妓女对话》第二节中，亦有类似的表示轻蔑的句子。

〔128〕 这里所说即是分别指赫拉，雅典那和阿佛洛狄忒三个人的，虽然没有提明。

〔129〕 海伦（从旧译，因为她本名 Helenê，直译应作赫勒涅，今用旧译似稍简洁），系勒达所生的女儿，见注〔15〕。她是凡人中最美的女人，因了她引起了有名的特洛亚之战，经历了十年，一说是二十年之久，但是因为是宙斯的女儿的关系，死后仍旧同她的丈夫墨涅拉俄斯在乐土里安住，后人对于她也没有什么非难，只有如作者那样的人，因为写讽刺的文章，例如《真实的故事》里，有时笔锋所及，偶尔要提及罢了。

〔130〕 忒修斯（Theseus）是雅典的英雄，与斯巴达方面的赫剌克勒斯正是对比，他少时曾经想娶宙斯的女儿为妻，曾经抢去海伦，后来由她的弟兄们夺回。据说这是她很小的时候的事情，但她的弟兄已能打仗了，这是神话里的矛盾，不好去用常情穿凿它的。及至她到了盛年，阿开亚即是希腊各地的英雄们都来求婚，无法解决，经俄底修斯提议，当由海伦来决定，大家不得有异言，并约定以后万一因此发生事端，求婚的人须一致帮助，这样便规定了希腊联军征特

洛亚的基础了。但是这里边没有忒修斯，大约那时他也已断念了没有参加吧。

〔131〕　爱慕（Himeros）与恋爱（Eros）均是抽象名词的人格化，后文的爱欲（Pothos）也是如此，其中唯“恋爱”即厄洛斯，算是阿佛洛狄忒的儿子，有些故事，其余的便只是一个名词罢了。

〔132〕　优雅女神们（Kharites）共有三个人，她们的名字是喜悦、丰富和美妙，是代表人生的乐趣与幸福的，大概古时便代行阿佛洛狄忒的职务，后来她进来了，她们退居于副手的地位了。本篇第一七节里说赫淮斯托斯有两个妻子，阿佛洛狄忒之外还有一个卡里斯（Kharis），这就是优雅女神的单数。可以知道这两人是二而一的了。

〔133〕　喜娘原文云宁法戈戈斯（Nymphagôgos），意云带新娘来的人，即希腊婚仪中的一种职务，把新娘从女家引来，帮助成婚的人，大约对于这种人与媒人相同，该有一种报酬的。

〔134〕　别本这里帕里斯所说的话分作两起，便是帕里斯说，“那么照这个条件我给你这苹果”，后面是阿佛洛狄忒说，“那我就照这个条件接受它吧”。他把接受这动词从第二位的命令法改变为第一位的直说，虽然改得很巧妙，但是并没有改得更有意义，所以这里并没有采用。

第二篇　海神对话

《海神对话》（Enalion Dialogoi）共凡十五章，据说这在这些对话中是最愉快的一组。其理由是在海神里没有什么大人物，其中最大的便是波塞冬，虽然他是宙斯的兄长，但是分得的领土乃是茫漠无边的海洋，他的神话故事没有宙斯那么多，尤其是关于恋爱的冒险上面。他与他的妻子安菲特里忒（Amphitritê）似乎也还相处得颇好，他的那些儿子们也都不成材，有些给英雄们收拾掉了，如“圆目巨人”便是其一，在他身边的只是一个特里同（Tritôn），但他乃是一个人鱼，著者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讽刺，这固然使他有本领没处使，但是因此却也使他写得更其和缓些，也就觉得平易可亲，说是愉快也无所不可吧。看他所用的材料多取自史诗，那两篇荷马的大作，还有荷马派的颂歌，以及忒俄克里托斯（Theokritos）和摩斯科斯（Moskhos）等人的牧歌，——牧歌这字乃是“小品诗”（eidyllion）的意译，原意只是一种小诗，写田园农牧风景的，后来有人加上一个形容词云“饲牛人的”（boukolikon），因为是写乡村小景的，所以内容总是和平，而且有时带点滑稽色彩。有些情景，或者画家拿来作为图画，在著者当时看见得当不少，这些也或者取作对话的资料，因此使得它更有画趣了。上场的脚色既然多是小人

物，不过是些小神或是神女，他无从发挥那讽刺的力量，这虽然似乎埋没了他唯一的长技，但因此也发见了他另一方面的本领，即是在对话里也有那牧歌一样的空气了。

一　多里斯与伽拉忒亚

上场人物

多里斯（Doris）　大洋之神俄刻阿诺斯（Okeanos）的女儿，海神（但是地中海之神）涅柔斯（Nêreus）的妻子，生有五十个女儿，称为海的神女（Nêreides 原意为涅柔斯的女儿们），其中一个也叫多里斯。在著者的对话里，说到多里斯，都是指那海的神女。

伽拉忒亚（Galateia）　也是五十个神女之一，字义是乳白。她在希腊神话里只有爱恋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Polyphemos）一事，见于纪元前三世纪时忒俄克里托斯（Theokritos）所作牧歌第十一中，即是此篇所本，至于还有对于牧羊人阿吉斯（Akis）的恋爱，因为她并不理睬那巨人，他就怀恨拿了一块岩石将阿吉斯砸死了，此乃是后来罗马诗人俄微狄乌斯（Oridius）所说，当是后起的传说了。

多里斯　伽拉忒亚，人家说你有一个漂亮的情人，就是那西刻利亚的那牧人，发疯似的爱着你。

伽拉忒亚　多里斯，别挖苦人了。他是波塞冬的一个儿子，[1]无论他是怎么模样。

多里斯　这算是什么呢？即使他是宙斯自己的儿子，长

得那么的野而且多毛，顶难看的是那只独眼，你以为他的出身会对于他的容貌有什么帮助么？

伽拉忒亚　他的那副野相与多毛，如你所说的，这并不丑陋，却是男子的气概。他的眼睛也长的很好，在前额正中，不比两只眼睛会看见得差些。

多里斯　伽拉忒亚，看你那样的称赞他，那么这像是你爱着那波吕斐摩斯，而不是他爱着你了。

伽拉忒亚　我并没有爱他，但是你们对他的毁谤太是不行了。我想你们这是因为妒忌，那时他在牧羊，在望台上看见我们在埃特涅山麓的海岸上玩耍，那里是有一长条沙滩在山脚与海之间。他对你们一眼都没有看，就只当我是我们中间的最美的人，将他的眼睛全都对我一个人。这事很使得你们生气，因为这说明了我是比你们更美，是最值得被爱的，却把你们都不放在眼里。

多里斯　你以为人家会妒忌你么，假如有一个眼力不大好的牧人以你为美貌的人？且他会赏识你的什么，除了颜色白的这一点？[2]我想这也是因为他习惯于干酪与牛奶，因此以为凡与这同样的就都是美的了。你假如在这以外想要知道你自己的容貌的真相，可以到岩石上在水面平静的时候，俯身下去一看好了，就会看见你自己除了白的皮肤以外更没有什么了。没有人会称赞这个的，若不是有点红色放在里面的话。

伽拉忒亚　我就算是全白，总也有了一个情人，即使像他这样子的。但是你们却没有一个牧羊人，或是水手与船夫，来追求你们。在此以外，波吕斐摩斯倒是一个音乐家呢。

多里斯　伽拉忒亚，你不提这个倒也罢了。那一天，他来给你唱情歌的时候，我们听到他的唱了。亲爱的阿佛洛狄忒呵！大家几乎把它当作驴子叫了。那个竖琴本身，这又是什么东西呀？是一个没有肉的鹿的头骨，把两只角作为琴的臂膊，上边架上了一个轭，装上弦线，也没有把这绕在柱上，所以他所奏的既不谐调也不合律，他只顾一面大嚷，他的琴一面是别个调子。我们听了这样一种情歌，便都忍不住笑了起来了。就是厄科，[3]那个平时最多话的，也不愿回答他的嚷叫，她怕被人听见学那样粗而可笑的歌声，觉得害羞呢。他那时还在两腕里抱着一个小狗熊崽子当作玩物，同他一样的毛烘烘的。伽拉忒亚，这样的一个情人，有谁不羡慕你呢？

伽拉忒亚　那么你，多里斯，且来把你自己的给我们看吧。那一定是比他要更漂亮，也更会唱歌，弹琴也更要好的吧。

多里斯　但是我并没有爱人，也并不夸说自己是个可爱的人。至于像你的圆目巨人[4]的汉子，臊臭得同公山羊一样，据说是吃生肉的，把过访的客人当作饭吃的，——你还是留着给你自己，而且你还回答他的爱情吧。

二　圆目巨人与波塞冬

上场人物

圆目巨人　即是波吕斐摩斯，见上节及注。圆目巨人被俄底修斯弄瞎眼睛的事，见于《俄底塞亚》卷一，后来欧里庇得斯又取其事作为《圆目巨人》，为古希腊仅存在的一篇“羊人剧”（Satyros），梗概大旨相同，唯因为这是喜剧的一类，所以多有诙谐的地方，末尾也只是俄底修斯得胜后逃走，没有投岩石毁船的事。

波塞冬　海神的首领，见上文说明。

圆目巨人　父亲，你看那个该死的异邦人怎样的待我，他把我灌醉了，趁我睡着的时候，将我弄瞎了！

波塞冬　波吕斐摩斯，什么人胆敢这样的做呢？

圆目巨人　他当初自己说是名叫“无人”，[5]但他在逃出了射程之外的时候，说他的名字是俄底修斯。

波塞冬　我知道你说的那人，那个伊塔卡岛的人，他是从伊利翁航海回去。但是他是怎么样能够做得出这事的呢，因为他不是有什么勇气的？[6]

圆目巨人　那时我从牧场回来，在我的洞穴里抓到了他们一班人，显然是在要看相我的那羊群。因为在我将门口堵

上，——我有大岩石在那里，——并且用我从山上带来的一株树点起火来的时候，我看见了他们，显然他们想要隐藏。我抓住了几个人，把他们吃了，这也是很当然的，因为他们是盗贼嘛。随后那个十足流氓，他的名字是“无人”或是俄底修斯的，给我一种酒喝，是他下了药的，很是香甜好吃，却是十分阴险，给我许多苦恼。我一喝了下去，就觉得一切都在回转，连那洞穴也都翻转过来了，随后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终于落入沉睡了。他把一根木材削尖了，在火里烧热了，趁我睡着弄瞎了我的眼睛，这就因了他的缘故，波塞冬，我就成了一个你的瞎的〔儿子〕了。

波塞冬　我的儿子，你睡的多么熟，在他弄瞎你的时候，你不会跳起来么！但是俄底修斯怎么逃走的呢？因为想来他是没法子移动那门口的岩石的。

圆目巨人　那是我拿开的。我想这样更容易抓住他，在他出去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门口，伸开两手去摸，只放那羊群去到牧场，我告诉那〔领队的〕公山羊它所应该给我做的事情。

波塞冬　这我明白。他们是在那羊群底下溜了出去了。但是你应当叫那圆目巨人们来，捉住他们的呀。

圆目巨人　父亲，我是叫了，他们也来了。但是他们问是谁干的这事，我答说是“无人”，他们以为我是发了疯，所以走回去了。该死的他就是这样的用他的名字给我当上的。但是顶使得我气恼的，乃是他拿了我的不幸来骂我，说就是你父亲波塞冬自己也不能把你医好了！

波塞冬　儿子，放心吧。我要惩罚他，因为虽然我不能医好你眼睛的残废，但是我有权管海员们的运命。他现在还

在海上呢。

三　波塞冬与阿尔斐俄斯

上场人物

波塞冬　见前。

阿尔斐俄斯（Alpheios）　河水之神，此河起源于阿耳卡狄亚（Arkadia），流入伊俄尼亚海，传说河神爱上神女阿瑞图萨（Arethousa），追踪至西刻利亚，阿耳忒弥斯将她变成一个水泉，以阿瑞图萨为名。阿尔斐俄斯却仍坚持，流入海中不与海水相混，至西刻利亚与泉水合而为一，古来传说如人将一物投入河中，以后当于泉水中浮出云。

波塞冬　阿尔斐俄斯，这是怎么的？你流入海中去，只是你一个人不和那盐水相混，像是一切的河水那样！你不是流散了，暂时休息你自己，却是保守着纯粹流过海里，仍使得你的河流还是甜水。你直往深处钻，像是一个鸥鸟或是鹭鸶，却直往前走也不知往哪里去，保持着原来的清纯。似乎你在什么地方还要冒出来，显示你一下似的。

阿尔斐俄斯　波塞冬，这是一桩恋爱的事情，所以请你不要多问吧。你自己也屡次有过恋爱的经验的。

波塞冬　阿尔斐俄斯，你所爱的是一个女人，还是神女，[7]或者是一个海的神女呢？

阿尔斐俄斯　不，波塞冬，这乃是一个水泉。[8]

波塞冬　但是她的泉流是在地上的什么地方呢？

阿尔斐俄斯　她是在岛上，在西刻利亚地方。他们叫她做阿瑞图萨。

波塞冬　阿尔斐俄斯，我知道那个阿瑞图萨，长得不难看。她是透明的，冒出清澈的水来，她的水映得那些小石子都发着光，仿佛是银的一样。

阿尔斐俄斯　波塞冬，你的确知道我那水泉。我现在就是往她那里去。

波塞冬　那么去吧，愿你在恋爱上成功吧！但是你告诉我，你是在哪里看见阿瑞图萨的呢，因为你是在阿耳卡狄亚，而她乃是在绪剌枯赛？

阿尔斐俄斯　波塞冬，我正在忙着，你却拿了无聊的问话来留住我。

波塞冬　你说得对。你去上你的情人那里去吧，并且从海里出来，和你的水泉混合了，并作一股的水吧。

四　墨涅拉俄斯与普洛透斯

上场人物

墨涅拉俄斯（Menelaos）　斯巴达的国王，海伦（Helenê）的丈夫，因海伦为特洛亚的王子帕里斯所诱逃，率师往征，经历二十年乃始得胜回来。在回去的途中，墨涅拉俄斯找普洛透斯，好容易才抓住了，问他将来的事情。

普洛透斯（Prôteus）　海神从属之一，或云亦是波塞冬的儿子，世俗称之曰海上老人，善能预言，在岛上为海神看守怪兽，即是海豹群。墨涅拉俄斯因为归途多遇困难，想问他这是什么缘因，遂去找他，但他善能变形，因为海是瞬息万变的，故海里的神道也有这种特性。普洛透斯虽被抓住了，却变为狮虎树木以至水火，但墨涅拉俄斯始终没有放他，末了复现本形，告诉他归途多难的原因，他们乃回到埃及，对诸神设祭，始得回返本国。

墨涅拉俄斯　普洛透斯，我相信你可以变成水，因为你也是属于海的，你变一棵树也可以说得过去，便是即使变狮子，也未始不在可信之列。但是你是住在海里的，却能够变作火，这个我真觉得奇怪，有点不能相信了。

普洛透斯　墨涅拉俄斯，你别奇怪了，因为这是真的。

墨涅拉俄斯　我亲自看见过。但是我想告诉你实在的话，这恐怕是玩的一个把戏，你瞒过了观众的眼睛，没有变成这些东西。

普洛透斯　那时你那么清楚的看见的，怎么能有什么欺骗呢？你看着我变的时候，不是张开了你的眼睛看的么？假如你不相信，以为这都是假的，是眼睛的什么幻觉，那么我可以变成火，我的好先生，你就用手来摸摸看。那时你便会知道，我还是单是看去像火，还是更能够烧灼的。

墨涅拉俄斯　普洛透斯，那试验可是有点不大妥当了。

普洛透斯　墨涅拉俄斯，我想你未曾看见过八脚鱼[9]吧，或者不知道那种鱼遇着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情形？

墨涅拉俄斯　我曾经看见过八脚鱼，但是它遇着什么事情，还得从你请教。

普洛透斯　它走近一块岩石，便伸长臂膊，用吸盘紧紧抱住，把自己变得同它一样，改变颜色学那岩石，这样子来躲过渔夫的注意，它不特别显著特出，看去与石头相似。

墨涅拉俄斯　他们是这样说，可是你所做的，普洛透斯，却更是奇怪。

普洛透斯　墨涅拉俄斯，假如你连自己的眼睛都不相信，那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你信服的了。

墨涅拉俄斯　我是看见的，可是这事情真是太怪异了，一个人是火又是水。

五　波塞冬与海豚们

上场人物

波塞冬　见前。

海豚们（delphines）　古时名江豚，乃哺乳类鲸目的一种动物，这里所举是多数，虽然后边说话的也只是海豚之一，但名字也仍用复数，今亦不加改正。

波塞冬　海豚们，你们做的很好，永久是那么对人和善。从前你们曾经在伊诺[10]的儿子同他的母亲从斯刻戎的峭壁落到海里的时候，找到了他，带到伊斯特摩斯去。现在又是你们的一个，把这密堤木那的弹竖琴的人[11]救了下来，和他的衣服和琴一切，驮了游泳到泰那戎地方，不让那些水手恶意的谋害了他。

海豚们　波塞冬，这你不必觉得奇怪，我们是那么的对人亲善，因为在变成鱼以前，我们也曾经是人嘛。[12]

波塞冬　这里我要批评狄俄倪索斯的不对了，他在海战打胜你们之后把你们改变了模样，其实他就应该只是使得你们降伏，像他对于另外的人所做的就好了。[13]——但是，海豚，关于那阿里翁的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

海豚们　据我所想，那珀里安德洛斯很喜欢他，屡次找

他去演艺，可是他已经从那霸王得了许多钱，想要回到密堤木那去，夸耀一下自己的财富了。所以他就趁了一只船回去，可是那水手却都是坏人，在他给他们看见了他带着许多金银的时候，水手们就计画到了埃该海的中间要谋害他。但是，因为我一路在船旁游泳，所以我听见一切，——他对他们说，“既然是你们已经决心，那么让我穿上我的衣服，给我自己唱一首挽歌，随后自己投到海里去吧。”水手们答应了，他就穿上衣服，唱了一首很好的歌，跳下海去，预备死了完事。但是我抓了他起来，放在我的背上，一直同他游泳到了泰那戎地方。

波塞冬　你爱好音乐，很值得称赞。你也为了你所听的歌给了他很大的酬劳了。

六　波塞冬与海中神女们

上场人物

波塞冬　见前。

安菲特里忒（Amphitritê）　波塞冬的妻子，题目中不另列，因为她大抵也只算作一个海中神女，她的世系也不详。

海中神女（Nêreides）　原来是说涅柔斯的女儿们，共总有五十人，后来也就笼统的说海里的低级女神罢了。

波塞冬　这个海峡，就是那女孩子掉下的地方，用她的名字叫做赫勒[14]海吧。还有那死体，你们海上神女们拿到特洛亚人的地方去，好叫那里的人给埋葬了。

安菲特里忒　波塞冬，别这样做吧，还是让她埋在用她的名字的海里吧。我真觉得可怜呢，她被她的后母这样的欺侮。

波塞冬　安菲特里忒，这是不合规矩[15]的，并且这也不好，让她在这里躺在沙底下，但是如我所说的，她是应当埋葬在特洛亚的地方或是刻耳洛涅索斯[16]去。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小的慰安，便是不久伊诺也要碰见同一的命运，她将被阿塔玛斯[17]所追赶，怀着她的儿子，从喀泰戎的顶上跳下海去，那里有一带山脊直到海边。可是我们却必须救她，[18]为的博狄俄倪索斯的喜欢，因为伊诺乃是他的保母而且是乳母嘛。

安菲特里忒　我们不该救这样的一个坏女人呀！

波塞冬　但是，安菲特里忒，我们也不应该去得罪狄俄倪索斯呀。

安菲特里忒　可是这是怎么的，她会得从公山羊上掉了下来，而她的哥哥佛里克索斯却是平安的骑了下去？

波塞冬　这是很当然的，他是一个小伙子，能够经得起奔跑，而她却是没有一点经验，跨上了这奇怪的坐骑，看着下边张着大口的深空，有点骇慌了，而且同时又受了热，因为飞走的速度而昏眩了，以致把以前攀着的羊角也放松了，所以便跌落在海里。

安菲特里忒　那么在她落下去的时候，为什么她的母亲涅斐勒[19]不来帮她一下呢？

波塞冬　可不是么，但是运命的力量实在要比涅斐勒大得多了。

七　帕诺珀与伽勒涅

上场人物

帕诺珀（Panopê）　海上神女也即是涅柔斯的五十个女儿之一，见于赫西俄多斯的史诗《诸神世系》中，字义曰全见，只是说海面的广阔，这里盖取她见闻辽远的意思吧。

伽勒涅（Galênê）　字义曰海晏，亦是五十个女儿之一，见于赫西俄多斯史诗。

帕诺珀　伽勒涅，你看见昨天厄里斯[20]所做的事么，在忒萨利亚的宴会上，因为她没有被请去与宴？

伽勒涅　不，我没有同你们一起赴宴，帕诺珀，因为波塞冬叫我看守着，使得海水暂时平静。但是那没有出席的厄里斯怎么做呢？

帕诺珀　忒提斯问了珀琉斯已经走出，到他们的新房里去，由波塞冬和安菲特里忒护送着。这时厄里斯走了进来不曾给大家所看见，这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有些人在喝酒，或是击节欢赏阿波隆的弹琴，或是专心在听文艺女神们的歌唱。她丢下一个极其美丽的苹果在宴会中间，伽勒涅，这而

且是纯金的，上面写着道："美人得此"。这苹果滚过去，好像是有目的似的，到了那个地方，正是赫拉，阿佛洛狄忒和雅典那斜倚[21]在那里。赫耳墨斯那时拾了起来，念那写着的文句，但是我们海上神女都不吭声。有她们那些人在场，我们还干什么呢？她们各人都起来要求，说这苹果应该是她的，假如不是宙斯把她们分开，这件事情怕要弄到打起来哩。但是他说，"关于这事我自己不来裁判，"——虽然她们一定叫他做——"你们还是到伊得山去找普里阿摩斯的儿子[22]去吧。他能审定关于美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美的赏鉴者，他的裁判是不会得错的。"

伽勒涅　帕诺珀，那女神们怎么办呢？

帕诺珀　我想，她们今天到伊得山去吧，不久我们就可以得到谁是得胜的消息了。

伽勒涅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若是阿佛洛狄忒参加竞赛，只有她可以得胜，假如那审判员不是眼瞎的话。

八　特里同与波塞冬

上场人物

特里同（Tritôn）　波塞冬的儿子，普通画作一个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所谓人鱼的样子，又或作鱼身而有两只马的前蹄。他手持海螺，吹起来能使海波平静下去。

波塞冬　见前。

特里同　波塞冬，那里有一个女孩子，每天到勒耳那[23]去取水，真是一个美丽的东西。我不曾看见过更美的孩子了。

波塞冬　特里同，这是自由人，你所说的，还是使女呢？

特里同　不，她乃是那个埃及人[24]的一个女儿。她是五十个女儿之一，名字叫阿密摩涅。我曾问过她的名字和她的出身。达那俄斯严格的教养他的女儿，教她们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差去汲水，训练她们不怕吃苦。

波塞冬　她从阿耳戈斯到勒耳那这条长路，独自走来么？

特里同　她独自走来，阿耳戈斯是有名缺水的地方，如你所知道，所以她需要老自这样的取水。

波塞冬　特里同，我听了你所说关于那女孩子的话，真是很激动了。让我们去找她吧。

特里同　让我们去吧。这正是她去取水的时候了。她现在应该是在去勒耳那的半路里了吧。

波塞冬　那么驾起我的车子来吧，但是这太费工夫，要驾那些马匹，准备好车辆，你还不如去给我找一个快的海豚吧。骑上了它，我还可以更快的前去。

特里同　你看吧，这是你所有的顶快的海豚了。

波塞冬　很好。我们走吧，特里同，你可以在旁边游泳着。——现在我们已是在勒耳那了，我在这里什么地方埋伏着，你出去侦察，随时你如看见她到来，——

特里同　她走近来了。

波塞冬　特里同，她是美丽、盛年的闺女。我们得把她带走。

阿密摩涅　汉子，你带我到哪里去？你是一个拐子手，我知道你是我叔父埃及普托斯派你来的。我要叫我的父亲了。

波塞冬　阿密摩涅，别则声，这乃是波塞冬。

阿密摩涅　你说什么波塞冬？汉子，为什么强迫我？又为什么拉我到海里去呢？阿呀，我如果下去，就要溺死了。

波塞冬　不要担心，你不会受到什么害的。我将给你一个水泉，叫作你的名字，只用我这三尖叉在海岸近处的岩石一击。你将要幸福的度日，只有你一个人不同你的姊妹们一样，在死后要取水。[25]

九　伊里斯与波塞冬

上场人物

伊里斯（Iris）　原意是虹，这里却是女神，是神们的使者，一般赫耳墨斯是专办宙斯的差使，而伊里斯则是给赫拉传达命令者。但是这里却是例外，而且承办的事是替勒托来找做产的地方，这正是赫拉所顶犯忌的，因为不让天上地下有地方给勒托生育儿女，是赫拉的意思。伊里斯又是西风

仄费洛斯（Zephyros）的妻子，不过这或是气象上的关系，因为刮西风便天晴，有虹出现的缘故吧，与她做使者是无关的。

波塞冬　见前。

伊里斯　波塞冬，那个漂流着的岛，从西刻利亚破下来的，现在还在水面底下游泳，那个岛宙斯叫你使它停住了，显露了出来，并且弄得很稳固的，出现在埃该海的中央，因为他要用这个岛呢。

波塞冬　伊里斯，这照样办好就是了。但是在它既然显现，不再是游行之后，他有什么用处呢？

伊里斯　这是给勒托在那里生产呢？她已经在开始阵痛了。

波塞冬　这是怎么的？在天上没有地方足够她生产么？即使不然，不是整个地上都可以接受她的儿女么？

伊里斯　不，波塞冬。赫拉曾经立过一个严重的誓，叫大地不给勒托生产的地方。这个岛因为看不见，所以并不包含在誓言之内。

波塞冬　我懂得了。——岛，你停住吧。从海底下起来，不要再在下面漂流了。但是稳定的停留着，而且接受，岛里边最幸福的你，我兄弟的两个儿女，在诸神中是顶美丽的。——还有你们特里同们，去让勒托渡到这上边来吧，并且使得一切都很平静。至于那条大蛇，[26]现在吓得她要命的，且等那小孩子生下来，就会对付它，给他们的母亲报复的。你去告诉宙斯吧，一切都已经准备好，得罗斯[27]是稳定了，现在让勒托来生产吧。

一〇　克珊托斯与塔拉萨

上场人物

克珊托斯（Xanthos）　本是特洛亚地方的一道河流，这里作为河神之名，他的事见于《伊利阿斯》卷二十一。

塔拉萨（Thalassa）　本意是“海”，这里作为人名，因为字系女性，所以是女神，她在神话中不常见，只一见于比翁（Biôn）的牧歌里，泡萨尼阿斯（Pausanios）说在科林托斯见过她的像。

克珊托斯　塔拉萨，请收容我吧，因为我吃了很大的苦了。请你把我的伤止住了吧。

塔拉萨　克珊托斯，这是怎么了？是谁把你烧伤了？

克珊托斯　这是赫淮斯托斯，他几乎把我这不幸的人整个儿烧成炭了，我是滚沸了。

塔拉萨　他为了什么来对你下这火攻的呢？

克珊托斯　这全是因为那忒提斯[28]的儿子的关系。他老是杀那佛律癸亚人，[29]我请求他停止发怒，但是他不肯听，只把那些尸首来堵塞我的河流。因了哀怜那些可怜的人，我去攻击他，用洪水冲过去，想要从他们赶走他。那时赫淮斯托斯适值在那里，他便攻击过来，用了他所有的打铁

作坊里的火，据我想来，以及埃特涅山的，[30]把我的那些榆树，那些柽柳全都烧了，还把我的可怜的鱼类和鳝鱼也都烤熟了，使得我自己整个儿发泡，差一点就要干涸了。你看我的烧伤，就可以知道我的情形了。

塔拉萨　克珊托斯，你是污浊而且发热，这是当然的，由于尸首里的血，以及那火的热气，像你刚才所说的。而且你这也是活该，克珊托斯，居然攻击我的孙子，[31]也不留一点情面，因为他是海中神女的儿子。

克珊托斯　那么我不应该给我的邻居佛律癸亚人觉得哀怜的么？

塔拉萨　可是赫淮斯托斯岂不是也应该哀怜阿吉琉斯，他是忒提斯的儿子么？

一一　南风与西风

上场人物

南风（Notos）　原意云湿，是说从海里来的风，即用以作风神的名字，北风（Boreas）意云从山上来的，盖根据希腊的地势所说的话。

西风（Zephyros）　意思是说从暗黑处来，即是晚风，东风（Euros）则意云朝风，与早晨（eôs）的字义相关。

南风　仄费洛斯，关于那小母牛，赫耳墨斯带了渡海到埃及去的，宙斯很是迷恋她，已经得了手，有这事么？

西风　是的，诺托斯。不过那时她不是小母牛，但是伊那科斯河的一个女儿。[32]可是现在赫拉出于妒忌把她变成这个样子了，因为她发见宙斯很是爱她。

南风　现在变了牛他仍是爱她么？

西风　是的，正是为此所以他把她送到埃及去，并且告诉我们，在她渡海的期间不要叫海里起波浪，等她在那里生了孩子的时候，——现在她正怀着孕——她同那孩子就都成为那边的神。[33]

南风　母牛成为神么？

西风　正是，诺托斯。据赫耳墨斯说，她将制治航海的人们，成为我们的主妇，凭了她的意思差遣什么人出去，或停止刮风。

南风　仄费洛斯，那么我们还是对她殷勤一点好吧，若是现在她是我们的主妇。这样子可以得到她的好意。[34]

西风　但是她现在过去了，已经游到陆地。看她不再是用四只脚走路，却是给赫耳墨斯把她扶直了，又变成了一个最为娇美的女人。

南风　仄费洛斯，这是很奇怪的。现在既没有角，也没尾巴，没有分蹄，却是一个可爱的闺女。但是赫耳墨斯却是怎么了，他改变了自己的形象，怎么把好好的面貌变成了一个狗头[35]了？

西风　你别多事了，他知道办事情，要比我们更清楚呢。

一二　多里斯与忒提斯

上场人物

多里斯　见第一节人物说明。

忒提斯　在神话上最有名的是与涅柔斯结婚，又是阿吉琉斯的母亲的事，但这里出现并不是为这些，只是因为她与多里斯同为海上神女之一罢了。

多里斯　忒提斯，你为什么哭呢？

忒提斯　多里斯，我看见有一个很美的女子，被她的父亲放进一个木匣里内，她连同她的刚生的婴儿。他吩咐他的水手们说，到得离岸很远了的时候，拿这匣子放进海里去，那么这可怜的人，她自己和那婴儿都将死了。[36]

多里斯　姐姐，这是为什么呢？若是你明白这事情，请你告诉我吧。

忒提斯　我全都知道。因为她是那么的美，她的父亲阿克里西俄斯[37]把她关在一间铜的房间里，让她终生过那独身的生活。随后，——这我不知道是否真的，但是他们是这么说，宙斯化身为金雨，从屋顶里流了进去，在他落下来的时候，她接在她的怀里了，这样就怀了孕。她父亲后来知道了这事，那个凶恶妒忌的老人很生气，以为她是和什么人私

通了，就把她装在木匣子里，在她刚生下了孩子之后。

多里斯　那么，忒提斯，在他们把她装进匣子的时候，她是怎么样做的呢？

忒提斯　多里斯，关于她自己，她是一声也不响，忍受对于她的处分，但是她请求饶恕婴儿的性命，流着眼泪，又举起来给他的祖父看，因为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但是那孩子呢，还不知道有什么灾难，看着海面还微笑着哩。现在回想起她们，又叫我眼睛里落下泪来了。

多里斯　你也使得我哭起来了。可是她们现在已经死了么？

忒提斯　不，那个木匣子还在塞里福斯岛周围漂浮着，保全着她们还都活着呢。

多里斯　我们为什么不去救她们，把她们引到从塞里福斯来的那些渔人们的网里呢？他们一定会把她们拉了起来，她们就得救了。

忒提斯　你说得对，让我们就这样办吧。我不愿意她也不愿意那小娃子死了，因为他是那么地美丽。

一三　厄尼剖斯与波塞冬

上场人物

厄尼剖斯（Enipeus）　本是厄利斯地方的一条河，这里

乃是河神的名字。堤洛（Tyrô）是国王萨尔摩纽斯（Salmoneus）的女儿，爱慕着厄尼剖斯，可是他不理她，波塞冬乃幻化他的形状，获得了堤洛的恋爱，见于《俄底塞亚》卷十一。

波塞冬　见前。

厄尼剖斯　波塞冬，我也不用好听话了，率直的对你说吧。你欺骗了我的情人，扮做我的形状，占了那女孩子[38]的便宜。她以为这是我干的，所以忍从了。

波塞冬　厄尼剖斯，这是因为你看不起人，又总是那么慢斯条理的。那个美丽的闺女每天在你的旁边来走，几乎生了相思病死了，可是你看也不看她，只是叫她苦恼觉得喜欢！她在你的岸边彷徨，把脚放在水里，有时洗洗，希望你的恋爱，但是你总是对她毫不理睬。

厄尼剖斯　那么怎么样呢？即使如此，你有什么理由侵占我的情人，假装波塞冬是厄尼剖斯，去欺骗像堤洛的一个纯朴的女子呢？

波塞冬　厄尼剖斯，你现在妒忌已经晚了，从前你是看不起她的。堤洛没有吃什么亏，她以为这是你占了她的便宜。

厄尼剖斯　可是不，在你离开她的时候，你说你乃是波塞冬。这件事使得她很是懊恼。而且这也很对不起我，因为你享受了这本来是我的快乐，并且使蓝色的波四周站立起来，隐藏过你们，就代替了我和那闺女同居了。

波塞冬　是的，厄尼剖斯，这只因为你不想要她了。[39]

一四　特里同与海上神女们

上场人物

特里同

海上神女　均见前。但在下文海上神女中间，又特别提出两个人来，一为伊菲阿那萨（Iphianassa），一为多里斯，算是五十人中之一，不过在赫西俄多斯的《诸神世系》的名单中并无伊菲阿那萨的名字，且查上文第一二节，营救达那厄母子的乃是多里斯与忒提斯二人，所以这一个也该是忒提斯才对。

特里同　涅柔斯的女儿们，[40]你们的那海里的怪物，从前派遣去攻击刻甫斯的女儿安德洛墨达的，不曾害得那女孩子，如你们所想的，却是现在他倒死掉了。

海上神女们　特里同，是谁干的呢？不是刻甫斯将他的女儿为饵，却埋伏着一枝大军，随后攻上来杀了它的么？

特里同　不是的。但是，我想，伊菲阿那萨，你知道那珀耳修斯，[41]那个达那厄的儿子，被他的外祖父连他的母亲装在匣子里扔下海去，是你因为可怜他们才救了出来的。

伊菲阿那萨　我知道你所说的人。他现在一定已经是一个少年，并且是很漂亮的人吧。

特里同　这就是他，杀了那怪物的。

伊菲阿那萨　特里同，这是为什么呢？他不该这样子来报答我们救他的命呀。

特里同　我将把这事的一切经过说给你听。他派去杀那戈耳工，[42]这乃是国王的一项差使，在他来到利彼亚的时候，——

伊菲阿那萨　特里同，他怎么办呢？是他一个人，还是有别的帮手的。要不然，这条路很不好走呢。

特里同　他是从空中去的。雅典那给他装上了翅膀。其时他到了她们住着的地方，我想她们是睡着吧，所以便取了墨杜萨的首级，随即飞去了。

伊菲阿那萨　他怎么能够看见呢？因为她们是看不得了。若是有人看见了她们，那就以后看不见任何物事了。[43]

特里同　雅典那照着那盾牌，——我是听他说，对安德洛墨达后来又对刻甫斯讲述的，——雅典那在那盾牌上像镜子似的照出戈耳工的影子，使得他可以看见。他乃看着影子，左手抓着她的头发，右手拿着弯刀，斩下她的头来，在她的姐妹醒过来之前便已飞了去了。他到了埃提俄庇亚[44]的海岸边的时候，他已经飞行得低了，那时看见安德洛墨达被缚了躺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面，她是多么美呀，我的神们呀，——头发披了下来，但是从两乳以下却是大半裸露。他最初是可怜她的运命，问她为什么这样的受罚，可是渐渐的为恋爱所捕获，觉得她非救下来不可，于是便决心来救助她。等那海里的怪物出来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要来一口吞下安德洛墨达，那少年人飞在空中，手里拿着出鞘的弯刀，一手砍着，一手把戈耳工的头给它看，将它化成了石

头。这个时候死了，而且变得石硬，多半还在看见了墨杜萨的脸的时候。他于是解去那闺女的缚，一只手扶了她踮了脚尖从很光滑的岩石上走下来。现在他是在刻甫斯的宫里要和她结婚了，并且带她到阿耳戈斯去，所以她所找到的不是死亡，却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婚姻。

伊菲阿那萨　在我说来，对于这事并不很觉得懊恼。那女孩子给了我们什么害处呢，即使是她的母亲常要夸口，说比我们更美呢？

多里斯　可是这样也要使得她为了女儿受点苦，因为她是母亲嘛。

伊菲阿那萨　多里斯，别再记这些了，假如一个外夷的女人说些夸大的话。她为了女儿受那惊吓，也已经尽够给我们的还报了。所以对于这个结婚，让我们来表示欢迎吧。

一五　西风与南风

上场人物

西风

南风　均见前。

西风　自从我生下来和开始刮风的时候起，我不曾看见过海上比这更伟大的行列了。诺托斯，你没有看见么？

南风　厌费洛斯，你说的这是什么行列呀？那些是什么人呀？

西风　你失掉了一个很美的景物，那样好看的东西你恐怕不再能够见到了。

南风　那时我是在红海的周围有点事，而且我又给印度沿海的地方刮一点风去了。所以你说的事我全不知道。

西风　但是你知道西同的阿革诺耳吧？

南风　是的，欧洛珀[45]的父亲。那我当然知道。

西风　让我告诉你一点关于她自己的事吧。

南风　不是说宙斯以前恋爱着那女孩子的事么？那我从前就知道了。

西风　你或者知道他的恋爱，但是现在听我告诉你以后的事情。欧洛珀和她的同伴游嬉着到了海边，宙斯变形作一头公牛，也同着她们一起玩耍，样子很是伟美，因为他全身洁白，角儿弯弯的，眼光很是温和。他也在海岸上蹦跳着，牟牟的叫很是好听，所以欧洛珀终敢走近他，骑在他的背上。于是宙斯就驮着她向着海里跑去，进入海内便泳游了起来。这事使得她大吃一惊，用了左手抓住他的犄角，以免滑下海里，一面用了另一只手，按住她的衣服不让风卷起它来。

南风　厌费洛斯，你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景象，一个恋爱场面。宙斯泳游着，驮着他的爱人。

西风　诺托斯，但是这以后的事却要更美了。那海立即变成没有波浪，完全安息而且平静，我们也都沉默，跟着她们一心只等看事件的进行。那时厄罗斯们[46]在海面上群飞，有时候他们的脚尖刚要碰着水面，拿着点着火的火把，唱着

结婚歌，那海上神女们也都到海面上来，骑在海豚上都拍着手，差不多是半裸体的。特里同们以及别的海里的生物，凡是看了不叫人害怕的，也都环绕着那女孩子跳舞。波塞冬坐在他车上，同安菲特里忒在他旁边，在前面行走，很高兴的给游泳着的他的兄弟开路。在这以外，还有两个特里同拉着阿佛洛狄忒，斜靠着坐在一个大贝壳里，[47]他们又散各样的花朵，在那新娘的身上。这样子一直从斐尼基走到克瑞忒岛，但是在他踏到岛上的时候，那公牛就不见了，却是宙斯握着欧洛珀的手，带她到狄克忒山上去。那时她脸就红了，向地下看着，因为她这才明白了这样带走的意义了。但是我们各人便去攻击别一部分的海，激起波浪来了。

南风　仄费洛斯，你好运气看见了这些，我所见到的只是鹰头狮子，[48]大象，以及黑人罢了。

注　解

〔1〕　波吕斐摩斯是圆目巨人之一，乃是波塞冬与海的神女托俄萨（Thoösa）的儿子，说也奇怪，他样子生得很丑恶，据这里所说，行为也极是粗野，但是名字却起得很漂亮，因为它的意思是“多声音”，即是说善能唱歌。这圆目巨人乃是种族之称，波吕斐摩斯住在西刻利亚岛（今译西西利），为那里的圆目巨人的王，他们都是独眼的，但在神话不曾出现，除了在这里。赫西俄多斯史诗里所说的乃是别一类，他们共有三个，乃是乌剌诺斯（Ouranos）和该亚（Gea即是天和地）所生的儿子，他们的名字叫雷手（Brontes）、电手（Argos）及照明手（Steropes），他们的职务是专给宙斯制造霹雳棒，关于他们的起居生活一点都没有说起过，所以普通说圆目巨人，就是指波吕斐摩斯，与这三个铁工是没有关系的。

〔2〕　伽拉忒亚的名字从伽拉（gala）出来，原意是乳汁，所以可称作乳白女，这里所说即是根据这个意思。

〔3〕　厄科（Êkhô）字义即是回响，便作为人的名字，她是山林的神女，每当宙斯去和别的搞恋爱的时候，赫拉想去探听，她就同赫拉说话滔滔不绝，借此给宙斯掩护，赫拉为此罚她不会说话，只能复述别人的话。这里说她“多话”，乃是说她变成回响以前的事。

〔4〕　圆目巨人这个名词，原意只是“圆眼睛”，而且

这眼睛只是一只，至于巨人乃是添加的字。

〔5〕　无人原文云乌帖斯（Outis），系用助词“无”（ou）与代名词“任何人”（tis）合成，如译为“没有人”或者更为适合，但意义太明显，不大像人名了。

〔6〕　俄底修斯在古代英雄中似乎名誉不大很好，大抵说他足智多谋而缺少勇气，譬如他暗害帕拉墨得斯（Palamedeês）一事，就不光明得很。荷马以后的神话里，说他乃是史上无双的无赖英雄西绪福斯（Sisyphos）的私生子，其实不必那么援引，他的外祖父奥托吕科斯（Autolykos）就是一个欺诈和窃盗的好手，因为原是赫耳墨斯的儿子，只是有一次却为西绪福斯所败罢了。

〔7〕　神女（Nymphê）即是低级的女神，此字原义是新娘子，转用作那些新娘似的女神，有河海山林各种神女。

〔8〕　所说水泉也可以作水泉神女讲，因为在神话中这里似乎没有什么明了的区别，水也具有人格，上文说阿瑞图萨并不难看，即是就泉流的模样说的。

〔9〕　八脚鱼系北京的俗名，原名意云多足（polypous），乃是一种头足类动物，《本草纲目》称为章鱼，古书里则名海蛸子，谓其形似长脚蜘蛛，故称为海中蟏蛸。普洛透斯引用这鱼，说这一段话，用意殊不明白，因为他的变化与这事并无什么相似的地方。

〔10〕　伊诺（Inô）的儿子名叫墨利刻耳忒斯（Melikertês），伊诺是卡德摩斯（Kadmos）的一个女儿，所以是狄俄倪索斯的姨母，抚养过狄俄倪索斯，可是赫拉因为妒忌，叫她的丈夫发风，杀死他的大儿子，伊诺母子乃投海而死。墨利刻耳忒斯的尸体被海豚带到伊斯特摩斯，母子悉被

封为海上之神，救助遭难的水手，墨利刻耳忒斯名为“力士”（Palaimôn），伊诺则名“白衣女神”（Leukothea）云。

〔11〕　此音乐家即下文所说的阿里翁（Ariôn），其事具如海豚所说。因为系是传说的人物，其时代不可考，但说他曾在科林托斯依霸王珀里安德洛斯（Periandros），此人系公元前六世纪中人，为希腊七贤人之一人。

〔12〕　希腊传说，海豚系人所变，当初狄俄倪索斯在人世浪游，曾误乘海盗的船，水手们拟贩卖他作奴隶，狄俄倪索斯施展神力，现诸神异，末复化作狮子，水手们乃悉投海，化为海豚。虽然原是恶人，但海豚出没水上，与人相习，故俗称其对人亲善。

〔13〕　以上数语或作海豚所说，但审其语气颇不相类，别本作为波塞冬语，较为合适，盖批评大神的错误，似非海豚所敢，而此篇中波塞冬的态度对于海豚却很是和善，故加以变更。

〔14〕　赫勒（Hellê）与佛里克索斯（Phrixos）是阿塔玛斯（Athamas）和他的前妻所生的子女，后来更娶伊诺，生有二子。伊诺嫉视前妻的子女，他们也觉得不安，乃共乘一头有金羊毛的公山羊，飞空而去。赫勒在中途坠海而死，后来其地便以她为名，称赫勒海（Hellêspontos），就是现今所谓达达尼尔海峡。

〔15〕　希腊古时习俗非常看重埋葬，死者如不得埋葬，便不能前往冥土，对于天上和下界的神们也是大不敬。索福克勒斯（Sophoklês）的悲剧里有《安提戈涅》（Antigonê）一篇，便是以这事为主题的。

〔16〕　刻耳洛涅索斯（Kherronêsos）原意云陆地岛，即

是沿着赫勒海的特剌刻（Thrakê）地方的半岛。

〔17〕　阿塔玛斯因为赫拉妒忌迁怒的关系（伊诺的姊妹塞墨勒是狄俄倪索斯的母亲），发了疯狂，以为伊诺是一只熊，杀死了大儿子勒阿耳科斯，还要追杀她们，伊诺乃同了小儿子投入海中而死。

〔18〕　这里说是救，并不是把她们救活了过来，乃是把她们封为水神，见本篇注〔10〕。

〔19〕　涅斐勒（Nephelê）乃是云之人格化，为阿塔玛斯的前妻，即是赫勒等的母亲。

〔20〕　厄里斯（Eris）原义曰纷争，本是抽象名词的人格化，说是战争之神阿瑞斯的妹子，专司一切纷争的事，为战争的先导。这里原因是由于忒提斯的结婚的筵会上不曾招请这位女神，所以她制造这个纠纷，随后便造成了特洛亚的战役。当初宙斯恋爱提斯，但是预言警告他，若是实现，她将生一个儿子，胜过宙斯，于是宙斯把她嫁给佛提亚的王珀琉斯，因为是凡人，所以他的儿子便没有来夺他的王位的事了。他们的儿子乃是阿吉琉斯，后来便是特洛亚战争中希腊方面的主将。这里说厄里斯的行为似乎只是要引起纷争，但据散佚史诗《库普里亚》（Kypria 意云“库普洛斯的女人”，即是阿佛洛狄忒的故事）断片里所说，则是宙斯有意要引起特洛亚的战事，所以叫她这样做的。

〔21〕　希腊古时习俗，进食时客人系斜靠榻上，左手撑住身子，留出右手来拿酒杯。

〔22〕　女神们到伊得山去找帕里斯，请他审定谁最美丽，在《诸神对话》里有一篇，叙述甚详，题曰《女神们的评定》，旧列第二十，译本在最后一节。

〔23〕　勒耳那（Lærna）是阿耳戈斯的一个沼泽，旧有水蛇（Hydra）占据此地，它有九个头，能割去更生，后为赫剌克勒斯所杀，此地因此有名。

〔24〕　所谓埃及人即是指达那俄斯（Danaos），因为他与埃及普托斯（Aigyptos）是埃及国王柏罗斯（Belos）的儿子。达那俄斯共有五十个女儿，埃及普托斯有五十个的儿子，想要她们作为配偶，但是达那俄斯不愿，便率同她们逃到阿耳戈斯来。可是埃及普托斯他们也追了来，达那俄斯没有法子，只得答应了，但他给他的女儿们每人一柄利刃，叫她们于结婚的当夜把新郎杀死，独有长女饶恕了她的丈夫，以后便继承了王位。五十人本来就有阿密摩涅在内，据阿波罗多洛斯所著《希腊神话》，分配给恩刻拉多斯（Enkelados）的，神话里也提及遇波塞冬的事情，似在此事之后，但这里她说知道你是埃及普托斯派来的拐子，则当在其前了。

〔25〕　达那俄斯的女儿们杀死新郎，虽然宙斯命令雅典那与赫耳墨斯去给她们祓除了杀人的污染，可是她们死后还是被罚在阴间取水，倒在一个没有底的水缸里，永远没有满的时候。

〔26〕　关于勒托（Letô）的事已见《诸神对话》第一八节。当她怀着孕的时候，赫拉禁止地上给她生产的地方，又叫一条大蛇去迫害她，宙斯给她化为鹌鹑，藉以避难。这条大蛇名叫皮同（Pythôn），乃是大洪水的时候从所积污泥中生出，后来为阿波罗所杀。勒托所住的岛因此一名鹌鹑岛（Ortysia）。

〔27〕　得罗斯（Dêlos）因其本是浮岛，一时显现了出来，以是得名，为埃该海中圆岛列岛之一。

〔28〕 忒提斯的儿子阿吉琉斯，为往特洛亚希腊军的主将，见上文注〔20〕。

〔29〕 佛律癸亚（Phrygia）人即是广义的特洛亚人，因为特洛亚在佛律癸亚地方。

〔30〕 埃特涅（Aitnê）系在西刻利亚的一座火山，所以传说赫淮斯托斯的打铁工场即在其下，但他在天上当然另有工场，即是普洛墨透斯用了茴香杆偷火到人间去的地方。

〔31〕 原文此处本作“儿子”，于事理不合，经编者改订为“孙子”，忒提斯的母亲原来名多里斯，但路吉阿诺斯于对话中既以多里斯之名专属于一个女儿，所以可能这里以塔拉萨为涅柔斯之妻，也很讲得过去。

〔32〕 伊俄（Iô）是伊那科斯（Inakhos）河神的女儿，为宙斯所爱，因为怕赫拉的妒忌，将她变成一头白色的母牛，但据埃斯库罗斯（Aiskhylos）的悲剧说，却是赫拉给变的，与此篇所说正是一致。后来经过了种种困难，宙斯命赫耳墨斯杀了遍身是眼睛的看牛的人，将伊俄送到埃及，始复化为人，在尼罗河边生了一个儿子，名为厄帕福斯（Epaphos），为埃及王的祖先。

〔33〕 埃及崇拜大神俄西里斯（Osiris）和她的妻子伊西斯（Isis），希腊人说伊西斯即是伊俄，埃及人又崇拜阿庇斯（Apis），现形为神牛，据赫罗多德说，那即是厄帕福斯。

〔34〕 别本此一句作为西风所说，与下文相接连，似亦别有意思。

〔35〕 埃及诸神中有狗头的神，名为阿努比斯，希腊人说即是赫耳墨斯。

〔36〕 这是关于达那厄（Danaê）的故事。达那厄是阿

耳戈斯国王阿克里西俄斯（Akrisios）的女儿，那个婴儿是珀耳修斯（Perseus），乃是希腊神话上的一个大英雄，有许多有名的故事。

〔37〕　阿克里西俄斯不准他女儿接近男子的理由，并不如这里所说，乃是由于听信了神示，说他的女儿如生有儿子，他将来就要死在他的手里。其后珀耳修斯经过许多困难，取得眼光能使人化石头的怪物墨杜萨（Medousa）的首级，救了达那厄的急难，在忒萨利亚地方竞技投铁盘，他的祖父阿克里西俄斯适值在场，被他的铁盘所打中，遂以死去。

〔38〕　即是指堤洛。她后来做了伊俄尔科斯国王克瑞透斯（Krêtheus）的妻子，生有一子埃宋（Aisôn），即是取金羊毛的故事的英雄伊阿宋（Iasôn）的父亲。她和波塞冬生有二子，其一名珀利亚斯（Pelias），篡取伊俄尔科斯的王位，反对伊阿宋的人。

〔39〕　这里写波塞冬最是不成样子，全是一副无赖口气，没有一点神的气象，在海神对话中是很特别的。著者对于堤洛的事很感兴趣，在《真实的故事》第二卷中说，在牛乳海中有一个干酪岛，上有堤洛的庙宇，是波塞冬分给她的，因为希腊语干酪为堤洛斯，所以联想到她，这也是一个原因。

〔40〕　这里海上神女们一字，系照原意直译，因为在这里似较适当。

〔41〕　珀耳修斯的出身见注〔36〕，关于达那厄项下。达那厄母子在塞里福斯遇救，其后国王波吕得克忒斯（Polydektês）见达那厄想要娶她，便派珀耳修斯去取戈耳工

的头来，希图借此杀了他。但是他得到诸神的帮助，能够成功回来，把那头给国王们看了，使他们都化成石头。

〔42〕 戈耳工们（Gorgones）共有三个，样子生得都很可怕，看见她面貌都要恐怖化成石头，其中两个系是不死的，只有第三个即是墨杜萨（Medousa），乃是凡人，珀耳修斯所杀的便是此人。

〔43〕 戈耳工们是看不得的，即是说看了便要化石，不能再活了。珀耳修斯用这方法，结果了海中怪物，他经过利彼亚（Libya）时，看见提坦阿特拉斯（Atlas）抗着整个的天站在那里，诉说太辛苦了，愿意化为石头，要求一看戈耳工的头，珀耳修斯依了他的请求，于是阿特拉斯就成了一座大山，矗立在非洲的北部。

〔44〕 埃提俄庇亚（Aithiopia）国王名刻甫斯（Kepheus），王后名卡西珀亚（Kassipeia），她曾夸说她女儿的美丽胜过海上神女，于是波塞冬便差一个海里的怪兽去扰害他们的地方，作为报复，刻甫斯占卜因知须以女儿作牺牲方可免祸。埃提俄庇亚人系属黑种，故希腊语原意云焦面人，云因太阳的儿子驾日车太行近大地了，所以那地方的人都被烤焦了面孔云。希腊古时对于本国人以外，悉称为“夷人”（barbaroi），便是现代英文“野蛮”一字的起源，但是希腊人原意系指不会说希腊语的，“吧耳吧耳”乃是形状他们的南蛮鴃舌罢了，并没有什么野蛮的意思。

〔45〕 欧洛珀（Europê）是西同（Sidôn）王阿革诺耳（Agênor）的女儿，宙斯化为公牛将她带至克瑞忒之后，生了两个儿子，弥诺斯（Minos）与剌达曼堤斯（Rhadamanthys），在希腊神话上很占重要位置，因为他们都在冥土为判

官。

〔46〕　厄罗斯为阿佛洛狄忒的儿子，特里同为波塞冬的儿子，在当初原只是一个人，但是到了亚力山大时代（即公元前三百多年前的时期，因建都在亚力山大府，故名），文人逐渐对于神话加以改变修饰，厄罗斯与特里同均变成多数，如本文中所说，平常亦常见于绘画中间，或者著者根据壁画而作，亦未可知。

〔47〕　阿佛洛狄忒斜倚在一个贝壳的车里，由两个小厄罗斯拉了前行，亦是后世文人藻饰的一例。

〔48〕　鹰头狮子原本云格律普斯（Gryps），系神话里怪物的一种，是合鹰的头与狮子的身体为一的异兽，据说是在斯库提亚（Skythia）的北方，看守着那地方的藏金。赫罗多德在《史记》卷三中曾说及此事，云有独眼的阿里玛斯波人（Arimaspoi）常去抢它，但是他自己不相信有一只眼睛的人，以为世间不会有人，生得别的都同旁人一样，而唯独眼睛只有一个的。

第三篇　死人对话

《死人对话》（Nekrikoi Dialogoi）共三十篇，是著者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与别的作品有一种不同的地方。神们的对话出场的都是些神话的人物，所讽刺的也就是他们的事，于后来攻击希腊多神教的时候（其实是基督正教的神父们利用资料罢了），很发挥些作用，但是在这里对象乃是些死人，即是那些英雄，他们虽然有“半神”之称，可是终于死了，多数是神话传说里的人物，有的也是历史上的，如马其顿的亚力山大王和斐尼基的汉尼拔，此外则是些哲学家，好的如犬儒大家墨尼波斯和狄俄革涅斯，坏的是一般假哲学家只作嘲笑的资料而已。此外也有些财主和帮闲，虽是有钱却还贪图别人的遗产，也在那里钩心斗角的竞争，不过这些都不是闻名的人，所以这几节只是描写社会风俗，与《妓女对话》已经很是相近了。

著者的思想是属于犬儒这一边的，上边所举的两位大家便是代表，在这三十篇对话里边也不断请出他们来，他们所说的差不多也就是作者的意见。一般希腊人对于人生的态度大都是现世主义的，虽然他们相信有死后的生活，但是既然没有了肉体，所以生活也是空虚的，如《俄底塞亚》里阿吉琉斯叹息说，在冥中为王不如在人世做无产的人的奴隶。犬

儒派的哲学家，至少在著者是这样想，死却是很好的，因为死是最民主的，在它面前一切平等，没有贵贱贫富之分，可能还有贤愚之差别，但是这可尽足发人们的深省了。不过他还更进一步，不问是什么英雄美人，他悉一律以枯骨看待，这虽然有似庄子的一种说法，但是拿来应用在说海伦什么人的时候，未免有点杀风景罢了。本篇中主要的人物虽说都是死人，但有的是赫耳墨斯与卡戎，或是普路同与埃阿科斯，他们都是“不死的”，所以是神的一类，只是因为和死人有关系，所以也列入死人中间了吧。

一　狄俄革涅斯与波吕丢刻斯

上场人物

狄俄革涅斯（Diogenês）　犬儒派的有名的哲学家，生于公元前四世纪，在黑海边的西诺珀（Sinopê）地方，因为同名的哲学者很多，所以特号为西诺珀的狄俄革涅斯。关于他的故事古来传说很多，尝白昼提灯入市，或问何为，答说寻人，这是说真的自由的人。居科林托斯，以一个大缸为住所，亚力山大席卷希腊，特地往访，他见人来高卧不动，王乃曰，我乃亚力山大王是也。答曰，我乃诨名为狗的狄俄革涅斯。问曰，你不怕我么？答曰，你是好人么？曰，是的。答曰，若是这样，为什么要怕好人呢。又问曰，你有什么希望可以说来。他只举一只手作挥动势，曰，请你勿挡住阳光。从者欲责其无礼，亚力山大王加以阻止，叹息说道："我如不是亚力山大，必然是狄俄革涅斯了。"这些传说未必真实，但也可以想见后人对于他的印象的一斑罢了。

波吕丢刻斯（Polydeukês）　他与卡斯托耳（Kastor）是同胞兄弟，世称"宙斯的儿子们"（Dioskouroi），他的神性系是不死的，而卡斯托耳乃是凡夫，所以后来在战斗中终于死亡了。但是他们兄弟感情很好，波吕丢刻斯不愿独生，所以神们特地为他变通，使他们两人交互的一日在天上，一日在

地上，不过这办法也并不怎样好，有如著者在《诸神对话》第二五节中，借了阿波隆口中所说的。

狄俄革涅斯　波吕丢刻斯，你这回上去的时候，我托你带一个信，因为我想明天该是你复活了。若是你在什么地方看见那诨名叫做狗的墨尼波斯，[1]——你可以找到他在科林托斯的克剌涅翁或是在雅典的吕刻翁，[2]他总是笑着看那些哲学家互相争论，——给我告诉他说，“墨尼波斯，狄俄革涅斯叫你去，假如你在地上已经笑得够了，到这里来还有更多的可笑的呢。因为在那边总还笑得不大切实，许多人还要问到底死后是怎样呢？但是这里你总可以放心的笑了，像我现在似的，特别是你看见那些富人们，总督和霸王们都是那么卑下微末，除了悲叹更没有表示他们的东西，听他们回忆地上的生活，又显得是那样的软弱而卑鄙。”这你对他说，而且又叫他袋里满装了羽扇豆来，以及可能找到的在三岔路上所设的赫卡忒[3]的筵席，或者祓除用的鸡蛋，[4]或是这一类的东西。

波吕丢刻斯　狄俄革涅斯，我将给你带这信去。但是他是怎么样的一种相貌呢？

狄俄革涅斯　他是老人，秃头，穿着一件破外套，开着许多窗门，各方面的风都可以吹进去，用各色破布补过了的。他又常是嘻笑着，嘲笑那些假装的哲学家。

波吕丢刻斯　从这些看来，他就容易找到了。

狄俄革涅斯　可以再给我带一个信，给那些哲学家么？

波吕丢刻斯　你说吧，这也不难。

狄俄革涅斯　你叫他们停止那些愚论吧，关于宇宙的争

辩，互相使得头上生角，[5]作关于鳄鱼[6]的谜语，教人家发这样不能解答的疑问吧。

波吕丢刻斯　但是他们要说我是不曾学问和没有教育，所以反对他们的这些智慧的。

狄俄革涅斯　你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们去喊痛去！[7]

波吕丢刻斯　狄俄革涅斯，我将给你带这个信去。

狄俄革涅斯　亲爱的小波吕丢刻斯，还给我们带这个信给富人们吧。“你们傻子，为什么那样的看守着金子呢？你们为什么虐待自己，那么的计算利子，一千两[8]一千两的堆起来，可是不久你就须来到这里，只有一分钱[9]能够携带么？”

波吕丢刻斯　这个我也对他们去说去。

狄俄革涅斯　还对那些人说吧，那些长得很俊而且很强的，如科林托斯的墨癸罗斯和拳斗家达摩克塞诺斯说去：“我们这里是没有金黄头发，青眼或是黑眼，以及红色的两颊，也没有紧张的筋肉或强大的肩头的，在我们这里，如俗语说的，只是一堆灰，剥去了美观的许多骷髅罢了。”

波吕丢刻斯　对那些生得俊而强的人们说这番话，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狄俄革涅斯　再告诉那穷人们，斯巴达[10]的朋友，他们是很多，对于世事很是不满，也很怜悯自己的贫困，叫他们不要哭与叹息。把我们这里的平等告诉给他们听吧，他们便将看见地上的富人们在这里没有什么比我们更好的地方。你也可以责问你的斯巴达人们这么说，若是你愿意，为什么近来变得那么散漫了。

波吕丢刻斯　狄俄革涅斯，你说的不要涉及斯巴达人，

因为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但是其余你所说的话，我都给你带到。

狄俄革涅斯　就把那个放下吧，既然是你的意思，但是以前我所说的话，你务必要给我带去。

二　卡戎与墨尼波斯

上场人物

卡戎（Kharôn）　系冥土的一种鬼役，在阴阳交界处一条河里的船夫，多画作一个半裸体的老人，专载死人们往冥中去，每渡一人收费一分，故希腊古代习惯于死人口中纳入铜币一枚，以供此用。卡戎的地位在于鬼神之间，因其终日与死人相接触，故这里把他归入死人之列，与赫耳墨斯及冥王普路同相同。

墨尼波斯　见本篇注〔1〕。

卡戎　给我渡船钱，你这该死的。

墨尼波斯　你尽管叫吧，卡戎，若是你喜欢这样做。

卡戎　给我，我说，给你渡河过来的那钱！

墨尼波斯　我没有，你怎么能得到。

卡戎　一个人会一分钱都没有的么？

墨尼波斯　我不知道别人的事，只是我就没有。

卡戎　但是你如不给我钱，你这流氓，我凭了普路同要掐杀了你。

墨尼波斯　那么我将用这棍子打开你的脑袋。

卡戎　那你就白趁这一趟船了么。

墨尼波斯　这是赫耳墨斯把我交付给你的，让他给我付钱吧。

赫耳墨斯　请宙斯帮助我吧，若是我要替死人们都付船钱！

卡戎　我不放过你去。

墨尼波斯　你不如就拉渡船上岸来，就等待着呢，因为我没有的东西，你怎么能得到呢？

卡戎　你不知道这是必须带着的么？

墨尼波斯　我知道，但是我没有，那么怎么办呢？难道这是我死错了么？

卡戎　那么你可以夸说是唯一的无钱渡河的人了？

墨尼波斯　好朋友，不是无钱的，因为我给舜水，帮助扳桨，而且是所有趁船的人里边没有哭泣的人。

卡戎　这与船夫是没有关系的。你这一分钱必须付给，按规则没有别的办法。

墨尼波斯　那么你还是送我回阳间去吧。

卡戎　你说得很好，是不是你想我再从埃阿科斯[11]打到一顿鞭打么？

墨尼波斯　那么别来麻烦我。

卡戎　你给我看口袋里你有什么东西。

墨尼波斯　羽扇豆，你要么，此外是赫卡忒的一顿筵席。[12]

卡戎　赫耳墨斯，你从哪里替我们带了这狗[13]来的？他一路上尽自饶舌，戏弄嘲笑那些乘客，独自唱着歌，那时他们都呻吟着。

赫耳墨斯　卡戎，你不知道那个你渡他过去的人是谁么？他是绝对的自由，什么人也不管的。他乃是墨尼波斯嘛。

卡戎　假如以后落在我的手里，——

墨尼波斯　好朋友，假如落在你手里，但是只怕第二次你抓不到罢了。

三　死人们对冥王控诉墨尼波斯

上场人物

克洛索斯（Kroisos）　吕狄亚（Lydia）国王，以富有财宝著名，本集《卡戎》篇中记其与哲人索隆（Solôn）的谈话，以误信神示谓必可胜波斯，反致国亡，身为俘囚，事详赫罗多德《史记》第一卷中。

普路同（Ploutôn）　宙斯之兄，分配为冥土的国王，通称冥王（Hadês），亦写作哈伊得斯（Haïdês），意云不可见，普路同则字源出于普路托斯（Ploutos），义云，财富，谓财富悉自地下出也。

墨尼波斯　见前。

弥达斯（Midas）　佛律癸亚（Phrygia）的国王，以有恩于狄俄倪索斯（Dionysos），问其所欲，答言愿身欲接触皆成黄金，嗣后凡衣食悉化为金子，不复能堪，神命洗手河中，始得解除，而河的沙悉变金色。

萨耳达那帕罗斯（Sardanapalos）　亚西利亚（Assyria）的国王，生于公元前七世纪，后世称其骄奢淫佚，但是多出于敌人的记载，据说实在并不如此，是在武功文化方面都有相当成就的。他的名字在亚西利亚称作阿苏耳巴尼帕尔，犹太人在《旧约》里称为阿那斯贝耳（Anaspper）。

克洛索斯　普路同，我不再能够忍受这狗，墨尼波斯，做我们的邻居了。所以请你把他放在什么地方，不然我们要搬往别处去了。

普路同　他做你们同居的死人，给了你们什么样的坏事呢？

克洛索斯　在我们回想起在地上时的事情；而呻吟叹息，弥达斯想他的金子，萨耳达那帕罗斯想他的非常的侈华，我克洛索斯则想我的财宝的时候，他便嘲笑骂詈我们，叫我们做奴隶和垃圾，有时还唱起歌来，扰乱我们的哀叹。总而言之，他是很讨人厌的。

普路同　墨尼波斯，他们说的这些事是怎么的呢？

墨尼波斯　普路同，这都是真的。因为我很恨他们，那些下流的讨厌的东西，他们不单是过那很坏的生活觉得满足了，就在死后还记住过去，死攀住地上的生活。这是我所以高兴去激怒他们的缘故。

普路同　但是你这不大应该。因为他们在悼叹着不小的

损失。

墨尼波斯　普路同，你也变傻了么，去赞成他们的这些悲叹？

普路同　并不是这样，但是我不愿你们打架。

墨尼波斯　即使如此，你们这些从吕狄亚，佛律癸亚，亚西利亚来的顶坏的东西，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决不停止的。你们走到哪里，我将跟着，用了我的唱歌和嘲笑，使得你们苦恼。

克洛索斯　你这不是捣乱么？

墨尼波斯　不，但是你们所干的乃是捣乱，你们以为是值得崇拜，看不起自由人，并且全然忘记已死了。这就是你们悲叹那些损失的缘故了。

克洛索斯　你们诸神呵，我的财产是多么多而且大呀！

弥达斯　所有我的金子呀！

萨耳达那帕罗斯　所有我的享受呀！

墨尼波斯　好呀，唱下去呀。你们哭嚷着的时候，我将拿了“知道你自己”这句话，[14]当作叠句给你们合唱，因为这乃是给悲叹的最适宜的伴唱。

四　墨尼波斯与刻耳柏洛斯

上场人物

墨尼波斯　见前。

刻耳柏洛斯（Kerberos）　是冥土入口的守犬，有三个头，据赫西俄多斯说，乃是五十个头，是吃生肉的，声如金铁，残忍而凶狡，对于进来的人摇尾帖耳，但是不让人出去，有出冥府大门为它所抓到的辄被吃了。但是在这里虽是鬼狗而能人言，也很懂得世故，因为如墨尼波斯所说，它也算是一个神道。

墨尼波斯　刻耳柏洛斯，因为我也是狗，所以算是你的亲戚，我凭了斯堤克斯[15]的河名请求你，请你告诉我梭格拉底到这里时是怎么的情形。我看你也是一个神，所以不单是能够吠叫，在愿意的时候还能用人声说话。

刻耳柏洛斯　墨尼波斯，在隔得远的时候，他走来脸上似乎完全没有什么变动，仿佛是一点都不怕死的模样，他显出这种神气，是想给站在门口的人看的。但是在他屈身去看那深坑，[16]看见暗黑的时候，那时我就咬他，[17]拉他的脚，因为那毒人参的影响〔走的很慢〕，那时他就突然叫唤起来，

像小孩子似的，哭着找他的玩具似的，做出一切的动作。[18]

墨尼波斯　那么那个家伙也是伪君子，并不真是看透了那些的。

刻耳柏洛斯　并不，但是那时他看这事是无可避免，所以他就貌作镇静，表示情愿承受一些应受的事情，以博得观众的钦仰。关于这样的人们，可以总结的论，在来到入口以前，他们是勇敢有男子气的，可是一进里边这才是真的试验了。

墨尼波斯　但是你看我怎样呢，在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刻耳柏洛斯　墨尼波斯，唯有你才不辜负了你们的一族，你和以前来的狄俄革涅斯，因为你们来是一点没有强迫或催促，但是出于自愿的，自己戏笑着和对于别人加以嘲骂。

五　墨尼波斯与赫耳墨斯

上场人物

墨尼波斯　见前。

赫耳墨斯　见前《诸神对话》第一节。

墨尼波斯　赫耳墨斯，哪里是些美男子和美妇人呢？我是新来的人，请你指给我看。

赫耳墨斯　墨尼波斯，我没有工夫。但是你看在你的右边，你就看见许阿铿托斯，那耳吉索斯，尼柔斯，阿吉琉斯，还有堤洛，海伦以及勒达，[19]古代美人全在这里了。

墨尼波斯　我只看见枯骨以及没有肉的头颅，许多都是一样的。

赫耳墨斯　然而那就是一切的诗人所赞美的，那些枯骨，而你似乎有点看不起它。

墨尼波斯　但是指给我看海伦吧。因为我自己找不着她。

赫耳墨斯　这个头颅就是海伦。

墨尼波斯　那么这就是为了这个，所以一千只船从希腊全部装备出发，为了这个那许多希腊人和夷人[20]都战死了，那许多都市都毁灭掉了么？

赫耳墨斯　墨尼波斯，你就是没有看见这女人活着呢，不然你也要说“为了这样一个女人长时间的受苦’是可恕的了。因为一个人假如看干枯的花，已经没有色泽了，自然就显得难看，但是在它开着的时候，却自有它的颜色，所以是很美丽的。

墨尼波斯　赫耳墨斯，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那些阿开亚人[21]却不知道他们所争的这东西，乃是这样只能暂时存在，却是容易凋谢的。

赫耳墨斯　墨尼波斯，我没有工夫和你讲道理。你还是去找一个你所愿意的地方，休息一下吧，我要跑去带那些死人们来呢。

六　墨尼波斯与埃阿科斯

上场人物

墨尼波斯　见前。
埃阿科斯　见前注〔11〕。
皮塔戈剌斯（Pythagoras）
恩珀多克勒斯（Empedoklês）
梭格拉底（Sokratês）　三人均是古代哲学家，见下文注解。

墨尼波斯　埃阿科斯，凭了普路同，请你指点我看冥府的一切吧。

埃阿科斯　墨尼波斯，要看一切这可不大容易，但是我将给你看那主要的东西。这是刻耳柏洛斯，如你所知道的，和这渡你过来的船夫，还有那湖和火焰河，[22]在你进来的时候已看到的。

墨尼波斯　我知道这些，以及你是看门的，我也看见了王和那些厄里倪斯们。[23]但是给我看看那些古时的人，特别有名声的他们。

埃阿科斯　这是阿伽门农，这是阿吉琉斯，这里靠近的是伊多墨纽斯，这是俄底修斯，还是埃阿斯和狄俄墨得斯，

都是希腊的勇士。[24]

墨尼波斯　阿呀，荷马呀，你的史诗里的主要人物为什么都抛在地上，不能认识也很难看的躺着，都变了这许多灰和垃圾，实在是变成了“无气力的头颅”[25]了。但是，埃阿科斯，这人是谁呢？

埃阿科斯　他是库洛斯，这是克洛索斯，在旁边的是萨耳达那帕罗斯，在他边里的是弥达斯，那个人是克塞耳克塞斯。[26]

墨尼波斯　你这该死的，那么希腊就是为你发抖，你在赫勒海架桥，想要在山中间行船[27]的么？看克洛索斯是怎么一副模样呵！但是，埃阿科斯，你得让我去在萨耳达那帕罗斯的脸上打他一个耳光。

埃阿科斯　这不可以，你会把他的头颅打碎的，那个脆弱得同女人的一样的。

墨尼波斯　那么我至少得好好地啐他一口才好，因为他是那么一个像女人的男人。

埃阿科斯　你要不要我给你看那哲学家呢？

墨尼波斯　那好极了。[28]

埃阿科斯　这第一个你看到的就是皮塔戈剌斯。

墨尼波斯　欧福耳珀斯，或是阿波隆，或是你愿意的什么名字，[29]今天你好呀！

皮塔戈剌斯　墨尼波斯，今天你不好呀！

墨尼波斯　现在你还是有你那金色的大腿[30]么？

皮塔戈剌斯　不。但是且让我看你那口袋，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么？

墨尼波斯　好朋友，只有豆子，这是你所吃不得的。

皮塔戈剌斯　给我几个吧。在死人中间主义是不一样的，我在这里才学习会了，豆子和父祖的头原来不是一回事。

埃阿科斯　这是索隆，厄克塞刻斯提得斯的儿子，那是塔勒斯，他们的旁边是庇塔科斯和别人，他们一总是七个人，[31]你看。

墨尼波斯　埃阿科斯，别人中间只有他们是没有忧虑的快活的人了。但是那个遍身满是灰烬，像是煨在灰里的面包，身上全是烧伤的，那是什么人呀？

埃阿科斯　墨尼波斯，那是恩珀多克勒斯，[32]他从埃特涅山走来，差不多已经一半煮熟了。

墨尼波斯　铜脚的贵友，你为什么却把自己投到火山口里去的呢？

恩珀多克勒斯　墨尼波斯，这是一时忧郁的发作。

墨尼波斯　不是的，凭了宙斯，这乃是由于虚荣、傲慢和愚蠢的发作，这就把你烧成灰，连鞋子在一起，——这你正是活该。可是那些花样也不曾帮助了你，他们却发现了，你是死掉了。但是，埃阿科斯，哪里是梭格拉底呢？

埃阿科斯　他总是同了涅斯托耳和帕拉墨得斯[33]讲些废话呢。

墨尼波斯　我倒很想见他，假如他在这里的什么地方。

埃阿科斯　你看见那个秃头的么？

墨尼波斯　他们全是秃头，所以这个名称都用得上。

埃阿科斯　我说的是那塌鼻子的。

墨尼波斯　但是这也一样，他们都是塌鼻子的。

梭格拉底　墨尼波斯，你找我么？

墨尼波斯　正是的，梭格拉底。

梭格拉底　雅典的情形近来怎么样？

墨尼波斯　有许多青年人自己说是哲学家，从那服装和走路的样子看去，倒像是头等的哲学者哩。

梭格拉底　我曾经看见过许多。

墨尼波斯　但是你也曾看见，我想，阿里斯提波斯来找你的时候，还有那柏拉图，[34]那时是什么情形，一个从身上发出香气，一个是从西刻利亚刚学会了恭维霸主们的一套。

梭格拉底　但是关于我，他们是怎样想呢？

墨尼波斯　梭格拉底，关于这些你是个幸运的人。总之他们把你当作一个奇异的人，于事无所不知，可是这个据我的意思来说真话，乃是你实无所知。

梭格拉底　这是我从前对他们老是说的话，但是他们却总以为这是我说的一种反话。

墨尼波斯　但是现今在你周围的是哪些人呢？

梭格拉底　墨尼波斯，有卡耳弥得斯，淮德洛斯，以及克勒尼阿斯的儿子。[35]

墨尼波斯　梭格拉底，这很好！你还是干你自己的那一门，你仍旧是不看轻“美”。

梭格拉底　此外我有什么更为愉快的事可干呢？但是你若是愿意，不来我们近旁躺下么？

墨尼波斯　不，凭了宙斯，我还是去找克洛索斯和萨耳达那帕罗斯，住在他们的近旁呢。我期望听着他们的哀叹得到不少笑乐的资料哩。

埃阿科斯　我要走了，去看有没有我们死人会冷不妨的溜走了呢。墨尼波斯，你可以随后再来看吧。

墨尼波斯　埃阿科斯，你去吧，这我也看的尽够了。

七　墨尼波斯与坦塔罗斯

上场人物

墨尼波斯　见前。

坦塔罗斯（Tantalos）　宙斯和一个神女所生的儿子，是吕狄亚国王，曾因对诸神犯了一件大不敬的罪，在冥中受极严重的刑罚。普通传说是他有一回宴享诸神，因为想尝试他们，把他自己的儿子珀罗普斯（Pelops）杀了，将肉请他们吃，看他们知道不知道。神们当然全都知悉，只有得墨忒耳（Dêmêtêr）因为女儿给冥王抢走了，心里悲伤，无意中吃了一口，所以后来诸神使得珀罗普斯复活过来，肩头缺了一块肉，便以象牙补好。坦塔罗斯则罚使永久饥渴，站在冥土河中水一直满到颔下（但在著者对话里则说站在河边），却喝不到水，头上有果树满生果子，也吃不到嘴。关于他的犯罪，还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此说最为普通，在《俄底塞亚》卷二中也是这么说的。

墨尼波斯　坦塔罗斯，你为什么哭呢？为什么你站在湖边哭你自己呢？

坦塔罗斯　墨尼波斯，我口渴得要死了。

墨尼波斯　你是不是这样的懒，不肯屈身下去喝的么，或是，凭了宙斯，不是也可以用两手掬了起来么？

坦塔罗斯　这没有用处，即使是屈身下去，那水觉得我近前来了，便逃了开去，若是我用两手去掬，想把它送到嘴里去，在我还没有能够湿我的嘴唇之前，它不知怎的都从指头中间漏走，让我的两手仍旧干燥着。

墨尼波斯　坦塔罗斯，你受着很奇怪的报应。但是告诉我，这你为什么要喝水呢？你的身体是葬在吕狄亚了，那是会觉得饥渴的。但是你是一个灵魂了，为什么还会口渴，想要喝水呢？

坦塔罗斯　这就是我的刑罚了，我的灵魂还感觉口渴，像是有身体一般。

墨尼波斯　那么我们就相信是这样，因为你告诉我说你是被罚了口渴。但是这有什么了不得呢？你怕喝不到水，会要死么？除了这个之外我并没有还有冥土，或者死亡会从这里再把我们带到别的地方去。

坦塔罗斯　你说的很对，但这是我的判决的一部分，想要喝水，虽是并无必要。

墨尼波斯　坦塔罗斯，你这是胡说了。我想你倒真是需要喝一口纯净藜芦[36]剂才好，凭了宙斯。你是同被狂犬咬了的人正相反，不是怕水，但你是怕口渴。

坦塔罗斯　墨尼波斯，我倒是并不拒绝喝藜芦剂，只要是有得喝。

墨尼波斯　坦塔罗斯，放心吧，因为没有你或是别的死人要喝水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就只是他们并没有像你这样，被判了要口渴，却喝那不肯供应的水罢了。

八　墨尼波斯与刻戎

上场人物

墨尼波斯　见前。

刻戎（Kheirôn）　系克洛诺斯（Kronos）的一个儿子，因为克洛诺斯那时为的防瑞亚（Rhea）看去妒忌的关系，化作一头马去追求海神的女儿，所以他生来是一个马人（Kentauros），便是半人半马的。这本来是上半是人，下半身是两只马蹄，有如中国《山海经》里的“彊良”那样，但是后来给他美化了，自腰以下是整个的马，有四条腿，样子便比较优美得多了。神话里原有一种马，他们模样是一样，就是性格非常恶劣，有点近于动物，唯独刻戎乃是特别的，他既是不死的，又很聪明正直，喜欢帮助人，又精通医术及诸学问，尝教育过许多神话上的英雄，如阿斯克勒庇俄斯，卡斯托耳兄弟，伊阿宋，珀琉斯，阿吉琉斯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后来因为赫剌克勒斯和其他的马人们发生冲突，刻戎膝上为流矢所中，这箭乃是赫剌克勒斯用了所杀水蛇的血蘸过，是有致命的毒的，刻戎虽是不死的，而伤甚剧，乃情愿将不死性给了普洛墨透斯，而自己死去。

墨尼波斯　刻戎，我听说，虽然你是一个神，但是情愿

死亡的。

刻戎　墨尼波斯，你听说的话是真的，你看，我现在是死了，虽然我是不死的。

墨尼波斯　你为了什么爱死，那是一件东西许多人总不爱的？

刻戎　我告诉你吧，看你也是一个明白的人。我觉得不死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享乐的。

墨尼波斯　活着看见那阳光，不是很快乐的么？

刻戎　不，墨尼波斯。我以为快乐在于复杂，和不全是那一样。我却只是永久活着，享受同一的东西，太阳，光明以及食物，那四季也全是一样，各个轮流而来，一个接着一个的。这于我已是十分厌足了，因为我想快乐并不是永久占有这东西，但也在于有时没有了。

墨尼波斯　刻戎，说得很好。但是你在冥土怎样忍受呢，这里是你自己情愿来的？

刻戎　墨尼波斯，这是并不错。这里的平等真是民主的，这使得人在阳光下或是在黑暗里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这里不像在上边的时候，要感觉到渴或是饿，我们不再有这些需要了。

墨尼波斯　刻戎，但是你得注意上当，不要再应用你那一套意见才好。

刻戎　这你是怎么说的呢？

墨尼波斯　就是说假如你觉得人生单调，老是那一套，觉得厌倦了，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单调，那么你也会感觉厌倦，想要找寻改变，从这里到别一个生活里去，那就据我想来，是不可能的了。

刻戎　墨尼波斯，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墨尼波斯　我想，据说明白的人是这样做的，他们满足于现在的生活，觉得并没有不好忍受的地方。[37]

九　墨尼波斯与忒瑞西阿斯

上场人物

墨尼波斯　见前。

忒瑞西阿斯（Teiresias）　忒拜（Thebai，世俗通译底比斯，系从 Thebes 之英读也）有名的预言者，少时在山上见二蛇相交，击杀其雄蛇，乃忽变为女身，其后又遇同样的事，遂复为男子如初。宙斯夫妇曾有争论，谓男女交会快乐孰多，相争不能决，乃召忒瑞西阿斯问之，答言女十而男一，赫拉深恨其言，乃夺其目光，宙斯特加惠使能先知，并延长其寿命，故神话中各英雄故事中几乎无不参预者，即死后亦尚能预言，俄底修斯至入冥问之，见于《俄底塞亚》中。

墨尼波斯　忒瑞西阿斯，现在是不容易辨别你是不是眼瞎了，因为我们的眼睛都是一样，空的，只有眼窝了。现今你已经不能分出来，哪个是菲纽斯，哪个是林叩斯[38]了。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先知，而且是唯一的曾经做过男人以及

女人的人。我是从那诗人们听到这事的。所以凭了诸神，请你告诉到底你觉到哪一种生活最为快乐，是你做男人的时候，还是做女人的时候呢？

忒瑞西俄斯　墨尼波斯，那是女人的生活要好得多了，因为这比较的少麻烦的事情。妇人们总是统治着男子，不要强迫去打仗，不要去站在城墙上面，也不要议会里辩论，或是到法院里去盘问。

墨尼波斯　忒瑞西阿斯，你不曾听到欧里庇得斯戏剧里墨得亚的话么，她说那女人不幸的境况，很是可怜，特别是那难以忍受的做产的苦痛。但是请告诉我，现今我因了墨得亚的诗句而记起来了，你在那做女人的时候，是不是生过儿子，还是没有怀过孕，在那一生里没有子息么？

忒瑞西俄斯　墨尼波斯，你为什么问这件事呢？

墨尼波斯　忒瑞西阿斯，这不是什么难问吧。请你回答，假如你觉得这很容易。

忒瑞西俄斯　我不是不能怀孕的，但是没有生过子女。

墨尼波斯　这就够了，因为我想要知道，你是没有子宫。

忒瑞西俄斯　当然是有的。

墨尼波斯　那么以后你的子宫就渐渐的不见了，那女人的地方也堵上了，你的双乳减退，你长出了男根，生出胡子来么？还是你的从女人变成男人是突然出现的么？

忒瑞西俄斯　我不懂得你问的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你似乎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

墨尼波斯　忒瑞西阿斯，难道我应该相信这样的故事，像个蠢人似的也不考察它是否是可能的，便接受了过来么？

忒瑞西俄斯　那么你也不相信这样的故事，如听见女人变了鸟或是树或是兽，有如阿厄冬，或达佛涅，或吕卡翁的女儿[39]的事了？

墨尼波斯　我如或遇到他们，也想听听她们的叙述。但是，好先生，你还是做女人的时候，已经说预言直到后来，还是到了变成男人，这才开始学习的呢？

忒瑞西俄斯　你看，你就不知道关于我的一切事情，我怎么给神们解决了一件争论，因此赫拉把我眼睛弄瞎了，宙斯却给了我预言的本领，作为我的不幸的安慰。[40]

墨尼波斯　忒瑞西阿斯，你还是说诳话么？这正是那预言者所做的那一套，因为你们的习惯是不说什么真话的。

一〇　墨尼波斯，安菲罗科斯与特洛福尼俄斯

上场人物

墨尼波斯　见前。

安菲罗科斯（Amphilokhos）　是安菲阿剌俄斯（Amphiaraos）的儿子，其父是个先知，是“七人攻忒拜”（Heptaepi Thêbas）的一个将领，但他预知七人中除阿德剌斯托斯（Adrastos）外无一得生还者，战争中遇敌人败走，地忽开裂，并车马陷没在内。后人为在其地建庙，祭祀为神，神示

甚有效验，安菲罗科斯虽然亦能预知，但未闻有庙，当系由其父而传说致讹。

特洛福尼俄斯（Trophônios）　俄耳科墨诺斯王厄耳癸诺斯（Erginos）的儿子，与其弟阿伽墨得斯（Agarnêdês）同长于建筑，尝为玻俄伊提亚（Boiotia）的王许里欧斯（Hyrieus）建造宝库，特地在墙上设置一石可移动，辄入库偷盗财物。后王发见被窃，乃潜设陷阱于中，阿伽墨得斯陷其中不可得出，特洛福尼俄斯乃断其首携出，以免追究。此与赫罗多德《史记》卷二中所记埃及王剌木普西尼托斯（Rhampsinitos）时事相同，但埃及王后来觅得其人，赏其智勇，特免其罪并以女妻之，而特洛福尼俄斯则其后为大地所吞没了。但是希腊古时似乎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凡是雷击或是大地吞没而死的人，仿佛有一种神秘的气息似的，往往崇祀为神，所以特洛福尼俄斯死后在勒巴得亚（Lebadeia）有一地下室，供宣示预言之用，且尊称之曰宙斯特洛福尼俄斯。

墨尼波斯　你们两个，特洛福尼俄斯和安菲罗科斯，虽然都是死人了，不晓得为什么还觉得值得有庙，当作先知，那些愚蠢的人们把你们当作神呢。

安菲罗科斯　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么，假如他们是这样的傻，把死人那样的看待。

墨尼波斯　他们也不会这么做，如果你们不是在生前，装神见鬼的说话，仿佛预知未来，告诉过那些来问的人。

特洛福尼俄斯　墨尼波斯，这里安菲罗科斯自己会得知道有什么话回答你，但是至于我呢，我乃是个英雄，[41]所以

在宣示预言，对于任何来找我的人。我想你似乎不曾到过勒巴得亚，不然你不会得对于这些事怀疑。

墨尼波斯　你说什么？难道我须要到勒巴得亚去，穿着那可笑的布衫，手里拿着大麦饼，爬进有很低的入口的你那洞里去，才能够知道你和我们是同样的死人，只不过戏法比我们高明点罢了吧？但是，凭了你那预言术，请你告诉我，什么是英雄？因为我不懂。

特洛福尼俄斯　这是人和神的一种混合物。

墨尼波斯　你说，这既不是人，也不是神，乃是两者并在一起的么？那么，现在你那神的一半部在哪里吧？

特洛福尼俄斯　墨尼波斯，这是在玻伊俄提亚说预言哩。

墨尼波斯　特洛福尼俄斯，我不明白你所说的话，但是我却明了的看清楚了，就是你们统是死掉了。

——　狄俄革涅斯与赫剌克勒斯

上场人物

狄俄革涅斯　见第一节人物说明。

赫剌克勒斯（Hêraklês）　希腊斯巴达方面的大英雄，十分勇猛，但稍缺智谋。他是宙斯的一个儿子，一生建立许多功业，有十二件工作，最是有名。死后升天为神，复娶宙

斯的女儿赫柏（Hêbê）为妻，本节对话中涉及其事。

狄俄革涅斯　这不是那赫剌克勒斯么？不是别人，凭了赫剌克勒斯！[42]弓呀，棍子呀，狮子皮呀，[43]那魁伟的身体呀，——整个儿是赫剌克勒斯。那么他是死了么，虽然是宙斯的儿子？请告诉我，长胜的英雄，你是个死人么？我从前在地上的时候，时常祭祀你，以你为神呢。

赫剌克勒斯　你祭祀得对。因为那赫剌克勒斯自己是在天上同神们在一起，有那美丽的脚踝的赫柏[44]做妻子，我却是他的形象。[45]

狄俄革涅斯　你怎么说？神的形象么？一个人可能一半是神，一半却是死了么？

赫剌克勒斯　是呀，因为赫剌克勒斯他并没有死，我只是他的形象罢了。

狄俄革涅斯　我懂得了。他把你给了普路同，当作替身代了自己，所以你现在就代他当了死人了。

赫剌克勒斯　差不多是这样情形。

墨尼波斯　可是埃阿科斯是很精明的，他怎么会看不出你并不是那人，却当面接受过来你这个赫剌克勒斯的替身呢？

赫剌克勒斯　因为我是十分的相像。

墨尼波斯　说的不错，因为十分相像，所以你真是那人。但是这事情或者是翻过来，你真是赫剌克勒斯，那个形象倒是娶了赫柏，和神们在一起呢。

赫剌克勒斯　你大胆胡说！假如你不停止对我的嘲笑，我将教你知道，我是怎样的神的形象。[46]

墨尼波斯　弓是露出来了，而且准备好了。但是我现在还怕你什么呢，我已经死过一遍就完事了？但请你告诉我，凭了你赫刺克勒斯的名字，他活着的时候，你也和他在一起，算作他的形象么？还是你们两个生时在一起，但是死的时候却分开了，赫刺克勒斯飞到神那里去，你是他的形象，却正是该当的，到这里冥土来了的呢？

赫刺克勒斯　本来对一个专说玩话的人，没有回答的必要，但是我且再告诉你一回。所有赫刺克勒斯身里的安菲特律翁[47]的部分全都死了，我就是那一部分，但是那来自宙斯的部分却是仍在神们中间存在着。

墨尼波斯　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你说的是，阿尔克墨涅[48]生了两个赫刺克勒斯，一个从安菲特律翁来的，又一个是从宙斯来的，所以你们是同一母亲的双生子，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赫刺克勒斯　傻子，不是的。我们乃是一个人。

墨尼波斯　这却是不容易懂得了，两个赫刺克勒斯混合成为一个，除非是像马人[49]似的将人和神混生在一起。

赫刺克勒斯　你没有想每个人都是由两部分合成，即是灵魂与肉体么？因此这有什么妨碍，使得那灵魂在天上，因为这是从宙斯出来的，从凡人出来的我到死人中间来呢？

墨尼波斯　安菲特律翁的好儿子，你说得很好，假如你是一个肉体，可是现在你是没有肉体的形象了，因此你似乎冒这危险造成了三个赫刺克勒斯了。

赫刺克勒斯　怎么三个？

墨尼波斯　是这样的。假如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你乃是他的形象和我们在一起，他的肉体却在俄忒山上，现在变

成灰了，这样他就成为三个。你还得来计画，怎样去给你的身体找第三个父亲来才好。

赫剌克勒斯　你胡说，是一个诡辩家。你是什么人呢？

墨尼波斯　我是西诺珀的狄俄革涅斯的形象，但是凭了宙斯，他却不是在“不死的神们”[50]一起，而是和很好的死人们同住，在嘲笑荷马和他的这样无稽的故事哩。

一二　菲利波斯与亚力山大

上场人物

菲利波斯（Philippos）　字义曰“爱马”，为马其顿（Makedonia）国王，建立统一希腊的始基，生于公元前四世纪前，四十七岁时被刺，其事业由亚力山大继成之。

亚力山大（Alexandros）　字义曰“救人”，正当应译作阿勒克珊德洛斯，是菲利波斯的儿子，他完成父业，统一希腊，击退了波斯，并侵入亚洲，直到印度的许法西斯（Hyphasis），因兵士已厌战，遂不得已率师归。中途他得了热病，遂死，年才三十二。他有特别军事才能，后世称为亚力山大王，从他那时候起，希腊各都市虽失掉了独立，可是文化逐渐统一，而且随了政治的发展，希腊文化也益发达到了东方，历史上称为希腊化时代，或以在埃及所建设的新都市为名，称为亚力山德里亚（Alexandreia）时代。

菲利波斯　亚力山大，现在你再不能否认说不是我的儿子了吧，因是你若是安蒙[51]的儿子，你就不会死了。

亚力山大　父亲，我自己不是不知道，我是菲利波斯的儿子，阿明塔斯的〔孙子〕，[52]但是我接受那个神示，因为我想于我很有用处。

菲利波斯　你怎么说？你以为有用处，就使你自己为那些预言者所骗么？

亚力山大　不是如此，但是那些夷人很是怕我，没有人敢抵抗我，以为这是神作战，所以我就容易征服他们。

菲利波斯　你征服了什么人，那也值得征战么？他们都是些胆小鬼，只有那些弓儿，小皮盾儿和藤牌。但是要打胜那希腊人，——玻伊俄提亚人，福喀亚人和雅典人，那才真是一件工作，打胜阿耳卡狄亚的重装步兵，忒萨利亚的马队，厄利斯的标枪兵，曼提涅亚的轻装步兵，或是特剌刻人，伊吕里亚人或派俄尼亚人，才是大事业哩。至于那些墨狄亚[53]人，波斯人以及迦勒底人，统是带着金器的娇嫩的人们，征服他们你也不是第一个了。你不知道在你以前克勒阿耳科斯[54]也已经做到过么，带了一万人到内地去，他们并没有等到肉搏，在射程所能到达以前就都逃跑了么？

亚力山大　但是，父亲，那斯库提亚人和印度的象队，却也是不可小看的，而且我得到那些胜利，并没有用离间计或是收买[55]他们这些阴谋，可是虽然我收服希腊人大多数没有流什么血，或者你又听到过，我是怎么地惩罚忒拜人的。[56]

菲利波斯　这我知道。克勒托斯[57]告诉过我，他是你在宴会上杀害的，用枪刺穿了他的身体，因为他敢于称赞我

的功绩在你之上。此外，你又废去了马其顿的大衣，[58]他们告诉我，却穿上了紧身袄，而且头上直竖地戴了三角帽，期望马其顿的自由人都对你爬下。顶可笑的事情，是你去模仿了你所战败的人的模样！其他的你所做的事我不说也罢，——你怎么把那些学者们关到狮子笼里去，你的所有的结婚，以及你对于赫淮斯提翁[59]的异常的宠爱。只是我听到有一件事是值得称赞的，便是你对于达瑞俄斯[60]的美丽的妻子没有侵犯，并且照顾他的母亲和他的女儿们。[61]因为那是帝王的态度。

亚力山大　但是，父亲，你不称赞我的冒险精神么，第一个跳进俄克绪德剌开人的城堡里去，受到许多创伤的事么？

菲利波斯　我不称赞这个，亚力山大，并不是说这是不对的，一个国王有时负了伤，同了他的军队去冒险，可是这却于你全然不相称。因为你是被当作神的，若是受了伤，被人看见从战地里抬了出来，流着血，因受伤而呻吟着，看着这情形的人就要笑了，觉得安蒙是个骗人的，他的预言都是假话，那先知们是些帮闲罢了。有谁看见了宙斯[62]的儿子昏晕了，要医生来救助，会不发笑的呢？现在你是死了，难道你不知道有许多人在嘲笑你的作伪，看在神的尸首直躺在那里，粘滑而且肿胀了，同许多平常人一样么？而且这个，亚力山大，你说是很有用处的，因此容易得到胜利，却也减少了你成就的所有不少的光荣，因为当作神的事迹来看，一切都是有缺限的。

亚力山大　可是人们想我并不是这样，却是把我与赫剌克勒斯和狄俄倪索斯[63]并列的，况且我征服了那阿俄耳诺

斯，[64]他们两个都没得到过，只有我把它征服了。

菲利波斯　你看，你这说话不就是安蒙的儿子的口气么，把自己比作赫剌克勒斯和狄俄倪索斯？亚力山大，你不害羞么？为什么你不学习放弃了自高自大，知道你自己，明白你现在已是死人了呢？

一三　狄俄革涅斯与亚力山大

上场人物

狄俄革涅斯

亚力山大　均见前。

狄俄革涅斯　亚力山大，这是怎的？你也死了，正同我们大家一样么？

亚力山大　狄俄革涅斯，正如你所看见的样子。像我似的一个人死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狄俄革涅斯　那么是安蒙说了诳话，那时他说你是他的儿子？你到底还是菲利波斯的儿子么？

亚力山大　当然是菲利波斯的儿子。因为若是安蒙的，我就不会得死了。

狄俄革涅斯　那么关于俄林庇阿斯[65]的这也是假话了，

说什么有大蛇陪伴着她，[66]有人看见它在床上，说这是你生出的原因，菲利波斯以为他是你的父亲，乃是受了骗了。

亚力山大　我也听过这话，正是和你一样，但是现在我才知道，在我母亲和安蒙的祭师们所说的没有一点儿真话。

狄俄革涅斯　亚力山大，但是他们的诳说却于你不无实际的用处，因为许多人都跪下了，以你为神呢。但是请告诉我，你把你的那大帝国留给谁了？

亚力山大　狄俄革涅斯，我不知道。我来不及对这些事情发布命令，只是在我死的时候，我把我的指环印[67]交付给珀耳狄卡斯了。但是，狄俄革涅斯，你为什么笑呢？

狄俄革涅斯　我只在回想当时希腊人待你的情形，在你抓到了政权的时候，他们开始谄媚你，推举你做保护人，和元帅去对付那夷人，有人还在十二大神[68]中加添了你，给你造庙，对你祭献，算是大蛇的儿子。——但是告诉我吧，马其顿人把你埋葬在什么地方呢？

亚力山大　我这三十天以来就是躺在巴比伦，但是我的副官[69]普托勒迈俄斯答应我，等他在现今的扰乱中间得到工夫的时候，他将把我葬在埃及，那么我就将成为埃及的诸神之一了。

狄俄革涅斯　亚力山大，我看见你来到冥土，却还是那么傻，希望成为一个阿努比斯或是阿斯利，我能不发笑么？但是，最有神性的人，请你不必那样希望呢。因为这是不合法的，凡是渡过了那湖，走进我们门口来的人，是不许再上去的。因为埃阿科斯不是很疏忽的人，刻耳柏洛斯[70]也并非可以轻视的。——但是我所愿意听到你说的，却是你的心里感觉着什么，那时你来到这里，留下那许多幸福在地上，

这些便是你的侍卫，副官和总督们，那些金子，向你下跪的人民，还有巴比伦和巴克特剌，[71]那些巨大的野兽，[72]光荣和名誉，还有你那标帜，骑马出去的时候头上围着白色的带子，[73]穿着用别针别住的紫衣。你不觉着悲哀么，在这些事情经过你的记忆的时候？为什么哭了呢，你这傻子？难道那贤明的亚理士多德[74]没有教过你，要知道从幸运得来的事物是不稳定的么？

亚力山大　那个人贤明么？其实乃是顶狡猾的谄媚者！还是让我来讲关于亚理士多德的事情吧，他是怎么地有所请求与教示，怎么利用了我对于教育的的热心，来谄媚恭维我，有时候赞美我的美，因也算是“善”的一部分，或是我的作为和财富。他这个也算是美，所以他可以自己来接受它，没有觉得什么羞耻。狄俄革涅斯，那人是个骗子，而且是很有功夫的人。但是我至少从他的智慧略有所得，那便是对于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的留恋，因为我以为那是最大的善呢。

狄俄革涅斯　那么，我看这么办吧。我要给你开一个医治忧愁的药方。因为这里没有藜芦生长着，所以你还是去喝忘川[75]的水，大口地喝一口，而且屡次地喝，这样你就会停止对于亚理士多德的众善的忧思了。〔快去吧〕，因为我看见克勒托斯那人，还有卡利斯忒涅斯[76]以及许多别人，对了你冲过来，想把你撕碎了，还报你对他们所做的事。所以你走这别一条路去好了，而且去多喝几口水，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

一四　赫耳墨斯与卡戎

上场人物

赫耳墨斯
卡戎　均见前。

赫耳墨斯　管渡船的，假如你说好，现在就来算一算你欠我多少钱，免得将来争执。

卡戎　赫耳墨斯，让我们算吧。现在决定了更好，这就省事得多。

赫耳墨斯　我照你所说的买来了一只铁锚，计钱五角。[77]

卡戎　这很不少呀。

赫耳墨斯　凭了冥王，那是用五角钱买的，还有一根套桨的皮条，计钱两分。

卡戎　记下吧，五角二分。

赫耳墨斯　缝风篷的针一根，花了我五分钱。

卡戎　把这个记下吧。

赫耳墨斯　补船漏的黄蜡、钉子和你做帆索的绳子，一共计钱两角。

卡戎　这些倒是很值。

赫耳墨斯　这些就是了，假如我们没有忘记什么计算在内的话。但是你说，什么时候可以还我呢？

卡戎　赫耳墨斯，现在是不成，但是假如一场瘟疫或是战争送下大群人来，那么我可以满满地装一渡船，发点意外之财。

赫耳墨斯　那么现在我只好坐着，祷告最坏的时候到来，可以得到还钱么？

卡戎　赫耳墨斯，这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现在到我们这里来的人很少，像你所看见的样子。因为这是太平时代嘛。

赫耳墨斯　那是再好不过的，即使你要延长还欠的日期。但是在那古时候，卡戎，你知道人是什么模样的，他们都是男子汉，几乎大多数是身上流着血，受了伤。但是如今我们只能得到几个被儿子[78]或妻子所毒死的，或者是因了侈奢生活肚子和小腿都肿胀了，颜色憔悴，不成样子的人，全不像那古时候的。他们来到这里的关系，大多数还要谢那钱财，他们显然是为了这个互相设计谋害。

卡戎　是的，这是众人所爱的嘛。

赫耳墨斯　那么，你也不能说我错吧，因为我来问你讨债。

一五　普路同与赫耳墨斯

上场人物

普路同（Ploutôn）　是宙斯的弟兄，但因为是地下的主者，所以在《诸神对话》中没有了，却把他列在死人里边。他也称作海得斯（Haidês），或阿伊得斯（Aides），意思云看不见，故与冥王之意相同。他的本名则是普路同，与希腊语的富（ploutos）字同源，谓所有财富出自地下，则亦由普通名字转化，与诸神的专名有异。

赫耳墨斯　见前。

普路同　你知道那个老人么，我说那很老的老头儿，那个富有的欧克剌忒斯，[79]他没有儿女，却有五倍一千的人在想猎取他的财产。

赫耳墨斯　是的，你说那从西库翁[80]来的么。但是怎么样呢？

普路同　赫耳墨斯，你让他活下去，他已经到了九十岁了，给他更加添这许多，或者若是可能就更加多吧。但是那些谄媚他的人，年轻的卡里诺斯，达蒙[81]以及其他的人，却都一个个地拉他下来。

赫耳墨斯　那样似乎有点儿古怪。

普路同　不，但这是顶公正的办法。为什么缘故他们老是祷告他的朋友的死，或是觊觎着他的财产呢，虽然并不是亲戚？但是那顶讨厌的，而是他们虽这样的祷告着，却表面上很巴结他，在他病了的时候尤其计画得很明显，大家都看得明白，但同时却又许愿，病如轻减当设祭谢神，实在这些人的谄媚方法是多得很。所以我愿意他不死，那些人却是在他之前都得走了，空自张大着嘴。

赫耳墨斯　很好玩的运命给他们担受，那些原都是无赖子嘛。

普路同　他自己却很巧妙地引导着他们，有着各种希望。实在他似乎总是半死不活的，可是他比起年老人来还要硬朗。但是他们已经将他的财产自己分配好了，满心以为可以享福了。[82]所以现在让他脱去了他的老年，像伊俄拉俄斯[83]似的，使他重新变得年轻，至于他们在希望之中却离开了所梦想的财富，来到此地，得到应该的悲惨的死。

赫耳墨斯　普路同，别操心吧。我就去给你把他们找来，一个一个的。我想，他们是七个吧。

普路同　抓他们下来，他将从老人复转为青年，送他们各人的下葬呢。

一六　忒耳普西翁与普路同

上场人物

忒耳普西翁（Terpsiôn）　追随富翁的谄媚者，亦假设的人物，参考上文注〔79〕。

普路同　见前。

忒耳普西翁　普路同，这是公平的么，我三十岁就死了，那个老人图克里托斯[84]已经九十多了，却还是活着？

普路同　忒耳普西翁，那是十分公平的。他活着没有祈祷任何朋友的死，但是你把所有工夫用在计算他，等着他的财产上面。

忒耳普西翁　但是像他这样的老人，已经没法使用他的财产的人，不是应该离开人世，让路给年轻人的么？

普路同　忒耳普西翁，你这定的法律倒很是新鲜，凡是没法使用他财产于快乐的人就应该死了。但是命运和自然[85]却是别个样子安排的。

忒耳普西翁　那么我反对她们的这种安排。这事情应当顺着次序，顶老的人在先，以后是次老的，不能有一点颠倒错乱。不该让那老东西总是活着，他已经只剩了三个牙齿，不大看得见了，要四个家人搀着走路，鼻子老是流着鼻涕，

眼里全是目脂，不复知道人生的快乐，真是所谓活的坟墓，为青年们所笑。所以他不应该活下去，那时漂亮的健康的年轻人却是死了，因为这是叫河水倒流〔不自然的事〕。总之他们至少应当知道，各个老人什么时候将要死了，以免空虚心思去侍奉那些人。但是在现在，有许多回是俗语说的，车子放在牛的前面了。

普路同　忒耳普西翁，事情可是比你所想的要办得更有道理呢。现在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那么大张着嘴觊觎别人的财产，想挤上去给没有子息的老人做义子呢？结果是成为一个大笑话，如果你埋葬在他们之先，这事对于大家是觉得极其愉快的。你愈是祷告他们的死，大家也愈加高兴，如果你先死了的话。因为你发明了一种新鲜的职业，专去爱那没有子女的老太太和老头子，但是那有子女的于你们便不觉得是可爱了。可是你们的爱人里边，有许多人也看穿了你们爱情的后面的不良意思，所以即使他们是有子女，假装出憎恨着他们，那么自己可以得到你们做爱人。但是后来在遗嘱里从前那些拿枪的人们[86]却是关出在外了，儿子们和自然，那是当然的，战胜了一切，于是那些人只好暗地里咬牙齿，觉得是上了当。

忒耳普西翁　你说的这是真的。即如我那图克里托斯也就吃过我许多东西。可是他总是似乎就要死了的样子，我每次进去，他低声呻吟，声音很细，像是初出壳的小鸡儿，所以我以为就要走进棺材里去了，也就送他许多礼物，庶几不要被对手所压倒，我时常夜里醒着，因为操心睡不着觉，总是计算着每一宗钱，安排事情。这便是我死的原因，失眠和那操心。但是他却把整个的钓饵吞下去了，前天到笑嘻嘻地

来送我的葬。

普路同　图克里托斯，做得很对！你活得很长，享有你的财富，并且同时去笑这样的人！愿你永久不死，等你送过了那些谄媚者的葬礼！

忒耳普西翁　普路同，这给我最大的高兴，假如卡洛阿得斯[87]也将在图克里托斯之前死了。

普路同　忒耳普西翁，放心吧。〔不但是他〕，就是斐冬，墨阑托斯[88]以及其他一切的人，都将死在图克里托斯之前，同是为了他们的那个操心。

忒耳普西翁　我赞成这办法。图克里托斯，祝你长寿！

一七　仄诺方托斯与卡利得弥得斯

上场人物

仄诺方托斯（Zenophantos）　假设的人物，以谄媚的手段，服侍有钱的人，谋分得其财产为业的人。

卡利得弥得斯（Kallidêmidês）　同上。

仄诺方托斯　卡利得弥得斯，你是怎么死的？我时常在得尼阿斯[89]那里寄食，是吃得太多了噎死的，正如你所知道的，因为你是在场，在我死的时候。

卡利得弥得斯　仄诺方托斯，我是在场。但是我的死却

很有点奇特。你知道那个老人普托俄多洛斯[90]吧？

仄诺方托斯　那个没有儿子的富人吧，我知道你常和他在一起。

卡利得弥得斯　我时常去侍候他，因为他允许我在他死后给我好处。但是那事情拖了很长的时间，他老是活着比提托诺斯[91]还要老了，我便找了一条近路去得到那遗产。我买到了毒药，并且说通了他那倒酒的人，在下次他要酒喝的时候——他很能喝酒——把毒药预备好在酒杯里，就给他喝。我答应那倒酒的人，如果他做了，我就给他自由。[92]

仄诺方托斯　那么怎么样呢？你所说的似乎很有点古怪呢。

卡利得弥得斯　我们洗过澡走进去的时候，那小伙子预备好了两个杯子，一个有毒药的给普托俄多洛斯，别一个给我。但是不知怎么他弄错了，给了我那毒酒，却把没有毒的给了普托俄多洛斯了。一会儿之后，他还是喝着酒，我却是直躺在地下，替代了他变作死人了。仄诺方托斯，你为什么笑的呢？你是不应该来笑你的友人的。

仄诺方托斯　因为，卡利得弥得斯，这事来得很滑稽嘛。但是那老人怎么样呢？

卡利得弥得斯　他最初也因为这突然的事情有点张皇了，但是随即懂得其中的经过，我想，看了那倒酒的人所干的事独自笑了吧。

仄诺方托斯　但是你不应该去走那近路，还是让他从大路里来更为安全，即使那要迟缓一点。

一八　克涅蒙与达木尼波斯

上场人物

克涅蒙（Knêmôn）　假设的人名，系对富人谄媚者的名字，意云小腿。

达木尼波斯（Damnippos）　同上，意云驯马。

克涅蒙　那正是俗语所说的，小鹿抓到了狮子了。

达木尼波斯　克涅蒙，为什么懊恼呢？

克涅蒙　你问我为什么懊恼么？我是上了当了，立了一个我所不愿意的继承人，这个可怜的我，却把我所想要给的忽略过去了。

达木尼波斯　这是怎么搞的呢？

克涅蒙　我侍奉那个没有儿子的大富翁，赫耳摩拉俄斯，[93]等候他的死，他对于侍奉也很高兴接受。所以我又想了条妙计，决心将我的遗嘱公开，我把所有财产全给了他，希望他也来竞争一下，对我也是这样办。

达木尼波斯　但是他怎么办呢？

克涅蒙　他在遗嘱里怎么说，我不知道，我只告诉你，我自己突然地死了，那时房顶落在我的头上，所以现在赫耳

摩拉俄斯得到了我的财产，正如梭鱼[94]将那钓钩连着钓饵一并吞下去了。

达木尼波斯　他不但如此，简直是连你钓鱼的也吞了。你这是被你自己的聪明所误了。

克涅蒙　可不是么，我所以在这里叫苦的呢。

一九　西密罗斯与波吕斯特剌托斯

上场人物

西密罗斯（Simylos）　假设的人物，一个做一地方的霸主的人。

波吕斯特剌托斯（Polystratos）　同上，富人的名字，意云大军。

西密罗斯　波吕斯特剌托斯，现在你也来到我们这里了，我想，你活了差不多将近一百岁了吧？

波吕斯特剌托斯　西密罗斯，九十八岁了。

西密罗斯　这三十年在我死后，你生活得怎样呢？在我死的时候，你大概是七十岁。

波吕斯特剌托斯　非常愉快，或者这你要觉得奇怪。

西密罗斯　真是有点奇怪，因为你不但年老身弱，而且没有子女，却还能够享受生活。

波吕斯特剌托斯　第一件，我一切都还来得。我享有许多的俊美的孩子，顶娇媚的女人，各种香料和芬芳的美酒，还有超过西刻利亚[95]地方的筵席。

西密罗斯　这是有点新鲜了。我知道你是很省俭的。

波吕斯特剌托斯　但是，高贵的朋友，那些好东西却都是从别人那里流来的。从清早起许多人就聚集在我的门口，以后便送到各种最好的礼物，从地面上各处来了。

西密罗斯　波吕斯特剌托斯，你在我之后做了霸主了么？

波吕斯特剌托斯　不，但是我有千把的爱人们。

西密罗斯　你这要使我笑起来了。爱人么，在你这年纪，牙齿也没有四个了吧？

波吕斯特剌托斯　凭了宙斯，都是在这城市里的高贵的人们。虽然我是老了，秃头，如你所看见的那样，迷蒙着眼，鼻子里老是流着鼻涕，可是他们却爱奉伺我，只要对人一看，他就觉得非常的幸福了。

西密罗斯　难道你又是同法翁[96]一样，从喀俄斯将阿佛洛狄忒渡过来，所以她应允了你的祈求，使你从头变得年轻，美丽，而且可爱么？

波吕斯特剌托斯　不，我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为众人所爱嘛。

西密罗斯　这你是在说谜语了。

波吕斯特剌托斯　但是这谁也明白，那对于富而无子的老人们的爱情是很伟大的。

西密罗斯　现在我懂得你的美了，你这老怪物，这乃是从黄金的爱神来的。

波吕斯特剌托斯　西密罗斯，我从爱人们不但得到不少的享受，他们还几乎是要崇拜我。我时常装作发娇，把他们里边的人关在门外头，但是他们就互相竞争，表示对我的热心。

西密罗斯　可是你后来到底把你的财产怎么处置的呢？

波吕斯特剌托斯　我一直公开地说，我要他们当继承人，各人都相信我，就更竭力地表示谄媚，但是在我的真的遗嘱里，却只是叫他们都见鬼[97]去。

西密罗斯　在你最后的遗嘱里，继承人是谁呢，这是你一个亲戚么？

波吕斯特剌托斯　不，凭了宙斯。这乃是一个俊小厮，新近从佛律癸亚[98]买来的。

西密罗斯　波吕斯特剌托斯，他大约多少年岁呢？

波吕斯特剌托斯　差不多二十岁吧。

西密罗斯　我现在懂得他为什么中你的意了。

波吕斯特剌托斯　但是他实在比他们更适合于做我的继承人，虽然他是一个夷人和一个无赖。他现在已经为那贵人们所奉承了。所以现在他做了我的继承人，算在贵族里边，即使他还是光下巴，而且带着蛮夷的口音，却被看作比科德洛斯[99]还要出身纯正，比尼柔斯还要俊美，比俄底修斯还要高明。

西密罗斯　这于我没有关系。让他去当希腊的元帅也罢，若是他愿意，只要不让那些人继承去就好了。

二〇　卡戎与赫耳墨斯

上场人物

卡戎

赫耳墨斯　均见前。

墨尼波斯　见上文注〔1〕。

卡耳摩勒俄斯（Kharmoleôs）　美少年，大概是个娈童。

阑庇科斯（Lampikhos）　革拉（Gela）地方的一个霸主。

达玛西阿斯（Damasias）　角力的人。

克剌同（Kratôn）　富翁。

此外有一个将军，一个哲学家，一个辩士，都没有姓名。

卡戎　听我告诉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形吧。你们这船很小，如你们所看见的，有地方破烂了，又很是漏水，所以如果它倾侧一边，这就会覆没完蛋了。你们又是来了这许多人，各人还带着行李，若是你们都装了上去，我恐怕你们是要后悔了，特别是那些不会游泳的。

赫耳墨斯[100]　那么怎么样我们才能平安过渡呢？

卡戎　我告诉你们。在乘船之先你们该脱光了身子，把

一切这些没用的东西留在岸上，因为即使是这样，渡船还几乎容不下你们呢。赫耳墨斯，你须得注意，以后不要让一个人上船去，除非他脱光了，并且丢掉了他的什物，如我所说的。你去站在舷门口，鉴别他们，强迫他们脱光，才得上船。

赫耳墨斯　你说得对，我们就这样办吧。那第一个是什么人？

墨尼波斯　我是墨尼波斯。但是你看吧，这是我的口袋，赫耳墨斯，和我的棍子，现在都丢进湖里去。那件破大衣我没有带来，倒是做得好。

赫耳墨斯　墨尼波斯，上去吧，人里头的最好的人，请你上坐在舵工的旁边，那么你可以监督着别人。这个漂亮的人是谁呢？

卡耳摩勒俄斯　卡耳摩勒俄斯，墨伽拉的可爱的人，他的接吻是值二千两[101]银子的。

赫耳墨斯　那么剥掉你的美和那嘴唇，以及接吻一切，蓬松的头发，两颊上的红晕，和整个的皮肤。这就好了，你成了轻装，[102]现在可以上去了。那边穿着紫衣，戴了三角帽，样子恶狠狠的是谁呢？

阑庇科斯　阑庇科斯，革拉的霸主。

赫耳墨斯　阑庇科斯，你为什么带了这些东西来的呢？

阑庇科斯　这怎么办呢？赫耳墨斯，是不是一个做霸主的人应该光着身子来的么？

赫耳墨斯　一个霸主不应该，但是一个死人是应该如此的。

阑庇科斯　你看吧，我的财富都扔掉了。

赫耳墨斯　阑庇科斯，还有你的虚荣也得丢掉，和那傲慢，因为这些如果带了去，渡船便要压沉了。

阑庇科斯　那么至少让我留下那三角帽和大氅吧。

赫耳墨斯　不行，这些也得去掉。

阑庇科斯　很好。还有什么吧？我是全都丢掉，如你所看见的。

赫耳墨斯　可是还有你的凶猛，无知，乱暴和脾气，这些也当丢掉。

阑庇科斯　你看，我是精光了。

赫耳墨斯　现在你上去吧。你那个胖大的，多肉的是谁呀？

达玛西阿斯　达玛西阿斯，角力的人。

赫耳墨斯　是呀，你像是他。我认识你，因为在摔跤场上[103]我时常看见过你。

达玛西阿斯　是的，赫耳墨斯。但是让我进去吧，因为我是裸体的。

赫耳墨斯　好朋友，你不是裸体，在你拥着这许些肉的时候。所以应当拿掉它，因为这要使得那船沉掉了，假如你只将一只脚踏上去。把那些花冠也去掉了，以及你的优胜的报道。

达玛西阿斯　看，这回我真是精赤条条了，如你所看见的那样，比别的死人们不会更重了吧。

赫耳墨斯　你还是这样变轻了更好，现在上去吧。克剌同，你也放下你的富，和你的安逸的生活与奢华，也无须带了葬礼的什么仪式，或是先人的名声来，但是遗留下那些家世，荣誉，一切公众的表彰，也不要说他要在你的上面造一

个大坟，因为单是忆记这种事来也要给船增加重量。

克剌同　我本来不愿意要，但是现在去它们的吧。因为这我有什么办法呢？

赫耳墨斯　阿呀！你在这里为什么要这盔甲呢？你为什么带着那纪功牌[104]的呢？

将军　赫耳墨斯，因为我得胜了，纪功为勇士，全国都尊敬我。

赫耳墨斯　把你那纪功牌留在地上，因为冥土是和平的，不需要那些武器。但那人是谁呀，从那样子看来是个很庄严的，而且傲慢的人，蹙着眉头，老是沉思着，拖着一把大胡子的？

墨尼波斯　赫耳墨斯，是一个哲学家，更确当地说是个骗子，满是奇怪的话。所以脱光他，你将看见许多好笑的东西隐藏在他的大衣底下呢。

赫耳墨斯　先脱下你的衣服，随后我们再看这些。宙斯呵，他带着多少的装假，无知，争论，虚荣，不能回答的谜语，有刺的讨论，纠结的思想，还有许多的徒劳，和不少的废话，妄语，烦琐的分析，而且凭了宙斯，这里还是金子，以及享乐，无耻，奢侈，和安逸的生活。我都看见了，虽然你想竭力地隐藏起来。还把你的虚伪也丢掉了，以及傲慢，和你的以为胜过别人的意见。假如你带了这些来上船，那就是一只五十枝桨[105]的船也容不下。

哲学家　那么我就丢掉了这些，既然你的命令是如此。

墨尼波斯　但是，赫耳墨斯，他应当也把那胡子丢掉，那是沉重而且蓬松，如你所看见的那样，这些毛发至少有五木那[106]的重量。

赫耳墨斯　你说得对。把这也拿开吧。

哲学家　但是谁是理发的人呢？

赫耳墨斯　这里墨尼波斯去拿一把造船匠的斧子来，把胡子砍掉了，他可以用这门口当砧板的。

墨尼波斯　不，赫耳墨斯，给我一把锯吧。因为那更是好玩。

赫耳墨斯　那斧子就够了。这很好。现在你就更像是一个人的样子，拿开了你那臊山羊似的一副胡子。

墨尼波斯　我想再稍为拿开他的眉毛，好么？

赫耳墨斯　很好，他总是在额上蹙着它，不晓得他在苦苦地想着什么。这是怎么的？你这废物，你哭了么？你怕遇着死么？进去吧。

墨尼波斯　他还有顶沉重的东西在他的胳膊底下呢。

赫耳墨斯　墨尼波斯，那是什么呀？

墨尼波斯　赫耳墨斯，这是谄媚，在他的生前常是最有用的东西。

哲学家　墨尼波斯，你自己是怎么样呢？也得放下你那自由，直言，无忧虑，高贵的样子和那嘲笑。你是众人中唯一的在笑着的人。

赫耳墨斯　墨尼波斯，别做那样的事，但是留着那些，因为那是分量轻，容易带着，而且在过渡路上也很有用。但是你这辩士，丢掉你那讲不完的演说，对立，平衡，掉尾，以及外国句法，和此外一切使得你的言词很是沉重的东西。

辩士　你看，它们丢掉了。

赫耳墨斯　好啦。解开缆索，把跳板抽上来，起锚，将风篷张开，管渡船的，你去把舵吧。愿我们有好运气！——

你们傻子，为什么那么叫喊的，特别是那失去了胡子的哲学家？

哲学家　因为，赫耳墨斯，我以为我的灵魂是不死的呢。

墨尼波斯　他说诳。这是别的事情使他觉得痛苦的。

赫耳墨斯　这是什么呢？

墨尼波斯　这是因为他将没有高价的筵席可以吃了，也不能在夜里，不给人家知道，头上罩着那大衣，到那娼家巡行去了，到了早上，用了智慧的名义去骗少年人，拿到银钱了。这些使得他痛苦。

哲学家　墨尼波斯　你对于你自己的死不曾感得什么苦恼么？

墨尼波斯　我自己愿意死，[107]那还等什么请帖呢？——但是，在我说着话的时候，我听见有声音，像是在地上有人叫唤，可不是么？

赫耳墨斯　是的，墨尼波斯。这是从好几方面来的。在一个地方，有些人都跑到议会里去，听到阐庇科斯死的消息都嬉笑了，女人们去抓到了他的妻子，就是他的新生的孩子们也被儿童们扔了好些石子。那里是在西库翁，大家在称赞辩士狄俄方托斯，给在这里的克剌同作送葬的演说。[108]凭了宙斯，达玛西阿斯的母亲起头号哭了，率领了女人们给他唱挽歌。[109]但是，墨尼波斯，没有人哭你，只你一个人安静地躺着。

墨尼波斯　不是的，一会儿你就听见，那些狗很可怜地给我号叫，乌鸦们又拍着它们的翅膀，那时它们聚集了给我茔葬了。

赫耳墨斯　墨尼波斯，你是一个高贵的人。[110]但是现在我们到了，你们到法院里一直往前走去就是，我和管渡船的去同另一批人过来。

墨尼波斯　赫耳墨斯，祝你一路福星。但是让我们上路吧。你们为什么老是拖延着的呢？我们必得受审判，他们说那判罪都是极重的，轮子与石头与大鹫。[111]我们各人的生活就都显示出来了。

二一　克剌忒斯与狄俄革涅斯

上场人物

克剌忒斯（Kratês）　犬儒派的一个学者，系狄俄革涅斯的弟子，在公元前四世纪中甚有声誉。

狄俄革涅斯　见前。

克剌忒斯　狄俄革涅斯，你认识那富人摩伊里科斯么？那个从科林托斯来的百万富翁，有好几只的货船，他有一个堂兄弟叫作阿里斯忒阿斯，也是个富人，时常引一句荷马话道："或是你举起我，或是我举起你。"[112]

狄俄革涅斯　克剌忒斯，这是什么的意思呢？

克剌忒斯　他们同年岁的，各献殷勤为了他的遗产的缘故。他们将遗嘱公开，摩伊里科斯决定将所有归阿里斯忒阿

斯，若是他先死了，阿里斯忒阿斯先死时对于摩伊里科斯也是这样办。这些都已经写下，他们便竞赛互献殷勤各不相下，所以不但那些先知，或是从星象上占卜未来，或是根据迦勒底的学问从梦兆里看预兆的，就是那皮提俄斯[113]自己几乎没有主张，将胜利忽而给阿里斯忒阿斯，忽而又给摩伊里科斯，那天平弄得有时对他升起，却又随后对了那边了。

狄俄革涅斯　克剌忒斯，那么到底怎样呢？这件事是值得一听。

克剌忒斯　两个人都在同一天里死了，他们的遗产归了欧诺弥俄斯和特剌许克勒斯两个人，虽然是亲戚，从前却是没有料到事情是会这样的。他们坐船从西库翁到喀剌去，忽然从西北方起来一阵风暴，在半途上袭击那船只，以至覆没了。

狄俄革涅斯　这事干得很好。可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却并没有彼此存过这种心思。我决不祷告安提斯忒涅斯[114]的死，希望能够承受他那棍子——但是他曾有过一根很扎实的，他亲自用野橄榄树所做的棍子——而且克剌忒斯，我想你也没有希望过我死了，好把我的财产留给你，那便是缸以及口袋，里边有一升[115]多的羽扇豆。

克剌忒斯　我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狄俄革涅斯，你也不要。你所需要的，去从安提斯忒涅斯继承下来，我再从你那里拿过来，乃是比较波斯王国还是重要庄严的东西。

狄俄革涅斯　这你说的是什么呢？

克剌忒斯　智慧，自由，真实，直说以及自由。

狄俄革涅斯　凭了宙斯，我还记得从安提斯忒涅斯接受了这些财富，随后大部分就留给你了。

克剌忒斯　但是没有别人关心这种财富，或者对于我们献殷勤，希望继承了去，大家只看着金钱。

狄俄革涅斯　这是当然的，因为他们没有装下我们这样遗产的地方嘛。他们因了奢侈生活所毁了，有如腐烂的钞袋似的，所以假如将智慧，直言或是真实，装到里边去，这些就会从窟窿里漏了出来，因为那底子承受不住了。这正像是达那俄斯[116]的女儿们所做的，老是舀水倒在一个满是破洞的水缸里。但是他们的金子，却是用了牙齿、脚爪以及一切方法，将它来保收住。

克剌忒斯　可是结果是，我们便是来到这里还能保有我们的财富，他们却只能带来一分钱，[117]而这个也到底给过渡的人拿去了。

二二　狄俄革涅斯，安提斯忒涅斯与克剌忒斯

上场人物

狄俄革涅斯　见前。

安提斯忒涅斯　见前注〔114〕。

克剌忒斯　见前。

穷人　原文云普托科斯（Ptôkhos），亦可解作乞丐，但看本文实在只是穷人而已。

狄俄革涅斯　安提斯忒涅斯和克剌忒斯，现在我们很是闲空，何不一直散步到门口去，看那些到来的人是什么样子，各人如何地行动呢？

安提斯忒涅斯　狄俄革涅斯，让我们去吧。因为那是一件很好玩的事，看有些人在哭泣，有些人请求放他回去。有些却是极不愿下来，正在抵抗，虽然赫耳墨斯揪住领头，直往里推，却是往后赖着，不过全是无效。

克剌忒斯　那么我将告诉你们，我下来的时候路上所看见的。

狄俄革涅斯　克剌忒斯，你告诉我们吧，这似乎你所看见有些很是好玩的。

克剌忒斯　我们有一大群人一同下来，这里边著名的人有伊斯墨诺多洛斯，我们那边[118]的一个富翁，阿耳萨刻斯是墨狄亚地方[119]的总督，和那阿耳墨尼亚人俄洛伊忒斯。伊斯墨诺多洛斯是在从喀泰戎到厄琉西斯的路上，我想，旅行中被强盗所杀，那时呻吟着，两手按住了创伤，叫他那遗留在家里的小孩们，埋怨他自己的鲁莽，敢于只带了两个用人走过喀泰戎山，到那厄琉西斯一带来，那里是经过战争很是荒凉的地方，而且他还带着五个金碗和四个杯子。阿耳萨刻斯是已经老了，凭了宙斯，看去还是很了不得的样子，他因为要步行而恼怒，发夷人似的脾气，老是喊要马骑，因为那马同他一块儿死了，都被一个特剌刻的藤牌兵一矛子戳穿，在阿剌克塞斯河边和卡帕多喀亚人打仗的时候。据他告诉我们说，那时他一马当先，与众人隔得颇远，那特剌刻人却顽强抵抗，背着藤牌蹲了下去，避过他的长枪，却从他底下刺进矛子去，将人和马一起串通了。

安提斯忒涅斯　但是，克剌忒斯，这怎么一下子能做到呢？

克剌忒斯　安提斯忒涅斯，这是很容易的。他骑着马挺着他的二十肘[120]的长枪前进，但是特剌刻人用藤牌躲过去了，等那枪尖过去，他便用膝盖着地，拿他的矛子去迎接那突击的人，剌伤了马的胸腹，借了马自己的一股威势，直穿了进去，其时阿耳萨刻斯也就在小肚直到后臀都贯通了。你看这是怎么搞的，这与其说是那特剌刻人，无宁说是那马所做的事情。但是阿耳萨刻斯因为这里是一律看待，心里很是懊恼，想要骑了马下来。俄洛伊忒斯则有着很是柔嫩的脚，他简直不大能够站得住，不要说走路了。一切墨狄亚人都是这样，他们一下了马的时候，就像人们在剌柴上边行走似的，踮着脚尖，几乎走不动了。所以他就躺在地面上，没有法子能够叫他起来，好赫耳墨斯，便抓起他来，扛着一直送到渡头。我直是发笑。

安提斯忒涅斯　我下来的那时候，不同别人混在一起，但是撇下他们自去哭闹，我却跑到渡头，得到一个旅行上很好的座位。在过渡的中间，他们或者哭泣，或者晕船了，我却觉得很是愉快。

狄俄革涅斯　克剌忒斯与安提斯忒涅斯，这些是你们的旅伴的情形，至于我同来的乃是布勒普西阿斯，从珀赖俄斯来的一个放债的人，阑庇斯，是阿卡耳那尼亚的佣兵[121]的长官，和达弥斯，科林托斯的富人。达弥斯乃是被他的儿子所毒死的，阑庇斯则因为恋爱妓女密耳提喻的关系而自杀的，布勒普西阿斯这可怜人据说是饿死的，这明显地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脸色非常难看，而且全然的干瘪了。虽然我是

知道，但是我仍旧问他们是怎么死的。于是达弥斯大骂他的儿子，我就对他说道：

“可是你所受的却并不是不正当的，若是你有着几千塔阑同[122]的金子，九十岁了还奢侈地生活，却只给你十八岁的儿子四分钱。至于你，阿卡耳那尼亚的先生——因为他也在呻吟，咒骂密耳提嗡——为什么归罪于恋爱，不是自己更该责备么？你在许多敌人面前并不发抖，要表示冒险好战的精神给别人看的勇士，为什么对于一个偶尔遇见的妓女，为了她的假装的眼泪和悲伤，就被征服了呢？但是布勒普西阿斯在我说话之前就批评自己是极大的愚蠢，保守着他的财产，给那些并不是他的亲戚的继承人，还愚蠢地思想以为自己是永不会死的。可是他们在那时候的悲叹，却给予我一种不是平常所有的愉快。”

但是现在我们走到门口了。我们须得注意，远远地看那些新来的人的情状。喂喂，这许多各色各样的人，而且都在那里号哭，除了那些小孩和吃奶的。可是连那很老的老人也在啼哭哩！这是怎么的？是人生给他们吃了媚药了么？我倒想要对那顶老的老头子问一声哩。——在你这样大的年纪死了，为什么哭呢？好先生，什么使你烦恼，虽是来到这里已是这样老了？你是一个国王么？

穷人　不是的。

狄俄革涅斯　一个总督么？

穷人　这也不是。

狄俄革涅斯　那么你是有钱，死了就撇下很大的奢华，所以烦恼的么？

穷人　没有这种事。我是将近九十岁了，只靠一条钓竿

和丝线获得很艰难的生活，我是绝顶穷苦，没有儿女，而且是跷脚，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

狄俄革涅斯　虽然是这样，你还是想要活么？

穷人　是的。因为阳光是于我很愉快，死是可怕，而且应当逃避的。

狄俄革涅斯　老头儿，你是神识不清了，在那必然的面前却玩小孩子似的把戏，[123]虽然你已是老得同管渡船的一样了。那么关于少年人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像你这样的老人还是这样地贪生，其实是正应该去追求那死，当作救治老年的不幸的手段呢。——但是现在让我们去吧，不然人家会怀疑我们想要逃去，看见我们在门口徘徊。

二三　埃阿斯与阿伽门农

上场人物

埃阿斯（Aias）　远征特洛亚的希腊军勇将之一，只略逊于阿吉琉斯（Akhilleus），也就是他的叔伯兄弟。阿吉琉斯战死后，所遗衣甲乃是赫淮斯托斯特地给他制作的，他的母亲忒提斯说赠予最勇敢的人，希腊军中俄底修斯与埃阿斯争之，为前者所得。埃阿斯懊恼发狂，夜袭羊群尽杀之，以为所杀系其怨敌，既知其误，乃羞愤自杀。军中有同名者二人，人称大埃阿斯，荷马谓其勇猛无比，但缺乏智慧云。

阿伽门农（Agamemnôn）　希腊远征军的统帅，本是密刻奈（Mykenai）的国王，其弟墨涅拉俄斯为斯巴达国王，因王后海伦为特洛亚王子帕里斯所诱逃，起兵讨伐，乃由阿伽门农率领联军，前后十年战争乃始结束。

阿伽门农　埃阿斯，若是你发了风，杀了你自己，虽然你原自想杀我们大家的，但是为什么因此怨恨俄底修斯的呢？前几时他来占卜[124]的时候，意思想要找战友和伴当讲话，你为什么看也不看一眼，却大踏步地走过去了呢？

埃阿斯　阿伽门农，这是当然的。正是应该对我的发风负责，因为他是和我争那衣甲的唯一的对手。

阿伽门农　但是你以为这是可以不经过竞赛，没有争斗便压服我们么？

埃阿斯　是的，在那种情形之下。那衣甲是应该属我的，因为它是我的堂兄弟的东西。而且你们大家，虽然都远胜过他，却都不来竞争，留那奖品给我，那个拉厄耳忒斯的儿子，以前虽然我屡次救过他免于被佛律癸亚人所砍杀，却说是胜过我，应当得到那衣甲。

阿伽门农　好朋友，这个你应该埋怨忒提斯才是。她应当将衣甲遗留给你，因为你是一个亲戚，但是她把这个拿来交给公家了。

埃阿斯　不，但是俄底修斯应该怨恨，因为他是唯一的竞争对手。

阿伽门农　埃阿斯，这也情有可原，因他只是一个凡人，都对于名誉热心，觉得这是最甘美的东西，为此我们各人都去冒危险的，而且他是被评为优胜了，这还特别是特洛

亚人所说[125]的。

埃阿斯　我知道是谁反对我的。但是我们议论神们，是不合法的事。但是关于俄底修斯，我却是不可能停止恨他，即使是雅典那来命令我这样做。

二四　弥诺斯与索斯特剌托斯

上场人物

弥诺斯（Minos）　宙斯的一个儿子，因为人正直，死后在冥土为判官，与他的兄弟剌达曼堤斯（Rhadamanthys）一样。但希腊神话里说他做克瑞忒（Keêtê）岛的王，与弥诺斯牛（Minotauros）故事相关，他的行为似乎不大可取，后人考究弥诺斯原来不是个人的名字，盖是克瑞忒的古语，系是国王之称，犹埃及王之称法老（Pharaoh）云。

索斯特剌托斯（Sostratos）　一个强盗，或者是事实上有过的人，但事迹无可考。

弥诺斯　把这个强盗，索斯特剌托斯，扔进火焰河里去，那个抢劫神庙的人给吉迈拉去撕碎了，那个霸主拿去伸张在提堤俄斯的旁边，赫耳墨斯，叫大鹫啄食他的心肝。[126]但是你们好人，可快到往者原去，住在福人岛里，当作生前为人正直的报酬。

索斯特剌托斯　弥诺斯，请听吧，看我所说的对不对。

弥诺斯　现在又请么？你不是已经证明作恶，索斯特剌托斯，曾经犯过这些杀人么？

索斯特剌托斯　我承认有的，但是请问，我是罚得公平的么？

弥诺斯　当然是的，若是这还报的很公平的话。

索斯特剌托斯　但是，弥诺斯，请你回答我，因为我问你的话是很简短的。

弥诺斯　你说来吧，只是不要太长，那么我们就可以审判别的案件。

索斯特剌托斯　我的生前的行为，是我所愿意这样做的，还是已经由运命给我纺好了[127]的呢？

弥诺斯　是运命所已经纺好了的。

索斯特剌托斯　那么我们一切的人，像运命的仆人似的做着，有些人被认为善人或是坏人么？

弥诺斯　是的，像是克罗托的仆人，她在各人出生的时候就规定了他所应当做的。

索斯特剌托斯　那么，假如一个人被别人强迫去杀人，却没有力量去抗议叫他做的事情，例如行刑的人，或是侍卫，[128]一个是服从法官，一个是服从霸主，你想他们是谁该负杀人的责任呢？

弥诺斯　很清楚的是那法官和霸主了，因为那剑是不能负责的，因为它只是一种用具，供最初主动的人出气的东西罢了。

索斯特剌托斯　弥诺斯，多谢你给我的例证加添了好些说明。还有，假如有人拿了些他的主人所送来的金子或银子

来给我，是谁我们应当道谢，并且当作恩人记了下来呢？

弥诺斯　索斯特剌托斯，是那送给钱的人，因为拿钱来的只是一个用人罢了。

索斯特剌托斯　那么你看这是多么的不公平，来处罚听从了克罗托的命令的我们，却去尊敬那些替代别人做些好事的人们？因为没有人能说，我们能够反抗这强迫一切服从的前定的。

弥诺斯　索斯特剌托斯，你如果仔细地去察看，你当看此外还有许多不合理的事哩。但是你为了你的追问，将得你的报酬，因为我看你不单是个强盗，但还是一个很像样的哲人[129]呢。——赫耳墨斯，来把他放了，也不必处罚。但是，你得留意，不要去教别的死人们来提出这样的问题呀。

二五　亚力山大，汉尼拔，弥诺斯和斯吉庇俄

上场人物

亚力山大　见前。他的名字应当正读为阿勒克珊德洛斯（Alexandros）意云救人者，从前特洛亚的帕里斯也曾有这个名称，因为小时候在山上牧羊，很勇敢地救助过牧人们和羊群，到了现在变了一个基督教国的普通人名了。

汉尼拔（Hannibas）　应当正读为罕尼巴尔（Hannibal），

意云巴尔的恩惠，巴尔（Baal）乃迦太基宗教上的主神，有如希腊的宙斯。迦太基（Carthage）希腊语作卡耳刻冬（karkhêdôn），普通称为斐尼基（Phoinikê），并不是它的本名，乃是由希腊“紫”字出来，因斐尼基人善于经商，当时紫色甚珍贵不易得，而斐尼基人独有此货，故称之谓卖紫的人云。汉尼拔生于公元前二世纪，是迦太基的大将，终身与罗马对敌，甚有威名，后为斯吉庇俄所败，逃亡外国，终于服毒自杀。

弥诺斯　见前。

斯吉庇俄（Skipiôn）　此系照希腊拼法，其实应作Scipio才对。斯吉庇俄乃是罗马的一个大族，原姓科耳涅利亚（Cornelia），因为其先有一人甚孝，常给盲目的父亲扶着行走，好像是一根行杖，所以这一家就别字曰“杖”，即是斯吉庇俄姓的起头。这里所说是这族里的一人，以击败汉尼拔得名，称亚非利亚的斯吉庇俄，因为迦太基在于非洲北方，在今突尼斯一带地方。其义子埃弥利阿努斯（Aemilianus），亦以攘击迦太基有名，称为亚非利亚的小斯吉庇俄。

亚力山大　利彼亚人，[130]我该居你之先，因为我是比你为优。

汉尼拔　不，却是我。

亚力山大　那么叫弥诺斯去判定吧。

弥诺斯　你们是什么人呢？

亚力山大　这是迦太基的汉尼拔，我是亚力山大，菲利波斯的儿子。

弥诺斯　两个都是很有名的，但是你们所争论的是什么

事情呢？

亚力山大　关于首席权的问题。因为他说他是一个比我更好的将军，但是我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关于战术我不但比他更高，而且几乎超过了在我以前的一切的人。

弥诺斯　那么且让你们各自轮番地说吧。利彼亚人，你说来吧。

汉尼拔　弥诺斯，这一件事我应得感谢，便是来到此地，我又学得希腊的言语，[131]所以他在这里便没法胜过我。据我的意见，这样的人最值得赞美，他起头毫无凭藉，却靠了自己的努力，为自己取得绝大的权力，被认为能够统治的人。我就是这样的只带了少数的人进入伊柏里亚，[132]最初是给我的兄弟当做副官，后来却被赏识可以任最高的司令。我征服了刻尔提柏里亚人，[133]战胜了西边的伽拉太人，走过大山，蹂躏沿厄里达诺斯河岸的地方，毁坏了那一切的村庄，占据伊大利平原，一直到那最伟大的都市的近郊，我在一日里杀死这许多的人，所以我用了升斗来量他们的指环，将那死体在河上架起了桥，但是我做成这些事情，却没有自称是安蒙的儿子，或假装是一个神灵，或是复述我母亲的梦，我只是承认我是一个人，我敢与世上最能干的将军们对敌，和最勇敢的军队交战。我的对手不是墨狄亚人或阿耳墨尼亚人，他们在被人追赶之前就先跑了，就给那敢于往前的人取得胜利。

亚力山大却是从他父亲继承了政权，只靠了运气的这势力加以增加和扩充。而且他一得胜，在伊索斯和阿耳柏拉打倒了那可鄙的达瑞俄斯的时候，他就放弃了祖先的旧习，他要求人民跪拜，他改用了墨狄亚人的生活方式，他在宴会上

杀害了他的友人，[134]或是抓住他们去处死。但是我却平等地治理祖国，在它找我回去，在敌人大举侵入了利彼厄[135]的时候，他很快地服从了，将我自己当作一个平民似的交了出去，随后被审判定罪，我也坦然地承受了。这些事情我都做了，虽然我是一个夷人，没有受到希腊的教育，也不会像他似地背诵荷马的诗句。我没有受过哲人亚理士多德的教养，我做这些全是凭了我生来的一点力量。这些是我主张胜过亚力山大的地方。假如说他是更好，因为他头上戴着一个三角帽，或者马其顿人看得它很庄严，但是因此不能便认他是更好，超过一个高贵善战，专凭自己的才智，不是倚靠运命的人吧。

弥诺斯　这话说得并不坏，他为自己主张，在一个利彼亚人说来是很难得的。亚力山大，现在对于这个，你怎么说呢？

亚力山大　弥诺斯，对于一个这样狂妄的人，本来是无须回答。一般传说便足够告诉你知道，我是怎么的一个国王，他是怎样的一个强盗了。但是你看，这不是我要比他远胜了么。我从小的时候就有实力，平息国内的的纷乱，惩办了杀我父亲的凶手们。随后因了忒拜的毁灭使希腊都发了慌，推举我做他们的首领，可是我不以治理马其顿，父亲留下来给我的地面为满足，却是想要管领全世界，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如果不能够征服一切。我带了少数的人攻入亚细亚，在格剌尼科斯河边的大战里得胜，得到了吕狄亚，伊俄尼亚，佛律癸亚，总之凡是在我的前面的地方，到达伊索斯，那里达瑞俄斯等着我，带领着许多万的军队。这结果你是知道的，弥诺斯，在一天里我送来了多少的死人。那管渡

船的人说，他的船容不下他们了，他们多数只好自己做了木筏，才渡了过来。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率先冒险，还至于受了伤。不再对你说在堤洛斯和阿耳柏拉的事情了，我还进攻到印度，把那大洋作为领土的疆界。我捕获他们的象队，占领了波洛斯，渡过塔那伊斯河，战胜了斯库泰人，那是不可轻视的人民，经过了一场马队的大战。我很好地待我的朋友，也厉害地报复我的敌人。人们如把我当作神看，他们对于这种信仰也有可以原谅的地方，因为他们觉得我的绩业是太伟大了。末了，我死的时候是个国王，但是他死在流亡之中，在比堤尼亚的普儒西阿斯那里，正如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应当的下场。即如他在伊大利的那些胜利，那都不是正式战争所取得，乃是由于些奸恶，不信以及欺骗得来的。他批评我的奢华生活的时候，我想这位可敬的先生似乎全然忘记了他在卡浦亚所做的事，怎么宿娼耽乐，以致失掉了战胜的机会。假如我不是看轻了西方，却选择了到东方去，我将有怎么的一个大成就，可以不流血而拿到伊大利，收服利彼厄以及一切，直至伽得拉[136]呢？但是我觉得不值得去打他们，因为他们对我已经屈服，愿意承认我做主人了。我的话说完了。弥诺斯，你来下判决吧。我虽然还有许多话可以说，但是即此已经够了。

斯吉庇俄　且不要这样，但是听我说吧。

弥诺斯　好先生，你是谁呢？从哪里来，你要说话么？

斯吉庇俄　从伊大利来。我乃是斯吉庇俄，是毁灭迦太基，[137]打胜利彼亚人的大将。

弥诺斯　那么你有什么话要说呢？

斯吉庇俄　我是较亚力山大为差的人，但是优于汉尼

拔，因为我把他打败之后追赶他，使得他很狼狈地逃走。现在这不是无耻么，他出来与亚力山大竞争，对于他便是我斯吉庇俄，征服汉尼拔的人，还不敢将自己来比呢？

弥诺斯　凭了宙斯，你说的很合理，斯吉庇俄。所以让亚力山大被评为第一位，他之后是我，随后，我想，[138]汉尼拔居第三，不过这也不是一个可以小看的。

二六　阿吉琉斯与安提罗科斯

上场人物

阿吉琉斯（Akhilleus）　是珀琉斯（Pêleus）与忒提斯（Thetis）所生的儿子。宙斯当初爱忒提斯，但是神示前定（即不知是什么神示，因为宙斯也不知道，直等普洛墨透斯告诉了他，如第一篇第五节里所说，因为普洛墨透斯的母亲忒弥斯乃是律法的人格化的女神，所以她知道这个前定），宙斯如果与忒提斯结婚，所生儿子当胜过其父，意思即是说宙斯要失掉他的王位。为了避免此事，忒提斯便嫁给了珀琉斯，因为从一个凡人不会有这危险了，但是结果所生的还是一个大英雄，在远征特洛亚的希腊军中是第一名的勇将，荷马史诗《伊利阿斯》就以他为主题的。初生时忒提斯将他浸在冥土的斯堤克斯河水里，故遍身刀箭不入，但余足跟因当时用手捏着，不曾浸过，其后为特洛亚敌将帕里斯射中脚跟

而死。《俄底塞亚》说俄底修斯入冥问卜，曾见到阿吉琉斯，他对于地下生活，深致不满，而情愿在人世给贫穷的人为仆役，胜于做死人的王。本节所说的即是关于这事。

安提罗科斯（Antilokhos）　也是远征特洛亚希腊军的一个勇将。

安提罗科斯　阿吉琉斯，前几时你对俄底修斯说的关于死的话，是多么泄气呀，那真辱没了你的两个师傅：刻戎与福伊尼克斯[139]了。因为我是听着，你说你愿意在地上跟那无产的生活艰难的人做雇工，比做死人的君主更强。说这样的话或者是适宜于卑怯胆小的佛律癸亚人，偷生不顾什么名誉的，但是在珀琉斯的儿子，英雄中最爱冒险的，有这种乏人的意见，乃是很可羞的，也与你生前的行事相反，因为你本来虽是可以在佛提亚地方长久而无名誉地做着国王，却是选择了有光荣的死。

阿吉琉斯　但是，涅斯托尔的儿子，在那时候，我还是没有这里的经验，不明白那两种生活是哪一样好，所以便选取了空虚的荣誉在生命之上。但是现在我知道那是无用的，尽管有许多在世上的人咏叹说，在死人那里只是平等的光荣，我们已没有美，也没有气力，就只是躺在同样的暗黑里面，大家都无什么差别，已没有特洛亚人畏惧我，也没有阿开亚人[140]尊敬我了，都是一样的平等的言语，死人都是一样，不管他是卑贱或是高贵。这使得我烦恼苦痛了，觉得不如活着做一个雇工。

安提罗科斯　阿吉琉斯，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因为自然规定这样，一切的人都是要死的，所以我们必须遵守她的

法律，不应对于她的安排感到什么烦恼。你且看我们这些你的同伴都在这里，以后不久就是俄底修斯也将到来了。这是一种安慰，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并不是一个人担受这个。你看见那赫剌克勒斯和墨勒阿格洛斯[141]以及别的大人物，我想，他们也将拒绝被派到地上去，如给一个无产的穷人当雇工去的。

阿吉琉斯　你的劝告是出于友谊，但是我记忆起地上的生活来，不免觉得烦恼了，而且我想你们各人也都一样的。你若是不承认，那就是表示较我为差，就沉默地受着罢了。

安提罗科斯　不，阿吉琉斯，但是比你为优。因为我们看来说也无用。我们决心不开口，只是忍受着，怕会像你这样说出愿望来，给人家笑话。

二七　埃阿科斯与普洛忒西拉俄斯

上场人物

埃阿科斯　见前。

普洛忒西拉俄斯（Prôtesilaos）　希腊军的一个勇将，在到达特洛亚的时候，预先知道第一个登陆的必将死亡，他却首先跳上岸去，以致被杀。新妇拉俄得墨亚（Laodemeia）闻讯悲哭特甚，神们闻而怜之，命他还阳三个时辰，及其复死，新妇亦随自杀了。这里所说是他所以去特洛亚的原因，

下节说他还阳的事，但是这乃出于他自己的请求，与传说稍有不同。

墨涅拉俄斯（Menelaos）　斯巴达的国王，因为他的妻子海伦为帕里斯诱去，遂起希腊联军讨伐特洛亚。

帕里斯（Paris）　特洛亚的王子，因为女神们审判金苹果，得恋爱女神的帮助，获得海伦的爱，从斯巴达诱走，遂成为特洛亚十年战役的原因。

埃阿科斯　普洛忒西拉俄斯，你为什么攻击海伦，要搭死她的呢？

普洛忒西拉俄斯　埃阿科斯，因为这是为了她的缘故，我所以被杀了，留下房屋刚造了一半，新婚的妻子成了寡妇。

埃阿科斯　那么你该责难墨涅拉俄斯，为了这样一个女人率领你到特洛亚去打仗。

普洛忒西拉俄斯　你说得对。我该责难他。

墨涅拉俄斯　好朋友，请别责难我，但是去责难帕里斯，这更是公平。虽然我是他的东道主人，他却带走了我的妻子，违反了所有的公道。[142]帕里斯应当搭死，不但是被你一个人，其实是所有的希腊人和夷人，因为他是使这许多人死亡的原因。

普洛忒西拉俄斯　这样更对。那么你，该死的帕里斯，我决不从我的手里放你过去。

帕里斯　普洛忒西拉俄斯，你做得不公平，因为我是和你做同一工作的。我也是一个恋爱者，是同属于一个神的，你知道这并不是我们的自己情愿，但是有一种神力引导，随

他的意思去，我们没法子抵抗他的。

普洛忒西拉俄斯　你说得对。那么我想在这里能够抓到厄洛斯。[143]

埃阿科斯　我将回答你替厄洛斯辩护。他会说，他可能是帕里斯那恋爱的原因，但是你，普洛忒西拉俄斯，你的死乃是不关他人的事，全是由于你自己。因为在船队刚靠近特洛亚地方的时候，你忘记了新婚的妻子，在众人的先头那么冒险的疯狂地一跳，你是爱那光荣，为了她的缘故就成为登陆时第一个先死的人了。

普洛忒西拉俄斯　那么样，埃阿科斯，我将回答你，给我自己更是公平的辩护。这个责任并不在我，但是在那运命和她从头这样地纺的缘故。

埃阿科斯　对，那么你为什么责难这些人呢？

二八　普洛忒西拉俄斯，普路同与珀耳塞福涅

上场人物

普洛忒西拉俄斯

普路同　均见前。

珀耳塞福涅（Persephonê）　冥王的妻子，本系得墨忒耳（Dêmêtêr）的女儿，为普路同所抢去，留在地下。得墨

忒耳好容易才找到了她，诉于宙斯，本欲令复归地上，而珀耳塞福涅已经吃了地下的食物——一颗石榴，只好永居冥界了。但是宙斯叫她一年的半期跟她母亲，半期仍在地下，这便是人世间的冬夏所由分，因为得墨忒耳本来即是地母，是五谷生长的神，她的女儿的因时隐现即代表植物的荣枯，其后更推广当做人生的解释，这就成为在厄琉西斯（Eleusis）的秘密仪式（Myslêria）了。

普洛忒西拉俄斯　主啊，王啊，我们的宙斯啊，还有你，得墨忒耳的女儿，请不要看不起一个恋爱的人的请求吧。

普路同　你有什么请求我们？你是什么人呢？

普洛忒西拉俄斯　我是普洛忒西拉俄斯，伊菲克罗斯的儿子，是从费拉刻来的，从前在阿开亚军中服役，是在伊利翁第一个死的人。我请求放我还阳，只要一会儿就好了。

普路同　普洛忒西拉俄斯，这个爱凡是死人是都爱的，但没有什么人能够得到过。

普洛忒西拉俄斯　阿伊多纽斯，[144]我的爱却不是为了要活，乃是为了我的妻子，我刚新娶了她，可是抛撇她在新房里，就出征去了，随后在登岸的时候，我运气不好就为赫克托耳[145]所杀了。所以我对于妻子的爱就非常地使我受苦，我的主啊，我想如能使她暂时看见我一眼也好，我就可以回来了。

普路同　普洛忒西拉俄斯，你没有喝那忘河的水么？

普洛忒西拉俄斯　我很喝了些，但是这事情太重大[146]了。

普路同　那么且等着吧。因为她也随后会来的，你就无须请求上去了。

普洛忒西拉俄斯　普路同，我不能忍受拖延下去。你在以前也曾经恋爱过，知道恋爱是怎样的。

普路同　这于你会有什么好处呢，只是复活一天，假如以后不久还要悲伤的？

普洛忒西拉俄斯　我想我能劝她跟随我来，那么不久你将得我们两个死人，不只是我一个了。

普路同　这都是不合法的，而且也不曾有过。

普洛忒西拉俄斯　让我来提醒你吧，普路同。你曾经把欧律狄刻交付给俄耳甫斯，为了这同样的原因，又遣返阿尔刻斯提斯，[147]我的一个亲戚，给赫剌克勒斯表示好意。

普路同　可是你想要给你那美丽的新妇看你光脱难看的头颅么？她会怎样地接待你，假如她还不能认识是你？她将要害怕了，我相信，逃开了你，那么你将知道走这长路回去全是白费了。

珀耳塞福涅　那么，丈夫，这事你有法子医好，你吩咐赫耳墨斯，用他那根杖碰一下普洛忒西拉俄斯，在到了阳光之下的时候，把他做成一个俊美的少年人，正如他当初离开新房时一般。

普路同　既然是珀耳塞福涅同意了，那么就带他上去，把他再变成为新郎吧。——可是你得记住，你是只有一天呀。

二九　狄俄革涅斯与毛索罗斯

上场人物

狄俄革涅斯　见前。

毛索罗斯（Mausôlos）　卡里亚（Karia）地方的君主，为波斯的附庸，曾肆行扩张，占领地方颇广，死后其姊妹兼王后阿耳忒弥西亚（Artemisia）为在哈利卡耳那索斯（Halikarnassos）造坟作纪念，极穷工丽，有名于世。

狄俄革涅斯　卡里亚人，[148]你为什么这样骄傲，希望比我们都更值得尊敬呢？

毛索罗斯　西诺珀人，这是第一因了我的王位。我是全部卡里亚的王，统治一部分的吕狄亚，征服了些海岛，达到弥勒托斯，领有伊俄尼亚的大部分。而且我是美伟，高大，并在战争上也强有力。但是最重要的，乃是我躺在哈利卡耳那索斯，上边有一个极大建筑，不但在它的庞大上超过了众死人，还在它的精工上面，这上边在最美的石头上活现地雕着许人马和人，所以你是极不容易去找到这样的一个神座。你不以为我因了这些应当感觉骄傲么？

狄俄革涅斯　为了你的王位，你说，和你的美与坟墓的重量么？

毛索罗斯　凭了宙斯，是为了这些。

狄俄革涅斯　但是，美丽的毛索罗斯，你所说的那力和容貌在这里已是没有了。假如我们来推选一个评判姿容的人，我看不出理由来，他会说你的头颅胜于我的。两方面都是秃顶没有皮肉，同样地显露出牙齿，眼睛拿掉了，鼻子也都变成了塌鼻子了。或者是你的坟，以及那费许多钱的石头，可以给哈利卡耳那索斯的人去夸示，指给外邦人看，他们有怎么华丽的建筑物。但是我看不出这于你有什么好处，我的好先生，除非你说那些石头压在你上面，你比我们任何人更有一个沉重的负担。

毛索罗斯　那么，这些真是于我别无好处么？难道毛索罗斯和狄俄革涅斯是完全平等看待么？

狄俄革涅斯　不，阁下，[149]不是同样。因为毛索罗斯将要悲叹，那时他记起在地上的他以为给他幸福的那些东西，而狄俄革涅斯则将来笑他。毛索罗斯讲他的在哈利卡耳那索斯的坟，这是他的妻子兼姊妹的阿耳忒弥西亚给他建造的，而狄俄革涅斯却不知在他身上是不是有一个坟，因为他也并不关心这个，只是他留给那些后来最好的人一个报告，说他是一个过了男子汉的生活的人，这个比你的纪念建筑，卡里亚的最奴性的人，更是高大，也建立在更是确实的基础上面。

三〇　尼柔斯，忒耳西忒斯与狄俄革涅斯

上场人物

尼柔斯（Nireus）　那克索斯（Naxos）岛的国王，是从征特洛亚的希腊军中最美的人。

忒耳西忒斯（Thersitês）　也是从征特洛亚的希腊中的一人，不但容貌最为丑陋，而且性情恶劣，常喜侮辱嘲戏战友，特别是阿伽门农，俄底修斯及阿吉琉斯等人。末后因特洛亚方面有来援的女军出战，女王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ia）勇而甚美，卒为阿吉琉斯所杀。阿吉琉斯见其尸体，不胜悼叹，忒耳西忒斯又加以嘲弄，阿吉琉斯盛怒之下乃一拳击杀之。

狄俄革涅斯　见前。

尼柔斯　你看，那里是狄俄革涅斯，就请他审判两人中是谁好看。——狄俄革涅斯，你说吧，不是我比你美么？

狄俄革涅斯　你们两个是什么人？我想，这首先应该弄清楚。

尼柔斯　〔我们是〕尼柔斯和忒耳西忒斯。

狄俄革涅斯　哪个是尼柔斯，哪个是忒耳西忒斯呢？这

个还是不明白。

忒耳西忒斯　这我已得到了一点，就是你我都相像，没有什么大区别，像荷马那个瞎子称赞你的。说你是他们中间长得顶俊的人。我是头顶尖锐，[150]头发稀，可是这在审判员[151]看来就不见得比你差。但是，狄俄革涅斯，你看这是谁好看呢？

尼柔斯　是我，安格拉伊亚和哈洛普斯的儿子，“来到伊利翁的最美的人”。[152]

狄俄革涅斯　但是据我想，到地下来的是没有最美的人。你的骨头在这里是并无区别，你的头颅只可以同忒耳西忒斯的分辨出来，因为你的是脆弱些。这是很单薄，而且不像男人的。

尼柔斯　但是你问荷马去，我在阿开亚人军中是那么样子的。

狄俄革涅斯　你说的乃是梦，我是凭我所看见的，你现在的情形。从前的事情是只有那时的人才能知道。

尼柔斯　那么，狄俄革涅斯，我在这里不是比他更为好看么？

狄俄革涅斯　不是你，也不是别人，会比谁更好看。在冥土中是一切平等的，一切都相像。

忒耳西忒斯　这个对于我就够好了。

注　解

〔1〕　墨尼波斯（Menippos）生于公元前三世纪，系犬儒派哲学家，著有讽刺诗，以诗文混杂写之，今悉散佚，唯罗马文人瓦洛（Varrô）仿其体作《墨尼波斯杂体》（Saturae Menippeae）一卷。著者所作《宙斯唱悲剧》（Zeus Tragôidos）起头亦兼用骈散，当系用其体制，别有两篇记登天及入冥的事，则用墨尼波斯为脚色，在《死人对话》中描写尤多，论其意见大抵与狄俄革涅斯相差不远，若其形状则老年秃头，敝衣恶食，状如乞丐，盖是犬儒一般的观念如是也。

〔2〕　克剌涅翁（Kraneion）与吕刻翁（Lykeion）盖都是从前学者讲学之地，前者系一体育场，原语意云山茱萸，木堪为弓，后者为亚理士多德讲学故址，其地有阿波隆的圣林，阿波隆有吕刻俄斯（Lykeios）之称号，故名，唯其语或云光明或云狼，未能断定。

〔3〕　赫卡忒（Hekatê）系希腊古代女神，后来将她作为暗夜道路之神，与鬼和法术发生了连带的关系，成为一种可怕的形象了。因为其像设于三岔路口，所以有三体各对一面，正面的两手里拿着水瓶和祭礼用的碟子，左右两面四只手各执火把，本意是保佑行路，辟除不祥，结果却被当作鬼的女王，夜里率领一群鬼狗出来，后世变得非常可怕了。在故事《爱说谎的人》（Philopseudês）里欧克剌忒斯有一节话，描写赫卡忒的形状，可见世俗迷信的一斑。古代希腊富人每

于月之晦日，在路旁设祭求福，称为赫卡忒的筵席，祭毕率由穷人分享馂余，有时犬儒们亦与其列。

〔4〕　凡有祓除亦设祭礼，中有鸡蛋，祓除之后弃于门外路旁。

〔5〕　画廊派（Stoikoi）哲学家很注重名学，用三段论法作为许多诡辩，“角”（keras）即是其一种，式为（一）未曾失却者即是固有，（二）汝未曾失角，（三）故汝有犄角，结论即为“人有角”。此或者与中国古代名家的“白马非白”的论法有点相似。

〔6〕　“鳄鱼”（Krokodeilos）亦是诡辩之一，有小儿游于河畔，为鳄鱼所得，其父请求放还，鳄鱼说，你如能正确判断我的意思可以照办，你以为我将还你小孩么？这里问题显然两可，父亲如答说是，鳄鱼便说，你错了，即吃了小孩，如说不是，鳄鱼可说你说的对，我不归还你小孩了。

〔7〕　“叫痛”（oimôzein）原意云“叫阿伟伟”，意思是说将被痛打，这里亦可译为“见鬼去”，但与原意未免太不相同了。

〔8〕　“一千两”原文只是塔阑塔（talanta），即是希腊币制的最高额，其实价值也只是二百两银子罢了。

〔9〕　一分钱是一个俄玻罗斯（obolos），是死人渡河往冥土去的必需的船钱，照例放入死者口内，或云疑是掩盖其口，以防鬼魂的复入，与中国的口鼻以玉石作塞意思相同。

〔10〕　斯巴达人这里原文是拉孔人（Lakôn），后边的是拉刻代摩尼亚人，也就是后来的斯巴达。波吕丢刻的母亲原为斯巴达的王后，所以他论氏族算是斯巴达人，因此不愿意听人家批评他们的话吧。

〔11〕　埃阿科斯（Aiakos）为埃癸那（Aigina）岛国王，往征特洛亚的英雄阿吉琉斯之祖父，为人至为正直虔敬，死后与弥诺斯（Minos）兄弟同在冥土为判官，或以埃阿科斯为司冥土门户者，本篇即从其说，见下文第六节。

〔12〕　赫卡忒的筵席见上文注〔4〕。

〔13〕　犬儒（Kynikos）之名始自安提斯忒涅斯（Antisthenês），意云“狗似的”，因其偏重内在的德性，不拘行迹，敝衣恶食，状如乞丐，且动辄对人呵斥，大声叫喊有如犬吠，故予以恶名，乃亦欣然承受，且亦自称为“狗”，见本篇第一节中狄俄革涅斯所说关于墨尼波斯的话。一说因为安提斯忒涅斯讲学的地方为一体育场，名为库诺萨耳革斯，意云白狗（?），专供非雅典市民之用，或由此引申亦未可知。

〔14〕　“知道你自己”（gôthi seauton）是希腊古代的格言之一，据说出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七贤人，是警告人宜自知之词，此外有“勿求太多”（mêden agan）一语，亦甚有名，有中国勿为已甚之意。

〔15〕　斯堤克斯（Styx）为环绕着冥土，与阳世隔绝的众河流之一，卡戎的渡船就在此河中。河神即名斯堤克斯，因为在提坦战争时曾经助过宙斯作战，所以甚被尊重，在诸神中悉凭她的名立誓。

〔16〕　希腊古人假想冥土是在地下，所以想象是个深坑似的，但是这里有个疑问，人家进去的时候，乃是直坠下去了。

〔17〕　原文说“咬”（dakôn），与赫西俄多斯所说刻耳柏洛斯性格不符，因为他说它对于进来的人摇尾帖耳，表示

亲热。

〔18〕 梭格拉底在七十岁时被判处死刑，服毒人参（kôneion）而死，据柏拉图所记，梭格拉底临死坦然，说明毒自下而上，今已达两腿，若上至腰腹，则当死矣，这里所说似即指此。此处所说讽刺的意义不甚了然，不知所指。

〔19〕 许阿锫托斯（Hyakinthos）为阿波隆所爱，西风感到妒忌，乃乘阿波隆投铁盘的时候，将铁盘吹向他去，遂被击毙，见《诸神对话》第一六节。那耳吉索斯（Narkissos）以美貌自夸，神女厄科（Ekhô）爱之而不见答，乃罚使自己迷恋，临水顾影，深自倾慕，死而化为水仙花，后世即袭用其名。尼柔斯（Nireus）为那克索斯（Naxos）岛的国王，参加远征特洛亚之役，为希腊众将领中最美者，见《伊利阿斯》第二卷。阿吉琉斯（Akhilleus）亦希腊将领之一，年少武勇称第一人云。堤洛（Tyrô）系一神女，为波塞冬所爱，见《海神对话》第一三节及注〔38〕。海伦（Helenê），希腊有名美人，她的被诱为特洛亚战争之原因，见第一篇注〔129〕。勒达（Lêda）为斯巴达皇后，为宙斯所爱，生海伦及波吕丢刻斯，见第一篇注〔15〕。

〔20〕 希腊称异邦人为夷人（barbaroi），凡不能希腊语者悉得此名，别无恶意，但说明其语音吧耳吧耳而已。此处夷人乃指特洛亚人，因特洛亚在小亚细亚东北地方，虽亦是希腊移民，当然同一语言，但亦染有夷风，故亦以夷人称之。

〔21〕 阿开亚（Akhaia）在忒萨利亚（Thessalia）之东，为阿吉琉斯故乡，荷马史诗中用以称其乡人，或更扩大以称希腊军，凡参与远征的人悉属之，后世遂用为希腊人的通

称。

〔22〕　湖即指斯底克斯河。火焰河（Pyriphlegethon）义云火烧，也是阴阳交界处河流之一，但它里边所有的不是水而是火罢了。

〔23〕　厄里倪斯（Erinys）是报仇的女神，共有三人。希腊上古时代凡有杀伤，例由亲属复仇，唯有亲属相杀者，因为无人为之报仇，则由死人变为冤鬼自行报复。此为厄里倪斯之起原，但至后世则转化为还报一切仇杀的神了。

〔24〕　阿伽门农（Agamemnôn）是远征特洛亚的希腊军总帅，阿吉琉斯（Akhilleus），伊多墨纽斯（Idomeneus），俄底修斯（Odysseus），埃阿斯（Aias），狄俄墨得斯（Diomedês），都是希腊军的将领。

〔25〕　此句见于《俄底塞亚》卷二，所谓头颅（karêna）即是人的代称，这里是指死人，故称之为无气力。

〔26〕　库洛斯（Kyros）系公元前六世纪时波斯的国王，征服小亚细亚，俘获克洛索斯。克洛索斯，萨耳达那帕罗斯和弥达斯，均见上文第三节人物说明。克塞耳克塞斯（Xerxês）是公元前五世纪时波斯的国王，曾倾国来攻希腊，经过几次有名的大战，终于被击退了。

〔27〕　克塞耳克塞斯进攻希腊，声势浩大，用船作浮桥渡过了赫勒海（Hellêspontos），据赫罗多德《史记》说他率兵船共有二百六十四万余只，这数目虽然稍嫌夸大，但总之是极可观的。他又因阿托斯（Athos）半岛于航行不便，乃在这多山的地区掘一条运河，沟通水路，这就是山中间行船的事了。

〔28〕　原文意云“凭了宙斯”，系表示赞同之意，今改

用意译。

〔29〕 皮塔戈剌斯主张灵魂不灭，死后轮回为人或物，这里含有讽刺的意思。欧福耳珀斯（Euphorbos）为特洛亚方面的勇士，为墨涅拉俄斯（Menelaos）所杀，其所用盾被希腊军所得，献于赫拉庙中。皮塔戈剌斯自承为欧福耳珀斯后身，故至庙中即能指认此盾为己物。

〔30〕 金色的大腿也是皮塔戈剌斯的传说之一。又他的教义有许多教条，其一是戒吃蚕豆，理由是吃了蚕豆等于吃祖父的头。

〔31〕 索隆（Solôn）是雅典的政治家，兼诗人哲学家，塔勒斯（Thalês）系弥勒托斯（Miletos）人，后世称为希腊哲学家之祖。庇塔科斯（Pittakos）是勒斯珀斯（Lesbos）人，以军人兼诗人哲学家。以上三人都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人物，后人并其他四人并举，称为七贤人云。

〔32〕 恩珀多克勒斯（Empedoklês）生于公元前五世纪中，是很特殊的哲学者，因为长于医术，世人以他为术士，因此发生种种传说，如关于他的死也就是一例。据说他自投埃特涅火山口中，因为突然消灭，使人相信他是仙去了，但后来火山喷发，又把他所着用的青铜的鞋子（或者是有金属附属品的吧?）喷出来了，因此仙去的迷信也就破灭了。

〔33〕 涅斯托耳（Nestôr）为远征特洛亚的希腊军中唯一的老人，帕拉墨得斯（Palamedês）也是一个，他因发见俄底修斯的伪装风狂，遂被怨恨，后终为俄底修斯所害。

〔34〕 阿里斯提波斯（Aristippos）为梭格拉底的弟子之一，后来创设快乐派哲学的人。柏拉图（Platôn）亦是梭格拉底的弟子，著书甚多，曾居西刻利亚，在霸主狄俄倪西

俄斯（Dionysios）处作客，唯其时已在梭格拉底死后，且因意见不对，狄俄倪西俄斯曾欲杀他，终他人劝止，则似恭维霸主之说亦并不确。阿里斯提波斯及后来厄庇枯洛斯（Epikuros 通称伊壁鸠鲁）虽提倡快乐哲学，其实亦并不如后人想象的纵欲，不过主张快乐为绝对的美，但快乐亦有种种不同，有些快乐即是痛苦的根源，便不是美了。

〔35〕　卡耳弥得斯（Kharmidês）是柏拉图的叔父。淮德洛斯（Phaidros）为弟子之一人，柏拉图写有一篇对话，以此为名，记梭格拉底关于辩论的谈话。克勒尼阿斯（Kleinias）的儿子即是阿尔喀比阿得斯（Alkibiadês），是雅典一个贵族的出身，美而多才，但行为多不检，梭格拉底欲引之归于正道，但终于不成，阿尔喀比阿得斯的政治生活亦以失败终。

〔36〕　藜芦（helleboros）系是一种有毒植物，古代谓其能治风狂，文章中常有说及，亦不知实际有无效验。

〔37〕　著者在这里撇开了刻戎的本事，来发挥他的中庸的意见，这在他的讽刺的对话里所很少看见的。

〔38〕　菲纽斯（Phineus）与林叩斯（Lynkeus）都是神话上的英雄，前者是因事失明，后者眼力特别好，他能够看到二十里路远，并且能看见地底下的东西。

〔39〕　阿厄冬（Aêdôn）乃忒拜王仄托斯（Zêthos）的妻子，她对于兄嫂心怀嫉妒，想要害死他们的子女，却错把自己的孩子杀死了，因此悲伤化而为夜莺。达佛涅（Daphnê）本是一个神女，阿波隆爱她，可是她不愿意，他却是老追求着她，她遂自愿变为桂树，这就以她为名字。吕卡翁（Lykaôn）的女儿卡利斯托（Kallistô），是一个神女，但

为宙斯所爱，生了阿耳卡斯（Arkas），为阿耳卡狄亚人的始祖，但是赫拉恨她，使她变了一头熊，后成为星座中的大熊星。

〔40〕 见忒瑞西阿斯本事，详本节的人物说明中。

〔41〕 英雄（hêrôs）是战士的总称，在荷马诗中系指往攻特洛亚的希腊人，赫西俄多斯在《工作与日子》（Erga kai Hêmera）里则说是第四时代即铁时代的人，也称为“半神”（Hêmithoi），即在攻忒拜和攻特洛亚中战死者，死后住于“乐土”。但是在著者的对话里，他们还是在冥土，即都是死人了，虽然在《真实的故事》第二卷中提到他们在乐土的事。

〔42〕 惊异的呼声，大都呼赫剌克勒斯，这里对他本人却也用这个，颇有讽刺的意思。

〔43〕 赫剌克勒斯的服装相传如此。棍子（rhopalon）原本是一棵栎树，所以末端粗大，后世狼牙棒所由昉。狮子皮是他在第一件工作中所获，它在涅墨亚地方为害，刀箭不能入，赫剌克勒斯乃用两手搏杀之，取其皮为衣。后世形容赫剌克勒斯者必画伟人持巨棒，腰缠狮子皮，一见可认识。

〔44〕 赫柏事见上文人物说明，此处引语见于《俄底塞亚》卷十一。

〔45〕 形象（eidôlon）犹云形似，即后来偶像（idol）一字所从出，此处或与魄的意思相似，因容易与魂混杂，故不用。

〔46〕 意思是说，我乃是赫剌克勒斯的形象，所以要显示厉害给你看。

〔47〕 安菲特律翁见第一篇注〔64〕。

〔48〕　阿尔克墨涅（Alkmênê）为安菲特律翁的妻子，即赫剌克勒斯的母亲。关于他的产生，参看第一篇第一四节。

〔49〕　马人（Kentauros）是一种半人半马的人，本篇第八节关于刻戎的人物说明中，有说及马人的部分，可以参考。

〔50〕　此处引语见于《俄底塞亚》卷十一。

〔51〕　安蒙（Ammôn）亦作罕蒙（Hammôn），系埃及的神，像为人身羊头，或只在头上长两羊角，希腊人以为即是宙斯。据说狄俄倪索斯经过利皮厄即非洲北部，找不到水，宙斯化身为羊来加引导，乃得绿洲，遂为造庙祀之，称之曰宙斯安蒙，末语即指沙漠云。亚力山大至其地，祭师们大加欢迎，因谄媚之谓神示云，亚力山大为神的儿子。

〔52〕　此处原文意云阿明达斯的儿子菲利波斯的儿子，稍嫌缠夹，故改从意译。

〔53〕　墨狄亚（Mêdia）为亚洲古国，位置在波斯之北，后来归并于波斯。迦勒底（Khaldaia）即是巴比伦，后亦为波斯所并。

〔54〕　克勒阿耳科斯（Klearkhos）为斯巴达的将领，公元前四世纪之初波斯藩王库洛斯二世起兵拟攻其兄，募集希腊军一万人为助，克勒阿耳科斯亦为主要的参与人。后经过墨狄亚等地，及抵巴比伦，与波斯军相遇，希腊军虽得胜，而库洛斯亲自与国王相搏，却被杀了。克勒阿耳科斯等数人亦死于波斯总督提萨斐耳涅斯（Tissaphernês）的阴谋，所遗希腊军队乃由克塞诺丰（Xenophôn）等人率之归国。克塞诺丰为梭格拉底的弟子，著有《行军记》（Anabasis）一

书，叙述其经过。

〔55〕 菲利波斯的功业在于统一希腊，但所有手段，多不正当，往往有使用贿赂等事，故此处加以讥刺。

〔56〕 公元前三三八年雅典与忒拜联军为马其顿所败，自是希腊各邦失掉了独立。亚力山大北征特剌刻，有谣传其已战死者，忒拜乃复叛，围马其顿驻军，亚力山大乃忽掩至，攻取其地，毁其城郭民居，只留诗人品达洛斯（Pindaros）故居一所，杀居民的大部分，或卖为奴，就是这里的所谓惩罚。

〔57〕 克勒托斯（Kleitos）是亚力山大的一个好友，在一次打仗的时候曾经救过亚力山大，使他得免于死。可是后来在宴会上，大家都有点醉了，因为议论菲利波斯的功绩，克勒托斯出言不逊，亚力山大以枪刺杀之。

〔58〕 大衣（khlamys）亦称斗篷，便于骑马，故马其顿人多用之。紧身（kandys）则当是胡服，由波斯人学样来的。三角帽（tiara）亦是波斯的服装，国王所戴，形状大略与基督教的法王所用的圆锥式的帽相似。

〔59〕 卡利斯忒涅斯（Kallisthcnês）系哲学学者，尝侍亚力山大，直言批评，乃触其怒加以镣铐，以此得病而死。后世注家谓这世所说把学者关到狮子笼里去，即是指卡利斯忒涅斯，参看下文狄俄革涅斯所说的话，似乎可以相信。赫淮斯提翁（Hêphaistiôn）是亚力山大的一个亲密的友人，据说在巴比伦由于饮食过度而死，亚力山大不胜悲痛，乃谓医生不能尽职将其处死，又下令停止赛会，并绝灭圣火，此乃是国王死时的哀悼仪式。

〔60〕 达瑞俄斯（Dareios）乃是波斯国王，与亚力山

大战败逃亡而死，其家族悉为亚力山大所得，加以优待。王后名斯塔提拉（Statira）。

〔61〕　达瑞俄斯的母亲名西绪干比斯（Sisygambis），女儿的名字不详，但其中有一个用她母亲的名字也叫作斯塔提拉，或作巴耳西涅，亚力山大自己娶了，而令赫淮斯提翁娶了别一个。他的意思是想借了婚姻来沟通欧亚两面的情意，但是他只有三十二岁却因热病而死，所以他的计画也就随之而消灭了。

〔62〕　此处宙斯即是安蒙，见上文注〔51〕。

〔63〕　赫剌克勒斯是斯巴达的英雄，他曾到过各地，做了许多英雄事业，狄俄倪索斯则为酒神，也曾巡游世界。二人都是宙斯的儿子，普通称为半神（Hemitheos）。

〔64〕　阿俄耳诺斯（Aornos）系印度地名，亚力山大进军至印度，曾占领其地。

〔65〕　俄林庇阿斯（Olympias）是菲利波斯的妻子，亚力山大的母亲。后来菲利波斯另娶克勒俄巴特拉（Kleopatra），将俄林庇阿斯休了，她甚为愤怒，不久菲利波斯被剌，后人说是由于她的布置，亚力山大亦与闻其事。

〔66〕　大蛇原文云德剌孔（Drakôn），普通译作龙。当时传说宙斯（也就是利皮厄的安蒙）化为大蛇，来俄林庇阿斯的床上，乃生亚力山大。但著者在别的一篇文章里，关于这个传说有一种合理的解说。他说同时伪先知阿勒克珊德洛斯（和亚力山大同名）拿一条大蛇行骗，在第七节中说，在马其顿的珀拉地方，有一种大蛇，很是驯良，妇女们多畜养它，同小孩们睡在一起，任人摸弄跨越也不生气，并像孩儿似的能够从乳房吃奶。这在乡间很多，或者古时俄林庇阿斯

的故事里说的就是这个，她怀孕着亚力山大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蛇睡在她旁边。

〔67〕　指环印（daktylios）是戴在手指上的印章，以玉石雕镂文样，用作印信，以便于携带起见，用金属装配，套于手指，即为后世指环的起源。将指环印交付给人，也即是把全权托付他了。珀耳狄卡斯（Perdikkas）以后为同僚所恨，群起攻之，二年后即战没。

〔68〕　十二大神即希腊诸神之重大者，为宙斯与赫拉，雅典那，阿波隆，阿耳忒弥斯，赫耳墨斯，阿瑞斯，赫淮斯托斯，得墨忒耳，波塞冬，阿佛洛狄忒，狄俄倪索斯，共十二人。普路同虽然亦是重要，但他的王国乃是在地下，所以并不算在里边了。

〔69〕　副官原文云许帕斯庇斯忒斯（Hypaspistês），意云负盾的人，本来是战士的副手，阿斯庇斯（aspis）系圆形盾牌，以皮革为之，长盾则名为荷普隆（hoplon）。普托勒迈俄斯（Ptolemaios）是亚力山大的得力的将领之一人，在亚力山大死后，分得埃及的地方，统治其地垂三百年，后人称普托勒迈俄斯朝。

〔70〕　埃阿科斯见上文注〔11〕。刻耳柏洛斯见第四节人物说明。

〔71〕　巴克特剌（Baktra）乃巴克特里亚的首都，在波斯东部，世传其奇习甚多，其人民以劫掠为生，以老病而死的人喂狗云。

〔72〕　野兽（thêria）此处系指印度的象。

〔73〕　白衣系一种胜利的表示，紫衣乃贵人所着，然后世有钱的人也有穿的了。紫色古代乃取自海中一种贝类，

甚为难得，故独见珍重云。

〔74〕　阿里斯托忒勒斯（Aristotelês）普通译作亚理士多德，今从之。作者与他在宗派上不是一起，且因为亚理士多德曾为帝王师傅，故有意借亚力山大的口气加以指摘。

〔75〕　忘川（Lêthê）系在阴阳夹界的河川，死人喝它的水，便把在地上的事都忘记了。——但是这也似乎是句空话，因为假如是这样，著者的这三十篇对话也无从写起了。

〔76〕　克勒托斯见上文注〔57〕，卡利斯忒涅斯见注〔59〕。

〔77〕　一角原文云一个德剌赫墨（drakhmê），一个德剌赫墨值六个俄珀罗斯（obolos），今译一俄珀罗斯为一分，虽然于原来价值比例不很相合。

〔78〕　此处原文是“派斯”（pais），正译是儿子，牛津译本作奴隶，当系由于避忌之故，派斯虽然与英语中仆欧相同，有时也可用作童仆，但这里与妻子并列，意义是显明的。

〔79〕　欧克剌忒斯（Eukratês）是一个单身有钱的老人，众谄媚者追随恐后，希望分得他的遗产。以下四节都是写这件事的，与《妓女对话》仿佛，只是写社会风俗情形，所有人物也均是假设，不是历史传说上的人了。

〔80〕　西库翁（Sikyôn）是斯巴达左近的一块小地方，据说其地极为富饶，出产谷类及蒲桃酒橄榄等，又多铁矿，所以这里说是欧克剌忒斯的家乡。

〔81〕　卡里诺斯（Kharinos）及达蒙（Damôn）均系谄媚者，全是假设，参看注〔79〕。

〔82〕　这以上两句，在牛津译本中与上文相连，作为

赫耳墨斯的说话，但看语气似以作为普路同所说更是适当，也与上文有贯穿。

〔83〕 伊俄拉俄斯（Iolaos）为赫剌克勒斯的侄儿，在除勒耳涅的水蛇（Hydra）的时候，由伊俄拉俄斯为御者。赫剌克勒斯死后，其子女避欧律斯透斯（Eurystheus）的追击，与伊俄拉俄斯同逃到雅典，其时伊俄拉俄斯已年老，乃战时忽得神佑转成少年，因得击退敌军，生擒欧律斯透斯云。

〔84〕 图克里托斯（Thoukritos）系一个无子的富人，亦是假设的人物。

〔85〕 命运（moira）由抽象名词转化为专名，是司人的一生命运的女神，共有三人，各有她的名字。自然（physis）却仍是抽象名词，没有神化，语源出自“生长”的意思。

〔86〕 拿枪的人（dopyphoresantes）即是卫兵，这里借用了指那些谄媚者。

〔87〕 卡洛阿得斯（Kharoiadês）亦是假设的人物，殆即是忒耳普西翁所说的主要的对手，与他竞宠的人。

〔88〕 斐冬（Pheidôn）、墨阑托斯（Melanthos）也都是谄媚者的名字。

〔89〕 得尼阿斯（Deinias）是假设的富人的名字，意云可畏。

〔90〕 普托俄多洛斯（Ptoiadoros）亦是假托的富人的名字，意云给予畏怖者。

〔91〕 提托诺斯（Tithônos）是特洛亚国王拉俄墨冬（Laomodon）的儿子，照辈份说来乃是帕里斯（Paris）的叔

父，年少貌美，为晨光女神厄俄斯（Eôs）所爱，予以不死，但忘记加以不老，故随渐益衰老，至末后乃只有声音，或遂说其变而为蝉云。平常说他变成蚱蜢，实为蝉之传讹，《伊索寓言》中有蚂蚁与蚱蜢一则甚有名，亦是蝉的误解。

〔92〕　因倒酒的人为奴隶。

〔93〕　赫耳摩拉俄斯（Hermolaos）系假设的富人名，意云赫耳墨斯的人民。

〔94〕　梭鱼（labrax）系一种海鱼，以贪吃著名，寓言故事中多有之。

〔95〕　西刻利亚（Sikelia）今讹作西西利，系伊大利南边的一个大岛，其地富饶，绪剌枯赛（Syrakousai）的生活素称侈华，为希腊最。

〔96〕　法翁（Phaôn）原是一个船夫，老而且丑，尝从吉俄斯（Khios）岛为一老女人过渡，乃是爱神化身，给他一合药膏，法翁涂了随后为美少年云。又传说公元前七世纪中女诗人萨福（Sapphô）也是爱他的一人，但后来因他心变，乃投海而死。近来据多人研究，多疑此种传说，出于喜剧诗人，没有事实的根据。

〔97〕　见鬼去原文作“叫唤”（oimôzein），即是吃苦叫喊之意。

〔98〕　佛律癸亚（Phrygia）在小亚细亚，其地偏远，希腊人视若蛮夷，多售为奴隶。宙斯的倒酒的人伽倪墨得斯（Ganymedês）亦系那地方的人，虽然是化作老鹰去找来，实际乃因为是僮奴的出产地的缘故。

〔99〕　科德洛斯（Kôdros）是雅典的最后的一个国王，其时斯巴达来攻，神示言如以王为牺牲，则战可得胜。科德

洛斯乃潜至敌营，与敌人角斗而死，斯巴达人知死者为国王，即解围而去。雅典人特别纪念他，设执政官（arkhôn）九人管理国事，推举其子墨冬（Medôn）为首席，废除王号，因为除科德洛斯以外没有人当得起这称号。

〔100〕 这一句原本作为赫耳墨斯所说，但英文译本则云众鬼魂，就口气上说来亦较合适，牛津译本却仍作赫耳墨斯。

〔101〕 塔阑同（talanton）为古希腊货币的最高额，亦为重量的名称，约计等于中国的九百两，但事实上并无如此实物，故以银币计算，即是六千个德剌赫墨（drakhmai）云。

〔102〕 轻装原意云系好腰带（euzônos），以便操练或走路。

〔103〕 摔交场（palaistra）也即是体育场，因角力为体育的一种。

〔104〕 纪功牌（tropaion）系战役得胜后，取敌人兵甲悬挂树上，用以纪念敌兵的败退，故原意系从“转退”（tropê）一字而来，其后衍变成为 trophy，留在西欧语中。但是后来形式变化，或建筑土堆以至立石，渐成为纪功碑的形式了。

〔105〕 五十枝桨的船（pentêkontoros）系一种大的货船，需用五十人扳桨。

〔106〕 木那（mna）为古货币亦是重量的名称，六十木那为一塔阑同，原文五木那，故约译为中国的五斤。

〔107〕 据公元三世纪初拉厄耳忒人狄俄革涅斯（Diogenês Laêrtios）所著《哲人列传》（Sophistoi Bioi）里说，墨尼波斯乃是自缢而死的。

〔108〕　“送葬的演说”乃是临下葬时对于死者的功绩加以称颂，当初是对战死者的表示敬意，后来成为一种“诔墓”的文章了。

〔109〕　女人们对于死者且哭且歌，在南欧有此一种风俗，其歌称为挽歌（threnos），后面墨尼波斯说群狗号叫，乌鸦拍翼，也是比女人的搏胸号哭，虽然他没有明说。

〔110〕　高贵的人（gennadas）原意说的是门第出身，但是这字后来是泛指人的品性，仿佛是说风格很高的人。

〔111〕　死后被缚在轮子上永久旋转的是伊克西翁，见上文第一篇及注〔39〕。石头是西绪福斯（Sisyphos）的事，他欺骗死神，将他监禁起来，直到后来战神去救他出来，世上没有人死了，因此他被罚在地狱里推一块大岩石上山去，但是好容易上去了的时候，石头便又滚了下去，须得重新再推了。提堤俄斯（Tityos）是个巨人，因为想对于勒托（阿波隆他们的母亲）行强，所以死后被两只大鹫在啄食他的心肝，虽然普洛墨透斯也说受同样的刑罚，但那是在高加索山上，与这里说在冥中受罚不同。

〔112〕　见《伊利阿斯》卷二十三，埃阿斯与俄底修斯角力决胜，起初各不相下，观者渐生厌倦，埃阿斯乃对俄底修斯说这句话，意思是变换战术，便是交互的主动，由对方发动攻势，而自己则取消极的抵抗。

〔113〕　皮提俄斯（Pythios）意云皮托（Pythô）的人，即指阿波隆。那里旧有克洛诺斯（Kronos）的一所神示所，由大蛇皮同（Pythôn）守护之，后来阿波隆杀蛇而夺取之，故其地名为皮托，即是得尔福伊（Delphoi）地方。

〔114〕　安提斯忒涅斯（Antisthenês）是希腊犬儒派哲

学家的始祖，生于公元前五世纪中，是梭格拉底的一个朋友和弟子，其学以艰苦卓绝为主，设教于库诺萨耳革斯（Kynosargês），其地为赫剌克勒斯庙及体育场，因其主张以赫剌克勒斯为模范也。或云因库诺萨耳革斯意云白犬，以是得犬儒派之名，或云因其弟子狄俄革涅斯益蔑弃礼法，大声呵责人，故人以犬称之，似后说为得其实。

〔115〕 科伊尼克斯（koinix）为希腊古代的一种衡量，约容半升，原文云两科伊尼克斯，故云一升。羽扇豆（thermos）当是豆类，学名为 lupinus perennis，据云开花作碧色，可供赏玩，中国似没有，或者类似篱豆的东西。

〔116〕 达那俄斯（Danaos）的女儿们见第二篇第八节注〔25〕。据说她们因听了父亲的话于结婚的夜里悉将丈夫杀害，死后被罚在一只漏缸里汲水，倒进来即便漏出，永无满的时候。

〔117〕 希腊古时习惯，死人埋葬的时候必须将一分钱，便是一个俄珀罗斯，纳入口，这钱是预备给卡戎作渡船钱的。

〔118〕 克剌忒斯是忒拜（Thêbai）人，所以他的同乡也就是忒拜地方的人。

〔119〕 墨狄亚（Mêdia）属于波斯，后来也就称波斯人为墨狄亚人。阿耳墨尼亚（Armenia）是小亚细亚的一国，在里海的边上，曾为波斯所占领，现属苏联。

〔120〕 二十肘系指长度，一肘（pêkhys）是说从肘弯至小指尖，计二十四指（daktyloi），约合中国一尺半，故二十肘即是三丈。

〔121〕　佣兵亦称客军（Xenoi），因为希腊古代所谓国实际乃是都市，凡异都市的就是异邦人，并不如后世所称的外国。

〔122〕　塔阑同见注〔101〕。四分即是四个俄珀罗斯，一俄珀罗斯等于塔阑同的三万六千分之一。

〔123〕　意思是说想躲过不可避免的死，行为像是孩子。管渡船的即指卡戎，普通想象他是个相貌狞恶的老人。

〔124〕　《俄底塞亚》第十一卷，说俄底修斯漂流不能回家，不晓得怎么做才好，因下去冥府，去找先知忒瑞西阿斯占卜，得见到旧日伴侣，与阿吉琉斯交谈。

〔125〕　埃阿斯与俄底修斯争衣甲事，由众开会公决，雅典那为主席，以特洛亚俘虏为证人，言俄底修斯智慧第一，特洛亚多受其害，遂以俄底修斯为优胜。盖雅典那有意袒护他，所以埃阿斯下文那样地说，在荷马诗里俄底修斯亦曾明言，评定的人是特洛亚的众人和帕拉斯雅典那。

〔126〕　吉迈剌（Khimaira）是神话里的一种怪物，头部是狮子，身子是山羊，尾部乃是大蛇，口喷火焰，在吕狄亚为害地方，经英雄柏勒洛丰（Bellerophôn）借天马的力予以剿除。但在这里似作为刑罚的一种，能撕裂罪人，和传说不同了。将罪人伸张缚在架子或轮子上，也是重刑的一种，殆古代十字架之滥觞。提堤俄斯（Tityos）因欲强迫阿波隆的母亲勒托，为阿波隆所射死，在地狱受罪，有二鹫鸟啄食其肝，俄底修斯入冥时曾见之云。

〔127〕　运命（Moirai）有三人，状如中年女人，一司纺线，即为各人的定命，一司分配，其一则司剪断生命之

线。纺线者名克罗托（Klôtho），希腊语即是纺绩者。

〔128〕 侍卫原文云持枪者（doryphoros），或解作佣兵，其实霸主的侍卫盖亦是佣雇来者。

〔129〕 此处著者颇有调侃哲人（sophistes）的意思。哲人本是好的名称，意云有智慧（Sophos）的人，其后授业收费，则为教育家，末世乃益堕落，以诡辩惑人图利，乃称为诡辩家了。著者就运命说攻击宗教，深击中希腊有神教的要害，但也就攻击了别的宗教，在第八篇对话《宙斯被盘问》也是说的同一问题，不过这回说的更为简洁罢了。后来基督教人攻击神话，多利用这一派嘲笑诸神的说法，但对于他那根本的非圣无法的态度，也很是反对，所以后世传说路吉阿诺斯末年为群狗所咬死，正因为他是宗教的敌人，这也包括基督教在内的缘故。

〔130〕 利彼亚（Libya）为古代指非洲北岸一带地方之名称，希腊则称之为利彼厄（Libyê），据赫罗多德《史记》卷四里说，本来是一个非洲女人的名字云。这里称汉尼拔为利彼亚人，多少含有不敬之意，因为这就提出他是夷人。

〔131〕 希腊人叫外国人为夷人（barbaroi），并不是说是野蛮人，只是说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希腊语，说起话来“吧儿吧儿”地乱嚷罢了。汉尼拔这里的话，便是巧妙的回答。公元一世纪前有罗马文人涅波斯（Nepos）著《名人传》十六卷，今存其中的二十四篇，有一篇是讲汉尼拔的，云有斯巴达人索西罗斯（Sosilos）教他希腊文，所以他不但能说，且著有书数种，但是他自己却说到了这里（冥土）才学会，说得很是诙谐。

〔132〕　伊柏里亚（Ibêria）即是现在西班牙所在的半岛。

〔133〕　刻尔提柏里亚人（Keltibêrai）是指住在伊柏里亚中部的刻尔特族（Keltai）。刻尔特族亦称高卢（Gaul）人，希腊则称为伽罗（Galloi），或作伽拉太（Galatai），其一支西行者居于西班牙伊大利一带，别有一支进小亚细亚，即是《新约》中保罗《达加拉太人书》里所说的。这里是指西方的那伽拉太，以别于在小亚细亚的一部分。

〔134〕　这里所说即是关于克勒托斯的事，参考前注〔57〕。

〔135〕　罗马与迦太基因争夺霸权与商业，两国搆兵，计达百年之久，所谓布匿（Poeni）战役是也。第二次战役中，罗马大将斯吉庇俄率兵攻北非，汉尼拔从欧洲回师应战，大败于匝玛（Zama），遂逃亡国外，战役了结，迦太基于是一蹶不振了。

〔136〕　伽得拉（Gadeira）为大西洋的一个岛，靠近西班牙，今称卡狄兹（Cadiz）。

〔137〕　毁灭迦太基者乃是斯吉庇俄的义子，即小亚非利加，在第三次战役中，其时为公元前一四六年，距匝码之战已是四十八年，那时汉尼拔死了也已有三十多年了。

〔138〕　“我想”是一个副词句，含有商量的意思，原语（ei dokei）意云“假如这是对的”，英译或作“假如你不介意”。弥诺斯似对于汉尼拔颇有好感，其实亚力山大所说的大话也没有胜过利彼亚人的地方，或者也因为著者本是夷人（叙利亚人）的缘故，所以对于汉尼拔不无同情，这也未

可知吧。

〔139〕　刻戎见本篇第八节。刻戎是个半人半马的马人，却是多有才艺，是许多英雄的师傅，阿吉琉斯亦其一人。福伊尼克斯（Phoinix）因家难逃亡，倚珀琉斯而居，为阿吉琉斯的保傅，其后阿吉琉斯在特洛亚战役中，与阿伽门农哄，福伊尼克斯曾往任调停。

〔140〕　阿开亚人即是希腊人，但此系专指远征特洛亚的希腊军，参看本篇注〔21〕。

〔141〕　墨勒阿格洛斯（Meleagros）系是卡吕冬（Kalydon）国王的儿子，神话里以卡吕冬的野猪的狩猎著名。

〔142〕　古人很看重主客的关系，应当互相尊重，不得侵害，有违反者得神罚，特别由宙斯主其事，称为客人的宙斯（Zeus Xenios），故如帕里斯所为，可谓不法之尤了。

〔143〕　厄洛斯（Eros）是恋爱的神，相传是阿佛洛狄忒的儿子。这本来是一个抽象名词，但是后来人格化了，原是一个少年，随后却变作顽皮的小孩子，在《诸神对话》里如第六及二〇各节所说，都是这个形象。这里说的是一个男性的神，可知所指是厄洛斯，虽然实际帮助帕里斯乃是阿佛洛狄忒。

〔144〕　阿伊多纽斯（Aïdôneus）即是哈得斯，意云看不见，为普路同的称号。

〔145〕　赫克托耳（Hektôr）系帕里斯之兄，特洛亚守军的主将，勇敢为全军冠，后为阿吉琉斯所杀。荷马诗里说他武勇而有人情，与阿吉琉斯成一对比，虽是终于败亡，而令读者深为向往，觉得胜于俄底修斯与阿吉琉斯等成功的英

雄多多了。

〔146〕　事情太重大，意思是说苦痛太强，所以喝了忘河的水也不济事。

〔147〕　欧律狄刻（Eurydikô）乃俄耳甫斯（Orpheus）的妻子，因为蛇所啮而死，俄耳甫斯思念不得忘记，乃入冥府求之。因为他善弹竖琴，闻者皆为感动，冥王特许其带欧律狄刻回去，后因途中犯禁返顾其妻，死人遂复留下不能出去了。阿尔刻斯提斯（Alkêstis）是斐赖（Pherai）国王阿德墨托斯（Admêtos）的妻子。阿波隆其时因为触了宙斯的怒被罚在给阿德墨托斯为奴，相处得很好，所以阿波隆很感激他，后来得知他某日当死，就对运命请求给他延长，这个答说只要那一天有一个亲人给他替死，这就可以做到。但是阿德墨托斯的老父母都不肯替死，只有他的妻子肯了，随即死去。适值赫剌克勒斯到来作客，很受优待，知道了这事大为不平，便跑到坟墓里（这便代表了冥界）找到了死神（Thanatos），和他争斗，硬把阿尔刻斯提斯夺了回来，还给阿德墨托斯。这里死神本是死的人格化，可以算作冥王的代表，赫剌克勒斯也不是到冥土去，由冥王许可他带回，乃是用强夺来的，与这里所说情节稍有不同。据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卷一里说，乃是珀耳塞福涅打发她回来的。普洛忒西拉俄斯与阿尔刻斯提斯都是忒萨利亚王埃俄罗斯（Aiolos）的后人，所以说是亲戚。

〔148〕　卡里亚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其地人民多给外邦雇佣为兵卒，极为希腊人所轻视，谓其卑鄙愚笨，且不适于为奴，故此处称卡里亚人（Kar），不但指示地域，且有轻蔑

的意思，但答语称作西诺珀（Sinôpê）人，则并无此种意义，虽然也是小亚细亚北部地方，在黑海旁边。

〔149〕 “阁下”原文曰最高贵的人（gennaiotatos）

〔150〕 头顶尖锐（phoxos）是很难看的一种相貌，世俗画鬼怪多形容他如此。

〔151〕 审判员此处当系泛称，或是指狄俄革涅斯也未可知，英译实指弥诺斯，疑非是。

〔152〕 此句系引用《伊利阿斯》卷二原文。

第四篇　妓女对话

《妓女对话》（Hetairikoi Dialogoi）共计十五篇，是描写当时也实在永久的这社会里的情景的，所以出场的只是现时的人物，而不是历史上有名气的人。换句话来说，其所形容所讽刺的乃是社会的形象，所以有些人说他这一类的著作是受着所谓新喜剧的影响的。其实别的对话也一样地受着影响，不过那是古喜剧的影响罢了，借用古代历史传说的人物，讽刺宗教哲学思想的都是。只可惜古喜剧虽然尚有存留，新喜剧却几乎全部散佚了，剩下若干断片以及罗马诗人仿作，约略可以见个大略，但是结构和情节都很是简单，似乎还不及从这里出来的小喜剧的高明。所谓小喜剧，就是指希腊拟曲（Mimoi）而言，今存忒俄克里托斯（Theokritos）的牧歌里面有五篇，赫洛达斯（Hêrôdas）的拟曲七篇，加上四百年后的路吉阿诺斯的所作，分量不能算多，但是在成绩上却可以说是不错了。与著者差不多同时代，有名叫阿尔吉佛戎（Alkiphrôn）的人，著有尺牍三卷，模拟妓女与狎客的通信，也是取材于当时喜剧的作品，只是其中的一片段，却写得很是简要得神，有青出于蓝的称誉。

在这里关于妓女的名称，需要加以说明。原文赫泰拉（hetaira）本来只是赫泰洛斯（hetairos）的女性化，原义只是

"伴侣"，从前许多学派和政党便都叫作赫泰里亚，例如梭格拉底的那些从游的人便是他的赫泰洛斯，女诗人萨福（Sapphô）的女学生则称为赫泰赖，可以译为女伴们了。可是因了社会上的变动，文字上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于是作为男人的女朋友来说，这就发生了外宅，或妓女的意义，虽然还是那个字。后世堕落时期的文人甚至对于萨福的女伴也发生了流言，他们说勒斯玻斯（Lesbos）岛的女人们怎么样，在后来两性学上留下特别的术语，即如本篇的第五节对话，即是说这事的。讲到希腊的文化向来以伊俄尼亚（Ionia）为正宗，换句话说，这便是以雅典为主体，而关于妇女的教育与文化方面，这却老实地说是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前驱，但在这里它似乎是很株守着东方的传统，倒还是在小亚细亚沿岸诸岛的希腊人更是开放的，有一种新气象。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家图库狄得斯（Thukydidôs）曾说："女人愈是不出现于街上，不被人谈论，便愈算是好。"梭格拉底的弟子有名文人克塞诺丰（Xenophôn）也说："她们应当尽可能地少看见，少听到，也少问一切的事情。"所以雅典的女人比起同族异派的埃俄利亚（Aiolia）的女人来，在教育技艺方面不免要相形见绌了。而且雅典这一邦里有一个法令，它规定凡雅典市民结婚的对手以市民为限，因此在婚姻上遂有一种异常的现象，这便是于正妻之外多有外宅，作为公然的次妻。因为法律规定，应娶一个雅典的妻子放在家里，而这多是无才便是德的，若是才色兼备的女子大抵都是异邦人，所以只好当作一个女伴罢了。外宅是长时期的，此外也有短时期的，时期长短虽异，但其关系无不同，于是由妾而妓，其名称亦随之而改变了。

在希腊历史传说上有过不少名妓，同中国的鱼玄机薛涛相似，她们多是才色双绝，与当代名流打过交道。顶有名的要算公元前五世纪的阿斯帕西亚（Aspasia），她为珀里克勒斯所爱，终身不渝，且也很有学问，梭格拉底也极佩服她。塔伊斯（Thaïs）也是一个，曾从亚力山大王东征，他攻略珀耳塞波利斯，举火焚宫殿以取悦于她。佛律涅（Phrynê）在雅典被人告发为不敬神，许珀瑞得斯（Hypereidês）为之辩护，叫她解衣袒胸，陪审员悉眩惑，遂得免罪，今所传阿珀勒斯（Apellês）所画爱神从波浪中出之图，即是以她为模范云。又有拉伊斯（Laïs），亦甚有名，雕刻家密孔（Mykôn）不见接纳，疑系白发之故，次日染为褐色再往，则曰，“愚人，昨日你的老子来，我已拒绝他了，今天你也来学他么？”但是在对话里出现的，现在却不是这些有名的人物，她们的故事也已经陈旧了，而且讽刺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倒还不如描写现实的平凡的赫泰拉的，于寻常的事件之中可以得到不少的悲喜剧。这里虽然只是寥寥的十一节，可是却尽有些不凡的描写，其写妓女方面，有天真老实的（第六和七各节），也有不中用或狡猾泼辣的（第九和一四节），客人有诚实不渝的（第二和一〇节），也有不然的，如一节讲跳槽，四节要找寻巫婆来作法均是，此外遇见大兵，便是横暴地打人，或是说大话丢脸罢了（第一五和一三节）。以上都是很好的喜剧资料，但是这里边也包含着悲剧，因为人世间有这么一个行当，虽然说是出于自然，却是有点不合人道的，所以尽管有些文人替它鼓吹，却是盖不住里边的一抹暗影。我们读那几节母女的对话，如第三节里母亲对菲林那说：

“女儿，你不知道我们是同乞丐一样的么？你忘记了我

们从他那里得到多少东西么，并且若是爱之女神没有打发他来，我们怎么样能够过得去年的冬天呢？”我们便自然地联想起《水浒传》里的一节来，那时白秀英在勾栏里说书，先唱下四句定场诗来，其末二句云：

“人生衣食真难事，不及鸳鸯处处飞。”这也是一联极好的反语，有如说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是民生贫苦难得两全，卖淫寓饮食于男女之中，所以可称是理想的办法。著者原意写这样对话是意在讽刺，教人当喜剧去看，却不意在这些文章上碰到了彻骨的悲剧，这大概是他自己所没有料到的吧。

一　格吕刻拉与塔伊斯

上场人物

格吕刻拉（Glykera）

塔伊斯（Thaïs）　二者均系假设的人名，乃是职业的妓女。格吕刻拉诉说热客跳槽，为朋辈所得，塔伊斯加以安慰劝解，显然是对于世故更有经验。

格吕刻拉　塔伊斯，你知道那阿卡耳那尼亚[1]的兵士么？他以前包了阿布洛托农，后来却爱上了我的，我说的是那个喜讲究衣服，常穿着骑马的斗篷的，或者你已经忘了那人吧？

塔伊斯　不，我的小格吕刻拉，[2]我知道他。去年在打稻节[3]的时候，他还同了我们一起喝酒呢。但是为什么呢？看来似乎关于他有什么话要说的样子呀。

格吕刻拉　戈耳戈那这个坏东西，装作我的朋友，却将他抓到手，从我这里抢了过去了。

塔伊斯　那么他现在已经不是和你在一起，却把戈耳戈那做他的外宅了。

格吕刻拉　是呀，塔伊斯，这件事使得我很是苦恼。

塔伊斯　小格吕刻拉，这是很糟糕的，但是并不是什么

意外的事情，在我们做倌人[4]的中间是常有的。所以你不必过于烦恼，也不要非难戈耳戈那，因为阿布洛托农以前不曾为了他的事情非难过你，你们一直是朋友。

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那个兵赏识她是为了哪一点呢？如果他不是完全瞎了眼睛，他难道不看见她的头发很是稀少，在前额秃了一大片，她的嘴唇是青白色的，脖子细瘦，而且青筋绽露，鼻子还很大哩。只是有一件，她身材高大笔直，她的那一副笑容也是的确很迷人的。

格吕刻拉　塔伊斯，你以为是那个阿卡耳那尼亚人为了她的貌美才爱她的么？你不知道她的母亲克律萨尼嗡乃是一个巫婆，懂得忒萨利亚[5]的咒语，能够把月亮都揪到地上来么？人家还说她在夜里空中飞行呢！这乃是她，给那人喝了一种药，使得他迷失本性的，现在她们在他身上得到好收获了。

塔伊斯　小格吕刻拉，你也可以抓住别人去收获的，至于这个人你就打发他走好了。

二　密耳提嗡，潘菲罗斯与多里斯

上场人物

密耳提嗡（Myrtiôn）　妓女。

潘菲罗斯（Pamphilos）　热客。

多里斯（Doris）　妓家的使女。

密耳提喻　潘菲罗斯，你是要和那个船主菲隆[6]的女儿结婚了？我还听说是你已经结婚了呢。所有那些你赌过的咒和那些眼泪，一会儿就都过去了，现在你就完全忘记了密耳提喻了，在这个时候她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子？我所有从你的恋爱得到的好处，是你给了我这么一个大肚子，而且不久就要养孩子了，这在一个倌人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同为我不想抛弃[7]那孩子，特别要是男孩的话，我将叫他为潘菲罗斯，作为我的〔不幸的〕恋爱的慰藉，将来有一天他会得非难你，为了你的遗弃他那可怜的母亲的事。但是你所要娶的却不是什么美丽的闺女。前几时我在忒斯摩福里亚祭[8]的时候，看见过她问了她的母亲，那时却并没有知道，这就因为了她我将永久不能再见到潘菲罗斯了。你也得先去好好地看她一看，看她的脸和眼睛，免得将来懊恼，因为那眼睛是青灰色[9]的。而且又是斜视，两只眼睛相对的。好在你见过新娘子的父亲菲隆，知道他的脸是怎样的，那么你也无须再看那女儿了。

潘菲罗斯　密耳提喻，你有多少废话，关于什么闺女和船主家的婚事的，要讲给我听呢？我又知道什么塌鼻子或是好看的新娘呢？我怎么得知阿罗珀刻[10]的菲隆，——这是我猜想你说的是他，——是不是有一个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了呢？可是他同我的父亲算不得是什么朋友。我记得前几天他还被父亲所控告，为了追一笔债。他欠我父亲一塔阑同，[11]据我所知，但是不想还，所以父亲把他弄到船政裁判所里去，好容易才拿到手，但也不是全部的，听我父亲所

说。我如果要结婚，怎会放过了得墨阿斯的女儿，他是去年做过将军，而且她又是我母亲方面的表姊妹，却去娶菲隆的女儿呢？这是你从哪里听来的？还是只从你自己的，密耳提嗡，空虚的妒忌心里所造出来的疑心生暗鬼呢？

密耳提嗡　那么，潘菲罗斯，你是不结婚么？

潘菲罗斯　密耳提嗡，是你发了疯，还是宿醉未醒呢？可是昨天夜里，我们是不大很醉呀。

密耳提嗡　这是那个多里斯，使得我发急的。我差她出去买点羊毛预备做产，并且替我祷告罗刻阿，[12]她说就遇见了勒斯比亚，——以后这还不如你自己说，多里斯，你告诉他一切你所听到的，这如不是你自己所编造出来的话。

多里斯　小姐，[13]我如有一点假话，叫我不得好死。我走到市政厅的时候，就碰着了勒斯比亚，她笑嘻嘻地说道，你们那里的热客潘菲罗斯如今要娶那菲隆的女儿了。她说若是我不相信，可以到你们的巷口窥探一下，看那里都结着彩，吹箫的女人们，[14]和那杂沓的光景，有些人在唱结婚歌呢。

潘菲罗斯　那时怎么样呢？多里斯，你去窥探了么？

多里斯　是的，我去看了，看去一切正如她所说的。

潘菲罗斯　我懂得你受骗的缘故了。多里斯，勒斯比亚告诉你的并不全是假话，你传给密耳提嗡的也是真的。但是你的烦恼却是不必要的，因为那结婚的不是我们家里。现在我记起来了，昨夜我从你这里回去的时候，母亲对我说的话。她说："潘菲罗斯呀，那个和你同年的卡耳弥得斯，我们邻居阿里斯泰涅托斯的儿子，终于要结婚了，他清醒过来了，但是你还要多久和一个外宅同居下去呢？"我爱理不理

地听着，随即睡着了。早晨就离家出来，所以没有见到后来多里斯所看见的那些东西。多里斯，假如你不相信，可以再去仔细地看，不单是那条巷，还看那门口，究竟是哪一家挂着花圈的。因为你将发见，这乃是我们的邻居的门口。

密耳提嗡　潘菲罗斯，你救了我的命了。因为假如真有这样的事，我只有上吊了。

潘菲罗斯　但是这样的事是不会有的。我并没有这样风狂，以致忘记了密耳提嗡，特别是在现在她怀着我的孩子了。

三　母亲与菲林那

上场人物

母亲　这里例外的没有名字，其实她在这里乃是鸨母的地位，但是比假母却好一点。

菲林那（Philinna）　妓女。

母亲　你发了风了么，菲林那？昨天夜里你在宴会上是怎么了？狄菲罗斯今天一早到我这里来，他哭了，并且告诉你怎样地待他。说你喝醉了，站起来在众人中间跳舞，虽然他想阻止也不听，以后还和他的朋友阑普里阿斯接吻，你看他是发了恼，就丢下他，走到阑普里阿斯那边去了，用两臂

抱住那人。看了这样的事情，他说自己几乎气死了。就是后来夜里，我想，你也不肯同他睡，只让他一个人哭着，却独自去到近旁的小床上睡了，哼着歌，故意地去恼他。

菲林那　母亲，他当然并没有告诉你，他自己所干的事了，否则你不会帮助他，那么样胡搞的人了。他丢开了我，去跟阑普里阿斯的相好塔伊斯胡说，因为那时阑普里阿斯还没有来。看见我生了气，摇头示意别这样做，他就拿住了塔伊斯的耳尖，把她的颈项拗过来，那么猛烈地接吻，所以她好容易才能够把她的嘴唇拿了开来。随后我哭了，但是他却笑着，在塔伊斯的耳朵边里说了许多的话，显然都是说着我，塔伊斯向了我看着，只是微笑。后来他们看见阑普里阿斯来了，他们接吻也够了，虽然如此，我仍旧走过去坐在他的旁边，免得后来为此又有争吵。塔伊斯站了起来，首先跳舞，把脚露出得很多，仿佛只有她的腿有那么美似的。跳完之后没有则声，不说一句话，可是狄菲罗斯却大加赞美，说她那步调，那身段，那脚步怎样与琴声合拍，那腿怎么美丽，说个不休，好像是在称赞卡拉弥斯的索珊德拉[15]的女像，而不是在说塔伊斯似的，她的模样如何是你知道的，因为她常同我们去洗浴。于是塔伊斯在一会儿就嘲弄起我来了。她说道：假如有谁不是因为有那枯瘦的脚梗而害羞的人，就起来跳舞吧！母亲，那我能怎么说呢？我站起来跳舞了。此外还有什么法子办呢？还是忍受着，证实她这嘲弄的话，让塔伊斯来做这宴会的女王么？

母亲　我的女儿，这是你太要强了。你应该不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的。但是这以后怎么样呢？

菲林那　别人都称赞我，但是狄菲罗斯独自仰卧着，眼

看着天花板，直到后来我因为困倦也就停止了。

母亲　但这是真的么，你和阑普里阿斯接吻，你离开坐位走去抱他？你为什么不则一声呢？这些是不能容许的了。

菲林那　我想要还报他叫他着恼呢。

母亲　以后你还是不和他同睡，却是唱着歌，让他去哭着么？女儿，你不知道我们是同乞丐一样的么？你忘记了我们从他那里得过多少东西么？并且若是爱之女神没有打发他来，我们怎么样能够过得去年的冬天呢？

菲林那　那么怎么样呢？难道因此我就该忍受他的侮辱了么？

母亲　生气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去还报侮辱他才好。你不知道恋人被侮辱了就不再爱，却应该各去批评自己么？你就是平常对那人太是利害点。要记得那句俗语，不要太紧地揪那绳子，怕它要会断的。

四　墨利塔与巴吉斯

上场人物

墨利塔（Melitta）　妓女。

巴吉斯（Bakkhis）　同上。

墨利塔　巴吉斯，你知道那些老太婆，叫做忒萨利亚的

女人[16]的么？她们会念咒语，使得女人觉得可爱，虽然以前怎么的讨厌，你如能给我找来，我就感谢不尽了。若是我能够看见卡里诺斯回到我这里来，像现在恨我似的讨厌西弥刻了，那我就是把这些衣服和一切金器也都很高兴地拿了出来。

巴吉斯　你怎么说？他不再和你同居了，卡里诺斯却是同西弥刻一起了么？他离开了你，墨利塔，为了你的缘故，那时节不肯同有钱的女子结婚，她据说是可以有五塔阑塔的嫁资[17]带来，因此很受到父母的叱骂么？这我还是从你听见说过的。

墨利塔　巴吉斯，但是这些就都是过去了，现在已经有五天连一眼都没有看见他，但是他和西弥刻却是同着他的年轻朋友潘墨涅斯一起喝着酒呢。

巴吉斯　墨利塔，这你是够受了的。但是什么事情使得你们离开的呢？这似乎不是什么很小的事情了。

墨利塔　我也并不能完全了解。前几天他从珀赖欧斯[18]回来，——这是他父亲派他去讨什么债，我相信，——他进来的时候，并不看我，在我照例跑去接他时，也不把我抓住，等到我想要拥抱他，他却将我推开，并且说道："去，到船主赫耳摩提摩斯那里去好了，或者去到陶工坊[19]看看墙上写着的字吧，那里你们的名字都揭示着哩！"我便说道："赫耳摩提摩斯是什么人？什么揭示？"但是他并不回答，也不吃饭，自去睡了，将背脊向着人。在这情形之下，想我是怎样地用尽苦心，想拥抱他，使他回过身来，在向着那边的他的背脊上接吻，可是他一点都不缓和，但是说道："假如再是这样烦扰我，我就立刻去了，尽管是在半夜

里！”

巴吉斯　但是，你知道那个赫耳摩提摩斯么？

墨利塔　我如若知道什么叫作赫耳摩提摩斯的船主，让你看见我将来会比现在更是倒霉。在第二天早晨，鸡刚才叫，他就起来走去了，但是我记得他说，名字写在陶工坊的什么墙上，我就打发阿吉斯去看，但是她所能找到的只是这个，在你进去的时候在双扇门[20]相近的右边：“墨利塔爱赫耳摩提摩斯”，略为底下一点又写道，“船主赫耳摩提摩斯爱墨利塔”。

巴吉斯　那些多管闲事的少年们呵！因为这些事情我全懂得。有人想叫卡里诺斯着恼，知道他很妒忌，所以写上，他却立即相信了。几时我如看见他的时候，我要对他说说。他还是一个孩子，没有什么经验。

墨利塔　你在哪里看见他呢，现在他是关起门来和西弥刻在一起了？他的父母却还是到我这里来找他。现今只要找到一个老太婆，巴吉斯，如我所说的，那我就有了救了，若是她能来的话。

巴吉斯　最亲爱的，那里有一个巫婆，是个叙利亚人，还很是壮健。有一回法尼阿斯无缘无故对我生气，正同卡里诺斯一样，这是她替我们和解的，在整四个月之后，那时我已经对他断望了，但是他回到我这里来了，因了那咒语的力量。

墨利塔　那老婆子要多少钱呢，假如这你还记得？

巴吉斯　墨利塔，工钱她要得不多，只是一德剌赫墨[21]和一个面包，此外你还得拿出七个俄玻罗斯，硫黄，火把，和有些盐。那些东西老婆子拿了，还要给她和一碗

酒，[22]她独自喝了。你还得有属于那人的一点东西，例如衣服，鞋子，或是一点儿头发，和这一类物事。

墨利塔　我有他的鞋子。

巴吉斯　她把这些东西挂在钉子上，用硫黄熏着，撒盐在火上面，念着两人的名字，你的和那人的。随后从她的怀中取出轮子[23]来，把它转着，滔滔地念着咒语，是些番话听了觉得毛骨耸然的。这是那时候她所做的事情。这以后不久，虽然是他的朋友们都说他，同时他同居着的福伊比斯也竭力地请求他，但他终于回到我这里来了，这全是那符咒带他回来的。她还教了我这个法子，使他厌恶福伊比斯，就是寻找她留下的脚印，在她离开以后，把我的右脚放在她左方足迹上，左脚放在右方，将它消灭了，说道："我踏了你，在你的上边。"这些办法我也照做了。

墨利塔　巴吉斯，赶快吧，赶快吧，就去叫那叙利亚的女人来！——你，阿吉斯，预备一块面包，和那硫黄，以及作法用的别的一切的东西。

五　克罗那里喻与勒埃那

上场人物

克罗那里喻（Kronarion）　妓女。

勒埃那（Leaina）　同上。此篇说女子同性恋爱的事，

甚是特别。这虽是世间普通的现象，但希腊古代相传在勒斯玻斯（Lesbos）岛独多此风，此或由对于萨福（Sapphô）误会而起的传说，亦未可知，唯这里也说男性的女人是勒斯玻斯人，正是这个统系的说法。

克罗那里喻　勒埃那，我们近来听到关于你的新闻，说有一个勒斯玻斯有钱的女人[24]墨癸拉，像男人似地爱你，你们同居着，不晓得在干些什么事情。这是怎么的？面孔红了么？告诉我，若是这事是真的。

勒埃那　克罗那里喻，这是真的。但是我害羞呢，因为这是异乎寻常的。

克罗那里喻　凭了爱神，[25]那事情是怎么样呢？那女人要怎样？你们同居的时候是干些什么呢？你看，你是不爱我，不然你是不会把这样事情要隐瞒过我的。

勒埃那　我爱你，正和我爱别的女人一样。可是那个女人很像是个男人。

克罗那里喻　我不懂得你所说的意思，要不是说她乃是女性的同性爱的人。因为他们都说，勒斯玻斯有些女人像是男子，她们不愿和男人干那事，却想接近女人，仿佛她们自己是男子一样。

勒埃那　就是那么一回事。

克罗那里喻　勒埃那，那么把这一切说给我听，她最初怎么试探，随后你是怎样被说服了，以及其后的事情。

勒埃那　她自己和一个科任托斯的有钱的女人，叫作得摩那萨的，是她同类的人，开了一次酒会，叫我去给她们弹琴。[26]但是在我弹完了琴，时候已经很不早了，是该睡的时

刻了，她们都已酒醉，墨癸拉便说道；“勒埃那，现在是该睡的时候了，你来和我们同睡，在两个人的中间吧。”

克罗那里喻　你睡了么？这以后有什么事发生呢？

勒埃那　最初她们同男人一样的和我接吻，并不单是把嘴唇紧贴，却张开了嘴，拥抱我，又挤压我的乳房。得摩那萨在接吻的中间并且咬我，我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事。随后墨癸拉发起热来，把头上的假发拿掉了，这做得很巧妙。而且戴着非常伏帖，露出她的头皮来，完全剃光了，很像一个男性的体育选手。我看见了出了一惊，但是她说道：“勒埃那，你曾经看见过这样好看的少年人么？”我说：“墨癸拉，但是我在这里[27]没有看见少年人呢。”她说道：“你不要把我当作女人。我是叫墨癸罗斯，[28]我很久以前就同这个得摩那萨结婚，所以她是我的妻子。”我听了笑了起来，克罗那里喻，又说道：“那么你，墨癸拉，瞒过了我们，原来乃是男人，像人们所说阿吉琉斯[29]一样，躲在闺女里边，你有那男人的物事，像男人们一样的和得摩那萨行事么？”她说：“勒埃那，我没有那个东西，而且我也并不需要。你就会知道，我自一种非常愉快的办法。”我说：“那可不是阴阳人[30]么，人们说是两边都有的？”因为，克罗那里喻，我实在还不知道，这是怎么的一回事。但是她说：“不，勒埃那，我全是男的。”我说道：“那么，我听玻伊俄帖亚的吹箫的女人伊斯墨那多拉说的，复述她在家里听到的故事，在忒拜有什么人，从女人变为男子，他是一个很好的预言者，名字我想是叫作忒瑞西阿斯。[31]莫不是你也遇到同样的事情么？”她说：“不，勒埃那，我生来是个女人，和你们都是一样，但是我有那男子的思想和欲望和其他一切。”我说：“你有欲

望就够了么?”她说道:“勒埃那，你如果不相信，你只要试一试，你就会知道我没有什么不如男子的。因为我有男子的代用的东西，你试一试就知道。”克罗那里嗡，我就听从了她，因为她那么地请求，又送我一个高价的项圈和一件非常细密的衣服。随后我就用两臂抱住了她，和男人一样，她就干起事来，一面接吻，并且喘气，看去是很愉快的模样。

克罗那里嗡　勒埃那，她干些什么？怎样做的呢？这是我所顶想知道的。

勒埃那　请你不要详细地考究了，因为那是可羞的事。所以凭了在天上的女神，[32]我不能告诉你。

六　克洛彼勒与科任那

上场人物

克洛彼勒（Krobylê）　是科任那的母亲，也是以鸨母的身份说话。她是一个铁匠的寡妇，养大了女儿，只好倚她为生了。语云，人贫志短，作者很了解这种情状。

科任那（Korïnna）　是初次做妓女的一个少女，还很有些天真烂漫的稚气，作者也描写得颇好，所以他这对话似乎摆脱了他嘲笑态度，有一种与别篇不同的讽刺的意义了。

克洛彼勒　科任那，现在你知道了吧，从一个闺女变作

女人并不是怎么可怕的事，像你所预想似的。你同一个漂亮的孩子在一起，你赚到第一次的工资一木那，[33]我将从这里边给你买一个项圈。

科任那　是的，妈妈。但是我想要有那火似的发亮的石头的，像菲赖尼斯所有的那样。

克洛彼勒　就是那样的吧。但是你且听他的说话，那是关于你应当怎么做，以及对男人们你该怎么办的事情。因为我们此外没有生计，我的女儿，你也该记得自从你父亲——祝福他吧[34]——死了这两年里，我们是怎么过活的。可是，在他生存着的时候，我们却是什么全有，因为他是一个铁匠，在珀赖欧斯地方很是有名，至今你还可以听见人说，自从菲利诺斯死了之后，便没有别的铁匠及得他来了。在他死后，我先把他的铁钳、铁砧以及锤子卖了两个木那，这才支持过了七个月，以后靠了我有时织布，有时理羊毛，纺织成线，好容易才弄到糊口的食粮。这样地养大了你，女儿呵，等候看我的希望的到来。

科任那　你是说那一木那么？

克洛彼勒　不呀，我的打算是，等你长大了起来，可以养我，也就容易给你自己打扮，那么你变成有钱，有那些紫衣，[35]以及待女们呀。

科任那　你怎么说？母亲，你说的是什么呀？

克洛彼勒　就是同青年人在一起，和他们喝酒，又为了工资同他们睡觉。

科任那　那么，像达佛尼斯的女儿吕拉一样么？

克洛彼勒　正是的。

科任那　但是她乃是妓女呀。

克洛彼勒　这有什么不好？你也将像她一样的有钱，而且有许多的爱人。科任那，你为什么哭呢？你没有看见妓女是多么的多，在世间多么吃香，而且她们赚多少钱呢？我确实看到达佛尼斯的女儿，亲爱的阿德剌斯忒亚[36]呵，在她到达盛年以前，穿着破烂的衣服，但是你看她现在怎么样，出去的时候带着她的金饰，华美的衣服，和她的四个侍女。

科任那　但是吕拉是怎么样得到这些的呢？

克洛彼勒　第一她打扮得漂亮齐整，对什么人都很愉快，却不是像你那样格格大笑，只是甜蜜的迷人的微笑而已。其次她在交际场中长于应付，不曾欺骗过一个客人或是送客的人，也决不把自己随便丢给那男人们去。假如有时得到酬资叫去赴宴，她不会喝醉，——那是很可笑的，而且男人们也讨厌这样的女人，——她也不会失了体裁拿肴馔吃个饱，但是用她的手指尖来撮取一点，静默地吃，也不让一口吃食塞满了两颊，喝酒也是静静地，不大口吞咽，却只是停停喝喝。

科任那　可是，母亲，若是她偶尔口渴了呢？

克洛玻勒　科任那，那么尤其应该如此了。而且她于必要的以外，不多说话，也不戏弄在场的别人，眼里只看见出钱的顾客似的。这就是使得男人们都喜欢她的原因。又如睡觉的时候到了，她也决不做出放荡的事情，或是显得过于冷淡，她在一切中最为注意的事是拉住那客人，使得他爱她。这是大家都称赞她的缘故。假如你能够学得这些，我们也就可以同她一样的幸福了。因为在其余的事情上面，你比起她来要更是——，但是，阿德剌斯忒亚呵，我且不说吧，我这里只是祝你长生罢了。

科任那　母亲，你告诉我，是那些出钱的客人都像是我昨夜陪他睡觉的欧克里托斯一样的人么？

克洛彼勒　并不全是。有些要好一点，有的更是大人模样，也有些人并不怎么好看。

科任那　那么就是这样的人我也是应当同他们睡觉么？

克洛彼勒　当然如此，女儿。他们出的钱就更多呀。但是那些好看的人，却是将那好看也当作钱付了。所以你也应该经常留意怎样能够多得钱，若是你想在短期间里那些女人们都指着你说："你看那克洛彼勒的女儿科任那多么有钱，她让她的母亲三倍的幸福了！"你怎么说？愿意这样做么？我知道你愿意，而且会很快地超过她们一切的。现在你去洗一个澡吧。今天那孩子欧克里托斯也会来，因为他原是答应了的。

七　母亲与穆萨里喻

上场人物

母亲　没有名字。这里非难她的女儿不会做生意，却迷恋恩客，倒贴许多物资，多用反语，颇为尖刻，但尚不算严厉，此虽不脱鸨儿爱钞的常习，但是讽刺的对象或者倒是那些以容色为资本的少年子弟吧。

穆萨里喻（Mousarion）　妓女。

母亲　穆萨里喻，这里如我们还能找到开瑞阿斯的一个爱人，我们将要对于地上的爱的女神献一只白的山羊，对于园里的天上的爱的女神[37]献一只小母牛，给财富之赐予者[38]送一个花环才好呢！我们以后该享幸福，而且三倍的幸运了吧。现在你可以看见，我们从那少年人得到多少东西！他没有给过你一分钱，或者一件衣服，一双鞋或是香水。他所给者总是些口实，约束和长远的希望，他老是说，“只要我的父亲[39]……，我成了我产业的主人，那么一切都是你的了。”你说他还立誓，要把你作为依法结婚的妻子哩！

穆萨里喻　是的，母亲，他凭了两位女神，和都市保护神[40]立了誓呢。

母亲　你当然是信用他了。因此你前几天，那时他付不出他酒会的钱，你把你的指环给了他，也没有给我知道，他就卖了拿去喝酒了。还有那两个伊俄尼亚制的项圈，各值两个达瑞科斯，[41]是那个吉俄斯岛的船主普剌克西亚斯在厄斐索斯做了给你带来的。开瑞阿斯因为要付他去和同伴宴会的份子呀。此外细软衣服和里衣，还用得着我说么？他真是天赐的宝贝，[42]给我们多大的好处呀！

穆萨里喻　但是他是好看而且没有胡子，他说他爱我，并且哭了。他是得诺玛刻和阿瑞俄帕癸忒斯拉刻斯的儿子，他说要和我结婚，我们对于他很有希望，只要那老人有一天睡着了。

母亲　那么，穆萨里喻，假如我们买一双鞋子，皮匠讨价两个德剌赫墨，我们将对他说：现在钱是没有，可是你且从我们这里拿去一点希望吧。对于卖粮食的人我们也是这么说，有人来要房租的时候，我们也说：请等候到科吕托斯区

的拉刻斯死了，将还给你，在结婚之后。你不觉得害羞么，在妓女里边只有你了，没有耳环，没有项圈，也没有外地制造的围巾的？

穆萨里喻　母亲，这算什么呢？难道是她们比我更是幸福，也是更美么？

母亲　并不，但是她们更是聪明，知道做生意，她们不相信那些空话，和只有契约带在口头的青年人。但是你是忠实，而且迷恋男人，除了开瑞阿斯之外不愿接近旁的人。前几时那个阿卡耳奈[43]的农夫拿了两个木那来了，虽然他也是没有胡子，这钱是他父亲差他来卖蒲桃酒的，但你也掉头不顾，却同你的阿多尼斯，[44]开瑞阿斯睡觉了。

穆萨里喻　这算什么呢？是我应该丢开了开瑞阿斯，却去接待那个有羊臊气的种田的么？开瑞阿斯我觉得很是光滑，但是如俗语所说，阿卡耳奈人乃是猪猡[45]呀。

母亲　那也罢了　那是一个农夫，气味不好。但是安提丰怎样呢，他是墨涅克剌忒斯的儿子，答应给一个木那，但是你也不接受他？他不是也好看，很漂亮，和开瑞阿斯一样的年轻么？

穆萨里喻　但开瑞阿斯吓唬说，假如他抓到了我和那人在一起，就要宰了我们的。

母亲　但是不是有许多别人都是这样恐吓么？那么你将为此便没有一个爱人的守着，过着贞洁的生活，好像你不是一个妓女，却似乎是忒斯摩福洛斯[46]的女祭师似的么？此外我也不多说了。今天是打稻节[47]日了，他给了你什么过这节呀？

穆萨里喻　妈妈，他什么都没有呀。

母亲　这只有他，想不出一个办法来对付他父亲，或者差一个家人去欺骗他，[48]又或者请求他母亲，恐吓她说假如他得不到钱，就将航海出发当兵去了，却是坐在那里，剥削着我们，自己什么也不给，并且不许你从别的给钱的人去拿。穆萨里喻，你想你是会永远是十八岁的么？并且你以为开瑞阿斯也还是这样想，那时他自己是个富人了，他的母亲给他找到了一门巨富的婚姻？你以为他还记得他的眼泪，他的接吻，和他的赌咒，在他看见了价值五个塔阑塔[49]的嫁资的时候么？

穆萨里喻　他会记得的。这个证据是，他如今还没有结婚，但是一切逼迫他都拒绝了。

母亲　我只希望他不说诳话就好了。但是，穆萨里喻，到那时候，我会提醒你的。

八　安珀利斯与克律西斯

上场人物

安珀利斯（Ampelis）　妓女。
克律西斯（Khrysis）　同上。

安珀利斯　克律西斯，假如一个人也不妒忌，不曾生过气，也不打你，或是剪你的头发，撕破你的衣服，这样的人

他还爱着你么？

克律西斯　那么，安珀利斯，难道只有这些才是恋爱的证据么？

安珀利斯　是的，那是男人发了热的信号了。至于那些别的接吻啦，眼泪啦，立誓啦，和时常往来，那只是恋爱的起头，正在长成起来的信号罢了。但是真的火焰却是从妒忌中出来。所以假如你那戈耳癸阿斯，如你所说的，打你而且显示妒忌，那么你很有希望，要祷告他常是这样做才好。

克律西斯　照样么？你说什么？时常打我么？

安珀利斯　不，就是若是你不只看着他的时候，他就要着恼。因为假如他不是爱着你，那么你如有了别的爱人，他为什么生气呢？

克律西斯　但我却是没有呀。但是他却无端地怀疑，那个富人于我有情，因为我偶然有一回说起那人来。

安珀利斯　那就更好了，使他想象以为有富人追求着你。这样就使得他更加着恼，也更加努力，好叫不被他的情敌所败了。

克律西斯　但是他只是生气和打我罢了，却并不给我什么东西。

安珀利斯　但是他将来会给的，——因为他是妒忌，特别是你使他着了恼。

克律西斯　安珀利斯，我不懂得你为什么这样地喜欢我挨打。

安珀利斯　不是，但是据我想，很大的热情的发生乃是由于人们觉得自己是被轻视了的缘故。若是一个人确信他独占了你，那么他的热望便减少下去了。我对你说的是我做了

二十整年的妓女的经验，但是你，我想，才有十八岁，更者更少一点。若是你愿意，我可以将我所遇见的没有多少年前的事情讲给你听。放债的得摩方托斯，他住在画廊[50]后面，曾经爱着我。他没有给过我五个德剌赫墨以上的钱，却自以为是我的主人。他的爱是表面的，不曾使得他叹气，或是流泪，或是不时地来我的门口，但是单来和我睡觉，这也不是常来的。但是，有一回在他来过之后，我却把他关出门外了，因为画家卡利得斯和我在一起，他送了我十个德剌赫墨，——那人这才生起气来，骂着去了。可是好些日子过去了，我也不去叫他，因为卡利得斯还是在我屋里，那时得摩方托斯才兴奋起来，为这事发了火，来站在门口，等候着门的开启。他叫号，殴打我，恐吓说要杀死我，干了这一切的事，末了他给了我一塔阑同，把我包了整整的八个月。他的妻人告诉别人，说我用了迷药使得他发风，但是唯一的药乃是他自己的妒忌。所以，克律西斯，现在你对于戈耳癸阿斯也该使用那药才好。那少年人将要成为一个富人，假如他的父亲有一天遇到了什么事。

九　多耳卡斯，潘倪吉斯，菲罗斯特剌托斯与波勒蒙

上场人物

多耳卡斯（Dorkas）　妓女家的使女。

潘倪吉斯（Pannykhis）　妓女。

菲罗斯特剌托斯（Philostratos）　客人，虽是商人而颇有胆力，居然敢与大兵抗衡。

波勒蒙（Polemôn）　佣兵，自称是五千甲盾的人的首领，但由对方看去至多是个哨官罢了。关于他们的讲大话以至争风斗殴，参看本篇第一三及一五节，可谓描写尽致，极讽剌之能事了。

多耳卡斯　不得了啦，主母，[51]不得了啦！波勒蒙从打仗回来发了财了，人家说。我看见他穿着一件周围紫色的衣服，用钩针扣住了，同时还跟着许多人。朋友们看见了，都迎上去招呼他。我看见那用人跟在他后面，这是同他出外去的，我便问他。我先招呼过了，随后说道："帕耳墨农，告诉我你们是怎么样搞的，带回来了什么东西，值得打仗去的么？"

潘倪吉斯　你不应该就这样的问他，但是应当说："为

了你们平安地回来，应该多谢那神们，特别是保护生客的宙斯，[52]和战争女神雅典那。我们主母时常问起你们在干什么，在什么地方。”若是你加添说，她总是哭了，说起波勒蒙来，那就要更好了。

多耳卡斯　我是这样用了一切的话起头的，但是我没有对你说，只想告诉你我所听到的话。我当初对帕耳墨农是这样说的：“帕耳墨农，你们不曾觉得耳朵响么？我们主母时常讲起你们，而且哭了，特别是那时有什么人从打仗回来，传说是那里死伤很多，她就揪她的头发，捶她的胸膛，听到每个消息都使她悲叹。”

潘倪吉斯　多耳卡斯，那很好，就应当这样说。

多耳卡斯　过了一会儿，我才那样地问他。他答说，他们很阔气地回来了。

潘倪吉斯　怎么，他并没有说，波勒蒙记得我，想念我，或是祷告回来的时候还能看见我活着么？

多耳卡斯　他真把这些话说了许多，但是主要的话都是那关于许多财宝，金子，衣服，仆从，和象牙的。他告诉我，他们带来的银子无可计数，但是用了斗[53]量的，这就有好许多斗。帕耳墨农自己在他小手指上有一个很大的指环，这有好几方面，嵌着三色的宝石，顶上的一层是红色的。他还要讲他们怎样地渡过哈吕斯河，杀了一个叫作提里达忒斯的人，和波勒蒙在和庇西狄亚人打战的时候怎样地立功，我却离开了他了。我跑来告诉你这消息，让你好想一想来对付现在的情形。若是波勒蒙来了，我想他一定会来，只要他撇得下那些相识的人，他寻问起来，发见了菲罗斯特剌托斯和我们一起在家里，你想他会怎么做呢？

潘倪吉斯　多耳卡斯，我们总要想一个方法，从现在的困难中解救出来。这既然不好把那个在前两天刚给我一个塔阑同的人打发走了，而且他是商人，答应我许多东西，却又不好不来接待如今这样阔气地回来了，又是有用的波勒蒙。并且他是个妒忌的人，在以前贫穷的时候，我还是无法对付他，现在他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多耳卡斯　但是他走来了！

潘倪吉斯　多耳卡斯，怎么办才好，我要晕倒了，遍身都发抖了。

多耳卡斯　但是那菲罗斯特剌托斯也走来了！

潘倪吉斯　我怎么好呢？大地怎么样将我吞下去了吧！

菲罗斯特剌托斯　潘倪吉斯，我们为什么不喝酒呢？

潘倪吉斯　汉子，[54]你使得我完全坍台了。——波勒蒙，你好！好些日子没有看见你了。

波勒蒙　这个是谁，要进到你的屋子里去的？你不会说话么？好吧，潘倪吉斯，你去你的吧！我从皮莱[55]飞跑五天，就只为了像你这样的一个女人么。这也是自作自受，可是却应当感谢的，因为我可以免于你的剥削了。

菲罗斯特剌托斯　好先生，你是什么人呢？

波勒蒙　你听着吧，我乃是潘狄翁族，[56]斯忒里欧斯区的波勒蒙。以前是个千夫长，[57]但是现在是带领五千的盾兵，他是潘倪吉斯的爱人，在以为她还是有着人情的时候。

菲罗斯特剌托斯　但是现在，客军队长，你可知道她乃是我的了。她收了我一个塔阑同，立刻还可以得到一个，只要我卖掉了货物。——潘倪吉斯，现在跟我来吧，且让这个人当特剌刻[58]人的千总去吧。

波勒蒙　她是个自由人，只有她自己愿意才跟谁去。[59]

潘倪吉斯　多耳卡斯，我怎么做好呢？

多耳卡斯　你还是进去好吧。你不能到波勒蒙那边去，这时他是这样的生着气，这又增加了他的妒忌。

潘倪吉斯　若是你愿意，我们进去吧。[60]

波勒蒙　但是我先告诉你们，你们喝酒也就只是今天了，要不然我的那些的杀人的练习岂不是白费了么？——帕耳墨农，把那些特剌刻人召集拢来。都全副武装，列队包围那条胡同！重甲兵在前列，掷弹兵和弓兵在两翼，其余的人作为后卫！

菲罗斯特剌托斯　佣兵，[61]你这说话简直把我们当作小孩，拿妖怪来吓唬人了。因为你曾经杀过一只鸡么，或是见过打仗？大概只是当过什么哨官，[62]看守过一段城墙罢了，而且这个猜想还是于你有利的。

波勒蒙　你就会知道，那时我们前进，武器雪亮的，进攻你的右边。[63]

菲罗斯特剌托斯　你们准备好了来吧。我和提比俄斯，他是我唯一的从卒，将用了石头瓦片打得你走投无路呢。

一〇　刻利多尼喻与德洛西斯

上场人物

刻利多尼喻（Khelidonion）　妓女。
德洛西斯（Drosis）　同上。

刻利多尼喻　德洛西斯，那个少年人克勒尼亚斯已经不来访问你了么？因为我在你的家里没有看见他，已有很多的时候了。

德洛西斯　刻利多尼喻，他没有来。因为他的教师阻止他到我这里来。

刻利多尼喻　那是谁呀？你所说的不是那体操教师狄俄提摩斯吧？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德洛西斯　不是的，这乃是顶该死的哲学家阿里斯泰涅托斯。

刻利多尼喻　是不是你说那愁眉苦脸的，头发蓬松，有着大胡子的人，他老是同了那些孩子们在画廊走着的？

德洛西斯　我说的就是那伪君子。我愿意看见他不得好死，给刽子手拖着他的胡子。

刻利多尼喻　但是他怎么能够使得克勒尼亚斯这样做的呢？

德洛西斯　刻利多尼喻，这我可是不知道。但是，虽然他不曾一天不和我睡觉，自从他开始结识女人以后，我却是他最初认识的，近来三天接连着却连我们这条街也不曾来过。这使得我很烦恼，因为我不知怎的很有点爱他，就差涅布里斯去看他，正值他在市场或是在画廊散步的时候。她说她看见他在同阿里斯泰涅托斯一起走着，便远远地向他点头，可是他却是脸色通红了，眼睛向着下边，一直没有对她这边来看。随后他们就都走向阿卡得墨亚[64]去了。她跟随着一直走到双扇门，但是因为他不再回过头来，所以她回来了得不着什么明白的消息。我不能知道我的那孩子是怎样的情形，以后是怎么度日的，这是你可以想象的吧。我说："我有什么事情使他生气么？或者是他爱上别人，所以讨厌我了？还是他的父亲阻止他呢？"许多这样的思想在我可怜的头里旋转。但是到了傍晚，德洛蒙来到我这里，带来他的一封信。刻利多里喻，你且拿来念了看，因为〔我知道〕你是认得字的。[65]

刻利多里喻　拿来让我看吧。字写得不大清楚，但是这样潦草的缘故，证明写信的人是很匆促的。他说："德洛西斯，神们可以做我的证人，我是多么的爱你。"

德洛西斯　阿呀，可怜呵！他连起头的问候的话[66]都不曾写。

刻利多里喻　"现在我离开你，并不是因为我厌恶了你，乃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父亲把我交给了阿里斯泰涅托斯，去学哲学，阿里斯泰涅托斯却知道了我们一切的事情，就给了我许多批评，说我是阿耳吉忒勒斯和厄剌西克勒亚的一个儿子，去和妓女同居，乃是不像话的事情，因为这乃是

更好的事，把快乐放在道德的前面。”

德洛西斯　那个胡说八道的人教孩子这样的事情，我愿他没有好日子过！

刻利多里嗡　“所以我不得不听从他。因为他到处跟随着我，切实地把我看守起来，实在我连别人都不准看一眼，除了他以外。假如我生活谨慎，凡事听从他，他答应我将来完全的幸福，而且因了刻苦锻炼的结果，将成为有德的人。我好容易才躲开了，给你写这封信的。望你有幸运，并且要记得克勒尼亚斯。”

德洛西斯　刻利多里嗡，你觉得这情怎样呢？

刻利多里嗡　其余像是从斯库泰[67]人来的说话，只有“要记得克勒尼亚斯”那里似乎还有点希望。

德洛西斯　刚才我是这样想。但是，我为了恋爱几乎要死了。德洛蒙说，阿里斯泰涅托斯是什么爱好男色的家伙，藉口教他们功课，和顶漂亮的青年搞在一起，现在私下给克勒尼亚斯造作故事，答应他各种事情，说将来把他弄成像神一样。而且他还同他读恋爱的对话，这乃是古代哲学者对学生们所讲的，现在是全然迷住那个孩子了。德洛蒙恐吓说，说他又要去告诉克勒尼亚斯的父亲呢。

刻利多里嗡　德洛西斯，你该得叫德洛蒙好好地吃一顿呀。

德洛西斯　我是请他吃呢，但即使没有这个，他也是我的一边的，因为他也是苦恋着涅布里斯的一个人呀。

刻利多里嗡　放心吧，一切就会好的。我想去到陶工坊[68]的墙上去写字，那里是阿耳吉忒勒斯常去散步的，“阿里斯泰涅托斯要污辱克勒尼亚斯”，那么这个便和德洛蒙所

说的可以里应外合了。

德洛西斯　但是你怎么能去写字而不被人看见呢？

刻利多里喻　德洛西斯，在夜里写，我会在什么地方拾到一块炭的。

德洛西斯　那就很好，刻利多里喻，只要你能帮助我去打倒那个伪君子阿里斯泰涅托斯！

一一　特律淮那与卡耳弥得斯

上场人物

特律淮那（Tryphaina）　妓女。

卡耳弥得斯（Kharmidês）　客人。

特律淮那　有谁接了一个姑娘，[69]付给她五个德剌赫墨，但是睡下却背对着她，在那里哭泣呻吟的呢？我看你酒也没有好好地喝，也并不想单独和我吃饭的。因为吃饭的时候你也总是哭着，这我是看见的。现在你却是哇哇地叫，像婴儿一般。卡耳弥得斯，这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不要对我隐藏吧，这样子使我在和你睡不着的夜里，也可以得到一点快乐。

卡耳弥得斯　特律淮那，我为了恋爱几乎要死了。这是太厉害，我不能再担受了。

特律淮那　这显然是不是爱着我，因为不然你不会一点都不理我，在我想抱你的时候，总是推我开去，末了却拿了你的大衣在我们中间造了一堵墙，怕我会再去碰你。但是即使如此，你告诉我那女人到底是谁呢？或者对于你的恋爱可以有点帮助也说不定，因为关于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办我是知道的。

卡耳弥得斯　你们彼此都是很知道，因为她不是一个无名的妓女。

特律淮那　卡耳弥得斯，说出名字来吧。

卡耳弥得斯　特律淮那，她是菲勒玛提喻。

特律淮那　你说的是哪一个呢？因为那里有两个人。你是说那个从珀赖欧斯来的，前几天才被梳拢，是现今任将军的儿子达密罗斯所爱的那人呢，还是别一个，人家叫她做"骝"[70]的呢？

卡耳弥得斯　便是那个，我不幸地被捕，落入了她的骝里了。

特律淮那　那么你是为她而哭的么？

卡耳弥得斯　正是如此。

特律淮那　你已经爱得很久，还是新近认识的呢？

卡耳弥得斯　不是新近了，已经有将近七个月了，自从狄俄倪西亚祭[71]之后，我是在那时候初次看见她的。

特律淮那　你曾经好好地看过她么？还单看见那脸，以及菲勒玛提喻的其他露出的部分身体，为一个年纪四十五岁的女人所可以给人看见的么？

卡耳弥得斯　可是她赌咒说她是这个三月里才二十二岁咧。

特律淮那　但是你相信哪个，是她的赌咒还是你自己的眼睛呢？你只仔细地看她的鬓角好了，只有在那里是她自己的头发，其余的全是假发罢了。但是沿着那鬓角，在她所用的染药有时失了效力，那里就多显露出白发来了。但是何必这样做呢？你只要叫她脱光了衣服看一看就好了。

卡耳弥得斯　可是我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呢。

特律淮那　那是当然的。因为她知道，你见了那白斑会得厌恶的，她可是全身像一只豹子，从脖颈直到膝盖。为了不能同这样的一个女人睡觉，你就哭了么？或者她还摆架子，欺负你了吧？

卡耳弥得斯　是的，特律淮那，她曾经从我这里拿去了这么多。现在我不能容易地应付她的要求，给她一千个德剌赫墨，因为我是依靠着一个吝啬的父亲，所以她就接纳了摩斯吉翁，把我关出门外了。我想要报复这事，叫她生气，所以就叫了你来的。

特律淮那　凭了阿佛洛狄忒，[72]我是不会来的，假如当初有人告诉我为了什么缘故叫我，好叫别个女人生气而这人又是菲勒玛提喻那棺材[73]嘛。我要去了，因为现在已经是鸡叫了第三遍了。

卡耳弥得斯　特律淮那，你何必这样急呢。若是你所说的关于菲勒玛提喻的话是真的，她的假发，她的染头发，以及她的白癜风，以后连看也不愿看她了。

特律淮那　你可问你的母亲，是不是同她洗过澡。出于她的年纪，你的祖父会告诉你。假如他还是活着。

卡耳弥得斯　既然她是这样情形，那么让我们来拆掉这个城墙吧，我们互相拥抱，接吻，而且真是要好吧。至于菲

勒玛提喻，就让她滚好了。

一二　伊俄厄萨，皮提阿斯与吕西阿斯

上场人物

伊俄厄萨（Ioessa）　妓女。
皮提阿斯（Pythias）　同上。
吕西阿斯（Lysias）　客人。

伊俄厄萨　吕西阿斯，你现在看不起我了吧？这是好的，因为我不曾问你要钱，也没有关出你过，在你来的时候。说我里边有人，或者强迫你去欺骗你的父亲，或勒索你的母亲，给我拿来什么东西。她们别的就都是这样做，我却从头就让你进来，虽然你没有给我钱，也不出宴会的份子，你知道我谢绝了那许多的客人，即如忒俄克勒斯，现在是议会的人，船主帕西翁，以及你的青年朋友墨利索斯，他的父亲新近死了，他成为产业的主人。但是我只把你当作我的法翁，[74]对于任何别人看也不看，除你之外谁也不让近我的身边来。因为我这愚人以为你的赌咒是真的，因此我就专诚地对你，像珀涅罗珀[75]似的贞洁自守，虽然我的母亲对我呵斥，又向着她的朋友诉说。但是自从你知道了我倾向你，完全在你的掌握里了，就开始在我的眼前和吕开那去玩笑，使

我生气，有一回在我们宴会的席上，称赞玛癸狄嗡，那个弹竖琴的女人。这些事情使得我哭了，觉得是受了侮辱。近时你同特剌宋和狄菲罗斯喝酒的那时候，那时在场的还有吹箫的女人孔巴利嗡，以及皮剌利斯，那是我所讨厌的。这是你知道的，所以虽然你和孔巴利嗡共总接吻五回，我还不特别着恼，因为和这样的女人接吻，这是对于自己的侮辱罢了！但是你对那皮剌利斯却是那么点头示意，举起酒杯来对她，在你喝酒的时候，随后将酒杯还给倒酒的孩子，又在耳边吩咐他，不要给别人倒，除非是皮剌利斯要！末了你咬了一大口苹果，你看那时狄菲罗斯正是没有工夫，忙着和特剌宋说话，便屈着身于，瞄准了对着她射过去落在她的怀中，对我并没有什么隐瞒。她拿这接了吻，便塞入带子底下，在两乳之间。你为什么这样做的呢？我曾经有过什么事，或大或小，损害过你或使你生气的么？我曾经看过任何别人？我不是单是为了你而活着的么？吕西阿斯，为的使一个可怜的，爱你几乎发疯的女人生气，你这样做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有阿德剌斯忒亚[76]那样的神在那里，她看见这些事情吧。或者这事会使你悲伤，那时你听见我死了，[77]或者用绳子自己吊死了，或是倒投井内，或是另外找一种死的法子，可以不致于再看见我而生气了。那时你可以去傲然阔步，仿佛做了一件伟大而光荣的事似的。你为什么那样地怒视我，并且咬你的牙齿呢？假如你有什么话要责难我，可以说出来，让在这里的皮提阿斯给我们判断。这是怎么的？也不回答，就要离开我去了么？皮提阿斯，你看我从吕西阿斯受到怎样的待遇了么？

皮提阿斯　真是野蛮，看见了她哭着一点都不动心。他

是一块石头，不是一个人。但是，假如要说真话，你伊俄厄萨，也是你把他纵容坏了，过于爱他，并且给他看见。这是不应当那么过于珍重的。因为他们若是看得清楚，他们便要傲慢起来了。可怜的人，别哭了，还是听我的劝告，有时他来的时候且关他出一两回吧。随后你会发见他发起热来，真是发疯似的来爱你了。

伊俄厄萨　住了，别说了！我去关出吕西阿斯么？我只希望他不要先弃舍我就是了。

皮提阿斯　但是他又回来了。

伊俄厄萨　这可糟了，皮提阿斯！或者他听见你说“关他出去”了吧！

吕西阿斯　皮提阿斯，我并不是为了她回来的，因为她要是这种情形我绝不愿再看她了，但这是为了你，教你不至于责难我，说“吕西阿斯是无情的人”。

皮提阿斯　吕西阿斯，或者我说过这样的话吧。

吕西阿斯　皮提阿斯，那么你是希望我别和伊俄厄萨计较么？现在是流着泪的伊俄厄萨，可是我曾亲自发见她的不贞，和别个少年人同睡着。

皮提阿斯　吕西阿斯，可是她总之是个妓女呀。但是你怎么地提到他们一同睡着的呢？

吕西阿斯　在大约五天以前，凭了宙斯，这是五天，因为这是上旬的第二天，今天乃是初七。我的父亲因为知道我很久就爱着这个贞妇，便关我在家里，命令看门者不准开门。但是我，却不能忍受离开她，叫德洛蒙在院墙顶低的地方弯着腰，让我登上他的背脊。这样子我就可以稍为容易爬上去了。为什么要说得很长呢？总之我爬过了墙，来到这

里，看见大门严密地关着，因为那时是半夜了。但是我却没有敲门，只是轻轻地把门举起，像我前两回曾经做过的样子，叫它出了门臼，[78]不声不响地进到里边去。大家都睡着了，我沿着墙壁摸索着，走到床边。

伊俄厄萨　凭了地母，[79]你要说什么出来呢？我受不住了。

吕西阿斯　那时我听出呼吸声音不只是一个人，当初以为是吕得同她睡着呢。但是那并不如此，皮提阿斯，国为我摸下去的时候，乃是一个没有胡子，皮肤很柔软的人，剃光了头，而且他还发出一股香气。假如那时我带着刀，看见了这个情形，你可以相信，我真是不会再踌躇的了！——皮提阿斯，你为什么笑呢？你觉得我所说的有什么可笑的么？

伊俄厄萨　吕西阿斯，就是这个使你着恼的么？这是那皮提阿斯，和我同睡的呀！

皮提阿斯　伊俄厄萨，别告诉他。

伊俄厄萨　为什么不说呢？最亲爱的，这乃是皮提阿斯，是我请求她，来和我同睡的，因为我没有你是很觉得悲哀的。

吕西阿斯　皮提阿斯就是那个剃光头的人么？她随后在五天里边就养长这样的头发了么？

伊俄厄萨　吕西阿斯，她把头剃了，是因为生病，头发掉了。但是现在她戴着假发呢。给他看，皮提阿斯。给他看是这样的，好教他相信。请看那少年人吧，这是你所那么妒忌的奸夫！

吕西阿斯　那么不是我也应该的么？特别因为是爱你，却摸着了他嘛！

伊俄厄萨　那么现在你相信我了吧？我要不要还报你一下子，使得你着恼呢？这回我可是有正当生气的理由了。

吕西阿斯　不要那样，我们还是喝酒吧，让皮提阿斯同在一起。因为她是应该在场的，在我们这讲和的酒宴上。

伊俄厄萨　她是该在场。但是我为你多么受罪呀，最高贵的青年皮提亚斯！[80]

皮提阿斯　可是他也就给你们和解了，所以不要生我的气。但是，吕西阿斯，有一件要紧的事。关于头发的事，请不要给任何人去说。

一三　勒翁提科斯，刻尼达斯与许谟尼斯

上场人物

勒翁提科斯（Leontikhos）　兵士。
刻尼达斯（Khênidas）　同上。
许谟尼斯（Hymnis）　妓女。

勒翁提科斯　刻尼达斯，还有对伽拉堤亚人的战争，也讲给她听，我怎样地骑着白马，走在骑兵队的前头，那些伽拉堤亚人也是很勇敢的，可是一见了我就都慌了，没有一个人站住抵抗的。我其时将长枪当标枪似地扔过去，把那边的

骑兵队长连马都穿通了，随后回过来攻击那些留下来仍作抵抗的人，——因有他们还有少数留下，解散了横列，却组成方阵，——我便拔出长刀，对他们猛攻过去，单是因了马的威势就冲倒七个人之多，我的剑落在一个军官的头上，把它劈作两半，连钢盔在一起。刻尼达斯，你们其余的人过了一会才赶到，其时他们已经在逃窜了。

刻尼达斯　是的，勒翁提科斯，但是你同帕佛拉戈尼亚[81]的总督对打的那一场，岂不也是很显示你的武勇么？

勒翁提科斯　你提醒我很好，关于那件不是什么很轻微的功绩。那个总督是个很魁伟的人，据说长于武术，一向看不起希腊人，那时在两军中间跳了出来，向来者挑战去和他单骑决战。我们那些军官都吓住了，小队长，大队长，以至将军本身，虽然他不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人。在那时候我们的将军是阿里斯泰克摩斯，埃托利亚人，长于打标枪，我却还是个千夫长。可是我勇敢地做，摆脱了拉住我的伙伴，他们替我怕惧，因为看了那夷人[82]的金甲辉煌，高大的个子戴着可怕的盔缨，挺着长矛，——

刻尼达斯　那时我也怕了，勒翁提科斯，你知道我怎么地揪住你，请求你别去冒险，因为觉得你倘若被杀，我就将不值得活着了。

勒翁提科斯　可是我勇敢地做，进到那中央去，穿着全副武装并不比那帕佛拉戈尼亚人为差，像他那样的全都是金的，于是立刻发出一阵呼声，从我们这里也从夷人那边，因为他们认识我，特别从我的盾牌，盔上的颊饰以及那羽缨。刻尼达斯，你说，他们都将我比什么人呀？

刻尼达斯　哪里还有别人，除了阿吉琉斯，珀琉斯和忒

提斯的儿子？你的盔那么显眼，你的紫衣那么华丽，你的盾那么的发光。

勒翁提科斯　我们交手的时候，那夷人首先叫我负伤，就只用枪在我膝盖上边略为擦了一下，我却用了长矛刺穿他的盾牌，直戳到他的胸膛里去。随后我就冲过去，很容易地用刀砍下他的头颅来，就回来了，不单是收了他的武器，还把他的头戳在矛尖上带了来，弄得身上全浴了血了。

许谟尼斯　勒翁提科斯，住了！你讲的你自己的故事是多么可厌而且可怕呀。更没有谁愿意看见这样喜欢流血的人，不要说和他喝酒，或是和他睡在一起了。我要去了。

勒翁提科斯　我加倍的给你钱。

许谟尼斯　我不能忍受去同凶手睡觉。

勒翁提科斯　许谟尼斯，不要害怕。那些都是帕佛拉戈尼亚做的事，我现在是个和平的人了。

许谟尼斯　但你是一个污秽的人，[83]夷人头里的血液在你的身上了，在你用矛子挑着拿来的时候。这样的男人我去拥抱他，还同他去接吻么？凭了美的女神们，[84]愿没有这样的事，因为他不见比刽子手更好。

勒翁提科斯　但是倘若你看见我穿着甲胄，我相信，你一定要爱我了。

许谟尼斯　勒翁提科斯，单听着你说，这就使我觉得不舒服，而且发抖，仿佛看见那些被你虐杀的影像鬼魂，特别是那可怜的队长，他的头被劈做两半。你想假如我看见了那种事情，血和躺在那里的尸首，那我将怎么样呢？我相信，那一定是死了。便是杀一只小鸡子，我也还不曾见过。

勒翁提科斯　许谟尼斯，你真是那么懦怯，那么胆小的

么？我是以为你还爱听呢。

许谟尼斯　这样的故事，你如找到棱木诺斯的女人或是达那俄斯的女儿们[85]的时候，给她们作娱乐吧。但是我要跑到母亲那里去了，趁现在还有阳光。格剌弥斯，你也跟我去吧。勇敢的千总爷，[86]告别了，请你去做凶手，随意地杀许多人吧。

勒翁提科斯　许谟尼斯，停住，停住。——她跑掉了。

刻尼达斯　勒翁提科斯，这是你用了那摇摆的羽缨和讲述你不可信的功绩，把那老实的女孩吓怕了的。我很早就看见她脸色转白，在你还讲着那队长的时候，等到你说将他的头劈开，她的脸便都牵扯而且颤抖起来了。

勒翁提科斯　我以为这样将使我显得更为可爱呢。但是，刻尼达斯，你也帮助我使事情弄得很糟，提起那决斗的事来。

刻尼达斯　我看你在那里为着什么说大活，难道我不是应当帮你说些诳么？但是你也说的那么太可怕了。割去那可怜的帕佛拉戈尼亚人的头，也还罢了，你为什么还要把它戳在你的矛上边，所以让血流在你的身上呢？

勒翁提科斯　刻尼达斯，那真是有点太恶劣了，但是其他的故事却都还编得不错呀。现在你去，劝说她来同我过夜吧。

刻尼达斯　那么我就说，因为想叫她看得起你，所说的全是假话。

勒翁提科斯　刻尼达斯，这使得我太出丑了。

刻尼达斯　但是没有别的法子可以使得她来呢。你选择一个吧，你可以被厌恶而保留着勇名，或是得到许谟尼斯同

睡，却承认是说谎。

勒翁提科斯　两者都是为难，但是我选择了许谟尼斯。刻尼达斯，你去，告诉她说我是说谎，但是并不是全部。

一四　多里翁与密耳塔勒

上场人物

多里翁（Dôriôn）　客人，系是水手。

密耳塔勒（Myrtalê）　妓女。

多里翁　密耳塔勒，现在你把我关出了，我已经为了你将我弄穷了，可是在我送你那些东西的时候，我是你的亲人，你的男人，你的主人，以及你的一切！但是现在已经全干了，你得到比堤尼亚[87]的商人做你的情人，我便被关出，站在你的门口落泪，那时他却在夜里和你接吻，整夜地独占着你，你还说是从他受了胎了。

密耳塔勒　多里翁，你老用这些话气我，说什么给我许多东西，用了我的缘故把你弄穷了。现在且来从头计算所有给我的东西吧。

多里翁　密耳塔勒，这很好，我们就来算吧。第一是从西库翁来的一双鞋，值两个德剌赫墨。[88]记下两德剌赫墨

吧。

密耳塔勒　但是你睡了两天觉呀。

多里翁　我从叙里亚回来的时候，一瓶斐尼基来的香料，这也值两个德剌赫墨，我凭了波塞冬[89]赌咒。

密耳塔勒　但是你出发去的时候，我给你那件齐脚踝长的短衫，可以穿了扳桨。这是厄庇乌洛斯那头舱的水手长所忘记在这里的，当时在我这里住过一次夜。

多里翁　前些日子厄庇乌洛斯在萨摩斯岛看见，认出是他的，拿回去了，凭了神们，虽然很经过了一番争斗。随后我从吉普洛斯给你带来了蒜头，五条鲇鱼，四条鲈鱼，在我们从珀斯波洛斯[90]回来的时候。那么还有什么呢？有一筐子八个船上用干面包，一瓶从卡里亚来的干无花果，后来是一双帕塔拉地方的镀金的木屐，[91]你这忘恩的家伙！我记得那时还从古提翁带来了一个大的干酪。

密耳塔勒　多里翁，这些大概一起也值五个德剌赫墨罢了。

多里翁　密耳塔勒，我是尽一个水手的工资所能做到的供应你了。近来我才做到右边桨手的头目，但是你看不起我。前些时那里是爱神祭，我不是为了你的缘故在神的脚底下放下一个银的德剌赫墨的么？我还给了你母亲两个德剌赫墨，买一双鞋，又曾经屡次把二分有时还是四分钱，塞给这吕得的手里。这些一总算起来，也就是当水手的人的全部财产了。

密耳塔勒　多里翁，就是那些蒜头，以及鲇鱼么？

多里翁　是的，因为我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给你。我若

是一个有钱的人，就不会去当桨手了。其实是我的母亲那里，我还没有给她拿去一头蒜呢。我倒想要知道，从那比堤尼亚的人送你有哪些礼物呢。

密耳塔勒　先看这件衣服吧。这是他给买的，还有那项圈，那厚重的一个。

多里翁　这是他的么？因为我知道，你从前有过一个。

密耳塔勒　不，比你所知道的那个还要细得多，而且没有宝石。这里还有耳环和那毯子，前几天给了我两个木那，[92]还给我们付了房租，他给的不是那帕塔拉的木屐，或是古提翁的干酪，或是这些无聊的东西。

多里翁　但是你没有告诉我，同他睡觉的情形怎样？他的年纪总有五十以上，前面头发已经秃了，他的颜色简直同虾一般。你没有看他的牙齿么？凭了宙斯的儿子们，[93]那是多么的美妙，特别是在他唱歌，要表示他的高雅的时候，正如俗语所谓，驴子在竖琴独奏了。愿你好运气，因为他和你正相配，还希望你们的孩子生得像他父亲！至于我自己将去找一个得耳菲斯或是孔巴利喻，我这一门路的人，或者是你邻居的那个吹箫的，但是我总会找到一个的。我们谁都没有那些毯子，项圈，以及两个木那的酬金可以给人哪。

密耳塔勒　多里翁，谁要是接到你这客人的，那真是幸运的人呀，因为你将给她从吉普洛斯带蒜头来，从古提翁回来的时候带干酪来嘛。

一五　科克利斯与帕耳忒尼斯

上场人物

科克利斯（Kokhlis）　妓女。
帕耳忒尼斯（Parthenis）　吹箫的女人。

科克利斯　帕耳忒尼斯，为什么哭了呢？拿着这破箫从哪里来的呢？

帕耳忒尼斯　是那个兵士，从埃托利亚来的，那个爱着克洛卡勒的大个子，他打了我，那时他看见我在克洛卡勒的房里，为他的恋爱的敌人戈耳戈斯雇了去奏乐，便冲进来砸了我的箫，那时正在吃饭，将桌子也翻了，碗[94]里的酒都撒掉了。随后他把那个从乡下来的戈耳戈斯，揪了头发，拖出餐室来，那个兵士——他是叫得诺玛科斯，我想，——和他一个一同当兵的人围住了打他。所以，科克利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还活得了呢，因为许多血从鼻子里流了出来，他的面孔全肿了，而且是青黑色的。

科克利斯　这人是发疯了，还是吃醉了发酒疯呢？

帕耳忒尼斯　科克利斯，这是妒忌，恋爱发了热了。我想，克洛卡勒要价两个塔阑塔，[95]若是他想要包她独占，但

是得诺玛科斯不肯付这钱，于是等着他来的时候，当面把门关上了，照他们所说。她却叫一个俄伊诺厄区的富裕的农夫戈耳戈斯进来，好久以前就爱着她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和他喝酒，并且叫我去给他们吹箫。酒也喝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吹着一支吕狄亚地方的曲调，那农夫站起来正要跳舞，克洛卡勒拍着手，一切都很是愉快的。这时忽然听见了什么声响和叫喊，有人敲打前门，就奔进大约八个强壮的青年人来，那个墨伽剌人[96]也在里边。于是一切就都翻转过来了，那戈耳戈斯，如我所说的，被殴打了，倒在地上，还被脚踢。克洛卡勒不知怎的却预先逃到她的邻居忒斯庇阿斯那里去了，但是得诺玛科斯却打了我一下，把破箫丢给我道："滚吧。"我如今跑去找我的主人，告诉这事。那农夫也走了，去找他城里的友人，他们要把那墨伽剌人抓到法官那里去呢。

科克利斯　我们接那些兵士的客人，就只能得到这些好处罢了，打架和吃官司。此外虽是自己说是司令，是千夫长，可是等到问他要钱。他们说："且等发饷的时候，那时得到我的工资，且给你置办一切。"该死的，说这样大话！所以我觉得这是做得很对的，我一向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给我一个渔夫，或是水手，或是种地的，和我相等的人，他们虽然恭维的话知道得少一点，可是送的礼却是很多的。至于那些摇羽缨，给我们讲战争的人们，帕耳忒尼斯，他们的只是空话罢了。

注　解

〔1〕　阿卡耳那尼亚（Akarnania）是希腊的极西的一个省分，靠近伊俄尼亚海边，其地人民生活文化程度比较落后，以粗野称，但也很忠勇善战。

〔2〕　小格吕刻拉原本云格吕刻里喻，系名词的指小词，表示幼小可爱的意思，因对音直译不能表达，故改同意译。

〔3〕　打稻节原云哈罗阿（Halôa），希腊语称打稻场为哈罗厄，故转为其地女神的名字，秋收时举行祭祀，为农民的一大季节。

〔4〕　倌人原文为赫泰赖，直译应作女伴们，但含有一种职业化的意味，所以借用了上海花柳界的俗语，比用妓女或稍免唐突，虽然如用姑娘们亦可，不过意较隐晦罢了。

〔5〕　忒萨利亚（Tkessalia）在希腊北部地方，相传其地妇人多习法术，能以符咒行诸异事，这里所说把月亮抓下来，又说能夜间飞行，后世西方民间犹说巫婆能做这些事。

〔6〕　菲隆（Philôn）一本作斐冬（Pheidôn）。这本系假设的人名，所以异同并无什么关系。

〔7〕　弃置（ekthesis）古代希腊礼法许可父母有权，决定是否留养其子女，如不拟留养，便弃置于外任其生死。或遇人拾得，及长成后亲子重逢，在古来小说喜剧中为常用结构之一。如有神示或梦示不吉，率由家长决定，其有私生者

当然由母亲处分之，神话传说中此种事例极多。

〔8〕 忒斯摩福里亚（Thesmophoria）即是地母节，在十月中为祭祀得墨忒耳（Dêmêtêr）的节日，全由妇女参加，男子不得混入。

〔9〕 眼睛青灰色，有似海水，闪闪有光，似希腊人不很喜欢这种眼色，虽然神话上说雅典那的眼睛是如此的。

〔10〕 阿罗珀刻（Alôpekê）系雅典市一个地区（demos）的名字。

〔11〕 塔阑同（talanton）系希腊衡量，约等于二十六公斤，亦作钱币计算，值银二千两。

〔12〕 罗刻阿（Lokheia）系司生产的女神。此字本作分娩讲，乃抽象字的人格化。

〔13〕 小姐在原文只作“主妇”（despoina），系用人对于女主人之通称，今借用上海妓家惯用语，或作姑娘亦可，但嫌稍缠夹耳。

〔14〕 吹箫的女人（aulêtris）是希腊的一种乐人，古时音乐只是竖琴和箫这两样。这箫并不是洞箫，或者可以说是唢呐的一类东西，因为它上边有一个嘴子，称为“舌头”（glôssis），箫有单有双，双的系两管并用一嘴子，故与洞箫截不相同。

〔15〕 卡拉弥斯（Kalamis）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一个有名雕塑师，他的索珊德拉（Sosandra）女像很是著名。在作者的一篇《雕像》（Eikones）里也曾说及，但是作品没有留存，就是索珊德拉是个女神还是平常女人连这件事也无可考了。

〔16〕 忒萨利亚的女人（Thessalia）即是巫婆的别称，

古时相信忒萨利亚人多能法术，参看本篇注〔5〕。

〔17〕　五塔阑塔约略等于银一万两。单数为塔阑同，见注〔11〕。

〔18〕　珀赖欧斯（Peiraieus）为雅典附近的海口，在市西南八公里的地方。

〔19〕　陶工坊（Kerameikos）系雅典西北方面的一地区，横跨城墙，城内即市场，甚为殷盛，城外一部则旧为坟地。

〔20〕　双扇门（Dipylon）为其地城门之称，因为出入的人甚多，故多利用为揭示之地，于城墙或墓石上写字，以代揭帖。参看本篇第一〇节中所说。

〔21〕　德剌赫墨（drakhmê）为希腊古代小银币，是一木那（mna）之百分一，约值银四角。俄珀罗斯（obolos）则是铜币，值一德剌赫墨之六分一，约值六分。

〔22〕　古希腊人不喝纯酒，平常率用水羼和，大约等分和之，所以很是稀薄了。传说有人初从酒神得蒲桃酒，与乡人共饮之，不曾和水，及醉发，乡人皆大惧，疑为毒药，群殴其人至死．希腊古陶器中特别有大碗，名曰克剌忒耳(Kratêr)，上有图画，甚为后世所珍，即是专门和酒用的器具。

〔23〕　轮子原语作戎玻斯（rhombos），或亦译为陀螺，盖本意出于旋转，但在巫女作法的时候，则多解为魔法轮。公元前三世纪牧歌诗人忒俄克利托斯（Theokritos）在所作第二篇中说及此物，则云伊永克斯（iunx），系一种啄木鸟类，叫声甚厉，故原意曰叫唤鸟。古代巫女取此鸟缚轮上旋转，作为恋爱的符咒，能招致荡子的灵魂回来云。

〔24〕　关于勒斯玻斯岛女人的传说，见上面对于勒埃那的说明。

〔25〕　爱神原本作“幼儿保育者”（Kourotrophos），盖即是阿佛洛狄忒的别称。

〔26〕　竖琴原文云吉塔拉（kithara），即近世西洋乐器“吉他”（guitar）所由昉。希腊竖琴共有两种，其一为吕拉（lyra），传说云赫耳墨斯所发明，系用龟壳为响匣，上有七弦，臂弯曲，为一般人所弹奏。其二即吉塔拉，其响匣系木制，亦有七弦，臂是直的，盖近于琵琶，弹奏者以专门乐人居多。

〔27〕　说话的人的意思是在此地的都是女人，没有男子，故特着重在“这里”。

〔28〕　墨癸罗斯（Megillos）即为墨癸拉的男性字，她以男子自居，故将名字也转变为男性的字。

〔29〕　阿吉琉斯（Akhilleus）为希腊勇将，从征特洛亚，终于战死。其母系海的神女，预知其事，乃令为女子装，匿于王宫中，后为人识破，遂从军去。

〔30〕　阴阳人原文云赫耳玛佛洛狄托斯，系合赫耳墨斯与阿佛洛狄忒两字而成，谓形貌俊美如女子的男人，传说系上述二人所生的儿子，见第一篇注〔77〕。其后用以称“雌雄人”，谓具备男女两性，世间亦间或有之。

〔31〕　忒瑞西阿斯（Teiresias）古代忒拜的有名预言者，其初见二蛇交会，以棒击之，乃忽变为女身，及后复遇同样的事情，又转为男子如初。

〔32〕　天上的女神亦指阿佛洛狄忒，因阿佛洛狄忒有两个称号，一云全市民的（Pandêmos），一曰天上的（Oura-

nia)，其实是一样的爱的女神。其区别乃是在于前者是指雅典忒拜等都市所崇拜的，后者乃是指库普洛斯（Kypros）岛，科任托斯市所崇拜的，多少近于东方的爱的女神罢了。柏拉图在对话《宴会篇》（Symposion）里说恋爱有精神的与肉体的之分，所以女神也有区别，前者称天上的阿佛洛狄忒，是神圣的，后者则为全市民的阿佛洛狄忒，乃是凡俗的下劣的了。后世文人盛称柏拉图式的恋爱，即从此出，其实这乃是柏拉图一时的诡辩，现代神话学者都不复信从他的说法，实在的区别乃是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倒还是和这大哲学家有点相反了。

〔33〕　木那（mna）希腊古代钱币，值一百德剌赫墨，约等于银四十元。

〔34〕　原语为“祝福的人”（makaristês），通常使用于死人上边，意在安慰他们，不至因为偶尔说及，惊动了他们的缘故。

〔35〕　紫衣是贵人所穿的服色，因为紫色在古代是从介类中取得，甚为难得，但是后来却变得凡是有钱的人便都可以穿了。

〔36〕　阿德剌斯忒亚（Adrasteia）意云不可避免的，乃是涅墨西斯（Nemesis）的一个称号，她据赫西俄多斯说，是夜的女儿，职权司监察世人的幸福，凡有不义的富贵，或享受过分及自夸耀者加以惩罚。这里克洛彼勒说达夫尼斯的女儿如何荣华，恐遭神怒，故呼其名以求宥恕，下文又说科任那的将来，会超过她们一切，也涉于自夸，所以也就不说下去了。

〔37〕　这里所说两个爱的女神，参看本篇注〔32〕。所

谓“地上的”，原文作“全市民的”，即世俗所视为凡俗的爱的。“园里”系指雅典附近的地方，那里有阿佛洛狄忒的一个雕像，乃是公元前五世纪时阿尔卡墨涅斯（Alkamenês）所作，很是有名，今原像已不存，但后世所模造的幸至今存在。

〔38〕 财富赐予者（Ploutodoteira）即是得墨忒耳（Dêmêtêr），因为她乃是谷物生长的神，为一切财富之源泉。

〔39〕 此处原缺一字，乃是“死”字，故意避忌了，以表示敬慎之意。

〔40〕 两位女神指得墨忒耳和她的女儿珀耳塞福涅（Persephonê），后者为冥王普路同（Ploutôn）的妻子。都市保护神即雅典那。

〔41〕 达瑞科斯（dareikos）系波斯的金币，约值二十五德剌赫墨，等于中国的二十元。

〔42〕 天赐的宝贝原文云赫耳迈翁（hermaion），意思是赫耳墨斯的东西，因为他是司幸运的，所以意外的利得便说是他所给的。

〔43〕 阿卡耳奈（Akharnai）在雅典的市外，其地文化落后，作为代表的乡下人。

〔44〕 阿多尼斯（Adônis）是一个美丽的少年，为阿佛洛狄忒为爱，后来在打猎的时候为野猪所伤而死，风女花（anemonê）从他的血里长出来。这里即作为美男子的代名词。

〔45〕 猪猡（Khoiriskos）表示粗俗，但或者还有别的骂人的意思，此一句意思不很明白，注释家均视为难句。

〔46〕 忒斯摩福洛斯（Thesmophoros）是得墨忒耳的一

个称号，参看本篇注〔8〕。

〔47〕　见本篇注〔3〕。

〔48〕　古代喜剧平常结构中常有家人奴仆，帮助了小主人，设法欺骗吝啬的老翁，弄到巨资，为妓女落籍，后来团圆结局。在希腊新喜剧中极为常见，这里或即是指此。

〔49〕　五塔阑塔即是一万两银子，此处只是说极大的数目罢了。参看本篇注〔17〕。

〔50〕　画廊（Stoa Poikilê）在雅典的市场的北部，柱廊上有画家的壁画，这一处是有名画家波吕格诺托斯（Polygnotos）所作的关于特洛亚战争的绘画。哲学家仄农（Zênôn）常在这里讲学，后世因称这一派哲学为画廊派（Stoikoi）。

〔51〕　主母原语云刻克忒墨涅（Kektêmenê），本意云所有者。“不得了啦”系是意译，原意云“我们完蛋了！”

〔52〕　宙斯的职司其一为保护客人（xenos），主客之间不能侵犯，故有主客神之称。

〔53〕　墨狄诺斯（medinos）为希腊量名，大约等于中国的五斗。

〔54〕　汉子（anthrope）为对人的轻蔑的呼声，原即为“人”字的呼格。

〔55〕　皮莱为忒耳摩皮莱（Themophylê）之略，本意云温泉门，在希腊东部罗克里斯地方，其地靠山临海，为由忒萨利亚南下的一处要隘。波斯入侵时，斯巴达人三百死守此地，与百万大军对抗三日，全数战死。西摩尼得斯（Simonidês）为作墓铭云：

“外方人，为传语斯巴达人，
我们卧在此地，依照他们的规矩。”

这诗与那件事情同样地为后世所传。

〔56〕 雅典人很重氏族（phylê），凡郑重声明的时候，必具称族，区（dêmos），以及名字。这时波勒蒙装模作样地报名，意在吓唬对方。

〔57〕 千夫长（khiliarkhos）即是带领一千兵的人，但是这与上文的五千人统不很可靠，因为当兵的说大话乃是常事，参看第一三及一五节。

〔58〕 特剌刻（Thrakê）人住在古代东欧，即现今巴尔干的罗马尼亚至布尔伽里亚一带地方，其人粗暴蛮野，而勇敢善战，在雅典常用之以为巡丁警卒。

〔59〕 此句有一本作为多耳卡斯所说，但语气不甚妥当，当以为作为波勒蒙说为宜。

〔60〕 此句本来只是客气地说请进去吧的意思，当然是对菲罗斯特剌托斯所说，英译却添了一句，明说他的名字，似无此必要。

〔61〕 上边说“客军队长”（xenagos），还有点客气，这里说的佣兵（misthophoros），原意乃是拿工钱的，即是雇佣的军队了。

〔62〕 哨官原文云狄摩伊里忒斯（dimoiritês），意云拿双饷的，盖是极低级的将弁，姑且译作哨官。又上文云“当特剌刻人的千总”，也是把千夫长译为旧武官的名称，表示看不起之意，其实在语意里面也只是“把总”而已。

〔63〕 右边原文云“拿枪的一边”（epildory），因为左手持盾，这一边可以得到防护，右边却有虚可乘。这是佣兵卖弄他的一点军事知识。

〔64〕 阿卡得墨亚（Akadêmeia）是雅典郊外的一个树

林，以纪念古英雄阿卡得摩斯（Akadômos）得名，那里有一个体育场，当初柏拉图在那里讲学，因此得名，后世称为经院派（Akademikoi），这地方也可称作经院。

〔65〕　这里说刻利多里喻识字，可见德洛西斯是不认识字的了。

〔66〕　古代希腊人写信，照例起头说“某人向某人问好，”这问好一字原意是喜悦（khairein），当作招呼的意思用，所以可以译作“你好”，或临别时则云“再见”。

〔67〕　斯库泰（Skythai）人在欧洲的东南方面，是一种游牧民族，没有什么文化，这里是譬喻信里的话粗暴无情。

〔68〕　陶工坊墙壁上写字，参看本篇第六节，并注〔19〕。

〔69〕　“姑娘”原本作赫泰拉，准妓家惯例，亦可如此称法，意稍和缓。

〔70〕　原文云帕吉斯（pagis），正可译作骚字。此字见于《玉篇》，训“施罟于道也”，读如骚去声，今江浙尚通行，而普遍北京话里没有，只说“圈套”，但意义微有不同。

〔71〕　狄俄倪西亚（Dionysia）为雅典大祭之一，系祭祀酒神狄俄倪索斯。

〔72〕　妓女随口立誓，呼爱的女神为证，此是本地风光。

〔73〕　棺材（soron）盖也是菲勒玛提喻的诨名之一，大约是说她老得将要进棺材里去了的意思吧。

〔74〕　法翁（Phaôn）见上文第三篇一九节，并注〔96〕。他本是渔人，因爱的女神的法力转变成美少年，后世

用为爱人之称。

〔75〕 珀涅罗珀（Pênelopê）系俄底修斯（Odysseus）的妻子，俄底修斯其初从征特洛亚，嗣在归国途中又漂流很久，凡历时二十年乃始得回来，珀涅罗珀却能贞洁自守，后世称为贞妇之代表。

〔76〕 阿德剌斯忒亚见本篇注〔36〕。但在这里只是说有神明鉴察，与原来的意思稍有不同。

〔77〕 这一节话前后的意思稍异，其初说听见死信要悲哀，后面又说要快恋，盖由气愤中说话，故中多有矛盾。

〔78〕 古代的门不用铰链，大抵系用门臼开闭，故可将门掇下。

〔79〕 地母原文云达玛忒耳（Damatêr），即得墨忒耳，依斯巴达等多里斯方言如此读。

〔80〕 此里皮提阿斯的名字作为男性名词，原来第三音节的a字系平音，若作男性则为长音，今译为皮提亚斯以示区别。本来这些无大关系，无须说明，但本文情节重在误会皮提阿斯是男子一事。故末尾用此为调笑之资，有说明之必要。其实吕西阿斯的“阿”于此也应该别译才对，但是向来译音长短不分，也只得算了。

〔81〕 帕佛拉戈尼亚（Paphlagonia）在小亚细亚，最初属于吕狄亚（Lydia），及克洛伊索斯（Kroisos）败亡，遂入于波斯。

〔82〕 古代希腊人以外国人没有希腊文化，特别是语言粗犷，“吧耳吧耳”的，故称之为巴耳巴洛斯（barbaros），为欧语“野蛮人”一字所从出，但其实别无甚恶意，今姑以“夷人”译之。

〔83〕　污秽的原语云恩那革斯（enagês），意云在敬畏中，即是说被咒诅，需要祓除，乃是从宗教上出来的话，中国似无此适当的译语。

〔84〕　美的女神们原文云卡里忒斯（Kharites），系指卡里斯三姊妹，原是给予恩惠，使人优雅的女神，后来却有点与阿佛洛狄忒相混，作为她的随从的神了。

〔85〕　棱木诺斯岛（Lemnos）在埃伽（通称爱琴）海中，其地多火山，因传说是赫淮斯托斯（Hephaistos）的铁工场之所在。居民旧为特剌刻神。女人们因怀妒忌，猜疑其夫，相约一日尽杀岛上男子，后世因而有棱木诺斯事件之称。达那俄斯（Danaos）的女儿们因为强迫成婚，所以奉了父亲的命，于结婚的当日即她们的新郎尽行杀死，见第二篇注〔25〕。

〔86〕　原文为千夫长（Khilliarkhos），地位大约与千总相去不远。

〔87〕　比堤尼亚（Bithynia）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地方。本节中所举地名，如卡里亚，帕塔拉也均在小亚细亚。

〔88〕　德剌赫墨是希腊银币，约值银四角，俄玻罗斯（obolos）今译一分，原为德剌赫墨六分之一。

〔89〕　波塞冬（Poseidôn）为海神，多里翁系是水手，故凭了海神立誓。

〔90〕　珀斯波洛斯（Bosporos）意云牛津，在特剌刻（Thrakê）地方，系一海峡，近于黑海，神话说伊俄（Iô）化为牛，从这里渡海过去，以此得名。

〔91〕　木屐原文云珊达拉（sandala），用木为鞋底，以皮条从后跟双脚背系住。

〔92〕 木那（mna）值一百德剌赫墨，约值银四十元。

〔93〕 宙斯的儿子们（Dioskouroi）系指卡斯托耳（Kastor）与波吕丢刻斯（Polydeukes），见第三篇第一节人物说明。传说谓二人常于风暴的夜里巡行海上，救助遇难的船只，故水手对于他们甚为崇敬。

〔94〕 碗即是和酒用的大杯（kratêr），因为希腊古代不喝纯酒，必须用水羼和，见本篇第四节注〔22〕。

〔95〕 塔阑塔系古希腊币制的最高位，每个约值银二千两。见本篇注〔11〕及〔17〕等。

〔96〕 墨伽剌人（Megareus）一语，在这里是一个问题，因为上文已经说明得诺玛科斯（意思云凶狠的斗争）是埃俄托利亚（Aitôlia）人了，虽然有人解说云，盖是埃俄托利亚人而驻扎在墨伽剌者，但也嫌稍为牵强。大约这普通的嘲骂的话，有人曾说墨伽剌人的粗俗无知，阿尔吉佛戎（Alkiphron）著《食客书简》（Epistolai Parasitoi）中说及此事，云“我们已经没有人注意，像是墨伽剌人或是埃癸翁人一样了”。

第五篇　卡　戎

《卡戎》（Kharôn），一名《观察者们》（Episkopounter），是卡戎和赫耳墨斯两个人的对话。卡戎是希腊神话里专门送死人过渡到阴间的船夫，这一日向冥王请了一天的假，心想走上阳间来，——希腊人相信阴间在地底下，可是同井底下又是不同，似乎那里又是平原，那里有一条河，在阴阳交界处，这就须得卡戎渡过去，可是又有两条河做交界，在那里就没有渡船了，——来一看阳间是怎么样的情形，因为在他船上的死人总是那么悲叹，好像生活得很有意思，舍不得离开它似的。他一上来，遇见了他的老伙伴赫耳墨斯，赫耳墨斯是主神宙斯的一个儿子，专给神们做使者，传达各事，也是商业这里包括买卖，欺骗以及劫夺之神，他又管把死人送往阴间的事，所以和卡戎是一向很熟的。卡戎便请他引导去观察人世，但这事似乎不很简单，所以他们便决定登上高山，望了一下子，并听了一回吕狄亚王克洛索斯和哲人索隆的对话，克洛索斯是传说非常有钱的人，生于基督前六世纪，正当中国春秋的时代。所以路吉阿诺斯在他的对话上所写也都是古时的情形，并不着重在描写现实，如赫洛达斯的《拟曲》那样，因为他乃是在假借古事讽刺现今，两者的用意是绝不相同的，虽然在形式上有许多相像的地方。

上场人物

（以说话先后为序）

赫耳墨斯（Hermês）　神之使者，又司送新死鬼魂往冥土，故亦称送魂使者（Psykhopompos）。据希腊神话，他是大神宙斯的一个儿子，有一篇荷马颂歌说他初生时候许多好玩的事情，所以后来在传说上也有影响，造成一种聪明狡狯，也很是明朗的气质。他是商业之神，但这里包括交易及欺骗，所以他又是窃盗的主者。可是他主要的职务乃是给神们办差和传令，所以他的形象完全是一种旅人的打扮，头戴宽边的遮阳帽，脚下的鞋有两只鸟似的翅膀，手里拿着一根细棒，上边缠着两条蛇，成为两个半圆形，作为传令官的标记。罗马人将他和本国的神墨耳枯里乌斯（Mercurius）并合，后世误作麦鸠利（Mercury），他的本来的名字遂反而弄得不知道了。

卡戎　阴阳交界的河里的渡船夫，平常被说作一个相貌狞恶的老人，因为他本来可能就是死神，现代希腊民间信仰里也还有他，不过叫作卡洛斯（Kharos），已离开渡船，变成骑马到人家去拘集人魂，乃是基督教的死之天使了，在中国可以说是勾魂使者。他在神话中不常出现，但是路吉阿诺斯却借来做他对话的脚色，写成一个世故老人，也是颇有意思的事情。

克洛索斯（Kroisos）　吕狄亚的国王，据说是那时最富

有的人，生于公元前五百六十年，他的事情具在赫罗多德（Herodotos）《史记》中。

索隆（Solôn）　古代希腊的政治家兼诗人，称希腊七贤人之一，赫罗多德《史记》虽记其与克洛索斯谈话事，唯在克洛索斯做国王的前一年索隆已经逝世，故认为并非事实。

赫耳墨斯　卡戎，你笑什么呢？你又为什么离开了那渡船场，来到我们这世界？这里是你平常不大有什么事情的。

卡戎　赫耳墨斯，我想要看一看人世是如何情形，人们在那里干些什么，还有什么东西他们失掉了，所以在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要那么地号哭，因为他们里边几乎没有一个过这渡口不掉眼泪的。我就从那冥王哈得斯[1]请了一天的假，像那忒萨利亚的年轻人[2]一样，来到太阳光的底下。

我很是运气在这里碰见了你。因为你可以给我做向导，领着我去看一切的东西，你所知道得很清楚的。

赫耳墨斯　渡船老爹，我没有工夫呢。我正去给那上头的宙斯[3]到人间那里办一点公事。他是很性急的，要是稍为迟了，生怕他会叫我和你们作伴，把我交给幽冥，或者像前回对付赫淮斯托斯[4]似的，提起我的脚来，丢出“神圣的宫门”之外，这样我也将成为跷脚，给他们倒酒的时候做玩笑的资料。

卡戎　那么你就这样打算让我在地面上彷徨，你是我们的一个伴侣，一同坐船和送客的伙计呢！迈亚的儿子，[5]请你好好地想一想我并没有一回要你舀水，或是叫你扳桨吧。你却总是一上了船就睡倒打鼾，虽然有着那么强壮的胳膊，或是假如能够找着一个饶舌的死鬼，一路上便和他聊天，却

让我一个老头子，独自扳那两支桨。

但是凭了你父亲的名字，乖孩子赫耳墨斯，请你不要丢下我不管，可是带领我去人世的一切，那么我回去的时候可以说是看见什么东西了。若是你离开了我，那我就像一个瞎子差不多，因为他在暗黑中磕磕碰碰的，我却是在阳光下相反地什么都看不见了。库勒涅人，[6]请做点好事吧，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惠的。

赫耳墨斯　这件事看来要给我不少苦头吃，总之我做这向导的报酬少不了一顿拳头。但是我还得依你，因为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呢，在朋友那么急迫的时候。

不过让你仔细地一件件去看，渡船老爹，那是不成的，因为那就要花好几年的工夫。那时我就将成为一名逃奴，须得由宙斯传令通缉，而你自己也将失掉了替死神服务的工作，并且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把死人送去，使得普路同[7]的政府受到损失，那收税官埃阿科斯[8]也要生气，因为弄不到一分钱。所以我们只得来考虑，且把这些事情来看一个大略吧。

卡戎　赫耳墨斯，最好的办法由你来决定就是了。这地面上的事情，我一些也不懂，因为是个陌生的客人。

赫耳墨斯　卡戎，总而言之，我们需要一块高的地方，在上边你可以望得见一切的事物的。若是你能够到天上去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你可以从空中清楚地看见一切。但是既然规定凡与鬼魂常有交涉的人不得走进宙斯的宫里去，我们还是赶紧去找一座高山吧。

卡戎　赫耳墨斯，你该知道，在我们行船的时候，我常是那么对你们说的吧？有时候横风吹在帆上，波浪起得很

高，你们因为不懂便叫我下帆，或者把帆脚放宽一点，又或者叫顺着风势走去，那时我总叫你们安静点，因为怎么办好，我是知道得顶清楚的。

现在可正是一样的情形，你可以照着你所想的最好的办法做去，因为你是现在把舵的了，我将守着旅客的规矩，一声不响地坐着，听你一切的吩咐。

赫耳墨斯　正是这样。我将看怎么办顶好，找一个适当的看台。高加索山够高了吧，还是帕耳那索斯山更高呢，或者是俄林波斯要比那两座山更高呢？——但是不，我看了俄林波斯山想到了一个不很坏的意思，不过这须得劳你驾，请你来帮我一手。

卡戎　你发命令吧。我将尽力地帮助你。

赫耳墨斯　诗人荷墨洛斯[9]说，阿罗欧斯[10]的儿子们，也是两个正同我们一样，在还是小孩的时候，忽然想到把俄萨山连根拔起，放在俄林波斯山的上边，随后再把珀利翁山放在上面，心想做成一个恰好的梯子来爬上天里去。那两个小伙子是太僭妄了，得到了惩罚，但是我们二人却并不这样打算去对神们不敬，那么何不也照样建筑起来，把一座山放在别的山顶上，去得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可以更好好地观察一下呢？

卡戎　但是，赫耳墨斯，我们两个人可能够把珀利翁或是俄萨山举了起来，堆积上去么？

赫耳墨斯　卡戎，有什么不行呢？我想你不会把我们看作不如那一对小娃娃吧，况且我们又都是神呢！

卡戎　自然是不，但是这件事我总觉得是太大了，没有什么自信。

赫耳墨斯　这也不错，卡戎，但是你是太老实了，[11]没有一点诗人的气味。那个高贵的荷墨洛斯却只用两句诗教我们走到天上去，因为他是这样容易地把山加在一起了。我很奇怪，你会把这事看得那么神奇，因为你当然是知道阿特拉斯[12]的故事的，他独自扛着整个的天地，连带我们一切。而且你也一定听到关于我的兄弟赫剌克勒斯[13]的事，他怎样有一回去替代阿特拉斯，去抗那个重担在肩上，让他好休息一会儿。

卡戎　是的，我听见过这件事。但是这事是否真实，赫耳墨斯，那只有你和那诗人们知道罢了。

赫耳墨斯　那是真实不过的，卡戎。为什么那聪明的人们要说谎呢？——让我们先来把俄萨山掀起来，依照了那史诗和工程师荷墨洛斯的指挥：

“随后在俄萨山的上边，

再加上树叶颤动的珀利翁山。”

你看，我们把这事做成功了，多么容易又是多么有诗意呀！来吧，且让我爬了上去，看是否够用，还是有增筑之必要吧。

阿唷，我们还是在那天的山脚底下哩。向东方看，刚看得见伊翁尼亚和吕狄亚，向西方只有伊大利和西西利，[14]向北方但见多瑙河这边的土地，在那面呢是克瑞忒岛[15]不很清楚。渡船老爹，这似乎我们须得移动俄萨山，随后是帕耳那索斯山，一总堆起来才好呢。

卡戎　让我们动手做吧。但是要注意，这工程不要做得无理的太高了，有点细长的样子，以致坍倒下来，我们就要撞破了脑袋，在荷墨洛斯的建筑上尝到苦味的经验。

赫耳墨斯　请放心吧。一切都是安全第一。把俄萨山递过来吧。再让珀利翁山滚在上边。好了，我再上去看吧。很好，我看见一切的东西。现在你也上来吧。

卡戎　赫耳墨斯，你伸出手来吧。这你叫我上去的，似乎不是一个很低的台呀。

赫耳墨斯　卡戎，你如想要看到东西，就非如此不可。安全和看到东西是两立的东西呀！你来拉住我的右手，还留心着不要踏在滑的地方那就好了。——好，你也上来了。帕耳那索斯这里有两个山头，我们且来各占据一个，坐下来吧。现在你可以环顾一下，观察一切了。

卡戎　我看见有一大片土地，和一个大湖围绕着它，还有许多山，河水都要比眼泪河和火焰河[16]为大，也有很微小的人类，以及他们的巢穴。

赫耳墨斯　这里你所认为巢穴的，实在乃是些城市。

卡戎　赫耳墨斯，你知道么，我们没有把事情办得妥帖。我们搬动帕耳那索斯山连同卡斯塔利亚泉水在内，俄萨山和其他诸山，怕这都是白费呢。

赫耳墨斯　为什么呢？

卡戎　我在高的地方看下去什么东西都不大清楚。我所想看的并不是都市和山像图画似的去观赏它，但是要看人自己在怎么做，和怎么说。例如你当初遇见我的时候，看见我在笑，便问我为什么笑的，那时我便因为听见一点事情，使我觉得非常发笑。

赫耳墨斯　这是什么呢？

卡戎　有一个人被什么人，我想是他的朋友，邀去在明天吃饭，他回答说："我一定来。"刚说这句话的时候，屋顶

上一块瓦不晓得是怎样搞的掉了下来，把他打死了。我就笑了，因为他不能践这个约了。——我想要走下去一点，更好好地看和听它一下子。

赫耳墨斯　请别！这我就可以给你医好，一会儿使你眼睛变亮。我从荷墨洛斯那里得来了这一类的咒语，在我念了这咒语的时候，你就记住不会再眼睛昏暗，却是一切都看得清楚了。

卡戎　那么，你念吧！

赫耳墨斯　——

“我把你眼前挂着的雾揭开了，

那么你可以好好地看清诸神和凡人。”

怎么样？现在你看得见么？

卡戎　异常地好！现在林叩斯[17]比起我来简直是瞎子了。现在请再给我指导，回答我的问题吧。但是你要不要我用了荷墨洛斯式的句子问你呢，这样你可以知道我关于荷墨洛斯不是一无所知的？

赫耳墨斯　可是你怎能知道这些东西，你是一个船老大，老是操着桨的？

卡戎　你看，这是毁谤我的职业的话！我是在他死后给他过渡的时候，听过他背诵许多诗句，有些还是记得，虽然那时我们遇着一个不很小的风暴。因为他开始唱歌，这是对于行船的人是不大吉利的，他说波塞冬[18]怎样地把云聚集拢来，将他的三尖叉放在海里去，好像用杓子一样，引起所有的一切狂风旋风来。所以他的诗句引起了海的激动，忽然的黑暗和风暴落在我们头上，差一点把那只船都翻了。那时候他便很晕船，呕吐出好些他的吟咏来，里边有斯库拉，卡

律布狄斯以及库克罗普斯。[19]所以那时在他所呕吐中间，我收集得这一点东西是并没有什么困难的。[20]

现在你告诉我：

“那个大汉是谁呀，强壮高大，

比众人高出一头和一双肩膀的？”[21]

赫耳墨斯　那是弥隆，克洛同地方来的竞技者。[22]希腊人正在对他鼓掌，因为他举起一头公牛，走向竞技场的中央去。

卡戎　赫耳墨斯，他们还不如赞美我，这倒还觉得合适些，因为不久我将抓住弥隆，将他装进我们这小驳船里去，在他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那时他被那最不可战胜的对手死神所摔倒，连他自己还不知道是怎样跌倒的。其时我们将一定听到他的悲叹，记起那些得胜的花环，以及这一次的赞美。但是现在却正是自高自大，因为举起牛来受到人们的赞叹。那是怎么的？似乎他不曾想到有一天会死的吧？

赫耳墨斯　为什么现在他要想到死呢，其时正是他的盛年嘛。

卡戎　且别管他，反正不久要来过渡，给我们作笑柄的，那时他连一个蚊子都举不起来，别说公牛了。——你告诉我：

“那边别一个傲慢的男子，

又是谁呀？”

不像是希腊人，从那服装看去。

赫耳墨斯　卡戎，那是库洛斯，[23]坎彼塞斯的儿子，他已经将墨得斯人国土归并给波斯了，新近征服了阿叙里亚，又把巴比伦也降服了，现在似乎要进攻吕狄亚，想打倒了克

洛索斯，好去统治全世界呢！

卡戎　可是克洛索斯呢，他在哪里？

赫耳墨斯　你向那边有三重城墙的伟大的高城吧。那是萨耳得斯，你看克洛索斯他坐在金的御座上，正同着雅典的索隆[24]讲话呢。你要不要听他们所讲的话呢？

卡戎　那很好。

克洛索斯　雅典来的客人，现在你看过了我的财富，我的宝藏，和我的那些金块，以及其他珍宝，你现在告诉我，在你看来谁是世间最幸福的人？

卡戎　这索隆将怎么说呢？

赫耳墨斯　请放心吧，卡戎。他不会说什么不得体的话来的。

索隆　克洛索斯，幸福的人是很少的，但是我从所知道的人里边说来，这要算克勒俄比斯和比同最为幸福了。[25]这是阿耳戈斯女祭师的两个儿子，他们在前天里同时死去了，在他们刚才亲自驾了牛车，把他们的母亲拉到庙里来的。

克洛索斯　好吧，且把他们算是第一个幸福的人吧。但谁是第二呢？

索隆　雅典的忒罗斯，[26]好好地过了一世，末了为了祖国而死。

克洛索斯　但是我呢，你这不是东西的人？难道你不认我是幸福的人么？

索隆　克洛索斯，这个我不知道，并且直到你生命结束为止，我都不能知道。因只有死才是关于这些事的确实的试验，看谁是幸福地生活到结局。

卡戎　索隆，说得好！因为你没有忘记了我们，但是说

在这渡船里才真是决定这些问题的地方。

可是克洛索斯打发出去的是什么人呢？在他们肩上都扛着什么东西？

赫耳墨斯　他是在送金砖给皮托的神[27]去做那神示的谢礼的，这神示却是不久就要给他带来灭亡。这是个非常相信占卜的一个人。

卡戎　那个就是金子么，那明亮发光的东西，焦黄而带有红色的？我从前老是听说，但这是初次看见。

赫耳墨斯　卡戎，正是这个，人们都歌唱着它，却也是彼此抢夺不已的。

卡戎　实在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好处，或者除了这一件事，就是那搬运的人一定觉得很重吧。

赫耳墨斯　你还没有知道呢，为了这个曾经有过多少次战争，多少阴谋，抢夺，伪誓，杀人，牢狱，买卖和奴隶生活哩。

卡戎　赫耳墨斯，都为了这个么，和青铜差不多少的东西？我认识青铜，因为，你知道，我从每个过渡下去的人都收集一个铜元。[28]

赫耳墨斯　是的，但是青铜很多，所以人们不大看重它，可是这个却是少量地从底下很深的地方由矿夫挖掘出来的。这从地下出来，其实同铅和别的东西一样。

卡戎　照你那么说来，人们真是笨得可以，那么全心热爱这一种黄色沉重的东西。

赫耳墨斯　可是，卡戎，那个索隆却似乎不很爱它，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在笑克洛索斯和他的那种蛮邦人的自高自大，在我看来想要问他什么话了。现在让我们听吧。

索隆　克洛索斯，请你告诉我，是你真是这样想，以为皮托的神需要这些金砖么？[29]

克洛索斯　凭了宙斯，在得尔福庙里再也没有献纳品可以和这相比的了。

索隆　那么你以为这将使神更是幸福，假如他得到这些金砖加在别的东西上面？

克洛索斯　为什么不呢？

索隆　照你这样说来，克洛索斯，那么他们在天上一定很穷困，所以他们想要金子的时候，须请求从吕狄亚把金子送过去。

克洛索斯　因为在别地处，哪里还有像我们这里有这许多金子呀？

索隆　请你告诉我，在吕狄亚出产铁么？

克洛索斯　出得不多。

索隆　那么你们是缺乏这更好的金属呀。

克洛索斯　为什么铁是比金子更好呢？

索隆　你假如回答我的问话不要生气，你就会懂得。

克洛索斯　索隆，那么你就问吧。

索隆　请问哪一个是更好的人，是拯救别人性命的，还是被拯救的呢？

克洛索斯　自然是那拯救的了。

索隆　假如库洛斯进攻吕狄亚的话，正如有些传闻是这样说，那么你将给你的军队制造金剑呢，还是这时候必须是铁的呢？

克洛索斯　当然是铁的了。

索隆　是的，若是你没有铁，你的金子便将带往波斯当

作战利品了。

克洛索斯　别胡说了，[30]汉子！

索隆　但愿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也明白地承认铁是要比金子更好了。

克洛索斯　是你叫我去献铁块给神，却把金子仍旧送回来么？

索隆　他也并不需要什么铁，但是无论你献青铜或是金子，这些东西都将别人所笑纳，福喀斯人，或是玻俄提亚人，或是得尔福人自己，或是什么僭王[31]以及强盗，但是神自己却不大关心你的金匠的事情的。

克洛索斯　你总是嫉妒我的财富，要加以反对的。

赫耳墨斯　卡戎，那个吕狄亚人不能忍受他的直言和他话里的真实，觉得很是奇怪，穷人竟不爬下，却自由地发表意见。但是他不久就会记得索隆，在他被库洛斯所俘获，将被放到火堆上去的时候。[32]前天我听克罗多[33]读给那些各个人纺出来的运命，在别的事情中间记着这事，克洛索斯将为库洛斯所虏，库洛斯则被在那边的玛萨革泰的女人所杀。你看见么，那个斯库提亚[34]的女人，骑在白马上的？

卡戎　我看见了。

赫耳墨斯　那是托密里斯，她斩下库洛斯的头来，装在一个皮袋里，里边满是人血。[35]你看见他的儿子，那个青年人么？那是坎彼塞斯，他将继他的父亲为王，在利彼亚和埃提俄庇亚经过无数失败之后，终于发疯，为了杀死了埃及的圣牛[36]而死亡了。

卡戎　这是很好笑的。但是现在有谁敢看他呢，那么高傲地对付世间的人？有谁相信一会儿之后一个做了俘虏，一

个人的头却浸在血的袋里呢？

可是，赫耳墨斯，那个又是谁呢，穿了一件紫衣，戴着王冠，一个厨子剖开了一条鱼，正把指环[37]送呈给他：

“海水环绕的岛屿，
看去像是一个国王。”[38]

赫耳墨斯　卡戎，你仿作得真不错呀。你所看见的那人那是波吕克剌忒斯[39]，萨摩斯的僭王，大家都承认他是完全幸福的人，但是他将为站在他近旁的家人迈安德里俄斯所卖，[40]交给波斯的总督俄洛忒斯，把他钉了十字架，可怜的人，在一会儿工夫就失掉了他的幸福了。这我也是从克罗多听了来的。

卡戎　我佩服你，好克罗多，高贵的太太，烧死他们吧，砍掉他们的头，把他们钉十字架吧，让他们好知道自己也是凡人。这时候且任他们自高自大，那么从更高的地方落下去好跌得更重一点。我只好看了大笑，在他们来趁我的船的时候，我认识他们，都光着身子，带不来那些紫衣、王冠和金子的御榻。

赫耳墨斯　他们就是这样好了。卡戎，你看见那些平民么，那些航海的，战斗的，审判的，种地的，放债的，乞求的？

卡戎　我看他们的生活是多色多样的，而且充满着混乱。他们的城市像是一个蜂窠，各人都自有一个针刺，好刺他的邻居，也有少数的像是胡蜂，来劫掠比他力弱的人。但是在他们周围飞舞着的，看不清的成群的东西，那是什么呀？

赫耳墨斯　卡戎，那些是希望，恐怖，无知，快乐，贪

得，愤怒，怨恨，以及这类东西。这里边无知与他们混在一起，同住在底下，还有那怨恨，愤怒，嫉妒，无学，无能以及贪欲也是一样。但是恐怖和希望却是在高空飞翔，恐怖有时候忽而扑下来，吓得他们缩成一团，希望则是飘浮在人们的头上，等到他们相信可以抓住它的时候，却又飞去了，使得他们在张着口等，正如你看见坦塔罗斯[41]在地底下浸在水里一样。

若是你仔细地看，你将能看见运命女神[42]在上头给各人从纺竿上纺出线来，这似乎一切的人都从这里用一根细线挂着。你看见么，正像是蜘蛛丝，从纺竿下来与各个人相联接。

卡戎　我看见各人有一根细线，却又互相纠结，这个与那个，那个又与其他的。

赫耳墨斯　可不是么，渡船老爹，因为事情是这样规定，那个人该被这人所杀，这人又被别个所杀，还有这人该继承那人，所以他的线便短一点，而那个人又是继承这个的。这便是那纠结的缘故了。你看，他们都是由细线悬挂着的。有人挂得很高，是在半空中了，可是后来似乎那绳索不能负持它的重量，不久断了，他便落下发出一个大的声响，有的人却挂得离地不远，即使落下了，也几乎没有声音，连他邻居的人也不曾听见他的跌落。

卡戎　赫耳墨斯，那都是十分好笑的。

赫耳墨斯　是的，卡戎，你还找不出话来说那是怎么的可笑哩，特别是他们那么认真地经营着，在希望计画的当中，却给那最好的朋友死神抓走了。他的使者和助手实在是很不少，正如你所看到的，有寒热，热病，虚损，炎症，短

剑，强盗，毒药，法官以及帝王。

可是他们在平常生活顺遂的时候，对于这些却一想也不想，及至到了败亡了，有许多的悲叹，说什么阿呀，或是呜呼，或是唉了。要是他们从头就知道自己是个凡人，只在短时间逗留在这世间，将要同梦醒似的告别这世间的一切而去，那么他们将会更是清醒地过这一生，在死的时候也可以少觉得痛苦一点了。但是现在他们以为拿在手里的东西永久是他们的，等到死神的助手站在旁边，捆上热病或是虚损的镣铐，把他带走，他就非常不愿意离去，因为他没有预料到这些东西会被剥夺的。

例如那边的一个人，积极建造一所房子，并且督促着工人们快做，现在假如他知道这房子是会落成，但是在屋顶刚才放上去的时候，他就得走了，留下来给继承人享用，他这可怜人在那里连一顿饭都没有吃过，那么他将怎么办呢？又如那个人，因为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男孩觉得喜欢，为此招朋友们来宴会，又把他父亲的名字给了小孩，[43]可是如果他知道，那小孩活到七岁就将死了，你以为那时他于小孩的诞生会觉得高兴么？

不，这便因为他只看那边，那俄林庇亚祭的竞技得胜[44]者，有好儿子的运气的父亲，却不看见他的邻居，正在埋葬他的儿子，因此也就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用怎样的线所悬挂着的了。你再看那些争论地界的人吧，人数有那么的多，还有那些收集钱财的人，但是在他们自己享用以前，却已经被我所说的使者和助手们所叫去了。

卡戎　这些我都看见，我正在自己思索他们在人生有什么乐趣，是什么东西他们失掉了要那么地悲叹的呢？且看那

些帝王，他们要算是最幸福的了，但是离开了你所说的，那幸运的不确实与不安定，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忧患要比快乐为多，像那恐怖，扰乱，怨恨，阴谋，愤怒，和谄媚，这都是跟那些在一起的。我且不说忧愁啦，疾病啦，烦恼啦，都是无差别地要找到他们的，他们景况既然那样地坏，那么在平民中间这就可想而知了。

赫耳墨斯，让我告诉你，据我想来，人们的整个生活像是什么东西吧。你看过泉水冲下去时水里的那些泡沫么，我是说那聚集拢来的水泡。它们有些是很小的，立即破裂消失了，有的却保存得长久一点，因为有别的加入，所以涨大了变成很大的面积，但是它们也终于一样地破裂，因为它们没有别样的结局。

这样就是人们的生活。都是被一口气吹大了的水泡，有的大些，有的小一点，有些那吹大了的只能保留一会儿，并且很短命的，有的则简直一生下来就完事了，总之是它们该得破裂。

赫耳墨斯　卡戎，你的譬喻不见得比荷墨洛斯为差，他把人类比作树叶子哩。

卡戎　虽然是这样，赫耳墨斯，可是你看他们却在干什么，还是很充满野心的，互相竞争着权势、官位和钱财，这些东西在他们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却都只好撇下，只带了一分的铜币。[45]

你看怎么样，现在我们站在高的地方，让我来大声叫喊，劝他们停止这些无聊的劳作，却来生活着常把“死”放在眼里，岂不好么。我将说道：

“你们这些愚人，为什么忙于搞那些事呢？停止这样着

忙罢！因为你不能长久活着。在这里认为尊荣的东西是永久的，没有人能够把东西带走，在他死去的时候，但是他必定得裸体而去，所有他的家屋、田地和他的金钱，永远属于别人，以后还更换着主人。”

假如我从高的地方，将这些和别的话大声说了，叫他们听见，你想这不是会很有益于人们的生活，使得他们更是清醒一点么？

赫耳墨斯　好先生，你还不知道，那无知与欺骗怎样地对付他们哩。就是用了锥子，你也撬不开他们的耳朵，这是她们[46]用了许多的蜡封好了，正如俄底修斯用来封住他同伴的耳朵的，为了怕他们听见了女鸟的歌声。[47]那么他们怎能听见呢，即使你大叫得炸了肺。在那里无知地作用，正同我们这里的忘河[48]一样。可是那里也有少数的人，耳朵里没有叫灌蜡，倾向着真理，他们眼光尖利地看到事物的里面，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卡戎　那么让我们来对了说话吧。

赫耳墨斯　那是多余的事，来对他们讲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你看他们怎样站开在众人的一旁，对于经过的事情加以讥笑，觉得没有一件是合意的，但是明显地想计画逃走，从那人生里走到我们这边来。[49]因为他们暴露人们的愚蠢，所以很是被人怨恨。

卡戎　干得好，勇敢的人们！但是，赫耳墨斯，他们的人数不多。

赫耳墨斯　这些就够了。——但是现在让我们下去吧。

卡戎　赫耳墨斯，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知道，你如指点给我，那么你的向导的工作就完成了：我想一看他们安

放死人的身体也就是埋葬的地方。

赫耳墨斯　葬地么，卡戎，他们叫这样的地方作墓，或是坟。你看那些城市的前面，不是有那土堆、石柱和三角塔么，那便都是陈放死人、收藏尸体的地方。

卡戎　那么那些人为什么把花冠摆在石头上，又给搽香油呢？有人在土堆前面生起火来，掘什么坑堑，现在又在焚烧那些值钱的吃食，看那样子是在把酒和蜜水[50]倒进那坑里去。

赫耳墨斯　渡船老爹，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对在冥土的人有什么好处，但是他们相信，那灵魂会得从底下回来，享用他们的食物，在香味和烟气上飞翔着，从坑内去喝那些蜜酒。

卡戎　他们还喝而且吃食哩，那时他们的骷髅都已经干透了。但是这似乎有点可笑，我来对他讲这话，因为这是你每天带了他们下来的。你知道他们能不能够再上去，在一旦已经来到地下之后。赫耳墨斯，这将使我非常尴尬，并且多出不少的工作来，如果我不单是带着他们下去，却还要带他们上来喝水！那班无聊人，多么傻话！他们不晓得在死人和活人的世界之间，有多么大的一条界线隔着，也不知道我们这边的事情是怎么样的：

“死了都一样，没有坟和有坟的，
在荣誉上伊洛斯和阿伽门农王一样，
美发的忒提斯的儿子等于忒耳西忒斯。
一切都是同样的无力的死者，
赤裸而且干枯的水仙的原野。”[51]

赫耳墨斯　赫剌克勒斯呵，[52]怎么把荷墨洛斯船里的水

庠出许多来呀！现在你叫我记起他来了，我想要将阿吉琉斯[53]的坟指点给你看。你看见么，在那海边。那里是特洛亚的西革翁，在对面是洛提翁，埃阿斯就葬在那里。[54]

卡戎　赫耳墨斯，这坟都不很大呀。但是请指点给我看那些我们在地下听到的有名的城市，尼尼微，萨耳达那帕罗斯，巴比伦，密刻奈，克勒俄奈，还有那伊利翁城。[55]我还记得从那里把许多的人渡过去，所以足有十年都不曾将我这渡船拉上岸来，也不曾好好地晒晾一回过。

赫耳墨斯　说到尼尼微，渡船老爹，那是早已毁灭了，现在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你已经不能说在哪里了。但是你还可以看到巴比伦，那个有许多角楼和大城墙的地方，但是不久也将像尼尼微那样地须要人去寻找了。至于密刻奈和克勒俄奈，指点给你看我实在觉得惭愧，尤其伊利翁，因为我知道你下去的时候，一定要去搭死荷墨洛斯，因为他在史诗说那些夸大的瞎话。但那里从前确曾繁荣过来，但是现在却是死亡了，因为是，渡船老爹，城市也会死的，和人类一样，而且尤其古怪的，整个河流也是如此。即如伊那科斯，[56]在阿耳戈斯地方，也几乎连一道沟都没有留存了。

卡戎　阿哈哈，荷墨洛斯，哪里是你的赞美和你的形容呀！什么神圣的阔路的伊利翁哩，还有建筑精美的克勒俄奈哩！[57]——但是我且问你，那边在打仗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是互相杀戮的呢？

赫耳墨斯　卡戎，你是在看阿耳戈斯人与拉刻代蒙人交战，那边是他们的半死的将军俄特律阿达斯，是用了他自己的血写那纪功碑[58]呀。

卡戎　赫耳墨斯，可是他们战争为了什么缘故呢？

赫耳墨斯　就是为了那块平原，他们在那里交战着的。

卡戎　多么傻话，他们不知道即使各人赢得了整个珀罗蓬涅索斯，[59]可是他也不能够让埃阿科斯给他一尺的地方。至于那平原，则将给大家彼此交互地耕种，有许多回将用耕犁从地底下翻出那纪功碑来。

赫耳墨斯　真是如此的。现在让我们下去吧，把山都安放了，随后分头走去，我去办我的差事，你便回到渡船里去。一会儿我就带了一队死人到你那边来。

卡戎　赫耳墨斯，你做得很好，你将永远被存记着，当作我的恩人。因为你的帮助，我的这趟出家总算是有成绩的。——但是不幸的人们的生活那是什么呀，帝王咧，金块咧，埋葬咧，战争咧，却是没有一句话提到卡戎！

注　解

〔1〕　哈得斯（Hades）系阴间之王，为阿伊得斯（Aïdes）之转变，意云不可见，为冥王的称号。另有名曰普路同（Ploutôn），意云富，则指地下宝藏，别有神话，说强取地母之女为后事。

〔2〕　普洛忒西拉俄斯（Protesilaos）为忒萨利亚（Thessalia）王子，从军往伊利翁（Ilion），最初登陆，即被杀，其妻拉俄达弥亚不胜悲悼，诸神怜之特许死者还阳三时间，及期满离去，其妻亦自杀从之。

〔3〕　宙斯（Zeus）是希腊神话中诸神首领，其地位是族长兼君主，他有两个兄弟，一即普路同，一为波塞冬（Poseidôn），为大海主者，宙斯则主宰人间及天上，神话中诸神大半是他的儿子。

〔4〕　赫淮斯托斯（Hephaistos）是宙斯的一个儿子，为火神兼司锻冶，一只脚是跛的，据后世神话学家解说，多因古代社会中有足疾者多业铁工，故有此说。但神话上却有很妙的说法，说有一回宙斯和他妻子赫拉（Hera）打架，赫淮斯托斯帮助他的母亲，宙斯这时大怒，抓住他的一条腿，将他抛出天宫去，他在空中一直下降了一天，落在一个岛上，他的脚从此就跛了。他在天上宴会的时候，又管给诸神倒酒，他跛着脚走路，这样子是够好笑的。丢出神圣的宫门之外，原系荷墨洛斯（Homeros）史诗《伊利阿斯》（Ilias 旧译

《伊利亚德》）的诗句，说那回的事情的。

〔5〕　迈亚（Maia）的儿子即指赫耳墨斯，他是宙斯和一个名叫迈亚的女神所生，她是阿特拉斯（Altas）的女儿，是土地生产的一个女神，后来西历五月的名称即由她的名字出来的。

〔6〕　库勒涅人（Kyllenios）亦即指赫耳墨斯，因为迈亚住在库勒涅山上，就是赫耳墨斯的诞生地。

〔7〕　普路同的政府即是阴间，普路同见上文注〔1〕。

〔8〕　埃阿科斯（Aiakos）以生前虔诚正直，被任为冥府判官，与弥诺斯以及剌达曼堤斯共同判定死人的功罪，但埃阿科斯又被称作收税吏，管理收集渡船钱的人。

〔9〕　荷墨洛斯旧译荷马，相传是希腊二大史诗的作者，在对话里时常出现，因为诗中多说荒唐的事情，故作为嘲讽的资料，在《真实的故事》中说得更是明白。

〔10〕　阿罗欧斯（Aloeus）有两个儿子，名叫俄多斯（Otos）与厄菲阿耳忒斯（Ephialtes），生下来就很巨大，心想爬上天上，把几座大山堆叠起来，企图上去，被宙斯一个霹雳打死了。具见荷墨洛斯的《俄底塞亚》（Odysseia 旧译《奥德赛》）卷十一。

〔11〕　原文云 idiôtes，是指不参预公众业务的人，这里与诗人对举，所以可以说是散文作者，便是说没有空想，今采取大意，译如上文。

〔12〕　阿特拉斯为希腊神话中古代大神之一，乃天与地配合所生，共有十二位，其一名克洛诺斯（Kronos），即宙斯的父亲，后为宙斯所推倒，篡取王位，在争斗中阿特拉斯因为站在克洛诺斯的方面，所以宙斯罚他去肩着整个天

宇。后世画作巨人，肩上扛着地球，遂称地图集为阿特拉斯。

〔13〕 赫剌克勒斯（Herakles）是希腊的大英雄之一，一生经历众多苦难，为人间除害，终乃升天成神。有一回，到西方长庚星女儿的花园里取金苹果，乃替代阿特拉斯扛着天宇，叫他去把金苹果拿来。赫剌克勒斯也是宙斯所生的一个儿子，故赫耳墨斯说是我的兄弟。

〔14〕 西西利原文作西刻利亚（Sikelia），多瑙河作伊斯特洛斯（Istros）。

〔15〕 克瑞忒岛（Krêtê）旧译克里特，其实原文里这两个 ê 字都是长音。

〔16〕 眼泪河（Kôkytos）和火焰河（Pyriphlegethon）都是阴间所有的河流，卡戎拿来作标准，形容阳间河川的壮阔的。

〔17〕 林叩斯（Lynkeus）希腊取金羊毛的英雄之一人，他有非常好的眼光，可以看到十五公里远，并且还可以看地底下的东西。

〔18〕 波塞冬是大的主者，见上文注〔3〕。

〔19〕 这里所说的都是荷墨洛斯在史诗《俄底塞亚》中所记，俄底修斯（Okysseus）在航海中遇见过的怪物。斯库拉（Skylla）是有三个头和十二只手的女怪，她的对面是一个名叫卡律布狄斯（Kharybdis）的漩涡，航海的人避开了这边，不得不靠近那边去，便被斯库拉攫取了六个人去了。库克罗普斯（Kyklops）意云圆目巨人，乃是巨人只有一只眼睛在额上，杀人为食，俄底修斯用计把他的眼睛弄瞎逃走了。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有一篇短剧《圆目巨人》，至

今尚存。

〔20〕　作者在这里嘲笑后世诗人模仿荷墨洛斯，比之捡拾呕吐之余，盖古代曾有此等图画，如伽拉多（Galato）所作极为辛辣。

〔21〕　此系套用《伊利阿斯》卷三中文句之作，此类尚多有之。

〔22〕　弥隆（Milôn）是克洛同（Krotôn）地方的选手，在竞技会上得过六次优胜，末了在林中伐木，想用手分劈一株大树，无如气力已经不济，不但没有劈开，而且双手被夹住了，终于为群狼所吃，据说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人。

〔23〕　库洛斯（Kyros）继坎彼塞斯（Kambysês）为波斯国王，有雄才大略，称大库洛斯。克洛索斯已见上场人物的说明中。

〔24〕　克洛索斯与索隆的谈话，见于赫罗多德《史记》第一卷，说得更是详细。

〔25〕　克勒俄比斯（Kleobis）和比同（Bitôn）的故事，据赫罗多德说两人是竞技者，都很有膂力，他们的母亲要到庙里去，可是牛到田里去了不曾在家，所以兄弟两人亲自套上辔头，拉到庙里来的。后来的传说是因有牛瘟，牛全死了，与此说不同。

〔26〕　忒罗斯（Tellos）的故事，赫罗多德说在克勒俄比斯与比同的前头，说他生活富足，子姓贤良，亲见其孙子卡戎，及晚年乃为国捐躯，得国人崇敬云。

〔27〕　皮托（Pythô）为得尔福（Delphoi）之旧名，为阿波隆（Apollôn）大庙所在地，故皮托的神即是阿波隆。克洛索斯想要攻取波斯，故去请求神示，答复得甚为满意，乃

进献黄金宝物甚多，唯结果乃大失败，兵败被俘，神示本多暧昧，有好几样的解说，如云出师渡河，将亡大国，其所谓大国本无一定，说是指波斯或是吕狄亚，都无不可。

〔28〕 原文云俄玻罗斯（obolos），为希腊微小的货币，约值中国四分，用黄铜为之。古时死人葬时必须放一个俄玻罗斯，原意盖以掩口，俾魂魄不能从此外出，后来不明本意，因以为此系渡船之资。

〔29〕 关于金砖之问答，赫罗多德《史记》中无之，为作者自己的创造。

〔30〕 原文云 Euphêmei，意云说吉祥话吧，即禁止人说有不吉之兆的言语，故亦可简单地译为“禁声”，特别是关于宗教的事情。

〔31〕 福喀斯（Phokis）在得尔福东北，于公元前四世纪中侵入得尔福，将克洛索斯所献的金宝抢劫殆尽。得尔福人自己，指神庙中祭师等，他们亦将私自偷窃。僭王（Tyrannos）系指不以法定程序取得的统治者，但这名词也不久含有暴君的意义，成为现在的 tyrant 了。

〔32〕 据赫罗多德所记，克洛索斯被虏后，被牵往柴堆上，当时他想起索隆的话来，便高呼了三声索隆，库洛斯听见了，就将他放了下来，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叙说索隆的一番说话，库洛斯听了甚为感动，于是把克洛索斯放免了，并且很优待他。

〔33〕 克罗多（Klothô）为运命三女神之一，意云纺女，手持纺竿，抽出各人运命之线，其二曰拉刻西斯（Lakhesis），意云分配，将线拉出去，其三曰阿特洛波斯（Atropos），意云不可转，则剪断生命之线者。但在路吉阿诺斯文

中，她们的职务又稍有不同，这里克罗多似乎总管运命的簿记，在别的一篇里，阿特洛波斯把死者点交赫耳墨斯，克罗多则于他们上船时加以验收，与平常的说法又有些不同了。

〔34〕　玛萨革泰人（Massagetai）则是斯库提亚（Skythia）的居民，在欧洲的东南部，即今之乌拉尔地方。

〔35〕　托密里斯（tomyris）是玛萨革泰的女王，她的儿子因抵抗库洛斯的进攻，中计而死，女王声言报复，要将库洛斯的头浸在人血里，满足他的渴血的欲望，后来终于像她所说地做到了。但是后世史家都不相信他所讲的是事实，虽然他说关于库洛斯的死诸说纷歧，以此说最为可信，可是他的记事务取新奇可喜的，反而最不可凭信，大概库洛斯因受伤而死，却并不是在与玛萨革泰人打仗这一回。

〔36〕　坎彼塞斯这里是库洛斯的儿子，却与库洛斯的父亲同名，古代希腊常以祖父的名字给他的孙子，似乎波斯也有这个习惯。他的军事虽多失败，但是终于侵入埃及，将埃及崇奉为神的圣牛（Apis）刺伤致死，自己也癫狂而死，埃及人说这是杀圣牛的报应，但史记说他患癫痫，故生性狂暴，对于兄弟姊妹亦多残杀云。

〔37〕　指环（daktylios）从手指引申，即指上所戴之物，以宝石镌刻文字，镶以金属，用以钤盖信件，作为凭证。

〔38〕　此二句系套用荷墨洛斯的诗句而成，第一句出于《俄底塞亚》卷一，第二句出于同书卷五。

〔39〕　波吕克剌忒斯（Polykrates）为萨摩斯岛（Samos）僭王，豪侈无比，尝与埃及国王阿玛西斯（Amasis）为友。阿玛西斯闻其日益富有，遗书劝告，谓天道恶盈，宜

自减损，可将最所珍惜之物，弃置于不可复得的地方，用作禳解。波吕克剌忒斯听从他的说话，乃以名工所雕的宝玉镶成的指环亲自投于大海中。六日之后有渔夫于海中获大鱼，非常肥美，乃献于王，及至庖人剖鱼，乃于鱼腹中获得所失的指环。波吕剌忒斯将这事告诉阿玛西斯，他见他失物复得，势已极盛，将来不能免于败亡，亟遣使者往萨摩斯，宣告取消二人的交谊，俾在闻恶耗时可减少痛苦云。

〔40〕　据赫罗多德《史记》卷三所记，波吕克剌忒斯之死并非由于迈安德里俄斯（Maiandrios），乃是波斯人总督俄洛忒斯（Oroites），用计诱他往看宝藏，遂袭杀之，并将其尸首悬于十字架上。迈安德里俄斯乃是秘书，先遣往观察，为俄洛忒斯所给，不知其宝藏乃是箱中贮藏石块，只以黄金散布面上，遂信以为真，并非故意出卖，事详赫罗多德《史记》卷三。

〔41〕　坦塔罗斯（Tantalos）为珀罗普斯（Pelops）的父亲，得宙斯的宠爱，常引与一同饮宴。有一次他因为要尝试诸神是否全知，乃将珀罗普斯杀了煮熟供食，宙斯大怒，罚入地狱中，令长饥渴而不得饮食，头上果实累累，欲仰摘之，树辄引去，站立水中，欲俯饮一口而水亦落下，终不可得。诸神使珀罗普斯复活，唯其时得墨忒耳（Demeter）因其女为冥王所抢去，正在愁苦，不觉吃了一块肉，故珀罗普斯肩头缺少一块，诸神乃以象牙补之，以后珀罗普斯的子孙肩头颜色均有异云。

〔42〕　运命女神见本篇注〔33〕。

〔43〕　把祖父的名字给孙子为名，希腊有此风俗，见本篇注〔36〕。

〔44〕　古希腊于每四年在俄林庇亚（Olympia）举行宙斯大祭，其时开竞技大会，计有角力，跳远，竞走，掷铁盘及标枪，凡五种，优胜者有极大光荣。后世的俄林庇亚大会即是模仿这个的，竞技项目亦仍多沿其旧。

〔45〕　一分铜币即俄玻罗斯，见本篇注〔28〕。

〔46〕　这里的“无知”（Agnoia）与“欺骗”（Apatê）当作两个人，而且都是女性的，所以这里代名词也是用了女性。

〔47〕　《俄底塞亚》卷十二中叙述俄底修斯航海，遇到了塞勒涅斯（Seirenes），这是一种女首鸟身的怪物，她们唱歌能蛊惑航海者，便拿舟走近她们，自取灭亡。他乃用黄蜡封好水手们的耳朵，把自己缚在桅杆上，无论他怎样要求命令，都不得解放他下来，好让他独自听她们的歌。

〔48〕　忘河（Lêthê）也是阴间的一条河流，据说凡有鬼魂转生为人的，必须喝这河水一口，使他把前世的事尽行忘记了。

〔49〕　这是指一班哲学家，尤其是所谓犬儒派的哲人，他们注重实行，以为道德为幸福之始基，人唯节省嗜欲，少所需要，乃能安乐自在，最初因为在库诺萨耳斯（Kynosarges）地方讲学，故名库尼科斯（Kynikos），但有愤世嫉俗之士，生活奇矫，不拘礼法，或遂比之为犬（kyôn），乃转训为犬儒了。如狄俄革涅斯（Diogenes）用一个瓦缸为住宅，亚力山大王往访问有什么事要求他做的么？答曰，他无所需，只请他站开一点，不要挡住日光就好了。大概这派里边也有愤激厌世的，所谓想走到我们这边来者，即使不是自杀，也总是把死看得很平常；如第六篇中的库尼斯科斯

(Kyniskos)。意云小犬儒，或云小犬，即是一例。

〔50〕 蜜水乃蜜与牛奶混合而成，是专供死者的一种饮料。

〔51〕 这里五行诗系套用荷墨洛斯诗句而成，首三行出于《伊利阿斯》卷九，末二行则出于《俄底塞亚》卷十。

希腊古俗最看重埋葬，如不埋葬则死者不能归阴间，只在人间游行，不惟于死人不安，且亦于生人有不利，故以没有坟（其实只要仪式的在尸首上洒一点土就行）为大忌，这里不承认此意，颇有非圣无法的气味，盖其时希腊宗教已近末路，新兴的基督教已将取而代之了。

伊洛斯（Iros）是荷墨洛斯诗中的乞丐，阿伽门农（Agamemnon）则是密刻奈（Mykenai）的国王，亦是出征特洛亚的希腊联军的总帅。忒提斯（Thetis）的儿子即阿吉琉斯（Akhilleus）系希腊军中勇将，战死于特洛亚。忒耳西忒斯（Thersites）则是军中最为丑陋，最善于讪谤长上的人，后以讥笑阿吉琉斯，致被拳击而死。

荷墨洛斯诗中形容死者在阴间，是无气力的影子一般地动着，声音啾啾如虫鸟鸣，原野上没有草木，只是满地的百合花。这种百合花原来只是百合的一种，名为阿斯福得罗斯(asphodelos)，开着苍白色的花朵，大约只适宜于阴暗的原野，没有百合的那一种潇洒的风趣了。

〔52〕 赫剌克勒斯见上文注〔13〕，这里用作感叹词，表示惊异，犹如呼神名，谓可辟除不祥，用于此处含有滑稽的意思。

〔53〕 阿吉琉斯见上文注〔51〕，因卡戎说及忒提斯的儿子，所以引起记忆来了。

〔54〕　埃阿斯（Aias）后世从罗马拼法作 Ajax，所以旧译讹为亚查克斯了。他也是希腊军中的一个男将，阿吉琉斯死后，与俄底修斯共争所遗衣甲，卒为俄底修斯得去，乃发狂自杀。

〔55〕　密刻奈（Mykenai），克勒俄奈（Kleonai）与伊利翁（Ilion），都是古希腊有名的城市，在荷墨洛斯的《伊利阿斯》中时常出现。

〔56〕　伊那科斯（Inakhos）是海洋大神俄刻阿诺斯（Okeanos）的儿子，为阿耳戈斯（Argos）的初代国王，他的女儿伊俄（Iô）在神话上大大地有名，变成母牛渡到埃及，给宙斯生了一个儿子厄帕福斯（Epaphos），就是后来圣牛的由来。但是伊那科斯自己不曾有什么传说留下来，只是有一条河乃是以他的名字为名的，这里所说的即是，赫罗多德说阿耳戈斯地方“苦渴”，大约河水干枯是常有的事。

〔57〕　所举诸语皆在荷墨洛斯诗中常用的文句，这里是根据《伊利阿斯》卷二所说。

〔58〕.　纪功碑原文云 Tropaion，本意是说敌军败走，取其所遗衣械，悬挂起来以为纪念，所以这字的原意是与溃走相关的。赫罗多德《史记》卷一云，有堤瑞亚（Tyreia）在阿耳戈斯与拉刻代蒙（Lakedaimon 即斯巴达）之间，两国共争此地，乃相约各出三百人决战，到后来六百人中只剩了三个人，两个是阿耳戈斯人，一个是斯巴达的军官，名俄特律阿达斯（Othryadas），阿耳戈斯人认为自己这边是胜了，赶忙跑回去报告，俄特律阿达斯虽是重伤了，却收集了衣甲，建立起纪功碑来，后来他也自杀了，因为他的队伍全灭，他羞于独自生存。

〔59〕 珀罗蓬涅索斯（Peloponnesos 旧译伯罗奔尼撒）系希腊南部之称，意曰珀罗普斯之岛，珀罗普斯为坦塔罗斯的儿子，见上文注〔41〕，其子姓繁衍，传说极多，许多史诗悲剧都说的是他们的故事。埃阿科斯系阴间判官，见于上文注〔8〕。

第六篇　过　渡

《过渡》（Kataplous），一名《霸王》（Tyrannos），是说卡戎载一船鬼魂过渡到阴间去，其中有一个是霸王，这当初只是说他不依法定程序取得政权，后来渐成为暴君的意思了。篇名原意云往下航行，这里特别是指往阴间去，即是从上边到下界去的过渡，与普通的渡河不同，因为这条路是有去无回的。神话上有些英雄，如赫剌克勒斯，俄底修斯等，都曾到过阴间，但是他们并不经过这条河，是绕道从陆路去的。这篇里照例嘲笑世人的贪恋荣华富贵，特别借了那霸王来加以描写，中间用两个人做陪衬，即皮匠弥库罗斯与犬儒库尼斯科斯，这皮匠即是《公鸡》一篇中的主人，他似乎接受了公鸡的启发，已经放弃了发财的梦想，变成极端的乐观而且玩世了，犬儒则自有他那一套人生观，轻视世俗的所谓幸福，在著者的意思似以此为至善，应分发往“福地”里去。在公元前三世纪时，有一个犬儒派的哲学家，名叫墨尼波斯（Menippos），曾经著好许多讽刺文章，对于世人种种缺点加以嘲笑，他的著作虽然都已散佚，不曾流传下来，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却是模仿他的，有两篇对话还以他的名字为题目。有批评家曾说，墨尼波斯著有《召鬼术》（Nekyia），路吉阿诺斯仿之作《死人的对话》，并用其材料为此篇，虽无

征不信，殆亦可能吧。

这一篇我于一九二二年曾据奥斯福丛书福娄（F. G. Fowler）的英译本译出，题名曰《冥土旅行》，这回能够于四十年后根据原本，再将此篇重译一过，实在是很可欣喜的事情。

上场人物

卡戎　见第五篇人物说明。

克罗托　见第五篇注〔33〕，运命女神三人之一，本来职司为人纺运命之线，在本篇中乃是监运死者，验收他们上船。

赫耳墨斯　见第五篇说明。

库尼斯科斯（Kyniskos）　本义云小狗仔，后引申作“小犬儒”讲了，是一个犬儒派哲学者，苦行如乞丐，以食路头祭祀的馂馀，及生乌贼而死。在《宙斯被盘问》一篇中，亦以库尼斯科斯为盘问的主角。

墨伽彭忒斯（Megapenthes）　义云大忧，系是霸王，本篇以他作为副题，重在写他的奢侈不法，与皮匠的生活成为对比。

弥库罗斯（Mikyllos）　是一个皮匠，希腊平民中生活更为辛苦者，在《公鸡》这篇对话中出现，其初尚有发财的梦想，后来因听见了公鸡的启发，成为达观的人了，这里作为平民的代表，与荣华富贵的霸王正相对立。

死人们　舟中众鬼魂唱哀歌者。

提西福涅（Tisiphônê）　报仇三女神之一。古代相信人如被杀，死鬼便追随凶手，以求报复，后来变为有专司其事的女神，且与运命女神相混，其数亦有三人，并各有名字，其一云阿勒克多（Allêktô），义云不息，其二云墨该剌

(Megaira)，义云怨恨，其三云提西福涅，义云报复者。在本篇中出现，其职务乃与克罗托相似，只是到岸接收罢了，但称她手执火把，仍是复仇女神本色。

剌达曼堤斯（Rhadamanthys） 是宙斯的一个儿子，为“福地”（Elysion）的主者，这里算他是阴间的审判善恶的神。

床与灯 均是证人，叫来证明墨伽彭忒斯的不法的。

卡戎 克罗托，你瞧，渡船已经收拾得像个样子了，早已预备好可以出发。船舱的水舀了出去，桅杆竖起，风篷挂上，每枝桨都架好在桨眼里了，在我的方面是没有什么事情来阻止它的起锚开船了。但是赫耳墨斯迟延着不来，他本来早该在这里了。渡船上还没有一个乘客，如你所看见的那样，今天在这时候本来可以往复三次了，现在是已经晚上要放牛的时候，可是我还不曾赚到一个铜元。我很知道后文是怎样，冥王将以为我办事玩忽，但是实在这还是别人应该负责。我们那个护送死人[1]的绅士好像同凡人一样地在上边喝了一口忘河[2]的水，所以忘记了回到我们这里来了。他或者是同什么小伙子摔跤吧，或是在弹他的竖琴，或是在聊天，显示他说废话的本领，或是到什么地方干小偷去了，因为这也是他的技艺的一种。[3]总之他对我们的事情有点太是自由了，其实他也是一半属于我们的。[4]

克罗托 但是，卡戎，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有什么事忙着呢？宙斯在上边也会特别找他去办什么事的。他也是他的主人呀！

卡戎 是的，克罗托，不过这也不是说，他可过分地对

于共有的财产摆那主人的架子，在我们是决不硬留下赫耳墨斯的，在他应该去的时候。但是，我知道这个原因。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东西只是水仙花，[5]奠酒，送葬饼，给鬼魂吃的东西，此外是烟雾，阴暗与昏黑。在那天上却都是光明，有充足的神食[6]与无穷的仙酒。所以他喜欢留在那里，这是不足为奇的。他离开我们的时候，那是飞去的，好像是从什么牢狱里逃走一样，但是到了那时候应该回来了，却是慢慢地一步步地走着，好容易才能走下来呢。

克罗托　卡戎，不要再生气了。他已经走近来了，你看，还给我们带了好一大群人来，不如说是一群山羊，拥挤在一起，他挥着棒赶着走。但是，这是什么呀？其中一个人捆缚着，另外一个人我看在笑着，又有一人在肩上挎着一只袋，手里捏着一根棍子，眼光很锐利的，督促着别人走动。你没有看见赫耳墨斯么，他自己也全身流汗，脚上满是灰土，[7]还是在喘息呢？他是全然喘不过气来了。——赫耳墨斯，那是什么事？为什么这样地激动？在我们看来，你好像是很受了累了。

赫耳墨斯　克罗托，这都是为了这个罪孽深重的人儿跑走了，我走去追他，所以几乎赶不上今天你们的船了。

克罗托　那么他是谁呢，为什么他想要逃跑的呢？

赫耳墨斯　这是很显明的，就是他想还是活着的好。他是一个国王或是霸王，从他的悲歌悼叹中听来，他说是有绝大的幸福被抢走了呢。

克罗托　所以这个傻子想要逃走，以为他还能活下去，在规定给他的运命的线已经割断了之后么？

赫耳墨斯　你说他想要逃走么？假如不是这位拿棍子的

朋友帮助我，我们抓住他并且捆绑了，那么他就早从我们这里逃脱了。自从阿特洛波斯[8]将他交付给我以后，一路上拖延落后，把他的两只脚凿到地底里去，要想叫他前进实在不是容易的事。他又时时祝祷或是请求，要想放免一会儿，答应给我许多礼物。当然我没有放走他，因为我知道他所说乃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刚才走到地府的人口，我同平常一样将死人点交给埃阿科斯，[9]他呢，正在把他们和你妹子交予他的发单核对数目的时候，这个该死的却不知怎么地溜脱了。结果是在账目上缺少了一个死人，埃阿科斯皱了他的眉头，说话道："赫耳墨斯，百事都要规规矩矩的，别弄那些鬼把戏。你在天上闹那种玩艺儿，[10]也就够了。这死人的账目是很清楚了，什么都不能隐藏。发单上写着一千零四名，你看，但是你交给我却短少了一个。你大概不是说，这是上了阿特洛波斯的当了吧？"他的话使我脸红了，我立即想起路上那些情形，于是四下一看，到处都不见那人，我觉得他是逃走了，便用尽我的力气追去，沿了那通向阳世的道路。我的那位朋友愿意跟了我去，我们像赛跑似地走去，等到我们把他捉住的时候，已经是在泰那洛斯[11]地方了。只差一点就要被他逃脱了。

克罗托　卡戎，我们却正在说赫耳墨斯的荒唐呢！

卡戎　那么我们还为什么耗费时光，好像是迟延得还不够似的？

克罗托　你说的对，让大家上船去吧。我手里拿着簿子，仍旧去坐在舱门口，等他们各自上船来的时候，认清了这是谁，从哪里来，是怎样死的，那时你拿到手，就可以装载起来了。现在，赫耳墨斯，是不是先来装那些小孩子？因

为他们是没有什么事情告诉我的。

赫耳墨斯　这里，渡船老爹，一总三百个，连弃儿[12]在内。

卡戎　阿唷，好收获！你给我们带来了这些绿蒲桃的死人呀。

赫耳墨斯　克罗托，你是不是在这以后要把那些“无人哭”送上船来呢？

克罗托　你说是那老人们么？就那么办吧。我现在为什么要费工夫来研究欧克勒得斯以前[13]时代的事情呢？——你们年过六十的人都进去吧。这是怎的？他们没有理我，因为耳朵都被年龄堵塞住了。你须得捡起来，把他们运上去才好呢。

赫耳墨斯　这里又是一宗，一总四百缺两个，都是软极熟透了，按时令摘下来的果子。

卡戎　凭了宙斯，这些已经都是蒲桃干罢了！

克罗托　赫耳墨斯，其次把受伤的送上来。——首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死的？——但是我还不如看着我的本子，来点呼你们吧。八十四个，应于昨日在墨得亚之战被杀，在这里边有戈巴瑞斯，俄克绪阿耳塔斯的儿子。

赫耳墨斯　都到了。

克罗托　为了恋爱而自杀的七个人，其中有哲学家忒阿革涅斯，[14]为妓女默伽剌的缘故。

赫耳墨斯　就在你的近旁。

克罗托　还有那为了争夺王位而互相杀死的呢？

赫耳墨斯　他们站在这里。

克罗托　为那奸夫和自己的妻子而谋死的人呢？

赫耳墨斯　正在你的近旁。

克罗托　现在带那些法廷的成绩品进来吧，我是说那被棍子和十字架处死的？赫耳墨斯，还有被强盗所杀的十六个人在哪里呢？

赫耳墨斯　这里就是，这些你所见的受伤的人。你要我把那女人们都带上来么？

克罗托　很好，还有那些死于难船的人们也同时带来吧，他们都是同一的死法的。把那死于热病的人，也同时带来，他们的医生阿伽托克勒斯连同一起。还有哪里是哲学者库尼斯科斯呢，他应该在吃了赫卡忒的夜宴，[15]净罪的鸡蛋和一个生乌贼而死的？

库尼斯科斯　好克罗托，我一直就站在你的身旁呢。我做了什么坏事情，你却让我在世上住得那么久？因为你差不多给我纺的几乎有一整个纺锤了。虽然我常想割断那线，就此来吧，但是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不能断。

克罗托　我留下你去当人间缺点的督察和医生呢。但是现在上去吧，愿你得到好运。

库尼斯科斯　不，凭了宙斯，先让我们把这个捆缚着的人弄上船去。我怕听了他的请求，你的意见会动摇的。

克罗托　来吧，且看他是什么人？

赫耳墨斯[16]　墨伽彭忒斯，拉库得斯的儿子，是一个霸王。

克罗托　你上船去吧。

墨伽彭忒斯　不，主妇克罗托，只让我上去一会儿。随后我会自己走回来的，不要有人来传。

克罗托　但是为了什么你要回去的呢？

墨伽彭忒斯　我要求第一去完成我的宫殿，那房屋才只造到一半哩。

克罗托　胡说八道！上去吧！

墨伽彭忒斯　运命之神呵，我不请求很长的时间，只要许可我停留一天，等到我可以告诉我的妻子，关于我的钱财，在哪里我埋藏着极大的宝藏的地方。

克罗托　这是注定了的。你不可能改变的。

墨伽彭忒斯　那么这许多金子便都丢掉了不成？

克罗托　不会丢掉的。关于这事你尽可以放心，因为你的堂兄弟墨伽克勒斯会得到它的。

墨伽彭忒斯　呀，岂有此理！我的那个仇敌么，只是因为我的性情缓慢，才没有早把他处死的？

克罗托　正是那人。他将比你后死四十年带零一点、完全拿过去你的姬妾，你的衣裳和你的珍宝。

墨伽彭忒斯　克罗托，你把我的财产给了我最坏的仇敌，你太不公平了。

克罗托　最高贵的先生，可是那不是以前属于库狄玛科斯的么，是你把他杀害了，并且在他呼吸未断的时候，在他面前屠杀了他的儿女，这才得到手里的？

墨伽彭忒斯　不过那时是我的了。

克罗托　那么现在你占有的期限也已满了。

墨伽彭忒斯　克罗托，你听吧。我想同你说一句私话，不让别人听见。——你们请暂时站开一步吧。——若是你让我逃走，我答应今天就给你一千斤[17]的金币。

克罗托　你这可笑的东西，心里还是记着金子几斤这些事情么？

墨伽彭忒斯　我还给你那两个和酒的钵，[18]假如你愿意，那是我杀害了克勒俄克里多斯而得来的，每个都是纯金，而且有一百斤重。

克罗托　把他拖上去吧。似乎我们是没有法子使他自愿上船了。

墨伽彭忒斯　我叫你们给我做见证，城墙和船坞都没有完工。只要我再活五天工夫，就可以把这事完成。

克罗托　不要管它，别人会得筑好城墙的。

墨伽彭忒斯　但是这一个请求，总是合理的吧。

克罗托　是什么呢？

墨伽彭忒斯　让我活着，等我去征服了波斯，叫吕狄亚人来朝贡，给我自己建造一个大的纪念碑，把我一生的武功都刻在上面。

克罗托　汉子，你这不是请求一天的放免，但是想要停留二十年左右吧。

墨伽彭忒斯　但是我告诉你情愿留下抵押品，保证我的急速回来。若是你愿意，我还交给你一个替身，那便是我所爱的那人。[19]

克罗托　这畜生![20]你不是有多少次祈祷，愿他后死呢？

墨伽彭忒斯　以前是这样祈祷的，但是现在我看出最好的用处来了。

克罗托　他不久也要来了，让我告诉你吧，他将被新王处死了。

墨伽彭忒斯　运命女神，这个请求你不至于拒绝我吧。

克罗托　什么事呢？

墨伽彭忒斯　我想要知道在我死后那里是什么情形。

克罗托　你听吧，多知道一点会使得你受苦。你的妻子将归了你的奴隶弥达斯，他是她的情人已经很久了。

墨伽彭忒斯　那个该死的，这正是因为她的请求我才给他自由的。

克罗托　你的女儿将列入现任霸王的后宫，以前给你所建立的那些画像石像都将推倒，给那观众看了发笑。

墨伽彭忒斯　请告诉我，没有一个我的朋友看了这些做法感觉愤怒的么？

克罗托　谁是你的朋友？谁又为了什么给你做朋友的呢？你不知道那所有的人对你屈膝，颂扬你的一言一动的，都只为了希望或恐惧，乃是势利之友人，都是着眼于自己的机会的么？

墨伽彭忒斯　他们还于宴会奠酒[21]的时候，大声祝我有许多福祉降临，并且各人都说，他是预备为我而死，假如这是可能，总之他们是凭了我的名字去立誓。

克罗托　因此所以你是昨天同他们的一个人饮宴之后而死的，这是他末后给你喝的一杯酒打发你到这里来的。

墨伽彭忒斯　那么我果然觉到有一点苦味。但是他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

克罗托　你问了我许多事情了，现在你应该上船去了。

墨伽彭忒斯　克罗托，我有一件事塞住了我的喉咙，我因此想能够再去一见天日，就是一刻工夫也好。

克罗托　这是什么呢？想必是极重大的事情吧。

墨伽彭忒斯　我的家人卡里翁一看见我死了，在黄昏时分他走到我躺着的房间里来，没有什么事务，因为没有人在

做事也没有人看守着我，——他带领了我的妾格吕刻里翁进来，他们是以前结识上了的，我猜想。他关上了门，便同她取乐，好像并没有人在房内似的，随后他满足了情欲之后，才看着我，说道："你这坏东西子，你给了我多少次的鞭打，都不是我的不好。"他说着，拔我的头发，批我的面颊，末了在担扫喉咙之后，又把唾沫唾我，说"去到受罪的地方去吧！"我那时心里烧着愤恨，但是对于他一点没有办法，因为我那时已是硬而且冷了。至于那个小淫妇，在觉得有什么脚步声近来了，用口水涂湿了眼睛，像是在哭我的样子，大声号哭着走了出去，一面还叫着我的名字。只要我能够捉住他们，——

克罗托　停止这些威吓的话，还是上船去吧。这时候已经到来，你应该去出庭受审了。

墨伽彭忒斯　可是谁敢于一个霸王来投他的票[22]呢？

克罗托　对于霸王是没有人投；但是对于死人，刺达曼堤斯是敢于定罪哩。你一会儿就会看见他，对于各人加上一个判决，都是公平而且适当的。现在，不要再拖延了。

墨伽彭忒斯　运命女神，请你让我去做一个平民，当苦力之一吧，甚至于去做一个奴隶，虽然以前是国王。[23]只要让我复活就好！

克罗托　哪里是拿棍子的那个呢？赫耳墨斯，你也来，拉他的脚上去吧。他是不会自己上船的了。

赫耳墨斯　来吧，我的逃奴。——渡船老爹，你把这个接了去，这个东西，但是要小心，——

卡戎　不要紧！他将被捆绑在桅杆上的。

墨伽彭忒斯　可是我应当坐首席才是呀。

克罗托　为什么呢？

墨伽彭忒斯　因为，凭了宙斯，我乃一个霸王，有十千拿枪的卫兵呀。

库尼斯科斯　假如你是这样一个笨货，那么卡里翁拔你的头发岂不是很应该的么？但是等我给你尝这棍子的味道，你才知道做霸王的苦辣哩！

墨伽彭忒斯　什么，一个小犬儒[24]胆敢对我摇他的棍子么？我不是有一天，便因为你说话太是放肆，尖利刻薄，几乎要把你钉上十字架去了么？

库尼斯科斯　所以现在是你要被钉到桅杆上去了。

弥库罗斯　克罗托，请你告诉我，是不是你们没有人理我？因为我是穷人，所以应当让我最后上船的么？

克罗托　你是谁呀？

弥库罗斯　皮匠弥库罗斯。

克罗托　那么你因为迟延所以不高兴么？你没有看见那霸王允许给我们多少礼物，假如我们能够放免他一会儿？现在你又不很喜欢停留，这又使我很是奇怪。

弥库罗斯　那么你听吧，顶好的运命太太。我对于库克罗普斯[25]所给的那礼物，说“乌提斯将被最后吃”，并没有感到什么高兴。实在是最先也罢，最后也罢，同是那一副牙齿等待着。而且我的景况并不与富人的一样，我们彼此的生活是两极端地相反，正如人们说的那样。那霸王呢，在他生前算是幸福的，被大家所怕惧所尊敬，但是现在要留下了他所有的金子和银子，服装和马匹，他的宴享，俊俏的侍童和美丽的妻妾，无怪他是烦恼了，感着和他们别离的苦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的，但那些东西却像是粘竿，灵魂粘住在上

边，因为以前缠绵得日子久了，所以不大容易脱离开，和那些东西缚住了的人，好像是一种锁链，这是不能截断的。即使有人要用强力拉开他们，他们号叫请求，而且虽然在别的事情上很是大胆，可是假如给他指点出这个往冥土来的大道，他们便变成懦夫了。总之他们要回过头去，像是一个生相思病的人，就是远远的也好，想去看那些日光底下的东西。那边的那傻子却正是这样做，他不但在路上逃走了，到了这里还那么请求你。至于我呢，我在世上没有留恋，没有田地，没有家屋，没有金子，没有器具，没有名誉，没有画像，所以即此便是我全副行装了，只要等到阿特洛波斯一招手，我就高高兴兴地抛掉我的皮刀和牛皮，——其时我正在做一双短皮靴，——跳了起来跟在她后面，来不及穿鞋子，也没有洗掉手上的靴墨。实在还是我领着队走，只向那前面看着，因为没有东西在后面值得我返顾，正叫我回去的。而且凭了宙斯，我看见在你们这里一切就够好了，一切人都是平等，没有一个人比他的邻人更好，这在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我想这里没有债主来讨债，也不收税，还有更好的是冬天不会挨冻，也不生病，或是受到有权力的人们的杖责了。一切都是和平，事情是翻转过来了，笑的是我们穷人，那富人们要去烦恼号哭了。

克罗托　弥库罗斯，我看见你以前正在笑着哩。这是什么事情特别使得你发笑的呢？

弥库罗斯　你听吧，我的最所尊敬的运命女神。我在地上时曾经住在这个霸王的间壁，留心看他家里的事情，那时我当他是像神一样，因为见了他华丽的紫衣，众多的廷臣，他的金子，嵌镶宝石的大酒盏，他的银脚的胡床，以为他是

幸福极了，还有他的大餐做好时候的香味，更是使我闻了馋得要命。他在我看去似乎是一个超群的人，三倍有福气的，比一切人更是好看，更要高出一肘[26]半来，因为他有他的好运支撑着，庄严地行走，高举着头，威压一切遇着他的人。但是他死了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奢华统统给去掉了，不但在我看去很是可笑，而且我更其是笑自己，因为我会佩服这样一个无聊东西，从厨房的香味来计算他的幸福，又因了从拉科尼亚海的螺蛤的血[27]所染的紫衣来说他是幸运者哩。我所笑的还不止是他，我看见那个放债的格尼丰，自怨自艾地叹息，不曾享用过他的财产，却是没有尝到金钱的滋味而死去了，只把所有留给了浪费的洛多卡瑞斯，他是亲属中最近的一个人，依照法律是应该首先承袭的。那时我就止不住我的发笑，特别记起他平常的样子，总是面色苍白，头发蓬松，满脸忧虑，只有他的手指算是沾着财富，他用这计算成千成万的金子，当初一点点地收集起来，却只落得一会儿给那幸运的洛多卡瑞斯都倒出去了。——但是现在为什么还不走呢？在路上还有工夫，我们尽可以笑，一面看着他们号哭哩。

克罗托　上船去吧，那么艄公可以起他的锚。

卡戎　喂，汉子！哪里走呢？船已经满了。你在那里等明天再说吧。我们早上就渡你过去。

弥库罗斯　卡戎，你是犯了规矩，把我这陈年死人[28]留下走了。不要紧，我要到剌达曼堤斯那里告你不法的。阿呀，不好，他们已经开走了，我独自留下在这里了。但是我为什么不跟在他们后面游水过去呢？我不怕会困倦以至溺死吧，因为我是已经死了。再说我也没有一个铜元，来付那渡

船钱。

克罗托　这是什么事？住了，弥库罗斯，你不能这样地渡过去。

弥库罗斯　或者我会在你们之前到岸哩。

克罗托　不行，让我们赶上去，把他拉了起来。赫耳墨斯，你来帮我们拉吧。

卡戎　他坐在哪里呢？你看，这船是满了。

赫耳墨斯　坐在霸王的肩上吧，若是你看来合适。

克罗托　赫耳墨斯好个计较！

卡戎　那么爬上去吧，把你的脚踩在罪人的脖子上边。现在我们趁着顺风走吧。

库尼斯科斯　卡戎，我还是当场把实情告诉你好吧。我过了渡，也没有那一分铜币给你，因为我除了你所看见的这口袋，和这棍子之外，别无所有。但是戽水，或是扳桨，若是你要的话，我是在这里；你只要给我一枝结实好使的桨，你就决没有废话可说了。

卡戎　那么扳桨去吧。我就不问你要钱了。

库尼斯科斯　我唱一支歌好么？

卡戎　凭了宙斯，可以唱得，假如你知道些水手的歌[29]就更好了。

库尼斯科斯　卡戎，我知道好些呢。但是，你看，他们哀号响应起来了，这样是我们的歌要被搅乱的。

死人们：其一　阿呀，我的财产呀！

其二　阿呀，我的田地呀！

其三　阿哙哙，我留下怎么样的一所房屋呀！

其四　试想多少千万，那承继的人拿去花费呀！

其五　唉唉，我的新生的那些娃娃呀！

其六　谁将采摘那蒲桃呢，那是我去年所新种的！

赫耳墨斯　弥库罗斯，你一点也不悲叹么？有人过这条河而不哭，是不合法的呢。

弥库罗斯　去你的吧！我没有理由悲叹，正是顺风走着哩。

赫耳墨斯　可是稍为叫唤两声吧，依照向来的习惯。

弥库罗斯　那么，我就悲叹起来吧，赫耳墨斯，既然是你如此说。——阿呀，我的皮张呀！阿呀，我的旧皮鞋呀！阿哙哙，我的破烂的凉鞋呀！我真不幸呀，将不再饿着从早上直到黄昏，也将不再在冬天赤着两脚，半裸着身子，到处彷徨，牙齿因寒冷而相打了！谁将得到我的皮刀和钻子的呢？

赫耳墨斯　哭得够了。现在我们就快要到岸了。

卡戎　来吧，你们第一件事是给我们渡船钱吧。——你给钱吧，现在我是从各人都已收齐了。我说，弥库罗斯，你给你的一分钱吧。

弥库罗斯　卡戎，你这是在开玩笑吧？假如不是，那么你不如去写在水面上，如俗语说的，比来问弥库罗斯要一个铜元，〔还切实些〕。我还压根儿不知道你的铜元是方的还是圆的呢。

卡戎　今天真是一趟好的赚钱的旅行！可是，都上岸去吧。我还得去载那些马牛狗和别的牲畜，因为现在是轮到它们过渡了。

克罗托　赫耳墨斯，你便照管他们，率领前去吧。我自己还要渡回对岸去，把那些支那人[30]带过来，印多帕忒斯

和赫拉弥特瑞斯，他们正为彼此争夺地界，战斗而死的。

赫耳墨斯　大家都向前进吧，或者还是都跟着我来。

弥库罗斯　赫剌克勒斯，[31]多么暗黑呀！美貌的墨癸罗斯现在是在哪里？这里谁又能辨别西弥喀是不比佛律涅[32]更美呢？一切都是一样，而且是同一颜色，没有东西是美的或是更美的。就是我的那件旧外套儿，我以前觉得很不像样，但是现在同那国王的紫衣一样的阔气，因为两者都看不见，都淹没在暗黑里边了。库尼斯科斯，你在什么地方呀？

库尼斯科斯　弥库罗斯，我在这里，正和你说话哩。来吧，若是你说好，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弥库罗斯　你说得对。你把右手给我吧。你告诉我，——因为，库尼斯科斯，你当然是受过呃琉西斯的密戒[33]的吧？——你不觉得这和那里的情形有点相像吧？

库尼斯科斯　你说得对。你看，那里有一个女人来了，手里拿着火把，看去很是凶猛吓人。想她或是一位呃里倪斯[34]吧？

弥库罗斯　或者是的，从她的样子看去。

赫耳墨斯　提西福涅，你把他们接收过去吧，一千零四名。

提西福涅　剌达曼堤斯真是等你来好久了。

剌达曼堤斯　呃里倪斯，把他们带上来。赫耳墨斯，你来传令，叫他们的名字吧。

库尼斯科斯　剌达曼堤斯，凭了你父亲宙斯，请你先把我审查了吧。

剌达曼堤斯　为什么缘故呢？

库尼斯科斯　因为我想要来告发一个霸王，我知道他在

生前所做的种种恶事，这我所说的就难望信用，假如我不先弄清楚了我是什么样的人，和我的生活情形。

刺达曼堤斯　你是谁？

库尼斯科斯　阁下，我是库尼斯科斯，职业是哲学家。

刺达曼堤斯　走上前来，第一个来受审判吧。——有原告人你就叫他们上来。

赫耳墨斯　如果有人对于这个库尼斯科斯有什么控诉者，上前来吧。

库尼斯科斯　没有一个人。

刺达曼堤斯　库尼斯科斯，但是这还是不够。脱去你的衣服，那么我可以检查你身上的火烙印。

库尼斯科斯　我怎么会变成一个盖火烙印的人[35]呢？

刺达曼堤斯　你们各人在生前所做的每一件恶事，都在他的灵魂留下一个看不见的记号。

库尼斯科斯　你看，我是裸体站着了，你可以搜寻你所说的火烙印了吧。

刺达曼堤斯　这人全然干净，只除了三四处很淡而且不很明显的印记。但是这是怎么的？有好些烧伤的痕迹形象，但是不知怎的又被擦掉，或是不如说剜去了。库尼斯科斯，这是怎么的，为什么你能够看去像是从头就干净的呢？

库尼斯科斯　我将告诉你知道。以前我是一个恶人，因为愚蒙，所以得到了许多火烙印，但是自从学习了哲学之后，我就渐渐地从我的灵魂上把所有的疤记都洗去了。

刺达曼堤斯　他用的是一个好的而且有效的药方。[36]现在你往福人岛[37]去吧，去跟善人们在一起，但是你得先来控诉你所说的霸王哩。赫耳墨斯，叫别人上来。

弥库罗斯　刺达曼堤斯，我的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只要费你很短的一点工夫就好了。我脱光了等着你很久了，所以请你就审查我吧。

刺达曼堤斯　你是什么人呀？

弥库罗斯　皮匠弥库罗斯。

刺达曼堤斯　好，弥库罗斯，你是很干净的，没有一点痕迹。你去吧，同库尼斯科斯一起。现在叫那霸王上来。

赫耳墨斯　墨伽彭忒斯，拉库得斯的儿子，到这边来。你往哪里去呢？这边来嘛。是我叫你哩，这霸王。提西福涅，推他进来，叉着他的脖子。

刺达曼堤斯　库尼斯科斯，开始你的控诉和辩驳吧，因为人在这里了。

库尼斯科斯　整个地讲起来，这是无须乎怎么说的，从他身上的痕迹你立刻可以知道他是哪一种人了。但是虽然如此，我还是想对你来揭发这人，用言语来更明了地加以说明。这个罪该万死的人，他当一个公民时代所做的事情我想不去讲它了，但是自从他结识了一班胆大妄为的人，带领了卫兵，占领城市，做了霸王以后，他不但是把千万的人民都处了死，也不经过审判，却都将各人的财产没收。他既然得到了莫大的财富，没有一样放纵的事情不曾做过，对于不幸的市民施行一切的凶残与污辱，处女们被污，少年们被辱，并人民中间如醉如狂的各种的横行。至于他的轻蔑，无礼，和对人的强横的态度，无论你用哪一种判罪都不能相抵。一个人还不如定睛去看那太阳，比看这个人更要安全些。而且他的刑罚的新奇残酷，有谁能够形容得来呢？他甚至使他最为亲近的人也不能幸免。这些都不是对于他的空虚的告诉，

只要你召集那些被他所害的人一问就好了。——不，他们无需召集，你看，他们都已到了，围绕着他，将要扼死他了，刺达曼堤斯，这些人都是死在这贼徒之手的，有的为的是妻子美貌，所以中了他的恶计，有的是因为儿子被强暴地抢走，生了气的缘故，有的因为是他有钱，有的则是因为正直，也很明白，对于他的行为不很满意。

刺达曼堤斯　你这坏东西，对于这些你有什么说的呢？

墨伽彭忒斯　他所说的那些谋杀是我干的，至于其他一切，那些奸淫，少年被辱，处女被污，那些都是库尼斯科斯诬赖我的。

库尼斯科斯　刺达曼堤斯，关于这几项，我也可提出证人来。

刺达曼堤斯　你说的是谁呢？

库尼斯科斯　赫耳墨斯，你给我传他的灯和他的床，因为它们也将到廷作证，陈述它们所知道的他的行为。

赫耳墨斯　墨伽彭忒斯的床和灯进法廷来。好，它们应召来了。

刺达曼堤斯　现在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关于这墨伽彭忒斯的事。床，你先说吧。

床　所有库尼斯科斯所告发都是真话。但是，主公刺达曼堤斯，我实在是说起来害羞，他在我的上头干些那样的事情。

刺达曼堤斯　你的不愿意说，便是对于他的最明楚的见证了。——灯，现在你说吧。

灯　白天里的事情我不曾见到，因为我不在场，至于夜里的所作所为，[38]我不愿意来说。我看见过许多事情，都是

不可言说的，超过了一切的强暴。实在我屡次故意地不吸油，想要独自熄灭了，但是他却把我移近他的现场，种种情形把我的光都污尽了。

刺达曼堤斯　证据已经够了。现在来脱去你的紫衣，让我们看你火烙印的数目吧。阿唷，这个人简直是遍身灰色，乱涂一气了，实在是给火烙印盖得全是乌青了。那么他该得什么刑罚呢？丢到火河里去么，还是交给三头的狗[39]好呢？

库尼斯科斯　不。若是你愿意，我将贡献给你一种新的，也是与他的罪相宜的办法。

刺达曼堤斯　说来吧，我将为此很感激你。

库尼斯科斯　我相信，这是习惯，凡是死人都要喝一口忘河[40]的水吧？

刺达曼堤斯　正是。

库尼斯科斯　那么，让他在众人之中特别不准喝水。

刺达曼堤斯　这是什么意思呢？

库尼斯科斯　他将受到一种重罚，长记得他在世上是怎样的人，有多大的权力，计算他的荣华。

刺达曼堤斯　你说得对。我们就这样地判，把这厮带下去，捆缚着放在坦塔罗斯[41]的旁边，去回忆他生前所做的事情。

注　解

〔1〕　护送死人者即指赫耳墨斯，上面加形容词曰“美与善”，为赞美的通称，略等于英国之称绅士。

〔2〕　忘河，在冥土的一条河，死人喝水一口，悉忘生前之事，见第五篇注〔48〕。

〔3〕　赫耳墨斯也是偷儿的护法神，在荷马式颂歌叙述赫耳墨斯在诞生不久，即偷窃阿波隆所畜牛群，并驱使倒行，迷乱行迹，自己仍回卧摇篮中。阿波隆从一个目击的老人打听得实，踪迹行之，赫耳墨斯方剖一龟壳，制成竖琴，阿波隆欲得，乃商议以琴换牛，遂得和解。

〔4〕　这里卡戎把赫耳墨斯当作奴隶看待，言其属于天上及阴间各一半，盖说他是隶属两个主人，即是宙斯与普路同。

〔5〕　希腊神话中云，阴间别无草木，唯水仙花生于原野中，原名 asphodelos，与水仙花似实不同。送葬饼乃是一种圆形的饼饵，多用于祭祀。

〔6〕　神食原文为 ambrosia，意云不死，仙酒云 nektar，系是神人的饮食。神食不详其形状及如何吃法，唯仙酒则与希腊的蒲桃酒相同，喝的时候也是用水调和了才用的。

〔7〕　此处形容赫耳墨斯狼狈奔走情形，是当他作一个普通的人来看的，所以如此说，掩藏过他的神性了，因为他是穿着有翅膀的鞋子，能够飞行绝迹的，不过这里涉笔成

趣，也是颇有意思的。

〔8〕 阿特洛波斯为运命女神之一人，见第五篇注〔33〕。下文“你的妹子”也是指她。

〔9〕 埃阿科斯见第五篇注〔8〕。

〔10〕 所说玩艺儿，即是指赫耳墨斯的偷窃手段，参考上文注〔3〕。

〔11〕 泰那洛斯（Tainaros）在希腊半岛的南边一个海岬，那里有一洞穴，相传可通至冥府，赫剌克勒斯曾由此把那三个头的狗——阴间的守犬刻耳柏洛斯（Kerberos）强捉到阳世来的。

〔12〕 希腊古代父权极重，如所生子女不愿留养，可任意弃置于外或山林中，任其饿死或为野兽所食。神话上最有名的是那肿足王的故事，有国王得神示令弗生子，否则其子将杀父妻母，王终于得子，乃以针剌两足，令牧人杀而埋之。牧人不忍杀，弃于荒野，为邻邑的王所得，抚养长大，后以争道误杀前王，又以解答斯芬克斯（Sphinx）的谜语，救故乡的危难，为人民奉为国王，以故后为配，于是神示悉验，为种种不幸之源，成为许多悲剧的材料。因小儿足受伤，故名为俄狄波斯（Oidipos），意即云肿足。

〔13〕 欧克勒得斯（Eukleides）与《几何原本》的著者同名，唯时期更早，在公元四〇五年前任为雅典的执政官，重新恢复民主制度的人。说欧克勒得斯时代以前，即是说古老时代的事情，在著者说起来，中间隔了有六百多年了，但这里是克罗托说的，口气便不大相似了，若是用自由意译，应该可以说是“三代以上”的事情吧？

〔14〕　忒阿革涅斯（Theagenês）是与著者同时的犬儒派哲学者，在《关于珀瑞格里诺斯的结局》一篇里，说他表彰珀瑞格里诺斯的自焚，高声大嚷，汗流满面，很是可笑的样子。伽勒诺斯（Galenos，通称伽伦）说他是给他的医生所杀死的，但在著者作此文时可能尚是生存，所云为妓女而自杀的事因此也疑非实在。

〔15〕　赫卡忒（Hekatê）在神话虽不是什么大神，但在民间却有很大势力，很受人民的敬畏。她乃是冥土与夜的神，是死人与魔术的主妇，跟着一群鬼犬，在十字路口出现，因此她的雕像总是三面的，或者站着看那三条路吧。她的节日是每月十三日，有钱的人家在那天晚上，照例准备吃食，送到路旁她的小庙里去，可是事实上是由肚饿的过路人分享了，犬儒派哲学家也是经常的顾客之一。鸡蛋与乌贼鱼都是夜宴的物品，相传犬儒大家狄俄革涅斯即由于吃生乌贼而死的。又著者的《拍卖哲学》中间，犬儒派的代表便是狄俄革涅斯，也有这几句话："若是你愿意，最后可以吃了生的八脚鱼或是乌贼去死掉。"

〔16〕　原本此处作库尼斯科斯，似嫌不类，一本作赫耳墨斯，较合理，今从之。

〔17〕　原本作"一千塔阑塔"，一塔阑同值六十木那，约当现代二千元，今姑译作金一斤，其实并无这种金币，不过极言数量之大而已。

〔18〕　和酒的钵，原文云克剌忒耳（kratêr），意云杂和，希腊人不喝纯蒲桃酒，以水和而饮之，此种酒器专以和酒，较寻常酒盏为大。

〔19〕　所说系男性，盖指娈童，在希腊古代极为普通。

〔20〕　原文云 miaros，意云为血所污染的，引申作为骂詈之词，此处译为畜生，大意或相适合。

〔21〕　希腊古时于宴会的时候，起首奠酒祀神，高呼人名为之祝福。

〔22〕　雅典古代审判用民主的办法，由审判人员投票，以决定有罪无罪。所云票者乃是一种海边小石子，分投两个瓦器中，如两者数目相同，由审判主者加一票定之。

〔23〕　希腊人很看重现世，死的国王不如一个活的奴隶，可以算是极端的例。《俄底塞亚》中说俄底修斯入阴间，会见死去的英雄阿吉琉斯，也有同样的话，谓死为鬼雄，不如活着做一个衣食不给的苦力。

〔24〕　这字双关，一个小犬儒也就是一个库尼斯科斯，因为意义相同。

〔25〕　库克罗普斯（Kyklops）意云〔一只〕圆眼睛，是一种怪物，脸上只有独眼的巨人。《俄底塞亚》中叙述俄底修斯一行人遇见他，被驱入羊群中，每日取二人吃了，俄底修斯饮以酒，乃大喜悦，问是什么名字，答曰乌提斯，意思乃是“无人”。巨人乃说道，“我将最末了吃乌提斯。”其后俄底修斯趁他醉卧，削木烧火使坚，插入目中，巨人惊呼曰，“无人害我”。巨人们毕集问故，云无人所害乃天罚耳，复各自散去。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所作悲剧以外，写有一篇《圆目巨人》，就是用这件故事作材料的“羊人剧”，近似喜剧一类的东西。

〔26〕　希腊尺度最短者为一指（daktylos），二十四指为

一肘（pêkhys），从肘弯量至中指的尖，大约等于市尺一尺二寸。

〔27〕　古代国王多穿紫衣，因当时紫色染料很是难得，故甚为珍贵，唯贵人始得用之，此处所说的螺蛤（Kokhlos）不知是哪一种类，但云壳作螺旋形，其血可作染料。

〔28〕　原文云 heôlos nekros，本意谓隔夜的死人，颇含滑稽之意，heôlos 义云到明天，盖原指食物，谓已不新鲜也。

〔29〕　水手的歌指扳桨时用的歌唱，可以统一行动，用代号令。

〔30〕　原文云塞瑞斯（Sêres），古来泛指一东方民族，从那里得到丝织品的，后来定为中国的名称。因为对于中国不大熟悉，所以把中国人的名字也写成希腊式的，至于内中成分则用印多即印度，赫拉，弥特瑞即弥特剌斯，波斯太阳神名，拼合而成。

〔31〕　赫剌克勒斯为斯巴达代表的英雄，见第五篇注〔13〕，这里是称引了表示惊叹。

〔32〕　佛律涅（Phrynê）是希腊古代有名的妓女，生于公元前四世纪，当时名雕刻家皆以她为模型，作为恋爱女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ê）像。有一次她被控诉不敬神灵罪，公审时辩护人令脱去上衣，于是见者悉眩惑，竟投无罪票，遂得放免。西弥喀当系平常的一个女人，墨癸罗斯是什么人，并未详。

〔33〕　呃琉西斯的密戒（Eleusinia）是在呃琉西斯地方举行的一种秘密仪式，是后起的宗教，借了地母和她的女儿

的事，表示冥间的情状，劝人去恶务善，以闪光显示种种异境，为未曾受戒者所不得与闻，故称密戒。地母（Dêmêtêr）的女儿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为冥王普路同所掠去，立为冥后，地母求宙斯为助，乃令珀耳塞福涅半年居冥中，半年归天上，为后来冬夏递嬗的由来，但此仅因其为冥后之故，至于呃琉西斯则因其地有地母大庙故也。

〔34〕 呃里倪斯（Erinys）即报仇女神，见上文人物提西福倪注，此处剌达曼堤斯说话中因不便用报仇女神的称呼，所以改用原语的音译了。

〔35〕 希腊语火烙印（stigmata）与有火烙印的人（stigmatias）二语甚相近，后者系指罪犯并引申为无赖，此处意取双关。火烙印亦或可译为刺字，但下文明说“烧伤”的痕迹，则显然是火烙印了。

〔36〕 著者对于犬儒派虽然也时有讥笑的话，如说那忒阿革涅斯，但大致颇为赞许，如这里对于库尼斯科斯的描写便是。

〔37〕 福人岛（Makaros nêsos）即上文人物剌达曼堤斯话中的“福地”，据说在地上极西的地方，那里据荷墨洛斯所说，没有雪，也没有风暴，也没有什么雨，只有从大洋吹来萧萧的微风，甚为凉快。那里的主人是剌达曼堤斯，这便与此处说很有些冲突了。

〔38〕 所作所为，原文意云所作与所受，因为译不好，所以改变了一点。

〔39〕 三头的狗原文云刻耳珀洛斯（Kerberos），是阴间的守犬，最初说有一百个头，后来遂说只有三个，它的尾

巴是一条蛇，还有些蛇绕在它的颈间。它对于进去的人，很是驯良地摇它的尾巴，若是想出来时，它就发怒吞噬了他了。这里说罪人交付给它，似乎也是一种刑罚，但是没有人说起过。

〔40〕　忘河见上文注〔2〕，又见第五篇注〔48〕。

〔41〕　坦塔罗斯见第五篇注〔41〕。

第七篇　公　鸡

《公鸡》（Alektryôn）一名曰《梦》（Oneiros），或者颠倒过来，也有叫做《梦》，一名曰《公鸡》的，但是这样地说似乎意思不大明了，所以普通总是叫作《公鸡》，因为主要的是一只哲学家转世的公鸡，说起人话来，和它的主人大谈人生问题，它的主人乃是在《过渡》篇中出现的皮匠弥库罗斯，当初也是羡慕世俗的荣华，梦想那富翁而生活，后来经过这番说服，变得安贫乐道的人了。

上场人物

弥库罗斯　见第六篇人物说明。

公鸡　就是普通的一只家禽，也是照常地报晓，但是在它的啼声惊醒了主人的好梦之后，在被恐吓等到天亮要用棍子把它揍死的时候，却用了人话同他应酬了起来，因为它的前生是皮塔戈剌斯（Pytagoras），是能说人话的。它用尾巴毛能施法术，打开宅门，使弥库罗斯亲见了富人的贪婪烦恼以及淫佚情形，终于改变了他的意见。

西蒙（Simôn）　是弥库罗斯邻居的一个富人，本来也是很穷，是弥库罗斯同行的皮匠，而且还偷过他的一个瓦钵，但得到遗产，就变成富翁了。

弥库罗斯　喂，你这顶可恶的公鸡，宙斯要掐死你，这样地妒忌[1]并且尖声怪叫。我是刚发了财，在做着最甜美的梦，享那异乎寻常的福，你却用了刺耳的叫声把我吵醒了。便是在夜里，你也不许我暂时逃避比你更是可恶的贫穷么？而且现在从四周都是很寂静，以及寒气还没有把我冻僵了，像每天清早那样，——那是确实无假地告诉我白天将要到来了，——这还不是半夜里么？这家伙可是不睡觉，好像是在看守着金羊毛[2]似的，从黄昏时分一直叫起。但是也不要高兴吧！我就会返报你，可以放心吧，等到天一亮了，用了棍子揍死你。现在在黑暗中，你会蹦跳要使我得多费手脚的。

公鸡　主公弥库罗斯，这原是为的照顾你，我想竭力将黑夜缩短，你可以早点起来，完成你大部分的工作。假如你在太阳出来以前早做完一只鞋子，岂不是于获得你的口粮更走近一步了么？但是你若是觉得还是睡觉好，那么我可以给你守住沉默，像鱼似的一样哑。可是你得注意，不要梦里发了财，醒过来的时候却要挨饿。

弥库罗斯　啊，消灾的宙斯，.和辟恶的赫剌克勒斯[3]呀！这是什么恶事的预兆呢？一只公鸡说起人话来了！

公鸡　那么你以为我同你一样地说话，是一种灾祥么？

弥库罗斯　为什么不是灾祥呢？啊，诸位神明呵，给我们捍卫这个灾祸吧！

公鸡　弥库罗斯，你似乎是完全没有学问，连荷马的诗篇还没有读过，因为在那里边说，阿吉琉斯的坐骑克珊托斯[4]早就与嘶声告别了，在战斗中间立定了说起话来，却是整节地诵诗，不像我刚才所说的没有韵律。它还说起预言来，预告将来的事情，可是这并不算是什么异常的事，听见它的人也并不像你这样高呼辟邪的神明，以为听见了什么凶事似的。而且你又将怎么办呢，假如那阿尔戈船[5]的龙骨像从前所说的说起话来，或者多多涅地方的橡树用它自己的声音，宣布神示，又或者你看见牛皮爬行，牛肉在肉串上烧得半熟却吼叫了起来呢？[6]况且我是赫耳墨斯的一个身边人，他乃是在众神中间，最是多话也最会说的一个，而且我又是和你们一同起居的，这样看来可以知道我学会人们的声音不是很困难的吧。但是你若是答应我不告诉别人的话，我将毫不隐瞒地告诉你真实的理由，为什么我会用你们同样的言语，并且这样能够说话。

弥库罗斯　可是，这不是还在做梦么，一只鸡这样地对我说话？好朋友，凭了赫耳墨斯，请你告诉我，你所以会说人话以及别的理由。至于叫我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那个你就不必担心，因为假如我告诉人说这是从公鸡听来的，有谁会相信我呢？

公鸡　那么你且听着吧，这事我很知道，你一定以为极端离奇的，弥库罗斯。因为这个出现在你面前的公鸡，在不久以前是一个人。

弥库罗斯　我以前也曾经听到过关于你们的这样的故事。据说阿勒克特律翁[7]是一个青年，同阿瑞斯[8]做了朋友，和那神一同喝酒，一同歌唱，也一同搞那恋爱的事。无论什么时候，在阿瑞斯到阿佛洛狄忒[9]那里去秘会，也带了阿勒克特律翁一同前去。因为他特别怕赫利俄斯，[10]恐防他会看见他们，去通知赫淮斯托斯，所以他总叫阿勒克特律翁留下在房门外边，赫利俄斯起来的时候好警告他。随后有一天，据说阿勒克特律翁睡着了，无意中放弃了看守的责任，赫利俄斯偷偷来到阿瑞斯和阿佛洛狄忒的上边，他们相信阿勒克特律翁会来通知，假如有人走近前来，所以好好地休息着。这样地赫淮斯托斯从赫利俄斯得知了消息，于是他便用了好久以前就给他们准备好的罗网，将他们包围着捉住了。后来阿瑞斯就是那个样子放免了，他对阿勒克特律翁很是生气，就把他变成这鸟，连他的武装一起在内，所以它头上仍有那盔上的装饰。为了这个缘故，据说你们公鸡还是想对阿瑞斯辩解，虽然已是没有用处，在你们看见太阳将要出来的时候，便预先大叫，报告他的升起。

公鸡　弥库罗斯，这是他们所说的，可是我的却是另外

一回事，这还是最近的事，我才变成一只公鸡的。

弥库罗斯　怎么回事？这是我所顶想要知道的。

公鸡　你曾经听见一个人，叫做皮塔戈剌斯，萨摩斯人，谟涅萨耳科斯的儿子的么？

弥库罗斯　你说的是那名人[11]么，那个流氓，他规定条例，禁人吃肉，禁吃蚕豆，那在我是顶好吃的东西，不准上食桌来，还劝告人五年不要讲话的么？[12]

公鸡　并且在转生为皮塔戈剌斯之前，他还是欧福耳玻斯，[13]这事你也知道么？

弥库罗斯　人家说他是个术士，专弄玄虚的人，公鸡君。

公鸡　即我便是那个皮塔戈剌斯，好朋友，所以不要骂我，特别是在你还没有弄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弥库罗斯　这真是愈加怪异的事情了，一只哲学家的公鸡嘛！可是告诉我，谟涅萨耳科斯的儿子，怎么样地从一个人变成一只公鸡，又是怎么样地把萨摩斯的籍贯改作塔那格剌[14]的？这可是有点不大像，也不大容易相信，因为据我看来，你有两件事很不像是皮塔戈剌斯的。

公鸡　那些是什么呢？

弥库罗斯　其一你是很多话而且声音很大，他却劝人家五个整年不说话，据我所知道。那第二件更是违法了，我昨天回来，你是知道的，因为没有东西撒给你，只有一把豆子，你却毫不踌躇地都捡去吃了。所以这一定是你说了谎，乃是别一个人，否则你是皮塔戈剌斯，却违反规矩，吃了蚕豆犯下不敬的罪，犹如吃了你父亲的头[15]了。

公鸡　弥库罗斯，这是你不明白各自有它的理由，适合

于各种生活的规则。以前我不吃豆，因为那时是讲哲学，现在却是吃了，则因为那是鸟类应该吃的东西，不是什么禁品。但是若是你喜欢听，我将告诉你怎么样地我从皮塔戈剌斯变成现在的样子，从前经过什么生活，以及每次转变所得到的好处。

弥库罗斯　说给我听吧，这将使我非常喜欢。假如有人叫我选取其一，还是情愿听你讲这样一个故事，或是再做我刚才所见的那个幸福的梦，我不知道选取那个呢，因为据我想来你所说的是近于最愉快的景象，我把这两者同样地看重，你和我的那最有价值的梦。

公鸡　那么你还有想念那梦么？计算看见的是什么，怀抱着无聊的幻景，在你的记忆中追逐着空虚的和那诗词上所谓飘忽的幸福么？

弥库罗斯　公鸡呵，你当很知道，我决不会忘记那个景象。这梦留下那许多蜜在我的眼睛里，所以在梦醒之后我还不大容易张开我的眼皮，因为它还要拉下去再睡觉。我所看见的使得我感觉，像是一枝鸡毛在耳朵里搅得痒痒的那种愉快。

公鸡　赫剌克勒斯呵，照你说来，那梦真是了不得呀。他们说，它是有翅膀的，能够在睡眠的界限里飞翔，这回却是跳过了坑堑，在开着的眼睛里停留着，像是蜜样的东西，居然现了形状了。我倒很喜欢听说它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你是这样溺爱着它。

弥库罗斯　我愿意告诉你，因为想起它来与讲说它都是很甜美的。但是你，皮塔戈剌斯，什么时候给我讲你转变的故事呢？

公鸡　弥库罗斯，等你停止了做梦，并且从眼皮上擦掉了那蜜的时候。现在先来讲你的吧，那么我可以知道，这是从象牙的门呢还是牛角的门，[16]那梦飞到你这里来的。

弥库罗斯　皮塔戈剌斯，它不是从这两个来的。

公鸡　可是荷马只说这两个嘛。

弥库罗斯　去他的吧！胡说的诗人不知道什么梦的。或者贫穷的梦从这些门里出来，像他所常见的梦似的，可是他也不能看得很清楚，因为他是瞎眼的！但是我的宝贝梦却是从金子的门来的，本身就是金子，而且都用黄金装饰的，还带来许多金块。

公鸡　尊贵的弥达斯，[17]别再讲金子的话了。的确你那梦是从他的祈愿里出来的，在我看来，你该是睡在整个金山里边吧。

弥库罗斯　皮塔戈剌斯，我看见许多许多的金子，你不能想象这是多么美丽，它发出怎么样闪光！品达洛斯[18]是怎么说的，在他赞美它的时候？提我一下子，假如你知道。这是说水是最好，随后就赞扬金子，那是该当的，在他所有诗篇里最美丽的一篇的起头地方。

公鸡　这是你所寻找的地方么？

“水是最好，但是金子像火，

在夜中燃烧着，超过那傲人的财富。”

弥库罗斯　凭了宙斯，正是这个。品达洛斯称赞金子，好像他看见了我的梦。但是，顶聪明的公鸡，你且听着，就可以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昨天没有在家里吃饭，你是知道的，因为那富翁欧克剌忒斯在市场上遇见了我，他叫我洗澡后[19]到时候去吃晚饭。

公鸡　我很知道，我整天的挨饿，到得晚上很迟你才回来，很有点醉了，给我那五颗豆子，这算不得很好的一顿饭，给那公鸡从前是一个竞技的选手，并且在俄林庇亚比赛上不是没有名声的。

弥库罗斯　我从宴会回来的时候，把豆子丢给了你，随即去睡觉了，如荷马所说的那样——

“在神酒芬芳的夜里出现了一个真的神圣的梦。”

公鸡　弥库罗斯，请你首先讲给我听，在欧克剌忒斯那里的情形，宴会是怎么样，以及宴会后的一切事情。你不妨就此再宴会一番，这也就是做一回赴宴的梦，可以在记忆中吃过的东西反刍一下子。

弥库罗斯　我想讲这些会使你生厌，但现在既是你愿意，我就讲吧。皮塔戈剌斯，我以前在我一生一直没有同富人吃过饭，这回却值好运气碰见了欧克剌忒斯，我照例对他客气地招呼了之后，就想走开，以免我穿了破旧衣服和他一同走着，要使得丢脸。但是他说道：

“弥库罗斯，今天是我给女儿做生日，要请许多我的朋友来，但是听说有一个人生了病，所以不能来同我们宴会了。你可以去洗了澡就来，算是替了他，若是我所请的那人不是说他自己能来，因为现在他的来不来还没有确定。”

我听了这话，行了一个礼，就走开了，一面对所有的神祈愿，请求打发寒热，肋膜炎和脚气病到病人那里去，我是被请了去做他的替身，替他吃饭和当代表的。我觉得到浴场去的时间是非常之长，老是看那日晷的影子的长短，什么是适当的时候该去洗澡了。

末了适当的时间终于到来，我就赶快地洗刮干净，装饰

得很整齐的走了去，因为我把外套翻转来穿了，将衣服的比较清洁的一面来现在外边。

我在门口遇见了许多人，在那里边也有那个人，用四个人抬着，那就是我来替他吃饭的，说是病了，样子显然是不大好。总之他是呻吟，咳嗽着，又咯着痰，声音在喉咙深处，很是讨厌的样子，脸色全然青白，也有些胖肿，大约有六十岁的左右。

据他们说，乃是一个那种学者，专对小孩们胡说乱道的。[20]他有一部胡须，是山羊式的，[21]可是非常之长，须要理发师了。医师阿耳喀比俄斯问他为什么这样情形还是出来，他答说道：

“任务不容放弃，特别在一个搞哲学的人，即使有千百种毛病阻挡着他。欧克剌忒斯会得介意，以为是我们看轻了他的。”

我说道：“这倒并不是，他是赞成你死在你自己的家里，比在宴会席上来咯痰咯掉你的魂灵要好得多呢！”但是他很是自大，假装没有听到我的讥诮的话。过了一会儿，欧克剌忒斯已经洗了浴走来了，看见了忒斯摩波利斯（因为这乃是哲学者的名字），说道：

“教授先生，承蒙光顾很是感谢，可是你如不来也不妨事，因为什么都会给你送过去的。”说着话拉了忒斯摩波利斯走进去了，还有众家人扶持着。

我正要预备走去，但是他回过身去，很迟疑了一会子，因为看见我很是丧气，说道：

“弥库罗斯，你也进来吧，同我们一起吃吧。我将叫我的儿子到内房里去同他的母亲吃饭，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地

方。”

于是我就进去了，几乎像那狼[22]一样空张了大嘴，但是我觉得有点惭愧，因为这似乎是我把欧克剌忒斯的孩子赶出宴会来的。

后来入座[23]的时候到了，首先他们把忒斯摩波利斯安放上去，不是没有什么麻烦，凭了宙斯，这共总用了五个壮大汉子，据我的计算。他们在项颈底下什么地方都垫塞好了，使得他姿态稳定，能够支持长久的时间。随后因为没有人肯忍受去躺在他的身边，所以他们便拉了我去坐了他的次位，于是我们成了同桌的人[24]了。这以后我们便开始宴会，皮塔戈剌斯，有许多肴馔，并且花样很多，都盛在金的银的盘内，还有大酒杯也是金的，听差都很漂亮，并且有奏乐和打诨的人。总之这娱乐是够味的了，只除了有一件事却闹的我好苦，那忒斯摩波利斯老麻烦我，给我讲道德是怎么一回事，教我说两负成一正，又说假如有白天，这便没有黑夜，而且又说我是有角[25]的。

他这样的老是搞些哲学话，我却是并不要听，所以很是减少了我的愉快，不容许我去听那琴师的演奏和歌唱了。这便是，公鸡，你的那宴会了。

公鸡　弥库罗斯，这不是最愉快的一场宴会，因为你抽签得到那个胡说八道的老头子。

弥库罗斯　现在听我的梦吧。我觉得欧克剌忒斯不知怎的没有子女，病得要死了，便叫了我去，立下一个遗嘱，依照这个我承继了他的一切，以后过了不久他就死去了。

于是我承受了他的财产，用斗大的杓子舀那些金子银子，这却是从源泉流出，源源不绝，此外一切东西，如衣

服，桌子，酒杯，还有听差们，也自然都是我的了。我驾了两头白马出去，高举着头，旁观的人都看着我含着妒忌的神气。许多人走在前头，骑着马在我旁边，也还有许多跟在后面。我穿着那人的衣服，手指上戴着沉重的指环，一总共有十六个，我发命令预备很漂亮的酒席，招待我的朋友。他们一会儿都到了，像是梦中常有的样子，宴会正在搬上来，要开始喝酒了。我在那时候正忙着，用金的酒盏喝着酒，和各个在场的人干杯致敬，其时点心搬了上来，你却不是时候地大声叫了起来，这就把我们的酒宴搅散了，桌子也翻掉了，并且将我那份财富也给风吹散了。现在你知道我对你的生气不是没有理由的吧？因为我愿意做那梦有三夜之久哩。

公鸡　弥库罗斯，原来你是那么地爱金子，爱发财的么？这只有守着许多金子，是你所最歆羡，以为是幸福么？

弥库罗斯　皮塔戈剌斯，这不只我是如此，便是你自己，在还是欧福耳玻斯的时候，也用金子和银子装饰了你的鬈发去和阿开亚人[26]战斗，其实在战争中当然应该带着铁器，你却选择用了金的夹子夹起头发来去上阵。[27]所以我想因此荷马说你的头发像那嘉惠的天女：[28]

“用了黄金和白银所紧束。”

因为这自然很显得更是美观，更是可爱，这样地与金子交织在一起，而且互相映照着。

但是这是关于你！金发先生，那还不足为奇，因为你是潘托俄斯的儿子，所以你看重金子。但是还有那一切神与人之父，克洛诺斯和瑞亚[29]的儿子，在爱上了阿耳戈斯的那女郎的时候，没有更使人要想的东西可变，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瞒过阿克里西俄斯[30]的防守的，却变身为金子，这你

当然听过，溜过屋顶到他的爱人那里去。这其余的事何必我再来告诉你呢，——金子有多么用处，只要一个人有了它，它就能够使得他美丽，聪明而且强大，给他名誉和尊敬，有时且能够使一个无聊与无名的人在短时期内成为举世瞩目，众口称颂的人物。

你总该知道西蒙吧，我们的邻居，也是同行，没有很久以前在我这里吃饭，那时我在克洛诺斯大祭日[31]里煮豆粥，加上两片香肠的时候。

公鸡　我知道他，那个塌鼻头的矮子，他在吃饭以后偷走那只瓦钵，挟在肋下溜提了，那只我们所有的唯一的瓦钵。弥库罗斯，这是我亲眼看见他的。

弥库罗斯　那么这他偷的了，随后却叫了这许多神名发誓说不偷。但是你为什么不叫唤起来，告发了他呢，公鸡，既然你看见我们是被抢了？

公鸡　我阁阁地啼了的，那时我只能这样地做。但是西蒙怎么样？你似乎关于他有什么话要讲。

弥库罗斯　他有一个堂兄弟非常有钱，名叫德里密罗斯。这人在生前没有给过一文给西蒙，——为什么应该给呢，连他自己还不敢动一动他的钱哩。但是前两天他死了，所有一切依法律统归了西蒙，到了现在，他穿破衣服，平常舔着钵头的人，意气扬扬地坐着马车，身穿紫色和猩红色的衣裳，有那些听差，马车，金子的酒杯和象牙脚的桌子了，受各人的敬礼，对我辈看也不看一眼了。前几时我看见他过来，对他说道：

“你好，西蒙。”他却大生其气，说道：“告诉那个叫化子，不要缩短我的名字。不是西蒙，乃是西摩尼得斯。”[32]

更了不得的，是那些女人们都爱上了他，他和她们调情，又看不起她们，有时候对什么人表示好意，别的人恐吓说要上吊，因为他的遗弃。你看见了吧，这金子能够给予多少好处，它把一个最不成样子的人变化形状，使他变得可爱，正如诗里所说的那带子。[33]你听见过那诗人们说吧？

“啊，黄金，你最美好的赠物。”[34]

又道：

“这是黄金，它统治着凡人们。”

但是，公鸡，你为什么中途笑起来了？

公鸡　弥库罗斯，那是因为你不明白，所以正同许多人一样，关于富人有那种错误的看法。你要知道，他们过着比我们的更为悲惨的一种生活。我告诉你说，因为我屡次转生为穷人和富人，经验过各样的生活来的。不多久你自己就会知道一切的。

弥库罗斯　凭了宙斯，现在正是该你说话，告诉我怎么变形，以及你所知道各个生活的情形了。

公鸡　你听着吧，但是得先了解，我不曾见过有人比你更幸福的生活了。

弥库罗斯　比我么，公鸡？我愿你有同样的运气！你这是使我不能不骂你了。但是你得首先告诉我，从欧福耳玻斯起头，怎样地变成皮塔戈剌斯，以及其余一直变成到公鸡为止。因为这似乎在你各种式样的生活里边，一定看到或是受到各样的事情。

公鸡　关于我的灵魂离开了阿波隆，怎样地飞到地上，进入一个人的身体里，得到什么报应，讲起来这话很长了，而且这也是一件亵渎的事，[35]无论在我来讲或者在你听了这

些事情。但是在我成为欧福耳玻斯的时候，……

弥库罗斯　但是我以前是什么呢，神异的家伙？这你先告诉我，是我以前也和你一样地变化过么？

公鸡　正是的。

弥库罗斯　那时是什么呢？你如是知道，告诉我吧。因为我很想知道这事哩。

公鸡　你么？那时是印度蚂蚁，[36]是那掘金子的一种。

弥库罗斯　运气真坏，竟没有能够从前生到今生，存下一点金沙来给用。但是此后我将是什么呢？你告诉我吧，或者这你是知道的。假如有些好处的话，我就立刻爬到你现在立着的横木上去，自己吊死好了。

公鸡　这个你没有法子能够知道。但是在我成为欧福耳玻斯的时候，——因为我回到那个题目上来了，——我在伊利翁战斗，为墨涅拉俄斯所杀，过了些时候我进了皮塔戈剌斯的身体里。在这个时间，我站着没有住屋，一直等到谟涅萨耳科斯将建造一个家给我。

弥库罗斯　朋友，也没有吃食，没有喝的么？

公鸡　正是，因是那也无须乎此，这些只是于身体有用罢了。

弥库罗斯　那么，你先告诉我关于伊利翁的故事吧。这全是如荷马所说的那样么？

公鸡　弥库罗斯，他从哪里得到这些报道的呢？在那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巴克特里亚[37]做骆驼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那时并无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埃阿斯[38]并不怎么高大，海伦[39]也不怎么美，有如人们所想象的。据我所见，她是有点白皙，并且有长脖子，正如人家猜想她

是天鹅的女儿，但是说到别的事情，她却是很有点年老了，大约与赫卡柏[40]有同样的年纪。因为当初忒修斯[41]将她拐走了，养在阿菲德奈地方，那忒修斯生在赫剌克勒斯的时代，而赫剌克勒斯，则是第一次攻取特洛亚[42]的人，正在我们的老爷子一辈的时代，这我是说那时的老爷子。潘托俄斯把这些都告诉我，说他在很小的时候看见过赫剌克勒斯。[43]

弥库罗斯　但是他怎样呢，那个阿吉琉斯？[44]真是一切都了不得，还是这也是造作的故事呢？

公鸡　弥库罗斯，我不曾和他接触过，所以我不能够那么详细的讲阿卡亚人那边的事情。怎么能知道呢，因为是敌人嘛。可是他的伴当帕特洛克罗斯，[45]我没有什么困难的杀掉了，用长枪把他剌穿了。

弥库罗斯　可是后来墨涅拉俄斯把你杀了，更是容易的！但是这些也就够了，现在讲给我听皮塔戈剌斯的事吧。

公鸡　弥库罗斯，总之我是个当学者[46]的人，所以我想应该说真话。可是我不是没有教育的，也曾经做过高等学问，还到埃及留学过，同那些先知们寻求智慧，进入他们的圣所，熟读荷洛斯与伊西斯[47]的书，随后渡到伊大利去，在那里的希腊人中间起些作用，于是他们以为我是神了。

弥库罗斯　这我听见说过，而且他们以为你死后复生，你曾给他们看过，你的大腿是金子的。但是告诉我那个吧，你为什么想到要制定法律，禁止吃肉和蚕豆的呢？

公鸡　弥库罗斯，请你不要追问这件事吧。

弥库罗斯　公鸡，为什么呢？

公鸡　因为我羞得把真话告诉你。

弥库罗斯　你用不着什么顾虑去告诉你家里人和朋友的，因为我不好再说是你的主人了。

公鸡　这里并没有什么道理或什么智慧在里边，我只是见到假如我定的法律，太是平常了，和别的立法者差不多，那就不能够使得人家惊异，但是我如做得奇异一些，我想他们便愈觉得了不起了。因此我决定采用新奇的办法，至于理由则对他们不加宣布，正如那些文义晦涩的神示一样，各人各样的解释，不晓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你看，这回你是在笑我了！

弥库罗斯　我没有全笑你，却是笑那些在克洛同，墨塔蓬同和塔楞同，和其他的人们，他们不则一声地跟着你走，礼拜你在走路时留下的足迹的人们。但是你在脱去了皮塔戈剌斯一套服装之后，又换了什么样子了呢？

公鸡　阿斯帕西亚，[48]密勒托斯的那歌妓。

弥库罗斯　喂，好家伙！[49]那么皮塔戈剌斯在各种境遇之中还变作女人，那么最高贵的公鸡君，也曾经生过鸡蛋么。而且当作阿斯帕西亚和珀里克勒斯同居，和他生过小孩，梳理羊毛，纺织毛线，并且用了妓女的手段去诱惑男性吧。

公鸡　我都做了，可是这不只是我一个人，在我以前有忒瑞西阿斯，[50]和厄拉托斯的儿子开纽斯也是如此，所以你嘲笑我，这也就是嘲笑了他们。

弥库罗斯　这怎么样？你觉得哪一边更是愉快，当你做男人的时候，还是在珀里克勒斯娶了你以后呢？

公鸡　你看，你这问的是什么问题？不是忒瑞西阿斯为了答这问题倒了楣么。[51]

弥库罗斯　不管你回答不回答我，反正欧里庇得斯[52]已经给解决了，他说：

“我宁愿提着盾牌打三次仗，

也不愿生一次孩子。”

公鸡　弥库罗斯，我得提醒你，在不远的将来你也得分娩，因为在长的轮回的路上，你也要屡次地变作女人。

弥库罗斯　公鸡，你真是该死，你以为人家都是从密勒托斯或是萨摩斯来的么？他们说，你做皮塔戈剌斯的时候，很年轻漂亮，你时常像阿斯帕西亚似地去陪那些僭王。但是在阿斯帕西亚之后，你又变成什么男人或女人呢？

公鸡　犬儒克剌忒斯。[53]

弥库罗斯　啊，宙斯的儿子们![54]多么不相像呀，从妓女里出来了哲学者！

公鸡　随后是一个国王，随后一个穷人，不久是一个总督，[55]随后是一匹马，一只寒鸦，一只虾蟆，以及各种东西，要一一计算起来那可就太长了。但是近时我常常变作一只公鸡，因为我喜欢这种生活，这是为各样的人所养活，有的是穷人，有的乃是富人，现在我终于和你在一起生活，每天在笑你总是叫嚷叹息说你的穷苦，敬慕富人的生活，却不明白他们所有的苦恼。

假如你知道了他们所有那些烦恼，你就会觉得以前以为财富是极大的幸福，那你将笑你自己了。

弥库罗斯　那么，皮塔戈剌斯，——但是告诉我，你喜欢哪么叫最好，那么我可以不至于叫你不同的名字，把谈话弄得乱七八糟了。

公鸡　这没有什么关系，无论你叫我做欧福耳玻斯，或

是皮塔戈剌斯，阿斯帕西亚或是克剌忒斯，因为他们都是我。但是最好还是照你眼前所见，叫我做公鸡吧，这样不要看不起这鸟，以为看似无价值的东西，其实它里边有这许多灵魂哩。

弥库罗斯　那么，公鸡，既然你尝试过了这种种生活，知道许多事情，请你明白地告诉我，富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叫化子的生活是怎么样，各别的情形，那我就可以知道，在你说我是比富人更是幸福，这话是不是真实。

公鸡　弥库罗斯，请你这样地看吧。譬如你这样子，战争没有多大问题，假如你听说敌军近来了，你不用担心怕得敌兵侵入了糟蹋你的田地，或是踩坏了你的庄园，或是砍掉了蒲桃树，在你听见喇叭的时候，你至多是要顾你自己，走到什么地方去逃难就是了。

但是那富人呢，一面也得顾虑他们的自身，从城墙上望下去，看见一切在乡下的东西都抢走了，更觉得心痛。而且假如要征收什么特税了，他们单独被召集拢来，若是需要出征，也是他们先冒危险，去当步兵将领或是骑兵队长。而你就只拿着一面柳条盾牌，装备很轻，容易逃命，到得打了胜仗，将军祭祀祝贺的时候，你也少不得列席祝宴的。

在和平的时期里，你作为公民[56]之一人，走到议会里去，统制着富人们，他们颤抖俯伏，用了种种送礼来讨你的欢心。而且这是他们去出了力，给你可以有洗澡啦，观剧啦，和别的东西尽量享用，而你去监督和检查他们，简直像主人那样的苛刻，有时候还不准他说话辩解，假如你愿意，你还可以给他们下一阵石头的雹子，或者没收他们的财产。

你用不着怕告密的人，[57]也没有窃盗爬过花墙或者挖掘

墙壁，来偷你的金子，你也不用操心来管什么算账，或是讨还债务的事，也不要同那十分可恶的管事们争吵，分心去管这许多的烦恼事情。只要做好一双鞋子，得到七分钱[58]的工资，到傍晚才起床来，高兴的时候就去洗个澡，去买一点熏青鱼，或是几条沙丁鱼，或一小串的洋葱头来，好好地快乐一下子，唱些歌曲，和那个亲爱的贫穷女神好谈谈哲学。

因为这些缘故，你的身体所以康健强壮，禁得起寒冷，那些劳苦把你锻炼好了，成为一个不是怎么劣等的战士，可以抵抗得世人认为不能抗拒的灾难。所以没有什么重病，会到你身上来，即使有时候得着轻的热病，也只敷衍它几天，便立即跳出床来，摆脱你的苦恼，那时疾病就发慌逃走了，它看见你那么地喝冷水，用不着医生们的出马。但是那些富人煞是可怜，因为他们的不节制，有什么毛病没有得着呢，脚气，劳损，肺炎以及臌胀？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侈奢的宴会的结果呀。

总之，他们有些人是像伊卡洛斯[59]那样，飞得很高，接近了太阳，没有知道自己的翅膀是用蜡粘上去的，所以有时候便要嘣的一声头向着下直跌到海里去了，但是也有的是学代达罗斯，并不想飞得很高，只是靠近着地面，那么有时候好让海水润湿那蜡，所以大半能够平安地飞到了。

弥库罗斯　你这是说那些能辨别事理的聪明的人吧。

公鸡　但是至于那其他的人，弥库罗斯，那些死在海里的那就够难看了。一个克洛索斯，[60]把他的翅膀给拔掉了，放在火堆上，给波斯人当作笑话资料，或者是那个狄俄倪西俄斯，被赶下了僭王的王位，看他在科任托斯当一个小学教师，在他有那么大的权势之后，却教那儿童们念拼音。

弥库罗斯　公鸡，你告诉我，你做国王的时候，——因为你说曾经做过一次国王，——你觉得那生活怎么样？我想你一定很是幸福吧，因为那是一切幸运的顶点了？

公鸡　弥库罗斯，请你对我别再提了，因为那时候我是十分的不幸。虽然从外面的一切看来，我似乎是很幸福，有如你所说，可是在里边我有千百个烦恼呢。

弥库罗斯　那些是什么呢？你说得很是奇怪，似乎不大可信。

公鸡　我统治一个大国，什么东西都出产，而且人民的众多，城市的美丽，是很著名的一个土地，这有河川可以航行，海口有港可以停泊。我有许多军队，一队精练的骑兵，不少的卫兵，大兵船，[61]不可计数的财物，许多金的器物，以及其他一切御用的什物都是十分夸张地具备。所以凡是我走出去的时候，民众都行敬礼，以为亲眼看见神明了，各人都跑出来看我，有的还走上屋顶去，当作一大事情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我的马匹，我的上衣，我的王冠，以及那些前后扈从的人们。

我知道自己有许多烦恼与苦痛，但是对于他们因为无知所以这样地做也并不嗔怪，只是觉得自己与那伟大的巨像有点相似，不免可怜罢了。那是斐狄阿斯，[62]密戎，或是普剌克西忒勒斯所做，各个在外表上是一个美丽的波塞冬[63]或是宙斯，用了黄金和象牙所造成，有一个霹雳棒，或是电光，或是三尖叉在他的右手上，但是假如你屈下身子去，向里边一看，你就将看见些横木啦，支柱啦，钉头啦，四周钉着，还有木材和楔子，沥青和泥土，以及那些难看的东西都在里面，我们且不说那一群鼷鼠和老鼠建都的也罢了。所谓

王位就是这样的东西。

弥库罗斯　但是你还告诉我，在王国里那泥土、支柱和横木是什么，也没有说明那些许多难看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想，你作为一个国王，驱车出去，为那民众所仰望和礼拜，这情形的确十分和你的巨像相似，因为这似乎有点像神了。但是现在你告诉我这巨像的里面的事情吧。

公鸡　弥库罗斯，我将先告诉你什么呢？那些恐怖，害怕，疑心，从那接近的人来的怨恨和阴谋么？因此而起的缺少睡眠，即使睡了也是很不安静，充满纷扰的梦，杂乱的计画和永久有什么恶事出现的期待么？或者是公务烦忙，财务上的交涉，司法上的裁判，军事上的计画，发命令，订条约，和做那计算么？这些事情就不让一个人在睡觉时得到一点快乐，他必须独自来考虑这一切事，有千百种的烦恼。〔荷马说过〕：

“阿特琉斯的儿子阿伽门农[64]

没有得到甜美的睡眠，

因为心里有许多的计画。”

可是在这时候，阿卡亚的士兵却都打着鼾呼呼地睡着哩。

吕狄亚王[65]觉得苦恼，因为他的儿子是哑巴，波斯国王则是因为克勒阿甘科斯给库洛斯在招集外国佣兵，此外的国王[66]则因为狄翁和绪刺库塞的某人甘边私语，别个人则因为帕甘墨尼翁被人称赞了，珀甘狄卡斯则因了普多勒迈俄斯，普多勒迈俄斯则又因了塞琉科斯而感到苦恼。

但是那里还有别的苦恼，你的一个宠幸的人[67]要强迫了背近前来了，你的侍妾喜欢了别人了，传说有什么人将要

反叛，有两三个卫兵互相私语。更有甚者，你必须特别怀疑你的最亲爱的人们，时常要期待着有些可怕的事情会从他们出来。即如我便是为我的儿子用了药毒死的，他自己为他的宠幸所谋杀，至于那个人大概也是差不多的死法的。

弥库罗斯　阿呀阿呀，公鸡，你说的真是可怕呀！我弯着身子在这里切皮张，至少要比从庆祝友情的金杯里去喝那下有毒人参[68]或乌头的酒，要安全得多了。我所有的危险至多是皮刀滑歪了，切下去不正，割坏了手指要出一点血就是了，但是那些人却是赴性命交关的宴会，生活在千百个灾害的里边。

而且跌倒了的时候，完全同那悲剧的俳优一个样子，如我们时常所看到的。他在当初扮着一个刻耳克洛普斯，[69]或是西绪福斯，或是忒勒福斯，带着王冠和象牙柄的匕首，头发飘动着，穿了金光灿烂的大衣，但是，这是常有的事，假如有一个人踩了一脚空，就在舞台中间摔倒了，当然给观众们一场大笑，那时假面也跌碎了，连王冠什么一起，那俳优的真的面孔上也流了血，小腿也都裸露了，所以显出里边的破衣服来，所穿的那双高底靴也已不成样子，与脚全不适合了。

你看，你已经教会了我说那譬喻了，公鸡。但是关于王位，我看就是那样的什么东西罢了。在你变作一匹马，一只狗，一条鱼，或是一只虾蟆的时候，你觉得那些生活怎么样呢？

公鸡　你提起一个长的故事来了，现在我们却是没有这工夫。但是简要地说一句，据我看来没有别的生活要比人间更是麻烦的了，因为那些只是顺应了自然的欲望与需要而

已。你在它们中间，看不到有什么收税员的马，[70]或者告密的虾蟆，或者学者的寒鸦，或者厨子的蚊虫，或者乐户的公鸡，和其他种你们的行业。

弥库罗斯　公鸡，这或者全是真的。但是在我把感想告诉了你，并不觉得怎么惭愧。我现在还不能够脱去了从小的时候就有的那个发财的念头，而且那个梦还是站在我的眼前，给我看那金子，尤其是我妒忌那个该死的西蒙，在享着那么的福，想起来真是要一口气逼死我了。

公鸡　弥库罗斯，我会把你医好的。因为现在还是夜里，你且起来，跟着我去吧。我将带了你去访问西蒙，又到别的富人家里去，让你看见他们是什么情形。

弥库罗斯　这怎么能够做到呢，他们的门都已经关了？你不是要我挖墙洞么？

公鸡　没有这事，但是那赫耳墨斯，因为我是属于他的，给我这个特权，假如我那尾巴上的顶长的羽毛，那柔软的一根有点儿弯曲的，……

弥库罗斯　你有这样的两根哩。

公鸡　这是在右边的那一根，假如我准许一个人拔了下来拿着，那么只要我愿意的话，他就可以打开一切门户，去看那一切而没有被人家看见。

弥库罗斯　公鸡，真看不出你来，原来乃是一个术士。你若是把这个给了我，你看着西蒙所有的一切在不多时候就搬到这里来：我将溜进去，把那些带来，那么他仍旧只好吃他的皮张，在伸张那些[71]的时候。

公鸡　这是不许可的事，因为赫耳墨斯出过命令，如拿着羽毛的人做这样的事，叫我大声啼起来，当场来举发他。

弥库罗斯　你说的话有点难以相信，赫耳墨斯他自己是个贼，[72]对于别人却这样地妒忌么。但总之我们去吧，我将不去动那金子，若是我可能的话。

公鸡　弥库罗斯，你先拔那羽毛吧。这是怎么的？你两根都拔了！

弥库罗斯　公鸡，因为这样更靠得住些，而且这也使得你不大难看，免得你只有一边的尾巴毛，弄得成为跷脚的样子。

公鸡　好吧。我们先去访问西蒙，还是别个富人呢？

弥库罗斯　不，去西蒙那里吧，他是因为现在富了，所以要用四个字[73]来替代那两个字的名字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他的门口。那么这以后我将怎么办呢？

公鸡　把那羽毛放在门闩的地方。

弥库罗斯　看呀，赫刺克勒斯！那门是开了，如同用钥匙[74]一样。

公鸡　一直进去吧。你看他还是没有睡，在计算他的钱财么？

弥库罗斯　我看见了，凭了宙斯，在一盏昏暗少油的油灯面前，不晓得为什么颜面都青白了，公鸡，而且完全干枯消瘦了。一定有什么心事吧，也没有特别听说他有什么病呢。

公鸡　你且听他的说话，就会知道他是为什么弄到这样情形了。

西蒙　那么，那七十塔阑塔[75]的金子很是安全的埋在我的床下了，没有人看见，但是还有那十六塔阑塔，在马槽底下掘地埋藏的时候，我想是被那马夫索绪罗斯看到了。那

个人总之是常在马房那里徘徊，虽然他不是特别关心职务，或是爱做工作的。

或者是我已经被偷了好许多，因为不然提柏俄斯哪里来的钱，人家说昨天买了一大块腌鱼自己吃，或者给他的女人买那耳环，整整花了五个德剌赫墨[76]呢？他们花的都是这运气不好的我的钱呀！但是那酒杯还没收藏好，而且这又有那么许多。我害怕会有什么人挖了墙壁来把它偷了去呢！许多人都妒忌我，设法谋害我，尤其是我那邻居弥库罗斯。

弥库罗斯　是呀，凭了宙斯，我正像你一样，要把瓦钵挟在肋下走了！

公鸡　弥库罗斯，别作声，怕他会发觉我们在这里的。

西蒙　总之最好是不要睡觉，自己看守着。我将时时起来，到家里面兜个圈子。那是谁呀？我看见你了，挖墙洞的！凭了宙斯，不，你只是柱子，那很好。我将掘起那金子来，再数它一遍，因为我怕昨天会算错了。

呀，什么人在那里有响动，这显然是对我〔有什么打算的〕。我是被包围了，被所有的人所阴谋陷害了。哪里是我的匕首？我如抓着了一个人，……现在来把金子再埋好吧。

公鸡　弥库罗斯，你看这就是西蒙的生活了。我们去吧，再访问别人去，因为现在夜还有一点留着。

弥库罗斯　不幸的人啊，这是什么生活呀！我愿意我的敌人都这样地发财。但是在我走之前我要打他一个耳光。

西蒙　什么人打了我？我是被抢了，我这不幸的人！

弥库罗斯　尽管喊叫吧，且醒着，变得像你的金子一样的颜色，紧紧地搂住它！我们去访问那放债的格尼丰去呢，若是你没有意见。他住得也不很远。……那门也自然给我们

打开了。

公鸡　你看见他么，不曾睡觉，这是因为太操心，在计算那利子，把指头都弄得细瘦了？可是他不久就将把这些都留下，自己却去变作一只蟑螂，一个蚊子，或是一只狗蝇去了。

弥库罗斯　我看见一个不幸，而且毫无道理的人，他现在的生活并没有比蟑螂或蚊子的好得多少。他是完全为了他的算账消瘦了。我们去看别人去吧。

公鸡　去看你的朋友，怎么样呢。你看，那门打开了，所以我们进去吧。

弥库罗斯　这一切东西，在一忽儿工夫之前都是我的。

公鸡　你还是做那发财的梦么？你看见欧克剌忒斯和他的家人[77]么，是这么一个老年人了……？

弥库罗斯　凭了宙斯，我看见淫欲，放纵和乱行，不像是人类的行为。在别的地方，是他的女人和那厨子，而且她……

公鸡　怎么样？你愿意也继承这个么，弥库罗斯，把欧克剌忒斯的一切所有都归了你么？

弥库罗斯　不，不，公鸡！我宁可先饿死吧！你的金子和筵席永别了，在我是两分钱算是一份财产，比给那家人们挖壁角要好的多了。

公鸡　现在已经快要破晓了，我们回家去吧。弥库罗斯，其余的事情你过几时再看吧。

注　　解

〔1〕　因为把他从发财的梦吵醒，似乎是妒忌他，所以这样地说。

〔2〕　英雄伊阿宋（Iasôn）冒险到黑海的东端取金羊毛，为希腊著名神话之一，金羊毛挂在树林里，有一条龙（大蛇）看守着它，终年不曾睡觉。

〔3〕　希腊古代英雄，见第五篇注〔13〕，后世视若神人，与宙斯同有消灾辟恶的效用，用于祷禳，或呼其名表示惊异。

〔4〕　克珊托斯（Xanthos）是阿吉琉斯（Akhilleus）的坐骑，乃是不死的神物，它能人言，曾预告主人的战死，见于荷马史诗《伊利阿斯》（Ilias）卷十九。

〔5〕　阿耳戈（Argô）系往取金羊毛的人所乘的船名，因为是阿耳戈斯这人所造，所以有这名称。雅典那帮助了建造，她取来一枝橡树做龙骨，这乃是从多多涅（Dodonê）地方出来，那里是宙斯的圣地，他在那里宣布他的神示，就是通过那树叶子的沙沙作响，由祭师译录下来的，因此那只船的龙骨也能于必要的时候发出语言来了。

〔6〕　本事见荷马史诗《俄底塞亚》（Odysseia）卷十二，俄底修斯（Odysseus）航海回家，路过太阳神的牛群所在的一个岛屿，虽是警告同人不准杀害，可是他们不听，将几头牛宰了，遂即发生怪异，牛皮爬行，牛肉在肉串上吼叫

起来，结果俄底修斯的船被宙斯的一个霹雳所打毁，船上的人除俄底修斯以外都灭亡了。

〔7〕 这里是一个说动物由来的小故事，不见于他书，只是在路吉阿诺斯文中见到，但显然是一种传说，不见得是他所假造的。阿勒克特律翁（Alektryon）本来是希腊语的公鸡，这里却当作一个人的名字。

〔8〕 阿瑞斯（Arês）是希腊神话中战争之神，但在神话里没有多少的故事，他其实也不武勇，与英雄们打仗也要吃亏，在偏重理知的希腊诗人哲学家眼中，粗豪的战神难怪不被看重了。他唯一的恋爱故事也被说得很是可笑，在《俄底塞亚》卷八里有详细的叙述，路吉阿诺斯《诸神对话》第一五和一七两篇也是说这事的。

〔9〕 阿佛洛狄忒（Aphroditê）是恋爱与美的女神。因为本系外来的神道，又因希腊不很看重两性间的爱，所以流传的故事也多是不大庄重的。她原是锻冶之神赫淮斯托斯的妻子，后来与阿瑞斯要好，为赫淮斯托斯设计用网双双捉住了。赫淮斯托斯见第五篇注〔4〕。

〔10〕 赫利俄斯（Hêlios）即是太阳。

〔11〕 名人这里原文云 Sophistês，原意是专门名家，系指教授各种学问的人，当初是尊敬的名称，但是后来因为人品堕落，所以变成与骗子同样的意义了。

〔12〕 这里所说不吃肉与蚕豆，不讲话五年，都是当时皮塔戈剌斯所定的规则，一时很有人信奉，仿佛是一种宗教。

〔13〕 欧福耳玻斯（Euphorbos）是特洛亚的一个战士，曾经伤了帕特洛克罗斯（Patroklos），后来却为墨涅拉俄斯

(Menelaos) 所杀，见史诗《伊利阿斯》卷十六。

〔14〕　塔那格剌（Tanagra）地方以出斗鸡有名于时。

〔15〕　皮塔戈剌斯一派中相传有诗句云：你吃蚕豆，那是大错的，有如吃了你父亲的头颅。这些诗乃是伪作的，禁吃豆的理由也没有说明过，但后世推测则由于相信轮回，故或者以为先祖的灵魂是在豆里边吧。

〔16〕　荷马说梦有两种，一种是从牛角的门出来的，真实不虚，别一种则出自象牙的门，乃是伪梦。见史诗《俄底塞亚》卷十九。

〔17〕　弥达斯（Midas）是佛律癸亚（Phrygia）国王，因为有恩于狄俄倪索斯（Dionysos），答应给他一个愿望，他愿凡所触着的东西都变成金子。这个愿望实现了，但是他拿着的皆成为黄金，不可能饮食，只好再去请求解除，在河里洗手，以后河里的沙便都是金色了。

〔18〕　品达洛斯（Pindaros）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希腊的诗人，以合唱诗著名，今尚存有诗集四卷，皆竞技祝胜之作。

〔19〕　希腊古代习惯，于赴宴之前，例必洗浴换衣服，这乃是一般习俗如此，并不是单指弥库罗斯个人的生活情形。

〔20〕　这里的学者原文是“哲学者”，也就是所谓“名人”，因为专对小孩们胡说乱道的，所以上文不是哲学者，姑且以学者对付过去了。

〔21〕　山羊式的（tragikos）一语与悲剧的相通，这里说那种名人多蓄山羊似的长髯，表示容貌堂堂，有悲壮的神气。

〔22〕 这里所说的狼，乃是指《伊索寓言》第二二三则的狼与老婆子的故事，老婆子对小孩说："你再要哭，便拿去给门外边的狼吃了。"狼听了便等着，好久之后她又说道："你既然不哭，狼如再来，便打死它！"

〔23〕 入座原文作"躺下"，因为希腊古代聚餐系用短榻，一榻共坐两人，侧身而卧，左腕下垫一巨枕，微起其上半身，空出右手以便取食。

〔24〕 同桌系用原意，两人共躺一榻上，前面放一桌子（trapeza），安置食品，故名。

〔25〕 希腊斯多噶派（Stoics，意译为廊下派）的哲学者好谈名理，留下些诡辩的例。其一为日夜辩，即是本文所说的假如有白天，便没有黑夜，因希腊语"有"字作存在讲，故云白天存在，但夜不存在。其二即是人有角，今设问曰，假如你不曾失掉某物，那么你仍保有这东西？当然是如。你失掉了你的角么？不曾。然则你是有角的。

〔26〕 阿开亚（Akhaia）人系希腊人的古称，后来因为神话上说始祖是赫楞（Hellên），即普洛墨透斯的孙子，因自称为赫勒涅斯（旧译唏喇呢人）而自号其国曰赫拉斯（Hellas），中国至今称他为希腊，实是名从主人的确译。特洛亚即伊利翁人虽然与希腊人打仗，处于敌人地位，但实际还是希腊人，不过因殖民关系，移住在小亚细亚地方罢了。

〔27〕 见于史诗《伊利阿斯》卷十七。

〔28〕 嘉惠天女系原文（Kharites）的意译，在神话上共有三人，名字是喜悦，美丽，丰穰，她们以种种美妙生活赐予人们，最初是植物生长之神，后来转变为司人事，变成美之女神，有点与阿佛洛狄忒相混了。但她乃是恋爱的神，

普通图像都作一个丰满的女人，她们则只雕作三个娇美的少女而已。

〔29〕　克洛诺斯（Kronos）和瑞亚（Rhea）的儿子即指宙斯。

〔30〕　阿克里西俄斯（Akrisios）是阿耳戈斯（Argos）的国王，有一个女儿名达那厄（Danaê），据神示告诉他说，他将来当死在他的外孙的手边。因此他将女儿禁锢在铜塔上，不让她接近男人，但是宙斯爱上了她，化身作金的雨，从屋顶上进去了。她生了一个男儿，便是珀耳修斯（Perseus），国王将母子放在一个箱内，放在水面上给漂流去了。可是他们却遇了救，后来珀耳修斯成功归来，在竞技会上投掷铁盘，适值碰在阿克里西俄斯的头上，终于将他砸死了。

〔31〕　克洛诺斯大祭（ta Kronia）系指罗马的节日，罗马旧有萨图耳努斯（Saturnus）大神，意云播种者，为农业的主神，后来拿去与希腊神话配合，就与克洛诺斯合而为一，虽然本来性质很不一样。罗马每年十二月十七至十九日有三天大祭，开始种麦，称为萨图耳那利亚，因此也称作克洛诺斯大祭，但是在希腊原来并没有这个节日，因克洛诺斯与播种是无关的。

〔32〕　将名字加长，西蒙改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表示他的阔气，显得与众不同。西摩尼得斯为公元前七世纪时的一个有名的诗人。

〔33〕　阿佛洛狄忒的绣带见于史诗《伊利阿斯》卷十四，带有一种神力，凡系此带者为人所爱。

〔34〕　上一句为欧里庇得斯作悲剧《达那厄》中断篇，下一句不详所出。

〔35〕　为什么灵魂从阿波隆那里出去，为什么得到报应，似均涉及宗教秘密，故说了或听了都是渎神吧。

〔36〕　印度蚂蚁据赫洛多托斯（旧译赫罗多德）《史记》卷三云：

“在印度的那些地方是一片沙漠。在这沙漠地里，有一种巨大的蚂蚁住在沙里边，它们的身体比狗略小，却比狐狸为大。那些蚂蚁在地底下住家，样子很像希腊的蚂蚁，当打地洞的时候把沙土摔在外边来。在它们所摔出来的沙里，满是金屑。”

〔37〕　巴克特里亚（Baktria）即中国古时所说的大夏，其后为大月氏所灭。

〔38〕　埃阿斯（Aias 普通多从拉丁拼法写作 Ajax）系希腊的一个从征特洛亚的勇将，因为有两个名叫埃阿斯的，他特别被叫作“大埃阿斯”。

〔39〕　海伦（Helenê）正译应作赫勒涅，今从通俗的译音。她是特洛亚战争的原因，她乃是有名的美人，为斯巴达国王后，特洛亚的王子帕里斯（Paris）把她拐走了，希腊乃起联军往征，历二十年乃始攻下。据说她是宙斯的女儿，宙斯变形为天鹅，得近勒达（Lêda），乃生下两个蛋来，从一个的里边出来了海伦，又一个是孪生的卡斯托耳（Kastôr）与波吕丢刻斯（Polydeukes），即所谓宙斯的儿子们（Dioskuroi）。

〔40〕　赫卡柏（Hekabê）是特洛亚的老王后，是帕里斯的母亲。这里推论海伦的年纪应当与赫卡柏差不多，便是妇姑是同样的老了，乃是唯理的推测，说得很有道理也是颇好玩的。

〔41〕　忒修斯（Theseus）是雅典的英雄，他曾经把海伦带走，经她的兄弟救了出来，神话上虽然说其时她还幼小，但是她的兄弟已是成人，可见她也已长成了。

〔42〕　赫剌克勒斯攻取特洛亚，是在国王拉俄墨冬（Laomedôn）的时代，因为赫剌克勒斯为他从怪兽的口里救了他的女儿，却不肯如约给他马匹，所以灭亡了。拉俄墨冬是帕里斯的祖父，计算起来海伦的年纪大约是不很小了。

〔43〕　赫剌克勒斯见第五篇注〔13〕。

〔44〕　阿吉琉斯见第五篇注〔53〕。

〔45〕　帕特洛克罗斯（Patroklos）系希腊军的将士，与欧福耳玻斯战斗受伤，这里说是刺死了，乃是公鸡夸张的假话。

〔46〕　“学者”这里系用作 Sophistês 的译语。

〔47〕　荷洛斯（Horos）为埃及宗教里重要的神，伊西斯（Isis）则为其母神，有如基督教中之圣母与耶稣，在罗马时代伊西斯的教义曾盛行于希腊罗马。

〔48〕　阿斯帕西亚（Aspasia）是公元前五世纪时人，出身密勒托斯岛（Miletos），在雅典为妓，以才色兼备有名于时，当时政治家珀里克勒斯（Periklês）甚爱之，正式娶为妻，生有一子，亦名珀里克勒斯。歌妓一语系意译，原文云 hetaira，意云女伴，与现在妓女的涵义稍有不同，故别称之为歌妓，虽然并无此意义。

〔49〕　“好家伙”原为惊叹之词，本意为“什么话”（tulogu），但什么话多用于指斥，所以换用了这句俗语，意思大略相当。

〔50〕　忒瑞西阿斯（Teiresias）初为男子，因见二蛇相

交，以杖击蛇，遂变为女人，后数年又遇同样事情，始复返男身。厄拉托斯（Elatos）的女儿开尼斯（Kainis）为海神波塞冬（Poseidôn）所侵犯，答应给他一个恩惠，她说愿得变为男性，遂转变成为男子，改名开纽斯（Kaineus）。

〔51〕 宙斯尝与赫拉争辩，男女的快乐孰多，不能解决，乃召忒瑞西阿斯问之，答曰，男一女九。因此触了赫拉之怒，把他变了瞎子了，但宙斯则因为忒瑞西阿斯帮助他说话，使他有预言的能力。

〔52〕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作悲剧甚多，《墨得亚》（Medeia）剧中主人公墨得亚所说。

〔53〕 克剌忒斯（Kratês）生于公元前四世纪中，放弃许多财产，为坚苦卓绝乞食似地生活，弟子中有仄农（Zenôn），为斯多噶派的创始者，女弟子希帕耳喀亚（Hipparkhia）则深信师说，至亲自嫁了他，与他同过穷苦的生活。

〔54〕 宙斯的儿子们见上文注〔39〕，此处用作惊叹词，与呼赫剌克勒斯相同。

〔55〕 总督（satrapês）原系波斯语，为一地方的军政长官。

〔56〕 公民（dêmos）为有投票权的民众，因为希腊有一个时候是民主政治（demokratia），所以民众很有权力，但这里所说也有过于夸张处。

〔57〕 告密人在希腊一时是法定许可的，索隆（Solôn）当初立法许可公民举发公私罪过，随后有些坏人便带了同党的见证，假借事由，肆行讹诈，为害民间，因此告密人的名词差不多成为诬告者的代用语了。

〔58〕 七分钱即是七个俄玻罗斯铜币，见第五篇注

〔28〕。

〔59〕　伊卡洛斯（Ikaros）是代达罗斯（Daidalos）的儿子，父子被克瑞忒岛（Krêtê）的国王囚禁在迷宫里，代达罗斯乃是有名的巧匠，他用大鸟的翅膀用蜡粘着在背上，飞着逃出国去。伊卡洛斯不小心，飞得太高了，太阳光把他翅膀上的蜡熔化了，落在海里，代达罗斯飞得很低，所以能够逃了出来。

〔60〕　克洛索斯见第五篇人物说明。他后来战败为波斯人所俘，将被焚烧，因己忆索隆的话，为波斯王听见，乃得赦免。狄俄倪西俄斯（Dionysios）二世系绪剌库赛（Syrakusai）的僭王，失势后逃至科任托斯（Korinthos）地方，以教读为生。

〔61〕　大兵船系意译，原语云 triêrês，盖谓有三层扳桨的人，大约在当时借人力行驶的船舶中间，算是顶快的了。

〔62〕　斐狄阿斯（Pheidias）与密戎（Myrôn）都是公元前五世纪时的雕刻家，普剌克西忒勒斯（Praxitelês）则是公元前四世纪时的雕刻家。

〔63〕　波寒冬手持三尖叉，用此搅动海水，引起波浪，宙斯则执霹雳棒，状如佛教里的金刚杵，两头发火，掷下去时便成雷击。

〔64〕　见于史诗《伊利阿斯》卷十，其时大将阿吉琉斯因与阿伽门农争夺宠姬失和，不肯出战，希腊军情渐见不利，所以阿伽门农忧思不寐。

〔65〕　这里吕狄亚国王即是克洛索斯，波斯国王阿耳塔克塞耳克塞斯（Artaxerxes）因闻其弟库洛斯（Kyros）将起兵谋夺王位，克勒阿耳科斯（Klearkhos）为招集希腊佣兵助

之。希腊克塞诺丰（Xenophôn）有《进军记》（Anabasis）一书记其事。

〔66〕 此外的国王其一为上文所说的狄俄倪西俄斯二世，狄翁（Diôn）是他的妹夫，尝劝他勿施暴政，深为他所不喜，又因其颇得人心，更加猜忌，乃放逐出国，而将其妻另嫁别人。别个人是指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有至友帕耳墨尼翁（Parmeniôn），征战又最为得力，终于信谗将他杀了。帕耳狄卡斯（Perdikkas），普托勒迈俄斯（Ptolemaios），塞琉科斯（Seleukos），均是亚力山大的部将，及亚力山大死后分别据有疆土，互相嫉视。

〔67〕 原文云所爱的人（erômenos），系男性名词，犹中国古文所说的“比顽童”也。

〔68〕 毒人参原文云 kôneion，雅典有罪人应死者令饮此，当时梭格拉底便是喝了这个而死的。

〔69〕 刻耳克洛普斯（Kerkrops）为雅典古代的国王，西绪福斯（Sisyphos）是科任托斯的国王，忒勒福斯（Telephos）则是赫剌克勒斯的一个儿子，是密西亚（Mysia）的国王，也是帕里斯的妹夫，曾为阿吉琉斯所伤。

〔70〕 收税员（telônês）系指包收租税的人，任意谋求，甚是为害民间。

〔71〕 希腊的皮匠在伸张牛皮的时候，相传的习惯都把一头咬在嘴里。

〔72〕 见第六篇注〔3〕。

〔73〕 四个字的名字即西摩尼得斯，两个字则是西蒙，见上文注〔32〕。

〔74〕 钥匙即指开门闩的器具，门从里面关闭，只用

横木作闩，此所谓钥匙即是一种铁的器具，拨动横木令其出进者是也。

〔75〕　塔阑塔见第六篇注〔17〕。

〔76〕　五德剌赫墨共值三十俄玻罗斯，即时值约一元半。百德剌赫墨为一木那（mna），六十木那为一塔阑同（talenton），当值一千八百元。

〔77〕　家人（oiketês）指家里的人，也就是说奴婢，但此处是说男性，从上边的冠词看来。

第八篇　宙斯被盘问

《宙斯被盘问》（Zeus Elegkhomenos）就只是一个名称，系记述犬儒学者往见宙斯，问询关于定命和神意的矛盾问题，因为万事都由前定，故归结到没有神的自由意志，即是失了神的存在意义了。这与《伊卡洛墨尼波斯》（Icaromenippos）的用意相近，但在那篇里讲怎样飞上天去，情形颇是详细，而于此则是略过去了，便直从和宙斯对谈说起。另外有一篇《宙斯在演剧》（Zeus Tragôidos），直译该是“在演悲剧”，说他听两个哲学家，一个犬儒派，一个斯多噶派，在辩论神的有无，斯多噶派是主张有神的，结果终于失败了。也是同一题材的，但要写得详细一点，可是没有这篇的那样尖锐。

上场人物

宙斯（Zeus）　希腊神话中最大的神，居于天上，管理宇宙间万事，唯又有运命女神三人，赋予定命，与神之全能似有矛盾。

库尼斯科斯（Kyniskos）　犬儒派学者，见于第六篇《过渡》中，详人物说明。此篇就上述矛盾，发为诘难，立意本是寻常，而笔锋尖锐，肆意嘲讽，卒使大神嗫嚅而退，虽系小品实为代表作品之一。

库尼斯科斯　宙斯，但是我却并不想那么来麻烦你，向你请求什么财富，或是金子，或是王位，许多人所想要的，你却是很不容易给他们，总之我常看见你不去理他们的祷告。我只想请求你答应我的一个心愿，这却是很容易的。

宙斯　库尼斯科斯，这是什么呢？你可以不会失望，特别如你所说，你的请求是很合理的。

库尼斯科斯　请你回答我一句问话，这是并不难的。

宙斯　你的请求的确很小，而且容易满足。那么你就随意地问吧。

库尼斯科斯　宙斯，我想问的就是这个。你当然读过荷马与赫西俄多斯[1]的诗，那么请告诉我，他们所唱的关于定数和运命[2]的话都是真的么？说她们在我们各人生下来的时候所纺的线都是不可逃避的么？

宙斯　这是的确真实的。那里没有一点事情是不归运命所管辖的，但是凡有一切都通过她们的纺锤，所有事件都从头从这里纺出，却不能有别种经过。

库尼斯科斯　那么荷马在他诗的别的地方，又说道：

“怕你在运命所定的日子以前

〔来到了〕冥王的家里，”[3]

这些的话，我们可以断定他是在胡说的了。

宙斯　当然是的，因为没有事情能够脱离运命的规则，也决不能在那所纺的线之外的。至于那诗人们，只有他们在受着文艺女神[4]的灵感时所唱是真实的，但是女神们离开了他们的时候，他们自己造作，那就要错误，而且与以前所说的相矛盾了。这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只是凡人，所以不知道真理，在以前和他在一起，使他能歌唱的神力，离开了他们的那时。

库尼斯科斯　这就是这样吧。但是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那里是有三个运命女神，克罗托，拉克塞西斯，我想，还有阿特洛波斯么？[5]

宙斯　正是如此。

库尼斯科斯　还有那定数和那运命[6]呢，她们老是被人们所说起。这是什么，她们是谁有力量？她们是与运命一样的，还是更胜过她们呢？我常听见人家说，再也没有比运命与定数更有力量的了。

宙斯　库尼斯科斯，你是并不许可知道一切事情的。但是你为什么问我关于运命的事情的呢？

库尼斯科斯　宙斯，请你先告诉别一件事情。是不是你们诸神也归她们管辖，你也必须拴在她们的丝线上么？

宙斯　库尼斯科斯，这是当然的。但是你为什么笑的呢？

库尼斯科斯　我适值想起荷马的诗的那地方来了，那里他叙述你在诸神集会里说话，其时你对他们恐吓说，你将用一条金的索子把世界挂起来。你说，你将把这索子从天上垂下去，那时一切众神假如他们愿意，可以都挂在上面，用力往下拉，可是拉你不动，而你却随时随意地可以很容易地把他们，

“那大地和那大海都拉了上来。”[7]

在那时候，我觉得你的力量是可惊的！读到那里不觉打了个寒噤，可是我现在看见在事实上，你自己和你的索子以及恐吓都是用一根细线挂着的，有如你所说。实在是，我想还是克罗托有这夸口的权利，因为这是她在纺竿上半空中挂着你这人，正如渔夫在钓竿上挂着一条小鱼儿。

宙斯　我不懂得你这些问题的主意是在什么地方。

库尼斯科斯　这个，宙斯，我凭了运命之神和定数请求你，不要听了发急或是生气，那时我大胆地说出真话来。假如这是如此，一切由运命管理，没有人能够改变一点她们所规定的事情，那么我们人类为了什么还要祀神，贡献百牛的牺牲，祈求从你们得到什么幸福呢？我是实在看不出从这些用意里能够得着什么好处，假如我们不能因了这样祈祷会驱除祸事，或是获得什么好事，算是神们的赐予。

宙斯　我知道你的这些巧妙的问题是从哪里来的，这都是那该死的学者，[8]他们说我们对于人类没有什么照顾，总之他们像你那样地发出不敬的疑问，劝阻人家去祭祀和祈祷，以为这些是空虚的，因为他们说，我们不但是全不顾虑

你们那边所进行的一切，也没有力量管那地上的事情。但是他们这样地说下去，是会要懊悔的。

库尼斯科斯　我凭了克罗托的纺竿起誓，宙斯，他们并没有主使我来问你这个，但是我们的谈话不晓得为什么走到那里去了，说祭祀是多余的事。但是我再简短问你一句话，我以为可以。请你不要迟疑，可是这回要请注意回答，免得再出毛病。

宙斯　你问吧，若是你有闲工夫来这样地胡说。

库尼斯科斯　你说一切的事情是从运命出来的么？

宙斯　是我说的。

库尼斯科斯　那么你也不能改变它，将它重纺过么？

宙斯　这不可能。

库尼斯科斯　你要不要从这里引出结论来，还是就是不说这也就明白了呢？

宙斯　自然是明白了。但是那些祭祀的人本来不是为了利益才祭祀，好像是做什么交易似的，似乎是从我们来买祝福，他们却只是来对于比他优胜的人表示敬意罢了。

库尼斯科斯　这也就够了，若是你自己说，祭祀并不是为有用的缘故，这是出于人们的敬礼优胜者的一种好意。假如现在有一个所谓学者在这里的话，他就将问你，你说神们是优胜者，实在他们却与人类同是奴隶，属于同一个主妇即是运命的女神。因为他们的永生没有能够使得他们更好，而且因此更坏了，因为人总至少有死来解放他，你们却是这样地要延至无限期，那奴隶的期间也给长线拴住是永久的了。

宙斯　但是，库尼斯科斯，这无限与永久在我们却是幸福，我们都一切很好地生活着哩。

库尼斯科斯　宙斯，这并不全都是如此的。你们的情形也种种不同，而且有许多的纠纷在里边。你是幸福的，因为你是王，能够拉起那地与海来，一件件地像是用汲水的绳索一样。可是赫淮斯托斯是个瘸子，行业是做铁匠的，还有那普洛墨透斯，[9]有一个时候还钉在十字架上。我更无须提起你的父亲来，[10]他还锁在塔耳塔洛斯里呢。他们说，你们也搞恋爱，也会受伤，并且有时候在凡人家里做奴隶，有如你的兄弟[11]在拉俄墨冬的家，阿波隆在阿德墨托斯的家里那样。这在我看来似乎不大幸福了，你们中间有些人或者是机会好运命好，但其他的就并不是。让我再来说，你们有的也同我们一样被海贼所绑走，[12]或为盗庙的人所劫掠，在一会儿之间从极富变了极贫，有许多还被烊化了，因为本身是用金银做成的，但是这些也是运命所注定的吧。

宙斯　库尼斯科斯，你看，你的说话渐渐地不敬起来了。你或者有一天总会要后悔的。

库尼斯科斯　宙斯，且别恐吓吧，因为你知道我不会受到什么，运命在你之前给我安排定了的。我看就是那些我所提及的盗庙的贼也都没有办呢，多数都逃过了你。这我猜想假如不是定数如此，他们是该抓得住的。

宙斯　我不是说你就是那些人里的一个，他们讨论要打倒神意的么？[13]

库尼斯科斯　宙斯，你很怕那些人，我不知道为的是什么缘故。总之，你怀疑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由于他们的主使。我是想要问你，——因为除了你还有谁，我可以去学习得真理的呢？这你的神意是什么呢？一位运命女神，还是在她们之上的一位神灵，连她们也被管辖在内的？

宙斯　我已经告诉过你，你是不该知道这一切的。你当初说只要问我一件事，可是后来老是和我缠夹不清地说，我知道你这番谈话的主意，是要表明我们对于人间的事情是一点没有什么照顾的。

库尼斯科斯　这不关我的事，是你刚才说过，这是运命安排一切的事情。可是或者现在后悔了，收回你说过的话，要来争取这监督权，把那定数推在一边了么？

宙斯　并不是的，但是运命经过了我们去完成那些罢了。

库尼斯科斯　我懂得了，你说你们乃是运命的扮下手的和仆人吧。但是即使如此，那些神意也是她们的，你们只像是她们的家仆和工具就是了。

宙斯　你怎么说？

库尼斯科斯　我想，那么你们好像是木匠的斧头和钻子，这帮助他做些工作，可是没有人会说它们是工人，或说那只船是斧头和钻子所造，却总说是那造船匠。同样地是那定数做成这造船的工作，你们至多乃是运命的斧头和钻子而已，因此我想人们应当向定数祭祀，向她求福，用不着对于你们来行道啦祭祀啦表示敬礼。但是不然，即使他们去敬礼定数，这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据我看来，没有人能够，就是运命自己要想来改变或是倒转她们以前给每人所注定的事，也是不可能的。阿特洛波斯[14]总要不肯答应，若是有人要来把纺竿倒转，解散克罗托的工作的话。

宙斯　库尼斯科斯，你竟以为运命还不值得为人们所敬礼么？你真是像要想打倒一切了。至于我们，即使没有别的理由，但是我们预言，告诉一切运命所定的事，这就尽足够

被人敬礼了。

库尼斯科斯　宙斯，这是全然无用的事，预知了未来的事情，却完全没有法子去防止它，——除非是你说，有人预先知道当死于铁的枪尖之下，却能逃得过死，只要把他自己关了起来？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运命将引他出去打猎，将他交给了枪尖。阿德剌斯托斯[15]把他的投枪向野猪丢去，没有打中，却将克洛索斯的儿子杀死了，这投枪好像是运命女神的有力的一击直向那青年射的。还有给赖伊俄斯[16]的预言，那真是可笑了：

“别在子孙的田里播种，违反了神意，

因为如果生了儿子，所生的将杀死你。”

我以为这是多余的，去警告那反正要实现的事情。所以在神示之后，他播了种，于是他的儿子杀死了他。因此我看不见什么理由来，为了那预言你可以要报酬。且不说你说那预言的习惯，总是给多数的人暧昧难懂的话，不曾明说渡过哈吕斯河将要失掉他自己的还是库洛斯[17]的国土，因为那神示是都可以作两面解释的。

宙斯　库尼斯科斯，这是因为阿波隆有什么事对克洛索斯生气，因为他用羊羔的肉和甲鱼一起煮，去试探他。[18]

库尼斯科斯　他是一个神，不应该生气呀。但是我想，那吕狄亚人的受骗正是前定的吧。我们一般不能明白地知道未来，也是定数所注定，所以就是你的预言也还是在她的范围之内吧。

宙斯　你并不给我们留下什么了，我们是没有用处的神们，对于世事没有照顾，也不值得祭祀，老实说来正同斧头和钻子一样吧？这似乎你看不起我也是有理，可是我虽然手

里捏着霹雳棒，却是让你说那些反对我们的话。

库尼斯科斯　宙斯，你打吧，假如我是注定要被雷击的，而且我也并不怪你这一击，但这却要怪克罗托通过了你给我伤害，就是那霹雳棒本身照我说来也还不是危害我的原因。但是现在还有一件事想要问你和那定数，这你想来可以替她回答。这是因了你那恐吓的话所以令我想了起来的。为什么世间常有这种事，把盗庙的和强盗放走了，还有那些狂暴的、凶恶的和伪誓的人，你却屡次劈那株树，或是石头，或是毫无过失的一只船的桅杆，有时候还打死一个正直而敬神的走路人？……宙斯，你为什么不则声呢？或者这也是我不应该知道么？

宙斯　库尼斯科斯，这不是的。你是一个麻烦的人，我不晓得你是从哪里捡了这些东西到我这里来的。

库尼斯科斯　那么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再问你们了，你和神意和定数，为什么世间是这么的，那个正直的福吉翁和以前的阿里斯忒得斯，[19]在那么穷苦窘迫之中死去了，可是卡利阿斯和阿尔吉比阿得斯，两个不守法的青年，那狂暴的墨狄阿斯，阿癸那的卡洛普斯是一个淫荡的人，把他的母亲饿死了，却是很富有？还有梭格拉底为什么被交付给了十一人组，[20]而不是墨勒托斯？萨尔达那帕罗斯那么一个女性的人，为什么该做国王，而戈刻斯[21]是有品行的一个男子，却被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不喜欢那当时的事情？我且不细说现在的那种情形，那些坏人和贪得的都是很幸福，好人却被抢劫，受尽贫病和千百种的迫害。

宙斯　库尼斯科斯，你不知道在这一生完了之后，恶人有什么刑罚等着他，好人将过怎样幸福的生活么？

库尼斯科斯　你大概要对我说那冥王，提堤俄斯和堤塔罗斯[22]的事了吧。在我是，我死了的时候，自会明白是不是有那么一回事的，但是现在呢，我情愿就是暂时也幸福地生活，宁可死后被十六只大鹫去撕我的心肝，[23]却不愿意在这里像坦塔罗斯地口渴，到了福人岛再去畅饮，和英雄们偃卧于往者原[24]上的。

宙斯　你说什么？你是不相信在那里会有赏罚，并且有一个法廷，审查各人的生活的么？

库尼斯科斯　我听说有一个克勒忒人弥诺斯，[25]在底下审判这些事情。请你替他回答我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说，他乃是你的一个儿子。

宙斯　库尼斯科斯，你有什么话要问他呢？

库尼斯科斯　他主要是罚什么人呢？

宙斯　当然是那恶人了，有如那些杀人凶手和盗庙的。

库尼斯科斯　那么把什么人打发到英雄那里去呢？

宙斯　那些好人，虔诚的和那一生规矩的人。

库尼斯科斯　宙斯，这是为的什么缘故呢？

宙斯　这是因为后者值得奖赏，前者却应得责罚的缘故。

库尼斯科斯　但是一个人假如不是故意地做下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也以为应该同样地罚他么？

宙斯　没有这样的事。

库尼斯科斯　那么我想，假如一个人不是有意地做了一件好事，他是不是也以为是不该得赏的了？

宙斯　那是当然的。

库尼斯科斯　宙斯，那他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赏或是罚

了。

宙斯　为什么没有呢？

库尼斯科斯　因为我们人类都不能随意地做一件事，只是听从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命令而动作，如你以前所说是真的话，那么运命是这一切的原因。假如有人杀了人，那她便是凶手，若是他抢了庙里的东西，他也是受命令而做的了。所以弥诺斯如想公平地判断，他须得先办定数来替代西绪福斯，[26]再办运命来替代坦塔罗斯才行。因为他们只是服从命令有什么罪过呢？

宙斯　现在你问这些问题，我觉得没有回答之价值了。你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是一个学者，[27]我现在要走了，留下你在这里。

库尼斯科斯　我还有这一句话要问你，便是运命住在哪里，怎么能够管理事情，弄得这样的细密，是不是她们只有三个人？她们的生活很是劳苦，而且在我看来，有这许多麻烦事情，也没有什么好运，似乎在她们生下来的时候，定数是没有多大的好意的。总之现在如让我选择，我是宁可过我旧日子，就是再穷苦点也可以，不想去坐着旋转那纺竿，这里充满着那么多的事情，要一件件的仔细地看着。但是，宙斯，假如你不容易回答这些问题，那么你刚才所说的那回答我也可以满足了，因为那些也足够说明关于定数和神意的讨论了。至于其余的事情，那或者是不曾前定我所能够听到的吧。

注　解

〔1〕　荷马全译应是荷墨洛斯（Homeros），著有史诗两种，赫西俄多斯（Hesiodos）在荷马以前，亦史诗作者，后代所传神话大抵悉依据两家所说。因为希腊的神是人性的，爱憎不异凡人，故所说多有纰缪，为后世哲人学者所指摘，此篇所说可见一斑。

〔2〕　“定数”（Heimarmenê）与“运命”（Mairai）差不多是同意语，都是说预先注定的事情，但是前者是由动词“分配”出来的分词，所以始终是抽象性的，后者亦是从同一的根源出来，意义是各人应得的“一份”，却渐渐变为专名，就是所谓运命女神，人数也变为三个，各有名字了。参看第五篇注〔33〕。

〔3〕　见于荷马史诗《伊利阿斯》卷二十，原句没有引“来到了”这一个字，今特补足。冥王的家里即指冥土，见第五篇注〔1〕。

〔4〕　文艺女神（Musai）共有九人，分司诗歌音乐的事，世俗通用拉丁化的英语，误读为“缪司”，现在所谓博物院，原出于文艺女神的庙（Museion）一语。

〔5〕　运命女神三人，其名字为克罗托，拉刻塞西斯，阿特洛波斯，见第五篇注〔33〕。

〔6〕　“运命”（Tykhê）也是一个抽象名词，是说时机凑合，由于一时的运气，似与定数相异，普通也算作一个女

神，却并没有名字。

〔7〕　见史诗《伊利阿斯》卷八。

〔8〕　原文云 sophistoi，本义是智人们，指各派的哲学者，但是后来有些人职业化了，有些故意做出奇异的言行，所以这名称亦随以恶化，这里称为学者，也含有轻蔑的意思。参看第七篇注〔11〕。

〔9〕　赫淮斯托斯见第五篇注〔4〕。他本是他母亲赫拉（Hera）独自产生的儿子，在一回宙斯和赫拉打架的时候，赫淮斯托斯因为走去帮助他的母亲，被宙斯从天上丢下来，落在地上，所以把脚跌跷了。普洛墨透斯（Promêtheus）通俗依英读译作伯罗米修士，因为给人类偷天上的火，为宙斯所恨，被钉于高加索山上，每天由大鹰啄食他的心肝，后来则因为告诉宙斯一件秘密，得被释放。这秘密便是假如宙斯去爱那海的女神忒提斯（Thetis），则所生儿子将胜过宙斯，篡夺他的王位，后来她嫁给了别的人，生下阿吉琉斯来，成为征特洛亚的最大英雄。

〔10〕　宙斯的父亲即是克洛诺斯，见第七篇注〔29〕。宙斯是他的最小的儿子，协同他的兄姊反抗他父亲的统治，夺了王位，把克洛诺斯锁了关在地狱里。这地狱便是塔耳塔洛斯（tartaros），位置在地底下，是禁闭反叛的神的地方。

〔11〕　你的兄弟指海神波塞冬（Poseidôn），他曾在特洛亚王拉俄墨冬（Laomedôn）那里为奴，因为他计画反抗宙斯的统治，所以被罚苦工一年，建筑特洛亚的城池。阿波隆则是因为宙斯雷击了他的儿子，一个神医善能起死回生，宙斯为了他逆天行事，所以杀了他，但是阿波隆却迁怒于给宙斯制造霹雳棒的人，因而把他杀了，为了这事宙斯罚他去给

阿德墨托斯（Admêtos）当奴隶。

〔12〕 被海贼所绑走乃是狄俄倪索斯（Dionysos）的事情，他是宙斯的一个儿子，尝往各处旅行，误乘上了海贼的船只，他们想把他载到亚细亚去卖作奴隶，可是他显出神威，使船上的桅桨悉化为蛇，自己化为狮子，于是水手们都发狂投水，变做海豚了。

〔13〕 神意原语云 pronoia，普通宗教用语称作神的摄理，谓神创造万物，加以治理，即全知全能之所在，但万事皆有定数，则与神的自由意志显有冲突，故即可以定命之说打倒神意也。

〔14〕 阿特洛波斯即为运命女神的第三人，管理剪断一个人的命运的线的，原意云不退转，这里即用此义双关，切合不能让纺竿倒转。

〔15〕 吕狄亚王克洛索斯（参看第五篇注〔24〕）有两个儿子，长子既聋且哑，次子名叫阿堤斯（Atys），他曾梦见预兆，说当死于兵。阿德剌斯托斯（Adrastos）尝以误杀人亡命至吕狄亚，经克洛索斯为祓罪录用，后来命他同阿堤斯去打一个大野猪，阿德剌斯托斯用投枪打它没有中，却打中了阿堤斯并将他杀死了。此事见赫洛多托斯（Herodotos 通称赫罗多德）《史记》卷一。

〔16〕 赖伊俄斯（Laïos）是忒拜（Thebai）的国王，预言告诉他不要生儿子，因为他将要杀父妻母的。赖伊俄斯不听神示，生了一个儿子，将他脚踝刺伤，弃置野外，却给人留养了，这就是俄狄波斯（Oidipos），即是有名的肿足王。俄狄波斯长大后，回到忒拜的路上，遇着赖伊俄斯，因为争道的关系，将赖伊俄斯杀了，后来又除灭了路上给人猜谜的

狮身女面的妖怪，忒拜人就奉他为王，并将王后也配给了他，于是那预言就全验了。

〔17〕　吕狄亚王克洛索斯自恃富强，欲往征波斯，到得尔福（Delphoi）的阿波隆庙里去请求神示，得到预言云：

“克洛索斯如渡过哈吕斯河，

将使一个国土失掉。”

但是结果是波斯大胜，克洛索斯本身做了俘虏，几乎死在火堆之上，原来失掉了乃是他的国土，原来神示的话是两面都说得通的。

〔18〕　当初克洛索斯因为不知道哪个庙里的神示可靠，所以他想设法试探一下。他在家里做一件事，同时问神说他是干什么，阿波隆回答对了，说他正在一个铜盖的铜锅里，煮着羔羊的肉和甲鱼。见赫洛多托斯《史记》卷一。

〔19〕　福吉翁（Phokiôn）为雅典的政治家兼武将，以正直著名，贫困以终，公元前三世纪的人。阿里斯忒得斯（Aristeides）生公元前五世纪中，以公正称，亦以贫困终。卡利阿斯（Kallias）事迹不详，阿尔吉比阿得斯（Alkibiades）是雅典的政治家，颇有才干，而甚狂妄放荡。墨狄阿斯（Meidias）是雅典的富人，以反对当时爱国的政治家得摩斯忒涅斯（Demosthenês）著称。卡洛普斯（Kharops）是征特洛亚的希腊军武将之一人尼琉斯（Nireus）的父亲，其行事不可考。

〔20〕　梭格拉底以不敬神及毒害青年被控，被公判有罪，应处死刑，乃服毒人参（konion）以死。雅典称狱吏司监禁罪人及处刑等事者曰亨得卡（hendeka），意云十一，今译十一人组。墨勒托斯（Meletos）系当时无名文人，诬陷梭

格拉底最力之一人，其后雅典人亦深悔其事过于严厉，又复平反，追究控告的人，墨勒托斯终以此死，倘如这种传说是真的话，那么墨勒托斯亦是终于交付了十一人组了。

〔21〕 萨尔达那帕罗斯（Sardanapalos）生公元前七世纪中，为亚叙利亚国王，在位四十年，后世史家说他是柔弱奢侈的暴君，但考亚叙利亚文献，武功文化显有成就，似不无失实之处。戈刻斯（Gôkhês）事无可考见，原文有一本作：

“而好许多波斯的正人，都被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不喜欢那当时的事情。”不曾举出名字，只是混称有些波斯人罢了。

〔22〕 冥王见第五篇注〔1〕。提堤俄斯（Tityos）是欧玻亚地方的一个巨人，因为想强奸阿波隆的母亲勒托（Letô），被阿波隆所射杀，死后在地狱里捆绑着，让两只大鹫啄食他的心肝。坦塔罗斯（Tantalos）则因杀了儿子享神，想要试探神们能否前知，于是得罪（此处也有种种异说）入地狱，长苦饥渴而得不到饮食，他站在河中，水一直到他的颏下，但是等他俯首欲饮，水却落下，顶上满垂果实，伸手想摘的时候，树枝又升了上去了。参看第六篇注〔41〕。

〔23〕 大鹫啄食心肝，系指普洛墨透斯的故事，见上文注〔9〕，虽然提堤俄斯也是如此，不过不大为人所知，不成为故典罢了。

〔24〕 福人岛（Makarôn nêsoi）即是祝福的人的列岛，希腊人想象在于黑海的极西，那里死者的乐土“往者原”（Elysion Leimon）也就是在这岛上。那地上据荷马史诗上说，“没有雪，没有大风暴，也没有雨，只有海风时常给人类送

来微凉的风而已。”本来那里是只收容与神有血统关系的所谓半神的英雄，与地狱里只监禁对神有叛逆行为的相对，但是后来似乎是也开放给一般的人们了。因为在那里没有事情可做，所以除了畅饮及偃卧以外，没有别的事了，作者于此著处也含有一种讽刺。参看第六篇注〔37〕。

〔25〕　弥诺斯（Minos）系克勒忒岛的国王，也是宙斯的一个儿子，死后在阴间裁判鬼魂的善恶，但是后来又说这是刺达曼堤斯了，刺达曼堤斯乃是弥诺斯的兄弟，因为人正直，死后被命为判官，见第六篇人物说明，再加上埃阿科斯，一总有三个人，埃阿科斯见第五篇注〔8〕。柏拉图在一篇文章里乃巧妙地加以分配，他说刺达曼堤斯管审判亚洲的鬼魂，埃阿科斯管欧洲的，弥诺斯则管凡是生前枉死者，由他加以平反。

〔26〕　西绪福斯（Sisyphos）是科任托斯国王，为人甚是狡狯，有一回宙斯爱上一个海的女神埃癸那（Aigina），生了埃阿科斯，西绪福斯却将这秘密泄漏了。宙斯叫死神去捉他，结果反而被他抓住，将死神锁了起来，后来由战神阿瑞斯（Arês）前来解救才得逃回。因此死后被罚在阴间背一块大花岗石上山，好容易走到上边，石头却又滚了下去，须得从新去背，这样地终年辛苦，没有了期。

〔27〕　“学者”见上文注〔8〕。

第九篇　宙斯唱悲剧

《宙斯唱悲剧》（Zeus Tragôidos），原文后边的这字是与宙斯同位的名词，意思是说他作为一个唱悲剧的人，不是表示他的动作的，虽然如为通俗起见，不妨译为“宙斯唱老生”，因为形容他气急败坏，力竭声嘶的神情。宙斯这样着急并非出于无因的，因为他听说下界有两派哲学家在讨论诸神之有无，事关神界的前途，所以心里忐忑不安，往来行走，独自说话，引起家里的疑问，结果因事情重大，主张开诸神大会，共同讨论。诸神开会以后，便来听取哲学家的议论，这里对决的两派的代表，一个是画廊派[1]的提摩克勒斯，是主张有神的，一个是厄庇枯洛斯派的达弥斯，是主张无神的。所以这篇的结构是显然分作两个场面，前边的重心是在天上，神们在会议场各自发言，后边则重心移到地上去了，重要在于两造的陈说，诸神只是旁听罢了。结果是主张有神的御用哲学家有点理屈词穷，渐渐不支，末了只好破口大骂，动手要打，实际上表明已是全盘输却了。这两个场面代表了古代雅典在民主时代的活动，即在议会和法廷的论辩，也即是辩士发挥他本领的地方，虽然时移世易，已是数百年前的事，著者利用这些来作材料，手段是很巧妙的。此篇特别起首用韵文，与散文夹杂，这是所谓墨尼波斯[2]体，

墨尼波斯是公元前三世纪中的一个犬儒派，所作讽刺诗悉已散佚不存，著者很推重他，在《死人对话》和别的对话中多以他为主角，也模仿他的文体著作，所可惜的只是这一篇留存着而已。在对话中写宙斯的很多，有些还保存着荷马诗里的威严，但是在这篇里却写得他很有点可怜相，目睹要垮台了，束手无策，可是实际上还是很高明的，他虽然心里希望提摩克勒斯得胜，实在是还是佩服达弥斯，看他末了答赫耳墨斯的话，可以知道他的意思了。

上场人物

赫耳墨斯

雅典那

宙斯

赫拉

波塞冬

阿佛洛狄忒　均见前。

洛得斯的巨像（Kolossos Rhodiôn）　在洛得斯岛上的太阳神（Hêlios）巨像。

摩摩斯（Mômos）　本意云谴责，人格化为批评之神，专务寻瘢索疵，伊索寓言曾说他因批评宙斯造牛不好，不把它的眼睛生在角上，宙斯因他诽谤，所以将他逐出了。

阿波隆

赫剌克勒斯　均见前。

赫耳玛戈剌斯（Hermagoras）　原意云“市场的赫耳墨斯”，本来是一个有名的辩士的名字，这里借了来说是赫耳墨斯的一个兄弟，因为在画廊的近旁有赫耳墨斯的一座铜像，名称为市场的赫耳墨斯（Mermês agaraios），名字即从此二字化出。

提摩克勒斯（Timoklês）　画廊派（Slôikos）的哲学家。

达弥斯（Damis）　厄庇枯洛斯派（Epikoureios）的哲学家。

赫耳墨斯——
“你为什么独自沉思，一个人唠叨着，
脸色苍白地踱着，有点像学者的神气？
请你告诉我，我给你分忧，
不要看不起你的家人[3]的胡言。”
雅典那——
“你是我们的父亲，克洛诺斯的儿子，最上的主君，
我抱膝请求了，那个青眼的女神，你的第三个女儿，[4]
说出来吧，不要隐藏着，让我们知道，
什么忧虑在咬你的心和精神，
以致深沉地叹气，两颊都苍白了呢？”[5]
宙斯——
“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需要说明，
或是苦痛，或是悲剧的结局，
得超过十行以上的话！”[6]
雅典那——
“阿波隆，你的说话，这是什么开场白呀？”[7]
宙斯——
“地母的那一群该死的地下的家伙，
还有你，普洛墨透斯给我种下怎样的祸害！”[8]
雅典那——
“这是什么？听你说话都是家里的人呀。”
宙斯——
“轰隆闪烁的雷电，你给干得什么呀？”
赫拉　宙斯，把那怒火按下去吧。因为我们既然不会像

做戏里的答话，也不会吟史诗，又不曾整个把欧里庇得斯[9]吞下去过，所以不能够陪你演剧呀。你以为我们真是不知道你那烦恼的原因么？

宙斯——

“你们不知道，不然是要大声叫唤起来了！”[10]

赫拉　我知道，你的主要的烦恼乃是恋爱，虽然我并不叫唤，因为是惯了，你以前曾经屡次这样地侮辱过我了嘛。这回似乎你又找到了别一个达那厄，塞墨勒或是欧洛珀，[11]所以为恋爱所纠缠，想要变作一头公牛，一个羊人，或者金的雨，那么可以流进屋顶到那情人的怀中，因为那些叹气啦，流泪啦，和脸色发白啦，都是恋爱的症候，不是什么别的。

宙斯　幸福的人，[12]你以为我们在这个情形之下，还要搞恋爱和这种游戏么！

赫拉　但是，这如不是为此，那么还有什么别的使你烦恼呢，你不是宙斯么？

宙斯　赫拉，现在我们神们的地位是在极端的困难，正如俗语说的，乃是站在刀口上边，或者我们是仍旧受到敬礼，从地下得到礼物，或者完全付之不理，简直不算是什么了。

赫拉　难道是地[13]又生下一批巨人来了，或是提坦们摆脱了他们的锁链，打倒了守卫的人，又拿起武器反对我们来了么？

宙斯——

“放心吧，那地下是对于神们没有危险。”

赫拉　那么这还会有什么可怕的事呢？我看如不是有什

么事情烦扰着你，你不会在我们面前显出波罗斯和阿里斯托得摩斯[14]的，而不是宙斯的面相的。

宙斯　赫拉，原因是我昨天听到了，画廊派提摩克勒斯和厄庇枯洛斯派达弥斯的一场辩论，我不知道这是怎么起头的，关于神意的问题，在许多出色的人的面前，这件事便使得我很是烦恼。达弥斯说神们并不存在，不要说来监督或是管理事情来，提摩克勒斯却是个好人，他想要帮助我们。那时一大群人围绕了他们，他们没有把话说完，随即散会了，约定日后再来总结，现在是各人都在等候，到底是哪一方面得胜，在他的一边显得多有道理。现在你看见那危险了吧？我们的事情就简直走在狭路上了，这危险就全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这结果不出两者之一，我们或者硬被排除了，如果他们认为我们只是一个名字，或者是照常地被尊敬，若是提摩克勒斯的辩论里得了胜。

赫拉　这真是可怕的事情，宙斯，难怪你为此要唱那悲剧腔了。

宙斯　你还以为我是在想什么达那厄或是安提俄珀，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哩！现在，赫耳墨斯，赫拉，雅典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你们也该有一份，帮同想个法子呀。

赫耳墨斯　我主张召集一个会议，[15]把这问题拿到公众面前去。

赫拉　我也同他一样的想法。

雅典那　父亲，我却是有相反的意见。你不要去扰乱天上，显得你为了这事手忙脚乱了，你只要私下安排，叫提摩克勒斯赢得了辩论，达弥斯为大家所嗤笑，退出论坛去就好了。

赫耳墨斯　宙斯，但是人们不会不知道的，因为哲学家是在公开的论争，而且假如你不把这样重大的关于大众的事情，不召集大家来商议，他们也会说你是一个独裁者。

宙斯　那么，你就布告，让什么人都来吧，因为你说得不错。

赫耳墨斯　听罢，神们都来开会！不要迟延，全都到来！来吧，我们要开会为了一件重大的事情。

宙斯　赫耳墨斯，你的布告就是那么的空虚，简单，一点没有雅致的么，而且这还是召集来讨论顶重要的事呢？

赫耳墨斯　宙斯，那么你要我怎么办呢？

宙斯　我要怎么样么？我说，你把布告说得更庄严点，用上些韵语，大话，诗的句子，那么他们便会更愿意来了。

赫耳墨斯　是的，但是，宙斯，那样的事是做史诗的和行吟诗人[16]所做的，我却是几乎没有一点儿的诗人气，所以怕会把我的布告都毁了，因为过于长了或是缺乏几个韵脚，给他们当作笑柄，为了我的蹩脚的诗句。其实我也看见就是阿波隆，为了有些神示被笑话，虽然那些都是晦涩得很，那些听的人没有什么工夫来研究韵律。

宙斯　赫耳墨斯，你在布告里边混杂些荷马的史诗句子好了，便是他常用了召集我们的，这些你当然还记得吧。

赫耳墨斯　并不记得很清楚，也不是就在手头，但是我却将来试一试：——

“诸神中不要缺一个男的，也不要缺女的，
不要叫一条河留下，除了那大洋，
也不要缺一个神女，[17]都到宙斯家里来，
有什么商议，任何人享受过有名的百牛[18]的宴享的，

无论属于中等或是下等的，甚至于
那无名的坐在祭坛旁边闻不到香的各位。”

宙斯　赫耳墨斯，说得很好，那是一个顶好的布告。他们已经来了，所以你去管理他们，叫他们坐在各自该当的座席，依照他们的质地和手工，那金子的坐在第一排，这之后是银的，随后是一切象牙的，再后是一切青铜的和石头的，在这些里边让斐狄阿斯，或是阿尔卡墨涅斯或密戎或欧佛剌诺耳，[19]及同样艺术家所造的诸神居先，那些俗恶不美观的都放在什么地方，让他们不则一声的，就只把会场摆满了就是了。

赫耳墨斯　就这么办，他们都将照应当的位置里坐了。但是这一件事我须弄清楚，假如一个是金子做的，很是沉重，可是做的不大精工，而且非常俗气，也不像样，他还是坐在密戎和波吕克勒托斯的铜像，与斐狄阿斯和阿尔卡墨涅斯的石像的前头，或者还是应该尊重艺术的价值呢？

宙斯　论理应当那样，可是金子还是首先应该尊重的。

赫耳墨斯　我懂得了，你告诉我把他们照着财富，不是品格去坐，依了估价就是。那么你们金子做的，都到前排来吧！宙斯，看情形前排只是些外夷罢了，因为希腊人，你看他们是怎样的，文雅而且也都好看，技术也精工，可是都是石头的或是青铜的，或者至多最花钱的也只是象牙的，加上一点金子，无非外面贴着，灿烂美观，讲到里面就是这些也是木头的，藏着在里头居住的一大群老鼠。但是这里的本狄斯，那边的阿努比斯，在他旁边的阿提斯，弥特剌斯和门，[20]都是整金的，很是沉重，而且真的值钱。

波塞冬　赫耳墨斯，这是对的么，这个从埃及来的狗脸

人坐在我的前头，而我乃是波塞冬呢？

赫耳墨斯　是的，摇动地面的人，[21]吕西波斯[22]当时用青铜造了你，像是一个穷人，因为科任托斯人那时没有黄金，而这家伙却是比你富，有几个金矿。所以你被挤开了，请且忍受一下吧，并且也不要生气，假如长着这样嘴脸比你看得还尊重。

阿佛洛狄忒　赫耳墨斯，那么你把我坐在前排的什么地方吧，因为我是黄金的。

赫耳墨斯　阿佛洛狄忒，据我看来，你不是的。假如我是眼睛昏花了，你乃是白石所造，这我想是从彭忒利科斯山采来，经过普剌克西忒勒斯[23]的意匠，造成阿佛洛狄忒，后来卖给克尼多斯人的。

阿佛洛狄忒　可是我可以叫一个可以信用的人给我做见证，这人即是荷马，在他的诗里到处总叫我“黄金的阿佛洛狄忒”的。

赫耳墨斯　是的，那同一个人说阿波隆是多金而且富有，可是现在你看他也坐在三等席[24]那里，因为被强盗摘去花冠，他的竖琴上的那些弦柱也都被偷了去了。所以你就该满足了，如在集会里不被排在四等里边去。

洛得斯的巨像　但是有谁敢来和我比赛呢，我是赫利俄斯，[25]而且又是那么的大？假如洛得斯人不是要把我造得异乎寻常的高大，那么他们尽可以同样的费用做上十六个金的神像，所以这样地推论起来，我应该更为值钱了。而且我又做得有技术，制作精工，虽然是那么的巨大。

赫耳墨斯　宙斯，这怎么办呢？这至少是我所难以解决的问题了，因为据我看来，他的质地的确只是青铜，但是我

如计算铸造所费的多少千金的时候，他似乎还该在五百斛[26]的上边了。

宙斯　他为什么跑了来批评别人的渺小，扰乱坐位的呢？——洛得斯的可敬的先生，即使你比那金子的还要贵重，可是你怎么能够坐在前排，却非得叫别人都站起来，那么使你可以坐下，可是也只能放下你半个屁股，就占了全个会场去呢。所以你还是在会议中站着倒好一点，并且对着略弯点腰。

赫耳墨斯　你看，还有别的难以解决，这便是他们两个都是青铜的，并且艺术也都一样，全是吕西波斯所做的，尤其重要的是关于家世，都是宙斯的儿子，我这是说在这里的狄俄倪索斯和赫剌克勒斯。他们两人应当谁居前头呢？因为他们是在吵架呢，你看。

宙斯　赫耳墨斯，我们尽是耗费工夫，好久以前就应当开会了，现在且让他们随意胡乱地坐在那里吧，过几时我们关于这事来开一个会，那时我将决定他们的次序。

赫耳墨斯　赫剌克勒斯呵![27]多么喧闹，他们这些普通日常的嚷嚷呵！“给我们的份子，”“他酒在哪里呢？”“神食没有了！”“哪里是百牛？”“祭品公分！”

宙斯　赫耳墨斯，叫他们静下来，那么他们可以知道是为什么事召集开会的，在他们把这胡说停止了的时候。

赫耳墨斯　宙斯，他们不见得都懂得希腊语，我却不是懂几种外国语的人，能够布告使得斯库泰人，波斯人，特剌刻人和刻耳托人都懂得。我想还不如对他们做手势吧，叫他们静默下去。

宙斯　就那样做吧。

赫耳墨斯　好了，他们都一声不响，比那哲人们还安静了。现在正是你来致词的时候了。你看，他们已经好久都看着你，等候你说出什么话来了。

宙斯　我今天觉得不大好，赫耳墨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所以用不着对你隐瞒。你知道，我在会议上我是多么胆壮，而且大声说话的。

赫耳墨斯　我知道，而且我是吓慌了，在听你演说的时候，特别有一回恐吓着说，要放一根金的绳索下去，把那大地与海都从根底里拉了上来，连同神们都在内。

宙斯　但是现在，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或者因为当前危机的重大，或者因为到会的人多，——因为，你看，会里尽是许多神道，——我的思想有点乱了，身体发颤，舌头也似乎捆住了。所有最奇怪的事情是，我把这整个事件的开场白都忘记了，我原是预备好了的，好叫我的起头给他一个好好的印象的。

赫耳墨斯　宙斯，你把事体全弄糟了。他们疑心你的沉默，都以为听你说出极大的坏事来，因为你老是迟延。

宙斯　赫耳墨斯，你叫我对他们背诵那荷马的那开场白么？

赫耳墨斯　哪一篇呢？

宙斯——

“听我说来，一切男神以及女神。”[28]

赫耳墨斯　去你的吧。你在起头给我们的模拟词句已经够了。若是你愿意，你可以废止你这种浮夸的韵语，就像得摩斯忒涅斯[29]的一篇反对菲利波斯的演说，任凭你选择其一，可以不加什么改变，这实在是现今许多人演说的方法。

宙斯　你说得很好，那倒是演说的一条捷径，是对于不知道说什么好的人一个及时的帮助。

赫耳墨斯　那么，起头来吧。

宙斯　诸位神们绅士，或者不惜任何代价，我想，要想知道我为什么召集你们来的缘故。因为如此，请你们好好地听我的说话。诸位神们，现在的危机差不多是只有一句话，叫我们要坚强地与现状争斗，但是我们，据我看来，似乎对于这些还是很少关心。我现在愿意，——因为得摩斯忒涅斯很是短少了，[30]——明白地告诉你们，什么事烦恼着我，使我召集这个会议的。

这是在昨天，你们统知道，船主模涅西透斯举行祭祀，为了他的船只在卡斐柔斯左近几乎毁坏而得救了，我们被模涅西透斯请去祭祀的人都到了珀赖欧斯吃了一顿。在奠酒以后，你们都自分散了，照着自己的意思，但是我，因为时候还不很晚，便走向城市，当作午后的散步到陶人坊去，一面想着模涅西透斯的吝啬。他请十六位神们[31]宴享，却只用了一只老公鸡，而且又是有喘息病[32]的，四颗乳香丸也完全长了白毛了，所以放在炭火上面立即熄灭了，不发出一点香烟，给鼻子尖能够闻得到，可是他那时许愿献整个百牛祭，其时他的船向着山角漂去，已经是在礁石的圈里了。

那时我这样地想着，已经到了画廊，我看见有好许多人聚集在那里，有些在廊里边，有的在院子里，几个人坐在座位上尽力地叫嚷。我猜想，（这却真是的，）那是专务争论的一派哲学家，就决定留住，听他们说的是些什么，因为我适值是裹在一块浓云里，我便装成他们的模样，将胡子拉长，就很像是一个哲学家了，于是挤过群众到了里边，没有被人

家认出是谁来。我看见那是厄庇枯洛斯派的达弥斯，那狡猾的无赖，和画廊派的提摩克勒斯，一个顶好的人，正在发狂似地争论着。可是提摩克勒斯是流着汗，他的声音也因为叫喊有点嘶哑了，达弥斯却只是微微地冷笑着，使得提摩克勒斯愈加激动了。

他们的整个讨论问题是关于我们的。那个该死的达弥斯主张我们并不为人们计画，也不监察他们中间发现的事情，简直就是说我们并不存在，因为他的议论所必然达到的结果，那里有些人对他表示赞成。别一个，这就是提摩克勒斯，却是在我们这一边，给我们斗争，以至发怒，种种帮我们的忙，称赞我们的管理，说处理指导各样事情，怎么地有秩序有条理，对于他的话也有人赞同。但是后来他困倦了，说话有点不大好，那群众便似乎很看重达弥斯了。我看情形危急，便叫夜到来，把这集会解散了。于是他们二人都散去了，约定第二天再讨论，得到一个结果。我混在群众中间，听见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很称赞达弥斯的意见，并且还且很倒在他一边，但是那里也有些人以为不应当就非难那一方面，姑且等着看明天提摩克勒斯是怎么说。

这就是我所以召集你们的理由，诸位神们，这事关系并不很小，若是你们想想看，我们的一切名誉敬礼以及收入款项，都是从人们来的，假如他们被说服了，以为神们全不存在，或者虽是存在，却并不照管他们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将得不到祭祀，礼品，和从地上来的敬礼，我们只能空自坐在天上挨饿，被剥夺了我们从前所有的那些宴享，大会，竞技，祭祀，坐夜[33]和行列。因为这种情形，所以我说大家须得来想出什么办法，度过这个难关，让提摩克勒斯可以得

胜，觉得还是他说得有理，达弥斯却为听众所嘲笑。据我看来，如果没有我们给他做后援，他是不能单独地得到胜利的。——那么，赫耳墨斯，现在你可以依法布告了，让他们好站起来，开始商议了。

赫耳墨斯　大家听着，肃静，不要吵闹！哪个是有完全神格，想要说话的？这是怎么的？没有人站起来！是你们因为提出的事情关系重大，所以哑口无言了么？

摩摩斯——

“你们尽管都变成水和土吧！”[34]

至于我呢，宙斯，倘到给予我说话的自由，却有许多要说哩。

宙斯　摩摩斯，说吧，完全大胆地说来，显然是你的直言将于大众的事情有益。

摩摩斯　那么，神们听着，我这所说由衷之言吧。我是早就料到我们将有这样窘境的一天，会有像这些的哲学者出来，他们大胆地攻击我们，原故却全在我们自己。我凭了忒弥斯[35]立誓，我们不应当对厄庇枯洛斯，或是他的朋友和继承他的学说的人们生气，假如他们对于我们是这样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有人期望他们不是这么想，他们眼见人生那样的混乱，看着他们里边好人得不着照顾，在贫苦，疾病，奴役中灭亡了，而那些十分该死的人们却很受尊敬，享着巨富，骑在比他更好的人的头上，还有偷盗神物的人没有被罚，却逃脱了，有些没有作恶的却反是有时候死于十字架或鞭笞之下的？

所以这是自然的，他们看了这些事，就想我们是全不存在，特别是听了神示，说什么渡过了哈吕斯河[36]有一大国

将要灭亡，却不说明这灭亡的国是他自己的呢，还是敌人的。又如说——

“神圣的萨拉弥斯，你将歼灭女人们的儿子，”[37]

因为，我想，波斯人和希腊人都是女人们的儿子嘛。而且那些说史诗的人告诉他们，我们也恋爱，受伤，被缚，做奴隶，自己打架，以及各种的烦恼，一面又说是有福与不死的，他们所以讥笑，看不起我们，这不是应该的呢，可是我们听见有人，不是很愚蠢的，批评这些事，反对神意，我们就着了恼，其实现今还有几个人，对于我们犯这些错误的，来献牺牲，我们也就应该觉得高兴满足了。

宙斯，这里有一件事，因为现在到会的都是我们自己，没有外人，除了赫剌克勒斯，狄俄倪索斯，伽倪墨得斯和阿斯克勒庇俄斯，[38]他们却也早已入籍了，我要请你真实地回答我：你曾经关心过在地上的那些人的事，去辨别他们中间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么？你不曾有过吧！实在假如忒修斯[39]不是在从特洛亚到雅典去的时候，路上做些额外的工作，收拾掉了那些坏东西，在你和神意的上头，岂不是就放了斯刻戎，庇堤俄坎普忒斯，刻耳库翁及其他的人，让他们继续活下去，杀害那过路的行人，过那舒服的生活么。又假如不是欧律斯透斯，一个正直的很有远见的人，为了对于人类的同情，考察各地的情形，派遣他的这个仆人[40]出去，是很能吃苦耐劳的人，那么你，宙斯大概也不会想到那水蛇，斯廷法罗斯的鸟，特剌刻的母马，和马人们[41]的胡闹与酗酒的吧？

假如你要我说老实话，我们坐在这里只是想着一件事，便是有什么人在我们祭坛上宰牲烧香的么，此外一切的事都

任其随便扫过去，随流而去罢了。所以我们不只是现在，便是将来也要得到报应，其时人们逐渐地仰着头看，发觉就是对我们祭祀赛会，于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了。随后过了不久，你们就会看见有许多厄庇枯洛斯，墨特洛多洛斯[42]和达弥斯，都讥笑我们，替我们说话的人被压倒了，封住了嘴了。因此所以这是你们应当去设法阻止，补救这件事，因为这是你们把它弄到这样的。至于我摩摩斯，这却没有多大害处，假如他们不尊重我，因为我在从前也并不是一个被尊重的人，其时你们还更是幸运，享受着你们的祭祀。

宙斯　神们，我们且让他胡说去，他总是苛刻，爱挑剔的。正如那个了不起的得摩斯忒涅斯所说，谴责、批评和挑剔是容易的事，任何人都能做到，但是提出劝告，使得情况能够改好，这就需要一个真是聪明的忠告者了。我相信，你们其他的人所能做得到的，就算是他没有说话。

波塞冬　至于我呢，老是在水里，你知道，并且独自住在海底，尽我的力于救助海员，使船只前进，和缓风势。但是我对于这里的事也很关心，所以我说应当在辩论开始之前，把这达弥斯消灭掉了，或用一个霹雳，或是别的方法，因为你说，宙斯，他很有说服人的能力。同时也可以给他们看看，有什么人说我们坏话的，我们要怎么罚他。

宙斯　波塞冬，你这是在开玩笑了，还是已经忘记了，我们没有这种权力，一切都由运命纺线来决定，一个人该死于霹雳，别个死于刀剑，又别一个死于热病或是劳损。若是这事情由我作主，你以为肯让那些贼前几时从庇萨[43]逃走，没有受到我的雷击么，他们从我头上剪去两缕头发，各有六木那[44]重。或者你自己肯在革赖斯托斯地方，给那从俄柔

斯来的渔夫偷走你的三尖叉么？而且人家看来似乎我们是因了被损害而生气了，又像是害怕达弥斯的议论，为了这个缘故把他干掉，不及等候提摩克勒斯来驳倒他。那么，我们即使赢了，岂不似乎是因了缺席裁判而赢的么？

波塞冬　我还以为我是找着了一条得胜的捷径了呢。

宙斯　去你的吧！一个干鱼的想头，[45]十分愚笨的，预先干掉你的对手，使他不得打败而死，把那争论留下来，仍旧没有解决！

波塞冬　那么，这要你们别个来想一个更好的法子，既然你那样说我的是干鱼的想头。

阿波隆　若是你们许可没有胡子的人在规则上可以说得话，或者我可以对于讨论提一点意见。

摩摩斯　阿波隆，现在第一这讨论的关系重大，说话的并不以年龄为限，但是一切公开的，因为在极大危急的时候，要是还在拘泥法律的细节，那不免可笑了。其次是依了法律，你是尽可说话，因为你早已过了成年，登记在十二大神之内，几乎是从克洛诺斯的时代已经算是评议员的一个了。所以你不要对我们装那孩子的模样，大胆地说出你的意思来，不要怕羞因为没有胡子说话，你同时已有了那么大胡子、毛脸的儿子阿斯克勒阿斯了。而且这也是一个好机会，给你表示你的智慧，假如你在赫利孔山坐着与文艺女神们[46]研究哲学，不是把工夫白费的。

阿波隆　可是，摩摩斯，这不是你发出这样许可，却是宙斯，他如叫我这样做，或者我可以说一番话，并不是没有文化的，与赫利孔的研究可以相配。

宙斯　你说吧，我的儿子，因为我给你许可。

阿波隆　这个提摩克勒斯是一个正直的、敬神的人，他精通画廊派的学理，所以他教许多青年人的功课，收到不少的学费，因为他很有说服的能力，在私下与学生们讨论的时候。只是他缺乏在大众面前说话的勇气，他的言语又是庸俗，而且一半是外地口音，所以他为此为人所笑，在他出现于集会的时候，因为他说话不很流畅，但是往往结结巴巴的，或者混乱了，特别是因为这样，所以想表示修饰以图补救。他的智力是非常锐利而且细致，有如那些比我更了解画廊派的人说的，就只是在讲演与说明上面，因为缺少表现的能力，把他的论点混乱弄糟了，没有把他所要说的话说的清楚，却提出了谜语似的前提，回答人家的问话也愈不明白，因此别人听不懂他的意思，所以便都笑他。这是第一应当，我想，说的清楚，此外要特别注意使得听的人要懂得。

摩摩斯　这个你说的很对，阿波隆，称赞说话清楚的人，可是你自己却全不是这样做，你的那些神示都是暧昧的，谜语似的，使许多人陷入在模棱两可之间，所以需要另外一个阿波隆来给说明才好。但是你在这之后有什么建议，怎么去补救提摩克勒斯的辩论得不行呢？

阿波隆　摩摩斯，若是可能的话，给他很能说话的一个代言人，替他适当地说出他心里所想说的话来。

摩摩斯　你这所说的真是一个没有胡子的人的意见，需要一个教师哩。在哲学家讨论的会场上，用一个代言人给提摩克勒斯对听众发表意见，达弥斯就凭他自己说话，没有人帮助，而别个却用代表，偷偷地把意思告诉他，叫他代说，可是他或者还不很听懂所说的呢。这在听众看去是一场笑话么？不，这须得让我们另外去想办法才是。倒是你，可佩服

的朋友，因为你说是一个预言者，并且因此收到不少的酬资，在某个时候竟收到些金条，为什么不对我们及时地表示你的技艺，预言在辩论里两个学者哪个要得胜呢？若是你是个先知，当然会知道结果是怎样的。

阿波隆　摩摩斯，这我怎么能做呢，在这里我们没有三足的鼎，没有香和预言的泉水像卡斯塔利亚[47]似的。

摩摩斯　你看见么？到了考试的要紧关头，你就逃走了。

宙斯　可是，我的儿子，你说来吧，不要给这说坏话的人得到一个机会，来诋毁侮辱你的本领，说那全靠三足鼎与香与水，所以你如没有这些，你的技术就被剥夺了。

阿波隆　父亲，可是做这种事情，还是在得尔福或科罗丰，[48]那里习惯了，有一切我所需要的东西在手头，比较更好些。但是即使没有这些，准备不够，我也将试试看，预言哪一个得胜。我所说的或者不合韵律，要请你原谅。

摩摩斯　说吧，但是要清楚，别使这个又需要一个代言人或是翻译。现在这不是在吕狄亚小羊肉和甲鱼同煮[49]的问题了，但是你知道那讨论的是什么。

宙斯　我的儿子，你要说出什么来呢？你预言的先兆是那么地怕人，你的脸色变了，眼睛老滚着，头发直竖，你的动作像是巫师，[50]总之一切似乎中邪，毛骨悚然，并且很是神秘。

阿波隆——

“你们听那降神的阿波隆的神示吧，
关于冰冷的争斗，二人对立，
尖声高叫，用着飞舞的言词，

此起彼伏的许多战斗的声音，
落在锄柄的顶点上面。
但是那有钩爪的大鹭抓住了蚱蜢的时候，
那时致雨的燕鸟们也就住了叫声了。
骡子得胜，快走的驴儿也要用头撞人了！”

宙斯　摩摩斯，你为什么发笑呀？现在没有什么可笑的事。住了，倒楣的人！你要会笑到气逼了死的！

摩摩斯　宙斯，我怎么能不笑呢，神示那么清楚而明显？

宙斯　那么，这怎么说的，你且给我们说明了看。

摩摩斯　这很是明显，所以我们无须要一个忒弥斯托克勒斯。[51]那神示是这样清楚地说，这人是变把戏的，你们相信他的乃是驮货的驴子，凭了宙斯，以及骡子，而且没有一点思想，如同蚱蜢一样。

赫剌克勒斯　父亲，我虽然是一个侨民，[52]但是我将不踌躇说出我所想的话来。他们遇见相争的时候，若是提摩克勒斯得手的话，我们便让关于我们的讨论进行下去，假如情形相反，我就立刻去摇那柱廊，把它摔倒在达弥斯上面，那么这该死的不会再来侮辱我们了。

宙斯　赫剌克勒斯，我凭了赫剌克勒斯[53]说，你所说的真是乡下人的而且非常珀俄提亚式的话，因为消灭一个坏人要连累这许多好人，而且连那画廊，以及玛剌同，与弥尔提阿得斯和库奈革洛斯[54]都在内么！若是那些都倒坏了，辩士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这岂不是没收了他顶好的说话的题目了么？况且，虽然你活着的时候，当然可以去做那样的事，但是在你成了神之后，你就该知道，我想，只有那运命

之神才能做那样的事，我们是对于这些没有分的了。

赫剌克勒斯　那么，我在那杀那狮子和水蛇的时候，也是运命做主叫我去做的么？

宙斯　当然是的。

赫剌克勒斯　现在假如有什么人侮辱我，抢劫了我的庙，或是推倒了我的像，我也不能去除灭他，如不是运命很早以前就那样地决定了的？

宙斯　不，这不可能。

赫剌克勒斯　宙斯，你听我直说了吧，因为这正如那喜剧诗人所说，——

“我是乡下的粗人，说槽就是一个槽。”[55]

若是你们这里是这样情形，那么我将永远和这里那些尊荣，祭品的香味以及牺牲的血告别，去到冥土里，在那里我把弓裸露着，至少还可以威吓那些被我所杀兽类的鬼魂。

宙斯　你说的好，这是内面的证明，如人们所说。这如果你说给达弥斯给他一个暗示，倒是于他有好处的。

但这是谁呢，赶快的跑来，一个青铜的，模样很好，轮廓整齐，头发旧式地缚了起来的人？赫耳墨斯，那是你的兄弟，[56]在市场的那一个，在画廊旁的。他遍身涂满了沥青，因为每天都被那些雕刻家取模子哩。——孩子，你跑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或者你给我们带来地上面的消息了么？

赫耳玛戈剌斯　宙斯，非常重大，千万要注意。

宙斯　告诉我，是不是我们疏忽了什么反叛了么？

赫耳玛戈剌斯——

“适值刚才那做铜像的人们

用沥青涂遍了我的胸背，

做了可笑的胸甲在我身上，
依照模仿的精巧技术，
取得铜像的完全的模形。
我看见一群人走近前来，[57]
两个人大呼小叫，语言的拳术家，
一个是达弥斯，——”

宙斯　好的赫耳玛戈剌斯，止住你的高腔吧。我知道你所说的两个人。但是告诉我，是他们已经开战了好久了么？

赫耳玛戈剌斯　还不很久，他们还只是远距离击射，远远的用骂詈互相抛掷呢。

宙斯　神们，现在还有什么事可做，除了且屈身听他们讲话呢？

所以让时节女神们[58]拿开门闩，赶走那些云，把天门畅开吧。凭了赫剌克勒斯，那么些来听的群众！提摩克勒斯本人可是不大中我的意，他战抖着，并且张皇了。这家伙今日可要坏事。其实很是明了，他似乎抵敌不过达弥斯。可是我们还得尽力，给他祷告，

“暗暗的，对着自己，这样叫达弥斯不知道。”[59]

提摩克勒斯[60]　达弥斯，你这盗庙的人，[61]你没有说，神是不存在，对于人们也没有关心么？

达弥斯　不，但是你先回答我，你凭了什么理由，相信他们是存在的呢？

提摩克勒斯　不，但是你回答我，你这污染的人！[62]

达弥斯　不，但是你！

宙斯　在这件事上面，我们的人显得较好，吵闹得也更响。干的好，提摩克勒斯！把恶骂泼过去吧，这是你的得力处，因为在别的地方他会堵住你的嘴，弄得你像鱼一样的哑。

提摩克勒斯　但是我凭了雅典那立誓，我不首先回答你。

达弥斯　那么好吧，提摩克勒斯，你发问吧，因为你算是得胜了，为了你的赌咒。只是请你不要谩骂。

提摩克勒斯　你说的好。那么告诉我，你这被诅咒的，你不以为神们并不关心人事么？

达弥斯　一点都不。

提摩克勒斯　你说什么？这一切都是没有预先考虑的么？

达弥斯　是的。

提摩克勒斯　整个宇宙的运行是没有神的指示么？

达弥斯　没有。

提摩克勒斯　万物都是胡乱地动着么？

达弥斯　是的。

提摩克勒斯　人们，你们听见了这话，还是忍耐着么？你们不把这神的罪人去用石头砸死么？

达弥斯　提摩克勒斯，你为什么要激怒人们来对付我呢？你是什么人，为了神们这么地生气，特别是他们自己还

没有生气呢？他们一直没有给我什么惩罚，虽然他们是听了我好久，如果是有耳朵的话。

提摩克勒斯　达弥斯，他们听见，他们听见，他们将来有一天要罚你的。

达弥斯　可是他们要在什么时候才有工夫管到我呢，他们是那么地匆忙，据你说来，又要管理那宇宙，它的范围是无限的？这便是他们所以还没有罚你，因为你的那些伪誓以及别的一切，——我不想同你这样地用谩骂的话，违反了我们的协定。可是我看不出别的更好的方法，表示他们的神意，比给你这坏人以一个坏的收场更是恰当了。但这是显然的，他们是不在家，渡过大洋，大概是去访问那没有罪辜的埃提俄庇亚人[63]去了吧。总之他们是习惯于去和他们宴享，有时候还是去作不速之客呢。

提摩克勒斯　达弥斯，对于你这些放肆的话，我能用什么话回答你呢？

达弥斯　提摩克勒斯，你告诉我，我是好久以前就想知道的，你凭了什么相信神们是关心人事的呢？

提摩克勒斯　最先是一切自然的秩序使我相信，太阳总是走那一条道路，月亮也是的，时节的改变，草木的生长，和生物的诞育，都是那么巧妙的安排，所以它们能够生活，动作，思想，行走，建造房屋，制作皮鞋，以及其他。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神意的工作。

达弥斯　提摩克勒斯，那些正是问题，是你所想寻求解决的，但是这不能就证明，所有这些事情的成就是由于神意的缘故。我虽然承认这些现象有如你所说的，但是我不能立即相信这是由于某一种的预先考虑，因为这是可能的，最初

是各自行动，随后变成整齐划一，你却把那必要叫作秩序，有人如不接受你那一套安排，称赞这些现象的特色，每个都当作神意的表见，你便生了气。这有如喜剧诗人所说，——

“那是一个不通的答案，且对我说个别的吧。”

提摩克勒斯　在我说来，无须在这之上再要证据了。但是，我将告诉你。回答我这个吧，你以为荷马是顶好的诗人么？

达弥斯　的确是的。

提摩克勒斯　那么，这是他由于他的指示使我相信神意的。

达弥斯　但是，可敬的朋友，各人都承认你，说荷马是一个好的诗人，可是并不就是说他或者是其他的诗人们，是一个很真实的证人。他们对于真实并不关心，我想，却是要使得听众欢喜，所以有节调地歌唱，说些故事，总之一切都是为的给人快乐。

可是我却想要知道，使得你相信的是荷马的哪些话呢？是他说宙斯的事，他的女儿和兄弟，还有他的妻子，阴谋把他锁了起来[64]么？若是忒提斯不把布里阿瑞俄斯[65]请来，我们的顶好的宙斯就已经被捉并且上了镣铐了。他为此要报答忒提斯一下，所以欺骗阿伽门农，给他看一个虚假的梦，以致许多阿开亚人[66]都丧了命。你不看见么，假如他不能够打一个霹雳，把阿伽门农烧了，他就没法说他不是一个骗子。或者你还是顶相信他说这一件事，便是狄俄墨得斯[67]怎样使得阿佛洛狄忒受伤，其次受到雅典那的提示，伤了阿瑞斯，不久以后神们自己就亲自动手，混战一气，不分男女，[68]雅典那打败了阿瑞斯，他是已经疲苶了，我想，由于

他受到狄俄墨得斯的创伤。还有——

“那强壮的幸运之神赫耳墨斯与勒托对敌。”[69]或者你又觉得关于阿耳忒弥斯的故事是可信么，她是一个爱生气的人，因为没有为俄伊纽斯[70]邀去赴宴，她便发怒，为此把一头非常巨大的，有不可抵抗的力量的野猪，放到他的国土里去。是荷马说了这些的话使你相信的么？

宙斯　阿呀，神们！多么大的叫喊，群众发了出来给达弥斯叫好呀！我们的人似乎陷入苦境了。实在，他在流汗，而且发抖呢，这是很明显的，他将要丢下盾牌，[71]正在四下观看，想要溜走呢。

提摩克勒斯　那么你大概也不以为欧里庇得斯所说的真了，他使神们走上戏台，演出他们救助英雄里的好人，除灭那些坏的，和不敬神的像你这种人。

达弥斯　提摩克勒斯，你这哲学家中最是坚强的人，假如悲剧的作者那样做就使得你相信，那么你就应该也相信，那波罗斯和阿里斯托得摩斯，以及萨堤洛斯[72]也就是那时候的神，或者连那扮神的面具，高底靴，拖到脚面的长袍，大衣，手套，垫高的肚子，[73]以及别的那些使得悲剧庄严伟大的东西也都是神圣的了，这是非常可笑的。欧里庇得斯在依照他自己的思想，没有戏曲上必要的限制的时候，你可以听他坦白的说：——

“你看那上边的无限的空气么，

这包围大地在柔软的拥抱中的？

说这是宙斯，相信它是神。”[74]

又说道：——

“宙斯，无论宙斯是谁，因为我不曾知道，只是除了听说。”[75]以及这样的话。

提摩克勒斯　那么，所有人们和各民族相信神们，并举行祭典，都错误的么？

达弥斯　提摩克勒斯，这很好承你提醒我关于各民族的信仰。从这里你可以特别明了的看出，关于理论上的神是没有的，因为那里混乱很大，各人相信都不一样。斯库泰人对一把短刀祭祀，特剌刻人则向着匝摩尔克西斯，[76]一个从萨摩斯岛到那边去的逃奴，佛律癸亚人对于月神，[77]埃提俄庇亚人对于日神，库勒尼亚人对于法勒斯，亚西利亚人对于一只鸽子，波斯人对于火，埃及人则对于水致祭。但是所有的埃及人虽然公共把水当作神，门菲斯人却自有公牛，珀路西翁人有野葱头，此外有红鹤或是鳄鱼，别的有狒狒，[78]或是一只猫，或是一只猴子的。至于照村庄计算，有的算他们的右肩是神，住在他们对过的则算是左边，有些人拿半个头骨，有的却说是一个陶土的杯或是碟子。好先生提摩克勒斯，这不是可笑的事情么？

摩摩斯　神们，我不是告诉你们么，这些一切都会弄出来，而且仔细地检查过？

宙斯　摩摩斯，你是说过的，并且你批评得很正当。假如我们逃过了现在这个难关，我想对于这个加以纠正。

提摩克勒斯　但是，你诸神的敌人，对神示和将来的预言你怎么说，你能说这些不是由于神们和他们的神意么？

达弥斯　你不说神示倒也罢了，我正要问你，哪个神示是你觉得值得称引的呢？那个阿波隆给吕狄亚人的[79]神示，就全然是两边开口，也是两面的，正如我们的方柱[80]相似，这也是两面相同，前后都是一样，随便你从哪一边看去，因为这哪里看得出克洛索斯过了哈吕斯河，要灭亡的是自己的国还是库洛斯的呢？但是那可怜的吕狄亚人为了这样暧昧的诗句却付出好几千两的代价呢。

摩摩斯　神们，那人尽说我所最是害怕的事情。哪里是我们美丽的竖琴家呢？（对阿波隆说，）你可以下去，替你自己辩护这件事吧！

宙斯　摩摩斯，你用了这样不是时候的批评，把我们要磨折死了。

提摩克勒斯　达弥斯，你神的罪人，当心点吧，你这议论差不多要把神的所有庙宇，和神坛都推倒了呢。

达弥斯　提摩克勒斯，这倒并不是所有的神坛，因为这有什么害处呢，假如这里满是些香烟以及有些香味？但是我却喜欢看见在那陶洛人里的阿耳忒弥斯的祭坛[81]完全被推翻了，便是那处女神平常最爱在那上边享用那样的东西的。

宙斯　他从哪里得来的这些不堪的坏事情，来倒在我们的上边？这人对于神灵谁也不肯放过，只是像大车夫[82]似地破口乱说，——

“一个个的抓来，有罪的和那无罪的。”[83]

摩摩斯　宙斯，可是你会发见在我们里边却是很少有无罪的，而且他这样的说下去，那人就会很快的抓到一个首要的人物哩。

提摩克勒斯　达弥斯，你神的敌对，你不曾听得宙斯的打雷么？

达弥斯　提摩克勒斯，我怎么会得不听见雷声呢？但是这打雷的是不是宙斯，我想你一定要知道得更清楚，因为你是从神们所在的地方来的嘛！可是从克瑞忒岛来的人们却告诉我们别一故事，在那里有一座坟指点出来，前面站着墓碑，说明宙斯不能够再打雷，因为他是久已死去了。

摩摩斯　我早就料到这家伙要说这个了。但是，宙斯，你为什么脸色这样发白，并且发抖至于牙齿相打呢？你应当胆大，看不起这样的小人儿才是。

宙斯　摩摩斯，你怎么说？看不起他们么？你没有看见这是多少人听着，并且他们已经被说服了来反对我们，是达弥斯一个人提着他们的耳朵领导着么？

摩摩斯　但是，宙斯，随时在你愿意的时候，你可以放下一根金的索子去，——

“把他们连大地拉上来，以及那大海。”[84]

提摩克勒斯　你这被诅咒的，告诉我，你曾经走过海路么？

达弥斯　提摩克勒斯，有好几次了。

提摩克勒斯　那么你是在进行，凭了风力落在帆叶上，使风帆涨满，或是凭了划桨的，不是还有一个命令的人，管理驾驶，确保船的安全的么？

达弥斯　正是这样。

提摩克勒斯　那么若是没有人驾驶，船便不能进行，你以为这个宇宙没有驾驶指导还能运行么？

宙斯　好，提摩克勒斯，这回说得巧妙，用了这强有力的例子。

达弥斯　提摩克勒斯，你最爱神们的人，在这一边你可以看见那船主总是在那里计画安排，预先筹备，发命令给船员，注意船内不要装载没有利益的和没有意思的东西，并且不要那些，对于他们的航行不是有用和必要的事物。但是在别一方面，你所说的那管理那只大船的船主，以及船员们，却是没有一件事办得合理或是适当的：前樯支索或者是拴在

船尾，两支帆脚索却都系在船的前头，那些锚呢有些可能是金的，但是前面的鹅头[85]却是用铅做的，船身下部在水底下的画了花，可是上部很是难看。

至于船员他们，你可以看见那些懒惰的，拙笨的，和没有心思做事的人，都得到双份或者三份的工资，可是那擅长游水，轻便会上高走到樯头上去，和熟悉应做的各事的，却被挑了出来去舀水。对于乘客也是这样，有些该打板子的犯人，在上位和船长并排坐着，并且有人侍候，此外淫棍，杀父母的凶手和盗庙的人，也都很被尊重，占领着船的上层甲板，而许多好人却都挤在船舱的角落里，为那班实在是比较下等的人所践踏。试想看吧，例如梭格拉底，阿里斯忒得斯和福吉翁，[86]所过的是什么航程，没有足够的食粮，也并没有余地可以伸脚，在那积水旁边的裸露的船板上面，可是在别一方面，卡利阿斯，弥狄阿斯和萨耳达那帕罗斯，[87]过的又是怎么美美的，奢华的生活，随意在他们底下的人们吐唾沫的生活呀！

提摩克勒斯，你最伟大的哲人，因为在你的船上是那么的情形，所以船的灾难是百出不穷的。但是假如那里真有一个负责的船长，察看并指导一切，他第一就不能不辨别船上的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人，第二就得给与各人分所应得的东西，那些好人与以上边在他旁边的地位，坏的在底下，有些人他还得和他们一同吃饭，以及商量事情。对于船员，那热心做事的人就该派他管领前舱事务，或是中舱的头目，或者在什么地方总之是在众人的上头，至于懒惰退后的，应当在一天里边在他头上用绳索结头敲打上五六次。因为这样，可敬的先生，你这船的比喻，为了船长无能的关

系，也似乎要覆没的。

摩摩斯　现在达弥斯形势很好，顺着潮流前进，一帆风顺地带到胜利了。

宙斯　摩摩斯，你比喻得很恰当。那提摩克勒斯不能想出什么强有力的东西来，老是从那些平凡的，日常的事情里一件件地舀出来，却都是很容易倒掉的。

提摩克勒斯　那么，既然我的船的比喻似乎你觉得不很有力，现在你留意我这主锚[88]吧，如他们所说，这是你没有法子砍得断的。

宙斯　那他要说出什么来呢？

提摩克勒斯　你看，我这三段论法合不合理，是不是你有法子能够把它颠覆？假如那里有神坛，那里便有神们：但是那里是神坛，所以那里有神们。你对于这个怎么说呢？

达弥斯　〔哈，哈，哈！〕等我先笑得够了，我再回答你吧。

提摩克勒斯　但是，这好像你是永久停不住那笑似的，可是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觉得我说的话那么可笑呢？

达弥斯　因为你没有看出来，你的锚是拴在一根很细的

绳索上面，这还是你的主锚呀！你把神的存在和神坛的存在缚在一起，以为自己得到安定的碇泊了。所以你既然说此外没有更是神圣的[89]东西了，那么让我们走吧。

提摩克勒斯　你先走去，那么你就承认是输了么？

达弥斯　是的，因为你像是那些被人迫害的人们似的，到神坛底下去避难，[90]所以我凭了神圣的主锚立誓，和你现在订一个和约，在那神坛底下，以后关于这事不再论争了。

提摩克勒斯　你嘲笑我么，你这掘坟贼，被污染的人，该被唾的，该打板子的，你这垃圾？我们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东西，你母亲是当妓女的，你怎样扼死你的兄弟，你和女人们私通，你污辱青年，你这最淫荡的最不要脸的人？不要逃走，等我在你跑走之前给你一顿痛打！我将用了这块砖头就把你宰了，你这被污染了的东西！

宙斯　神们，现在一个是笑着走了，别一个谩骂着跟在后面，因为他忍受不住达弥斯的嘲笑，看样子他是想用砖头打他的头呢。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怎么样办呢？

赫耳墨斯　据我看来，这里喜剧诗人说得最对：——

“没有什么害处，只要你不承认。”[91]

这有什么大的坏处，假如只有一小撮的人，相信这话就跑开了？人民不是这样想的还多着呢，那希腊的多数平民，以及整个的夷人。

宙斯　但是，赫耳墨斯，那达瑞俄斯所说关于左皮洛斯的话却是很有意义。我自己是宁愿得着这个达弥斯站在我的一边，比我有一千个巴比伦人还要好呢。[92]

注　解

〔1〕　画廊派系指在“画廊”（Stoa Poikilê）讲学的仄农（Zênôn）的一派，其学说承认神与物质并存，与唯物论的厄庇枯洛斯（Epikouros）派正相反。厄庇枯洛斯承得摩克里托斯（Dêmokritos）的原子说，故主张无神，今人只知道这是“快乐派”，实在是一个大的误解。

〔2〕　墨尼波斯（Menippos）是公元前三世纪时的一个犬儒，著者时常称道，作为许多对话的人物。著有讽刺诗，以韵语及散文夹杂，今俱散佚不存，唯有著者这一篇略存遗意，此外罗马文人伐洛（Varro）生公元前一世纪中，曾有拟作，今亦仅存断片。

〔3〕　赫耳墨斯为宙斯的使者，服厮养之役，常自居于仆人，这里也是如此，“家人”犹云家里人，即是家奴。

〔4〕　雅典那的别号之一是特里托革涅亚（Tritogeneia），有各种的解说，一说她生于利彼亚的特里托尼斯湖畔，似乎太出于牵强。一说解作“第三生”，说她是月之初三所生，或云第三的生的，因为在她之前有阿耳忒弥斯与阿波隆，虽然都不免有点附会，但以末了的一说似较平稳，故译文从之。

〔5〕　这里几句都是模仿荷马的。

〔6〕　这两句系模仿欧里庇得斯（Euripidês）的悲剧《俄瑞斯忒斯》（Orestês）的开场白。

〔7〕　这一句系引用前人作《疯狂的赫刺克勒斯》(Hêraklês Mainomenos)第五三八行，原系赫刺克勒斯所说，译本有注云："希腊古代遇见什么可惊骇的事情，辄呼吁阿波隆求保佑，因为他一名辟邪的阿波隆，能够给人辟除一切灾祸。"今此语出自雅典那口中，如不说明原委，就未免有点可笑了。

〔8〕　这里所指的是人类，关于普洛墨透斯也是埋怨他的帮助人类，造成此次的灾祸。

〔9〕　因为宙斯说话多是模仿悲剧，故赫拉如此说，予以讽刺，本篇题目亦是此意。

〔10〕　据近人波耳宋（Porson）说，此句亦是欧里庇得斯悲剧中句。

〔11〕　达那厄（Danaê）为阿耳戈斯的王女，宙斯化为金雨，从屋顶流入她的室中。塞墨勒（Semelê）为斐尼基堤洛斯的王女，生了狄俄倪索斯，宙斯去时不曾变化，只是一个平常人的样子。欧洛珀（Eurôpê）是塞墨勒之姑，宙斯化作一只公牛，诱之骑坐，乃渡海至克瑞忒岛。为恋爱而变形为羊人（Satyros），是安提俄珀（Antiopê）的事，她是忒拜人先祖五人之一的女儿，为宙斯所爱，生了两个儿子。羊人是一种半兽的精灵，人身而羊脚，首有角耳亦如羊，为什么要变这种怪相，原因未详，但据《诸神对话》第六节宙斯的话，是出于厄洛斯（爱之神）的意思，虽是宙斯也无可如何。

〔12〕　"幸福的（makaria）人"这句话里带有讽刺的意思，即是头脑简单，不知事情的严重，所以是幸福的。

〔13〕　巨人们（Gigantes）为蛇脚的怪物，为地母

(Gê) 承受乌刺诺斯的流血而生，曾一度反叛，称为巨人战争。提坦们（Titanes）系指老一辈的神们，曾助克洛诺斯(Kronos) 反抗宙斯，失败后悉被幽禁于地狱中，下文所谓“地下”即是对此而言。

〔14〕 波罗斯（Pôlos）与阿里斯托得摩斯(Aristodêmos) 均为公元前四世纪中希腊名优，以演悲剧著名。

〔15〕 对话中常有神们会议，这是模仿雅典民主时代的做法，说了好玩，其实无此必要，实在也与宙斯的性格不能相容。这里的集会实亦无人发言，只是容得摩摩斯上场罢了，他是旧戏中的副净脚色，没有能够给宙斯什么帮助，反是揭发神们的许多痛疮。

〔16〕 行吟诗人原文云刺普索多斯（rhapsodos)，意思是说把诗歌“缝纫”起来的人，乃是游行各处，给人民朗诵史诗的人，通常一段即是史诗的一卷。

〔17〕 “神女”（nymphê）原意是“新妇”，乃是一种低级的女神，她们并不是不死的，所以这里特用这个名称以表示区别，虽然在希腊神话里有些神女也是例外，如阿吉琉斯（Akhilleus）的母亲忒提斯（Thetis)，她就简直是一个女神了。

〔18〕 “百牛”(hekatombê) 是指盛大的祭祀，名义上是用一百只牛的燎祭，但是实际上似乎有个折扣，在荷马史诗上说起，有一回是用十二只牛，有一回是八十一只。

〔19〕 斐狄阿斯（Pheidias)，阿尔卡墨涅斯(Alkamenês)，密戎（Myrôn)，欧佛剌诺耳（Euphranôr)，都是古代有名的雕刻家。

〔20〕　本狄斯（Bendis）为特剌刻地方的月神，阿努比斯（Anubis）埃及大神俄西里斯的儿子，人身而豹头，阿提斯（Attis）小亚细亚的半神，为女神库柏勒的爱人，门（Mên）系佛律癸亚地方的神，都是外国地方的神道。

〔21〕　“摇动地面者”（Ennosigaios）系是波塞冬的一个别号，大概意思是说波浪的势力似乎使得地面都震动了。

〔22〕　吕西波斯（Lysippos）为希腊公元前四世纪时的雕刻家，生于西库翁，在科任托斯近旁。

〔23〕　普剌克西忒勒斯（Praxitelês）为希腊最有名的雕刻家，生于公元前四世纪，所作女神像尤为佳胜，有用彭忒利科斯山的大理石所雕的阿佛洛狄忒像，克尼多斯人供奉在庙中者最著名，为古人所称叹，但其所作今悉不存，只于一八七七年新发掘得的赫耳墨斯抱小儿（狄俄倪索斯）像，是他唯一仅存的雕像。

〔24〕　“三等席”原语云宙癸泰（zeugitai），意思云“有一对牛的人”，这是索隆（Solôn）立法中雅典的第三等市民。他们以财产分等级，第一等为“五百斛”（pentakosio-medimnoi），每年收入有五百斛的，希腊的一斛只是五斗，所以这里等于中国的二百五十石。第二等叫作“骑士”（hippeis），收入为三百斛，第三等是“有一对牛的人”，他们该得起一对牛，收入有一百五十斛以上。第四等人则是收入在这以下，叫作“住民”（thêtes），他们做佃农仆役，海陆军士兵，是自由民的最低等级，在这以下便是奴隶了。

〔25〕　赫利俄斯（Hêlios）即太阳的人格化，在洛得斯（Rhodes）港口有一个巨大的铜像，以“巨像”（Kolossos）著称。像高十余丈，为公元前三世纪中所建，卡瑞斯

（Kharês）主其事，经十二年始成，费共计一千三百塔阑塔，约等于银二百六十万两。公元前二百年顷因地震像遂倒坏，历时八九百年遗迹犹存，至公元六七二年有亚剌伯商人出资收买，造作兵器，废铜由骆驼运走，犹有九百八十驮云。

〔26〕 “五百斛”见注〔24〕，即言应居于首席之上。

〔27〕 参看注〔7〕，希腊古代遇见什么可惊骇的事情，辄呼吁阿波隆，或赫剌克勒斯，以求保佑，今以此语出诸赫耳墨斯口中，特有滑稽之感。

〔28〕 这是引用旧诗，见《伊利阿斯》卷八第五行。

〔29〕 得摩斯忒涅斯（Demosthenês）系公元前四世纪时希腊的大演说家，亦是爱国的雅典政治家，其时马其顿王菲利波斯（Philippos）兼并希腊的形势已成，得摩斯忒涅斯鼓励雅典人，力图反抗，其反对菲利波斯的演说三篇，很为有名。其后马其顿霸业成功，得摩斯忒涅斯为敌人所得，乃服毒而死。

〔30〕 上边的一句盖系模拟得摩斯忒涅斯的演说的，所以这里说其余的记不得了，用滑稽的手法竭力形容宙斯的庸俗，也兼带讽刺当时辩士的模仿古人。

〔31〕 希腊神话中重要的神共有十六人，大抵是宙斯的家族，即是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许多子女。

〔32〕 “有喘息病”原文云“流鼻涕的”（Kolyzôn），本来是用以表示人的老耄的，现在却流用于别的东西罢了。

〔33〕 “坐夜”（pannykhis）是宗教上的一种仪式，大抵在大祭的前夜，群集庙中彻夜坐守，中国佛教里也有这种办法，俗语叫作“宿山”，盖本来应当在山中庙里举行，但是后来多简单化了，有些就在家里了。

〔34〕　这里引用荷马的一句诗，在《伊利阿斯》（Ilias）第八卷中，系墨涅拉俄斯（Menelaos）所说的话，其时因敌将赫克托耳（Hektôr）过于勇猛，希腊军方面皆不愿出战，故墨涅拉俄斯比之于水土。这里摩摩斯引用此句，亦含有讥刺的意思，他本是代表批评的神，所以在诸神中间是很有点特殊的，因为是神所以参加这会议，但是又因为是批评之神，乃是“疾虚妄”的，所以他的意见并不是有利于诸神，实在乃是与达弥斯同一个立场的，结果是天上会议里有一个摩摩斯，地上辩论里有一个达弥斯，遥遥相对，这是很有意思的。

〔35〕　忒弥斯（Themis）本是抽象的名词，原意是礼俗所规定认为正当的事，这里作为女神的名字，但在神话上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大抵由抽象名词转变而来的多是如此。

〔36〕　哈吕斯（Halys）是在小亚细亚的一条河，当吕狄亚与波斯的交界地方。吕狄亚王克洛索斯（Kroisos）自恃其富强，想要征服波斯，向得尔福的阿波隆庙乞求神示，当时有渡过哈吕斯河有一大国将灭亡之语，以为是指波斯，结果乃反为所败，身被俘虏，事详赫罗多德《史记》卷一。古代神示务为模棱两可之语，此为其一例。神示之法种种不同，得尔福庙中备有一室，中置一鼎，女祭神据鼎而坐，传达神语，别有祭司为之记录，据现代研究，则下有地窖，内藏祭师，拟作卜辞，令女祭司口说，从前有人说地下或有一种气体，闻之令人昏迷入于催眠状态，即是“入神”（entheos），神附其体宣示答词，现在才知道实情，全是出于祭司们的造作，与《伪预言者亚力山大》篇里所说是一样的。

〔37〕 萨拉弥斯（Salamis）是希腊安提刻的一个岛，公元前四八〇年时与波斯水军大战获胜，因此得名。波斯有战艘二千艘，希腊方面只有三百八十只，所以形势是很紧张的，雅典人在战前派人往得尔福问卜，神示中有这么一句，没有说明是哪一边，所以人心惶惶，后经忒弥托克勒斯（Themitoklês）解说，以为不是说的希腊，因为如果这样，应该说不幸的萨拉弥斯而不当说神圣的了。

〔38〕 赫剌克勒斯与狄俄倪索斯乃是宙斯的儿子，阿斯克勒庇俄斯则是他的孙子，伽倪墨得斯算来也是宙斯的玄孙。他们虽都是神的后裔，但是因为他们的母亲只是凡人，希腊人称他们作“半神”（hemitheol），上边的人都经过宙斯的特别的许可，才能取得完全的神格。

〔39〕 斯刻戎（Skeirôn）系据山岭的一个强人，见人过岭，便强迫给他洗脚，其人刚屈身下去，辄用脚一踢，全坠岩下，有一大龟即来啖食。庇堤俄坎普忒斯（Pityokamptês）为西尼斯（Sinis）的别号，意云扳倒松树的人，因为他遇旅人过路，便强迫帮他扳倒松树，中途却放手，树复直立，将旅人弹掷甚远。刻耳库翁（Kerkyôn）为厄琉西斯国王，力大善摔跤，遇旅人必要与角力，败则杀之。此外还有一个名叫达玛斯忒斯（Damastês）的，设有两榻，遇旅人必要留宿，令卧榻上，身长者卧短榻上，用锯截去多余部分，身矮者则卧长榻，用锤子敲其腿令长与榻等。以上强人为害地方，忒修斯（Thêseus）遇着他们，均用他们的方法相对付，悉予消灭了。

〔40〕 欧律斯透斯（Eurystheus）是阿耳戈斯的国王，赫剌克勒斯于疯狂中杀害了他的妻子，神示叫他去给欧律斯

透斯服役赎罪，每年干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神话故事和悲剧里，都将他当作坏人，和这里所说的有点不一样。

仆人即指赫剌克勒斯，因其亦参加会议，故特加“这个”字样。

〔41〕　此即赫剌克勒斯所除灭的怪物，在他的十二工作中，勒耳那大泽中的水蛇（Hydra）有九个头，赫剌克勒斯奉命除它，是第二件工作。斯廷法罗斯湖边有怪鸟吃人，赫剌克勒斯射死了几只，余悉逃去，是第五件工作。特剌刻地方的王狄俄墨得斯畜养母马多匹，平常饲以人肉，极为凶狠，赫剌克勒斯往征，杀国王用以喂马，马转驯良，这是他的第八件工作。马人原名肯陶洛斯（Kentauros）是一种上身是人，下身是马的人，本来是同羊人一样，只是两条腿是马蹄，后来却变成四条腿的马，不过从颈项上长着人的半个身子。马人中间也有很明智并且不死者，如刻戎（Kheirôn）等，但大多数却还有着兽性，酗酒淫乱好暴动，所以当赫剌克勒斯在第三次工作中，去到阿耳卡狄亚捉野猪的时候，中途曾遇着他们，因为想抢酒吃，发生冲突，被赫剌克勒斯打败，但这事并不算在工作之内，因为只是临时发生的事件罢了。

〔42〕　墨特洛多洛斯（Metrodoros）是厄庇枯洛斯的弟子，是这学派的名人，但达弥斯却是本篇假造的人物。

〔43〕　庇萨（Pisa）即是俄林庇亚，那里有宙斯大庙，像系斐狄阿斯所造，以象牙黄金镶成，在古代极为有名。

〔44〕　木那（mna）这里是作为重量的名称，一木那大约等于中国一斤。

〔45〕　“干鱼式”原文云廷诺得斯（thynnôdes）。廷诺

得斯是一种海鱼，地中海的人民用为常食，但中国不常见，只知道名为金枪鱼。这里的意思不大明了，或者只是说常见的东西，并不新鲜罢了。

〔46〕 赫利孔（Helikôn）为希腊中部的一座山，为阿波隆及文艺女神们的圣地，其地有她们的庙宇，故世称文艺女神为赫利科尼阿得斯（Helikôniades）。

〔47〕 卡斯塔利亚（Kastalia）是帕耳那索斯山的一处灵泉，据说喝它一口水，或在水里洗澡，能得到灵感。三足鼎（ripous）是一种三只脚的铁器，女祭司坐在上面说预言。

〔48〕 得尔福（Delphoi）、科罗丰（Kolophôn）均有阿波隆大庙，设有预言所。

〔49〕 吕狄亚国王克洛索斯（Kroisos）拟进攻波斯，欲求神示，而不知何处最为灵验，因特加试探，在宫中以铜锅煮小羊肉与甲鱼，同时向各处占卜，其结果唯得尔福的神示得中，以是特进金条为贡品，并相信渡过哈吕斯河的预言，贸然进攻，卒以大败。

〔50〕 “像是巫师”原文云科吕班托得斯，即言形似科吕班忒斯（Korybantes），乃是指一群奉仕女神库柏勒（Kybelê）的净身的祭司，狂歌乱舞，起原于小亚细亚，其后蔓延于希腊。这里巫师或者译作“马披”更为适合，但恐不甚通俗，故不用。

〔51〕 忒弥托克勒斯参注〔37〕。

〔52〕 雅典法律须父母均是雅典人，其子始得为雅典公民，若是其一为异邦人，即算是客民（xenos），倘是非希腊族则便是夷人（barbaros）了。住在雅典称“侨民”（metoikos），虽纳税而别无公民权利。赫剌克勒斯系出忒拜

(Thêbai)，所以在雅典只能算是侨民，这里假定天上也施行雅典的规定吧。

〔53〕　这里“凭了赫刺克勒斯”，很含有滑稽的意味。赫刺克勒斯是忒拜人，所以这里说他是乡下人，而且忒拜是珀俄提亚（Boiotia）的都市，那地方的人向来以愚蠢著名，“珀俄提亚式的”意思即是愚笨的，因为用了直译不大明白，特说明于此。

〔54〕　画廊的壁画系写公元前四九〇年玛刺同（Marathôn）战役，雅典人迎击波斯侵入大军得胜，弥尔提阿得斯（Miltiadês）为雅典十将军之一人，主张迎击，遂一举成功，以二千人击灭敌军十万。库奈革洛斯（Kynaigeiros）为悲剧作者埃斯库罗斯（Aiskhylos）的兄弟，参予战役，以勇敢称，终于战死。

〔55〕　“槽”原文云斯卡斐（skaphê），盖刳木而成的器具，为盆碗之类，“呼槽为槽”盖言乡人粗俗不识雅言，凡物直称其名，喻说老实话，今英语中亦有此语，但槽字换作“铲”字而已（to call a spade a spade）。

〔56〕　赫耳墨斯其实没有兄弟，这里如此说，便因为在画廊的近旁，有他的一座铜像，名称为市场的赫耳墨斯，便衍化成一个名字，作为赫耳墨斯的兄弟。参看人物说明。

〔57〕　以下三句系模仿欧里庇得斯（Euripidês）悲剧《俄瑞斯忒斯》（Orestês）第三场报信人所说的话。

〔58〕　时节女神（Hôrai）三人，因古时只有三季节，故数止于三，兼司天门启闭。参看第一篇注〔63〕。

〔59〕　这一句是模仿《伊利阿斯》卷七第一九五行。

〔60〕　从这里开始，本篇分作两个场面，地上是哲学

家在画廊辩论，天上是诸神热心听着，间或加以评论。这里哲学家的对话悉空一行记录，庶几和上文有所区别。

〔61〕 “盗庙的人”（ierosylos）即是盗窃庙里财物的人，这在古代算是亵渎神圣，罪大恶极的事，是罪在不赦的。

〔62〕 “污染的人”（miaros）也是一句恶骂之词，起源于宗教思想，谓其染有血污，是不洁净的人。

〔63〕 埃提俄庇亚人（Aithiopêes）原意云焦面人，其人面目黧黑，相传日神之子因不善御马，致日车失道，逼近地面，故被熏灼而然。古人称其人善良幸福，神们常与游宴，见《伊利阿斯》第一卷中。

〔64〕 事见《伊利阿斯》第一卷三九六行。

〔65〕 布里阿瑞俄斯（Briareôs）是塔坦族的一人，乃是一种巨人，有五十个头和一百只手，曾助宙斯镇慑家庭革命。

〔66〕 阿开亚（Akhaia）原为希腊古代的一族，但荷马用以称希腊人全体。希腊联军总师阿伽门农由宙斯示梦，令进攻特洛亚，双方战死者极多，据史诗《库普里亚》（Kypria）断片所说，宙斯盖用以消除地上人口的过剩，一面也为阿吉琉斯造成英雄的荣誉，含有报答忒提斯的意思吧。

〔67〕 狄俄墨得斯（Diomêdês）为希腊从征特洛亚的勇将，曾与阿佛洛狄忒及阿瑞斯战斗，因为金苹果之争，阿佛洛狄忒是站在特洛亚方面的，雅典那则是援助希腊军，特别是对于狄俄墨得斯加以照顾。

〔68〕 事见《伊利阿斯》第二十卷。

〔69〕 同上。勒托（Lêtô）是阿波隆的母亲，阿波隆

本来与双方没有关系，只因阿伽门农掠取他庙里的祭司克律塞斯的女儿为妾，由祭司怒致诘问，遂与希腊军有隙，以致牵入战斗。关于克律塞斯事，参看第一五篇注〔7〕。

〔70〕　阿耳忒弥斯放野猪事，参看第一五篇注〔2〕。

〔71〕　“丢盾牌”犹言抛下武器，预备逃亡。

〔72〕　波罗斯与阿里斯托得摩斯，见本篇注〔14〕。萨堤洛斯（Satyros）亦是四世纪时演员，为得摩斯忒涅斯（见注〔29〕）的友人。

〔73〕　普洛伽斯特里狄翁（progastidion）系戏装中一种垫高肚子的装备，使人显得更为魁伟壮大。

〔74〕　欧里庇得斯的断句，原来悲剧现已不存，罗马文人吉刻洛（Cicero）文中曾引以翻译引用。

〔75〕　原剧亦不存，但知悲剧名为《墨拉尼波斯》（Melanippos）。

〔76〕　匝摩尔克西斯（Zamolxis）本系特剌刻人，后至萨摩斯岛，被卖给皮塔戈剌斯（Pythagoras）为奴隶，其后回到故乡，被奉为神，但赫罗多德《史记》中怀疑他是远在皮塔戈剌斯时代以前的人。

〔77〕　“月神”（Mên）即是每月的神，佛律癸亚地方所奉的神，见注〔20〕，这与下文的“日神”（Hêmera）相对，即每日的神，与普通的赫利俄斯与塞勒涅似有不同。

〔78〕　“狒狒”原文云狗头〔人〕（kynokephalos），是一种猴子，据国语辞典上说；体长三尺许；头似犬，口吻突出，头侧及颈有长毛密生，凶暴多力。与中国古书里说的“狒狒如人，披发迅走，食人”，这种解说不是一样的，盖此种猴子只是非洲及西亚有之，中国恐怕不曾有过。有一种名

叫狗头狒狒，古代埃及尝作为木乃伊，极见珍重。

〔79〕　关于吕狄亚的神示，参看注〔49〕。

〔80〕　方柱原文云赫耳玛（herma），原来是一根四方的木柱，上端刻画成人的头面，逐渐成为人像。公元二世纪下半有泡萨尼阿斯（Pausanias）旅行希腊全国，记述所见闻，成《希腊游记》（Hellados Periêgêsis）十卷，在卷八记阿耳卡狄亚的地方，说看见一个市场之神赫耳墨斯的像，就是这样的，虽然没有说这是两面的。据说这是方形的，上边是一个有胡子的头，柱子不很高大。前面有一个石香炉，和青铜的灯盏用锡镶嵌在石头上，旁边便是一个神示所。求神示的人晚间到来，焚香点灯，放下一个钱币在神坛的右边，就神的耳边说了所问的事情。随后按住耳朵，离开了市场，到走出外边的时候，再把手拿开，听到的一句话就算作神示的答语。

〔81〕　陶洛人（Tauroi）系指在陶里卡（Taurikê）的人，即是现今的克里米亚，据说那里崇奉女神，就是希腊的亚耳忒弥斯，她的祭典却很是奇怪，每逢有外邦人到了那里，就要捉去杀了祭神。欧里庇得斯著悲剧有《在陶里卡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eia hê en Taurois），说到这件事，伊菲革涅亚为阿耳忒弥斯所摄取，至陶里卡做她庙里的女祭师，后遇其兄俄瑞斯忒斯适至其地访求阿耳忒弥斯的像，正要被杀以祭神的时候，用计得脱危险，并携像逃归希腊。

〔82〕　哈玛克萨（hamaxa）是一种载货的大车，赶大车的人大约是口不择言的，英语意译为“卖鱼的女人”（fishwife）。

〔83〕　引用《伊利阿斯》原句，见第一五卷一三七行。

〔84〕　同上，见第八卷二四行。

〔85〕　“鹅头”（khêniskos）是希腊船首的装饰，其状如鹅头，故名，犹中国称为鹢首。

〔86〕　梭格拉底（Sokratês），阿里斯忒得斯（Ariseidês），福吉翁（Phôkiôn）都是古代贤人，生而穷困，或不得其死者。

〔87〕　卡利阿斯（Kallias）系雅典有名的富人，弥狄阿斯（Midias）亦雅典富人，很有势力，与当时爱国者得摩斯忒涅斯（Demosthenês）为敌的人，萨耳达那帕罗斯（Sardanapalos）是亚西利亚的国王，相传他的生活备极奢侈，在《死人对话》中有几次说到他。

〔88〕　“主锚”原文云“神圣的锚”（Hiera ankyra），系舟中所备最大的铁锚，平时不常用，唯有大风浪极危急时才用之，故俗语以喻必要时候的最后手段。

〔89〕　因为主锚名称神圣的锚，提摩克勒斯既然说下主锚，可见关于神的讨论他已经理屈词穷了，这里“更是神圣的”（hieroteros）一词，义取双关，带有嘲讽的意思。

〔90〕　希腊古代凡人遇有急难，多去躲避在神坛底下，敌人便只得舍去，虽然在事实上或者也未必全然有效，如传说上希腊军攻破特洛亚城，国王父女就在神坛下遭到戮辱，可为一例。

〔91〕　此系引用喜剧《调停人》（Epitrepontes）里的词句，公元前三世纪时盛行新喜剧，惜均已散佚不传，此系墨南德洛斯（Menadros）所作，至今也仅有不完全本留存而已。

〔92〕　左皮洛斯（Zopyros）是波斯国王达瑞俄斯（Da-

reios 通俗作 Darius）一世时的重臣，尝相从讨伐巴比伦，经二十个月不下，其时在他家里有一母骡适生下一头小骡来。左皮洛斯想到巴比伦人的一句话，说除非母骡生驹，城不得破，因想了一条苦肉计，达到这个目的。他自己毁损肢体，削除耳鼻，遍身鞭打成伤，前去投敌，说因劝阻国王围城，致被刑辱，故来投效，希图报复。巴比伦人因其系波斯重臣，无故受辱，遂加信任，左皮洛斯又三次立功，共杀波斯士卒七千人，终乃以全个城市防务托付之，于是开门引波斯军入，城遂陷落，事在公元前五一六年顷。达瑞俄斯对于左皮洛斯甚加尊重，任为巴比伦的总督，但时常说他情愿左皮洛斯不要残毁，比有二十个巴比伦还要好。详见赫罗多德《史记》卷三。

第一〇篇　提　蒙

《提蒙》（Timôn）亦名《憎人者》（Misanthrôpos），——此语通常译作厌世家，但它的原意只是憎恨人，并不是厌弃世间，所以改用了这样一个生硬的译语。据传说雅典人提蒙本来家很富有，因为好客慷慨，所以挥霍光了，到得后来穷困的时候，旧时友好悉反眼若不相识，无人肯予以资助，乃怨恨世人，挥镐掘地为生。一世纪时普路塔耳科斯（Plutarkhos）著有《名人列传》（Bioi Paralleloi），于安托尼乌斯（Antonius）传中说及提蒙的事，云安托尼乌斯在公元三二年阿克提翁海战大败之后，为亲友所弃，独自隐居埃及，住在一所叫作提蒙庄（Timoneion）的屋里，以提蒙自比。但是这篇里说提蒙后来又复发财，旧日一班恶友又聚集拢来，乃报以恶骂殴打，这大概是著者所创作的了。在路吉阿诺斯以前，有喜剧作家安提法涅斯（Antiphanês）曾经做过一本名叫《提蒙》的剧本，主人公贫而复富，对于那些势利之徒加以报复，这很是适合喜剧情节，但是剧本现已散逸，所以这是异同如何不可得而知了。可是它受古代喜剧的好些影响那是很明了的，第一是提蒙与财神的辩论，很像那里的所谓“对驳”，第二是宙斯叫财神来照顾提蒙，也像是受了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ês）的影响，因为在他的一篇《财神》

(Plutos) 里，说财神原是瞎眼的，所以从前的富翁都不是什么好人，后来有人给他求那天医治好了眼睛，以后就改正过来了。(那篇《财神》经我翻译出来，收在《阿里斯托芬喜剧集》里。) 但是在财神睁开了眼睛以后，一切就不一样，正直的人都有了钱，也没有人祭神了，以致一向跟神的祭司和赫耳墨斯也不得不来向财神求差使了。莎士比亚在所著史剧中，有一篇《雅典人提蒙》——这里或者应该照俗译作"泰门"亦未可知，但那是英国读法，这里为统一计，所以不用了，——不过那是悲剧，所以只有它的前半，大概是照《名人列传》里所说的了。

第一〇篇　提　蒙

上场人物

提蒙（Timôn）　雅典人，初极富有，因为好客，后来变得很穷了，日唯掘地为生计。宙斯复遣财神予以财富，但他已成为“憎人者”，对于那些重来依附的旧友，一律享以铁镐石块，令其嗥叫而去了。

宙斯　见前。

赫耳墨斯　见前。

财神（Plutos）　原文意云财富，本来只是抽象名词的人格化，成了专名，与冥王的名字普路同（Plutôn）出于同一字，因为古人觉得财富之源是在地下，农业的产品与金属出品，都是从地里出来的。财神眼瞎，所以世间贫富不公，乃是后起的传说，可是相传已久，在公元前五世纪阿里斯托法涅斯喜剧里已经如此说了。

穷神（Penia）　原文意云贫穷，乃是贫穷的人格化，因原字在文法上是阴性的，所以它也成为女神了。

格那托尼得斯（Gnathônidés）　昔日依附提蒙，谄媚剥削他的一个人，原文意云大腭氏。

菲利阿得斯（Philiadês）　同上，原文意云友情氏。

得墨阿斯（Dêmeas）　同上，原文云假公济私氏，是一个辩士。

特剌许克勒斯（Thrasyklês）　同上，原文意云大胆之光荣氏，是一个哲学家。

勃勒西阿斯（Blepsias）　同上，原文意云眼见。

提蒙　啊，宙斯，你朋友、主客和伴侣的保护者，灶火的主者，打闪电的，立誓的监察人，聚集云的，打响雷的，以及其他种种那些给雷劈昏了似的诗人们所称呼你的，特别是在做诗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这许多名号可以帮助他们凑足字数，调整韵律！——可是你那闪烁的电光，轰隆的雷声，和那烧灼的白热的可怕的霹雳，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这些早已变成胡说八道，只是诗里的一股烟气，除了那些名字的丁当的声响。你所有的那有名的，能够远飞的，很顺手的兵器，如今不知为了什么终于熄灭了，现在已是冰冷，对于作恶的人没有一点火星的愤怒了。

的确是的，假如有人想要伪誓，他将不理你的那无敌的霹雳棒的火焰，比那昨夜烬余的灯心更为可怕了。在他们看来，你拿着的简直是个火把，他们不害怕这里有什么火或是烟，就是打着也只怕满身是灰罢了。因此那个萨尔摩纽斯[1]敢于来和你比赛打雷，而且很有自信，因为他是一个很是烈性子的人，对于这样温暾不会生气的宙斯，就不免要傲慢起来了。为什么不呢，那时你正睡着，像是中了雅片[2]毒似的，你听不见伪誓，也没有看见做坏事的人，你的眼睛昏花了，对于周围的事情都看不见，耳朵也变聋了，像是一个老耄的人。

在你还年轻的时候，性子还急一点，也容易生气，你便要更用力的惩治那些作恶的和压迫人的，那时你决不和他们妥协过。你的霹雳棒始终在那里活动，你的云楯动摇，雷声轰击，电光不断地四射，像是狙击战一般。大地像筛子似的

动摇，雪是整堆的下，雹子像岩石似的，若是我可以用粗话同你讲，那暴雨便来势很是凶猛，每一点雨就是一条河。这样所以在一忽儿便起了洪水，像是丢卡利翁[3]那时候的，所有一切东西都沉到水底去了，只剩下一个箱子得救，逃到吕科琉斯地方，保留下人类的一星种子，结果却生出后代更坏的子孙来了。

所以现在你自己是从人类已经得到懒惰的报酬了，没有人更来献祭，或者为你戴上一个花圈，除非在俄林庇亚大祭[4]的时候，顺便这样做，即使如此也不是认为必需，只是随着古代的习惯罢了。在不久的将来，你最尊贵的神便将失了你的尊荣，变为克洛诺斯[5]了。姑且不谈已经有多少回他们抢劫过你的大庙了，有些人在俄林庇亚简直对于你的身子动起手来，而你虽然是响雷之神，却懒得去使唤那狗，或是叫醒邻人来，他们会跑来帮助你，在强人们正在打包预备逃走时把他们抓住了。要是不然，你高贵的杀戮巨人者和提坦征服者[6]却端坐不动，任凭他们剪去你的长头发，在右手里握着十肘长的霹雳棒![7]你这神异的主者，要在什么时候才停止你的对于这些事情的这种不注意的看法呢？什么时候你才惩罚那些坏事呢？要有多少法厄同或是丢卡利翁[8]似的灾难，这才足够抵偿人世间的涨得那么高的僭越之罪呢？

现在且搁下一般的事情，只来讲我自己的一件吧。我在把多少雅典人放上了高位，他们非常穷苦的时候叫他们有钱，不但如此，为的帮助朋友，将我的财富整个的倒在里边，现今我为此变成贫穷了，却不复为他们所认识或是再看一眼，那些人都是爬在我面前，跪拜叩头，仰承我的脸色的。若是偶然在路上遇着他们，他们对我就像是一个冻死人

的墓碑，因为年久翻倒了，一眼都不看的走了过去。有些人远远的望见了我，便弯到别的路上去了，心里把不久以前曾当作他的救星和恩人的人，变做了看了不愉快的和不吉的东西了。

我为这些苦难所迫，来到这偏僻的北方，穿着皮袄，[9]在这里掘地得到一天四分钱[10]的工钱，与孤独和铁镐作伴在这里冥想。在这里至少于我有一样好处，便是我可以不再看见那许多不应当地享着荣华的人们。因为那件事实在是看不下去的。

现在你克洛诺斯同瑞亚的儿子，也应该把这昏沉的熟睡摆脱掉了吧，因为你睡了比厄庇墨尼得斯[11]要更长了。把你的霹雳棒扇起火来，或是从埃特涅山[12]去从新点着，将火焰弄大了，显示一点少年勇敢时代的宙斯怒气出来，——假如那克瑞忒人[13]说你的话不是真的，他们还说有你的坟墓在那里呢。

宙斯　赫耳墨斯，那是谁呀，在那里叫喊，在阿提刻[14]的许墨托斯靠近的山脚下，非常褴褛憔悴，穿着皮袄的？他是在掘地，据我看来，屈着身子。一个多话的人，而且是很狂妄的。很像是哲学家，要不然他不会对于我们说得那么不敬的。

赫耳墨斯　你说什么，父亲，你不认识科吕透斯的提蒙，厄刻克剌提得斯的儿子了么？他就是那个人，时常用了全美的祭品宴享我们的。在他刚才发财[15]的时候，他给我们整个的百牛祭，在狄阿西亚祭[16]时总是在他家里很阔气的招待我们。

宙斯　呵，多么大的转变！他是一个像样的人，又是富

人，有些朋友在他的周围，这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却使他变成那个样子，一个穷苦龌龊的人，掘地得点工钱，而且挥着似乎很重的一个铁镐？

赫耳墨斯　你可以这样地说，那是好心，慈善和对于一切贫乏的人的同情，毁坏了他了，其实这也是由于他的没有知识，心地简单，关于朋友不能辨别。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对了乌鸦和狼表示好意，在许多秃鹫啄食他的心肝[17]的时候，那个不幸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他的朋友和伴侣，因为对他的好意所以给他们饭吃的。但是等到他们已经吃到了骨头，在仔细地啃过了之后，若是里边剩有一点骨髓，也很用心地吸干净了，这才走去，把他像一株连根砍断的枯树似地放着，不再认识他或是看他一眼，——因为这又有什么用呢？——至于给他帮助，或是用礼物还报他，那更是不用说了。因此之故，他拿起铁镐和皮袄，正如你所看见的那样，为的害羞离开了都市，掘地得点工资，心里老是怀恨着所受的委屈，因为那些从前因了他而富有的人，傲然的走了过去，连他是不是叫作提蒙也并不知道。

宙斯　现在我们不应该再忽略过这个人，或是把他忘记了，因为他对于他的不幸发怒是有理由的。那么我们所做就和那班该死的谄媚他的人一样了，若是我们忘记了这样的一个人，他曾经为了我们把那许多的肥的牛羊的腿[18]在祭坛上焚烧过，我至今鼻孔里还闻得见香气哩。可是事情也实在太忙，那些伪誓者，压迫人和抢劫人的，闹在一起，还有特别害怕是那些寺庙的盗贼，他们人数很多，难于防御，简直不让我闭一忽儿眼睛，因此我有许多时候没有工夫去看阿忒刻了。特别是在那里，在他们中间盛行什么哲学和讨论，互

相论争，大声叫嚷，几乎有什么祷告的话也听不见了。所以一个人如不是堵住了耳朵坐着，就只好听他们大声讲着什么道德和没有形体的东西，吵闹得要死。这样子所以把他忽略过去了，看来他倒不是坏人。

赫耳墨斯，你就带了财神[19]赶快去，叫财神还带着宝藏同行，你还叫他们两个都要留在提蒙那里，不要轻易走开，尽管因为他的对别人好心的缘故，又要驱逐他们出他的家里去。至于那些谄媚的人们和对他忘恩负义的事，我将来再斟酌办理，给予惩罚，一等到霹雳棒修好了的时候。因为那顶长的两根光线折断了，力量有点钝了，前天在打那诡辩家阿那克萨戈剌斯[20]的时候，扔的太是急躁一点了，因为他教弟子们说，我们诸神全是不存在的。但是我没有打中他，珀里克勒斯举起手来保护他，所以霹雳斜落到阿那刻翁[21]那里去了，将那个殿烧了起来，它也碰在岩石上边几乎毁掉了。但是眼看着提蒙变成巨富，这于他们也可以算是足够地报复了吧。

赫耳墨斯　大声叫唤，显得讨厌，鲁莽，这有多大的好处呀！这不单是于法廷诉讼的人有用，对于祈祷的人也是一样。请看提蒙，他从极穷苦的人将立即变成一个富人，因为他大呼小叫的，自由坦率的祈祷，引起了宙斯的注意。但是假如他一声不响，弯着腰掘地，恐怕他还是掘着，也没有人理他呢。

财神　宙斯，但是我实在不能到他那里去了。

宙斯　为了什么呢，好财神，这是我的命令你这样做的呀？

财神　凭了宙斯，这因为他太是欺侮我了，拿我出去，

把我分成好几部分，虽然我还是他父亲的朋友呢！他几乎是像拿了稻叉赶我出屋，把我扔掉，好像是人家扔去手里的炭火那样。我若是回去，那时还不是就交到那些食客、谄媚者和妓女的手里去么？宙斯，请你差我到那些人里去吧，他们将喜欢这礼物，会关心我，尊重而且爱我的。这些呆鸟[22]且让他们和贫穷在一起，为得他们看中了她，让他们从她那里得到一件皮袄和一根铁镐，并且满足了，可怜的家伙，去获得四个俄玻罗斯的工资，他们是得到十条金子[23]也会轻易的丢掉的。

宙斯　提蒙不会再是那么样的待你了，假如他的腰板不是全无知觉的，那铁镐就已好好的教训了他，知道他应当选择你来替代贫穷了。但是在我觉得，你似乎很是容易发牢骚。现在你诉说提蒙，理由是他给你畅开着门，让你自由外出，并不把你关锁起来，也不表示什么妒忌的意思。但在别的时候，却是正相反的，你对于那些富人们生气，说他们用了闩呀锁呀封条呀把你关着，以致连想伸头到太阳光底下也都不能的。总之你是这样地对我诉苦，说你在漆黑的暗中几乎要气逼得死去了，又说你所以在我们的眼里显得颜色苍白，多有心事，手指头也都弯曲了，由于习惯地计算金钱，恐吓说将要逃去，假如得着机会的话。总而言之，你以为这事是极可怕的，像达那厄[24]一样地关在黄铜或是黑铁的房子里，去过处女的一生，由那些精明而顶坏的教师管教着，这便是利息与算账。[25]

这是很荒唐的，据你说他们是非常的爱你，却是不敢享受你，那时有这个可能，并且他可以做主自在的享用，但是只醒了看守着，眼睛也不眨一眨的看着封条和锁。他们并不

以自己能够享受这个觉得满足，但是却要使别人没有享受的机会，这正如那在马槽里的狗，[26]既然自己不吃那大麦，也不肯让那饥饿的马去吃一样。而且你还嘲笑他们，节省储存下来，更奇怪的是对于自己还很忌刻，却不知道他的一个该死的家人或是该带脚镣的管账人，[27]却偷偷的走进去，弄得稀糟，只让他那不幸的也没人爱的主人，醒着坐在一盏昏暗的小口的灯台和渴油的灯心之下，算他的利息。那么，这不是不公平么，你在过去说过那样责备的话，现在却又相反的来诉说提蒙了？

财神　只要你弄明白了真相，就会知我这两面的话都是有道理的了。因为提蒙的浪费在我看去全是由于太不注意我，对我没有感情，在别一方面，他们把我锁在箱内，放在黑暗的地方，用心叫我养得壮大肥胖，他们自己决不来碰我一下，也不带我到太阳光底下去，为的不让别人看见。我常想这是愚蠢也是暴虐，因为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却叫我在这种监禁里烂下去，却不知道在不久之后，他们就要去了，只把我留下去给另外的幸运的人。

所以我对于他们，或是对我很是出于豪爽的，我都不能加以称赞，但是最好是那种人，处事适中，既然不是两手抓紧了，也不是整个地摔了出去。

宙斯，我就凭了宙斯，请你这边看吧。假如有人依了习惯娶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为妻，但他对她不加看守，也不表示一点妒忌，却让她随意到处去走，夜里或是白天，任凭她愿意和什么人去搞，而且他自己还引她去和别人私通，打开了房门，叫大家都到她这里来，给她拉皮条。这样的人可以算是爱她的么？宙斯，想来你不说是吧，你是有多次恋爱

经验的。

或是相反的，有人将一个自由的女子娶到家里，预备正式养育儿子，可是他却对于这盛年美丽的处女一碰都不敢碰，也不让别人见一面，把她关锁着，过着荒芜不育的童贞生活，但他力说是爱着她，这个由他的脸色，他的消瘦的肉体和深陷的眼睛，可以证明的。这样的人可不是像是已经失去了理性么，在那时候他本该生育儿子，从婚姻享受到好处，他却叫那美貌可爱的姑娘白白地老去了，好像是养着给得墨忒耳[28]做女祭司似的？就是这种的事情，我觉得很生气，因为他们有的很是无礼地把我踢来踢去，狂吞大喝，或是像水一样地泼去，有的又把我加上脚镣，像是脸上有烙印的逃奴。

宙斯　那么你为什么对他们生气呢？这两种人都有很好的惩罚，因为那一种人，是像坦塔洛斯[29]似的，长是饥渴嘴干，光张着嘴对那金子，至于别一种人，则像是菲纽斯那样，被那哈耳皮埃[30]将食物从嘴里夺了去。但是现在到提蒙那里去吧，你会找到他比以前要明白得多了。

财神　他不晓得会这样做么，好像他是在一只漏的小船[31]里，在我还没有完全流进去之先，就赶快舀我出来，生怕我会流满了一船，把他淹没了？这样子像是在达那俄斯的女儿们[32]的水缸里倒水，永久是倒不满的，因为那家伙是并不结实，所以水在流进去之前几乎就出来了，他这缸的缺口是那么的宽，流出是无法防止的。

宙斯　那么假如他不想堵住这缺口，还是让它畅开着，你就快快地流出，他将很容易地去在他水缸底的渣滓里再找到他的皮袄和镐头的。但是现在你去，使他富有起来

吧。——赫耳墨斯，你要记住，在你回来的时候，去从埃特涅山把库克罗珀斯[33]带来，那么他们可以将我的霹雳棒磨一磨，将它修好了，因为我们须得来把它磨擦一下了。

赫耳墨斯　财神，让我们走吧。这是怎样的？你脚瘸了？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不但是眼瞎而且还是脚跷的呢！

财神　赫耳墨斯，我并不是通常这样的。在我被宙斯派出去的时候，不晓得什么缘故我总是很慢而且两只脚似乎跷似的，所以很不容易走到目的地，时常是我走到以前那等着我的人已经先老了。但是到了我该跑走的时候，你将看见我是有翅膀的，比梦还快得多。只要赛跑的绳[34]一落下，仿佛我已经宣告得胜似的，那么飞快地走过跑道，有时连观众都没有能够看见我。

赫耳墨斯　你所说的并不很对。我就可以举出许多人来，他在昨天没有一分钱去买吊脖子的绳[35]的钱，今天却忽然富有阔气起来了，出来驾着几匹白马，这在以前是连一匹驴子也没有的。可是穿着紫袍，[36]手上带了金环，我想他们自己也还不能相信，他们的发财到底是不是梦呢。

财神　赫耳墨斯，那是别一回事。这并不是我用自己的脚走去的，差我去的也并不是宙斯，而是冥王，[37]因为他也是财富给予者和礼物赠与的人，如他的名字所表示。我从一个人到别个人家去的时候，他们把我简牍[38]中间，用心封好了，随后拿起来，走了出去。那个死人就放在家里一处黑暗的地方，膝踝以上盖着一块旧的布片，让黄鼠狼[39]们来争夺，那些对于我有什么希望的人都在市场[40]里张着嘴等着，好像是小燕子吱吱的叫着，等候母燕子的飞回来。

在封蜡拿开，你也切断，木简打开来的时候，我的新的主人便宣布了，乃是一个亲戚，或是食客，又或者是当娈童的家人，他从小时候很是宝贵，下颌仍旧是剃得很干净，虽是过了时节却供给主人各种杂多的娱乐，这位名人终乃得到极大的报酬。不管这人是谁，那时抓起我来，连简牍什么在一起，就走了去，把从前的名字皮耳里阿斯，德洛蒙，或是提柏俄斯，改作墨伽克勒斯，墨伽皮左斯，或是普洛塔耳科斯，[41]那些空张着嘴的留下在那里，只是彼此望着，而且这时真有点感到悲伤了，因为这样一条大鱼从网底里逃出了，特别是吞吃了不少的饵食。[42]

至于那些一下子发了财的人，本来是没有教养的粗野的人们，看了脚镣还要发抖，听见走过的人偶然挥一下鞭子，便会耸起耳朵来，对于磨房便当作神庙似的礼拜，[43]如今却对遇见他的人都不能忍耐了，他要侮辱平人，鞭打同伴的奴隶，来试试看他是不是也能这样的做。直到后来他遇着一个小娼妇，或是热心于养马，又或者把自己交付给了食客，他们都发誓说他要比尼琉斯[44]更是长得像样，比刻克洛波斯或科德洛斯更是高贵，比俄底修斯更是机灵，比克洛索斯更富，抵得他的十六个。于是在一刻工夫，那可怜的人，就把他凭了伪誓，抢夺和做坏事所一点点得来的东西，就一下子都倒出来了。

赫耳墨斯　你所说的就是那么一回事。但是在你用了自己脚走去的时候，你怎么能找着路，因为你是那样的瞎，又怎么能辨别那人是谁，宙斯以为这人应该发财，所以派你去的呢？

财神　你以为是我找着路，并且辨别那人是谁么？凭了

宙斯，那并没有！不然我就不会撇下阿里斯忒得斯，却走到希波尼科斯和卡利阿斯，[45]以及别的那些不值一分钱的雅典人那里去了。

赫耳墨斯　但是在他派遣你的时候，你得怎么办呢？

财神　我走上走下的彷徨一阵之后，到得我不意的遇着了一个人，也不管他是什么的人，便带我回家去，保留着我，却感谢着你赫耳墨斯，[46]获得了这不意的利益。

赫耳墨斯　这样宙斯简直是被骗了，他以为你是依他的意旨，使那个应该获福的人发财呢。

财神　这是当然的事，好朋友，因为他知道我是眼瞎，却仍要差遣我出去，寻找一样那么难于发见的物事，这在好久以前在世间已经绝迹，恐怕就是林叩斯[47]也不容易找着，因为〔那亮光〕是那么的昏暗而且微小。因此好人很少，坏人却是很多，充满了全个城市，所以在我彷徨中容易遇着他们，给他们所网获了。

赫耳墨斯　随后你离开他们的时候，怎么能够很容易的逃走，既然你不认得路？

财神　那时不知为什么我变得眼也亮了，脚也跑得快了，不过那只是逃走时如此。

赫耳墨斯　现在再回答我这一个问题吧。因为你既然眼瞎，——恕我直说了，而且还是面黄腿重，你却有这许多的情人，所以人们都仰望你，假如能够得着你的时候，自己觉得是幸福，若是得不着时便要活不下去了。我就知道有许多人，对你害着相思病，所以他们去把自己投到大海的深渊或是险阻的岩石上边，以为被你所看不起，其实你是从头就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觉得你会承认，假如你知道自己，他们

是发了疯了，那么地胡闹为了这样的一个情人。

财神　你以为他们看我是现在一个样子，眼瞎脚跷，和其他一切缺点么？

赫耳墨斯　那怎么行呢，财神，除非他们自己全是瞎子？

财神　赫耳墨斯，他们不是瞎子，但是无知与欺骗，现在主宰着一切，把他们蒙住了。而且我为免得显示那么丑陋起见，戴上一个很可爱的假面，装上些金翠，穿着锦绣的衣服，在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以为当面见到我的美丽，便爱上了，所以觉得如得不到我，就只好灭亡了。假如有人将我脱光了给他们看，那么他们会埋怨自己，怎么眼睛会这样地昏，爱上了那么可恶的丑陋的东西。

赫耳墨斯　那么这是怎么的，就是在他们已经滚在财富里边，自己也戴上了假面，还仍是受骗么，若是有人要拿开它的时候，他们宁愿丢掉自己的头，却不肯丢掉那假面么？这似乎是他们不大会不知道，你的姿容是涂抹上去的，在他们既然看见这里边的一切的时候。

财神　赫耳墨斯，我有不少的东西，帮助我做成这事的。

赫耳墨斯　那些是什么呢？

财神　凡是一个人最初遇见我，打开他的门让我进去的时候，就有虚荣，无知，傲慢，柔弱，蛮横，欺骗和此外千百种东西，都跟了我混进去了。自从他的灵魂被这些东西占据之后，他就会佩服他所不应该佩服的，想要拿他所应当躲避的东西了。他尊敬我，我这一切恶事的父亲，因为它们是扈从着我，所以都进来了，他宁肯忍受世上的别的一切，却

不肯与我分离了。

赫耳墨斯　财神，你真是光而且滑，很难抓住，却又容易逃走呀！你不给人家一个结实的把手，但总是好像鳗鱼或是蛇似的，不知怎样从手指缝里跑掉了。那个穷神却是相反，很粘容易捏住，而且身上生有千百的刺，有人走近她去便立即给抓住了，很不易于摆脱。——但是在我们闲谈着的时候，却忘记了一件事情，这是有点重要的。

财神　这是什么呀？

赫耳墨斯　那就是我们带宝藏来，我们这里所顶需要的。

财神　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每到你们那里来的时候，总把他放在地底下，吩咐他关门留在里边，对于什么人都不要开门，除非是听见我叫着他。

赫耳墨斯　现在我们到阿特刻该下去了吧。请你拉着我的上衣，跟着我走到那边界去。

财神　赫耳墨斯，多亏得你拉了我走，因为假如你离开了我，让我彷徨着，就会很快的撞上了许珀耳玻罗斯[48]或是克勒翁的。——但是那是什么声音呀，像是铁打着石头？

赫耳墨斯　那是提蒙这家伙，掘着近地山边多石头的一块地面。呀，穷神同他在那里，还有那劳力，坚苦，智慧，勇敢，和许多人，都是由饥饿统率着，这是比你所有的一群侍卫要好得多了。

财神　赫耳墨斯，我们为什么还不愈快愈好地退却呀？一个人为这样的大军所包围着，我们对于他是做不出什么值得提起的事情来的。

赫耳墨斯　但是宙斯是并不这么想，所以让我们不要这

样地胆怯了。

穷神　你杀死阿耳戈斯[49]的人，你手里拉着这个人，要往哪里去呀？

赫耳墨斯　宙斯派遣我们到提蒙这里来的。

穷神　现在财神到提蒙这里来么？在他受着奢侈所给的种种苦难的当中，我把他拿了过来，交付这智慧和劳苦，将他造成一个高贵有用的人。你们以为我穷神，真是容易轻视，容易欺侮的么？所以连我的一点所有的东西也都抢过去，在我用心地完成了他道德以后，却又叫财神拿了过去，好交给横暴与虚荣的手里，把他又做成柔弱，卑劣，愚蠢的人，变了一块抹布再来还给我么？

赫耳墨斯　穷神，这是宙斯的意思。

穷神　我要去了，你们也跟我走吧，劳苦与智慧，和其余的人。这人就会知道他是背弃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好的帮手和教导他做最好的事情的人，因了她的关系，所以保持了身体健康，心意刚强，过着真像人似的生活，依赖自己，把富裕与过多都当作身外之物，那本来是这样的。

赫耳墨斯　她们去了，让我们走近他去吧。

提蒙　你们是谁，该死的，你们为什么来干扰一个做工，赚工钱的人呢？你们要后悔这次的前来，你们这些丑类，全都是的，因为我就要把那些土块和石头扔过去，把你们打的稀烂。

赫耳墨斯　不，提蒙，请不要扔。因你扔的不是凡人，我乃是赫耳墨斯，这个人是财神。宙斯派遣我们来，为的是回答你的祷告的。所以停止了你的劳作，请接受幸福和你的好运吧。

提蒙　你们也该挨打，就是神也罢，如你所说的，因为我一样的恨那些人与神，至于那瞎子，不管他是谁，我想用这铁镐打破了他的头！

财神　赫耳墨斯，凭了宙斯，让我们去吧！我看这人是生着异常的忧郁症，在我没有受到什么害之前，且让我走了吧！

赫耳墨斯　提蒙，别做那傻事，且放下那过分的野蛮和粗暴的动作，伸出两手来接收了你的幸运吧。再变为富有，成为雅典的第一流人，蔑视那些忘恩负义的，只顾你自己享福好了。

提蒙　你们对于我没有什么用处，不要来烦扰我。我的镐头是我的财富，这尽够了，此外我是十分幸福，只要没有人走近我这里来。

赫耳墨斯　朋友，这样不客气的回答么？

“我去带给宙斯，

这样粗暴生硬的活么？”[50]

这是有道理的，你变成了憎恨人的，在你受了他们这许多可怕的待遇之后，但是不应该是憎恨神们，他们是这样地关心你。

提蒙　赫耳墨斯，对于你和宙斯，为了你们的关照，我是十分感谢，但是我不想要那个财神。

赫耳墨斯　为什么呢。

提蒙　因为以前他给了我无穷的苦难，把我交付了谄媚者，对我种种阴谋，引起怨恨，用了奢华来腐化我，招来人家的妒嫉，末了却突然的这样不诚实的仿佛叛变似的抛弃了我。但是这好朋友穷神却是用了最像是男人做的工作，训练

了我的身体，同我诚实也很坦率的谈话，给我的劳动以必要的供给，教我蔑视那从前的富裕，并且倚靠自己谋得生活，指示我自有财富，这乃是食客的谄媚，密告者的恐吓，群众的愤激，议员的投票，或是霸主的阴谋，所都不能抢走的。

这样我因了劳作变得坚强了，我在这片地里劳动很是爱我的工作，既不看见城市里的那些坏事情，又从这镐头得到充分足用的食粮。赫耳墨斯，所以你可以回去了，把这财神带去给宙斯吧。至于我这是已经满足了，只要我能够使全人类从老至小都阿瘪瘪地叫唤。

赫耳墨斯　好朋友，别这样说，因为他们还不是全都叫唤呢。且停住了这样小孩子似的发脾气，来接受这财神吧。从宙斯来的礼物是不好这样的抛开的。[51]

财神　提蒙，你要我来说几句，和你来讲点理，还是我说了你就会生气的呢？

提蒙　说罢，但是短一点，也不要像那无赖的辩士们，[52]加上什么引言。我这是因为赫耳墨斯的缘故，才让你说几句话的。

财神　或者我应当说得很长，来回答你所说许多攻击的话。现在只看我是不是如你所说的损害了你。这是我给了你一切愉快的东西，名誉，位置，[53]花环，和别的奢华的东西，你也为了我的缘故，为人家所羡望，所赞美与寻找。但是假如你在食客们的手里吃了些苦头，那不是我的关系。倒还不如说是我在这里受到你的损害了，因为你是那么卑劣地把我去扔给那些该死的人们，他们恭维你，蛊惑你，千方百计的来阴谋对付我。还有你在末后说我叛弃你，其实我也可以倒过来告发你，因为你也千方百计的来赶走我，把我头向

着前一直推出你的家里来。所以你所那么尊重的穷神给你穿上这件皮袄，来替代那柔软的大衣了。这个是赫耳墨斯可以作证，我是怎么请求宙斯，不要再使得我到你这里来，因为你曾经那样恶意地待我。

赫耳墨斯　但是你看，财神，他是已经改变了。所以放心和他同居吧。——提蒙，你去照常掘地吧，还有你，财神，叫宝藏来到他的镐头底下，因为宝藏是听你的号召的。

提蒙　赫耳墨斯，那么我只好顺从，非再成为富有不可了。因神们强迫他的时候，一个人只有忍受罢了。但是请看你是把我丢到怎么样的困难之中去了，可恶的幸运。直到现在我过着最幸福的生活，但是忽然地要受到这许多金钱，虽然我没有做错了事，却要来受这些烦恼。

赫耳墨斯　提蒙，忍受一点吧，也为了我的缘故，假如这是困难也很不好受，让那些谄媚者都好嫉妒得连肚子都爆破了。——现在我要飞上去了，顺路到埃特涅山去。

财神　他似乎是走了，这我从他翅膀划桨的声音推测出来的。现在你且留在这里，我将去把宝藏给你叫来。但是不，你掘吧。

“我说，金子的宝藏呵，你听从这提蒙，让你自己出来吧！”

提蒙，掘吧，深深地掘下去。——但是我要离开你们走掉了。

提蒙　镐头，来呀，给我加油吧，叫那宝藏从地底里来到日光之下吧。

啊，奇迹之神宙斯呵，神妙的科律班忒斯[54]呵，获利的神赫耳墨斯呵！这些金子是哪里来的呢？这是梦里么？我

怕是醒过来的时候，我只找到一堆灰的。不，但这是真的金币，颜色红红的，分量很重，而且看去很是好看的。

“啊，金子呵，对于凡人最美丽的赠物！”[55]

因为你像火烧着似地耀眼，在夜里或在白天。啊，来吧，你最可爱的，最可怀慕的！现在我相信了，宙斯曾经变做黄金，[56]因为哪里会有闺女，不打开她的胸脯，来迎接从屋顶里溜进来的那么美丽的情人呢？

啊，弥达斯！啊，克洛索斯！啊，得尔福的献呈的宝贝呵！[57]你们比起提蒙和提蒙的财富来，简直是没有什么了！是的，便是波斯王也还不及我了。

啊，镐头和可爱的皮袄，我把你们当作礼物，献给这里的潘[58]吧。我自己预备买那整片的边境的土地，建造一个小城砦在宝藏的上边，仅够我居住，我死了的时候就作为我的坟墓。

现在来决定这个，做我此后余生的法律，我决不同一切人往来，也不承认一个人，并且蔑视他们。朋友，客人，侣伴，或是慈悲的神坛，[59]都是极大的无聊话。怜悯一个哭泣的人，帮助一个困穷的人，都算是犯法，破坏规矩。我的生活是孤独的，像一只狼似的，他的唯一的友人便是提蒙。

其他一切人都是他的敌人，与阴谋者。和他们的任何人交谈，便是不净，假如看见了某一个人，那一天便算是不吉。总之我把他们只看作石头的或是铜造的人像。我将不接受他们的使者，也不和他们订和约，那片荒地是对于他们的疆界。什么同族，亲戚，同乡，祖国，这些都是死了的无用的名字，只有傻子才热心相信。提蒙将只让他独自发财，蔑视别人，自己单独享受，远离那些谄媚和卑劣的恭维。他将

独自祀神和宴享，当作自己的邻人和旧友，远离那些其余的人。这将最后决定，在将要死去的时候，他也将给自己以最后的握手，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了花冠。

他的最爱的名字将是“憎人者”，他的特别的性格是乖僻，苛酷，粗野，易怒，和不近人情。假如我看见有人要给火烧死了，他求我把火救灭，我便把拿了沥青和油给他加上。若是一个人落在冬天的河水，要给水冲去了，伸出手来求我拉他，我就把他的头按到底下去，叫他不能够再上来。这样他们才会得到了等价的报酬。这法律动议者是提蒙，厄刻克剌提得斯的儿子，科吕托斯人，提付会议表决者是同一的提蒙。好，现在让我们来通过[60]这个吧，他们当坚决的执行。

但是我要出些力，使得大家知道，我变成了巨富了，这个消息尽叫他们上吊吧。——但这是怎么的？为什么有那么快！他们都四面八方地跑来，遍身尘土，气都喘不过来，他们不知怎样闻到了金子的气味了。我还是爬上山去好，从上边用了一阵石头赶跑他们呢，还是这一回姑且犯法，和他们说几句话，表示蔑视，使他们更为难受呢？我想，这似乎是更好。所以让我现在且站着，去迎接他们吧。

等我看来，他们头一个是什么人？格那托尼得斯那个食客，前回我问他去要饭吃，他给了我一根吊颈的绳子，可是从前有多少回在我家里呕吐出整瓶的酒来。他来了正好，让他首先叫唤了回去吧。

格那托尼得斯　我不是说的么，神们不会忘记像提蒙的好人的？——提蒙，你好吧，愿你模样好，性情好，应酬好。

提蒙　格那托尼得斯，也希望你好，愿你比所有的秃鹫都会吃，一切的人都狡猾。

格那托尼得斯　你总是爱开玩笑。但是我们什么地方宴会呢？我带来了新排演的剧曲里的一支新的歌来了。

提蒙　我告诉你，这应当是一支悲歌，而且很激越的，由这个铁镐来伴奏。

格那托尼得斯　这是怎的？提蒙，你打了么？我请求人给我做见证。啊，赫剌克勒斯[61]呵！阿唷，啊唷！我要到战神山[62]去，告发你的伤害。

提蒙　你假如再停留一刻，那么就可以告诉杀人了。

格那托尼得斯　不，不！但你至少要医我的伤，给搁上一点金子。因为那是止血的一种妙药。

提蒙　你还要停留么？

格那托尼得斯　我去了。但是你要后悔的，把从前一个好人变成那样的粗暴了。

提蒙　这来的是谁呀，那个秃顶的？乃是菲利阿得斯，所有食客中顶讨厌的那个人。他从我这里得到整片的田地，两条金子[63]银子做他女儿的嫁资，作为称赞我的报酬，其时我唱了一支歌，别人都不作声，但是他连声叫好，并且发誓说，这要比天鹅[64]的还好。但是后来他看见我生病，走去向他告帮，那时这位仁兄却给我一顿鞭打。

菲利阿得斯　呵，这个不要脸的！你如今认得提蒙了么？现在格那托尼得斯是他的朋友和一块儿喝酒的人了么？因为忘恩负义的缘故，这样报应正是活该。但是我们是多年相识，从小在一起，又是近邻，只因不愿显得躁进，所以踌躇着的。——你好呵，先生，请你注点意，防这些可恶的食

客，他们单要你的食桌，在其他的地方简直与乌鸦一样。这时候是没有人可以相信，各人都是忘恩的以及些坏种。至于我呢，现在给你带来了一条金子，预备你留养在有什么急用时可以应用，但是在离此不远的路上，我才听到你是发了大财了。所以我来给你这一个忠告。但你是那么的聪明，可以告诉涅斯托耳[65]怎样的处置应变，所以也用不着我的提示。

提蒙　菲利阿得斯，正是如此。但是请你走来，我好给你友谊的招待，用了我的镐头！

菲利阿得斯　救命呀！这个忘恩的人打破我的脑袋了，因为我给他有用的忠告。

提蒙　看呵，第三个人来了，乃是辩士[66]得墨阿斯，右手拿着一张决议书，他说是我的一个亲戚。这人在一天里从我这里拿去了一万六千两，付给市政府，因为他被判罚金，交不出来便关在监牢里，是我可怜他，赎他出来的。及至前回轮到他发放厄瑞克忒斯区的观剧费[67]的时候，我走去问他要我的一份，他却说他不承认我是一个市民！

得墨阿斯　啊，提蒙，你好呀！你是我们这族的伟大的援助，雅典的支柱，希腊的堡垒！这里的区会已经召集过了，那两个议会都早就等着你了。但是在你去之前，请先听我这为你所写的决议书吧。

“查提蒙系厄刻克剌提得斯的儿子，科吕托斯人，不但为人正直，并且聪明，在希腊无与伦比，一贯为本市尽力做事；曾在俄林庇亚会中，一日里赢了拳斗，角力，以及赛跑，并且在四匹马的赛车和两匹马的赛车也得了胜利。”

提蒙　但是我并没有当上俄林庇亚会的观众代表[68]哩。

得墨阿斯　这有什么关系呢？随后你会当上的。这些事

情是愈搁上得多就愈好呀。

“在往年又为本市在阿卡耳奈地方卓著战功，粉碎珀罗蓬涅索斯[69]的军队两个部队。”

提蒙　这是怎么的？我因为没有那些武器，所以在征兵单上没有写上我的名字。

得墨阿斯　你说到自己的事情总是客气，但是我们如不记得，那就是忘恩了。

“他又起草议决案，参加议会，带领军队，对于本市有不小的帮助。根据上述一切事情，应请议会，区会，司法会，以及各区和地方会，或分或合，决议为提蒙建立金像，在高城上雅典那像的旁边，右手里有一个霹雳棒，头上有后光，戴了七个金冠，这些金冠当于今日宣布，在狄俄倪西亚祭[70]演新的悲剧时给他戴上，因为那一天须要定为他的纪念的日子。动议者辩士得墨阿斯，是他的，最近的亲戚，也是他的学生，因为他也是一个极好的辩士，以及别的一切凡是他所要做的，无一不是如此。”

这就是关于你的决议书。我还想要带我的儿子来看你，我用了你的名字把他叫做提蒙。

提蒙　这是怎么的，得墨阿斯？据我所知道，你是还没结婚呀。

得墨阿斯　但是，假如神答应我，我明年要结婚了，而且制造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这该是个男的，所以我现在叫他提蒙。

提蒙　这家伙，我看你现在还是想结婚么，你在这样的得到我的一下打击。

得墨阿斯　阿呀！这是为什么？提蒙，你是在学做那暴

君了，你殴打自由人，连自己还没有清白自由呢。但是你快要受到这件行为的惩罚，还有放火烧高城的事。

提蒙　但是高城没有被火烧，坏东西，这是很明了的，你是一个告密者了。

得墨阿斯　但是你发了财，乃是从庙后的库[71]里挖墙得来的。

提蒙　那也并没有挖破，所以你这也是乱说的。

得墨阿斯　挖墙可以在后，但你却是现在都得到那里边的一切了。

提蒙　那么再拿这个去吧。

得墨阿斯　阿唷，我的背脊呀！

提蒙　别喊，不然我要给你第三下了！假如从前我没有武装，还能粉碎拉刻代蒙[72]人的两个部队，现在却不能打倒一个该死的小人儿，那简直是笑话，我在俄林庇亚得到的拳斗与角力的胜利也是徒然的了。

但这是什么呀？这不是那哲学家特剌许克勒斯么？不是别人！胡须都张开着，眉毛向上面轩起，傲然地漫步前来，像是提坦[73]似地看人，他的头发都从前额向后纷披，活像是宙克西斯所画的玻瑞阿斯，或特里冬。[74]态度很是规矩，行步也很安详，服装穿得顶合式的，每天早晨便在讲演道德，谴责那些耽溺快乐的，赞扬知足，及至到了洗澡之后，来赴晚餐，侍童递给他大酒盏的时候，——这似乎酒越纯[75]他愈喜欢，——那时便好像是喝了忘河的水[76]一样，他的行为表示得与他早晨所讲的话是完全相反了。他同鹞鹰似的把肉叼了去，用肘撑住那邻座的人！胡子上满是羹汁，[77]像狗一样的吞吃食物，俯身在他的盘子上面，仿佛在

想发现什么道德，仔细地用食指揩那盘碗，不让甜辣汤[78]留下一点儿。

他又老是那么唠叨不平，即使他得到了整个平饼或是整个的猪。他正是贪饕和无厌的代表，他酒醉了闹起来的时候，不单是唱歌跳舞，他还骂人并且发怒。并且在他喝着酒的时候，这比平时还要多，最有许多话说，关于什么节制和端方的问题，他说这些是在喝了那纯酒之后，口吃得很有点可笑。随后是呕吐，末了由人家拣了他起来，抬出那宴会厅去，他的两只手抓住了那吹笛子的女子。但是就是在他醒的时候，他的说诳，厚脸与贪婪，也是决不落人后的。他乃是第一等的谄媚者，伪誓很是来得，欺骗是他的先导，无耻做陪伴，总而言之他是一件非常巧妙的家伙，在各方面都很精密，种种事情无不具备。可是虽然他是高明，这回却不远便要叫唤了吧。

这是怎么的？呀，特剌许克勒斯，你却是迟到了。

特剌许克勒斯　提蒙，我到这里来，与那些人的目的不是一样的。他们为你的财富所眩惑，都跑了来，期望在你的金银和值钱的宴会，想对一个这样单纯和这样愿意拿出财产来共同使用的人，施行多种的谄媚方法。你当然知道，我是一个大麦饼已是足够好的食粮，顶好的肴馔是香菜汤[79]或是芥子，如再阔气一点，加上少许的盐。我的饮料是那九条管的泉水，[80]这件破旧衣服在我要比紫衣还好。至于金子，在我看去不比海边的石子更有价值。

我这回来乃是为你的缘故，为的叫你不要为那财富所毁灭，那个最坏的最是阴谋的物事，它是一个根源，屡次的给许多人以不可挽救的灾难。所以你如听我的忠告，最好是去

整个丢在海里，因为对于一个善人，他既能看出哲学的财富的，这实在不是必要的东西。但是，我的好朋友，你可不要丢到深的地方去，在满潮地直前涉水到大腿边际，抛下去好了，在只有我一个人看着你的时候。

但是假如你不愿意这么做，那么有别的更好的一个办法，你可以赶快从家里把它拿出来，不要给自己留下一分钱，却分给一切困穷的人，这个给五德剌赫墨，[81]那个给一木那，那个又是半塔阑同。假如他是一个哲学家，就应当给他两份或三份。但是我呢，并不是为自己的缘故所以要钱，乃是为的分给困穷的那些伴侣，只要装满了这口袋就尽够了，这大概还容不下整五斗[82]吧。一个搞哲学的人应该知足并能节制，并且应该思想不出口袋之外。

提蒙　特剌许克勒斯，我很赞赏你这话！但是现在我想不来装满你的口袋，却在你的头上装满了栗爆，用了我这镐头量给你。

特剌许克勒斯　啊，民主与法律呵！我被这该死的打了，在这自由的都市里！

提蒙　好朋友，你为什么发怒呢？难道我给你短少分量了吧。好吧，我将在这分量的上面再给你两三升也罢！

但是这是什么呢？许多人都来了，我看见那边是勃勒西阿斯，拉刻斯，格尼丰，和那整群应该叫唤的人们。[83]我为什么不爬上那岩石去，让那久已疲倦的镐头休息一下，我去拣些石头来，从远方抛击他们呢？

勃勒西阿斯　提蒙，请不要打我们！我们去了。

提蒙　但是要没有流血与受伤，那可是难说的！

注　解

〔1〕　萨尔摩纽斯（Salmoneus）为古代的国王，平日很是僭妄，以为他就是宙斯，叫人民对他祭祀，并且模仿宙斯的打雷，坐在青铜制的车子上，行时辘辘作响，又投掷火把，算是闪电，后来宙斯把他用雷打死，落入地狱了。

〔2〕　雅片这里系是借用，原文曼德剌戈剌斯（Mandragoras），通称曼陀罗花，沿用佛经的旧译，但这乃是一种有麻醉性的植物，大概和和风茄有点相似。

〔3〕　丢卡利翁（Deukaliôn）乃普洛墨透斯（Prometheus）的侄子，宙斯有一个时候痛恨世上的人，用大洪水来除灭了他们，只有丢卡利翁一家人知道这个灾难，预先坐船逃避了，为希腊人的祖先。下文所谓箱子，即是指那船，犹《创世纪》里所说诺亚所乘的方舟也即是箱舟。

〔4〕　俄林庇亚（Olympia）地方有一片宙斯的圣林，那里有各种庙宇神像，其中以宙斯庙最为有名，每间隔四年，于第五年举行祭典，即是竞技和演剧，其实悲剧也算是竞赛的一种。据说第一次俄林庇亚祭由赫剌克勒斯于公元前七七六年创建，至公元三九三年始行停止，凡二九三次，现代的俄林庇亚运动会即是模仿它的。

〔5〕　克洛诺斯（Kronos）是宙斯的父亲，因为怕他子女抢他的主权，所以生下来便即吞吃了，到得第六个小孩诞生的时候，他的妻子瑞亚（Rhea）有些舍不得了，乃将一块

石头包了襁褓，给他吞吃了事。这顶小的儿子便是宙斯，他乃设法和母亲商量，叫克洛诺斯吃一种呕吐剂，把他以前所吃的小孩都吐了出来，以后宙斯就联合他们，来反抗克洛诺斯的统治，结果将他打倒，关进地狱里去了。

〔6〕 提坦们（Titanes）是克洛诺斯这一辈的名称，所以对克洛诺斯之战称为提坦战争（Tianomakhia）。巨人系一种巨大的怪人，双腿乃是大蛇，尝以极大岩石和整棵的树，进攻天上，宙斯以赫剌克勒斯的帮助，乃把他们制服，压在各火山底下，作为火山活动的说明。

〔7〕 一肘（Pêkhys）为希腊古代计算长度的一种标准，系以一个人从肘关节至小指尖的距离为一肘。据泡萨尼阿斯（Pausanias）说，在俄林庇亚的宙斯雕像，右手上站着一个胜利女神，左手捏着立边站着一只鹰的御杖，并不是霹雳棒，作者当时应当曾见此像，这里所说却不免有点错误了。

〔8〕 法厄同（Phaeton）是太阳（Helios）的儿子，尝请求代驾日车，而不善驾御，所以出了轨道，开始乱跑，百物焦灼，遍地起火，宙斯乃以霹雳击落之。丢卡利翁见上文注〔3〕。此盖言宙斯用了水火两样，惩罚人的事。

〔9〕 皮袄为穷人所穿的衣服，若是有钱的人便穿那羊毛所织的“柔软的大衣”了，但这或是皮革所制，不是从前在北方所常见的一种没有面子的白板皮袄。

〔10〕 四分钱原文云四个俄玻罗斯，一俄玻罗斯（obolos）其实大约可以值五分钱，所以这里应该说是两角，但说一俄玻罗斯总以表示最低的价值，通常译作一分钱，故这里也就照样地计算了。

〔11〕　厄庇墨尼得斯（Epimenides）是克瑞忒岛的人，大约生在公元前六世纪，是个诗人也是先知，有许多奇迹，后人尊之为神。小时候看守羊群，因为寻找迷失的羊，走入山谷，困极暂睡，及至醒来乃已睡了四十年之久，一说是五十七年，世事改变了许多，他的兄弟已成为老人了，后来据说活到二八九岁才死。

〔12〕　埃特涅（Aitnê）希腊火山之一，参考上文注〔6〕。

〔13〕　克瑞忒（Krêtê）岛是古代希腊文明的发祥地，宙斯也是在那里诞生的，据说那里有一座坟墓，说是宙斯所葬的地方。

〔14〕　阿提刻（Attikê）为中部希腊的东南一部分，主要的都市是雅典。

〔15〕　刚发财原文云 neopluntos，可译作暴发，但实际上提蒙似乎是先代便富有的，因为后来财神诉说提蒙轰他出去，说虽然我还是他父亲的朋友，和这里稍有矛盾。

〔16〕　百牛祭（hekatombê）是盛大的祭祀，使用一百只牛做祭品，但通常也不限定数目，有用十二只牛的，也使用这个名称。狄阿西亚（Diasia）乃是雅典对于宙斯的祭日，云此日所祭乃是和善的宙斯，只供果品饼饵，不用血食云。

〔17〕　秃鹫啄食心肝系用普洛墨透斯的故事，宙斯怨恨他偏袒人类，欺骗了他，又偷窃神火，所以将他锁在高加索山上，叫一个大鹫啄食他的心肝，后来经赫剌克勒斯射死那个大鹫，这才放免了他。

〔18〕　祭时割下牛羊的大腿骨，包上两层肥油，在祭坛上焚烧。

〔19〕 财神解说已见上场人物，这里似乎应当译作“财富”更为适合，因为它只是富这观念的代表罢了，与“宝藏”一样，但这里译作财神，像是一个人的样子，虽是不很恰当。后面的穷神也是同一的例，其实本意只是贫穷罢了。

〔20〕 阿那克萨戈剌斯（Anaxagoras）为古代希腊哲学家，生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在雅典讲学，当时因为他的学说近于无神，所以曾被诉为破坏国教，时为公元前四五〇年。珀里克勒斯（Periklês）为雅典有名政治家，竭力为之辩护，乃得免于死刑，仅处罚金，流放出国了事。

〔21〕 阿那刻翁（Anakeion）意思是二王庙，在雅典，是宙斯的儿子卡斯托耳（Kastor）和波吕丢刻斯（Polydeukês）的庙，他们是双生，星座中有双子宫也就是指他们。阿那刻翁的失火乃是历史的事实。

〔22〕 “呆鸟”常见于中国的旧小说，今借用以译一种海鸟，原名拉洛斯（laros），普通译为鸥鸟，但有人亦用以称政客，或是信天翁鸬鹚一类的吧。

〔23〕 十条金子原文作十个塔阑同，一塔阑同值六十木那，一木那值一百德剌赫墨，一德剌赫墨又值六俄珀罗斯。以时价来说，一塔阑同亦约值中国的一千元。

〔24〕 达那厄（Danaê）是阿耳戈斯国王阿克里西俄斯（Akrisios）的女儿，因为神的预言说，她生的儿子将要把他杀害，所以在一个铜的高楼上将她禁锢起来，不让她接近男子。但是宙斯看上了她，化身为金雨，从屋顶里溜进来，使她怀孕了，生下一个男子，便是有名的英雄珀耳修斯（Perseus）。这里只是借了达那厄的景遇来做一个比喻，与珀耳

修斯的事别无关系，今悉从略。

〔25〕　利息（tokos）与算账（logismos）这里也是以抽象名词当作专名。

〔26〕　“在马槽里的狗”看去似是一个寓言，但是现存的《伊索寓言》原文里却是没有，据说自从十五世纪末的法文本始有此篇，大意与这里所说相同，不过那说话的不是马而是牛罢了。

〔27〕　“该带脚镣”原文云磨擦脚镣（pedotrips），似稍牵强，一本则作“训练孩子”（paidotrips），即是监督群仆，加以鞭挞的首领，但是普通那个字多用于训练儿童体育的人，所以也觉得不甚妥帖。这里姑且依第一义译出，亦取其与前面的形容词相关联耳。

〔28〕　得墨忒耳（Dêmêtêr）是宙斯的姊妹，也是他的一个妻子，生有女儿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是冥王的妻，在职务上母女都是农业的女神，管百谷的生长的。在希腊人民中间，得墨忒耳的崇拜非常深广，她的庙里的女祭司须以终身守贞的童女为之。

〔29〕　坦塔洛斯（Tantaros）因为要试神们的全知，杀了他自己的儿子珀罗普斯（Pelops）宴享诸神，宙斯罚他在地狱中，站在池水中间，想喝水时水却落了下去，顶上有树结着果子，想攀摘时又复升上，所以永久感觉饥渴，这个刑罚多少与佛教的饿鬼有点相像。

〔30〕　菲纽斯（Phineus）是一个国王，前妻有两个子女，他听了后妻的话，把他们都弄瞎了。宙斯便也将他弄瞎，太阳却特别讨厌他，又叫哈耳皮埃（Harpyiai）于吃饭的时候去妨害他，使他吃不到东西。哈耳皮埃是一种女首鸟

身的怪物，意云劫夺者，普通作为暴风的象征，这里或者因为菲纽斯的前妻乃是北风（Boreas）的女儿，所以这里有她们出场，也未可知。

〔31〕 小船原文作“篮”（kophinos），这里须得说船方可，故解说者谓当是用柳条编成外包牛皮的一种篮船。

〔32〕 达那俄斯（Danaos）是埃及的一个国王，他有五十个女儿，他哥哥的五十个儿子想要娶她们，可是达那俄斯不愿意，所以逃到阿尔戈斯来了。他们追踪而至，达那俄斯被迫答应，但是他给了他的女儿每人一把短刀，叫她们在结婚的夜里把新郎杀死，结果四十九人都被杀了，只有一个得免，后来成为夫妇。那些没有结婚的女儿们死后被罚在冥间汲水倒在一只缸内，但那缸却是漏的，永远没有满的时候。

〔33〕 库克罗珀斯（Kyklôps 的复数）意云圆眼睛的人，是一种只有一只眼睛生在面孔当中的怪人，他们是火神的助手，给宙斯制造霹雳棒的，他们的工厂在火山里边，火山便是工厂的烟突。

〔34〕 希腊竞走的规矩，是先用一根绳拦住，到得把绳放下，便是开始的信号。

〔35〕 意思是说本来穷得想上吊，但是连买绳子的钱也都没有。

〔36〕 紫衣是贵人所穿的服色，因为那时紫色染料须从一种蛤类中取得，很是稀少的缘故，但是富人财力能及，所以无妨僭用了。

〔37〕 冥王普通的名称是“看不见”（Hades），但他另有名字，这是普路同（Plultôn），与财神的普路托斯（Plutos）

同出一源，便是财富的意思，因为五谷金属悉自地出，所以认为地下是财富之源。但是这里却是另外一种意思，盖谓富人由冥王叫了去，把他的财产交给别人。

〔38〕　简牍这里是指遗书，古代用木板写字，两方合在一起，用绳子束好，打结处加盖印泥，打上印记，仿佛是火漆印的样子。打开的时候，便得先拿开封蜡，剪断绳束，如下文所记。

〔39〕　黄鼠狼们（galai）原文是这样的，虽然这里要是老鼠才对，因为黄鼠狼似乎是不会啃食死体的，有人解作猫，这更不甚妥适了。

〔40〕　市场为民众集合的地方，所以公私事件的宣布都在此举行，如发表遗嘱也就在此。

〔41〕　暴发的人以贫贱时的名字为耻，辄改换新名字，以自炫耀。墨伽克勒斯意云大光荣，墨伽皮左斯意云大充满，普洛塔耳科斯则意云首基。

〔42〕　众人为了讨好主人，平时花了不少本钱力气，希望分得遗产，如今却落了空，犹如钓鱼，空耗费了饵食。

〔43〕　磨房盖是奴隶做苦工的地方，但何以当作神庙礼拜，意思似颇费解。

〔44〕　这以下是恭维人的话的举例。尼琉斯（Nireus）为那克索斯岛的国王，在希腊征伐特洛亚的联军中，是最为美貌的人。刻克洛波斯（Kekropos）与科德洛斯（Kodros）均是古代雅典的国王，俄底修斯为希腊联军中最为机智狡狯的将官，克洛索斯为世上最有钱的国王，参看第五篇的人物说明。

〔45〕　阿里斯忒得斯（Aristeides）是雅典名将兼政治

家，以正直著称，但终身贫穷。希波尼科斯（Hipponikos）是卡利阿斯（Kallias）的父亲，世代有钱，但是他们的财富都不是由正道得来的。

〔46〕 因为赫耳墨斯是利得之神，凡意外的获得悉归功于他，称为赫耳迈翁，自横财以及盗窃所得皆是。

〔47〕 林叩斯是在取金羊毛的英雄中最是眼亮的人，见第五篇注〔17〕。

〔48〕 许珀耳玻罗斯（Hyperbolos）与克勒翁（Kreôn）都是公元前五世纪有名的政客，善能挑拨离间，从中取利。

〔49〕 杀死阿耳戈斯的（Argeiphontos）乃是赫耳墨斯的一个称号，因为他曾奉了宙斯的命，把身上有一百只眼睛的怪人杀死。这是关于宙斯的恋爱故事的，他爱上了王女伊俄（Iô），害怕为赫拉所知道，所以把她变做一头母牛。但是赫拉终于发见了，便叫阿耳戈斯看守着她，他的有一半总是开着，所以宙斯无法去接近，后来由赫耳墨斯先用了吹箫将他催眠，随后把他杀了。

〔50〕 这一句诗见于《伊利阿斯》卷十五，乃是女神伊里斯（Iris）由宙斯的派遣，对波塞冬所说的话。

〔51〕 这一句亦见于《伊利阿斯》卷三，乃是帕里斯（Paris）所说，但所说赠物却是指阿佛洛狄忒（Aphroditê）所赠的罢了。

〔52〕 大概指下文依附提蒙的得墨阿斯等人，详见本篇注〔66〕。

〔53〕 位置原文云前座（proedria），系指观剧或集会时坐在前席的荣誉。

〔54〕 这里只是惊呼之词，科律班忒斯（Korybantes）

乃是随从神母库柏勒（Kybelê）的一群祭司，他们狂歌乱舞，有如发狂。

〔55〕　这一句系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所作悲剧《达那厄》中的诗句，今此剧业已散佚。

〔56〕　宙斯化身为黄金的雨，进入幽闭达那厄的屋里去，见上文注〔24〕。

〔57〕　弥达斯（Midas）为佛律癸亚（Phrygia）的王，因为有恩于狄俄倪索斯（Dionysos），问他有什么愿望，他愿意凡所触着的东西都变成金子。克洛索斯为有名的巨富的国王，参看上文注〔44〕。得尔福的阿波隆庙有宝库，各处所献呈的宝物甚多，悉存贮其中。

〔58〕　潘（Pan）是田野和牛羊之神，状貌颇粗野，塌鼻子，头上有两羊角，两脚也是羊腿，或云是赫耳墨斯的儿子。

〔59〕　慈悲神坛据说古代在雅典曾经有这么一个神坛，但关于慈悲（Eleos）没有什么神话，而且是阳性的字，所以照理讲应该是男神了。

〔60〕　提蒙虽是憎恨人类，但是似乎还不能摆脱雅典市民的脾气，所以在独自决定这样去做的时候，也要干那一套通过提议的把戏。

〔61〕　这是一种出惊时叫喊之词，因为赫剌克勒斯是大英雄，所以叫他的名字，有请他来辟邪去恶的意思。

〔62〕　战神山（Areios pagos）在雅典高城，据说是这乃是诸神在此集会，公审战神（Arês）杀害海神（Poseidon）的儿子的案件的地方。以后便当作法廷，专门审理杀伤和放火下毒的事件。

〔63〕　两条金子见上文注〔23〕。

〔64〕　俗传天鹅叫得最好听，但是在它临死的时候所唱的尤其是最好云。

〔65〕　涅斯托耳（Nestôr）是希腊出征特洛亚的联军一个英雄，年纪顶大，富有世故，是最有智慧的人。

〔66〕　辩士原文云（rhêtôr），本来是一种教人演说的学者，因为雅典在那时行着一种民主政治，在议会法廷上极为需要，所以大见发达，但是性质也就变坏，成为诡辩瞎说，于是辩士之称也便有颠倒黑白的意思，与政客没有什么区别了。

〔67〕　观剧费（theôrikon）是雅典政府给予穷人，供付给观剧座位之用，最初为两个俄珀罗斯，后增至一德剌赫墨，即是六个俄珀罗斯。但是要领取这项公费，必须是资格完备的公民，故下文如此说。

〔68〕　各竞技会期日，希腊各地政府派出观众代表（theôros）前往参加，但也可以作普通观众讲，故此处也可以译作“我并没有看过俄林庇亚会呢。”

〔69〕　珀罗蓬涅索斯（Peloponnêsos）俗译伯罗奔尼撒，即南部希腊，意云珀罗普斯的岛，其中主要的国家是斯巴达，所以这里就是指斯巴达而言。阿卡耳奈（Akharnai）是雅典北郊的一个乡区，当时两军在此地决战。

〔70〕　狄俄倪西亚（Dionysia）是狄俄倪索斯的祭日，每年在三月里举行，并于是时演出新作的悲剧。

〔71〕　雅典的高城上有一个雅典那的庙，名为处女神殿（Parthenon），在它的后殿乃是一个宝库，收藏着庙里所有的宝物。

〔72〕　拉刻代蒙（Lakedaimon）是拉科尼亚的首都，即是斯巴达。

〔73〕　提坦见上文注〔6〕。

〔74〕　玻瑞阿斯（Boreas）是北风之神，特里冬（Triton）乃是海里的小神，上半身状如老人，下半乃是鱼形。宙克西斯（Zeuxis）是公元前四世纪初的画家，著者曾有一篇文章讲他，说他不很喜欢画普通的神道英雄，常画些新奇的东西，如神话里一种半人半马的人，名叫肯陶洛斯（Kentauros）的，平常多只画作男性，他却画些女性的以及幼小的，即此可以想见他的画风的一斑了。

〔75〕　古代希腊人喝蒲桃酒不用纯酒，都是用水掺和了来喝，所以酒器中特别有一种和酒的杯，好像是现时装香槟酒的杯子。水与酒的比例二与一，或者是五与二至三，爱吃纯酒的人似乎在那时候是不很名誉的。

〔76〕　忘河（Lethe）系阴间河名，死者喝了这水，便将前生的事都忘却了。见第六篇注〔2〕。这里是比喻人的言行不符。

〔77〕　羹汤原文云卡律刻（Karukê），据说是一种波斯的食品，是用血和香料做成的。

〔78〕　甜辣汤原文云密妥托斯（mytlôtos），系用干酪与蜜，和捣烂的大蒜制成的一种美味的糜粥似的东西。

〔79〕　香菜汤原文云堤蒙（thymon），这是一种类似麝香草的植物，用它的叶子和蜜与醋，做成的汤。芥子原文云卡耳达蒙（kardamon），波斯人用其种子以当芥末。

〔80〕　九条管的泉水（Enneakrunos）是雅典的一个有名的井泉。

〔81〕　参看上文注〔23〕。

〔82〕　五斗原文云两个墨狄木诺斯（medimnos）希腊谷物容量，约等于中国的五斗。

〔83〕　叫喊谓因吃到苦头而叫唤。

第一一篇　伊卡洛墨尼波斯

《伊卡洛墨尼波斯》（Ikaromenippos）一名《云上人》（Hyperphenelos），后者的意思即是说在天上的人，前者则是集合伊卡洛斯与墨尼波斯两个名字而成。伊卡洛斯的父亲乃是古代希腊有名的匠人代达罗斯（Daidalos），他同中国的鲁班一样能造各样奇巧的东西，因犯罪被流放到克瑞忒岛，国王弥诺斯（Minos）怕他跑到别处去，便将他父子二人都关在迷宫里头。代达罗斯乃用鸟的羽毛做了两副翅膀，用胶粘在肩头，直从迷宫飞了出去，伊卡洛斯年轻好事，觉得很高兴，就愈飞愈高，渐渐接近太阳，那胶就熔化了，翅膀脱落，他也落入海里了，这一部分海后来便以他的名字叫做伊卡洛斯海，代达罗斯因为飞得低，所以没有危险，逃到了西刻利亚。这里因为墨尼波斯用了代达罗斯的方法飞到天下去，故题目是如此，但是为什么用掉在海里的伊卡洛斯的名字而不用代达罗斯呢，这似乎只是语音配合的关系，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吧。墨尼波斯是一个古代犬儒哲学家，著有讽刺文数卷，今已失传，皆是诗文杂出，路吉阿诺斯所作《宙斯唱悲剧》（Zeus Tragôidos）起头的地方是模仿它的。因为墨尼波斯写过一篇《访问鬼魂》（Nekyia），所以这里便借用他上天去访问宙斯，作者对于犬儒较有同情，所以在对话上常

用他们为脚色，而于墨尼波斯为尤多，这一篇和后来的《墨尼波斯》是以他为主人公的，此外《死人对话》（Nekrikoi dialogoi）三十篇中，有墨尼波斯参加的计有十篇之多。

上场人物

墨尼波斯（Menippos）　犬儒派哲学家，生于公元前六十年顷，一说三世纪中，其著作悉散佚，但于路吉阿诺斯文中尚能约略想见罢了。

友人　只是配角，不别设名字。

墨尼波斯　那么这是三千斯塔狄翁，[1]从地上到月亮那里，我的第一段路程，其次从那里到太阳，大约是五百帕刺珊革斯。从太阳到天上和宙斯的高城那里，是轻装的鹰要飞一天的光景。

友人　墨尼波斯，凭了风雅女神，[2]你为什么学那天文学家，独自计算着的呢？我一直就跟着你走路，听见你像外国人说话似地讲那些太阳和月亮们，以及那路程与帕刺珊革斯的陈旧的事件。

墨尼波斯　朋友，请不必出惊，假如我所说的话在你听来似乎全是飘浮在空中的，因为我正在计算近时旅行的整个行程呀。

友人　那么，好朋友，你是同那斐尼基人一样，是凭了星来测定你的航路么？

墨尼波斯　不，凭了宙斯，我乃是在这些星的中间旅行的。

友人　赫剌克勒斯呵！[3]假如你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一

直睡了那许多帕剌珊革斯的话，那么你说的真是一个漫长的梦了。

墨尼波斯　梦么，你这家伙，你以为我告诉你的是一个梦么？我是刚才从宙斯那里回来的！

友人　你怎么说？那么这里的墨尼波斯，是从天上宙斯那边落下来的么？

墨尼波斯　实在告诉你，我今日刚从那个伟大的宙斯那里回来，听到了也看见了许多奇异的事情。若是你不相信，那我尤其高兴，因为我遇到令人不能相信的幸运。

友人　啊，神圣的，俄林波斯的神那样的墨尼波斯，像我一个地上的凡人，怎么能够不相信云上人的话，若是照荷马的说法，乃是一个天上的儿子呢？但是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样上去的，你从什么地方去弄到那么长的梯子来？因为从你的容貌看来，似乎不大像那佛律癸亚的孩子，[4]所以我们想象会被那大鹰抢走，去当那斟酒的人的。

墨尼波斯　你显然一直是开我的玩笑，可是这也是无怪的，你把我的奇异的故事当作神话看了。但是我无须上去的梯子，也不必做那鹰的宠儿，因为我自有翅膀。

友人　这你所说的简直是超过了代达罗斯[5]了，假如此外又不让我们知道，你却把人变成了一只鹞子或是乌鸦。

墨尼波斯　对，朋友，你猜得不错。因为我仿照代达罗斯的那巧妙的发明，制造了翅膀。

友人　啊，你这世上顶蛮干的人！你不怕掉到海的什么地方去，像伊卡洛斯海那样，给我们留下用你的名字的一个墨尼波斯海么？

墨尼波斯　决不，因为伊卡洛斯是用蜡粘上他的翅膀

的，太阳一烤就熔化了，羽毛掉下，自然人也落下了，但是我的翅膀却是不用蜡的。

友人　你怎么说？因为现在我听了你的话，不知怎的渐渐的使我相信这故事是真的了。

墨尼波斯　这就是这样办的，我抓到一只很大的鹰，还有一只强壮的鹫，把它们的翅膀连那胳膊切了下来，——但是或者我把整个计画从头告诉你吧，若是你有闲工夫的话。

友人　那就很好，因为听了你的所讲，正被悬在空中，张着嘴等候听那故事的结尾呢。凭了友情，请你不要在你这故事的什么中间，把我拉了耳朵悬挂着才好呀！

墨尼波斯　那么听着吧，因为让一个朋友张了嘴等着，确是不大雅观，特别是如你所说，还是拉了耳朵悬挂着哩。

在我研究人生的时候，发见人们的行事都是可笑，卑鄙而且不确实，我说那财富，官职与权力，我便很轻视这些，心想努力去获得它们，这就妨碍去追求真有价值的东西的努力了，所以我举起头来，去试看那整个的全体。在我这样做的时候，也碰见了不少困难，首先是那哲人们所谓宇宙，因为我在这里不能找见这是怎么成功的，什么人是制造者，也不知道它的根源，和它的目的。而且我在观察那部分现象的时候，我碰见难题也更多了，因为我看见星辰似乎乱撒在天上面，我想要知道那太阳本身到底是个什么。尤其是月亮的事情在我全然觉到是奇怪而不合理，我猜想她的有种种面相，那里边含有什么神秘的道理。不但如此，还有那闪烁的电光，轰隆的雷声，雨呀雪呀和雹子的下降，这些都难以说明，也无从加以推测。

我那时候是这种情状，我想最好是去从哲学者学习这一

切的事情，因为我想他们会说明这些真理的。我便从他们中间挑选出最好的几个人来，这我从他们的严冷的神气，苍白的脸色和胡须的长度上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先生们一看就知道是会高谈阔论，知道天上的事情的人，——我就把自己交给他们，当场付出一笔很大的银子，剩余的约定日后在我学习完了时付清，这样我就期望学会对测天体的学问，知道整个宇宙的组织了。但是他们非但不能解除我从前的无知，但是使我更陷入更大的迷惘里面去，每天尽是灌输给我什么根源啦，目的啦，原子啦，虚空啦，质料啦，形相啦以及这些东西。但是顶为难的事情，至少由我看来，是他们所说的话和别人没有一个相合的，都是互相冲突反对，可是他们又都觉得可以说服我，拉我到各自所主张的学说里去。

友人　你说的真是怪事，假如那些称为哲人的人在主张上互相争吵，关于同样的事情都不是同样的意见的话！

墨尼波斯　朋友，你真会要笑了起来，你听了他们说大话，和所讲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首先是他们也是站在地上，和我们在世上行走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也并不觉得他们的眼力要比邻人更强，而且有些人因为年老或是懒惰更是昏花了，可是他们却说是能够看到天的限界，他们测量太阳，而且还走到月亮对面的领域那里去，而且简直像是从星里落下来似的，告诉你那星星有多么的大小，而且时常，或者连从墨伽剌到雅典共有若干斯塔狄翁都不晓得，却敢于大言太阳与月亮的距离是多少肘[6]呢。他们计算天空有多高，海有多深，和大地的周围有多大，并且凭了画些圆圈，在正方形上画些三角和各种圆球形，就能真个测量整个的天体。

并且他们在讨论这些不确实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先

立一个假说，但只是顽强的主张，不肯让别人来乱说，这岂不是很愚蠢而且完全荒唐的么？都只是赌咒来说，太阳是一块熔化的金属，说月亮里有人住着，又说星星喝水，是太阳从海里拉起液体来，好像是用钓瓶一样的，随后却逐一将饮料分配给它们。

他们的议论是怎样地互相抵触，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凭了宙斯，只要你自己去看，他们的主张是相近似，还是隔得很远呢。第一是他们的关于宇宙的见解，这就不一样。有的人说，这是没有生成，所以也就没有毁灭，但也有人敢于举出它的创造者以及怎样制造的方法来。这后者的说法，特别使我出惊，因为他们使得一个神或是什么来充当这整个的制造者，却并未说明他是从哪里来的，或者在他一个个地制造的时候，他是站在哪里的，并且在制造之前这时间与空间的问题也很难以了解。

友人　墨尼波斯，照你说来，那么这些人真是很大胆的善于变把戏的人了。

墨尼波斯　仁兄，假如你再听见他们所说的什么形相和无形体的实在，或者关于有限与无限的学说，你又将怎么说呢？在后面这一件上面，他们也有一个小孩似的论战，有人在宇宙上画了一个限界，别的却以为是无限的，不但如此，他们还主张说有许多宇宙，非难那些说只有一个宇宙的人们。此外还有一个不是什么和平的人，[7]他说战争是宇宙之父哩。

还有关于诸神的问题，那有什么可说的呢？因为有些人说神是一个数字，有的是凭了鹅鸟与狗与阔叶树立誓[8]的。一面有人把其余诸神都轰走了，只剩下一个神，叫他独自管

理宇宙，这使我听了很是不快，因为神们是那么缺乏。但是也有人相反的增添了许多，，而且分出区别来，把一个人叫作第一等的神，其余的在神格上第二等和第三等。又有些人以为神是无形无质的，但有人却当他是有形体的。随后他们似乎不是都那么想，以为神们照管着我们人间的事情，所以有些人便完全放免他们的责任，好像我们习惯于免除老人们的去服公役一样，他们派给神们做的，的确有点像喜剧里的跑龙套的。有几个人却超过了这一切以上，从头就不相信有神，但是只让那宇宙去没有主宰地也没有领导地去进行。

我听了这些话的时候，有点不敢相信那些发出雷音，长着美髯的人们的话，可是不知道往哪里去找到一种论点，无可攻击的，不至于被别个人所打倒的主张。所以我这里就像是荷马所说的那像，屡次想要相信其中的一个人的学说，但是“别的意见别拉住了我”。

我因此弄得没有办法，觉得要想在这地上知道些关于这事的真相是只好绝望了，唯一的解除这个困难的方法，是怎么样弄到翅膀，走上天去。自然最初是我的心愿给了我这希望，但是那寓言作者伊索[9]也有关系，因为他使那鹰与蜣螂，有时候使得骆驼，也都走到天上。但是我觉得自己长起翅膀来，那总是不大可能的事，不过假如我能够装上一个鹫或是一个鹰的翅膀，——因为只有它们的才够大，足以支架一个人的体重，——那么我的试验就可以成功吧。于是我就去捉到了两只鸟，小心地切下了鹰的右边翅膀和鹫的左边翅膀，把它们结实地缚好了，用了坚固的皮带装在我的肩头，还在两翼的尖端做了把手，让我的手可以捉住。于是我就去试练，首先是上下跳跃，用两只手帮助着，像鹅鸟似地做，

伏在地上腾空而起，拍着翅膀，一面用脚踮着跑走。诸事都顺我的意，我乃进一步地做大胆的试验。我走上高城[10]去，从那峭壁让我直落下来在那剧场当中。因为我飞了下来没有什么危险，我就想要高飞了。我从帕耳涅斯山或是许墨托斯山出发，飞到革剌涅亚，随后又从那里飞上阿克洛科任托斯，经过佛罗厄和厄律曼托斯，到了塔宇革托斯。[11]

现在我已经受到勇敢的训练，成为一个完全的高空飞行者，我便不再抱着雏鸟学飞的想头，却一直上俄林波斯山[12]去，我带了分量轻微的一点食粮，这回就要直上天去了。当初因为太高我觉得有点头晕，但是随后也可以忍受，觉得没有什么了。但到了和云离得很远，行近月亮的时候，我却觉得有点疲倦了，特别是那左边就是鹫的翅膀那一边。于是飞近前去，坐在月亮上边，一面休息着，从上面看着下边的地面，有如在荷马诗里写着的宙斯[13]似的，有时看那喜欢马的特剌刻人，有时又看那密西亚人，一会儿若是我愿意，可以看那希腊、波斯和印度。从这些一切，我得到了丰富的各色的快乐。

友人　墨尼波斯，那么请把一切告诉我，让我不要遗漏了你的旅行中的一点事情，假如你有偶然遇着的事我也愿意知道。因为我是预想从你听到不少的事情，关于地的形状以及在它上边的一切，像你从上边看下去的情形。

墨尼波斯　朋友，你的想象很对，所以请你用了你的想象走到月亮上去，同我一起旅行，一起观察那地上事物的一切安排吧。当初看去，似乎那大地很小，这我是说要比月亮更是狭小，所以我忽然往下面屈身看去的时候，我就疑惑了好久，觉得哪里是那大的山脉和大海呢，如不是找着了在洛

多斯岛的那巨像，[14]还有法洛斯的灯塔，实在说我简直不知道大地在哪里。但这些是那么高耸，大洋也承着日光闪烁，这就表明我所看见的是那大地了。但是后来我聚集了目光看去，全部人间的生活便都出现了，这不单是各民族各城市，却是人民全体都很是明白，那些航海的，打仗的，耕地的，诉讼的，女人们，以及兽类，简单的一句话，凡是丰饶的大地所养育的一切。

友人　你所说的这话全不可信，而且自相矛盾，因为你，墨尼波斯，刚才告诉我你在寻找大地，为的中间的距离使得它非常缩小了，又说若不是那巨像给你指示，或者你将以为所见是别个东西了。现在却怎么地忽然变得同林叩斯[15]一样，能够看出在地上的一切，人和兽类以至蚊子的窠，也都看得见呢？

墨尼波斯　你提醒我很好，这里有应当说明的话，我不知为什么忘记先说了。当时我看着认得了这是大地，但是此外却看不见别的什么，因为太高了，我的目力达不到这样远，这件事十分使我懊恼，觉得毫无办法。我非常地颓丧，几乎要落眼泪了，那时却来了哲人恩珀多克勒斯，[16]站在我的背后，看去像是一个煤矿工人，遍身是灰，而且被火烧焦了似的。我看了不禁有点出惊，老实地说，以为我是看见了月亮的什么精怪了。但是他说道：

“墨尼波斯，请放心吧！

‘我并不是神，为什么将我比他们呢？’[17]

我是自然哲学家恩珀多克勒斯，当我投身到火山口的时候，那烟抓住我出了埃特涅山，等我到了这里，现在我就住在月亮上面，虽然我多在空中行走，吃的是露水。我来是为的解

除你现时的困难的，因为据我看来，你看不清在地上的东西，这事很使你为难苦恼似的。”我答说：

“多谢你这样做，很好的恩珀多克勒斯。我一飞回希腊去之后，我要记住了给你在烟通[18]里奠酒，并且在每月初一对了月亮开三次口给你祈祷。”他说道：

“凭了恩底弥翁，[19]我来不是为的报酬，只是看见你在烦恼，我的心有点感动了。你可知道怎么样做，能使得眼亮么？”我答道：

“不知道，除非你怎么地把我眼前的黑雾除去了。现在似乎眼睛特别的昏暗呢。”他说道：

“这你无需我的帮助，因为你自己从地上带了亮眼来的。”我说道：

“那么这是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他说道：

“你不知道，你是带着鹰的右边的翅膀么？”我答道：

“这当然知道，但是翅膀与眼睛之间有什么关系么？”他说道：

“就是，因为比起别的一切生物来，鹰是最为眼亮的，只有它这一种能够对着太阳看，所以这是一个嫡出的鹰王的证据，它能朝着太阳光直视而不眨眼。”我说道：

“他们是这么说，但是可惜我上来的时候，没有挖出我的眼睛来换上了那鹰的，所以我来只在一半完成的状态里，不曾具有全副的王者的设备，倒像是那些庶出的[20]不被承认的鹰儿了。”但是他说道：

“但是在你却有这力量，可以使你的一只眼睛立刻变成王者的眼睛的，假如你愿意，暂时站起来，把鹫的翅膀收了，只把那边的一个挥动几下，你就会觉得右眼与翅膀相应

地明亮起来了，至于那一边的眼睛不免比较地昏暗一点，因为是属于较劣的部分的。”我说道：

“这就很够了，只要右边的眼睛能有鹰的眼力，那也就很好了，因为我时常看见木匠刨那木头，用一只眼睛瞧尺，比两只还要好呢。”说了这话，我正要照恩珀多克勒斯所说的做的时候，他却渐渐远了开去，不久化成了烟了。

我刚拍了几下翅膀之后，忽然一个极大光明围绕着我，凡是以前看不见的东西都显现出来了。我屈身向地上看去，清楚的看见城市和人民，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单是在外边的，便是一切在家里所做，以为没有人知道的那些事情。普托勒迈俄斯[21]和他的妹妹同栖着，吕西玛科斯的儿子阴谋对付他的父亲，塞琉科斯的儿子安提俄科斯对于继母斯特剌托尼刻偷偷的吊膀子，忒萨利亚的亚力山大为他的妻子所杀，安提戈诺斯和他儿子的妻子通奸，阿塔罗斯的儿子给父亲吃毒药。在另外一方面又看见，阿耳萨刻斯正在杀那女人，[22]太监阿耳巴刻斯却就对着阿耳萨刻斯拔出短剑来了，墨狄亚人斯帕提诺斯被卫兵们用金的酒盏打破前额之后，在拉住一只脚被拖出宴会场去。与这些同样的事情，在利彼亚地方，在斯库泰人和特剌刻人的王宫里，也都可见看到，人们犯着通奸，杀人，阴谋，掠夺，伪誓，恐怖与为最亲近的所卖的事情。

虽然那些国王们的行为给了我那么多的娱乐，那平民的却尤其可以发笑，因为我也看见他们。厄庇枯洛斯[23]派的赫耳摩多斯为了一千德剌赫墨的钱犯了伪誓，斯托伊科斯[24]派的阿伽托克勒斯为了学费和他的学生打官司，辩士克利尼阿斯从医神庙[25]里偷走了一只酒杯，犬儒赫洛菲罗

斯[26]睡在妓馆里。至于此外的人的事情，那也何必再来说呢，那些挖墙洞的，受贿赂的，放债的和乞丐们？总而言之，是各式各样的光景。

友人　墨尼波斯，其实把那些说说也好，因为这似乎给你异常的快乐。

墨尼波斯　朋友，要把这些挨次来讲，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光是看也就很不容易了。可是主要的那些事情，正如荷马所说的〔阿吉琉斯的〕盾牌[27]上画着的一样。这里是宴会与结婚，那边是裁判与会议，别的地方有人正在祭神，附近却在举哀。当我看革泰人的国土的时候，看见他们正在打仗，我移过去看斯库泰人时，却见他们坐在车上旅行着，我把眼睛略为斜过一点去，就见埃及人正在种地。斐尼基人在营商业，喀利喀亚人在做海贼的勾当，斯巴达人在鞭打自己，[28]雅典人在开裁判。这些事情都是在同时进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混乱情形了。这好像是叫许多个合唱队员，或者还是说许多合唱队登台，却命令各人歌唱不要管全体的调和，独自唱他的曲调，结果各自竞争着，唱他自己的调子，竭力用了高声想胜过他的邻人。凭了宙斯，你想这歌将是怎么样呢？

友人　墨尼波斯，那是全然可笑而且混乱的了。

墨尼波斯　朋友，这便是地上的歌队员所干的，人类的生活也就为这个不调和所支配。不但是他们各自唱着不调和的歌，还穿着不一样的服色，相反的跳舞着，全不顾到协调，直到合唱队指挥者把他们一个个的赶下台来，说现在已经用不着了。以后他们便都沉默了，不再歌唱他们那杂乱无序的歌了。但是在那个复杂多变化的戏台上边，演出来的一

切事情，却真是可笑得很呢。

我对于那些为了境界线斗争着的人们，特别不禁要发笑起来，就是因为开拓了西库翁平原正在自高自大的人们，或是占有了玛剌同地方的俄诺厄，或是在阿卡耳涅得到了一千亩[29]田地。可是在我从上边看来，整个希腊才有四个手指头的阔，那么比例起来阿提刻就要小许多倍了。因此我想，这里还留下多少让那些富翁可以得意的呢，他们中间最多有田地的人，似乎也只有一个厄庇枯洛斯的原子大的地面归他耕种罢了。我对着珀罗蓬涅索斯[30]看去，随后见到库努利亚的时候，我想起为了这一小块地方，没有比埃及扁豆更大，却有那么多的阿耳戈斯人和斯巴达人在一天里都战死了。此外我如看见一个人，因为金子多所以得意，带有八个指环，还有四只金杯，我也要大笑，因为整个的潘该翁以及它的金矿一切，就只是一颗小米的大。

友人　幸福的墨尼波斯，这是一个多么异常的光景！但是凭了宙斯，〔请告诉我，〕那都市与人民，从上边看去有多么大小呢？

墨尼波斯　我想你总时常看见蚂蚁群吧，它们在洞门口拥挤着，公然执行公务，有的走出来，有的回来到城市里去。一个正在搬运粪秽出去，别的从什么地方拣着了一块蚕豆的皮或是半个麦子，带着跑了去。恐怕在它们的中间，依照了蚂蚁的生活，也有那些造房子的，领导民众的，当首长的，音乐家和哲学家吧。无论怎样，我觉得城市和那人民很像那个蚁群。如你以为这个比喻，将人去比蚂蚁的都市生活，似乎太小看人间了，那么请你去看关于忒萨利亚人的古代神话吧，你就可以发见那好战的密耳弥冬[31]的一族，即

是由蚂蚁变成人的。

我已经看够了，也笑够了这些一切，便把自己抖擞一起，往上边飞去了，——

“到那持盾[32]的宙斯和许多神灵的家。”

我刚飞了不到一斯塔狄翁，听见月神塞勒涅[33]用一个女人声音说道：

“墨尼波斯，谢谢你的好意，给我带个信到宙斯那里吧。”我说道：

“你说来吧，只要不是用手拿的，就会不觉得太重。”她说道：

“只带一个简单的信，把我的请求说给宙斯就是了。墨尼波斯，我听了哲学家的许多可怕的说话，实在已经厌烦极了，他们除了来和我寻事之外，似乎别无事情似的。他们查问我是什么，有多少大，为什么我是半圆，或是钩形的。有的说是上边有人居住，又有人说我是挂在海上面，像是一面镜子，或者却把各人所想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推给了我。[34]最后他们说我的那光是偷来的，不合法的，乃是从上边的太阳下来，他们老是希望我和他纠纷冲突，虽然他是我的哥哥。他们说他是石头，一块熔化的铁块，不是觉得不满足哩。

我也知道那些人夜里所干的可羞的和可唾弃的事情，他们在白天里是一副严冷的脸色，坚决的目光，威严的态度，为平常人所崇敬的。但是虽然我都看见这些，我却是守着沉默，因为我如来揭发暴露这些他们夜里的娱乐和各人幕后的生活，不像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倒是相反的，我如看见他们的一个人在犯通奸，或是窃盗，或是大胆在做适于夜间来干的事，我就立即把云拉过来，把我遮住了，为的不让许多人

看见，使得对于老人们的长胡须与〔所讲的〕道德都不相信了。但是他们却一点都不顾虑，还是在言论上抓得我粉碎，多方侮辱我，所以我凭了夜[35]来立誓，屡次想要搬到顶远的地方去，逃避他们烦厌的饶舌。

记住了把这些话告诉了宙斯，并且请加上去说，我不能够再留在我这地方，除非是他歼灭了那自然哲学者，塞住了论理学者的嘴，掘毁那画廊，烧掉那学林，止住了散步的闲谈，[36]因为只有在那时候，我才可以得到安息，没有被他们每日所测量。”

“就是这样吧。”我说，随即向着上天的路上去，

“在那里更没有牛的劳动，也没有人的工作了。”[37]

不久那月亮看去似乎很小了，随后大地即已完全不见。我将太阳放在右边，在星星中间飞了三天，渐走近天上。当初我决心就一直进到那里边去，因为我想这很容易瞒过他们，我有半边是鹰，我知道那鹰是向来和宙斯是有关系的，[38]但是随后想到我带着的另一个翅膀乃是鹫的，所以他们就会发见我的吧。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冒险，于是走上前去敲门。赫耳墨斯出来应门，问了我的名字，赶紧走去告诉宙斯去了。过了不久我被叫了进去，很是恐惶发着抖，看见他们都一起坐着，他们自己也不是没有心事的样子，因为我离奇的访问引起了许多不安，他们几乎以为全人类都随时可来，只要像我这样地装上了翅膀。宙斯却将他的提坦[39]的凶神似的眼光看我，用很可怕的声音说道：

“你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

哪里是你的国和你的父母？”[40]

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吓的几乎死了，可是还是站着，只

是开不得口，被那大声音震酥了。随后自己渐渐回复过来，我把整个故事一直从头起清楚地告诉了他，我热心想要知道天体，去找哲学者们，听了他们互相冲突的议论，被他们的主张牵了打圈子觉得讨厌了，随后是我的计画与翅膀，以及其余的一切，到了我来到天上为止。最后我又加上月亮托我所带的信。宙斯听了微笑，展开了一点眉头，说道：

“这里墨尼波斯也居然敢于到天上来了，对于俄托斯与厄菲阿耳忒斯[41]你还说什么呢？但是今天我们将请你当我们的客人，到了明天在我们处分了你为它而来的那事件之后，再打发你回去。”他说了便站起来，走到那天上的一角最能听见下界的声音的地方去，因为现在是他坐了听那祈祷的时刻了。

他走着问我些地上的事情，最初是那平常的，现在小麦在希腊是卖什么价钱，去年冬天你们觉得很寒冷么，那菜蔬不是缺少雨泽么。随后他问斐狄阿斯[42]的后人现在还有遗留么，为什么雅典人这许多年都不举行狄阿西亚祭[43]的呢，他们有意思给他完成俄林庇厄翁[44]么，那些抢劫他的多多涅的庙的人曾经抓到了么。

我回答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说道：

“墨尼波斯，你告诉我，人们对于我是什么样的意见呢？”我答说道：

“主公，你是一切众神中的王，除了最虔敬的意见以外，还有什么可说呢？”他说道：

“你是在说玩话，我完全知道他们那好新奇的脾气，即使没有你告诉我。过去有一个时期，他们把我看做预言者和医师，那时我是一切：

街道上都是宙斯，

正如市场上都是人们一样。

在那时节，多多涅和庇萨真是繁盛，为大家所尊崇，我为了那祭祀的烟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自从阿波隆在得尔福立起他的神示，阿斯克勒庇俄斯在珀耳伽摩斯立了他的医院，在特剌刻成立了本狄斯庙，埃及有阿努比斯庙，厄斐索斯有阿耳忒弥斯[45]庙，大家都跑到那些地方，去举行大祭，供奉百牛祭，和捐献金条了，对于我呢，他们以为是已经过了盛时，只要在俄林庇亚地方整四个年头里举行一次祭祀，表示尊敬，也就足够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我的祭坛是比柏拉图的法律和克律西波斯的推论[46]更要冷落了。”

这样琐琐地说着话，我们已经走到了那里，是他要坐下来，听那祈祷的地方了。那是一列的窗口，像是井口似的，都有着盖子，旁边有一个金的宝座。宙斯在第一个旁边坐下，打开盖子，注意听那些祷告的人。祷告是从地上各方面来的，是各式各样的，因为我自己也一同在旁屈着身子，听见那些祷告，这大要是这样的：

“宙斯呵，让我做个国王！”

“宙斯呵，给我的葱头和大蒜长起来吧！”

“神们呵，让我的父亲快死吧！”

也有人会这样说：

“但愿我继承到妻子的财产！”

“但愿我谋害我兄弟不被发觉！”

“让我打官司得胜吧！”

“给我的俄林庇亚戴上花冠[47]吧！”

在那航海的人中间，有的祷告要北风，有的却要南风，

农夫求雨，洗衣服的人则祈求出太阳。

宙斯听那祷告，都一一细加研究，并不一切都答应了：

“这个是父亲许可了，那个却是没有答应。”[48]

祷告中间凡是正当的，他让它从这窗口里上来，拿来放在右边，但是不敬的他便却下不理，把它吹下去，使它不能接近天上。只有一件祷告，我看见他才真是没有办法了，因为有两个人说出正相反对的祷告，应许同样的祭祀，所以他不知道答应哪个好了，于是落得与学林派[49]同一遭遇，不能作出决定，只好同皮戎一样，暂时搁起来再想一想了。

对于祷告他已经听够了之后，就移到其次的坐位和第二个窗口那里去，屈了身子，专心听那些赌咒和作那誓约的人。听了这些和消灭厄庇枯洛斯派赫耳摩多斯[50]之后，他又换其次的坐位，去注意听那声音，讲话和鸟类飞翔的预兆去了。随后他又移到祭祀的窗口，烟从这里上来，将各个祭祀的人的名字报告给宙斯。在离开这些窗口的时候，他发命令给风和天气，告诉他们怎么去做：

“今天在斯库提亚下雨，在利彼亚打电，在希腊下雪吧。北风，你到吕狄亚去刮。南风，你且静息。西风，你在阿德里亚海兴起一个风浪。还把大约一千墨狄谟诺斯[51]的雹子撒在卡帕多喀亚地方去。”

全部事情处理好了以后，我们便走开那里，到那宴会厅去，因为这已经是宴会的时间了。赫耳墨斯来招待我，把我坐在潘与科律班忒斯，阿提斯与萨巴最俄斯，[52]那些外来的身份不明的神们中间。得墨忒耳给我拿面包，[53]狄俄倪索斯拿蒲桃酒，赫剌克勒斯拿肉，阿佛洛狄忒拿桃金娘花，波塞冬拿沙丁鱼。但是我也能够尝到了一点神食和仙酒[54]的味

道，因为那个好人伽倪墨得斯很有人情，看着宙斯向别处看的时候，便赶快给我倒上一两钟的仙酒。荷马曾在什么地方说过，我想他或者也看见过，像我一样，神们不吃面包，也不喝火似的蒲桃酒，在面前只放着神食，喝仙酒而酩酊了，但是他们最爱享用的，乃是烧牺牲的烟，给他们带来好的香味，和那些上祭的人撒在祭坛上的牺牲的血了。

在宴会的时候，阿波罗弹那竖琴，西勒诺斯[55]跳起可笑的舞来，文艺女神们也都站起，给我们歌唱赫西俄多斯《诸神世代纪》的一段，以及品达洛斯[56]的颂歌的第一首。我们既已吃饱了，便各自随便休息，因为我们确是有点倒醉了。

“其余的人，神们或是有战车的人，

整夜地睡了，但是甜睡没有抓着了我。”[57]

因为我想着许多事情，特别是阿波隆为什么在这些时候没长出胡须，或者天上怎么能有夜里，太阳老是在那里，同大家一起宴会。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少，到了早晨，宙斯起来，命令召集会议。各人都到场的时候，他就开始说道：

“召集你们到来的理由，是由于昨天来到这里的客人。本来我也想同你们商议关于那哲学家的事，可是这回因为月亮和她谴责的话所引动，觉得这件事的判决不能再是迟延下去了。

“在不久以前，世上有一种人类出现，他们懒惰，喜欢争论，虚荣，易怒，饕餮，愚痴，头脑昏乱，满心狂妄，用了荷马的话来说，是对于土地的一种无用的负担。可是他们却分作几个学派，并且想出各种谜似的言语，自称为什么画

廊派，学林派，厄庇枯洛斯派，散步派，以及许多别的更为可笑的名字。随后用了道德这威严的名字包在身上，吊上了眉毛，皱着前额，胡须养得很长，到处行走，在假饰的外观底下隐匿着可唾弃的习惯，简直像是演那悲剧的俳优，假如有人来拿去了他的假面和金丝刺绣的衣服，那么所余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可笑的人儿，用了七个德剌赫墨[58]雇了来演戏的罢了。

“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却看不起一切的人们，关于神们说些荒谬的故事。他们召集了那些容易受骗的少年们，用唱戏似的口调讲那有名的道德，教授那些论理的难题，他们对了那学生们赞美着坚忍，节制和自足，唾弃那富与快乐，但是到了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有谁能说，他们怎么的贪吃，怎样的放纵情欲，和怎样的舔那一分钱上的垢秽呢？但是所有的顶坏的事情，乃是他们为了公众或是为了私人决不做一点好事，却是无用的，而也多余的：

“‘在战争或会议上面，他们都是不足齿数的。’[59]

虽然如此，他们却诽谤他人，他们搜集刻薄言辞，练习骂詈的新语，用以批评攻击他们的邻人，而且他们中间要是谁最是能够高声，最是鲁莽灭裂，最是勇于骂人的，算作第一等。

“但是假如你去向一个人，正在用尽力气，大声呼叫，非难别人的，问他道：

“‘你遇着什么事，正在干什么呢？凭了神们，你对于人世，可以说有什么供献呢？’假如他肯说正当而真诚的话，他就将说道：

“‘我以为航海，种地，当兵，或者做手工，都是多余的

事。我叫唤，身体很脏，冷水洗澡，冬天赤着脚行走，穿着龌龊的外套，同那谴责神一样在搜寻别人所做事情的缺点。假如有什么富人开了一个很花钱的宴会，或是有一个外宅，那么我就把这当作问题，大为愤慨，若是一个我的朋友或是伴侣，生了病躺着，需要帮助和看护，那我就不管了。’神们呵，那些东西就是这个样子的。

“更有些自称为厄庇枯洛斯的人们，尤其是狂妄的人，他们绝不客气地攻击我们，不但说神们并不管理人间的事情，还说他们对于一切经过全不注意。所以现在正是时候了，你们应当考虑，如果他们能够一举说服世人，你们就要不客气的受饿了，因为假如他们因此得不到什么利益，有谁还来对你们举行祭献呢？至于月亮所诉苦的事情，你们已经昨日听这客人说过了。为此你们要好好打算一个对于人间最是有益也对于我们最是安全的方法出来。”

宙斯说完这话的时候，议场陷于一片的混乱之中，大家立时叫喊起来道：

“雷击了他们！”

“烧死他们！”

“消灭他们！”

“丢进坑里[60]去！”

“丢进塔耳塔洛斯[61]去！”

“送到巨人[62]那里去！”

宙斯命令安静下来，说道：

“就照你们打算的那么做吧，他们将被消灭，连同他们的论理一起。但是现在却不能惩罚什么人，因为现今是神圣祭期，你们知道，这四个月里，我们已经布告出去，作为神

们封印的日期。因此在明年春天的起头，恶人们都要得到一个恶死，因了可怕的雷击。”

“这么说了，克洛诺斯的儿子低了一点黑的眉毛〔表示决定〕了。”[63]

“至于这墨尼波斯，”他又说，“我是这样地决定，把他的翅膀去掉，叫他不能再来，让赫耳墨斯今天带他到地上去。”说了这话，他便叫散会，于是那个库勒尼俄斯[64]便提着我的右耳朵，在昨日晚上把我带到陶工街的。

朋友，这就是你所听见的从天上来的一切消息了。现在我正要去，告诉在画廊散步的哲学家们这个好消息呢。

注　解

〔1〕　斯塔狄翁（stadion）为古代希腊计算里程的单位，约等于一八五米，三十斯塔狄翁为一帕剌珊革斯（parasanges）。

〔2〕　风雅女神原语云哈里忒斯（Kharites），乃是恩惠，典雅一语（kharis）的人格化，作为多数共有三人，这里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装出那样的怪相。

〔3〕　赫剌克勒斯（Heraklês）是斯巴达的英雄，世人遇着可惊的事情，常叫他的名字，有镇慑的作用。

〔4〕　佛律癸亚（Phrygia）的孩子系指伽倪墨得斯（Ganymêdês），神话里说宙斯因为看见他貌美，乃化为一只大鹰，将他攫上天去，命他在诸神的宴会上当一个倒酒的人。

〔5〕　代达罗斯见本篇说明中。

〔6〕　一肘（pêkhys）是希腊计算长度的单位，等于从肘弯到指尖的距离，约有一尺半。

〔7〕　这里是指赫剌克勒托斯（Hêrakleitos），乃是公元五世纪前的哲学者，主张“万物流转”并说斗争为宇宙大法，因此也可说是万事之父了。此处与上文的语气不接，编订者疑有脱佚，亦未可知。

〔8〕　说神是一个数目的，似是皮塔戈剌斯派的哲学家。凭了狗与阔叶树立誓的，据路吉阿诺斯在《拍卖学派》

中所说，乃是梭格拉底，据说明因为狗也是神，埃及有阿努比斯，天上有塞里俄斯狗星，地下有刻耳珀洛斯的三头狗哩。

〔9〕　伊索寓言第四篇《鹰与蜣螂》，说蜣螂因为报鹰杀那兔子的仇，把它的蛋推下窠来，鹰便在宙斯的膝上做窠，蜣螂飞上去，把一个粪团落在宙斯身上，在他站起想抖落粪团的时候，鹰的蛋也都落下了。又第一四六篇《骆驼与宙斯》里，说骆驼因为羡慕牛的犄角，走到宙斯那里请求，但是宙斯说它太不知足，不但不给它角，反而把它的耳朵也扯下一部分去了。

〔10〕　高城（Akropolis）是在雅典市中央的一个高丘城砦，凡高一百五十尺，长一千一百五十尺，阔五百尺，上边有几个神殿，多有青铜的和大理石神像，今残址尚存。

〔11〕　从帕耳涅斯至塔宇格托斯，都是希腊的大山。

〔12〕　俄林波斯（Olympos）是希腊的高山，在忒萨里亚与马其顿之间，山高约一万尺，山顶常在云中，古来相信是众神所住的地方。古代诗人所谓天上，即是指山顶上，所以俄托斯兄弟将珀利翁和俄萨两山叠起来，就是想达到俄林波斯顶上去，到了后世诗人们才把众神居处移到天空中去了。这里已经不把它当作神们的住所，只是算作一座最高的山罢了。

〔13〕　见《伊利阿斯》卷十三第四行。

〔14〕　太阳神巨像高一百零五尺，相传为世界七奇迹之一，据说此像只站立了五十六年，即公元前二八三—二二七年，前后几世纪都是躺在地上，所以这里假定望得那巨像，便只有在那站立着的时代了。

〔15〕 林叩斯（Lynkeus）系取金羊毛传说中英雄之一人，有非常的眼力，能在二十里外看见细小的东西。

〔16〕 恩珀多克勒斯（Empedoklês）是一个古代有名的哲学家，因为善治病，所以被当作术士，据说末后自投埃特涅（Aitnê）火山而死，因为这样忽然不见，可以使他疑为尸解仙去，但是火山后来喷出他的一只木屐来，所以人们明白他的死法了。但这只是一种谣言，那是很显然的，但那投火山的传说却因为很好玩，所以这里被著者利用上了。

〔17〕 见《俄底塞亚》卷十六第一八七行。

〔18〕 在烟通里奠酒，因为他那被烟熏火烧的样子而联想到的，并且在那里也可以叫烟带上月亮里去。

〔19〕 恩底弥翁（Endymion）在神话上是月亮的情人，是一个美少年，在山上牧羊，月亮爱上了他，乃使他永久沉睡，免于老死。这里因为是在月亮上面，所以凭他为誓。

〔20〕 “庶出的”（nothos）原意指婢妾所生，没有继承合法的权利，与上文“嫡出的”（gênios）相对，这里借用犹云真假。世间传说，凡小鹰长成须经过这一种考验，若是不能通过，便被推坠巢外，在著者同时代有罗马人埃利阿努斯（Aelianus）用希腊文著作《关于生物的特性》十四卷，里边曾有说及。

〔21〕 普托勒迈俄斯（Ptolemaios）二世，其父为亚力山大王的将校，因为得埃及，继任为国王，模仿埃及礼俗，以其妹为妻。吕西玛科斯（Lysimakhos）亦是亚力山大王将校之一人，为特剌刻王，晚年因信其妻的谮言，致其子阿伽托克勒斯（Agathoklês）于死，与这里所说的正相反。叙利亚王塞琉科斯（Seleukos）的儿子安提俄科斯（Antiokhos）恋

慕他的后母斯特剌托尼刻（Stratônikê），其父便即让给了他。亚力山大为斐剌厄（Pherae）国王，乃忒萨利亚的一部分，于公元前三五七年为其妻忒柏（Têbê）所谋杀。以上虽均系实事，但不在同时候发生，大抵都是公元前二三百年的事情，但安提戈诺斯以下这些事无可考，它的根据便只是著者所说罢了。

〔22〕　“那女人”原文作 to gynaion，直译当作小女人，是一种昵称，所以意思当是情妇。

〔23〕　厄庇枯洛斯（Epikuros 公元前三四一—二七〇）旧译伊壁鸠鲁，更为人所熟知，其学派普通称为快乐派，常被误解，又由主张无神论，故在各教派中亦多被排斥。其说快乐须无痛苦，故为至善，重在身心协调，简易的生活，其要旨具在这几句话里：“神无可畏，死无知觉，善可得到，恶能忍过。”但后来流派不免产生流弊，有似中国的道学家，如文中所广说，赫耳摩多斯（Hermodos）以及别派的那些人，大概实有其事，但是都无可考了。一千德剌赫墨即十木那，约值银四百元。

〔24〕　斯托伊科斯派（Stôïkos）系仄农（Zênôn）所创的学派，他生在公元前三世纪，因为在雅典市场的廊下讲学，所以得此称号，公共地方多有画廊（Stoa poikilê），斯托伊科斯即是“那些廊下的人”，或亦称画廊派。其主张生活与自然协调，推重道德，与快乐派似背道而驰，唯又极重中正刚毅，节制平等，在罗马时代许多学者及政治家多服膺其说，为古代极有实效的学派。英国有人曾说当时有那些殊胜的哲学思想，只可惜不接近民众，不能满足他们宗教的要求，所以终由基督教取而代之，使得文化阻塞达千年之久，

这话是颇为公平的。

〔25〕 辩士（rhêlôr）乃是专门教辩说的人，当初称为“哲人”，很有声望，后来也渐堕落了。医神（Asklêpios）是阿波隆的一个儿子，因为屡次把人救活，为冥王所控诉，宙斯乃用雷将他击死，阿波隆迁怒于给宙斯制造霹雳棒的圆目巨人（kyklops），就去杀了他，因此得罪，去替凡人服役了一年。医神庙在雅典高城上，在厄庇道洛斯（Epidauros）地方更有名。

〔26〕 犬儒乃是库尼科斯（Kynikos）派的译意，看这字的意义可以解作犬，虽然起源却是传说不一。创始这派的是公元前五世纪中一个梭格拉底的弟子，名叫安提斯忒涅斯（Antisthenês），他以没有欲求与需要为幸福生活，主张刻厉坚苦，以英雄赫剌克勒斯为轨范，就在纪念他的库诺萨耳革斯（Kynosarges）体育场讲学，因此得了库尼科斯之名。但是后来这派里出了一个狄俄革涅斯（Diogenês），更为有名，过的是乞丐的生活，随身只有一根杖和一只口袋，在雅典神母庙里住宿于一口缸里，且脱略礼法，对人说话亦大声如狗叫，于是有犬儒的外号。著者对于此派较有同情，墨尼波斯即是犬儒，对话中时有库尼斯科斯出现，意即云小犬儒。

〔27〕 见《伊利阿斯》卷十八第四七八行以下。

〔28〕 斯巴达人尚武勇，因为得练习忍受苦痛，所以用鞭抽打自己。中世基督教徒也有自己鞭打这一派，乃是虐待肉体，意在禁欲的一种苦行，与这个迥不相同了。

〔29〕 希腊计算面积的单位，一亩（plethron）为一百尺。

〔30〕 珀罗蓬涅索斯（Pêloponnesos）意云珀罗普斯的

岛，以古代英雄珀罗普斯得名，为希腊南部的总称，自科任托斯以南，实际只是个半岛罢了，旧译伯罗奔尼撒。

〔31〕　密耳弥冬（Myrmidônes）一族系埃癸那（Aigina）岛住民，勇猛善战，据说原来乃是蚂蚁（myrmekes）所变的。埃阿科斯（Aiakos）是那里的国王，平日很是敬神，有一年岛上大疫，人民都死完了，宙斯乃特为使蚂蚁变成了一族，给他补充。关于埃阿科斯又参看第五篇注〔8〕。

〔32〕　见《伊利阿斯》卷一第二二二行。所谓“持盾”（aigiokhos）是指持有羊皮的盾（aix），但是那件东西却已经给了雅典那（Athena），早不在宙斯手里了。那是宙斯初生的时候，给他喂奶的山羊阿玛尔泰亚（Amalthaia）的纪念物，它死后升入星座，皮便成了这盾。

〔33〕　塞勒涅（Selênê）本意云月亮，但也作为专名，算是她的名字，与太阳的名为赫利俄斯（Hêlios）相同，此外四方的风名也是如此。

〔34〕　此句意思不大明了，因为世间不曾听见有这种传说，以为各人所想都是受着月亮的影响，因此有人解作“各人都照着他们所想象的说我”。

〔35〕　“夜”（Nyx）也是普通名词的人格化，在神话中几乎没有什么故事，但因了月亮与夜的密切关系，所以引她立誓。

〔36〕　画廊派即斯托伊科斯派，见上文注〔24〕。学林派（Akadêmikoi）指柏拉图学派，因为他在阿卡得弥亚（Akadêmia）讲学，那是在一个橄榄树林里的体育场，纪念古英雄阿卡得摩斯的，故得这个名号。亚理士多德则一边走着，一边讲学，故被称为散步学派或云逍遥学派。

〔37〕　见《俄底塞亚》卷十第九八行。

〔38〕　鹰与宙斯的关系，见于伽倪墨得斯的故事，参看上文注〔4〕，宙斯自己变成一只鹰把他攫去，一说不是他自己，乃是差他的鹰去的。伊索寓言第四篇《鹰与蜣螂》里边，也说它是属于宙斯的神圣的鸟。

〔39〕　提坦们（Titanes）是宙斯上一代的诸神之称，但是因为有过一次斗争，提坦们输了，被打入地狱中，所以他们似乎成为凶神了。

〔40〕　此种问语荷马诗中常见，此见于《俄底塞亚》卷一第一七〇行。

〔41〕　俄托斯（Otos）与厄菲阿耳忒斯（Ephialtes）是两个兄弟，为巨人阿罗欧斯（Aloeus）的儿子，生长得特别快，每月长高九寸，因此刚到了九岁的时候，就计画与诸神作战，叠起高山，预备攻上天去，参看上文注〔12〕。他们曾抓到战神阿瑞斯（Arês）把他关在铜缸里，有十三个月之久，战神几乎死掉了，亏得赫耳墨斯偷偷的把他救了出去。据荷马说他们本来可以成功了，只要等到成人的时候，但是阿波隆乘他们还未长成，就将他们射死了。

〔42〕　斐狄阿斯（Pheidias）雅典的大艺术家，生于公元前五百年顷，长于建筑绘画，尤以雕刻著名。他为当时大政治家珀里克勒斯（Periklês）所知，受命从事装饰雅典，所作有雅典那三像最有名，其一以象牙及黄金装成，又在俄林庇亚所造宙斯像，亦系用象牙黄金作装饰。公元前四三二年有珀里克勒斯的政敌数人诬告他偷窃造像的金子，斐狄阿斯虽辨明其事，但旋又诉他不敬罪，遂病死狱中。这里宙斯因为他曾为自己造像，所以记得他的吧。

〔43〕　狄阿西亚（Diasia）为雅典的宙斯祭日，见第一〇篇注〔16〕。

〔44〕　俄林庇厄翁（Olympieion）为宙斯之大庙，祀在俄林波斯的宙斯的，在雅典高城上，开始经营于珀西斯特剌托斯（Peisistratos），时在公元前六世纪，规模弘大，讫未完成，至公元二世纪时，罗马皇帝哈德里阿努斯（Hadrianus）始建造成功，为雅典诸神庙之冠，共有圆柱百根，至今存其十五。

〔45〕　阿波隆在得尔福有大庙，给予预言，据近时发掘见神示场下有地道，神官可潜伏说话。阿斯克勒庇俄斯即医神，见上文注〔25〕。本狄斯（Bendis）为特剌刻地方所崇信的女神，与月神相当。阿努比斯（Anubis）乃埃及的神，人身狗头，专送人魂往福地，故希腊当他是赫耳墨斯。阿耳忒弥斯（Artemis）为阿波隆之姊，但在厄斐索斯特见崇信，乃是东方母神的变相，在《新约》中曾有说及，可以想见其盛况了。

〔46〕　克律西波斯（Khrysippos）为画廊派的哲学家，推论（syllogismos）即是三段论法。

〔47〕　希腊古时凡是竞技得胜者戴上花冠（stephanos），这只是惯译，其实并不是花，也只围在头上的一圈罢了。在俄林庇亚竞技会的时候，用橄榄树叶，皮提亚用桂叶，涅墨亚用一种芹菜叶子，伊斯特弥亚则用薜荔或是松叶。

〔48〕　见《伊利阿斯》卷十六第二五〇行。

〔49〕　皮戎（Pyrrhôn）为公元前三世纪时的怀疑派哲学家，以为事物的真相不可知，真伪善恶之分易于乖谬，故宜停止判断，寻求内心的平静。后来学林派的人也多采取这

样的态度，故上文如此说。

〔50〕　赫耳摩多斯见上文注〔23〕。凡犯伪誓的人即是对神不敬，由赌咒神（Horkos）执行惩罚，此神跛脚而来得很快，引罪人至绝壁上去，把他丢下去。伊索寓言中第二九八篇《寄存物件的人与赌咒神》，即是说此事的。

〔51〕　墨狄谟诺斯（medimnos）为古代希腊衡量谷物的单位，约等于五斗。

〔52〕　潘（Pan）希腊的田野小神，司牧畜，人身而有角如山羊，塌鼻，足亦为羊脚。科律班忒斯（Korybantes）侍从库柏勒（Kybelê）的杂神，她源出东方。后来与宙斯的母亲瑞亚（Rhea）合而为一了。阿提斯（Attis）与萨巴最俄斯（Sabazios）都是小亚细亚地方的神道，传入希腊，和狄俄倪索斯（Dionysos）的事迹多少有点相同，但都是外来的神，所以说身份不明。

〔53〕　得墨忒耳（Dêmêtêr）是五谷生长之神，所以这里说她供给食物，狄俄倪索斯本来是酒神，赫剌克勒斯与肉没有什么关系，但他生前征服野猪野牛，所以这里给他开点玩笑的吧。阿佛洛狄忒乃恋爱与美之神，故说她给香花，波塞冬则是海神，有沙丁鱼是不成问题的了。

〔54〕　神食（ambrosia）仙酒（neklar）是神们的饮食，据说酒状如蜜，也和水而饮。

〔55〕　西勒诺斯（Silenos）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小神，仿佛与潘相似，而更有点滑稽。他的相貌也不漂亮，普通算他是一个“羊人”（Satyros），但是他没有那羊脚和角耳，是个秃顶的老人，塌鼻肥壮，因为是狄俄倪索斯的侍从之一，所以常是泥醉，但好跳舞，且美音乐。关于他的事情，欧里

庇得斯（Euripidê）著作一篇羊人剧，名曰《圆目巨人》，说的很是好玩。

〔56〕　赫西俄多斯（Hesiodos）系希腊早期诗人，与荷马并称，所著《诸神世代纪》，是讲神们的故事和来历的。品达洛斯（Pindaros）生于公元前六世纪，以颂歌著名。

〔57〕　见《伊利阿斯》卷二，从第二行起。

〔58〕　七德剌赫墨约价现在的二元。

〔59〕　见《伊利阿斯》卷二第二〇二行。不足齿数谓算不得数，不能算在人数里头。

〔60〕　坑（barathron）为丢弃罪人的地方，在雅典高城后面，或者可意译为万人坑吧。

〔61〕　塔耳塔洛斯（Tartaros）为地底下的牢狱，前代反对宙斯的神们与世间极恶的人都在此受苦，所以可以说是地狱。

〔62〕　巨人（Gigantes）见第一〇篇注〔6〕。前曾与提坦们反对宙斯，战败居地狱中，这里即是说送到地底下去。

〔63〕　见《伊利阿斯》卷一第五二八行。克洛诺斯的儿子即是宙斯，“低下了一点黑的眉毛”即是说点头，“表示决定”系是添加的，因为否则意思嫌不够明白。希腊习惯表示赞可的意思用点头，若是反对却并不摇头，只是将头仰过去，即是点头的反对。

〔64〕　库勒尼俄斯（Kyllênios）意云库勒涅山的人，即是说赫耳墨斯，因为他是生于库勒涅的一个山洞里。

第一二篇　墨尼波斯

《墨尼波斯》（Menippos）一名《死人占卜》（Nekyomanteia），亦可云《召鬼术》。墨尼波斯本犬儒派哲人，亦作对话嘲讽世人，今悉不传，一世纪时罗马诗人伐洛（Varro）曾有仿作，称“墨尼波斯杂体诗”（Saturae Menippeae）以诗文杂糅故名，亦已散佚，唯尚存著者的拟作，或能见其大略。《伊卡洛墨尼波斯》亦是讲墨尼波斯的，但说往天上找宙斯，此则是说往阴间找鬼魂，寻问人在世间应如何生活最为适当，因墨尼波斯亦曾写过《召鬼术》，故文体于散文中夹杂韵语，似更有意模拟，唯原文既不可见，亦遂无可依据。或谓对话中资料或亦多用前人意匠，其间更出己意，似未甚融和，似亦言之成理。盖观全文及死人决议，似重在抨击富贵的人，而篇中又杂出攻击哲学家的话，全体不甚调和，虽亦无可证明，但读去有此感觉，却也是事实。后人考证，此篇当是写于公元一六一年之后，因罗马出征帕耳提亚（Parthia），历时三载，多有损伤，终于无成，文中说过卡戎渡口的时候，遇见许多过渡的鬼魂，都是阵亡的，可以为证。

上场人物

墨尼波斯　见《伊卡洛墨尼波斯》。

友人　一本作菲罗尼得斯（Philonides）。

墨尼波斯　——

“你好，我的家堂和我家的灶门呵，

我来到阳光里，看见你们，多么地高兴呵！”[1]

友人　这是那犬儒墨尼波斯么？的确这不是别人，假如我没有看错。这完全是墨尼波斯。可是这套奇怪的服装在他是什么意思呢？一顶毡帽，一张竖琴和一张狮子皮？可是我须得走上前去。——你好，墨尼波斯，你从哪里来呀？这是好久一个时候了，在城里一直你不曾出现过。

墨尼波斯　——

“我从死人的洞穴，从黑暗的门里出来，

冥王在那里离开了诸神住着。”[2]

友人　赫剌克勒斯[3]呵，难道是墨尼波斯死了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却是重新又活过来了么？

墨尼波斯　——

“不，却是活着，我到了冥王那里。”[4]

友人　但是你为什么作这次新奇的旅行的呢？

墨尼波斯　——

“年轻驱策着我，

我的勇气超过了理性。"[5]

友人　我的好先生，请你停止了做戏，搁下那腔调，像我一样地说话，告诉我这服装是什么？你又为什么要走下去的？这大概不是一趟很有趣可喜的旅行吧。

墨尼波斯　——

"朋友，我有必要到冥王家去，

找忒拜人忒瑞西阿斯的商议。"[6]

友人　汉子，你一定是发了疯了，不然你不会对了你的朋友们朗诵诗句的。

墨尼波斯　朋友，请你不要奇怪。我刚才正同欧里庇得斯和荷马在一起，所以不知怎么心里充满了诗，所以诗句自然地从我的嘴里出来了。[7]可是告诉我吧，地上情形怎么样，他们在城里做些什么呢？

友人　没有什么新鲜的，就只是从前的那一套，——抢夺，伪誓，记利息和秤铜元。[8]

墨尼波斯　可怜不幸的人呀，他们还不知道最近在地下有什么议决，通过了什么处分富人的法令呢，凭了刻耳珀洛斯[9]说，他们是没有法子逃过这关了！

友人　你说什么？是地下有什么更新的[10]办法关于这里的么？

墨尼波斯　是的，凭了宙斯，是多着呢！但是把这些事拿来对大家说，泄漏了秘密，是不合法的，会有人要写状说我犯了不敬之罪，到剌达曼堤斯[11]那里去告我的。

友人　不要这样，墨尼波斯，凭了宙斯，不要对于一个友人吝惜你的故事，因为你是在对一个知道守沉默的人说的，而且他也曾受过密教的戒[12]的呀！

墨尼波斯　你这是一种为难的要求，而且也有些不敬的。但是我为了你的缘故，只好大胆一点了。——他们决议说那些富人们拥有许多财物，却把金子严密锁藏，像是看守着达那厄[13]一样，——

友人　好朋友，请不要先说那决议，在讲你那故事之前，因为那个是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你是怎么想起来要到地下去，是谁做你旅行的向导，随后顺次的是你在那里所见所闻的那些事。因为像你这样趣味丰富的人，不会将那些值得看与值得听的事情遗漏过去的。

墨尼波斯　我这个一定得如你的意，因为一个友人强制着他，那么有什么办法呢？首先我当告诉你关于我的决心的事，这是什么催逼我往地下去的。在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从荷马和赫西俄多斯听到许多打仗和争吵的事情，不单是关于那半神[14]的，有的还是神们自己，而且此外还有他们的通奸，强暴，诱拐，裁判，赶走父亲，娶姊妹做妻室，[15]我想这些事都是对的，所以我自己对一切也颇有不小的歆动。可是等我到了成年的时候，我听法律所说却又与诗人们相反，它禁止通奸，争斗与抢夺。于是我遂落在困难里边，自己不晓得怎么办好了，因为我想，神们不会去通奸或是互相争吵，假如他们不是认为这些都是好事，而立法的人们也不会奖励相反的事情，如不是他们以为这样做是有益的话。

因为我是非常迷惘，所以决心去到那些称作哲学家的那里去，把我自己交给他们的手里，请他们随意地对付我，指给我一条人生的简单确实的路就行了。当时我是这样地想，所以到他们那里去的，但是却不知不觉的，正如俗语所说，

我是从烟里挣扎到火里去了。因为在他们中间观察的结果，我发见在那里无知和迷惑要比别处还多，所以这就很快地告诉了我，那平常人的生活方法便同金子一样的〔可贵〕了。例如有一个人，劝我要常享快乐，在一切事情里追求这个，因为这就是幸福。但是别个却正相反，劝我去劳动吃苦，制服肉体，服装污秽，囚首垢面，取人嫌憎，随口漫骂，他们时常引用赫西俄多斯的那些陈腐的诗句，关于道德的，以及什么流汗呀爬上山顶这些话。[16]别人却又劝我看轻钱财，以为有没有都没关系，同时却有人相反地，说明有钱是件好事情。关于宇宙的事，那还用得着说什么呢？什么形相，非形体，原子，虚空，还有许多这些名词，从他们那里听得几乎恶心。而且顶奇怪的事情是，他们发表最是互相反对的意见，各人运用了很有力量与使人信服的文句，以至同一样东西，一个人说是热的别个就说是冷，这在我是无法来辩证，虽然我是知道，没有东西可以在同一时候说是热和冷的。所以我是老实地只有像一个渴睡的人那样做，一会儿点着头，一会儿却仰着头[17]了。

但是此外还有许多事情，是更为不合理的。我观察这些人物，发见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与所说的正相反对。譬如有人劝我看轻钱财的，却是咬紧牙关抓住了它，争论利息，为着报酬教授，为了钱肯忍受一切，又如那些说抛弃公众意见的人，可是却尽全力去迎合它，不但是所做的就是在所说的上面也是如此，至于他们凡是排斥快乐的人，在私生活上，几乎全都注重在这上边。

所以在这方面是希望落空了，我觉得比以前更是烦恼，但是有时也安慰自己，虽然还是愚钝，不知什么是真理而彷

徨着，却认识这许多聪明人，他们的智慧是尽人皆知的。有一天我躺着想念这些事情，想到往巴比伦去，请求一位玛戈斯，[18]是左洛阿斯特洛斯的弟子和后继人，我听说他们用了一种咒语和仪式，能够打开冥府的门，带领什么人随意下去，并且安全的回来。所以我想这是最好去和他们的一个办好我的下去的事，随后去找那玻俄提亚的忒瑞西阿斯，[19]凭了他先知和哲人的能力，从他那里打听什么是最好的生活，凡有思想的人所当采用的。我于是跳了起来，赶快地一直往巴比伦去。到了那里，我便去同一个迦勒底人[20]谈话，是有神奇的技术的哲人，有灰白的头发，很庄严的胡须，他的名字叫作弥特洛巴耳匝涅斯。因了我的恳求祈请，这才好容易得到了他的许可。给我引路，随他的意思给予他的报酬。

他接受了我，第一到幼发拉底河里去洗浴，凡二十九天，从新月这天开始，每天早晨对着太阳，嘴里说着一大篇的话，这个我却听得不大清楚，因为像是竞技场的一个不大高明的报告员一样，他说得很流利但是发音不清。但这似乎是在召集什么神道。在念完咒语之后，他对我在脸上唾了三回，随即回来，没有对了遇着的人再看一眼。我们的吃食是些果子，喝的牛奶和蜜酒，[21]以及卡俄斯珀斯河的水，睡觉是在露天青草上面。

在他以为我们的斋戒已经满期的时候，他带我到底格里斯河，给我祓除清洗，用了火把和海葱[22]以及许多别的东西，使得我成为神圣，一面他低声念着咒语。随后他又给我全身作法，围绕着我行走，不致受到鬼物的害，便带着我回那时所有的家里来，一路倒走着。这之后，我们乃预备作那旅行 。他穿上一件术士[23]的长袍，很像是墨狄亚人的服色，

又拿了这套服装给我穿着，就是这毡帽，狮子皮，此外还有那竖琴。他并且叫我，假如有人问我的名字，不可说是墨尼波斯，但是说赫剌克勒斯，俄底修斯，或是俄耳甫斯。[24]

友人　墨尼波斯，这是为什么呢？我不懂得关于这服装和名字的意思。

墨尼波斯　这是颇为明显的，一点没有什么神秘。因为那些人都在我们之前活着到过冥王那里，所以他想，如果他把我装得像他们一样，或者我可以容易瞒过埃阿科斯[25]的卫兵的眼，当作一个熟识的人进去不至受到阻碍，正如戏剧[26]里一样的，因了这服装打发去上路。

那一天刚才开始发亮的时候，我们就来到河边，准备出发。他设法了一只船，牺牲，蜜酒，和其他一切仪式应用的东西。于是我们把所有准备物品装上了船，这样我们就——

"悲伤地上了船，眼泪大点地流下来了。"[27]

我们在河里漂浮了一会子，随后即驶入沼泽及湖里，幼发拉底河到了那里就不见了。渡过这湖之后，我们来到一处荒凉，多有树木，不见太阳的地方。到了那里我们终于上陆了，弥特洛巴耳匝涅斯领着路，我们掘了一个坑，把羊宰了，在这四周洒了羊血。这时候那术士拿了点着火的火炬，不再是低声念咒，却尽力地用了大声，召集那些所有神灵，以及那还报使者，复仇使者，[28]

"夜里的赫卡忒和可怕的珀耳塞福涅，"[29]

同时还夹杂着些夷人口气的，没有意义的，多数拼音的名字。

立刻这整个地方都震动了，在咒语之下地面裂开，刻耳珀洛斯的叫声远远的可以听到，一切的物事显得是非常阴

森，现出可怕的面貌来了。

“在地底下死人的主者冥王也恐惧了，”[30]

因为在那时候，一切东西都能看见，如那湖，[31]那火焰河，和那普路同[32]的宫殿。可是我们从裂口里走下去，却见刺达曼堤斯几乎要吓死快了。刻耳柏洛斯叫了起来，似乎将要动作，我就赶快地弹动竖琴，它就立即被乐音所迷住[33]了。但是我们到了湖边的时候，我们几乎不能过渡，因为那渡船已经满了，充满着呻吟的声音，在船上的都是伤兵，有的腿上受伤，有的在头上，别的又或受着重伤，据我看来，是从现时的什么战事[34]来的吧。可是那个好人卡戎[35]见了我的那狮子皮，以为是赫剌克勒斯，招待我上去，不但很高兴的渡我过去，并且在上岸的时候，还指点给我们怎样抄小道。

那时我们是在黑暗里，弥特洛巴耳匝涅斯领着路，我拉着了他跟着，直到后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原野，满生着水仙，[36]在那里有死人的影子在我们身边飞翔着，啾啾的叫着。一点点的走上前去，我们来到弥诺斯[37]的法廷了。适值他正在坐堂，在很高的御座上，他的旁边站立着那些还报使者，复仇使者和怨鬼[38]们。在那一边是一大群人陆续的被引进来，用一根很长的锁链拴着，据说这些都是通奸者，开妓馆的，收税的，食客，告密的，和所有那些把人生搞得稀糟的一群人。另外是那富人和盘算利息的人们到来，都是面色黄白，大肚子，生着关节炎。各人都戴着一个枷，上边带着一个一百斤重[39]的铁老鸦。我们站在旁边，看事件的进行，听被告们的辩护，这时候有一种新鲜而奇怪的辩士出来控告他们。

友人　凭了宙斯，这是什么人呢？请你不要踌躇地把这

个也告诉了我。

墨尼波斯　你知道那个，我们的身体在太阳里照出来的影子吧？

友人　当然知道。

墨尼波斯　这就是他们，在我们死了的时候，他们便去告发，证明，检举我们在生前所做的事情，而且他们被认为非常的可以信用，因为他们永久和我们在一起，没有一刻离开过我们的身体。[40]

却说弥诺斯用心地审查各人，随后打发他们往犯罪人的地方，去受那依照罪行所该当的刑罚。他特别重办那些凭藉了财富和地位而自高自大，期望别人都来向他磕头礼拜的人，因为他深恶他们的那种短时的虚荣，看不起人，和忘记了自己也是凡人，只是偶然遇见了这暂时的好处。所以在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光荣之后，这我是说那财富，出身以及权位，他们就只是裸体在那里站着，低着头，一一回想在我们中间的幸福，好像是一个梦。在我是很高兴，看着这样情形，假如我认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我就要走近前去，静静的提醒他在生前是什么情形，如何地自高自大，在早晨许多人站在门口，等候他出来，挨挤在一起，被家人关出在门外，末后他总算在他们面前出现了，穿着紫衣或是金色又或是花条的衣服，心想是给予那招呼他的人们以幸福与福祉，若是他挺出胸脯，或是伸出右手，给他们去亲吻。他们听了我的话，可是有点着恼了。

关于弥诺斯，他只有一案判得很从宽。这是关系西刻利亚的狄俄倪西俄斯，[41]他犯许多可怕的不法的罪，经狄翁告发了，由他影子来证实，这时却来了那库瑞涅的阿里斯提波

斯，[42]——他们很是尊敬他，在地下的人们中间他有很大的影响。在狄俄倪西俄斯几乎被锁了拿去给喀迈拉[43]的时候，却得释放了免于去受刑罚，说许多学人都在银钱上受过他的恩惠。

可是我们终于离开了法廷，来到施刑的地方。那里是，我的朋友，我们真是听见了也看见了许多可怜的事情。鞭打的声音都可听到，还有那被在火上烤的人的叫喊声，那里有刑具，[44]长枷，和十字轮，喀迈拉的撕碎，刻耳柏洛斯的吞噬。他们都在一起受刑，所有帝王，奴隶，都督，穷人，富人，以及乞丐，都为了他们的非行吃苦。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有些我们还可以认得出来，那些都是近来才死的。但是他们都遮住了脸，转身过去了，即或有人看我们一眼，也总很是奴隶相的，有点谄媚似的，虽然他们在生前却是非常地高压看不起人的。那些可怜的家伙，是刚受了一半的刑，暂时休息再来受那刑罚呢。而且我看见那些传说里所说的，伊克西翁，西绪福斯，和那佛律癸亚人坦塔罗斯，他的情况确是很坏呢！还有那地生人提堤俄斯，[45]凭了赫剌克勒斯，他是多么大呀，他躺着的地面实在够做一个农场呢！

走过这些人之后，我们到了阿刻路西亚的平原，[46]看见那些半神和列女[47]们，以及别的整群的死人，都分国分族的住着，有些是陈旧了有点发霉，正如荷马所说是无力了，有些还是新鲜而且结实，特别如那埃及人，因了制木乃伊的功夫所以很是经久。可是这还是不大容易叫人来辨别他们，因为一律都成为相像的白骨了。但是经了好大的困难仔细观察之后，居然看出他们来了。他们层层叠叠的躺着，不大清楚，没有标识，不复保一点人世的美丽。所以看这许多枯骨

躺着，都一个样子的可怕的和空虚的瞪视着，裸露着牙齿，我就问自己将怎么的去辨别那忒耳西忒斯和美丽的尼柔斯，或是乞丐伊洛斯与淮阿喀亚的国王，又或是厨子皮里阿斯与阿伽门农[48]呢？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留下从前的那些记号，他们的骨头都是相像，没有区别，没有表记，不能有人再辨别他们了。

因此我看着他们，我想到人生像是一条很长的赛会的行列，由运会女神[49]供应并且分配所有的行头，她把各个赛会的人穿上了各种颜色的服装，有时偶然的抓到一个人，打扮成王家模样，戴上尖顶帽，给他卫兵，头上系上了飘带，[50]但在别个人身上却给穿家人的服色。她又这样布置，有人长的美丽，有人却很丑陋而且可笑。我想这是因这场展览必须是各色各样的吧。而且时常在这行列的中间她给有些脚色换了衣服，她不让他们照着分配的脚色扮演到完了，却硬叫克洛索斯改穿了家人和俘囚的衣服，又把以前扮作家人走着的迈安德里俄斯，[51]换上了霸王波吕克剌忒斯的服装。只在一个短时期，她许可他们使用这衣服，一到赛会的时期已经完了，那时各人归还所有东西，脱去身上的衣服，依旧变成以前一样，同他的邻人没有什么两样。有些人却是不懂道理，在运会女神到来要还行头的时候，他们却着了恼而且生气了，仿佛是被抢走了他家里的什么东西，而不是将暂时借用的归还人家了。

我想你也时常在戏台上的人吧。那些演悲剧的俳优因了剧曲上的需要，一会儿变成那些克瑞翁，有时是那些普里阿摩斯或是阿伽门农，[52]那几个人有短时期以前，很威严的扮过刻克洛普斯或厄瑞克透斯的，却立即成为一个家人出现

了，听了作者的吩咐。但是到了末了戏剧结束，各人都脱去绣金的衣服，放下了面具，脱去了高底靴，仍旧是贫苦而卑微，不再是称为阿特柔斯的儿子阿伽门农，或是墨诺勾斯的儿子克瑞翁，却只是苏尼翁地方卡里克勒斯的儿子波罗斯，或是玛剌同地方忒俄癸同的儿子萨堤洛斯[53]罢了。人间万事都是如此，当时我看着是这样地想。

友人　但是告诉我，墨尼波斯，那些有那花钱的高坟在地上，有墓碑，雕像和铭文的人们，他们是比平常的死人要更被尊重么？

墨尼波斯　你这人，是在说胡话吧！假如你看见了毛索罗斯[54]本人，——我说是那卡里亚人，他的坟墓是那么闻名的，——我知道你一定要笑得不停了，看他那么卑屈的被抛在一个坑里蜷卧着，同其余的平民的死人没有区别，就只是从他的那纪念碑上略为得到一种欣慰，因为那是多么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在埃阿科斯给各人量给地面的时候，我的朋友，他可是连一足[55]都不多给，所以人们只好蜷踢着躺在量好的地方。但是，我想你一定要更是大笑了，若是你看见我们的国王和总督都变得穷苦了，有的卖盐鱼为生，有的在教人字母，被所有的过路人所欺侮，或是头上被凿一下，像是顶被看不起的奴隶一样。我真有点禁不住自己〔要笑了起来〕了，那时我看见了马其顿的菲利波斯，[56]人家指给我看在一个角落，修理破旧的拖鞋弄一点工钱。此外许多人都在十字路口乞讨，我说的是那些克塞耳克塞斯，达瑞俄斯和波吕克剌忒斯[57]们。

友人　你所讲的关于国王们的事情是那么奇怪，几乎是不能相信。但是梭格拉底在干什么呢，还有狄俄革涅斯[58]

以及别的那些哲人们?

墨尼波斯　梭格拉底还是到处行走，盘问别人。他的同伴是帕拉墨得斯，俄底修斯，涅斯托耳，和其他的多话的死人。但是他的腿还是浮肿着，因为喝了毒药[59]的那关系。那位很好的狄俄革涅斯和亚西利亚的萨耳达那帕罗斯，佛律癸亚的弥达斯，[60]以及别的几个富豪同住着。他听着他们悼叹，追忆从前的幸运的时候，便大笑表示高兴，他时常仰卧着，用那很粗的不愉快的声音唱歌，来把他们悼叹的声音压下去，因此那班先生们生了气，心想换他们的住处，因为他们对于狄俄革涅斯实在无法忍受了。

友人　这已经够了，但是你开头所说的，业已通过的关于富人的决议是什么呢?

墨尼波斯　你提醒我很好。不知道为什么我原先想讲的，却不想说话太走了岔路了。

当我在他们那里的时候，那城市的首领们召开了一次议会，讨论公众的事情。我看见许多人都向着一处走去，也就夹杂在死人们里头，不一会儿自己也成为议会里的一人了。在那里讨论了各种事情，到末了才是关于富人们的。他们被控诉许多可怕的罪行，迫压与虚伪与侮蔑与不法，末后一个民众的领袖站了起来，宣读下列的议案。

“查富人们在其生前做了许多违法的事，劫夺迫压，并且各样地侮辱穷人，应请议会与民会决议，凡他们死时，他们的身体应当与别的罪人一样的受刑罚，但是他们的灵魂却仍送往人世，转生做驴子，经历二十五万年，世世从驴子生为驴子，背负重荷，为穷人所赶着，过此以后才准许他们死亡。

提议人克剌尼翁，斯刻勒提翁的儿子，涅库斯人，阿利巴斯族。”[61]

这个议案读了之后，首领们便付表决，经过多数通过，那勃里摩[62]也怒吼了，刻耳柏洛斯也吠叫了。这样那议案便算成立而且有效了。

这里就是你〔所要知道〕的那议会的情形了。至于我还得做我所以到这里来的事情，我去找了忒瑞西阿斯，告诉了他一切的事，请求他对我说他以为最好的那一种生活方式。他笑了起来，——他是一个瞎眼的小老头儿，颜色黄白，有尖细的声音，——并且说道：

“孩子，我知道你迷惘的原因，这是从那些聪明人来，他们自己本来也不知道。但是这可不能告诉你，因为是剌达曼堤斯所禁止的。”我说道：

“老爷子，[63]请你不要这样说。但是告诉我吧，别让我活着〔摸索行走〕，比你还要眼瞎。”于是他领我到一边，离开别人很有些远，略为靠着我附耳说道：

“那平常人的生活是最好了，你还要聪明一点，停止高谈天文，讨论目的与根源，唾弃那些巧妙的三段论法，把这些东西都当作胡说八道，在一切事情中唯一追求的是把现在变成有用，赶快往前走，多笑几回，并且别把什么事看得太认真。”

“这样说了，他回到水仙花的原野里去了。”[64]

因为这时已经不早，我说道：

“弥特洛巴耳匝涅斯，来吧，我们还为什么迟延着，不就回到人间去的呢？”他对这话回答道：

“墨尼波斯，放心吧。我将指示给你一条快而好走的小

路。”他于是带了我到一处地方，比其他地方更是昏黑，用手指出一点朦胧微弱的光，好像是从钥匙孔里进来的，在很远的地方，说道：

“这是特洛福尼俄斯[65]的圣殿，玻俄提亚人便是从这里下来的。所以从这条路走上去，你就可直到希腊了。”

我听了他的话很是高兴，就拥抱那术士，很困难的不知道怎么的爬上了那洞口，便发见我已是在勒巴得亚了。

注　解

〔1〕　见于欧里庇得斯悲剧《疯狂的赫剌克勒斯》(Hêraklês Mainonomos)，第五二三—五二四行。

〔2〕　见于同人的悲剧《赫卡柏》(Hêkabê)，第一行，赫卡柏的儿子波吕多洛斯(Polydoros)为其父执波吕墨斯托耳(Polymêstôr)所谋杀，由赫卡柏为之复仇，这是波吕多洛斯的鬼魂上场时的话。

〔3〕　赫剌克勒斯是古时希腊的英雄，后人于惊骇时呼其名以求保佑，在这里却不过表示惊异的感叹而已。

〔4〕　这也是引用欧里庇得斯的，但原本不存，据推测当是《珀里托俄斯》(Peirilhoös)中的佚句，珀里托俄斯也是一个大胆的英雄，尝与忒修斯(Thêseus)共谋入冥，想抢走冥后，却被骗坐在高椅上，身子和坐具相连，无法脱身，后来赫剌克勒斯因公事到那里去。才把忒修斯拉了起来，至于珀里托俄斯则没有被救回来。

〔5〕　这也似是引用欧里庇得斯的句子，或者是在散佚的悲剧《安德洛墨达》(Andromêda)里边，安德洛墨达是一个国王的女儿，因为她的母亲得罪了海神，海中怪兽为害地方，须以王女为牺牲方可免，珀耳修斯(Pêrseus)适经过此地，看见了她才把她救了。

〔6〕　见《俄底塞亚》卷十一第十六行，但将原文的“母亲”一字改作“朋友”。

〔7〕　据编订者说，这里的话原本悉有韵律；或系引用自喜剧，今不可考。

〔8〕　记利息和秤铜元都是说孜孜为利的情形，即是指放重利盘剥的人们，铜元原文是俄玻罗斯，希腊价值最小的铜币。

〔9〕　刻耳珀洛斯（Kerboros）是三个头的狗，为冥土的守犬，见第六篇注〔39〕。

〔10〕　“更新的”意思即是新出来更厉害的什么办法。

〔11〕　剌达曼堤斯（Rhadamanthys）是宙斯的一个儿子，因生前为人正直，被命为冥土法廷的裁判官。另外的一个裁判官是弥诺斯（Minos），就是他的兄弟。

〔12〕　密教是希腊的一种公开宗教，只是仪式很是秘密，不得对教外人说知，所以有此名称。这本是农业人民的一种信仰，根据谷物生长的道理，相信死后的生活，归依“地母”，以得墨忒耳（Dêmêtêr）本系谷物之神，其女又传说为冥后，实居生死之枢纽。密教受戒者为密宗徒（Mystês），意取闭眼及嘴，即谓密义不可得而平视或言说也。

〔13〕　达那厄见第一〇篇注〔56〕。阿耳戈斯国王得神示，云其女达那厄生子当见杀害，乃建高楼囚禁其女，守护极严密，使不得与男子接近，其后宙斯化为黄金的雨，漏入楼内，及生一子即珀耳修斯是也。

〔14〕　即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因为多是神的子姓，故称为半神（Hêmitheos）云。

〔15〕　赶走父亲云云系指宙斯的事，他战败父亲克洛诺斯，将他关进地狱，又娶其姊赫拉为妻，但其实上一代也是如此的：克洛诺斯把他父亲阉割了，所娶的妻子瑞亚也就

是他的姊妹。

〔16〕 赫西俄多斯（Hêsiodos）著《工作与时日》（Ergo Kai Hêmerai），多言农事劳动，及道德规劝之词，著者对此多表示不敬，所说见于前诗第二八七行以后。

〔17〕 点头表示赞成，希腊人也是如此，惟反对的时候则不是摇头，却将头向后面仰过去，闻至今希腊人民还是这样云。参看第一一篇注〔63〕。

〔18〕 玛戈斯（Magos）本来是波斯人的一族，后来被称作一种哲人，善能占梦及占星的，所以有时也译为术士。这是波斯左洛阿斯特洛斯（Zôroastros）的教徒，即是中国所谓祆教，《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二章里说耶稣降生的时候，跟了星来到伯里恒，敬礼耶稣的也即是他们，但是中国的官话译本中却说他们是“博士”罢了。

〔19〕 忒瑞西阿斯（Teiresias）是有名的预言家，见第七篇注〔50〕。《俄底塞亚》中说俄底修斯因为卜问将来行动，曾往冥府找他，所以这里也想找他去问的吧。

〔20〕 迦勒底（Khaldaia）本是巴比伦的一部分，但在巴比伦极盛时迦勒底人很占势力，所以有时就把他们代表了巴比伦人了。

〔21〕 蜜酒的意思是用蜜和的酒（melikraton），因为希腊人不喝纯酒，平常是用水和了来喝，现在却是用蜜和了，据说是专用以供奉地下的鬼神的。卡俄斯珀斯（Khaospes）乃是一条河流，它的水非常清洁，所以每逢波斯国王出征外国的时候，辄以银瓶贮水随行。

〔22〕 海葱（skillê）据说是一种百合科的多年生植物，生于地中海地方，长着很大的鳞菜，叶作披针形，发长条开

白色花，根可作药用，但不知道在法术上是如何用法。

〔23〕　此处所云“术士”，即是上文的玛戈斯，参看注〔18〕。

〔24〕　这三个人都是活着到过阴间的，赫剌克勒斯是为了公事，去带那三个头的狗到阳间来，俄底修斯是因为占卜将来的事，俄耳甫斯则因为去找寻他的亡妇，所以下去却又都能够回来了。俄耳甫斯（Orpheus）是一个文艺女神的儿子，所以极善于弹竖琴，能感动一切的东西，因此冥后特准他把妻子带回去，但是有一个条件，便是在离开冥土以前，不得回头看她，可是他于将要出境的时候，不禁回顾了一下，于是她就被留在地下了。

〔25〕　埃阿科斯见第五篇注〔8〕。

〔26〕　当时戏剧多用这种情形，今虽已无可考，仅存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ês）的喜剧《蛙》，说狄俄倪索斯（Dionysos）入冥，找寻他的母亲塞墨勒（Semelê），穿了赫剌克勒斯的服装。

〔27〕　见《俄底塞亚》卷十一第五行。

〔28〕　还报使者原文云波奈（Poinai），本意为血锾即犯杀人的赎金，转为人格化，与所谓复仇神没有什么区别了。复仇使者乃是厄里倪厄斯（Erinyes）的译语，原来是犯同族杀人者是由她们追逐报复，但是后来也就总管一切的杀人事件了。

〔29〕　此句出处无可考。

〔30〕　见《伊利阿斯》卷二十第六一行。为什么冥土的人们这样害怕，下文又说剌达曼堤斯几乎快要吓死，这个理由不大明白，但著者在《伊卡洛墨尼皮斯》上说，他到了

天上看见在座诸神似显出不安，似乎同是一个根源。这大概因为地上的人类和他们天神地祇分属异类，人们上天或是下地都没有什么好事情，例如俄托斯兄弟的计画攻上俄林波斯去，又如珀里托俄斯等想抢冥后，以至赫剌克勒斯至少要强迫三头的狗到阳间一走，所以他们对于活人的上天入冥，具有戒心，或者不是没有理由的吧。

〔31〕 那湖虽然没有说明，但这显然是指斯堤克斯（Styx），因为据书中记载，往阴间的渡口似乎只有此一处。

〔32〕 普路同（Plutôn）乃是冥王的本名，意云财富，与财神（Plutos）名出同源，因地下为财富所从出，通称海得斯（Haidês）则义云不见，今译为冥王。

〔33〕 冥土守犬为乐音所迷住，系用俄耳甫斯事，见上文注〔24〕。墨尼波斯所持竖琴而外，狮子皮是模仿赫剌克勒斯，所戴毡帽当是模仿俄底修斯的了。

〔34〕 现时战事当是说公元一六一年的罗马与帕耳提亚（Parthia）的战争，凡继续三年，不能取胜。帕耳提亚位于里海的东南，其民骁勇善战，尤以骑兵箭术著名。

〔35〕 卡戎是在斯堤克斯渡头操舟渡人的老人，见第五篇说明。

〔36〕 水仙花见第六篇注〔5〕。

〔37〕 弥诺斯参看上文注〔11〕。

〔38〕 见上文注〔28〕，怨鬼（Alastores）其实也是一种报仇的鬼神，意云使人彷徨，盖言追逐罪人，使之到处逃窜，与厄里倪厄斯相似，译文为避重叠故略为变动。

〔39〕 一百斤重原文云二塔阑同，因一塔阑同的重量各处多少不一，今估折合为五十斤，取其成数。铁老鸦

（Kolax）编订家云此语作为刑具不见于他书，未知如何用法，以重量推测之疑当是铁球一类，有钩与索子和枷连在一起，说得似乎也颇近情理。

〔40〕　叫影子来做本身的告发人，这想法非常巧妙，比第六篇里叫霸王的灯和床来做见证，似乎要更好。中国道家旧说人身中有三尸虫，于庚申日出去到天上说坏话，也是差不多的想法，不过已经是间接一点了。

〔41〕　狄俄倪西俄斯（Dionysios）是公元前三、四世纪时西刻利亚（通称西西利）的霸王，多行不义，其戚狄翁（Dion）劝之不听，反被驱出国外。其子狄俄倪西俄斯二世继位，柏拉图及学林派哲人，多依附之，这里所说似把父子两代的事拉在一起了。

〔42〕　阿里斯提波斯（Aristippos）是库瑞涅（Kyrêne）人，当初从梭格拉底学习，其后自成一派便称库瑞涅派。其说以快乐为至善，但这是一种快乐必须后来不会变成痛苦的，所以须得要智慧与自制，后来厄庇枯洛斯的快乐派学便是从这里生出的。

〔43〕　喀迈拉（Khimaira）本来是吕喀亚（Lykia）地方的一个怪物，它的前半是狮子，后半是龙，中部是山羊，喷出火焰，使人畜草木遇着悉成灰烬，随后英雄柏勒洛丰（Bellerophôn）借了天马的力量，从空中攻击始得把它除灭。这里却借了去作为惩治罪人之用，乃是从前没有人想到的了。

〔44〕　这里刑具原文曰斯特勒勃莱（streblai），是一种台子，使犯人仰卧，缚其四肢，引伸开来，大约是中国旧时的天平架老虎凳一类的拷器吧。轮子（trokhoi）便是车轮样

的东西，中间交叉的木头本来或者就是十字架的同一意思，但在古代图画上看见伊克西翁（Ixiôn）在阴间受罪，却真是缚在一个轮子上旋转着。

〔45〕 伊克西翁为忒萨利亚人，因谋死他的岳父，经宙斯给他祓除，得免于罪，乃看上了赫拉，心怀不轨，被罚在阴间缚在车轮子，永远旋转。西绪福斯（Sisyphos）是科林托斯的国王，多有狡计，死神前来捉他，反而被他捉住监禁，其后由战神来救了出去，因此被罚在死后推一块大石头上山去，才到顶上，这石头却又滚下去了，还须得再推上来。坦塔罗斯见第五篇及第六篇注〔41〕。提堤俄斯（Tityos）是巨人之一，因为想要对阿波隆的母亲无礼，所以被阿波隆杀了，死后还在地狱每日给两只大鹫啄食他的心肝。俄底修斯入冥时曾看见他，躺在那里计占地九亩云。

〔46〕 阿刻路西亚的平原，即是在阿刻戎（Akheron）湖边的原野。阿刻戎为冥土的一条大河流，此外还有号哭河，火焰河，连那斯堤克斯和忘川，一总共有五条水流，或者说是湖又说是河，没有一定的说法。

〔47〕 半神已见上文注〔14〕。半神即是英雄（hêrôes），其女性字则作 hêrôïhai，这里译作“列女”，或者本意还相差不远，若是当作“烈女”去讲，那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48〕 忒耳西忒斯（Thersitês）是《伊利阿斯》里希腊军中的一个无聊的人物，随便嘲弄人，后来终于被阿吉琉斯（Akhilleus）所杀。尼柔斯（Nireus）也是一个从征的人，是那克索斯岛的王，以美丽著名。伊洛斯（Iros）是《俄底塞亚》里的一个乞丐，在俄底修斯远游归来的时候，曾和他摔

过交，淮阿喀亚（Phaiakia）的国王则是在俄底修斯远游途中招待他过的。阿伽门农（Agmemnôn）是密克奈（Mykenai）的国王，希腊联军的总帅，厨子皮里阿斯（Pyrrhias）则无可考，疑是随意造作的，皮里阿斯也是仆人的普通名字，意思是说“红头发”。

〔49〕　运会女神（Tykhê）的名字原系抽象名词的人格化，她只是主管一时的际会，与运命的前定不一样，但是这些偶然似乎也是整个的必然的一部分，所以她们也就是二而一了。

〔50〕　尖顶帽（tiara）是国王所戴的帽，状如尖锥，现今罗马法皇的礼帽是其遗制，上边还有飘带（diadêma），也是国王的标识。这些都是波斯古代惯习，从缠头巾变化出来的，后来由希腊人模拟沿用了。

〔51〕　克洛索斯初为国王，后与波斯战败被俘，见第五篇注〔32〕。迈安德里俄斯（Maiandrios）为萨摩斯国王波吕克剌忒斯（Polykratês）家臣，国王被杀时暂时继任为王，不久即逃亡国外。

〔52〕　克瑞翁（Kreôn）是忒拜的国王，安提戈涅（Antigonê）的父亲。普里阿摩斯（Priamos）是特洛亚的国王，帕里斯（Paris）的父亲，阿伽门农则是远征特洛亚的希腊联军总帅。以上这几个人，在神话传说上都是很有名的，刻克洛普斯（Kêkrops）相传是雅典初代的国王，他的两只脚乃是大蛇，世俗为龙形，与中国所画古代帝王相似，厄瑞克透斯（Erekhtheus）则是后代雅典国王，他们在神话上没有多少故事流存。

〔53〕　波罗斯（Pôlos）与萨堤洛斯（Satyros）都是公元

前四世纪中著名的戏子。

〔54〕 毛索罗斯（Mausôlos）是卡里亚的国王，生于公元前四世纪中，死后其妻为大营陵墓作纪念，因其名字称为毛索勒翁（Mausôleion）。友人所说主要是说毛索罗斯，所以墨尼波斯直截指出，因希腊人向来看不起卡里亚人，说他们愚钝卑陋，并不堪作奴隶云。

〔55〕 希腊计算长度的单位系以人体为标准，最小为一指（daktylos），四指为一掌（palatê），四掌为一足（pous），即是一尺，中国古代造字说“自肘至腕为尺脉”，意思亦是相类。

〔56〕 马其顿国王菲利波斯（Philippos）即是亚历山大王的父亲，他的远征计画由他的儿子完成，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著者却让他在阴间修理破拖鞋，开的不小的玩笑，但是较之下面的这些人却还是要好得多了。

〔57〕 克塞耳克塞斯（Xêrxes）是波斯的国王，达瑞俄斯（Dareios）乃是他的父亲，他们侵入希腊，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几乎搞了五六十年，终于被希腊人所击退。波吕克剌忒斯见第五篇注〔39〕。这里只是以他们为例，说是那些人，并非实指他们本人。

〔58〕 狄俄革涅斯（Diogenês）是犬儒派大家，平常多奇行，生活简陋如乞丐，以一大缸为居室，大声呵斥人，得犬儒之名。

〔59〕 梭格拉底遇人辄加盘问，就此进行讲学，因此与他同居的也是那些多话的人们。帕拉墨得斯（Palamêdês）为希腊联军之一人，广有智谋，俄底修斯当初假装疯颠，不愿从军，被他用计识破，俄底修斯很是恨他，乃伪为特洛亚

国王的信并银子潜藏他的帐篷内，说他通敌以致处死。死后乃被著者安置在一处，事亦大奇。涅斯托耳（Nestôr）亦系联军之一人，其人年老多通世故，喜饶舌谈过去经历。梭格拉底因讲学为人所疾，控告他非圣无法，危害青年，他在审问时又不肯认咎，遂被判处死刑，遂于公元前四百年服毒而死。这药名为毒人参（konion），是芹科植物，根有剧毒，柏拉图著有对话《淮冬》（Phaidôn），假设为梭格拉底在临死之前与弟子淮冬的谈话，说他自按其腿，谓已死至此处，故这里所云腿尚浮肿，即根据其说，但柏拉图所记不必是实事，或者亦只是想当然罢了。

〔60〕　萨耳达那帕罗斯（Sardanapalos）是公元前七世纪中的一个亚西利亚帝王，但弥达斯却是神话里的人物，不过都说是很是豪富就是了。关于弥达斯，见第七篇注〔17〕。

〔61〕　这里的名字都含有意义，关系着死人的。克剌尼翁（Kraniôn）意云头骨，斯刻勒提翁（Skeletiôn）乃是斯刻勒托斯（skeletos）的变化，意云枯骨，涅库斯（nekys）意云死人，至于阿利巴斯（alibas）乃是死体之意。

〔62〕　勃里摩（Brimô）乃是地下的女神，特别在忒萨利亚最被崇敬，骑马手执火把，在别处却多与赫卡忒或珀耳塞福涅相混。大约是为她骑马的缘故，所以这里的动词（brimaomai）也是从此变化，将她作马看待，与那三个头的狗同样的吧。

〔63〕　“老爷子”原文云帕忒里翁（paterion），是父亲一语的亲爱之词，直译当为“小父亲”，但难得恰好，故只能以他语代替。

〔64〕　见《俄底塞亚》卷十一第五三九行。

〔65〕 特洛福尼俄斯（Trônphios）和阿伽墨得斯（Agamêdês）是两兄弟，都是俄耳科墨诺斯的国王的儿子，善于营造房屋，给玻俄提亚国王造了一所宝库，可是留了一处通路，他们可以进去行窃。国王发见窃盗以后，乃在里边设了一种陷阱，阿伽墨得斯被陷在里边了，乃请求特洛福尼俄斯斩去他的头，免得被认识并且受苦，特洛福尼俄斯照他所说的做了，但是不久他因为地面开裂给吞下去了。这照道理是他的惩罚，但是民众就以他为神，给他造庙，前来问卜，并且以为勒巴得亚的地上裂缝乃是一条下通冥府的便道了。

第一三篇　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Alêthôn Diêgêmatôn），或有称为《真实的历史》（Alêthous Historias）的，但编订者以为系根据俗本，所以不足为据。原文皆用名词多数属格，似其前尚有一前置词，故其意当云“关于那些真实的故事”。本篇不用对话体裁，乃以第一人称叙述，大略如小说形式。——关于代名词的第一二三位名称，向来承袭西欧文法成例，其源实来自希腊罗马，固古人质直故所说自近及远，首先说我，其次乃说你和他，次序乃与中国正相同，但是西欧却故作谦退，平常言说必说你和他和我，与文法背驰，这里所说却是文法上的本义，也就是中国的习惯了。——其意本在讽刺历史家与哲学家之虚妄不实，因模拟其说，历述漫游奇境，所见率荒诞不经，唯其所模拟之书今多散佚不传，故嘲讽已失目的，唯所写故事乃极奇诡可喜，甚见重于后世，过于所作对话。这篇虽似继续那两篇墨尼波斯的升天与入地而作，但是改换了一个方法，有似小说的形式，而文笔轻妙，实较后来的小说家还要写的好，即如公元三世纪时的隆戈斯（Longos）的四卷《关于达佛尼斯与克罗厄的故事》（Ta kata Daphnin kai Khloên），看去只是幼稚的恋爱故事，虽然也别有一种趣味，但文艺价值则相差甚远了。《真实的故事》在后世文学上也

很有影响，十六世纪法国的拉伯雷（Rabelais）作讽刺小说《巨人传》，其第二部中叙“胖大官儿”（Pantagruel）的漫游，十八世纪中伏尔德（Voltaire）作《老实人》，英国斯威夫忒（Swift）作《格列佛旅行记》，都是直接受着它的影响的。德国流行民间的明希豪曾男爵（Baron Münchhausen）旅行谈，也是出自同一源流，不过没有讽刺的意味，只是叙述一个说大话的人，讲他的离奇荒唐的经历而已。其实嘲讽的棘刺因了岁月久远也是要钝的，这篇故事写在一千八百年以前，其讽刺的对象——这里大半是书籍上的记载，现在已止存百一了，——已经不大明了，所以其价值差不多全在它的故事方面了。中间对于梭格拉底和荷马史诗里女主人公海伦，亦加以讽刺，西欧的评家或有微词，以为对于古代的先哲及美人似缺少珍惜之意，其实这也是过苛的责备。故事第二部只是说梭格拉底在福人岛战功卓著，海伦则因为她曾再三出奔，所以难免旧性不改，与少年为第三次的逃亡，这实有操刀必割之势，不能怪作者的笔下不留情面了。作者对于宙斯还不表示客气，此外的人就不用说了。

这一篇不用对话式的，所以没有别的上场人物。

卷　之　一

〔引言〕　竞技的人和注意于他们身体的人，并不单考虑那健康与操练，但是还有适当的休息，其实他们还是以为这是训练的主要部分。同样的在弄学问的人，我想在热心用功之后，应当休息，以备其后更有力的去做艰苦的工作。

这样的休息将最是愉快，假如他们去拿这么样的一种读物，这不单是靠了文句的巧妙与轻松觉得可以消遣，但是也要有文化的人士感觉有意义，我想有如本编里所讲的，可以满足他们的意思。他们将不单是因为这里题材的奇怪，叙述的轻松的关系，或是我讲那种种诳话，说的像煞有介事的似乎很真实，所以觉得好玩，却是因为我这故事里所说的各种事情，全是那些古代的诗人，历史家以及哲学家，写过那些奇迹和异事，我来一一的仿造，里边不是没有一点的讽刺。我本来想要写出他们的姓名来，要不是想到你们读下去的时候会得自己知道的。

一个是克忒西阿斯，[1] 克忒西俄斯的儿子，克尼狄俄斯人，他写了好些关于印度的各地方和他们的事情，都是自己没有看到也不曾听人说过的。还有伊安部罗斯，[2] 也写了许多关于那在大海之中的地方的异闻，大家都知道所讲的是些诳话，但是说来却也不是没有趣味。许多别的人也用了同样的意思，来写他们的漫游谈和旅行记，讲些巨大的野兽，野

蛮人以及奇异的生活。他们的先辈和讲这种帮闲的趣话的教师，乃是荷马的俄底修斯，[3]他给阿尔喀诺俄斯宫廷里的人讲那服役的风，一只眼睛的吃人的野人们，以及有许多头的生物，和他的伴当们被法术变形的事情。他用了这种还有别的许多材料，给那简单的淮阿喀亚人消遣。

我读着他们这些人的著作，倒并不怎么批评他们，说他们是说诳，因为我看见这个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习惯，就是那自称是搞哲学的[4]也是如此。但是我却觉得奇怪，他们以为说了假话，可以不会叫人识破。为此我也因了我的虚荣心，热心想留下什么东西给我们的后人，那么我不至于是唯一没有造神话的自由的人，只是我没有什么真事可说，因为我的经历是没甚值得记录的，所以我只好回过来说诳。但是我的说诳却比他们更为老实，因为我在里边至少是说了一句真话，这便是我在说诳。我想我可以避免人家的谴责，因了我自己承认所说的没有一句真话。所以我这所写的是关于那些事情，我不曾见到，也不曾遇着过，或是从别人听来的，那些事情实在是全不存在，也是事实上所不可能有的。所以凡是读到这故事的人，请万不可以相信它们。

有一个时候，我们从“赫剌克勒斯的双柱”[5]出发，趁着顺风向西方的大洋进行，开始做旅行去了。我这旅行的目的与计画乃是由于我的好奇心，想接触新奇的事物，要知道那大洋的终极，和在对面住着什么样的人。为了这个缘故，我积存了许多食粮，装上足够的水，召集了五十个和我的年纪与性情思想相似的青年，又预备了许多兵器，用巨大的工资募得了最好的舵工，就把那船——这是一只大渔船——准

备好，作那长期也很困难的航行了。

我们开始航海，趁着顺风走了一昼夜，还没有走得很远，因为那陆地还是隐约可以看得见，但是在第二天太阳才出来的时候，风势增加，波浪很大，天色也变成阴暗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收下船帆。所以我们只好把自己托付了风暴，任凭它飘泊了七十九天。到得第八十天，太阳忽然升上来了，我们看见在不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岛，高而多树，周围仍是响着波浪的声音，可是并不很厉害，因为那时候暴风已经减退不少了。我们将船靠岸，登了陆，因了长期的受苦的缘故所以在地上躺了许多时间，随后却终于起来了，叫三十个人留下来看守船只，二十个人同我进内地去，察看岛上的情形。

我们从海边走去，通过树林才有三斯塔狄翁[6]的远近，看见一个青铜做的柱子，上边刻着希腊文字，但是不很清楚，有点磨灭了，说道：

“赫剌克勒斯与狄俄倪索斯[7]到此。”那里有两个脚印，在近地岩石上边，一个有一百尺长，[8]一个略为小一点，——据我想来，这较小的属于狄俄倪索斯，那一个则是赫剌克勒斯的。我们礼拜了，再往前走，但走得不很远，就来到一条河边，流着蒲桃酒，这简直同喀俄斯[9]的酒是一样的。河流很大而且多，所以有些地方简直可以行船。我们看到狄俄倪索斯到过此地的证据，就更加相信那柱子上刻着的话了。我便决意去寻找那河水起源的地方，沿着河流上去。但是我找不着它的源泉，只见有许多棵大的蒲桃藤，满生着蒲桃，在每棵的根旁边流出一股泉水，这乃是透明的酒，从那里就变成那条河。河里有许多鱼可以看见，颜色非常像那

酒，味道也是一样。实在是我们捕了些鱼，拿来吃了，却都弄得泥醉了，在我们把它剖开来的时候，只看见里面满是酒糟。随后我们想了一个法子，便是把它们和别的淡水里的鱼混和了来吃，这样子将那酒味缓和一下。

后来在一处可以徒涉的地方走过了那条河，却发见了一种奇怪的蒲桃藤。那地上的一部分，是粗壮长得很好的树干，但那上部全是女人，从腰以上完全一样。她们正像我们画的达佛涅，[10]正要变成一棵树的样子，在阿波隆刚将抓住她的时候。从她们的手指尖里长出桠杈来，满生着蒲桃，而且她们头上长着头发，都是些卷须、叶子和果实！我们走近前去的时候，她们招呼和用右手欢迎我们，有些说吕狄亚话，有些说印度话，但多数说的是希腊话。她们还同我们在嘴上亲吻，[11]被亲的人被立即要蹒跚醉倒了。但是她们却不许我们摘她的果子，在被摘的时候似乎因疼痛而叫唤起来，她们有的希望同我们交合，有我的两个伴当接近了她们，但是他们再也不能离开了，因为在那私处[12]地方被关锁住了。他们就长在一起，生了根了。枝叶已经在手指上长出来，卷须也围绕着他们，不久就要同别的一样将结果实了。

我们离开了他们，逃往船上，到了那里之后便把一切的事情，告诉了留守的人们，连同与那蒲桃藤搞在一起的同伴的事。随后拿了几只水缸，给我们汲取淡水，还同时从河水取了酒来，那天就在近地海边过了夜，等到早晨趁着微风便出发了。到了中午时光，已经看不见岛影了，忽然起了大旋风，把船卷起在空中，大约有三百斯塔狄翁[13]高，不再落到海面上来，可是悬挂在半空中间，有风吹在它的帆上，它便饱张着往前行驶。我们在空中走了七天七夜，在第八天我

们看见在那里有一大片土地，像是一个岛，明亮而且是圆形的，有极大的一个光明照着。我们驶上去，放下了锚，上得岸来检视一番，却发见这里是有人住，经过耕种的。在白天里那里是什么都看不见，但是等到夜里到来，我们却见近处有许多的岛，有的稍大，有的略小，它们的颜色都像是火光。我们又看见在下面有别的国土，上边有些城市，河川海洋，树林以及山岳。这个我们猜想便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

我们正想还要前进的时候，但是遇着他们所谓大鹫骑兵队，我们就被逮捕了。那是人骑在大鹫上，将鸟当作马用。那些鹫都很大，并且大抵有三个头。那鸟的大，你可以想象得来，即是它那翅膀上的每根羽毛都比普通大货船的桅杆还要长大粗壮。那些大鹫骑兵队受命在那地方飞行巡视，发见有什么生客，便带了去见国王，因此他们逮捕了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他看见我们，从我们的服装便猜想到了，他说道：

“客人们，你们是希腊人吧？”我们答说是的，他又说道：

“那么，你们是怎么来的，要走过这许多空路？”我们把一切告诉了他，他也开始将他自己的事情对我们说了，说他原来也是人，名叫恩底弥翁，[14]在我们的地上睡着的时候被抢走了，来到这里做着国王。他说他这国土就是那照着我们的月亮。他叫我们放心，不必怀疑有什么危险，因为我们可以得到凡是所需要的东西。他并且说：

“假如我这回同那太阳住民的打仗得胜了，你们将与我们一起过着最幸福的生活。”我们问敌人是谁，以及冲突的原因是为什么。他说道：

“法厄同，[15]是太阳住人的王，——因为那里也有居民，正同月亮一样，——很久的时候以前就同我们打仗。这事是这样起头的。从前有一回，我召集了我们国内顶穷苦的人民，想送往启明星去移住，那地方原是虚空，没有人居住的。但是法厄同心怀妒忌，阻止这次移殖，率领他的蚂蚁骑兵队，在中途碰到了。那时我们被打败了，因为那时我们的力量是敌不过他们，所以只好撤退了。现在我想从新开始作战，派遣这拓殖团前去。你若是愿意，可以同去出征，我将给你们每人一只御军的大鹭以及别的那些军装。我们将于明天出发了。”我答说：

“既然你觉得这么好，那么就是这样办吧。”

那一天的夜里，我们就停留下来受国王的招待，但是到了天亮我们起来，就排了队伍，因为斥候兵举起信号来，说敌人已经近来了。我们军队的数目是十万人，除了那些从卒，工兵，步兵以及外国的同盟军，在这总数里有八万是大鹭骑兵队，二万是菜叶羽毛队。菜叶羽毛乃是一种很大的鸟，身上的羽毛全都是蓬松的菜叶，它的翅膀很像是那莴苣叶子。在它们旁边，排列着小米掷弹兵和大蒜战士的部队。此外国王也有同盟军从大熊星到来，是三万名的跳蚤弓兵和五万名的乘风队。这跳蚤弓兵是骑在大的跳蚤上，因此得名，跳蚤的大小有十二头象那么大。乘风队虽是步兵，可是在空中飞行，却并没有翅膀。他们前进的方法是这样的，穿着拖到脚边的长袍，束上带子，让风吹了鼓起来，像风帆一样，便帆船似的带了他们前进。在战争上他们是多当作轻装步兵用的。据说从那在卡帕多喀亚地方上面的星里也将派兵来，有七万名麻雀皂斗队，[16]和五千名鹤骑兵队。但是那些

我都没有看见，因为他们不曾来到，所以关于他们的特征我也不敢来描写，那些他们的故事都是说得很奇怪，不能相信的。

这些便是恩底弥翁的兵力。他们都有同样的装备，蚕豆做的盔，他们的蚕豆是大而坚软，羽扇豆[17]的鱼鳞状的胸甲，这乃是缝合羽扇豆的皮而做成的，在那里的羽扇豆皮是坚不可破的，有如明角一样。盾和剑都是与希腊的同样。

时候到来了，军队是这样排列。在右侧是大鹭骑兵团和那国王，以及在他身边的最勇敢的人们，我们也便在这里边，左边是菜叶鸟兵团，中央是那些同盟军，列成各自的阵势。步兵是约有六千万名，排列如下所记。在那地方蜘蛛是多而且大，它们都要比那圆形列岛[18]的每一个岛更是巨大。它们受命在从月亮与启明星之间的空中去结网，这个就完成了，成为一个平原，于是就这上面列上步兵。率领他们的是小夜鸟儿，好天气主的儿子，以及别的两个人。

至于敌人的方面，左边是蚂蚁骑兵队，同他们一起的是法厄同。那些是有翅膀的大动物，和我们的蚂蚁正是相像，除了个子的大小，那些大的有两亩[19]的长。不单是骑在上边的人打仗，它们也会打，特别是用了它们的触角。据说他们共有五万名。在右边是天蚊队，也是五万名，全是弓箭手，骑在大蚊子上头。旁边是天蹦跳队，是一种轻装的步兵，可是也同其余的一样善战，因为他们很远的抛掷一种极大的辣萝卜，被打着的人没有多少工夫能支持，就得死亡，伤口变得臭烂了。据说他们的家伙是用了锦葵[20]的毒汁擦过的。在他们的近旁，排列着干蕈队，是接近战用的重装步兵，[21]总数是一万名。他们被叫做茎蕈队，因为他们用香蕈

做盾，用龙须菜的茎做长枪用。在他们近旁的是狗子皂斗队，是从天狗星的住民那里派来帮他的，五千名的狗脸人[22]骑在有翅膀的皂斗上战斗。听说在那边也有迟到的同盟军，那便是从银河调来的掷弹兵，和那云中马人。[23]那马人是总算到了，正在战事已要结束的时候，（这如是不来是多么好呢，）但是那掷弹兵却是不见到来。为此据说法厄同对于他们大为生气，把火烧了那地方。

法厄同排列这样的军列前来。到得两军接触，旗帜高举，两边的驴子都吼叫起来，——因为他们都把驴子当作吹号手，——就开始交战了。太阳人的左翼立即逃走了，还不曾和大鹫骑兵团交手，我们就追杀了一阵。但是他们的右翼却对于我们的左翼占了胜利，那天蚊队冲上前来，一直到了步兵前面。随后步兵增援来救，他们却就溃走了，特别是见了他们在左边的部队已经败了的缘故吧。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许多人都被生擒，也有许多人被杀死了，有那么多的血流在云上面，所以它们也都染了，变成红色，很像是我们在日没的时候所看见一般，也有些滴到地面上去，我猜想是不是从前在上头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荷马以为是宙斯落下一阵血雨，为了萨耳珀冬[24]死亡的缘故。

我们追了一阵之后随即回去，建立了两个纪功碑，[25]一个在蛛网上纪念那步兵战役，一个是为那空中之战，建在云的上边。我们正在做这事的时候，斥候兵报告说那云中马人到来了，他们来帮助法厄同，本来应该在交战之前来的。他们已经快到前面了，看去样子非常奇怪，是有翅膀的马和人在一起的混合物。那人的大小是同罗多斯的巨像[26]从腰以上这样大，马就正同大的货船一样。他们的人数我却没有记

下，因为是那么的多，有人会以为是不可信的。带领他们的人是黄道十二宫的那射手。[27] 他们看见了友军败退了的时候，便送信给法厄同叫他再次前进，他们自己却以齐整的队伍向那凌乱的月亮军进攻，这边却是忙于追赶抢夺，散乱不整了。因此大家都溃走了，他们紧追国王直到他的城下，把他的鸟队伍杀死了不少。他们把我们的纪功碑都毁掉了，又毁灭了那蜘蛛所织的全个平原，捉去我和两个伴当做俘虏。在这时候法厄同也到来了，他们另外建立了那边的纪功碑。

至于我们就在那一天里被带到太阳国去了，我们的两手被用了蛛网的碎片反绑着。他们决定不来围攻国都，只在回去的时候，在空中造了一堵墙，使得太阳的光线不能再到月亮上来。这墙是双重的，用云所做成，所以那就成了一个真正的月蚀，月亮完全被包在永远的夜里了。恩底弥翁因此被逼，差人去请求毁除那建筑物，不要让他们在黑暗中过这一生。他答应给予贡品，结为同盟，不再打仗，并且愿意遣送人质作为这一切的担保。法厄同和周围的人开了两次会议，在第一天没有减少一点他们的怒气，但到了第二天他们改变了意思，于是和约就这样的结成了。

“太阳国及其同盟军与月亮国及其同盟军成立和议，根据下列条款：

——太阳国毁去隔墙，不复进攻月亮，彼此交还战俘，各自按照一定的偿金。

——月亮国允许各星星自治，并不和太阳国作战。

——两国互相帮助，如或有被攻击的事。

——月亮国王每年给予太阳国王贡品，为露水一万缸，并其人民十方人作为人质。

——启明星上的移殖作为公共的，凡有愿意的人悉可参加。

——右条约刻在一个琥珀[28]柱子上，立在空中交界的地方。

立誓者太阳国方面代表：火花，夏热，火焰氏。

月亮国方面代表：夜游人，月氏，大光明。”

和议告成了，那墙就立即拆除，我们俘虏也都送还了。在来到月亮的时候，我们遇到恩底弥翁和同伴，接受他们流着眼泪的欢迎。他要我停留下来，和他经营那殖民事业，答应把他自己的儿子嫁给我，——因为在他们那里是没有女人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肯应允，只是请求他把我们放下海里去。后来他看出不能够说服我，他留我们宴飨七天之后再打发我们走路。

我在这中间住在月亮的时候，看见了许多新奇的事情，我想来说一说。第一件是他们并不是女人所产生，乃是出自男子的，他们和男子结婚，并且连女人这名字也没有听见过呢！在二十五岁以前，各人都嫁给人，自此以后这是他婚娶了。他们怀孕不是在腹内而是在腿肚子里边。妊娠开始的时候，小腿就肿胀了。随后时期已到，他们把腿割开，取出那小孩来，却是死了的，张开了口放在风中，随即活了过来。我想这腿肚子的名称大约就从那边来到希腊的，因为在他们那里这是那腿替代了肚子怀孕的。[29]但是我要告诉你别的事情，那更为奇怪。在他们中间有一处叫作果树人的，是用这种方法生下来的。将一个人的右边的睾丸摘了出来，种在地上面，从这里便长出一棵很大的树，乃是皮肉生成的，正同男根一样，它有枝叶，果实是一种皂斗有一肘[30]那么大小。

果子熟了的时候，他们采集了，那里便剖出人来。另外他们有那假造的男根，有用象牙做的，有时候在穷人们则用木头，他们用了这些来和他们的配偶交接。

他们年老的时候，并不就死了，但是消散成烟一样，变成了空气。他们都吃同一的食物：他们生起火来，在炭火上边烤上许多的蛙，那里有很多的蛙，在空中飞着。一面把蛙烤着，他们都围着坐了如同围绕着食桌一样，便嗅那升上来的烟气，各自饱吃一顿。这是他们所吃的食物，至于他们的饮料乃是空气，这在一只杯子内压缩起来，便成了一种像露水的液体。他们没有排泄的方便，却是与我们不同，没有什么孔窍，便是在幼小的时候后边也不可能供交接，[31]但这只是在腿肚子上边膝盖的底下，那地方是开口的。

在他们那里，凡是秃顶没有头发的人算是顶美，他们便很讨厌那有长头发的人。但是在彗星[32]上却正是相反，他们则说有长头发的是美丽，有些那边的人来到月亮里的，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我们。他们还在膝盖的上边一点的地方，长着些胡子，他们没有脚指甲，并且全只脚只是一个大拇指。在各人的臂后都长着一个很长的甘蓝叶，像是一根尾巴，这永远是鲜绿的，而且就是他仰跌了也不会折断。

他们鼻子里流着一种有非常辛辣气味的蜜，在劳作或运动的时候，遍身出牛奶似的汗，所以这的确是可以制成干酪，只要里边滴下一点蜜去。他们从洋葱头制油，这很是浓厚而且气味甚好，有如没药一般。那里有许多含水的蒲桃，它的核有如雹子这样，所以我想在我们那里下雹子，当是由于风吹动这里的蒲桃藤，使得蒲桃都掉下来了。他们用那肚子当作口袋，安放应用的东西，因为这是可以打开又可以关

闭的。那里边不见内脏什么东西，只是毛茸茸的生着一层毛，所以婴孩们在天冷的时候，便爬到那里边去。

富人们的衣服是用柔软的玻璃做的，穷人的则是纺织成的青铜，因为在那地方青铜很多，那工人们用水浸湿了，同羊毛一样的做法。关于他们的眼睛是怎么样的，我实在有点怕敢说，因为你们有人要说我是说诳，故事是那么的不可信，但是我还是告诉你吧。他们所有的眼睛是可以移动的，在他们愿意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收了起来，等到什么时候他要看了，随后放进去就可以看。[33]有许多人失掉了自己的眼睛，就只可借用别人的来看，那些富人们也有积蓄着好些的。他们的耳朵乃是阔叶树的叶子，除了那些从皂斗里生下来的，他们乃是木头的耳朵。

在王宫里头我又看到一件奇异的东西，这是一面大的镜子，装在不很深的一口井上面。假如有一个人走下井去，就可听到地上在我们周围所说的事，或是他看镜里，可以看见各个都市，各个国家，正如他亲自站在那里一样。我去看了，见了我的家庭和整个故乡，但是至于他们看见我没有，我这就不能确说了。谁要是不相信这是如此的，假如他到了那里，就会知道我是说的真话了。

随后我们和国王与他近旁的人们告别，上了船就出发了。恩底弥翁还送给我礼物，有玻璃长袍两件，青铜的五件，羽扇豆的甲胄一套，但是这些我都留下在鲸鱼肚里了。他又差了一千个大鹫骑兵团护送我们，到五百斯塔狄翁远。

我们驶过了许多国家，在启明星进了港，那正是移殖中间，我们上陆去取了水。上船向黄道进发，左边对着太阳，紧靠着海岸驶去。我们没有上岸去，虽然有许多伴当极想上

去，可是风向不许可这样做。但是我们看去那地方很是繁茂，肥沃，雨水充足，充满着许多物资。云中马人队这时被佣雇给法厄同服役，见了我们就飞向船里来了，但是他们随即回去，知道我们是在那和约之内的。

这时候大鹭骑兵团早已离开我们了。在第二天航行了一夜又一日，我们在傍晚时分到了灯火市，这时已在下向航行的途中了。那个城市位置在空中，正在昴星与雨星的中间，虽然比黄带要低许多。我们上陆之后，却找不到什么人，只看见有许多灯火走来走去的，和在市场及海港那里逛荡。有些很小，这就说是穷人吧，少数的却是大而有力，那便很是光明而且著目了。各个都有他们的家屋即是烛台，他们也有名字和人一样，我们又听见他们会发出声音说话。他们对于我们一点不加什么危害，却还叫到他们家里去作客。可是我们总有点害怕，没有一个人敢吃东西或是睡觉的。他们在城市中间有一所市政厅，那里长官整夜的坐着，点呼各人的名字，谁有不到的就以擅离职守论，判处死刑。这里死刑就是将灯熄灭了。我们也到那里看事件的进行，听那些灯火的辩解，说为什么迟到的缘故。我在那里认得我自己的灯火，我对他说话，问家里什么样子，他把这些都对我说了。那天夜里我们就住下了，但在第二天我们出发继续航行。这时候我们已经行近云层了。在那里我们看见了云中鹁鸪市，[34]这很令我惊异，但是没有上岸去，因为风不允许〔我们停泊〕。那里的王可是听说是弯嘴鸟，是黑鸟氏的儿子。我就想起那诗人阿里斯托法涅斯来，他是一个聪明而诚实的人，可是人家不相信他所写的东西，其实是徒然的事。在从那一天起的第三天里，大洋已经清楚地可以看见了，但是还不见陆地，

只有那空中的各国，它们都显得火似的，特别明亮。到第四天的中午时候，风力渐转微弱，随即停息，我们落到海面上了。

在我们和水接触着的时候，真是不可思议的觉得非常愉快，非常喜欢，要想尽方法表示现在的高兴，我们便上了岸，预备游泳一番，因为适值天气很是安静，海面也极平稳。可是一种较好的变化往往就成为一个更大的祸事的起头。我们只在好天气里航行了两天，在第三天黎明，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忽然就看见一群的海怪，那即是鲸鱼。其中最大的一头，有一千五百斯塔狄翁的长。它张着嘴前来，扰乱海水，四周尽是浪花，露出牙齿来比我们那里的酒神的男根[35]还更长，全都锐利好像是白蜡杆子，颜色白如象牙。我们彼此诀别，都拥抱过了，随后等着。它霎时上来，把我们一口吞下，船和什么都在一起。可是它没有来得及用牙齿将我们咬碎，那船便通过了那孔隙溜进里边去了。

我们在里边的时候，最初觉得黑暗，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但是后来等它张开嘴来时，我们看见一个大洞穴，四周平坦，也很是高大，像是足够容一万人居住的一个都市，那里还散乱着大小鱼类，此外动物的零碎肢体，船上的帆，铁锚，人骨，以及货物。在那中央是陆地和些小山，据我想来是由于它所吞下去的泥土堆积成的吧。而且在这上面还有树林，生着各种的树木，有些菜蔬也生长得很好，这些东西似乎都经过耕作的。这陆地的周围是二百四十斯塔狄翁。有些海鸟如鸬鹚翡翠等，看见在树林上做窠。

我们当初哭了许多时候，随后我叫了几个同伴把船停稳了，又把树枝摩擦，给我们自己发起火来，将现有了的东西

做了一顿饭吃。我们手边有许多种类的鱼肉，从启明星取来的水也还有着。第二天早上起来，凡是在鲸鱼张开它的嘴的时候，我们有时便看见山，有时候只看见天空，时常看见岛屿，因此我们知道它是正在向海的各方面疾驱猛走。但是末了我们对于我们的住处有些习惯了，我带了七个伙伴，走到树林里去，心想一看这一切的情形。我们还没有走了五斯塔狄翁，就发见有一座海神[36]庙，这是从铭志的文字看出来的，并且在不远的地方有几座坟墓，有墓碑在上面。近处是一个清澈的水泉。我们又听见有狗的叫声，远远的有烟升起，似乎看见有人家在那里。

赶快走上前去，我们看到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年，正在忙于在园圃里做工，从水泉里引水浇地。我们见了很是喜欢，但又同时有点害怕，就站住了，他们或者也是同样的感觉，站在那里没有一句话。过了些时候，那老人说道：

“客人们，你们是谁呀？是海里的神道，还是像我们那样的不幸的人们么？至于我们自己，虽然原来是人，在陆地上生长的，如今却变成了海里的生物，被这动物包围着一起游泳，不能明确知道我们是在什么的状况下呢。我们猜想是死了，但自己觉得还是活着。”我就回答他道：

“老爹，我们也是人，新近到来的，昨天才被它吞进来的，船同一切。我们刚才出来，是想知道树林中的情形，这似乎是很大而且很茂盛。但是仿佛有什么神明叫我们看见你，知道被关闭在这动物里边的，不仅是我们。请你把你的遭遇告诉我们吧，你是什么人，怎么样的进到这里边来的。”但是他说，他将不先告诉也不询问我们，在他招待我们吃一顿现成饭食之前，所以就拉我们到他的家里去。这造得尽够

使用，里边有床和别的东西也都完备。他在我们面前放些菜蔬，果子和鱼，并且给我们倒蒲桃酒。我们已经吃饱了的时候，他问我们的遭遇，我从头告诉他一切的事情，自风暴，岛屿，空中航行，那战事以及一切，直到我们进到鲸鱼的里边。

他听了很是惊异，随后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事，说道：

“客人们，我的出身是库普洛斯[37]人。我从故乡出发，经营商业，同了这你们所看见的我的儿子，另外还有许多用人，驶向伊大利去，带了许多货物在一只大船上，这你或者在鲸鱼嘴里边看见它在破了搁着。直到西刻利亚[38]我们顺利地航行着，可是在那时碰见一个暴风，我们被吹着在大洋走了三日，就遇见那鲸鱼，连人带船都吞了下去，只剩了我们两人活着，别的都死掉了。我们葬了伴当，建筑了海神的庙，就这样的活着，种些菜蔬，吃鱼与果实当食粮。这树林很大，如你所看见的，而且里边有许多蒲桃，它产生顶甘美的蒲桃酒。或者你还看见了那顶美丽清凉的水泉。我们把树叶子做床，充分的烧着火，捉那飞进来的鸟，走到那动物的腮那里去可以抓到活鱼，我们在愿意的时候也便到那里去洗澡。此外离此不远有一个湖，周围二十斯塔狄翁，里边有各种的鱼，我们在那里游泳，坐在我所做的一只小艇上航行。现在已是二十七年了，自从我们被吞以后。别的事情或者倒还可以忍受，只是我们的邻居和街坊很是难对付，喜欢打架，不能交际的野蛮人。”我听了说道：

“那么这里鲸鱼里边还有什么别的人么？”他说道：

“他们还多着哩，都是不懂人情，而且是奇形怪状的。

在那树林的西边，便是尾部地方的，住着腌鱼族，是一种鳗鱼眼睛，青虾面孔的民族，很是善战而且大胆，是吃生肉的。在这一边靠右面的是人鱼壁虎族，[39]上身像人，底下则是壁虎，他们倒还像别人的那么坏。在左边的是蟹手族和鲔头族，它们彼此结为同盟，是很要好的。住在中间的是壳尾族和比目鱼脚族，是一个善战的种族，也跑得顶快。东边靠近那嘴部的地方，大抵是荒地，因为常为海水所冲洗，我住在这上边，付给比目鱼脚族每年五百个牡蛎的租金。

这地方的情形就是如此。这就要看你有什么能够战胜这些种族，怎样我们可以生活下去就是了。”我说道：

“他们一总有多少人呢?”他答道：

“一千多吧。”

“他们有什么样的武器呢?”他说道：

“除了鱼骨之外，没有什么了。”我说道：

“那么，最好是和他们交一战，因为他们没有而我们却是有武装。若是打胜了他们，我们以后就可以平安的过日子了。”

既然决定这样办，我们便走到船上，预备好了。战争的原因是为的是不付那租税，这时交款的日期已经到了，他们差了人来催讨，这边傲慢地答话，把来人赶回去了。最初是比目鱼脚族和壳尾族对于斯铿塔洛斯——因为这是那〔老人〕的名字——很是生气，便大声嚷着冲上前来。

我们因为预先料到他们的进攻，所以整装以待，却先叫二十五人的一队埋伏在我们的前面，命令他们在看见敌人走过了的时候，起来攻杀，他们就照样的办了。他们从后面攻上来，杀死了许多，我们全数共有二十五人（因有斯铿塔洛

斯和他的儿子也在我们队伍之内），则正面迎战，用了所有的勇气与力量突破这场危险。末了我们终于击败了他们，把他们直追到巢穴。敌人方面共计死者一百七十人，我们这边只有一个，是船上的舵工，他在背上被一根鳐鱼的肋骨所刺穿了。

那一天的白天和夜里，我们都在战场上露营，并且建立一个纪功碑，用一根干的海豚的脊骨直竖起来。在第二天，其他的人知道了这事情，也都来了，左右翼是腌鱼族，由烂泥氏率领着，在左翼则是鲔头族，中央是蟹手族。那人鱼壁虎族却是按兵不动，不想参加哪一方面。我们出去迎击他们，在海神庙近旁开始交战，大声呐喊，连那口腔内也同洞穴一样的充满了回响了。我们将他们打败，因为他们是轻装的，追赶他们进了树林，我们自此以后便成为此地的主人了。

不久以后他们派遣使者到来，为的谈判归还死者，和结和议的事情，但是我们决定最好还是不同他们讲和。到了第二天，我们向他们进军，将他们全都消灭了，除了人鱼壁虎族之外，但是他们见到这事情的时候，都奔向那腮里去，投到海里面去了。我们占有了整个北方，敌人已经肃清了，此后可以无忧无虑的住下去，我们时常运动，打猎，管理蒲桃树，以及收集果实。我们很像是住在一所很大的监狱里，可以豪奢的生活，自由的行动，但是决不能够逃走出去。我们这样的过日子有一年和八个月。

到了第九月的上旬的第五天，大概是那鲸鱼要第二次张嘴的时候，——因为鲸鱼是每一小时张一次嘴，所以我们就用张嘴来计算时间，——这是第二次的张嘴，如我所说，忽

然听到有叫喊与许多声响，好像是号令以及打桨的声音。我们都出了一惊，便爬到那鲸鱼的嘴里，站在牙齿的内侧，看见了我所见过的一切中间最是奇怪的事情，——很大的人，有半斯塔狄翁[40]那么高，驾驶着大岛，像三层楼船一般。虽然我知道，所要讲的故事似乎是不可相信，但是我仍将讲它。那些岛都是长形的，却不很高，周围总有一百斯塔狄翁吧，在每个岛上边都有一百二十左右的人驾驶着，有些人坐在岛的两边，一个个的排着，用了大柏树当桨划船，连着什么枝叶都在一起。在后边船艄那里，我想是该这么叫的吧，舵工站在一个高冈上面，执着青铜的舵，有五斯塔狄翁长。船头上大约有四十个武装的人是打仗的，他们像人一样，除了头发之外，那都是火，正在燃烧，所以是不须要头盔的。〔岛上〕不用风帆，风吹在树林子上，那在每个岛上都是很茂密的，使得它鼓起来，就带了那岛前进，到那舵工所要去的地方。那里有水手头目[41]在他们旁边，调节他们的扳桨，使得那岛前进像战船一样的迅速。

最初我们只看有两三只，但是随后大约有六百只出现了。他们分作两边，打起仗来，就成了一场海战。许多都用舰首互相冲撞，好些撞在中间就沉没了。有些纠结在一起，勇猛的战争，不肯轻易放松，因为站在船头上的人都热心跳过去，歼灭敌人：没有人做俘虏。他们没有铁抓子，就用大的八脚鱼[42]连着索子互相投掷，这抓着树林子，就将那岛拉住了。他们将牡蛎打过来，使人受伤，这牡蛎一个可以装满一车，也用了一百尺宽的海绵。

一边的主帅是敏捷的马人，又一边的是喝海水的。他们这次战争的起因，似乎是由于抢夺物资，据说喝海水的曾将

敏捷的马人的好几群海豚都抢走了，这是我们听了他们的互相叫骂，和大声喊叫国王的名字才知道的。结果是敏捷的马人这一边胜利了，他们击沉了敌人的岛屿一百五十个左右，另外捕获了三个，连人在一起，其余的都回身逃走了。他们追赶了若干路之后，傍晚时候回到了战地，获得多数的残岛，并收容自己的〔死伤〕，因为他们这边也沉没了不少于八十个岛。他们建立了一个纪功碑，是将敌人的一个岛直竖在鲸鱼的头上。这夜里他们睡在船里，围绕着鲸鱼，用绳索捆好，又下了锚，这锚乃是用玻璃做的，很大而且结实。在第二天他们在鲸鱼上面祭祀，又在它上边埋葬了他们自己的人，随后驶去了，很是高兴的，而且似乎是在唱着凯歌。这就是那回岛战的始末了。

卷 之 二

自此以后，对于鲸鱼里边的生活我不再能够忍受，深以长此逗留为恨，总想找一个方法，因此得以出去。最初我们决定挖通右边逃走，这事已经起头了，想把这边切开。但是我们前进了约有五斯塔狄翁[43]左右，却还是不成，我们便停止挖掘，决定来在森林里放起火来，因为这样我们以为可以把鲸鱼弄死，那么我们就可以容易逃走了。于是我们就从尾巴的部分烧起来，过了七天七夜它却还一点都不觉得这火烧的影响，但是到了第八九天，我们看去知道它是生病了。

例如，它张开口来似比较的吃力，而且就是张嘴的时候，也就很快的闭上了。在第十第十一天里，组织逐渐变坏，发出臭气来了。这是在第十二天里我们才及时感觉到，倘若不是有一个人在它张嘴的时候，在它的臼齿中间拄上一根支柱，使它不能够再合上，我们就有这个危险，将关闭在这死鲸鱼的里边，自己也都灭亡了。于是我们用了一根很大的梁木拄住了张开的嘴，把我们的船只收拾好，装足了水和别的粮食，那斯铿塔洛斯就算做我们的舵工。

在第二天那鲸鱼终于死掉了。我们把船拖上来，从那隙间来到外边，用索子缚牢在牙齿上，随后慢慢的放下到海里去。我们爬到鲸鱼的背上去，在那纪功碑的近旁祭祀了海神，我们在那里露营过了三天，因为天气很是安静。到了第四天，我们开船了，一路上碰见了有时搁了浅，那些海战中的死尸，计量他们身体的长大着实使我们惊异。有好几天我们趁着适当的风势航行着，随后有猛烈的北风吹了起来，于是带来了极大的寒冷。全个海都冻了，不单是表面，就是六托[44]深的底里也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离开了船，在冰上跑走。可是风还是刮着，我们不再能够忍受，所以我们想了这样一个方法，想出这个主意来的乃是斯铿塔洛斯。我们在水里掘了一个很大的坑，在里边停留了三十天，老生着一个火，煮鱼来吃，那些鱼都是从冰里掘出来的。但是到了食粮终于缺乏了的时候，我们走了出来，将冻着的船取出，挂起帆来，很轻易地在海上滑走，正如航行着一般。到第五天，天气转暖，冰冻融化，于是到处又仍是海水了。

在航行了大约三百斯塔狄翁之后，我们到着了一个小荒岛，从那里取得了水，因为这时候我们的水用完了，而且射

得了两头野牛，这才开船而去。那些野牛在头上并没有角，却是生在眼睛底下，正如摩摩斯[45]所主张的那样。在这之后不久，我们来到一个海里，这并不是水，却都是牛乳，在海中间有一个岛，看去全是白色，满是蒲桃树。这岛乃是一大块凝结的干酪，这是后来我们尝了才知道的，周围共有二十五斯塔狄翁。那些蒲桃树上满生着蒲桃，但从这里挤出来的，不是蒲桃酒而是牛奶，这个我们就喝了。在岛的中央建筑着一个庙宇，是供奉伽罗忒亚[46]的，她是一个海洋神女，这在碑文上说的很清楚。我们停留在这岛上的这些时候，我们的食物是那里的土，饮料则是从蒲桃里出来的牛奶。这个地方据说是归萨尔摩纽斯的女儿堤洛[47]所管领，在她去世以后，从波塞冬得到这个职位的。

我们在这岛上停留五天之后，在第六天就出发了，被微风所护送着，海上波浪也很平静。在第八天，这时我们已经不在牛奶海里行走了，却是在蓝色的咸水上了，我们看见有许多人在海上奔跑，他们在探子和大小上完全和我们相像，就只除了他们的脚，因为那是用软木做的，为此据我想来所以叫作“软木脚”的吧。我们大为惊异，看见他们不会沉下去，却是停在波浪上头，毫无畏惧地走着路。有些人走了过来，用希腊话和我们招呼，他们说是正回到他们的故乡那软木岛去呢。他们在我们旁边奔走，同行了好一段路，随后祝我们航路平安，就拐了弯径自走他们的路去了。过了一会儿之后，那岛可以看见了，靠着我们的左边是那软木岛，这便是他们赶向前去的地方，是一个建筑在一块大而圆形的软木上的城市。远远地更向着右边，是五个高大的岛，从那里边燃烧着许多的火焰。

正对着前面，是一个平坦而低的岛，距离大概不下于五百斯塔狄翁。等到我们行近的时候，有些不可思议的微风吹到我们来，愉快而且芳香，有如史家赫罗多德所说，像是从阿剌伯仙乡里吹来的样子。我们所闻见的香气，似乎像是那蔷薇花，水仙花和风信子，[48]百合花和紫罗兰，还有点像是桃金娘花，桂花以及蒲桃花。我们闻了香气很是高兴，也希望在长期辛苦之后得到什么好事情，便渐渐的驶到那岛的近旁。在那里我们看见有许多港口围绕着它，都很广大且没有波浪，清澈的河水静静地流进海里去，还有些牧原和树林，还有善鸣的鸟，有些在海边歌唱，有些在树枝间。有一种清新的空气包围在这地方，香的微风轻吹着树林，所以从动摇的树枝中间出来一种愉快的接续的音乐，像是在旷野中在吹奏横笛。又有一种混杂的声音可以不断的听见，但这并不嘈杂，只像是在酒宴中所有的，有人在吹箫，有人在歌唱，有些人在给箫或竖琴拍手击节。

我们为这些事情所诱惑，便把船进港，下了锚，就登陆了，只留了斯铿塔洛斯和伴当两个人在船上。走过一个有许多花草的牧原，我们遇着了守卫和巡逻的人们，他们用了蔷薇的花环把我们捆绑了，因为这是在他那里最结实的锁索，带上去见他们的长官。我们在路上听他们说，这岛乃是一个所谓福人岛，[49]长官是那克瑞忒岛人剌达曼堤斯。我们被带到他那里以后，便被排在听候审判的第四起。

第一起案子是关于忒拉蒙的儿子埃阿斯[50]的审判，他是不是可以和英雄们在一块儿，有人说他是发了风狂，因而自杀了。在许多说话的末了，剌达曼堤斯决定现在他应该吃那菟葵剂，[51]把他交给科斯岛的医生希波克剌忒斯，如果后

来他神识恢复了，再让他加入英雄们的宴会。

第二起乃是恋爱事情，是忒修斯和墨涅拉俄斯两个人对于海伦[52]的争夺，问她究竟是应该和谁同居。刺达曼堤斯判决是，海伦应当和墨涅拉俄斯同居，因为他为了这婚姻的关系，曾经受过那许多苦难与危险，而忒修斯却还有别的妻子，如那女人国的人，[53]以及弥诺斯的女儿们。

第三起是裁判这两个人谁该居上坐，即是菲利波斯的儿子亚力山大[54]和迦太基的汉尼拔，裁判结果是亚力山大为优，所以他的坐位是排在波斯的库洛斯第一世的旁边。

第四起便是我们的案件了。他问我们为什么还是活着的时候，却踏进这圣地来的，我们便将整个故事告诉了他。于是他叫我们退下去，自己思索了许多时候，又和同坐的人商量关于我们的事情。在那些陪审员中，也有那雅典人通称公正的阿里斯忒得斯[55]在内。随后他想定了，宣判说关于我们的好事和漫游各节，等到死了的时节再行核算，现在准许在岛上逗留一个特定时期，与英雄们一起生活，其后便当离去。他们决定我们旅居的时期，是至多不得过七个月。

于是我们的蔷薇花索便自然脱落，我们被释放自由了，就带到城市里，到福人们的宴会上去。那城市是全用金子所成，绿柱石的墙围绕着。这有七个城门，都是整块的肉桂，城里的地基和墙内的地面是象牙的。那里有各种神道的庙宇，系用碧玉所造，中间有些很大的一块石头的祭坛，乃是紫水晶的，在那上边举行百牛祭。环绕着那城市流着一条河，乃是上好的没药，宽有一百御肘，[56]深五御肘，所以刚好游泳。洗澡那里有大的玻璃房子，焚烧着肉桂，用的不是水，在浴盆里的是烧热的露水。

至于衣服，他们用那纤细的蜘蛛丝所做，颜色是紫的。他们自己没有身体，不可触摸，也没有肉体，只有形状与姿态可以看见。但是他们虽然没有身体，可是一样的能立，能动，能用思想，能发声说话，总之像是一个人的裸露的灵魂穿戴着和那身体同样的一切东西，在那里走动。如不是去摸着他，谁也不能确说，他所看见的不是一个实体，因为他们好像是直立的影子，只是这不是黑色的罢了。没有人会得变老，但是总停留着在他来到这里那时候的年纪。在他们那里没有夜，可是也没有很明亮的白天，却总是像侵晨以前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那一种白茫茫的光照着大地。而且他们在一年里只知道有一个时节，因为在他们那里这永远是春天，就是刮的风也只是那西风。

那地方生长着一切的花草，一切的树木，无论是园艺或是野生的植物。蒲桃树一年中结实十二回，每月都结一次，还有石榴，苹果和别的果树据说有十三次，因为在那里的弥诺斯月[57]这一个月里，那些树便有两次的结实。麦子不长麦穗，只在顶上生着做好了的面包，好像是香菇的模样。在城市周围的地方有水泉三百六十五处，出蜜的泉同样的数目，有五百处是出没药的，但是稍为小一点儿，又有七条河是出牛奶的，八条河则是蒲桃酒。

那宴会是设在城外的所谓往者原，[58]那是一个极为美丽的原野，周围是各种树木的密林，给那些躺着[59]的人们遮阴。胡床是用百花叠成，各人都由风来侍候供应，就只用不着倒酒，因为这是无须的。在食桌四周有些大的玻璃树，是极其清澈的玻璃所成的，它不结果子，但生各种样式和大小的酒杯。有人到宴会席上去，便摘下一两个酒杯，放在他的

旁边，这就立即倒满了蒲桃酒。他们是这样的喝酒的，至于花冠，则由夜莺和其他的善鸣的鸟类在附近的原野里，用嘴去采了花来，像雪似的落下来，在头上飞舞而且歌唱。还有搽香油的办法是这样的，密雪从水泉和河里把没药引上去，随后在宴会席上停留着，经过微风的轻轻的迫压，像露水似的细细的落下来。

在宴享中他们以音乐及歌诗消遣，所唱的大抵是荷马的那些史诗，他自己也在场，参加他们的宴会，躺在俄底修斯的上位。那合唱队是由少年男子和女子所组成，领导他们并且一起唱的，有罗克里斯的欧诺摩斯，勒斯玻斯的阿里翁，阿那克瑞翁与斯忒西科洛斯[60]等人。这人我在他们中间曾看见过，可见这时海伦已经原谅了他了。[61]在他们唱了的时候，第二个合唱队就出来了，这乃是天鹅，燕子和夜莺所组成的，它们歌唱着，全个树林都来伴奏，由风指挥着。

但是这里还有最大的原因，增加他们的欢乐的，便是在那宴会场的近旁，一个是喜笑泉，一个是快乐泉。在宴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各先饮一杯，以后的时光便全在欢乐与喜笑的中间过去了。

现在我想来一讲我所看到的那些历历有名的人们。那些全是那半神们[62]以及参加伊利翁远征的勇士，只除罗克里斯的埃阿斯[63]一个人在外，因为据说他正在不敬神的地方受着罪呢。夷人[64]有那两个库洛斯，斯库泰人阿那卡里斯，特剌刻人匝摩尔克西斯，伊大利亚人努玛。此外还有拉刻代摩尼亚[65]人吕枯耳戈斯，雅典人福吉翁与忒罗斯，以及那贤人们，除没有珀里安德洛斯。[66]我也看见梭格拉底，索佛洛尼斯科斯的儿子，在那里同了涅斯托耳和帕拉墨得斯说废

话，在他的身边是拉刻代摩尼亚的许阿铿托斯，忒斯庇埃的那耳吉索斯，许拉斯[67]以及别的那些漂亮孩子。据我看来，似乎他喜欢那许阿铿托斯，因为他特别多驳倒他。据说刺达曼堤斯对于他很是生气，曾屡次恐吓他要把他赶出岛去，如果他还是那么胡说，不肯停止说那些反话，却兀自高兴。柏拉图一个人却没有在这里，听说他住在自己所创设的一个城市[68]里，用了他所定的制度和法律。

那阿里斯提波斯和厄庇枯洛斯[69]的一派，在他们中间最受欢迎，因为他们很是愉快，容易交际，是最好的喝酒朋友。佛律癸亚的伊索也在这里，他们把他当作一个说笑话的丑角。西诺珀人狄俄革涅斯[70]则是那么的行为大变了，他娶了那妓女拉伊斯，还在酒醉了的时候，时常站了起来跳舞，还发酒风胡闹。画廊派[71]的人并没有一个到来，因为听说他们正在爬上那道德的险峻的山冈呢。关于那克律西波斯，[72]据说是在他自己服用菟葵剂四回以前，不准他到这岛上来。他们又说那学林派[73]的人虽然想要来，但是还停留着讨论，因为他们仍没有得到一个结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岛存在呢。而且此外也有原因，我想这是怕刺达曼堤斯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曾经反对过判断的标准。据说也有许多人动身跟着众人前来，但是因为他们的缓慢所以落后了，并且根据抓不住一种思想，就中途转回去了。

这些便是在那里的最著目的人们了，但是其中最受到尊敬的乃是阿吉琉斯，[74]其次是忒修斯。关于他们的男女居室和色欲的态度，大致是这样想的：他们公开的交会，在众人环视之下，不论和女人与男子，而且不以为这有什么可羞的。只有梭格拉底立誓宣称，他和那些青年人的交际是清净

的，但是大家都说他是犯了伪誓。实在许阿铿托斯与那耳喀索斯屡次说是这样，但是他都否认了。那些女人都是公有的，[75]没有人和他的邻人会发生嫉妒，在这上面他们可以说是比柏拉图更是柏拉图的了。小孩分给谁想要的，没有人争执。

刚过了两三日，我就找到荷马诗人那里去，那时我们两个都有闲暇，问他关于各种的事情。我说道：

“你到底是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至今在我们那里还是议论不休呢。”他说道：

“我并不是不知道，有些人说我是喀俄斯人，有的以为是斯密尔那人，又有许多人以为是科罗丰人。但是实在我乃是巴比伦国的人，我在本地的名字也不是荷马，却是叫作提格剌涅斯。以后我到希腊来当一名人质，[76]所以我把名字改换了。”我又问他关于那些放在一旁[77]的诗句，是不是他所作的，他答说都是他自己所写。我因此断定仄诺多托斯和阿里斯塔耳科斯这些文法学家，犯了过分吹求的毛病。关于这些问题既然得到圆满的回答，我便再问他，为什么缘故从阿吉琉斯的愤怒[78]写起头的呢，他答说，因为适值这样的想，并没有什么理由。其次我想知道，是不是如许多人的说法，他写那《俄底塞亚》在《伊利阿斯》之先呢？但是他说不是的。至于他并不是眼瞎，这也是世人所说的，可是就立即知道了，因为我亲自看见，所以用不着问。就这个样子，在别的时候我屡次见到他，在他闲空着的时候，我便走去询问他，他也热心的回答我，特别是在那诉讼以后，他得了胜利。那个诉讼乃是忒耳西托斯对他所提起的，告发他毁谤，因为在那诗里对于自己加以嘲笑，[79]可是荷马终于胜诉，他

托俄底修斯做了他的律师。

正在这个时候，萨摩斯人皮塔戈剌斯[80]到来了，他已经七次转生，经过各种生物的生活，完成灵魂的轮回了。他的身体的右半边，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经过审判说，可以许可他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过日子，但是这一点还是没有决定，究竟他应该叫作皮塔戈剌斯呢，还是叫作欧福耳波斯。恩玻多克勒斯[81]也来了，遍身烧焦，而且几乎煮熟了，但是他没有被接纳，虽然他种种的请求。

时光过去，他们那里的节日到来了，这就是死人祭。那竞技会的审判员是阿吉琉斯，已是第五次，还有忒修斯，是第七次了。若要细说这话就太长了，但是我且讲那主要的事情吧。摔跤是卡剌诺斯得胜，是赫剌克勒斯的子孙，[82]打败了俄底修斯，获得花冠。拳术是埃及人阿瑞俄斯——他是葬在科林托斯的——和厄玻俄斯得了一个平手。全力战[83]在他们这里不给与奖品。赛跑是谁得胜，我却是忘记了。诗人竞技其实是荷马要好得多，可是赫西俄多斯[84]得了胜。各人的奖品都是一个花冠，用孔雀的羽毛所织成。

竞技会刚才完了，就有消息到来，说那些在不敬神的地方受着罪的人们，打破了他们的束缚，将看守压服了，正向着岛里进来。那为头的是阿克剌伽斯的法拉里斯，[85]埃及的部西里斯，特剌刻的狄俄墨得斯，还有那斯刻戎和庇堤俄坎普忒斯的一班人。在剌达曼堤斯听到了这消息的时候，立即在海边召集英雄们的队伍，由忒修斯，阿吉琉斯以及忒拉蒙的儿子埃阿斯，这时他已经神识清楚了，当了首领。他们交战一番，英雄们得了胜。这里阿吉琉斯很有功劳，但是梭格拉底在右翼阵地也很是勇敢，特别是比他生前在得利翁打仗

的时候要好得多了。其时有四个敌人向他前进，他并未逃跑，脸色也没有变。后来为此他们承认他的战功，赏给他一所在郊外的漂亮而且很大的庄园，他就在那里聚集他的同伴，谈论各种问题，这地方他命名为“亡人的学林”。

他们抓住那些被打败的人们，捆绑了，重新送回去，加倍严重的处罚。这战争的事情荷马写为诗歌，在我出发的时节他把这册书给了我，叫传给我们世间的人，但是后来这却和别的东西一起的失掉了。那诗的起头是这样说的：

“现在给我说吧，文艺女神[86]呵，

那亡人的英雄们的战斗。”

于是他们煮些豆类，[87]这是他们那里的一种习惯，在战争得胜的时候，要举行祝捷的纪念，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只有皮塔戈剌斯不曾参加，但是远远地坐着，也不吃什么东西，因为他是嫌恶吃豆的。

六个月已经过去，这是七月里中旬时候，新的事件又忽然发生了。斯铿塔洛斯的儿子喀倪剌斯，是一个高大而漂亮的青年，已经长久恋爱着海伦，而她更是爱这少年几乎发风，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即如在宴会席上，他们屡次互相点首示意，相对举杯，又或是二人离席，到树林那里彷徨。这样子所以有一天，因为热爱和绝望的关系，喀倪剌斯决心来带了海伦逃走，这她也赞成了，想走到近地的一个岛上去，软木岛或是干酪岛那里。他老早就从我的伴当里选取了三个特别大胆的人，做他的同谋者，但是却没有把这事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知道那老人会得阻止他干这事的。他们既然决定，便来实行这计画了。这是在夜里，我也不在，因为适值我在宴会的地方睡着了，他们于是趁没有别人看见，便带了

海伦，赶快的出发了。

大约在半夜时分，墨涅拉俄斯醒了过来，看见他妻子的床是空的，便大声的叫嚷，找到了他的哥哥，去到国王刺达曼堤斯那里。那时天刚才亮起来，据斥候来说，他们看见那船远远的在海上边。于是刺达曼堤斯叫五十个英雄，乘上用水仙花干做的独木舟上，命令他们去追。大家用力的划船，在中午前后追上了他们，那时他们正走到干酪岛近旁，牛奶样的海洋上面，——他们就几乎逃脱了。用一根蔷薇花的索子把那船系住了，他们就驶回家来。海伦哭了，因为害羞将脸遮盖了起来。对于喀倪剌斯和他一党的人，剌达曼堤斯首先追问他们，是不是还有同谋的人，他们答说是没有，于是他把他们从男根捆缚了，先用锦葵鞭打之后，打发到那不敬神的地方去。

他们又投票表决，我们虽在许可逗留期间，也应立即退出本岛，只给予明日一天的停息。我于是大声呼号，并且哭泣，因为我须得离开了这样幸福，又去飘流了。但是他们劝慰我，说不要过许多年就可以回到他们这里来，并且指出给我看，我将来的座位和胡床，和上座的人相近。我走到剌达曼堤斯那里，竭力恳求他告诉我当来的那些事情，指示我的航路。他说我将到达我的故乡，在经过好些飘流和冒险之后，但是他不肯告诉我回家的时候。随后指点附近的岛，——共有五个岛看得见，第六个却在远处，——说那些在近处的即是不敬神的各岛，说道：

“你看，从那里有许多的火燃烧着，那个第六个则是梦的城市。在这之后的是卡利普索[88]的岛，但是在你是看不见的了。你经过了这些之后，末了到达了广大的陆地，乃是

与你们住着的正相反对的地方。[89]在那里遇着种种事情，经过各样的民族，在不友好的人们中间居住些时光以后，你可以终于到达那个别的大陆。”

他说着这些话，就把一棵锦葵的根从地上拔起来给我，叫我在有极大危难时向着它祷告。他又劝告我，假如我回到那地上的时候，不要用了刀剑去拨火，不吃羽扇豆，也不要去和十八岁以上的孩子[90]去厮混，并且说若是记住这几点，我便很有回到岛里去的希望。于是我就作好出发的准备，时候来到，同他们一起进餐。在第二天我去到诗人荷马那里，请他给我做一联诗以备雕刻，在他做好了之后，我便在港口建立一块绿玉的石柱，上边雕刻着诗句道：

“路吉阿诺斯，有福的神们的朋友，
见过了这些一切，回到所爱的祖国去了。”

这一天我也停留下来了，到了次日乃出发上路，由英雄们护送着。在这时候，俄底修斯走到我这里来，不给珀涅罗珀[91]所晓得，给了我一封信，叫带给俄古癸亚的卡利普索去。刺达曼堤斯差了那管渡船的瑙普利俄斯[92]来同我去，那么假如我们到那些岛里靠岸，知道是有别的事情路过，就不会有人逮捕我们了。我们向前进行，那时已经走出了香气的地带，忽然有一种可怕的气味向我们袭来，好像是把沥青、硫黄和柏油一起焚烧似的，还有似乎在烧烤人肉似的恶劣的不可忍受的臭味。空气也是黑暗而且多雾，还有一种柏油的露水从空中滴下来。我们还听到有鞭打的响声，以及许多人叫唤的声音。

别的岛我们都没有靠岸，就只是我们上去的那一个，情形是这样。周围都是断岸绝壁，里边也尽是岩石，崎岖不

平，很是荒凉，那里没有树木，也没有水。我们可是爬上了峭壁，从一条满是刺草和木桩的小路走去，看见那地方的样子很是丑恶。待得到了牢狱和惩治罪人的地方看来，第一使得我们惊异的，是那地方的样子。因为那地下本身便都生长着许多刀剑和木桩，周围流着三条的河，其一是泥淖，第二是血，顶里边的是火。那河很大，不可能渡过去，这也像水似的流着，并且同海一样的起波浪，这里有许多鱼，有些像那火把，有些更小一点，好似烧红的炭火。他们把这叫作蜡烛鱼。

那里有一条窄路走进去，过了那几条河，放在那里看门的是雅典人提蒙。[93]我们因为有瑙普利俄斯引导，所以能够进去，看见有许多霸王在那里受罚，也有些是平民。其中有些人我们还是认识的，我们看见喀倪剌斯从男根缚着，高高吊起在烟里熏烤。那引导的人们讲他们各个人的生平，与犯些什么罪过，所以在此受罚。他们所受最厉害的罚，乃是生前说诳话，以及写那些不真实的事情的人，在他们里边有克尼多斯的克忒西阿斯，[94]赫罗多德，以及此外许多人。看见了他们之后，我对于将来更有很好的希望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没有说过什么诳话。

我就很快的回到船里来，因为我不能忍受那种景象了，便同瑙普利俄斯告了别，航行出发了。过了不多时候，梦岛显得很近了，但是看去有点朦胧，不大确实。这似乎自己也与梦有些相似，因为我们走近前去，它却是更向后退，逃走开去，往更远的地去似的。可是我们却终于赶上了，驶进一个名叫睡眠的港口，在靠近象牙之门的地方上岸，那里有一个公鸡的庙宇，[95]其时已是傍晚，进得城来，看见了许多各

式各样的梦。但是我第一想来讲一讲那城市本身，从来没有别人叙述过它，这里只记起一个荷马[96]来，但是他所记的也还是不够正确。

在城市的各方面站着一个树林，那里的树木是很高的罂粟与曼陀罗花，还有许多群的蝙蝠，因为这是那岛里所有的唯一的鸟类。近地流着一条河，名字叫作夜游，在城门旁边有两个水泉，一个名叫不醒，一个则名为通夜。城墙很高，而且是彩色的，和虹的颜色一样。那里的城门并不是两个，有如荷马所说的，却是有四个。两个正对着昏迷之野，一个是铁的，一个是陶制的，据说从那里出来的是些可怕的梦，杀人的，凶残的梦。另外两个是对着那港口和海的，一个是牛角，又一个就是我们从这里进来，乃是象牙的。走进了城市，在右边是一个夜神庙，他们最崇敬的神是夜和公鸡，他的庙是在港口的左近。左边是睡眠的王宫，他统治着他们，另外他任命两个总督或是副王，是夜魔，虚生儿子，和富光，幻影的儿子。市场的中间有一个水泉，名叫渴睡泉，近地有两个庙，欺骗和真实的庙宇。那里边是他们的圣殿，和那乩坛，占梦家安提丰[97]主持那里，作为预言师，他是从睡眠得到这个职位的。

至于那梦的本身，在性质和形象上，并不都是一样，有的长的高大，漂亮美丽，有的却是矮小丑陋，有些看来是用金子所做，但有的也是下等而不值钱的。[98]在他们中间有长着翅膀的，和预示前兆的怪异的梦，别的则扮装了好像要迎会去似的，穿着国王的服装，有的是神们，或是别的种种的脚色。我们还在他们中间看到许多是从前在家里曾经见过的，他们走上前来招呼我们，同老朋友一样，又带了我们

去，给我们住宿，非常豪华丁宁的招待我们，并且于这样郑重的接待之外，还许可我们做国王和那副王。也有些领了我们回故国去，给那些家里的人见面，在当天里带了我们回来。

我们有三十天和三十夜和他们停留着，睡着一面受着宴飨，可是随后忽然的一个霹雳到来，我们都惊醒了，立刻跳了起来，预备好了粮食，就出发去了。此后的第三天，我们到了俄古癸亚岛，随立上陆。但是在这以前，我打开那信，读了那所写的话。信里说道：

“俄底修斯问候卡利普索。[99]

自从我造好那筏，从你这里出发以后，我遭到了沉船之难，得了白衣女神[100]的救助，好容易到了淮阿喀亚地方。他们打发我回到家里，却发见有许多向我的妻子求婚的人，住在我的家里，乱花我们的资财。我把他们统统杀了，后来却也为忒勒戈诺斯所杀，他乃喀耳刻所生的我的一个儿子。现在我是在福人岛里，深懊悔以前的离开与你同居，没有接受你给我的不死的约言。因此如果我得到机会，我将要跑走找你。”此外信里说明，叫她接待我们。

从海边走了一段路之后，我找到了那洞穴，正如荷马所说，她自己正纺织着羊毛线。她接收了那封信，读下去的时候，她最初哭了很长的时间，随后请我们受她的招待，很漂亮的一个宴会，又询问关于俄底修斯和珀涅罗珀的事情，她的相貌怎么样，她果是慎重么，有如俄底修斯从前所夸奖似的。我们给她那么样的回答，料想她所乐意听到的。随后回来到船上，就在船的近旁岸上睡了。

到了早晨我们出发了，那风吹得颇是猛烈。我们为风暴

所苦经了两日之后，在第三天里却与南瓜海贼相遇了。他们是近地海岛里的野蛮人，以劫掠过路的航海人们为事的。他们有南瓜做的大船，有六十肘[101]长，因为他们把南瓜晒干之后，挖空了，拿出里边的瓤，却当作船用，拿芦苇来做帆樯，当风篷的便是南瓜的叶子。他们用了两船的人来攻击我们，将南瓜子替代石子，击伤了我们许多的人。交战好久不分胜负，到了中午时候我们看见有胡桃壳船户从南瓜海贼的后边上来了。他们彼此乃是仇敌，这是从他们的举动上可以看出来的，因为在南瓜海贼看见他们来了的时候，便丢开了我们，却转过头来，和他们交战去了。

在这时候，我们挂起风篷，就逃走了，留下他们打着仗。这显然的是胡桃壳船户会得胜利，因为他们是多数，——他们共有五船人，——而且也用着更是顽强的船打仗。他们的船是半边空的胡桃壳，每个有十五托长。等到我们看不见他们的时候，我们才来照顾那些受伤的人，以后我们总是武装着等候，以便随时对付袭击，可是这也不是没用的。

在太阳还没有全沉下去的时候，从一个荒岛里出来了大约二十个人，骑在大海豚上来攻击我们，这些也都是海贼。那海豚很平稳的背着他们，并且跳跃，像马一样的嘶叫。他们走近的时候，分做两队，便从这边那边的用干的乌贼鱼和螃蟹眼睛抛击我们。但是我们这方面却用箭和标枪打去，他们终于支持不住了，许多人受了伤，逃回岛里去了。

差不多半夜的时候，海上很平静，我们不意的撞着一个极其庞大的翠鸟的窠，这实在周围有六十斯塔狄翁[102]的大。那母翠鸟是坐在这上边航行，在抱着她的蛋，她的身体也并

不小于那窠，事实上在她飞起的时候，她翅膀上的风便几乎把我们的船翻倒了。可是她飞着逃走了，发出一种悲哀的叫声。这时天也渐渐发亮了，我们走上去看，这窠好像是个巨大的筏，用大树所造成。窠内有五百个蛋，每个都要比喀俄斯的酒坛[103]为大，里边的雏鸟看得出来了，它们啾啾的叫着。我们把一个蛋用斧头来劈开了，从壳里取出一个没有羽毛的雏鸟来，这比二十只大鹫还要肥大。

我们在走了离开那窠有二百斯塔狄翁远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个极大的怪异的前兆。在船尾的鹅儿项颈[104]忽然的长了羽毛，开始鸣叫起来，那舵工斯铿塔洛斯本来已是秃头，却又长生头发来，其中最是奇怪的事是船桅发芽，生出枝子来，在顶上结了果实。这果实是些无花果与黑蒲桃，[105]但是还没有熟。我们看见了这些事，当然很是出惊，便对于神们举行祷告，为了这些奇异的现象的缘故。

我们前行还没有到五百斯塔狄翁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树林，大而且密，全是松树和柏树。我们以为这是陆地，但实在乃是无底的海，满生着无根的树，那树却仍是站着，直立不动，好像它们是浮着似的。我们行近了，看清了这一切情形，感觉到十分困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这既不能够在树林中间航行，那树是这样的茂密丛生着，但是要退回去也是不容易。我便爬上最高的一棵树上，去看那边是什么情形，只见树林大约有五十斯塔狄翁或者稍为多一点那么远，那边便又是大海了。于是我们决定把船来举起到那树木的叶顶上，那是很茂密的，若是我们能够的话，便将它运至那边的海里。我们就这样办了。我们用一根很大的索子把船缚好了，爬到那树上去，好容易将它拉了上来，放在树枝上

面，张起风篷，靠着从后面推来的风势，同在海上一样的行驶。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了诗人安提玛科斯[106]的一句诗，在什么地方他曾经说道：

“对于他们那些曾在树林里航行的人们。”

我们设法走过了那树林，又到了水里，同样的把船放了下来，在那干净清澈的水面上行走，直到后来我们到了一处大的水的裂口，那是水分裂了，正如我们看见由于地震的那些地的裂缝。我们虽是收了风篷，但是不容易停止船脚，所以差一点儿便掉了下去了。我们屈了身子去一看，只见有一个总有一千斯塔狄翁的深，非常可怕而且怪异的深渊，水像是分割开的两边立着。但是我们再看四面，却看见在那右边不很远的地方架着一条桥，也是水做的，连接着两面的海，使这边的海水向那里流着。我们用桨划向前去，加进水流里，用尽了力量，总算能够过去了，这实在当初是没有预想到的事。

随后我们来到一个平静的海面，和一个不很大的岛，容易靠岸，而且有人居住。但是那住的却是一种野人，那牛头人，生着两只角，正如我们那里所画的弥诺斯牛[107]那个样子。我们上了岸，想去取水并且得点粮食，假如在什么地方能够得到，因为我们都没有了。水就在近地找到了，但是此外什么都见不到，只听见在不远的地方有许多牛叫声。心想这是牛群吧，我们稍为往前走去，就遇着了那种人了。他们看见我们就追了过来，抓去了我们的三个伙伴，其余便都逃到海边。我们于是全都武装了，因为如果不给我们的朋友去报仇，这是不应该的，所以前去攻击那牛头人，其时他们正在分配他们所杀的人肉。我们大呼追上前去，杀死了大约五

十个人，活捉了两个，这样便带了俘囚回到我们的船上。但是我们还找不得什么粮食，有些人便建议要杀那俘囚，我却是不赞成，把他们捆缚了，叫人看守着，等候那牛头人的使者们来，赎那俘囚回去。我们懂得他们的意思，因为他们叩头，又是悲声牟牟地叫，像是在请求的样子。那赎金是许多的干酪，还有干鱼，洋葱头，和四只鹿，每个都只有三条腿，因为它们后边是两条，但是前边的腿乃是生在一起的。和这些东西交换，我们放还了俘囚，在停留一天之后，我们出发了。

这时我们已经见有鱼了，又见有鸟飞过，和别的那些现象表示陆地近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有人，用了新奇的办法航海，便是他自己当做船夫和船在一起。让我说来这是怎么样航行的。他们仰卧在水上，竖起男根来，那是相当大的，在上边挂上风篷，两手捏住了帆脚，等有风来落在上面的时候，便即驶去了。他们之后有人过来，坐在软木上边，驾上两只海豚，用了缰绳指导着，海豚向前进时，便拉着软木一起走了。他们并不加害于我们，也并不逃走，但只是一点都没有惊慌的平安的进行着，看我们的船的样子似乎很是奇异，从各方面过来看它。

在晚上我们到了别一个并不很大的岛里。那里住着的是女人，如我们当初所想的，她们说着希腊话，走上前来，表示欢迎，并且拥抱我们。她们装束如妓女那样子，都很美丽而且年轻，穿着拖到脚边的长袍。这岛叫作卡巴路萨，[108]那城市的名字是许达玛耳狄亚。每个女人带了一个我们的人到她家里，去作客人。但是我略为迟疑一步，因为我仿佛觉得没有好事，便四处细看，乃见有许多人骨以及枯髅放在那

里。我若是嚷起来，招集我的伴当，武装起来，似乎不是好的办法，我乃拿出那锦葵的根来，对它郑重祷告，叫我能够逃过了当前的灾难。过了一会儿，当我的女主人正在招待我的时候，我看出她的腿并不是女人的，乃是驴子的蹄子。于是我拔出短剑来，将她抓住捆绑了，问她这一切的事情。她虽是不愿意，但告诉我说，她们乃是海里的女人，叫作驴子腿，平常以那些过路的客人为食粮。她说道：

“我们将他灌醉了，和他们同床，等睡着的时候，方才下手。”我听了这话，便让她那么捆着，我自己登上屋顶，呼号起来，招集我的伴当。在他们都到来的时候，我将一切的事告诉了他们，给他们看那骨头，并且领到缚着的女人那里，但是她却立即化成了水，看不见了。可是我将短剑放到水里去，作为试验，那水就变成了血。

我们赶快的回到船上，随即驶走了。在日光刚才发亮的时候，我们看见了陆地，推想起来这就是与我们住着的地方正相反对的世界了。在礼拜和祈祷之后，我们筹划将来的事情。有人提议姑且上岸一看，就即行回去，也有人要留下船只在这里，却深入内地，一看居民是什么情形的。我们还在议论着的时候，一个强烈的风暴起来，把船撞在岸上，将它毁坏了。我们好容易游泳上了岸，各人抢到了武器，以及别的所能够拿到的东西。

这就是那些事情，是我在到达别个的世界之前所遇到的，最初是在海上，随后是航行在列岛之间，次在空中，又其次在鲸鱼里面，在脱出了的时候，与英雄们以及和梦在一起，末了是遇着了牛头人和驴腿的女人。至于在别个世界所经历的事，我将在续出的书里再告诉你。[109]

注　解

〔1〕　克忒西阿斯（Ktêsias）公元前四世纪时人，在波斯国王处做侍医，曾著有书讲印度的事情，多极奇异，今原书已不存在，只有在别人书中所引的碎片罢了。

〔2〕　伊安部罗斯（Iambulos）为古代史家，所著今已不传，但一世纪时狄俄多洛斯（Diodôros）所编《历史综览》第二卷中，有与本文第二节所记航海情形相同者，云是根据伊安部罗斯。

〔3〕　荷马的《俄底塞亚》纪述俄底修斯的飘流，他飘到淮阿喀亚海岸，为居民所救，他见到国王阿尔喀诺俄斯，给他们讲他自己所经历的奇怪的事情。他遇见埃俄罗斯（Aiolos），给他一只口袋，把逆风都关在里面，只留顺风好送他回去，后来口袋被别的伴当偷偷打开，以为里边是什么好东西，风就一拥而出，把船吹走了。他又遇见圆目巨人，是一种一只眼睛的吃人的野人，又曾见到女神喀耳刻（Kirkê），用法术把他的几个伴当变成了猪。那有许多头的生物当是指斯库拉（Skylla），它本是女人，为海神所爱，但是因了海的女神的妒忌，使她变成怪物，吠声如狗，有六个头十二只脚，颈子很长，蹲在海边，看见有船只经过，便伸首出去，一下子叼去了六个人。

〔4〕　搞哲学的是在讽刺柏拉图，因为他在他的《理想国》（Politeia）这对话里边，大谈他的理想计画。

〔5〕 “赫剌克勒斯的双柱”（Heraklus Stêlai）是在西班牙直布罗陀海峡的两旁的山，一名阿皮拉，一名卡尔珀，希腊人极西的探险就至此为止了，过此以往乃是异境，中多怪兽奇人，传说所谓福人岛也即在这地方。

〔6〕 斯塔狄翁（Stadion）是古希腊计算距离的单位，等于中国的六百尺。

〔7〕 狄俄倪索斯（Dionysos）为希腊的酒神，曾巡行各地，推广他的教义，因酒可以解忧，亦可以进于“入神”（entheos）的状态，即是与神合而为一也。

〔8〕 此系讽剌赫罗多德的话，在《史记》卷四中说在斯库提亚的一处岩石上面，留有赫剌克勒斯的脚印，样式悉与常人不异，但长有两肘，即是三尺半左右。

〔9〕 喀俄斯（Khios）为靠近小亚细亚的一个大岛，其地产蒲桃酒，甚有名。

〔10〕 达佛涅（Daphnê）是河神的一个女儿，为阿波隆所爱，可是达佛涅不愿意，而他追求不止，她不得已乃请求神救她，把她变成一株树，她被化为桂树，这就叫作达佛涅。

〔11〕 亲吻（philein）原来是表示亲爱尊敬等种种的意义，所以接触的地方也就不同，如手足颜面都可以亲，这里特别说亲在嘴上。

〔12〕 原文云 aidoia，原义是可羞，转为敬畏，后来乃作为生殖器用了。

〔13〕 这就是说十万八千丈。

〔14〕 恩底弥翁（Endymion）是卡里亚地方的一个牧羊人，因为生的美丽，为月亮的女神塞勒涅（Selênê）所爱，

遂使他终年沉睡，每夜前来访问他。这里利用这神话的关系，便叫他做月亮上的国王了。

〔15〕　法厄同（Phaethôn）是太阳神赫利俄斯（Hêlios）的儿子，他出去代太阳巡行，但是驾不住太阳的马，因此出了轨道，到处乱跑，使得天上地下都烧了起来。宙斯看见他闯了大祸，因把一个霹雳，将他打下了。他因为这关系，所以作为那里的国王。

〔16〕　麻雀皂斗队（Struthobalanoi）系照原文直译，但是 struthos 一语亦可作驼鸟解，唯麻雀似更有诙谐的意思，故译语从之。

〔17〕　羽扇豆系日本名称，中国植物学上亦加沿用，原语云忒耳摩斯（thermos），为豆科多年生植物，状如藤萝，作花碧色或白色，可供赏玩。

〔18〕　圆形列岛（Kyklades Nêsoi）在多岛海的南部，系是一列群岛，排作圆形，故有此名。

〔19〕　两亩（diplethros）系直译原语，亦即是二百尺长。赫罗多德《史记》卷三曾说印度某地，有蚂蚁比狐狸还要大些。

〔20〕　锦葵（malakhos）因为古来以为可以医病，故今反说它有毒。

〔21〕　重装步兵（hoplitai）是着甲的兵，遍身都有盔甲，带着盾牌，和两枝长枪，一把短剑。轻装兵则只拿一个小盾牌，穿着胸甲而已。

〔22〕　狗脸人（Kynoprosôpoi）见在赫罗多德《史记》卷四，说在利彼亚（Libya）地方有狗脸人，以及无头的人，那利彼亚人以为他们是以乳为眼睛的。这与《山海经》里所

说的刑天，很是相像了。

〔23〕 云中马人（NepheloKentauroi）意思是说马人之在天上者，马人（Kentauroi）是希腊神话里的一种怪物，他的上半身是人而下半是马，但是这又长的特别，下边是一匹有四条腿的马，从颈子以上接长着半个身子，却是壮健的男子。这样子倒并不怪奇，比一个人生着两只马蹄，有如《山海经》图上画的“丁零国”人，要好看多了。

〔24〕 萨耳珀冬（Sarpedon）是宙斯的一个儿子，从征特洛亚，被敌将所杀，据说宙斯甚为感伤，当时为之下血雨云。

〔25〕 纪功碑（Tropaia）是得胜者纪念敌军败退的事情，收集败军的兵械，堆聚起来，表示胜利，与用了文字表达者不相同。

〔26〕 巨像（Kolossos）是太阳神的铜像，立在罗多斯（Rhodos）的港口，高凡七十时，约十丈有余。

〔27〕 射手是黄道十二宫里的一个星座，也即是人马座，所谓人马就是我们译的“马人”（Kentaurus），因为觉得“人马”是一句熟语，容易认作人和马讲，所以不如用较为生硬的“马人”，正如半人半羊的小神我们译为“羊人”一样。

〔28〕 琥珀是平常的解释，但这里或有解作金子与银的一种贵重合金的，称为琥珀金，古代曾以铸造货币云。

〔29〕 腿肚里怀孕系讽刺宙斯的事，宙斯曾有两次怀孕，第一次是在头里，生出来的乃是雅典那，第二次则在腿里，产生的是狄俄倪索斯。神话里说宙斯爱上了塞墨勒（Semelê），给赫拉知道了，阴谋害死她，乃化作老妪去游

说，说要证明她的爱人真是宙斯，最好叫他现出真身给她一看。她要求宙斯许可她一件事，宙斯应允了，及至说了出来，欲待不做，可是神人不二言，做了便一定有危险，因为他的那全副神光不是凡人所受得了的。果然塞墨勒给神火烧为灰烬了，但是她的胞胎乃是神的种子没有烧坏，宙斯收了起来，割开腿肚子将它收藏在内，后来长大了又复取出，这就是狄俄倪索斯。腿肚子一语系原文（gastroknêmia）直译，碰巧在中国话里也有这样的一句话。

〔30〕　一肘（pêkhys）长约二尺弱。

〔31〕　希腊古代喜剧上常有粗俗言语，不加忌讳，且男风流行，亦多说及，此种讽刺文字出于喜剧流派，多有相同之处。英日各国译本率出于删节，兹为保存古典原有面目起见，照样翻译，但于词句之间略加修改而已。

〔32〕　彗星原文出于希腊语，意云长发星（Komêtês），所以这样的说。

〔33〕　活动的眼睛系借用神话中三个衰老女神格赖埃（Graiai）的故事，她们三人共有一只眼睛和一个牙齿，交互使用，共供保护那戈耳工（Gorgôn）的。珀耳修斯（Perseus）奉命去杀戈耳工，他得到诸神的帮助，先到格赖埃的地方，向她们骗得了那唯一的眼睛，查到戈耳工的踪迹，所以能够达到了他的目的。

〔34〕　云中鹁鸪市（Nephelokokkygia）乃是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ês）所作喜剧《鸟》（Ornithes）里的都市名，这是戴胜等鸟类在空中建造起来的一个国家。

〔35〕　在著者的《关于叙利亚的女神》（Pertês Syriês Theou）一篇文章里说，酒神男根的象征是几根柱子，有三

百托长，一托（orgyia）是两手展开的长度，计长六尺，所以三百托有六十丈了。著者是叙利亚人，故这样说，或者以意推测折实为三十托，但此种文字本有夸张，亦不能据为实在的事。

〔36〕 海神庙即是祭祀海神波塞冬（Poseiolôn）的庙宇。

〔37〕 库普洛斯（Kypros）是地中海里的一个岛，却是很有名，因为据说恋爱女神是从那里出生的，但是近代曾被英国所占领，连它的那地名也照英国读法念成塞普路斯了。

〔38〕 西刻利亚（Sikelia）即是现今伊大利的西西利。

〔39〕 人鱼壁虎族（Tritonomendêles）据名义来说，特里同（Tritôn）系是低级的海神，或画作下半身是鱼，所以可译为人鱼，根据赫罗多德说，门德斯（mendês）是埃及语意云山羊，但本文说他是下身像伽勒俄忒斯（galeôtês），乃是一种有斑点的壁虎，所以这样的译了。

〔40〕 半斯塔狄翁即是三百尺或是六十丈高。

〔41〕 水手头目原语意云号令手（Keleutês），专管水手扳桨，给予信号，调整快慢的人。

〔42〕 八脚鱼即是章鱼的俗号，这与希腊名的原意也正相合。

〔43〕 斯塔狄翁（stadion）为希腊距离的单位，即六百尺，见第一一篇注〔1〕。

〔44〕 一托（orgyia）为斯塔狄翁百分之一，即六尺，中国亦称两臂直伸的距离为一托，旧时民间用以量布匹带子等。

〔45〕 摩摩斯（Mômos）是希腊神话小神之一，专可讥

评指摘，作者在有些对话上尝使用他，在《尼格里诺斯的智慧》（Nigrinou Philosophia）中曾说，他批评那戴花冠的人应当放在鼻子底下，正如摩摩斯说波塞冬造牛，应当把角生在它的眼睛前面。这故事出于《伊索寓言》，在现存本第一二四则中，说宙斯造牛，普洛墨丢斯造人，雅典那造车子，叫摩摩斯去审定优劣，他都指出缺点来，说牛的缺点便是角不生在眼睛的前面。后来宙斯生了气，把他赶了出来了。

〔46〕　伽拉忒亚（Galateia）是海神涅柔斯的女儿，这里因为她的名字与希腊语牛奶（gala）相近，所以引用。

〔47〕　堤洛（Tyrô）是萨尔摩纽斯的女儿，为海神波塞冬所爱，生了两个儿子。关于萨耳摩纽斯，见第一〇篇注〔1〕。这里只是因为希腊语干酪（tyros），与堤洛的音相近罢了。

〔48〕　水仙（narkissos）与风信子（hyakinthos）在神话上均系美男子死后所化，桂树（daphnê）则是女子生前所化，故均有神秘的意义。

〔49〕　福人岛（Nêsos Makarôn）谓祝福的人们所住的地方，古来相信在于西方，即是赫剌克勒斯铜柱以西，在那里英雄们过着无为的生活，终日只是宴会歌舞，这里所写虽涉讽剌，但是总还是可以看见那时的思想一斑。

〔50〕　埃阿斯（Aias）在征特洛亚的希腊军中共有两人，其一即是忒勒蒙（Telemôn）的儿子，称大埃亚斯。阿吉琉斯死后，所遗衣甲留给勇士，埃阿斯与俄底修斯共起争夺，终归于俄底修斯，埃阿斯乃发狂自杀。

〔51〕　菟葵（hellebors）系是一种植物，古人以为可以医治狂疾。希波克剌忒斯（Hippokratês）是希腊有名的医生，

生于公元前四世纪中。

〔52〕 海伦（Helenê）是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Menelaos）的妻子，为特洛亚王子帕里斯（Paris）所诱拐，乃兴师往讨，苦战十年始得夺回。在海伦少时，亦曾为忒修斯（Thêseus）所劫走，由其兄弟“宙斯的儿子们”所救回。

〔53〕 忒修斯曾娶女人国（Amazôn）的女王希波吕忒（Hippolytê），生希波吕托斯（Hippolytos），后被后母淮德拉（Phaidra）所谗而死。忒修斯曾在克瑞忒岛的迷宫里杀弥诺斯牛（Minotauros），因了王女阿里阿德涅（Ariadnê）爱上了他，教他出迷宫的方法。淮德拉也是弥诺斯的一个王女，后来给忒修斯做了后妻。

〔54〕 亚力山大（Alexandros）是马其顿的国王，他统一了希腊，并且征服波斯埃及，武功及于印度。汉尼拔（Hannibal）生于公元前三世纪，为迦太基大将，对罗马抗战甚有名。波斯国王名库洛斯（Kyros）者有两个人，一个称第一世，是波斯建国者，生公元前六世纪中，第二个要迟一百多年，以反对其兄，雇用希腊佣兵，有克塞诺丰（Xenophôn）所著《远征记》纪其事，为世所知。

〔55〕 阿里斯忒得斯（Aristeidês）是公元前四世纪中的一个希腊政治家，以公正著名。

〔56〕 御肘是一种尺度的名称，它比普通一肘要长三寸，所以一御肘大约是二尺左右。

〔57〕 弥诺斯月（Minôon）系福人岛上的月名，弥诺斯为忒瑞忒国王，是剌达曼堤斯之弟，因为都是宙斯的儿子，所以也是冥中的主者。这里作者似乎是在讥讽罗马的皇帝多用自用的名字为月名，如现今七月之称 Julius，八月之

称 Augustus 是也。

〔58〕　往者原（Elysion Pedion）普通当作乐土讲，其实本意只是死者所在的地方。

〔59〕　古代希腊宴会都是在胡床前面设几案，置酒食，客人躺在床上，以左胁着席，留出右手来把盏。

〔60〕　欧诺摩斯（Eunomos）是有名的弹竖琴的人，据说有一回正在弹奏，一根弦线断了，这时有一个蚱蜢飞上断弦的地方，歌唱起来，就给补上了所缺少的音响了。阿里翁（Ariôn）亦是有名的乐人，有一回在船上将为船户所害，他愿奏一曲而死，乃海豚为乐声所感，及自投海中，乃由海豚背负登岸。阿那克瑞翁（Anakreôn）、斯忒西科洛斯（Steisikhoros）都是有名的诗人。

〔61〕　据说斯忒西科洛斯曾为诗对于海伦大致讪谤，为她的兄弟所恨，乃将他的眼睛弄瞎了。后来他深自悔恨，别作诗改变前说，目乃复明云。这里因为他已在福人岛，故说海伦业已原谅了他。

〔62〕　半神即是神话中的英雄们，因为他们多半是神们的子孙，故云。参看第一二篇注〔14〕。

〔63〕　这里的埃阿斯，乃是指第二个人，连他的地名称为罗克里斯的埃阿斯，他在希腊军破了特洛亚的时候，在雅典那的庙里强奸了王女卡珊德拉，因此不但是不准到福人岛里来，而且还在别处受罪。

〔64〕　夷人（barbaros）是希腊人指异族的一种通称，实际是说他们不通希腊语，只是吧儿吧儿地说话，没有文化罢了。这里所说的库洛斯是波斯人，阿那卡里斯访问过雅典的贤人索隆，归国后因为要改革旧俗，为国人所杀。匝摩尔

克西斯曾经给皮塔戈剌斯当过奴隶。努玛是罗马第二代的国王，以他的虔诚和智慧著名。

〔65〕　拉刻代摩尼亚即是斯巴达，吕枯耳戈斯（Lykurgos）系有名的立法者，生于公元前九世纪中，几乎斯巴达的一切法制都说是他所创立的。福吉翁（Phokiôn）为雅典的将军兼政治家。忒罗斯（Tellos）雅典人，为卫国而战死，见第五篇注〔26〕。

〔66〕　所谓贤人共有七人，通称为七贤人，其中有哲学家塔勒斯（Thallês）以及索隆，亦有科林托斯的霸王珀里安德洛斯（Periandros）在内，但以晚年为政很是苛暴，所以把他除外，这里便也不准他进入福人岛了。

〔67〕　许阿锳托斯是斯巴达的一个美少年，为阿波隆所爱，但是西风很感到妒忌，有一回在和阿波隆投掷铁盘的时候，西风把阿波隆的铁盘吹到他的头上来，便受伤而死了，血流在地上就生出风信子来，所以后来即为花的名字。那耳吉索斯少年美貌，常临水自照，死后化为水仙，遂以那耳吉索斯为名。许拉斯（Hylas）是赫剌克勒斯的一个侍童，尝至河边取水，为河水神女所爱，遂被拉入河中。

〔68〕　柏拉图曾著《理想国》（Polileia），拟有种种法令办法，这里即是讽剌此事。

〔69〕　阿里斯提波斯（Aristippos）是梭格拉底的弟子，见第一二篇注〔42〕。厄庇枯洛斯（Epikuros）创快乐派的哲学，见第一一篇注〔23〕。

〔70〕　狄俄革涅斯（Diogenês）是著名的犬儒派哲学家，务为刻苦玩世，这里说他那么改变生活，是很大的讽剌。

〔71〕　画廊派（Stoikos）旧译斯多噶派，见第一一篇注〔24〕。

〔72〕　克律西波斯（Khrysippos）是画廊派的一个领袖，他说人本来有风狂的病，所以要想成为一个哲学家，必须先服三剂医治狂疾的菟葵剂。

〔73〕　学林派即是指柏拉图的一派，见第一一篇注〔36〕。但是这里所说的实在乃是指的新学林派，因为后来学说衍变，谓知识不可得，由于感觉的不可靠，相信没有批评的标准，成为怀疑派了。

〔74〕　阿吉琉斯为希腊远征特洛亚的大将，见第五篇注〔53〕。忒修斯系雅典英雄，为地方除害甚多，与赫剌克勒斯相并。

〔75〕　这里所说妇人公有，意在讽刺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法律，和他所讲福人岛的习惯不一样，因为前面说争海伦案可见，这本是重在嘲讽，我们也不能太认真的加以较量。

〔76〕　荷马本名荷墨洛斯（Homêros），这字希腊语作为“人质”讲，故有此说，至于提格剌涅斯（Tigranês）大约是以意为之的巴比伦名字，什么意思也不可考了。

〔77〕　“放在一旁”的诗句（athetêsia）是指有些文句，经考订家认为可疑，恐非作者的原本，别为标明的处所。仄诺多托斯（Zenodotos）是亚力山大府图书馆长，生于公元前三世纪，曾编订荷马等的史诗。阿里斯塔耳科斯（Aristarkhos）在公元前二世纪中任图书馆长，编订许多诗人的集子，后人称为科学研究的始祖。

〔78〕　荷马作《伊利阿斯》起首说：

“唱吧，女神呵，唱那珀琉斯的儿子阿吉琉斯的愤怒

吧。”所谓愤怒是指阿吉琉斯因为和阿伽门农争夺一个女俘虏，遭到失败，一怒而绝交，使希腊军很受敌人的攻击的事。

〔79〕 忒耳西托斯（Thersitês）是希腊军中最是难看的一个人，极是幸灾乐祸，而且非常无礼，后为阿吉琉斯所杀，在《伊利阿斯》中曾记其事。

〔80〕 皮塔戈剌斯（Pythagoras）是哲学家而有宗教家的气味，相信灵魂轮回，自言前生为欧福耳波斯，曾出征特洛亚，相传他的右腿是金子的。第七篇《公鸡》里，便说这乃是他所变的，关于欧福耳波斯，参看第七篇注〔13〕。

〔81〕 恩珀多克勒斯（Empedokles）系古代哲学家，相传投火山而死，见第一一篇注〔16〕。

〔82〕 卡剌诺斯（Karanos）是赫剌克勒斯的一个子孙，在公元前九世纪中为马其顿国王。原本旧作卡洛斯，因其人无可考，有考订家改为卡剌诺斯。阿瑞俄斯（Areios）系哲学家，为罗马皇帝奥古斯德的老师。厄珀俄斯（Epeios）则是制造那“特洛亚的木马”的人。

〔83〕 全力战（pankration）系摔跤与拳术合在一起的竞技，角斗甚为猛烈，往往有至毁损肢体或致死者。

〔84〕 赫西俄多斯（Hêsiodos）为希腊最古的诗人，比荷马为早，但所存著作不多。

〔85〕 法拉里斯（Phalaris）是西刻里亚地方的一个霸王，曾叫人制作一头铜牛，说是要将罪人放在里头，活活烧死，但是珀里罗斯（Perillos）给他造了之后，他就把那发明人来做试验了。部西里斯（Busiris）常用生客来做牺牲祭神，后来为赫剌克勒斯所杀。狄俄墨得斯养有许多名马，常

用人肉喂它，后亦为赫剌克勒斯所杀，是他的十二工作的第八件。斯刻戎（Skeirôn）是一个山贼，他在山顶狭路上捉到行路的人，强迫他们给他洗脚，那时便一脚踢到山崖下去。庇堤俄坎普忒斯（Pityokamptês）意云扳松树的，是西尼斯（Sinis）的一个诨名，他也是强盗，常把人缚在两棵扳倒的松树中间，随后放手，将人撕作两半。这两个人后来遇到忒修斯，就都死在他的手里了。

〔86〕　文艺女神原语云缪萨（Mousa），与荷马的《伊利阿斯》起头的所谓女神同是一个人。

〔87〕　煮豆节（Pyanepsia）是雅典的一个节日，是崇祀阿波斯的，所以这个月便叫作煮豆月，是古代的第四个月，在现今十月的下半和十一月的上半。

〔88〕　卡利普索（Kalipso）是在俄古癸亚岛的一个神女，——就是希腊神话上所谓宁芙（Nymphê），她比女神地位稍低，所以称她为神女，原文却是由新娘子的字义而引申的。俄底修斯为她留住同居，她应允他不老不死，但是他不愿意，总想回家去。她留他在岛里住了七年，终于由神们的命令让他回去了，但是这里写他瞒了妻子写信给她，说有机会就想逃到她那里去，这是对于男子的一种深刻的讽刺。

〔89〕　古人想象在西方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极大的岛，比亚非两洲还要大，这与他们住的地方正相反对，有时候称这个岛为阿特阑提斯（Atlantis），虽然现时似乎可以译它作大西洋洲，但其实这乃是阿特拉斯（Atlas）的一种属词的女性化，这位老前辈的神扛着世界兀立着，后人将他变作一座非洲的大山，所谓大西洋者实在乃是说阿特拉斯海罢了。欧洲中世找阿特阑提斯不着，遂有一种传说，说它富庶奢华，

作恶多端，为神所恶，有一天忽然不见，整个的沉到海里去了。

〔90〕　三条教训里有的是有所本，如第一条真是出于皮塔戈剌斯派的，第二条不吃豆，也可以说一半是的，因为它没有规定说不得吃羽扇豆，至于第三条那全是一派胡诌了。

〔91〕　珀涅罗珀（Penelopê）是俄底修斯的妻子，她在丈夫出征的二十多年里留守家里，是传说里的贤妻。

〔92〕　瑙普利俄斯（Nauplios）是帕拉墨得斯的父亲，他的儿子被俄底修斯阴谋陷害了之后，他蓄意报仇，也用了阴谋，使得希腊军回来的船多数覆没了。但这里与这事件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只因他熟悉航路，所以派他这个差使，又说他是管渡船的，则他又似乎是卡戎的一个副手了。

〔93〕　提蒙（Timôn）即是那雅典的憎人者，见第一〇篇译文。

〔94〕　克忒西阿斯（Ktesias）见本篇第一卷注〔1〕。赫罗多德著有《史记》九卷，今尚存，其书多记奇事异闻，但他生于公元前八世纪中，约当中国春秋之世，那么这也是无怪的了。

〔95〕　公鸡因为司晨，故梦岛加以崇祀，其前身为阿勒克特律翁（Alektryôn），有神话流传，见第七篇译文中。

〔96〕　荷马说梦在《俄底塞亚》卷十九中，大意如下：

“梦有两个门，一个是用牛角做的，一个乃是象牙所做。从那锯开的象牙的门出来的是这样的梦，它是欺骗的，带来不实现的消息。但是从那磨光的牛角的门出来的梦，却是带着真实的结果，无论什么凡人见到了它。”

〔97〕　安提丰（Antiphôn）雅典人，善能解梦，曾著有一书，讲详梦的历史。

〔98〕　一本“金子做的”解作有钱，下文“下等而不值钱”则作为卑下而且穷困。

〔99〕　这是希腊人写信的格式，与中国古代的仿佛有点相像。

〔100〕　伊诺（Inô）是狄俄倪索斯的姨母，因事投海而死，转变成神，救助海上遇难的人，称为白衣女神（Leukothea），俄底修斯就是由她来救的。以后所讲述的事，都是他所经历，记在《俄底塞亚》里，只有忒勒戈诺斯（Telegonos）事件却没有写在里面，因为这是后起的传说了。据说这乃是俄底修斯过埃埃厄（Aiaiê）岛时，遇见太阳的女儿喀耳刻（Kirkê），所生的一个儿子，后来出来寻找他的父亲，来到伊塔刻（Ithakê），与俄底修斯碰着，因为不相认识，打起仗来，被忒勒戈诺斯所射死了。

〔101〕　南瓜船长六十肘，即是九丈，而胡桃壳船则长十五托，亦是同样的长，不过说法不同罢了。

〔102〕　六十斯塔狄翁即三千六百丈，那么这窠的直径也有六百丈了。

〔103〕　喀俄斯以产蒲桃酒著名，装酒的坛每只可容四五公升。

〔104〕　鹅儿（Khêniskos）系指希腊船上的装饰，普通装在船头亦有在船尾者，状如弯曲的鹅颈，故以为名。

〔105〕　帆樯结果实的异兆乃是模拟狄俄倪索斯的故事，据说酒神浪游，误乘贼船，群谋卖为奴隶，因加以捆缚，乃帆樯忽而生出枝蔓，多结蒲桃，又有狮子跃出，船人

大惊，跳入海中，悉化为海豚。

〔106〕 安提玛科斯（Antimakhos）生公元前四世纪前后，著有史诗《忒拜的故事》（Thêbais），今已失传，又作有短诗一卷。

〔107〕 弥诺斯牛（Minotauros）系一种怪物，牛头人身，以人为食，在克瑞忒岛的迷宫里，其后为忒修斯所杀。弥诺斯系当时国王的名字，故亦以为牛的名称，与在冥土为判官的弥诺斯不是一个人。近人研究克瑞忒的文化新有发见，认为弥诺斯是国王的意思，不是一个人的专名，弥诺斯牛当是人身牛头的神像，受埃及宗教的影响，亦是国王的代表，至于迷宫则当是神的宫殿。

〔108〕 卡巴路萨（Kabalousa）字义不明，没有确译，近时有人谓当出于卡巴勒斯（kaballês），此字本是拉丁语，但希腊作家普路塔耳科斯（旧译布鲁达奇）文中曾用之，意云小走马，此处当云“马岛”，似与驴脚可有联系。只是那许达玛耳狄亚（Hydamardia）的名字还得不到解释，不过这上半疑与“水”字相关，看下面女人化为水的事情，似乎有些关联。

〔109〕 在一个抄本的末尾，有抄写手批注道：“此乃是最大的谎话！”盖以后的书的确没有续出，所以也可算是说谎，无怪抄写手的不满意了。

第一四篇　关于丧事

《关于丧事》（Peri Penthous）乃是一篇散文，不是对话体的，所以没有什么登场人物，只是作者出面来说话。他在这里仍然在很挖苦对于鬼神的俗信，不过对象不是那些讲诸神的故事的诗人了，却是民间对于人的死后的俗信以及行事，加以深刻的讽刺。这是一种所谓“骂倒”（diatribê）之词，为犬儒派哲学者所喜欢用的，他们见了人们有些不合情理的愚蠢的行为，往往不留情面地痛加诃斥，声音很大，因此赢得“狗”（kyôn）的尊号，作者在这里便很发挥了犬儒的本色了。奥斯福英译本的作者在序文中有云：“这不必否认，他有点缺乏情感，在他分析的性情上是无足怪的，却也并不怎么不愉快。他所有的是一种坚硬而漂亮的智慧，但没有情分。他坦然的使用他的解剖刀，有时候真带些野蛮的快乐。在《关于丧事》这一篇里，他无慈悲的把家族感情上的幕都撕碎了。”作者的讽刺往往是无慈悲的，有时恶辣的直刺到人家的心坎里，但是我们怎么能恨他，因为他是那么明智的，而且又是那么好意的这样做。他在这一点上似乎可以同后来做《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的斯威夫忒（J. Swift）相比，斯威夫忒在一七二九年著有一篇《育婴刍议》（A Modest Proposal），——原本题目很是冗长，经我缩译

成四个字，很和平的痛骂了那穷人没有生路的社会。现在路吉阿诺斯的对话可以当作古典文学了，但是那篇斯威夫忒的文章，虽然也是二百多年前的作品了，却还是活着，可以请天下的资本家地主们看一看。

多数的人在居丧的时候所行所说的，以及别的想要劝慰他们的人所说的话，都是值得注意观察，他们以为这所遇的事情是不可堪的，不但是对于那些哀悼者，就是对于被哀悼的人也是一样。这我凭了普路同和珀耳塞福涅[1]立誓，他们没有一点明了的知识，这件事是否坏的而且值得悲叹，或者相反的在身受的人还是愉快的与更好的。他们的感情实在只是听着风俗与习惯而行罢了。有什么人死了的时候，他们便这样做，——但是且住，让我先来告诉你关于死他们是怎样想的，因为这样才有那些不必要的仪式，就更容易明白了。

一般群众，也就是哲人们所称为世俗的人的，关于这些事深信荷马，赫西俄多斯和其他神话作者的话，把他们的诗当作法律看待。他们以为在地底下有一处很深的地方，叫作冥府，广大宽阔，阴暗没有太阳，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的照明，使得那里一切事物都可以看见。在那地底下为王的是宙斯的一个兄弟，名叫富老，[2]他所以被尊称这个名字，据熟悉此项事情的人告诉我，乃是因为他富有死人的缘故。这个普路同对于他的邦国和地下生活是这样组织的。他自己既然分配到统治那些死者，他接收他们过来，加以管理，从严看守，不准任何人再回世上，历来只有过极少数的人是例外，有特别重要的理由才能办到。他的国土周围为大河所环绕，这些河的名字听了就叫人觉得害怕，因为它们叫作哭河，火焰河以及其他。但是主要的乃是那苦难河，[3]这是在前面，首先迎接到来的人，没有渡船的人便不能渡河或是过

去，因为它是太深不能徒涉，也是太宽不能游泳，而且简直连死的鸟类[4]都不能飞过。在那入口，和那金刚石的门口，站着王的侄儿埃阿科斯，[5]他是门卫的长官，在他的旁边是三个头的狗，牙齿很锐利，它对进来的人只是和善的看看，但对那些想要逃走的吼叫，张大了嘴吓唬他们。渡过了河，便走进了一处广大的平原，满生着水仙花，又有一个水泉，这却与记忆作对，因此名为忘泉。[6]可是这些事情，自然是古人听从那里回来的人说的吧，例如阿尔刻斯提斯和普洛忒西拉俄斯，都是忒萨利亚人，埃勾斯的儿子忒修斯，还有那荷马的俄底修斯，[7]这些都是非常尊严可以相信的证人，我想他们大概没有喝那泉水，因为否则是他们不会记得那些的。

据那些人说，普路同和珀耳塞福涅握着全权，统治着一切，但是他们也有下属，许多的人帮助治理，有如报复，苦痛，恐怖等诸神，还有赫耳墨斯，虽然他不常在那里。[8]有两个副王或是总督和法官设在那里，弥诺斯与剌达曼堤斯，都是克瑞忒人，乃是宙斯的儿子。他们召集那些善良的，正直的和依照道德生活的人，等到有好些人的时候，便打发他们到往者原[9]去，好像是到什么殖民地，共享那最好的生活。但是他们抓到了作恶的人们，就交付给报复的神，到那恶人的地方，照着他的罪行去受各种的刑罚。那里有什么苦刑不受到呢？有些上天平架，[10]有的烧煮，有的给那大鹫啄食，有的在轮子上转着，有的在那里滚那石头！至于坦塔罗斯，却自站在河的贴边上，干枯得几乎要渴死了，[11]那不幸的家伙！但是那些生活中等的人，他们人数很多，却在平原上游荡着，没有了他们的身体，变成影子一样，摸过去似乎

是烟一般。他们的营养自然是单靠我们在墓上所供献的奠酒以及祭品，所以假如他们在地上没有朋友和亲属，那些人就成为没有口粮的死人，只好饿着过日子了。

大多数的人都很受这些话的骗，所以凡是家里的一个人死了的时候，首先拿一个铜元[12]放在他的嘴里，好去付那舟夫作为渡船钱。他们也不想一想，在地下流通的是什么钱，是阿堤刻，还是马其顿，或是埃癸那钱呢，也并不想到，假如他拿不出渡船钱，岂不是更好，因为那么舟夫便不肯渡他，他就将被打发回到阳间来了。

以后他们将他洗过了，好像是地下的河还不够大，可以容得人洗澡似的，在现在快要开始腐烂的身体上，搽上顶好的香油，给戴上鲜花，摆列出去，穿着华美的衣服，这是显然为的使他在路上不致受冻，也不致赤着身子被那三头的狗看见的缘故吧。

其次是哭泣了，女人们大声叫喊，各方面都是眼泪，捶胸，拔头发，抓面颊。或者是把衣服撕破，尘土撒在头顶上，活人弄得比死人更是可怜相，因为他们屡次在地上打滚，地板上碰头的时候，他却是庄严而端整的，很阔气的戴着花圈，高高的躺着，好像是装饰了要去迎会似的。

于是他的母亲，或者，凭了宙斯，是那父亲吧，从亲属中间走出来，扑倒在他上面，——因为增加戏剧的效力起见，假定这躺着是一个年轻貌美的人。——他发出异常的愚蠢的叫声，对于这个那死人自己一定要回答什么话的，如果他会得话说。那父亲用着悲哀的声调，每个字都着力的说道：

“最可爱的儿子呵，你离开我去了，你死了，在你盛年

以前被拉走了，就只留下我这可怜的人，你没有结婚，没有生育孩子，没有经过战役，没有种过地，没有到得老年。你现在不能再作夜游，[13]不能享受恋爱，我的儿，不能在席上同朋友喝醉了。”

他将说这些以及同样的话，以为他的儿子便是在死后还需用而且想要这些东西，但是不能够得到了。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因为不是有许多人拿了马匹，侍妾，有的还把倒酒的人，到坟上去杀掉，拿了衣服和别的装饰品去烧或是埋掉，使得他们在地下那里得以享用这些东西么？

至于这样悲叹的老人，似乎这并不是为了他儿子的关系，所以那么的唱戏，如我上边所说，或者同类的另外的话，因为他知道他是听不见了，即使他比斯屯拓耳[14]还叫喊得响。这也不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在怎么想，这就够了，用不着自己嚷，没有人需要对自己再嚷嚷的。下余的结论是为了那在场的人所以他那么胡说一气的，那时他也不知道他的儿子情况怎样，到哪里去了，其实他对于人生不曾稍加考察，不然他就不会不明白，人的丧失生命并不是那样一件可怕的事件了。

若是那儿子对于埃阿科斯和阿伊多纽斯[15]告一会儿假，从冥府的门口出来一下，他将要止住他父亲的说这样的愚论，他将说道：

“不幸的人呵，你这叫喊是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这样烦扰我呢？停住那拔头发和抓你的面皮的事吧！你为什么说我坏话，叫我是可怜和不幸的人，其实我是一个比你更是快乐更是幸福的人？你以为我是受着可怕的灾难么？这是因为我将不同你一样的成为一个老人，头秃，脸皱，背驼，膝头麻

木的人，像你这样因为年久朽腐，经过了许多岁月，[16]到了现在这么多的证人面前来出乖露丑么？愚人，你以为人生有哪些好处，我们将从此得不到的呢？你显然要说，饮料，饭食，衣服，恋爱，你怕得因为缺少这些，我会得要死的。但是你不了解，没有渴比有得喝还好，没有饿比有得吃还好，没有寒冷也比有许多衣服还要好么？

来吧，因为你似乎还不懂得，让我来教你号哭更是合理。从新起头吧，可叫喊道，可怜的儿呵，你将更不会渴了，不会饿，也不会觉得寒冷了！你离开我去了，不幸的人，逃避一切的病痛，不再怕那热病，以及仇敌和暴君了！恋爱将不能再来烦恼你，欢乐也不会侵害你，也不会使你的精力一天里两三次的消耗在那里了，啊，这真是不幸呀！你不会到了老年，惹人轻贱，也不会使得少年们看了你觉得厌恶了！——父亲，假如你这么说，你不觉得这比你以前所说的，更是真实而且高尚么？

或者你所挂念的不是为了这些，却是考虑着我们周围的阴暗和深沉的暗黑吧，所以你怕我关闭在坟墓里，是不是会闷死？关于这一件事，你要知道我的眼睛不久就要腐烂，或者是，凭了宙斯，烧掉了，如果你决定给我火葬，那么关于我的看东西的问题，我再也不需要黑暗或是光明了。

可是这个却是还算合理的。但是从你的那些号哭，和了箫声捶胸，同女人们的异常的哀歌，你以为我能得到什么好处么？或者从我坟上带着花圈的石头〔有什么用〕呢？你们为什么在上边去倒纯酒，[17]你以为这能滴到我那里去，可以一直沁到冥间么？至于祭品，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所有物品的滋养部分都已经给烟带到天上去了，我们在地下的一点都

得不到什么，余留下来的乃是灰，是无用的，除非是你相信，我们是吃灰的。普路同的国土并不是那样缺少谷种和果实，我们也并不缺乏水仙，至于非从你们输入食料不可。所以我，凭了提西福涅，[18]好久以前就想大笑起来，对于你这所做的和所说的事，要不是你用了寿衣和带子缚住了我的下巴，所以把我阻止了。”

“说了这些，死亡就结束了他。”[19]

凭了宙斯，假如那死人对了他们，用一只胳膊支住身子，这样的说，我们怎么能说他说的不对呢？但是那愚夫们不但自己叫喊，还要去招请一个哀悼的专家来，他收集有一大堆古来悼叹的诗句，给他们愚蠢的演技作助手和导演，在他带头发声之下，他们跟着来一个呻呼的合唱。

到这里为此，关于哀悼到处都是同样愚蠢的风俗。但是以后埋葬的事，就各处民族都不是一样了。希腊人焚烧，波斯人土埋，印度人用玻璃包起来，[20]斯库提亚人吃下去，埃及人则拿来腌藏了。在那里，我亲自看见过所以这么说，把死人晒干之后，仍请他同席吃饭喝酒。而且这是常有的事，如一个埃及人缺少钱用，便把他的兄弟或父亲充当抵押品，在紧当时期渡过难关。

那些高坟，三角塔，[21]墓石，铭词，那些都只能很短的时间，岂不是多余的，近于儿戏的东西么？有些人还要为他举行竞技，[22]把纪念碑上作诔墓的演说，这简直是想在地下的法官前面，替死者辩护或是作证人了。

在这些末了是回丧饭，那时亲戚们到来，安慰死者的父母，并且劝他们吃饭，他们呢，凭了宙斯，本来并不是不愿意被强迫，因为已经继续的饿了三天了。他们说：

“好人，我们要悲叹多久呢？你让那祝福的[23]精灵去休息吧。假如你决心要悲悼，为此你也必须吃饭，使得你的力气抵得过你的悲伤才好。”

这里，嗯，在这里便会有两行荷马的诗句，被人们引用了来，这是说：

“就是美发的尼俄柏也不忘记吃食。”[24]

又云：

“阿开亚人不把断食来哀悼死者。”[25]

于是他们开始吃食，但是当初有点害羞，因为他们怕得叫人家看出来，在丧了他们最爱的人之后，他们还是这样为肉体的需要所束缚。

倘若你注意，就会看见这些或者更为可笑的事情，在他们居丧的时候，这便因为人们都以为死是人所能遭遇的最坏的一件事。

注　解

〔1〕　普路同（Ploutôn）是宙斯的一个兄长，在他们推倒克洛诺斯（Kronos）之后，普路同分得统治地下，也称作哈得斯（Hadês），乃是阿伊得斯（Aïdês）之变，意云看不见，即是冥王的意思。珀耳塞福涅（Persephonê）乃是他的王后，为地母（Dêmêtêr）的女儿。

〔2〕　普路同这名字，因为出于希腊语财富（ploutos），所以柏拉图以来的学者都解说为地下是财富之源，至一世纪时罗马哲学家科耳努图斯（Cornutus），这才说他富有死人，因为地下是死人所归的地方，故得是称。那么依照无论哪一种的说法，普路同不是他本来的名字，也只是同哈得斯一样，是从他做了地下主者以后所得来的名号罢了。

〔3〕　苦难河原名阿刻戎（Akherôn）河，卡戎（Kharôn）在那里管渡船，渡死人过河去。

〔4〕　死鸟不能飞渡，说的很是好玩。据说有些地方，因为发生炭酸气很多，飞鸟往往坠死，从前在伊大利南方有湖便是如此，故称为“无鸟湖”（Aornes）。由此推想，既然活的且难飞过去，死鸟也当然不能飞渡苦难河了，虽然不曾听说卡戎的渡船于渡人之外兼载他种动物的事情。

〔5〕　埃阿科斯（Aiakos）也是宙斯的一个儿子，所以算起来是普路同的侄儿了。

〔6〕　忘泉（Lêthê）这里说是一个泉，有的却说是一

条河，所以或亦称为忘河。罗马诗人以后此说特盛，云死人被释出往人间投生的时候，辄令喝此泉水，俾忘记前此一切的见闻，所以本文中列举的人，都只是暂时入冥，不是前去转生的，所以没有喝忘泉的必要吧？

〔7〕　下边所记这些人，都是到过冥土又复回到人间去的。阿尔刻斯提斯（Alkêstis）是忒萨利亚费赖的国王阿特墨托斯（Admêtos）的王后，国王有病，据说只要有一个亲人肯做替代，就可以不死，但是家中没有人愿替他去死，终于由他的妻子代了他死了。其时赫剌克勒斯适值在他家作客，听了大为不平，他乃是一个很粗豪的英雄，走到坟地里和死神角力，强迫他放下他带去的死人，这样阿尔刻斯提斯乃复活了。他所斗的乃是死神（Thanatos），只是死之使者，但也有人说这是冥王自己，又说这是冥后的意思，那么可见她是到过冥土的了。

普洛忒西拉俄斯（Protesilaos）也是忒萨利亚的人，从征特洛亚，是第一个战死的人。他请求冥王暂时放他回去，看望他新婚的妻子。详见上文第三篇第二八节。

忒修斯（Thêseus）是雅典的国王，曾经帮助他的朋友珀里托俄斯（Peirithoös）到冥土去，想抢劫冥后，事情没有成功，却被骗坐在椅子上，连成一体，不能动弹了。后来赫剌克勒斯见到了他，用力强把他拉了起来，得以复回阳间，至于他的那朋友只好永久坐在那里了。

俄底修斯（Odysseus）从特洛亚回家中遇见的事，具见于荷马的《俄底塞亚》（Odysseia）中，其间受了吉耳刻（Kirkê）的教，往冥土请求预言者忒瑞西阿斯（Teiresias）的指示，问怎样才能回家，详见史诗卷十一。诸人所见冥中的

情形，要算他的说的最是详细了。

〔8〕 赫耳墨斯因为带有“护送精魂”（psykhopompos）的职务，所以他兼有两个主人，见第六篇中卡戎开头所说的话。

〔9〕 “往者原”（Êlysion Pedion）亦称为“福人岛”（Makarôn Nêsoi），为英雄们死后所居，其地在冥土之外，或云在极西大海中。

〔10〕 天平架（streblos）系古代刑具，令罪人仰卧，伸张其四肢，或加以敲扑。轮子亦是一种刑具，如车轮状，罪人缚其上旋转之，神话上伊克西翁（Ixiôn）便是如此的。滚石头的是西绪福斯（sisyphos），他欺骗冥王，逃回阳间，又把死神捆在家里，死后罚令转石上山，好容易办到了，石头却又滚下山去，须得从新把它再转。大鹫啄食的很多，最著名的是普洛墨透斯（Prometheus），但那是在高加索山，在冥中的就是提堤俄斯（Tityos），那想要强奸阿波隆的母亲的巨人了。

〔11〕 坦塔罗斯（Tantalos）是宙斯的一个儿子，作恶多端，最显著的是杀了自己的儿子，煮了给众神去吃，想试探他们是否全知，后来罚站河边却喝不到水，头上有好吃的果子，伸手去取又复远去。别人也有过同样的事情，据说阿耳卡狄亚王吕卡翁（Lykaôn）曾经用人肉宴享宙斯，结果却只是简单的被用霹雳击毙，一说被变作一只狼，这是因为他的名字是狼（lykos）的关系吧。

〔12〕 铜元原语云俄玻罗斯（obolos），系希腊最低的货币，约值中国的五六分钱。

〔13〕 “夜游”系科摩斯（kômos）的意译，原义是村

社，是说乡村的祭日，那时群聚作乐，列队游行，手执火把，头戴花圈，且歌且舞，并作种种游戏云。

〔14〕　斯屯拓耳（Stentôr）古代从征特洛亚的希腊战士之一，因声音洪大，故在军中为传令官。

〔15〕　阿伊多纽斯（Aïdôneus）与阿伊得斯相同，为冥王之称，见本篇注〔1〕。

〔16〕　“经过了许多岁月”原文作“经过了许多晦日和俄林庇亚”，所云晦日即代表一月，因为他们是用阴历，以三十日为一个月的。俄林庇亚斯（Olympias）是希腊纪年的一种单位，就是以第一次俄林庇亚竞技起算，每四年为一俄林庇亚斯，计自公元前七七六年起算，至公元三九三年为第二九三个俄林庇亚斯。现在国际竞技的运动会也是叫作俄林庇克斯，一八九六年在雅典举行第一次竞赛以后，也是四年一次，这都是模仿此种制度的。

〔17〕　纯酒即是不羼和清水的蒲桃酒，因为古时希腊人似乎不大会喝酒，所以用时必定和水，大概是一半，至少也是三分之一吧。他们的饮具里边，因此特别有一种大碗，叫作和杯（kratêr），就是专为和酒用的。对于死者或者为特别表示敬意起见，所以用纯酒的吧。

〔18〕　提西福涅（Tisiphonê）是报仇女神之一，她们共有三人，这是第三个的名字。古时她们没有个别的名号，只总称为“厄里倪厄斯”（Erinyes）而已，这些名字都是后起的。

〔19〕　这一句是荷马的诗，见于《伊利阿斯》（Ilias）卷十六。

〔20〕　玻璃的原语是许阿罗斯（hyalos），此语亦见于

赫罗多德《史记》卷三，在说埃提俄庇亚（Aithiopia）人的地方，他说那里的棺材是用水晶做的。其做法如下，据说他们把死体弄干了以后，这是用埃及的，或者是别的方法，再在全身涂上石膏，加以涂泽，弄得像活人一样。随后将它放进水晶柱里去，中间挖空了，闻那里水晶出产很多，而且很容易制作。你可以看见死人在水晶柱里面，这毫无秽气，而且也并无难看的地方，通体明悉可见。近亲拿去在他们屋里保留一整年，接连地供献时新果品，并作祭祀，在这个期限已满的时候，他们把那柱子拿出来，放在城市的近处。可能这里说的印度人也是同样的办法，但是这里详细的情形却也无从知道了。

〔21〕　三角塔原文称作皮剌弥斯（pyramis），大概原是埃及语，普通译为金字塔，盖谓其形状有如金字，但是从字面看去，也可以误会为有金字的塔，所以改译了。

〔22〕　古代希腊人很看重竞技，因为这是一种斗争，特别含着人生的意义。每遇一地方举行重要的祭典，必有竞技，战时有英雄死去，也于坟前举行，以为纪念。

〔23〕　“有福的”（makaritês）即是已死的，所谓福人岛也就是用此名词，因为死了免除人世的一切忧患，所以称为有福的。

〔24〕　此处所引系《伊利阿斯》第廿四卷中的句子。尼俄珀（Niobê）系坦塔罗斯的女儿，生有七子七女，辄自夸胜于勒托（Lêtô），因为她只生了子女各一。阿波隆姊弟乃悉将其儿女射死，尼俄珀乃因悲伤化而为石，屹立吕狄亚的西皮罗斯山上，流泪不绝云。

〔25〕　此句见《伊利阿斯》第十九卷。阿吉琉斯的好

友帕特洛克罗斯（Patroklos）战死，众拟断食致悼，俄底修斯加以反对，因为希腊军要打仗，所以不可能同时断食。阿开亚人原本系古代希腊的一族，因为首先移住，故荷马辄以此为希腊人的总称。

第一五篇　关于祭祀

《关于祭祀》（Peri Thysiôn）与《关于丧事》一样，也是一篇散文，是说宗教行事的荒唐的，其中以祭祀为代表，但所讽刺的亦仍以关于神的故事为主，和作者的多数对话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其实关于神话，希腊的并不见得特别的可笑，但是因为有那一班哲学者首先发难，来攻击它，接着是基督教徒因异教的关系，接续下去，结果诸神都变成了魔鬼了。希腊的宗教很是特别，它虽有先知却是只管占卜，没有人著书立说，说是得到神的启示，成为后世不刊之经典，但只是凭了两个诗人的作品，据为典要，后来却也逐渐推广，并采及诗人戏剧家的著作。所以神话里的故事，有些很是美妙，却也有很粗野的，杂有原始时代的思想，但是其趋势乃是渐进于美化，这是与别国的神话显著的不同的。不过在唯理的哲学家看来，虚妄还是虚妄，仍是一样的值得讽刺罢了。据编者说，这两篇关于丧事和祭祀的文章，当是一贯相承的，虽然著作年代不可考，看两篇语气前后似有连贯的地方，这话似有几分的道理。

如有人看了那些愚人们在祭祀时，和敬神的节日与行列时，所做的与那些誓愿的事，以及他们关于神们是怎样想的，我想这除非那人是非常颓唐，深有忧患的，恐怕见了那些荒唐的举动，都忍不住要笑吧。不但如此，在发笑之前，或者他要先加究察，究竟还是应该称他们是虔敬，或是相反的却是不敬神和邪道[1]的呢，他们想象神是这样的下贱卑劣，都倚靠人们供应，喜欢被谄媚，受到疏忽便要发怒。

即如那埃托利亚事件，[2]卡吕多尼亚人的灾难，那些人的横死，以及墨勒阿格洛斯的消灭，据他们说，全是由于阿耳忒弥斯的怨恨，因为俄伊纽斯的祭祀没有请她的缘故，她是那么深的觉到他这牺牲的特别的好！我似乎觉得看见她留下在天上，其时别的神们都已到俄伊纽斯那里去了，在发脾气，尽是骂人，因为这样的一场宴会里被遗漏了！

在别一方面，埃提俄庇亚人[3]却是真可以被说是幸运的而且是三重祝福的了，假如宙斯真是要还报他们对他表示的好意，接连十二天宴享他，那时他还带着别的神们呢！

所以这似乎是，他们做一件事，没有一件不是没有代偿的。他们卖给人们福利，一个人可以问他们买到健康，或者是用一头小牛，财富是四只牛，王位是一百只，从伊利翁平安的回到皮罗斯[4]是九只公牛，还有从奥利斯到伊利翁是一个国王的闺女！[5]那个赫卡柏，[6]曾经用了十二只牛和一件袍子，从雅典那买到了那都市暂时的安全。这可以想象到，从他们那里有许多东西可以买到，用了一只公鸡，一个花圈，

或者单是一些香。

克律塞斯[7]很明白这个，我想，他是一个祭师，又是老人，精通神们的事情的，所以在他从阿伽门农那里不成功的回来的时候，他就像是从前有许多好处借给阿波隆似的，动手来问他讨还，简直是责备他说：

“好阿波隆，我屡次对你的庙挂花圈，这是向来没有的，我又对你把那许多牛羊的大腿骨在你的祭坛上焚烧，但是你却在我这样为难的时候全不理我，对于恩人不认账了。”因此他用这番话说的阿波隆不好意思起来了，所以他拿起他的弓箭，坐下自己在他们的船上，用瘟疫射倒了阿卡亚人，连同他们的骡子和狗。

已经一次说到阿波隆，我还想讲到他的别的事情，是那些聪明的人们所说的。这并不是关于他恋爱的不幸，如许阿铿托斯的杀伤，以及达佛涅的看不起他，但这是在他被发觉了犯了杀害库克罗普斯，[8]因此赶出天国，流放到地上去过那凡人的命运。其时他在忒萨利亚，给阿德墨托斯[9]服役，随后是在佛律癸亚的拉俄墨冬那里，这时候他却不是一个人，却是同着波塞冬一起，他们两人可是这么穷苦，在做砖头修建城墙，而且还从佛律癸亚人那里没有得到全部工资，这据说是，他们欠下一共有三十多个特洛亚的德剌赫墨！[10]

那诗人们不是很庄严的讲这些关于神们的，以及还有更神圣的故事么，关于赫淮斯托斯，普洛墨透斯，克洛诺斯，瑞亚，和差不多宙斯全家的故事？可是在起头的地方，他们一定请文艺女神们来一同歌唱，因此我们推想，他们受了灵感，所以唱出克洛诺斯在阉割了他父亲[11]之后，在那里刚做上帝王，就吃他自己的子女，像后来阿尔戈斯的堤厄斯忒

斯一样。宙斯却给瑞亚偷藏起来了，放一块石头替代了他，弃置在克瑞忒岛，让一只母山羊喂养着他，正和忒勒福斯被一只母鹿所养，波斯的库洛斯大王[12]被母狗所养一样。随后他把父亲赶走，放进监狱里去，自己抓到了主权，他娶了许多别的妻子，末后娶了他自己的姊妹，依照波斯人和亚西利亚的法律，因为生性多性而且好色，所以不久就生了好些小孩把天上都充满了，有些是他从同等地位的人得来，有的却是凡人的庶出的，乃是地下的种子，或是变作金子，这位贵人，或是公牛，天鹅，大鹰，总之各式各样的比普洛墨透斯[13]还要会变。只有雅典那一个人，乃是在他的脑子里怀胎，是从他的头里生下来的。至于狄俄倪索斯，人家说他还是半完成，乃是从那还是烧着的母亲抢救出来，种在大腿里，后来产痛发作，这才将他剖开取出来的。

他们也歌唱关于赫拉的同样的故事，说她没有丈夫的交会生了一个风生儿，[14]就是赫淮斯托斯，可是他没有多大运气，因为长在火上做铁匠的工作，终日在烟火里，盖满了灰尘，正如烧炉的人一样。而且腿脚也不很好，他因了那一回跌跻了脚，其时宙斯把他从天上丢下来[15]的时候。幸而亏那棱木诺斯的人在他还在空中的时候把他接住了，要是不然，我们的赫淮斯托斯会得像阿斯堤阿那克斯[16]从城墙上抛下来一样，早已死掉了。

但是赫淮斯托斯总还是好的。有谁不知道普洛墨透斯受了这样苦难，只因为他过于爱人类的缘故呢？宙斯把他带到斯库地方，钉他在高加索山上，还放一只鹰在他旁边，叫它每天啄食他的心肝。

那么他是受到了他的刑罚了。但是瑞亚[17]却怎样呢，

因为我们必须提到了她。她那时已是老太太了，早过了盛年，而且是那许多神们的母亲了，行为多么不检点，简直有点可怕，她还热恋着一个少年，而且又妒忌，她带着阿提斯在她的狮子们的后边，虽然他对于她是没有什么用处了。因此我们怎么好非难阿佛洛狄忒，[18]为了她的私通，或是非难塞勒涅，因为她于走路的中间时常去访问恩堤弥翁呢？

来吧，现在且丢开这些话头，让我们走上天去吧，像诗人似的飞去，走着荷马和赫西俄多斯的那条路，看他们在上头是那么安排的。这在外边的是青铜，是以前听荷马所说的，但是爬上边沿的时候，我们伸出一点头来，这其实是正是天的背上了，那里光线特别的强，太阳也更光明，星星更是灿烂，整天是白昼，地面是金子的。你走进去，那第一所房子里住着时节女神们，[19]因为她们乃是看门的，随后是伊里斯和赫耳墨斯，[20]是宙斯的用人和送信的，其次即是赫淮斯托斯的铁工场，里边满是各种的工艺品，此后便是神们的住家和宙斯的王宫了，都是赫淮斯托斯所建造，非常华美的。

“但是诸神都坐在宙斯的旁边，”[21]我想这是因为在上头的缘故，话也特别说的大一点吧，——他们向着地上，四下观望，屈下身子去看，是不是哪里有火升起来，或者有涡卷的烟给他们带来什么香味。假如有人祭祀，他们便都得到一回宴享，张了嘴对那烟，又喝那洒在祭坛上的血，像苍蝇似的，但是在家里吃食，那筵席上只是仙酒与神食罢了。以前人们也同他们一起饮食过，如伊克西翁和坦塔罗斯，[22]但是他们行为乱暴，而且多嘴，因此还受着罪报，自此天国凡人们不再能够进去，这就成为禁地了。

那是神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人们关于奉侍的办法也是与这顺应适合的。他们首先划出树林来，指定山冈，抬举某种飞鸟与植物，对于某神是神圣的。随后他们又分开来，由某民族特别崇拜，认他是同乡，例如得尔福人之于阿波隆，[23]得罗斯人也是如此，雅典人之于雅典那，因为这是有她的名号证明她的关系，阿尔戈斯人之于赫拉，密格多尼亚人之于瑞亚，帕菲亚人之于阿佛洛狄忒。至于克瑞忒人，他们不但说是宙斯诞生长养在他们那里，还指出他的坟墓来。所以我们全是错了，这些时候我们在想雷雨一切别的都是从宙斯来的，却不知道他是早已死了，葬在克瑞忒呢！

于是他们又起造庙宇，这是显然为免得神们没有家也没有灶的，他们依照自己的形貌为造神像，请来一个普剌克西忒勒斯，[24]或是波吕克勒托斯，和斐狄阿斯，他们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神们，就塑成宙斯是一个有络腮胡子的人，阿波隆是永远似小孩的样子，赫耳墨斯刚生胡须，波塞冬有蓝色的头发，雅典那的眼睛是碧绿的。即使如此，可是走进庙去的人，却总以为他所看见的并不是印度来的象牙，或是从特剌刻矿里的黄金，[25]却真是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儿子，给斐狄阿斯搬到地上来的，叫他看守着荒凉的庇萨地方，假如一总过了五年，在俄林庇亚竞技的时候，有个人偶尔祭祀一回，他也就很是满意了。

他们建设了祭坛，定下规则和祓除的仪式，于是举行祭祀，农夫献一条耕牛，养绵羊的一只小羊，养山羊的一只山羊，别的有些人是香或者蜜，也有穷人却只在神的右手上亲嘴，也就得到他的谅解了。但是那些献牺牲的人，我再回到他那里去，把花圈给那动物装饰了，既然预先查过这是完

全[26]不完全的，因为不至杀了没用的东西，他们于是把它带到祭坛，在神的眼前杀了，其时它虽然悲哀的叫唤，但这大概是很吉祥的呼声，配着祭祀的低微的箫声吧。有谁不是这样想，这些都是神所喜欢见的吧？虽然在规则上说，有那不净的手的人不准走近圣水，可是那祭师在那里却是满身血污的，好像古时候的圆目巨人，[27]在劈开那牺牲，拿开脏腑，摘出心肝来，把血洒在祭坛四周，做那些敬神的事情。在一切之后，他烧起火来，把山羊放在上边，连皮和一切，也将绵羊连羊毛和一切，那烟是庄严而神圣的，便升了上去，渐渐消灭在天上了。

可是那斯库泰人却排斥所有的牺牲，以为这些太是卑微，但是使用人去祭祀阿耳忒弥斯，[28]因此使得神满意。

这些办法都是的确很适当的，以及那亚西里亚人，佛律癸亚人和吕狄亚人的，但是你如到了埃及，那时这才初次看见许多的庄严而且真是天上的事情，——宙斯是一个绵羊的头，好赫耳墨斯是一个狗头，潘则是完全变成了一只山羊，[29]别的神有变作白鹭[30]的，有的变作鳄鱼，有的却变作猴子。

“如果你想查问，要好好的知道，”[31]那么你可以听到许多贤人，文士以及剃发的先知们所说，——但事先有如人家说的，“没有受戒的人们，关上你的门吧！”——据说从前战争的时候，和巨人们的造反，神们非常恐慌，来到埃及，以为从那里准能逃过那敌人了，那时有一个神在恐怖中变作山羊，又一个变作绵羊，有的变作别的兽和鸟类，为此就保存那些神们的形状到了现在。这些事情，自然是有纪录，放在圣殿里边，还是几万年前所写的！

他们的祭祀也与我们相同，除了他们却为牺牲哀哭，在杀了之后，站在它的四周，捶他们的胸膛。有些时候单只是宰了，随即埋掉。

阿庇斯[32]乃是他们神们的最大的，若是它死了，有谁那么看重自己的头发，敢于不把头剃得光脱，表示哀悼呢，即使他头上有那尼索斯[33]的紫色的发缕？可是阿庇斯是一群里的神，挑选出来继续前回的那一位的，理由便是因为他是比那常牛要更为美丽和庄严。

关于群众的这样行为和信念，我以为并不需要人去批评他，但只要一个赫剌克勒托斯，或是得摩克里托斯，[34]那一个来笑他们的无知，这一个来哭他们的愚蠢罢了。

注　解

〔1〕　“邪道”原文意云“为恶灵所附”（kakodaimôn），这里姑用意译。

〔2〕　埃托利亚（Aitôlia）事件即指卡吕多尼亚（Kalydonia）人的灾难，国王俄伊纽斯（Oineus）祀神，独忘记了阿耳忒弥斯，她乃遣野猪去为害地方，以为报复。俄伊纽斯的儿子墨勒阿格洛斯（Meleagros）与诸人共除灭野猪，为争猪首的关系和他的母舅冲突，被他杀死。当初墨勒阿格洛斯诞生时，闻运命女神相谓，此儿生命当如炉中木橛，木烬当死，其母急起取木，熄火珍藏，至是愤极，乃取木焚烧，木烬人亦随死。

〔3〕　埃提俄庇亚人（Aithiopes）本意云焦面人，太阳的儿子不善御车，致出轨乱走，太靠近地面，非洲人连脸都烧焦了，故得是名。其地居人善良正直，为神们所爱，常与饮宴，见于荷马诗中。

〔4〕　涅斯托耳（Nestôr）为皮罗斯（Pylos）岛的王，从征特洛亚，后得平安返国。

〔5〕　希腊军往征特洛亚，由密刻奈国王阿伽门农（Agamemnôn）率领前去，到了奥利斯（Aulis）地方，因为射了阿耳忒弥斯的一只神鹿，得罪了女神，所以好久得不到风，不能出发。据占卜者说，须将阿伽门农的女儿伊菲革涅亚（Iphigeina）杀了祭神，才能够解除这场灾祸。欧里庇得

斯（Euripides）著有一篇悲剧，便是写这事的。

〔6〕 赫卡柏（Hekabê）为特洛亚王后，城破后为俘，为俄底修斯所分得，唯欧里庇得斯悲剧则云属于阿伽门农，归至中途而死。

〔7〕 克律塞斯（Khrysês）系特洛亚的阿波隆庙中祭司，有女名阿斯堤诺墨（Astynomê），平常通称克律塞伊斯，为阿伽门农所略取，其父往求不能得，乃诉诸阿波隆，降瘟疫于希腊军中，迫使阿伽门农归还克律塞伊斯，见于《伊利阿斯》卷一。

〔8〕 阿波隆的儿子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êpios）长于医疗，能起死回生，冥王诉于宙斯，乃用雷火击死。阿波隆对于宙斯不敢报复，乃迁怒为宙斯制造霹雳的库克罗普斯（Kyklops），辄加杀害，以是获罪，罚至下界为奴。帮助主人，使别人代死，有阿尔刻斯提斯一件事，见第一四篇注〔7〕，便是那时候的事情。

〔9〕 阿波隆被罚下界为奴，共有两次。其一为杀那巨人，为阿德墨托斯（Admêtos）服役，乃是个人的事，其二则是与人共犯，所以有波塞冬在内，但此外同谋的人似并未处分。据说有一回家庭中发生阴谋，对于宙斯欲行废立，他幸而得到了多手怪物的帮助，把他们的计画镇压下去，将波塞冬与阿波隆二人判了徒刑，大约是他们领头的吧。他们到特洛亚烧砖筑城，但是国王拉俄墨冬（Laomedôn）却很是刻啬，不肯给他们工资，因此引起了灾祸，这却是另外的一件事了。

〔10〕 德剌赫墨系希腊银币，普通价格是三十个约等于十二块钱，虽然是各地方略有不同，不知道特洛亚的价格

如何，但是大略总是相差无几吧。

〔11〕　克洛诺斯（Kronos）是乌剌诺斯（Ouranos）即是天与该亚（Gaia）即是地的儿子，但是天地长是拥抱，所生子女拘禁在黑暗里不能行动，所以克洛诺斯首先发难，用了金刚石镰刀，切断了乌剌诺斯的男根，天地开始分离，于是世界上的黄金时代也起头了。可是他生怕自己的子女会得造反，所以生下来时便即吞吃了，只有宙斯由于母亲瑞亚（Rhea）的计画，用一块石头替代了他，放在克瑞忒岛上，有母山羊把他喂大，后来推倒克洛诺斯取得王位。堤厄斯忒斯（Thyestês）是密刻奈国王阿特柔斯（atreus）的兄弟，因先世业缘多有纠纷，堤厄斯忒斯先引诱了王后，阿特柔斯因放逐之，嗣复伪为和解，召与宴会，却杀了堤厄斯忒斯的子女，取肉供馔，既吃之后始以头手相示。阿特柔斯是阿伽门农的父亲，这件孽缘在他的下一代中，这才完结。

〔12〕　宙斯与海洋神女墨提斯（Mêtis）要好，但据该亚预言，她所生的儿子将胜过父亲，所以等她怀孕的时候，宙斯就把她吞了，那胎就在宙斯头里生长起来，后来经赫淮斯托斯用斧子把脑壳劈开，生下来的便是雅典那。墨提斯原意云智慧，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os）在他的书里说，她给宙斯出主意，给克洛诺斯吃下一服药去，使他以前所吞吃的子女都吐了出来，帮助他一起与克洛诺斯作战。关于劈开脑壳的事，参看第一篇第一三节。

〔13〕　塞墨勒（Semelê）为宙斯所爱，赫拉很是妒忌，乃变作一个老妪，说那恐怕不是真的宙斯，劝她要宙斯现出真形来，因为她知道凡人经不起那神威，一定要被雷火所烧死了。塞墨勒听她的话，要宙斯立誓答应一件事，随后说出

她的要求来，宙斯虽明知要出事情，但誓言在先不能改悔，所以只好正装出现，雷电环绕，人物皆毁，唯胎儿尚在，宙斯乃拿来装在自己的腿肚子里，到了临时才又把它取了出来。关于此事，参看第一篇第一二节。

〔14〕 “风生儿”（hypênemion pais）是从“风生蛋”这字化出来的，凡是母鸡单独所生，不能孵化小鸡的称作风生蛋。

〔15〕 宙斯平常多有外遇，赫拉因此也就多妒忌，这大概是发生于这种时候。宙斯把赫拉挂了起来，赫淮斯托斯奔去救助，宙斯抓住他的腿，将他丢出天外去，他跌落下去过了一天一夜，终于落在棱木诺斯岛上，经岛上的人照顾，把他的伤养好，可是腿就跻了。

〔16〕 阿斯堤阿那克斯（Astyanax）为特洛亚勇士赫克托耳（Hektôr）的儿子，特洛亚既下，他也被俘，其时还只有几岁吧，但是希腊人很不放心他，怕他将来的报复，由俄底修斯主张，把他由城墙上摔下去死了。欧里庇得斯在悲剧《特洛亚的女人》（Trôades）中曾写其事。

〔17〕 瑞亚（Rhea）在希腊神话上，作为宙斯的母亲，诸神之母，是没有什么故事的，也没有特别的庙宇和祭祀，但是在后来新添神话上却很是重要，自公元前四三〇年顷起，雅典也新建了她的庙，不过这只是借她的旧名，那些神话也是外来的了。这是从小亚细亚的佛律癸亚（Phrygia）进来的，一种东方的女神，所谓“大母”，就是一切生命之母，代表自然生命之力，在希腊便称她为“瑞亚”，虽然她的本名是库柏勒（Kybelê），或是阿格狄斯提斯（Agdistis），这便不像希腊名字了。因为她本来不是瑞亚，所以她并不是老太

太，也没有过了她的盛年，她实在是永久少壮的，看她的雕像乃是一个中年的妇女，肚腹庞大有似怀孕，有时也雕作有好些乳房，表示她的多产，那么我们对于她的恋爱故事更何必觉得奇怪呢？阿提斯（Attis）是佛律癸亚的一个牧人，为库柏勒所爱，其后阿提斯意欲别娶，她乃使得他发狂自宫而死，大神听从她的请求，使他的精魂进入松树，从他的血里开放出堇花来。

〔18〕　关于阿佛洛狄忒的私通，参看第一篇第二一节，关于塞勒涅的夜游参看同篇第一九节。

〔19〕　时节女神（Hôrai）共有三人，代表四季，因为古人常把秋冬并作一季，所以只有三个。虽然也算作宙斯的女儿，但在神话中几乎没有什么故事。

〔20〕　伊里斯（Iris）是虹的女神，本来是神的使者，特别是赫拉的，但是在神话上不大看见她，所以她的职务似乎被赫耳墨斯所独占了去了，事实上也因宙斯的事务特别多的缘故吧。

〔21〕　原诗见《伊利阿斯》卷一。

〔22〕　伊克西翁（Ixiôn）因谋杀他的丈人，没有人肯为祓罪，乞宙斯为之祓除，但是后来竟想诱惑赫拉，由是获罪，在冥间缚着轮上永远转着。参看第一篇第九节。坦塔罗斯（Tantalos）的得罪最通行的说法是他用人肉试探神们，但也有别种说法，说他偷窃神食仙酒给他的朋友，并且妄谈神们的秘事。这里说他们行为乱暴而多嘴，似乎所指即是诱惑赫拉和说神们的秘密这两件事了。

〔23〕　阿波隆的庙在得尔福（Delphoi），诞生地则为得罗斯（Dêlos）岛，所以两处的人都认他为同乡。

〔24〕 普剌克西忒勒斯（Praxitelês），波吕克勒托斯（Polykleitos）与斐狄阿斯（Pheidias），均为希腊有名的雕刻家，生于公元前五世纪至四世纪。

〔25〕 斐狄阿斯所作俄林庇亚宙斯大像，备极华美，悉以黄金象牙作装饰。庇萨（Pisa）在俄林庇亚左近，此处即以代表其地。

〔26〕 “完全”（enteles）系指牲体没有缺点，特别是未经阉割。

〔27〕 “圆目巨人”原名库克罗普斯，与注〔8〕所说的一样，但是所指却截然不同。上边的是给宙斯做铁工的一种小神，虽是一目，却并不凶恶，至于这里所说的则是俄底修斯所遇到的吃人的怪物，具如《俄底塞亚》所说，欧里庇得斯著有羊人剧，译名《圆目巨人》，今用其语。第二篇中亦曾说及，参看第二节。

〔28〕 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见注〔5〕）将用作牺牲，以祭阿尔忒弥斯的时候，被女神救了去，只留下一只鹿做替代。她却被带到陶洛人那里，即是现今的克里米亚，古时称为斯库提亚（Skythia），那里崇祀女神，却用人以祭，抓到外国的人就杀以祀神，伊菲革涅亚即为她的女祭师，专司其事。后来她的兄弟来到，将要被杀，乃相将逃出。欧里庇得斯著有悲剧，名为《在陶里卡的伊菲革涅亚》，就是写的这事。

〔29〕 希腊与埃及的神话统系全不相同，但古代希腊人多相信其间有相通之处，赫罗多德《史记》卷二中，便说埃及叫阿波隆为荷路斯，得墨忒耳为伊西斯，阿耳忒弥斯为部巴斯提斯，此外赫耳墨斯则为托特。因为埃及的神多是人

身兽头，或是整个兽身的，所以便发生变形的传说，就是这里所说的。

〔30〕　白鹭原名伊比斯（ibis），系埃及一种神鸟，据赫罗多德说，这是一种深黑色的鸟，有鹤一样的腿，嘴很是弯曲，大小大略像秧鸡一般。另有一种常见的，则是头和脖颈都无羽毛，别处的全是白色，但是头项都是漆黑的，翅膀的尖端和尾巴末了也是如此，它的嘴和腿则与别种很是相像。它善能捕蛇，以是在埃及很见珍重，又为智慧之神托特的神圣的鸟。

〔31〕　此句为荷马的诗句，见于《伊利阿斯》卷十一。

〔32〕　阿庇斯（Apis）为埃及的神牛，它本是从群牛中挑选出来的，因为具备特别的那些条件，所以奉为大神的代表。据赫罗多德《史记》卷三里说明它的特色，毛色是黑的，但是在额上有一白色的方块，背脊上有一只鹰的模样，它的尾巴毛是两岐的，舌头上面有一块突起。它死了的时候，人民都应当服丧，这就是剃光了头，表示哀悼之意。

〔33〕　尼索斯（Nisos）为墨伽拉国王，头上有紫发一缕，若此发存在则其国亦永不灭亡，当克瑞忒王弥诺斯来攻的时候，国王的女儿斯库拉（Skylla）爱上了弥诺斯，暗地里把那缕紫发剪下来了，所以墨伽拉城随即陷落。但是弥诺斯却很是生气，将斯库拉挂在船后边，在海面上拖着走，结果化为海鸥，尼索斯则化为海鹰，永远追逐着它。

〔34〕　赫剌克勒托斯（Herakleitos）是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哲学家，因为性情忧郁，所以有哭的哲学者之称，他有一句有名的格言，说万物流转（panta rhei），有如濯足河流，此刻的水已非刚才的水了。得摩克里托斯（Dêmokritos）为

公元前五世纪的人，以首创原子说闻名，为唯物论者的祖师，柏拉图一派观念派的哲学家据说顶怕他，常搜集他的著作付之一炬，或劝他们著作流传已广恐难尽收，始行中止云。得摩克里托斯常笑世人营营均属徒劳，故世有笑的哲学者之称。

第一六篇　爱说诳的人

《爱说诳的人》　（Philopseudês）一名《不信者》（Apistôn），这题目说明了两面，一面是那边那些专爱说诳话的人，一面是不相信的，这里是堤吉阿得斯代表了著者。著者的态度这里与平素有点不大相同，平常讲到神话里的虚妄故事他总喜欢嘲弄那古代的诗人，以为他们扯谎，这回却有恕词，因为诗与真实差不多是对立的，运用空想就会脱离了现实，所以做得好诗好小说的人免不了要说些假话。他所攻击的乃是当时的哲学家，实在就是所谓学者，他们乃是“爱智慧”的人，论理应该是切实懂得事理的人了，但是他们只凭了传统，各立门户，有所主张，可是也只用空想，弄些诡辩，实际是和庸众没有什么不同。古来的哲学家虽然也不免是空论居多，但不少杰出的人物，如公元前六世纪有那伟大的唯理派哲学诗人克塞诺法涅斯（Xenophanês），他首先非难荷马、赫西俄多斯的以人间种种恶行加于诸神，又反对神人同形的神话道，假如牛马狮子有手能绘画作诗，那么牛就会造出像牛的，马就会造出像马的神来吧，又说道，埃提俄庇亚人说，神们是塌鼻子黑脸的，特剌刻人说是碧眼红毛的吧，同时还有唯物的原子论者得摩克里托斯（Dêmokritos），如本文中也曾引到他的故事。但时移世易，在经过五六百年

之久，情形大不相同了，有如在《渔夫》（Alieus）里所说，各种学派已经名实不符，变成了庸俗以下的东西了，他们不但不足为群众的表率，简直同流合污地成为他们的先进了。在《伪预言者亚力山大》里第二五节说，柏拉图派，画廊派，皮塔戈剌斯派成为他的朋友，与他和平共处，这就足以作本篇的注脚。这个伪预言者是著者同时代的人物，种种利用迷信骗人的事情写的很是详细，但写的时候是真有点动了感情，文章不大写得很好，所以这回没选择，虽然觉得很是可惜的。本篇中著者露出本相来，侃侃与说诳者争辩，不免减少讽剌之趣，似亦是一个缺点。

第一六篇　爱说诳的人

上场人物

堤吉阿得斯（Tykhiades）　本篇里主要说话的主人，全篇故事全是由他转述，其中说诳话的人物有那生病的老学者欧克剌忒斯（Eukratês），医师安提戈诺斯（Antigonos），散步派哲学家克勒俄得摩斯（Kleodêmos），画廊派得诺玛科斯（Deinomakhos），学园派伊翁（Iôn），阿里格诺托斯（Arignotos），另外有给老人做证明的叫作“红头发”（Pyrrhias）的一个用人。

菲罗克勒斯（Philoklês）　听故事的对手。

堤吉阿得斯　菲罗克勒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人们那么爱诳话，他们不但自己喜欢说些不着实的故事，而且也特别要听人家讲这一类的话？

菲罗克勒斯　堤吉阿得斯，那有好许多理由，使得人们为实用起见，不得不说些诳话呢。

堤吉阿得斯　有如俗语所说，这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我所问的不是那因了实利而说诳的人。那样的人是可以原许的，有些还简直值得夸奖，他们欺骗那敌人，或者为了安全的缘故在急难中使用这种疗法，有如那俄底修斯[1]所做的许多事，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同伴们的回家似的。好朋友，我说的乃是那些人，他们没有什么作用却把诳话放在实真的前面，喜欢这个东西，玩弄着过日子，没有什么不得已的必

要。我想要知道，他们这样的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菲罗克勒斯　你真是在什么地方看见有这样的人，天生有诳话的爱好的么？

堤吉阿得斯　这样的人多得很哪。

菲罗克勒斯　那么这还有什么理由，他们不说真话除了愚蠢之外，因为他们不取最善而取了最恶的嘛！

堤吉阿得斯　菲罗克勒斯，这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我可以指示给你看，有许多人在别的方面很有理性，可以佩服的有智慧，但是不知道怎么却染了这一种病，成为诳话的爱好者，所以本来虽是很好的人，却喜欢欺骗自己和相识的人，这令我很是觉得烦恼。那些古时的人们，在我说之前你该已经知道，如赫罗多德，克尼多斯人克忒西阿斯，[2]以及他们以前的那些诗人，连荷马在内，都是有名的人们，他们用了写下来的诳话，因此不但欺骗了当时听着的人们，并且保存在最美的言语和韵律中间，把这些诳话还一代一代的一直传到我们。我实在是很有些时候替他们感觉羞耻，在他们讲乌剌诺斯的阉割，[3]普洛墨透斯的械系，巨人们的叛乱，冥土的种种悲剧场面，以及宙斯为了恋爱变成一头公牛或是一只天鹅，有些女人变成一只鸟或是熊，还有那些天马[4]啦，吉迈剌啦，戈耳工啦，库克罗普斯啦，一类东西，非常奇异可怪的故事，只可使得那还是害怕摩耳摩和拉弥亚[5]的小孩们高兴罢了。

关于那些诗人们，这也还罢了，但是连那都市和全体人民都是一致的并且公开的说诳话，那就不更可笑么？克瑞忒岛人毫不觉得羞辱的展示着宙斯的坟墓，[6]雅典人主张厄里克托尼俄斯从地里出来，最初的人简直是像菜蔬一样乃是从

阿提刻的泥土长出来的，但是这比起忒拜人的故事，他们是从大蛇的牙齿生长的，所以称作播种的人，却是要比较庄严得多了。可是假如有什么人，不以这种荒唐的故事为真实的，要认真的加以查究，以为只有科洛伊玻斯或是玛耳癸忒斯[7]才会相信，说特里普托勒摩斯坐了飞蛇在空中奔驰，[8]或是潘从阿耳卡狄亚到玛剌同前来助战，或是俄瑞堤亚被北风抢走，他们便要说他是不敬而且愚蠢的人，因为他会不相信这样明显真实的事情。诳话是那么样的占有势力。

菲罗克勒斯　堤吉阿得斯，可是那些诗人和各都市似乎也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诗人们引用故事里顶好玩有趣味的地方，混和在他们的作品里，这是为了读者最是需要的，至于那雅典人，忒拜人和别处的人，用了这些方法使得他们的故乡看去更是庄严。如果从希腊全国除去了这些神话分子，恐怕这就无法来阻止导游的人免于饿死，因为异邦人并不要听那真话，即使这是免费的！可是没有这种理由，却是喜欢说诳话的，那是当然很可笑的了。

堤吉阿得斯　你说的很对。我就是刚从那伟大的欧克剌忒斯那里，听了许多不可信的故事，到你这里来的。说的更正确一点，在谈话的正中，我因为不能再忍受那些夸张的话，所以走了出来，他们好像是厄里倪厄斯[9]似的，用了许多异常可骇的话把我轰走了。

菲罗克勒斯　但是，堤吉阿得斯，欧克剌忒斯是很可信赖的人呀，没有人会得怀疑他，拖着那么长的胡子，也有六十岁的人了，又是那么样专心哲学，平常也不会容忍别人在他面前说诳，何况他自己去干这样的事情呢。

堤吉阿得斯　朋友，你就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怎样的竭

力主张，并且对于大多数立誓保证真实，还引他的儿辈作证，所以我看着他，心里种种的想，是他发风了么，有点失了常态，或者他本是一个骗子，在这样长的时间，我竟没有看出来，乃是狮子皮裹着的一个可笑的猴子：他所讲的那些故事乃是这样的荒唐。

菲罗克勒斯　这些是什么呢，堤吉阿得斯，凭了赫斯提亚，[10]〔请告诉我吧。〕因为我很想知道，在那大胡子后面隐藏着怎么样子的欺骗呢。

堤吉阿得斯　菲罗克勒斯，我以前有些闲暇的时候常去访问他，今日我想找勒翁提科斯，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如你所知道的，但是从他的奴子[11]听说，今朝一早到欧克剌忒斯家去看他的病去了，我就走到那里去，有两个目的，去找勒翁提科斯和访问欧克剌忒斯，因为我不曾知道他生病了。

我在那里没有找到勒翁提科斯，因为他刚才一会儿以前走了，据他们说，但是我却找着了许多别的人，有散步派的克勒俄得摩斯，画廊派的得诺玛科斯，和那伊翁，你知道他是该被赏识为柏拉图学派的唯一学者，他能深知那人的真意，并且解说给别人听的。你看我所说的是怎样的人物，全知全德，站在各学派的先头，都是可尊敬的，而且连看着也几乎是可畏惧的了。此外还有那医师安提戈诺斯也在场，我想这是因了生病所以叫来的吧。欧克剌忒斯似乎已经好一点了，这毛病是慢性的，他的脚上的风湿病又犯了一回就是了。

他看见我的时候，叫我靠着他坐在床上，并且把他的声音放低一点，像是病人一样，虽然在我进去时听见他大嚷，主张什么论点。我很小心的不要碰他的脚，在他近旁坐下，

先说了照例的辩解的话，说不知道他生了病，及至知道这事，便即跑来了。

这时候，我想，大家关于毛病的事似乎已经谈得很多，现在还继续着，而且各人提出好些的疗法。那时克勒俄得摩斯说道：

“所以假如用了你的左手，从地上抓起那地鼠[12]的牙齿，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杀死的，裹在刚剥下的狮子皮里，随后拿来捆在你的腿上边，那痛就立刻止住了。”

得诺玛科斯说：“不是狮子的，我听说，乃是母鹿的皮，这还是幼小，没有交配过的，这事情因此更可信用，因为母鹿跑的快，它的脚很强健。狮子是勇猛，它的脂肪和右边的前脚，以及胡子里直立的刚毛，那是很有效力的，如若有人知道怎样利用它，念着各样适当的咒语，但是用在脚的治疗上它是没用什么力量的。”

克勒俄得摩斯说道：“我以前也是这些样想的，觉得这应该是母鹿的皮，因为它走得快，但是近来有利彼亚[13]人，熟悉这样事情的人告诉我，说狮子是比母鹿要更快。他说：不相干，狮子追赶母鹿，并且捉住它们。”

在场的人都称赞说，这利彼亚人的话说的很对。但是我说道：

“你们真是这样地想，以为某种咒语可以止住这样的事，或者外边的包扎能够影响里面的病源么?”他们把我的话付之一笑，明显的将我鉴定为大大的傻子，假如我连这最明白的事情还不懂，这是凡有知识的人所没有不以为非的，只是医师安提戈诺斯，在我看来，似乎对于我的问觉得有点高兴，因为他，我想，是好久被冷淡了，他因了职务上的关

系，想帮助欧克剌忒斯，所以劝他戒酒，菜食，并且一般的限制他的活动。

但是克勒俄得摩斯带着微笑说道：

“你说什么，堤吉阿得斯？你以为用这种手段减除病苦是不可信么？”我答说：

“是的，我因为还不是流着鼻涕的傻子，至于相信拿了与内部病证别无关系的东西，却用了你所说的什么文句，和什么把戏，从外面贴上，说是有效可以医病。那是不可能的，无论你用涅墨亚的狮子[14]的皮，包上十六只整的地鼠也是没有用的。我实在时常看见狮子自己还因为脚痛瘸着脚走路，披着整张的皮呢！”

得诺玛科斯说道：“你还全是门外汉，对于应用这些东西怎样适应于病证的事情，也一点不肯学习。我想你恐怕还不承认极其明显的例子，有如赶走定期的寒热，驱除蛇虫，医治鼠蹊肿，[15]和有些老婆子们做的别的事情。但是那些假如真是可能，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用了同样的方法这偏是不可能的呢？”

我说道：“得诺玛科斯，你这是求结论于无穷尽了，俗语说，一个钉子敲出一个钉子，因为这是极不明了，你所说的事因了那种力量的帮助而成功的。假如你不能先用了论理的证明使得我相信，那寒热和炎症是怕惧神圣的名字和夷人的言语，所以从肿处逃走了，这是出于自然的结果，那么你所讲的也只是老太婆们的故事罢了。”

得诺玛科斯说道：“在我看来，你这样的说话，似乎你不相信那些神们，因为你以为那些医疗不是用了神圣的名字所能做得到的。”我答说道：“好先生，请你不要这样说，因

为即使神们是存在的，也不能阻止那些事情一样的成为虚妄。在我是尊敬神们，并且从他们的医疗上面，和用了药物诊察惠顾病人，使得恢复上面，看见他们的行事。实在是阿斯克勒庇俄斯[16]自己，以及他的儿子们，医治病人，靠了应用温和的药品，并不是包上什么狮子皮和地鼠的。”

伊翁说道：“我们且让那人[17]去吧。我将告诉你们一件奇异的故事。这还是我少年时候的事情，大约是十四岁，那时有一个人走来，告诉我的父亲，那个收拾蒲桃树的弥达斯，平常是一个很壮健而且勤劳的用人，在大约市满[18]的时候给毒蛇咬了，所以躺倒了，那条腿几乎就要腐烂。那时他正在整理蒲桃的枝，把它缚在架子上，那长虫爬了过来，在他的大拇趾上咬了一口，却随即很快的进它的洞里去了，他呻吟着，痛得几乎要死了。

刚才得到报告，我们看见弥达斯本人在担架上由他的同僚奴隶抬了来了，全身肿胀，而且皮色发青，表面似乎都发粘了。我的父亲很是着急，在场的一个朋友却对他说道：‘请放心吧，我将立刻就去，给你找一个巴比伦人，就是那些迦勒底人之一，他就能医好这汉子。’现在不要把话拉长了，那巴比伦人来了，把弥达斯救活了，用了咒语将毒气从他的身体里赶出，并且将一个已死闺女的墓石上打下一小片来，给他裹在脚上。

或者这还是平常的事情，虽然弥达斯自己就拿起抬他来的那担架，回到农场里去了，那咒语与墓石的碎片的力量有这样的大。但是他[19]还做些别的事情，那才真是神奇。第二天早晨，他走到农场去，从古书里读那神圣的名字七遍，用了火把和琉黄祓除了那地方，又环绕了走过三趟，将在那

界内的爬虫都叫了出来。它们到来，如同被那咒语引了来的，有多数的蛇，小毒蛇，蝮蛇，有角蛇，标枪蛇，癞虾蟆和吹气虾蟆，只有一条老蟒蛇留下，我想这是因为它的年纪老了，爬不动，所以没了能够应召到来。那术士说，这没有全到，便从蛇中间选了一条最年轻的做使者，差去叫那蟒蛇，它随即也到来了。在它们都聚集的时候，巴比伦人便向它们喷了一口气，它们就在这口气里都烧光了，我们见了只出出惊。”

我说道：“伊翁，请你告诉我，那个年轻的蛇的使者，是用手搀着蟒蛇，你说它是年老了，还是它有一根拐杖拄着的呢？”

克勒俄得摩斯说道：“你是在开玩笑了。我自己从前也是比你要更不相信这样的事，因为我想从道理上没有这些可能，但是在我初次看见外夷的客人飞的时候，——他说，是从北风那边[20]来的，——我相信了，被征服了，在很长的抵抗之后。我看见他在白昼飞翔，水面上行走，慢慢的从火里边走过去的时候，那我当怎么办呢？”

我问道：“你真看过么，那个从北风那边来的人飞翔，或是在水面上行走么？”

他答道：“的确看过，他穿了他们[21]所穿的生牛皮的鞋，至于他所做的那些细小的事，何必一一细述，例如差遣小爱神[22]出去，召来精灵，叫陈年的死人上来，使赫卡忒[23]自己当前出现，将月亮抓下来的这些事。但是我将把我所见的一件告诉你们，这是他在阿勒克西克勒斯的儿子格劳吉阿斯的家里所做的。

格劳吉阿斯的父亲刚才死去，他继承了财产的时候，他

爱上了克律西斯，是得墨阿斯的妻子。那时候我是被聘请为哲学的教师，假如不是这恋爱的事情使得他忙不过来，或者他已经通晓了散步派的学说一切了吧，因为在十八岁的那时他已懂得三段论法，学完了自然哲学[24]的讲义了。可是关于那件恋爱事件无法可想，把这事全盘告诉了我，我呢因为是他的教师，自然只得给他找来那个从北风那边来的术士，付给现金四木那，[25]作为预先购办祭品之用，随后再给十六木那，假如他到得了克律西斯。那人等到月亮渐圆，因为这种仪式大抵是那时举行的，在家中院子里掘了一个坑，半夜里召集格劳吉阿斯的七个月以前死了的父亲阿勒克西克勒斯来。老人对于那恋爱事件着了恼，很生了气，但是末了也随他去了。其次他又把赫卡忒请来，带着她的三个头的狗，他又拉下那月亮来，是有多种形状的东西，随时现出不同的样子，最初显示一个女人的模样，后来变作一头很美丽的公牛，随后看去是一只小狗。末了那从北风那边来的人用了泥土做成一个小爱神，说道：去吧，带克律西斯来。泥人就飞了去，不久她就站在门口，她就和他在一起，直到我们听见鸡叫了。那时月亮飞上天去，赫卡忒就没入地下，其余的鬼物也不见了，我们送克律西斯出去，刚在黎明的时候。堤吉阿得斯，你如果看见这些，那么你就不会再不相信，符咒是有些好处了。”

我说道：“你说得对，我应该相信了，假如我看见这个，可是我想这里还得加以原谅，如果我不能够同你一样看得清楚。但是我知道你所说的克律西斯，她是一个多情的女人，容易得手的，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必要，要泥土的使者，从那北风那边来的术士以及月亮亲身去叫她，其实是只要二十

五德剌赫墨[26]就可以把她带到北风那边的国土去了。因为那个女人特别听从这符咒的号召，她的情形是和鬼物正是相反，它们假如听见一点铜铁的声响，它们就逃跑了，照你所说，但是她呢，如果哪里有银子的响声，她就向着这声音来了。特别我觉得奇怪的是那术士，他有能力使得那些最富有的女人们爱他，这样可以弄上整千的银子，却怎么这样小气的，为了四个木那来替格劳吉阿斯行媚术呢。”

伊翁说道：“你做的很可笑，对于一切事都不相信。我这里就想问你，关于那些明明白白的祓除恶鬼，使那被鬼迷的人从恐怖中解放出来的人，你将怎样的说呢？这用不着我多说，大家都知道那个从巴莱斯提涅[27]来的叙利亚人，是那方面的达人，他曾经接受过多少人，都是在月光下倒了下来，[28]滚着眼珠，嘴里满是白沫，可是他都使得他们站立起来，打发他们回去恢复了意识，解救了困难也得到一笔大的酬金。他们躺着的时候，他站在旁边说道：你们从哪里进到他的身体里去呢？那病人不则声，可是鬼物用希腊话或是别的夷人的话回答，说他是从哪里来的，怎样又怎么进到那人的身体里。他就说誓愿，如若不听，再用威吓，终于将鬼赶走。我还的确看见过一个出去，黑的像烟似的颜色。”

我说道：“伊翁，你看见这样的事算不得什么，因为你们这派的祖师柏拉图，曾经把那所谓形相[29]清楚的指示给你看了，不过我们这些眼力不好的人看去只是朦胧的东西就是了。”

欧克剌忒斯说道：“难道这只是伊翁一个人看见这样的东西，不是有许多别人也遇见鬼物，有的在夜里，有的也在白昼么？至于我自己，不但是一次，简直将有千百次了。最

初我是惊慌了，但是现在也习惯了，并不觉得什么奇怪，特别是那阿剌伯人给我那个十字架[30]上面的铁所做的指环，并且教了我那许多名字的咒语之后。但是，堤吉阿得斯，或者这你也不相信我吧。”

我说道：“我怎么会不相信得农的儿子欧克剌忒斯呢，一个贤者，非常独立自主的人，在他自己的家里，自由的发表他的意见？”

欧克剌忒斯说道：“总之关于那雕像的事情，家里的人，小孩，青年以及老人们，都曾看见过，你不但从我这里，就是从我们家里人都可以听到的。”我说道：“这是什么雕像呢？”他说道：“你没有看见么，在你进来的时候，在院子里有一座很好的雕像，是造像的得墨特里俄斯[31]的作品。”我说道：“你是说那投圆盘[32]的人么，屈着身子做出投掷的姿势，回过头来看着拿圆盘的手，一只脚略为弯曲着，看去似乎投出去的时候立即要跳起来的样子？”

他说道：“不是那个，因为那是密戎的作品，你所说的投圆盘的人。我也不是说那在他旁边的人，那个头上缚着带子的美少年，那是波吕克勒托斯的作品。也不要管那你进来时右边的那些，在那中间站着克里提俄斯和涅西俄托斯所塑造的‘杀霸主的人们’，[33]但是你如看见在那水泉旁边，站着一个挺着肚子，秃头，披着外套露着半个身子，有几根髭须被风吹动，青筋显露着，像是一个活人的，我所说的便是这个人，人家说他是珀尔利科斯，那科林托斯的将军。”

我说道：“凭了宙斯，在流水口的右旁，我看见一个带着些带子[34]和干枯的花冠的，他的胸前还贴着镀金的叶子。”欧克剌忒斯说道：“这是我给他贴那镀金叶子的，在那

时候他给我医好了那苦得要命的三日两头的寒热。”我就说道：“那么我们的珀尔利科斯还是一个医生么?”欧克剌忒斯说道：“你不要讥笑，怕不久那人会得罚你。我很知道你所嘲笑的这个人像有怎么样的能力。你不是这样想么，他既然能够打发寒热出去，不是在他愿意的时候也能叫它来么?”我说道：“愿这人像慈悲而且宽大，正如他的勇敢。但是家里的人都看见他此外又做些什么事情?”

他说道：“一到了夜里，他便从站着的台上走下来，在屋里打圈子，我们都遇见他过，有时候他还唱着歌，他并不害什么人。人只要避开他好了，他就走了过去，对于看见他的人不加什么妨害。可是这是真的，他时常洗澡，彻夜的游戏，所以可以听见泼水的声音。”我说道：“看这情形，或者这像不是珀尔利科斯的，却是克瑞忒人塔罗斯，弥诺斯的儿子，他是一个青铜人，[35]你知道，环绕着克瑞忒岛走着。假如他不是青铜的，欧克剌忒斯，而是用木头所做，那就不妨算是代达罗斯[36]的发明品之一，而不是得墨特里俄斯的作品了，因他也像他们要从台上逃走，如你所说。”他说道：“堤吉阿得斯，你不要为了这讥笑后来后悔才好。我知道有一个人偷他每逢月初我们送给他的铜币，受到怎样的惩罚。”伊翁说道：“那一定是很厉害的吧，因为他是犯了盗窃圣物的罪了。欧克剌忒斯，他是怎么被罚的呢？我倒是很想听听，尽管这里的堤吉阿得斯要不相信也罢。”

欧克剌忒斯说道：“有许多铜币散放在他的脚底下，还有些小银币用蜡粘在他的腿上，和那银叶子，这些都是那些因他医好了热病的人的还愿或是谢礼。我们有一个该死的利彼亚的用人，是个马夫，这家伙着手想在夜里偷窃在那里的

所有的东西，等那像走下台来之后，就把这偷了去了。可是珀尔利科斯走回来，发见东西被偷之后，你看他是怎样的惩罚那个利彼亚人，并且举发他的罪状的！因为那不幸的人整夜的在院子里打圈子，不能够走出去，像是落在迷宫里了，直到白天里被抓住了，带着那些赃品。抓住之后他挨了好好的一顿打，以后活不多久，恶人得到恶死，他说，每夜里都被鞭打，所以到了次日身体上还可以看出伤痕来。堤吉阿得斯，请注意这件事，你再来讥笑珀尔利科斯，把我当作弥诺斯同时代的人一样的老髦好了。”我说道：“但是，欧克剌忒斯，若是青铜到底只是青铜，那也只是阿罗珀刻人得墨特里俄斯的一个作品，他不是神像制造者，却是个人像制作者，所以我并不怕珀尔利科斯的像，即使是珀尔得科斯活着，来恐吓他，我也是决不害怕他的。”

那时医生安提戈诺斯说道：“欧克剌忒斯，我自己有一个希波克剌忒斯[37]的铜像，大约有一肘[38]的高。一到灯心[39]灭了的时候，他就在家里绕圈子走，发出声响，将药瓶弄翻，药物混杂，药研翻倒，特别是在每年我们给他的祭祀迟误了的时候。”我说道：“竟有这样的事情，连医生希波克剌忒斯也要求祭祀自己，到时候吃不到完全的[40]牺牲，他就要发怒么？我想只要有人给他供点食物，或是奠蜜乳酒，[41]或是他的墓石上挂花圈，那就够了吧。”

欧克剌忒斯说道：“那么你们听我说罢，这事我还有证人，是五年前所看见的事情。那时正是收获蒲桃的时节，我在中午[42]我走过农场，把采集蒲桃的工人抛在后边，独自走向树林里去，心里想着什么事，兀自思量着。到了树荫中间，首先是一阵狗叫，我猜想是我的儿木那宋同平常一样带

了猎狗同他的同伴，到了树林中去了呢。可是这并不如此，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地震，同时有大雷一样的响声，我看一个极可怕的女人向着我走来，足有三十丈[43]高。她左手拿着一个火把，右手里一把剑，有三丈长，底下她长着蛇脚，[44]上边是像那戈耳工，[45]我说是她的眼光和那相貌的可怕。而且头上不是头发，却是一串串的蛇挂了下来，围绕着她的脖子，有些蟠绕在她的肩头。——看吧，朋友们，我说着故事，怎么样的毛发竖了！”他说着这话，拿臂膊给人看，真的是，因了恐怖寒毛都直竖起来了！

伊翁，得诺玛科斯，克勒俄得摩斯，和其他的人，都张开了嘴，热心地听着他，这班老人们被牵着鼻子走，对于这样不可信的巨像，三十丈高的女人，一个巨大的怪物，几乎要跪拜顶礼了！我却是在那时想，他们与青年人为伍，要教他们聪明起来，为他们所佩服，可是自己却是什么呀！只是他们的白头发和长胡子表示与婴孩不同，至于其他，就连婴孩也不会更容易接受诳话了。例如得诺玛科斯就说道：“欧克剌忒斯，请你告诉我，那女神的狗都有多么大呢？”

他答道：“比印度的象还要高，也是黑的，生着同样的很脏的纠结的皮毛。——我看见了她，站住了，把阿剌伯人给我的指环上的宝石转向手指的里面，赫卡忒就将她的蛇脚一跺地面，遂即裂开了一个绝大的深坑，有地狱[45]那么深，随后过了一会儿，她跳进里边去不见了。我鼓起了勇气，弯下身去探望，抓住了近地生着的一棵树，以免看得昏眩了直掉了下去。于是我看见了冥府里的一切，火焰河，那个湖，[46]三个头的狗，和那些死人，有些还认识。例如我的父亲，我清楚的看见，还穿着我们葬他时的那衣服。”

伊翁问道："欧克剌忒斯，那些鬼魂干些什么呢？"他答道："除以各依氏族同了他们亲戚朋友，躺在水仙花上边[47]消磨时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呢？"伊翁说道："现在且让厄庇枯洛斯之徒[48]来对于圣人柏拉图和他的灵魂说反驳好了！但是你在死人里边没有看见梭格拉底自己和柏拉图么？"他答道："梭格拉底我是看见的，但是不一定是他，这只是猜测罢了，因为他是秃头，而且鼓着肚子，柏拉图我不能认识，我想，是同朋友们不能不说真话。

在我一切都已看清楚了之后，那坑也就闭上了，其时家里的几个用人走来找我，其中有这个皮里阿斯就在那里边，他们来到这现场，在那裂目还没有完全闭上之前。皮里阿斯，你且说来，是我说的真话么？"皮里阿斯说道："是的，凭了宙斯，我听见坑里狗叫声，火光闪烁，我想，这是从火把里来的。"这证人锦上添花的说狗叫和火光，我不禁觉得好笑。

但是克勒俄得摩斯说道："你所看见的这些并不新奇，为别人所不曾见过的，我自己在不多久以前生病的时候，也看见过同样的事情。这里的安提戈诺斯给我诊病，为我护理。这是第七天，那热病是非常猛烈的一种狂热。大家都离开了我，关上了门，在外边等着，安提戈诺斯，这是你所吩咐的，让我有安卧的机会。那时我醒着的时候，有一个身穿白色外套的很美丽的青年在我的旁边出现，他将我扶起，领我从裂口走到冥府去，这我从看见坦塔罗斯，伊克西翁，提堤俄斯与西绪福斯[49]的时候，就即知道了。此外的事我何必更说给你们听呢？但是我来到法堂的时候，——埃阿科斯，卡戎，运命女神和报仇女神，[50]都在那里，——有一个

像是国王的人（我想，大概是普路同[51]吧）坐着，念那应该死的人名，因为他们生命的期限适值都已满了。那个少年赶快把我带到他的面前，但是普路同生了气，对了引领我来的人说道：‘他的线还没有满，所以让他去罢，给我把那铁匠得密罗斯带来，因为他已活过了纺锤以外了。’我自己高兴的跑了回来，从这时起就不发烧，但是我对大家说，得密罗斯怕要死了。他住在我们的隔壁，据传说他是有点什么病，过了不多的时候，我们听见哀悼他的人们哭声了。”

安提戈诺斯说道：“这有什么奇怪呢？我知道有一个人在下葬二十天以后复活，我在那人死前与复活之后，都给他看过病。”我说道：“这是怎么的，为什么二十天里他的身体会不腐烂，也并不因为饥饿而疲乏的呢？除非你那病人是厄庇墨涅得斯[52]了。”

我们说着话的时候，欧克剌忒斯的儿子们从运动场[53]回来了，一个已经过了少年期，一个大约是十五岁，他们在招呼过我们之后，就靠着他们的父亲在榻上坐下，另外给我端来了一把椅子。欧克剌忒斯看见了儿子们，仿佛使他记忆了起来，说道：“我愿这些成为我的喜悦，”说时用一只手放在他们俩上头，[54]“堤吉阿得斯，我告诉你的乃是真话。大家都知道怎样我爱他们的母亲，就是我的祝福[55]的妻子，这是显明的不但在她生前，就是在死后我也那么做，因为我把生存时所喜欢的一切装饰和衣服都一起的烧掉了。在她死后的第七天里，我在这里躺在榻上，像现在这个样子，慰解我的悲伤，因为我在静静的读柏拉图的关于灵魂的一本书。[56]在这个时候，得迈涅忒她本人进来了，坐下在我的旁边，正是同现在这里的欧克剌忒斯一样。”说时指着他的小

儿子，他就立刻打了一个寒噤，很是小孩气的，他听着故事可是以前就变了脸色了。欧克剌忒斯接着说道："我看见她的时候，就把她抱住，流着眼泪，几乎大声哭起了。但是她不让我哭，却责难我，虽然给了她别的一切的东西，可是一只涂金的凉鞋[57]没有烧，据说这是丢开了，在一个箱子的底下，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没有找到它，就只烧了一只。我们正继续着谈话的时候，有一只玛尔塔产的该死的小狗在床底下叫了起来，她就因了那叫声不见了。可是那只凉鞋在箱子底下被发见，随后把它烧了。

堤吉阿得斯，对于这种现象，清楚的看见，又是日常出现的，你还觉得是不相信么？"我说道："不，凭了宙斯，假如有人不相信，而且对于真理这样不敬，那就值得同对付孩子们一样，用涂金的凉鞋打屁股了。"

在这时候，进来了皮塔戈剌斯[58]派的阿里格诺托斯，有长的头发和一副庄严面孔的人，你知道，那个以智慧著名，人家称他是圣人的。我看见了他，不觉宽了一口气，心想现在他来了，这有如给了我们一把板斧，可以打倒那些诳话了吧。我自己说，这个贤者等他们再讲那样荒唐的话的时候，将封住他们的嘴了，这好像是机会女神给我转来了一个"机器上的神明"，[59]如俗语所说的。但是克勒俄得摩斯起来让座位，他坐了下来之后，最初是问病情，欧克剌忒斯答说现在是好得多了，他就问道："刚才你们在议论什么呢？我进来的时候听见，觉得似乎谈话是刚转入佳境了。"

欧克剌忒斯说道："没有别的事，我们只在说服这个钢铁[60]似的人，"说时指着我，"相信鬼物和妖异是有的，死人的灵魂在地上行走，在他们所愿意的人前出现。"我脸红

了，低下我的眼睛去，对于阿里格诺托斯表示敬意。他说道："欧克剌忒斯，或者是堤吉阿得斯说，只有那些横死者的灵魂才出来行走，例如自缢的，被斩首的，钉十字架的，和那同样的情形下去世，至于善终的人却并不如此。假如他是这样说，那他所说的就不好说怎么不对了。"得诺玛科斯答道："不，凭了宙斯，他以为这样的东西全然并不存在，也并不会现形。"

阿里格诺托斯朝我尖锐的看了一眼，说道："你是怎么说，你以为这都是不可能有，可是各个人，我可以说，都看见过的？"我说道："让我给自己辩解吧，假如我是不相信，那便因为只有我在众人里边没有见到，若是我看见了，自然也就会相信，正同你们一样。"他说道："那么，你几时如到科林托斯去，可以打听那里是欧巴提得斯的家，等指点给你这是在茱萸林左近的时候，你就走进去，告诉看门的提珀俄斯，说想看一看皮塔戈剌斯派的阿里格诺托斯掘起那个鬼物的地方，将它赶走了，从那时起那房子变得可以住人了。"

欧克剌忒斯问道："阿里格诺托斯，这事情是怎么的？"他答道："那房子是有很长的时间因为恐怖不能住人，如有人住在里边，立刻恐慌逃走，给一个可怕的凶恶的鬼怪所驱逐出来。所以那是要倒塌快了，屋顶也已将落下，全然没有人敢走进屋里去的了。

但是我听到了这话的时候，我拿起我的书来，——我有许多埃及[61]的书关于这些事情的，——在睡觉的时候走到那屋里去，虽然宿舍的主人竭力的劝阻我，几乎要拉住了我，在他知道了我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以为这是身蹈明了的危险。但我拿了灯，独自去了，在顶大的一间屋子里放

下了灯火，坐在地上，静静地读书。那鬼怪出现了，想我也是一个平常人，可以吓唬我同别人一样，他是很脏，有着长头发，并且颜色比暗夜还要黑。他站在我前面，试想从各方面进攻我，看哪边有隙可乘，忽而变作一只狗，忽而又变作一头公牛或是狮子。但是我准备着最可怕的咒语，用埃及话说道，追赶他到一个暗黑房子的角落里，把他镇住了。我看清楚了他已经下去，此后我就睡了。

到了早上，大家都已断望，心想我一定同别人一样，发见已经成为死人了，但是出于他们的意外，我却是走来了，随即去到欧巴提得斯那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他的房子已经清除，没有恐怖，现在已可以居住了。于是带了他和许多别人，——因为事情那么奇怪，所以都跟了我们来了，——我带领他们到了我看见那鬼物下去的地方，叫他们拿了铁镐和铲子来发掘。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在一拓[62]深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死人，已经腐烂了，只剩了骨骼摆在原来的位置。我们把它掘出来，埋掉了，那房子为鬼物所烦扰的事情也自此停止了。”

这是一个有超人的智慧，为大家所尊敬的人，阿里格诺托斯所讲的，所以这里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确信我是愚蠢，如果我还不相信，特别这讲话的人乃是阿里格诺托斯。但是我却并不为了他的长头发或是他所有的名声而退缩，我说道：“阿里格诺托斯，这是怎么的？你也是这样的么，本来是真理的唯一的希望，却满是烟和空想么？真是有如俗语所说，我们的宝物变成了炭了。”

阿里格诺托斯说道：“你若是不相信我，或者得诺玛科斯，这里的克勒俄得摩斯，以至欧克剌忒斯本人，那么你以

为有谁更是可以信用，关于这些事情与我们持相反的意见的呢？”我说道：“凭了宙斯，一个很可惊叹的人，从阿布得剌来的得摩克里托斯，[63]他完全相信这样的事绝不会有，所以他在城门外边一个墓道里把自己关在里边，不论昼夜的继续写作。有几个少年人，想戏弄他，并且加以恐吓，像死人似的穿了黑衣，戴上枯髅模样的假面，围绕了他，快步跳舞，或向上蹦跳。可是他对于他们的扮装毫不惊慌，也全然不向着他们看，仍旧写着字，只说道：把你们的儿戏停住了！他是那么坚决的相信，在离开了身体之后是没有什么灵魂了。”

欧克剌忒斯说道：“据你所说，假如得摩克里托斯真是这样想，那么他也是个愚人罢了。但是我将告诉你一件事，是我自己所亲历，不是听别人转说的。你听了之后，堤吉阿得斯，就是你也会相信故事的真实性了吧。

在我还少年时代，父亲因为我的教育关系，叫我住在埃及的时候，我忽然想要溯河到科普托斯，再从那里到墨木农[64]的像所在的地方，去听那对于初出的太阳所发的奇妙的声响。我所听到的，却不是像多数的常人所听见的没有意义的声音，但是对于我墨木农却真是张开口来，给我下了一道七联的神示，假如这里不是太脱线了，我就将给你们背那诗句了。但是在那上水航行的中间，我们遇着一个同行的门菲斯人，是一个庙里的书记，[65]非常有智慧，深通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据说是住在地底下的圣所里有二十三年，从伊西斯女神[66]学习法术。”

阿里格诺托斯说道：“你是说潘克剌忒斯，是我的老师，一个圣人，剃光了头，穿着细麻布，总是在那里想什么，说的不纯粹的希腊话，个子很高，塌鼻子，撅着嘴唇，有那细

细的两条腿。”他答道：“是他，是那个潘克剌忒斯，当初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每回在船停泊的时候，我看见了他所行种种的奇迹，特别是骑在鳄鱼的背上，和它们一起游泳，这些动物却是蹲在他旁边，摇着尾巴，我才知道他乃是一个圣人，渐渐的因了我的表示友谊，乃成为他的伴侣和相识，所以他将所有的秘术[67]传授给我。

末了他说服了我把我的用人们全留下在门菲斯，独自一个人和他前去，因为我们不会缺少人侍候的，以后我们就这样子度日了。但是我们每到一处宿舍之后，那人就拿起门闩，或是扫帚，或者便是木杵，给它穿上衣服，念过咒语，使得它行走，在旁人看来都像是一个人。它就跑去，汲水，买东西，预备饭食，以及灵巧的做一切事，侍候我们。等那工作做够了，他就又念一种咒语，便叫扫帚还是一把扫帚，木杵也还是一个木杵了。

虽然我很想从他学得这个，可是不能够，因为他是吝惜，对于其余的事虽是十分愿意教的。可是有一天，我却偷偷的听见那咒语了，这就是三个音，那时我站在一个暗处。他在告诉那木杵应该做的工作以后，就上市场去了。在第二天，他往市场办什么事去的时候，我拿了木杵，照样的穿上衣服，说了三个音的咒语，叫它汲水。在它了装满的水瓶[68]进来的时候，我对它说：停住吧，不要再汲水了，仍旧变成木杵吧！可是它不肯听我的话，一直还是汲水，因为老是倒下去，后来弄满屋子都是水了。我对于这件事弄得没有办法，生怕潘克剌忒斯回来会得生气，后来果然如此，——便拿起斧头来把木杵劈做两半，但是各半个都拿了一个水瓶走去汲水，结果是不只一个，却有了两个用人。其时潘克剌忒斯却到了现场，知道这个情形，便即念咒语将它

们变成木橛，至于他自己却把我丢下，随即不见，不晓得到哪里去了。”

得诺玛科斯说道：“那么现在你还知道怎样把一个木杵变成人么？”他答道：“是的，凭了宙斯，只是一半罢了，因为我不能够把它变成原状，假如它一成为汲水的人，那么我们只好让它倒下去，非把屋子里灌满了水不可了！”

我说道：“你们已是老人了，为什么这样的荒唐话还是讲个不了呢？假如不可能，那么也至少为了那些小孩的关系，把你们的奇怪而且可怕的故事留到别的适当的时候，这样不至于使得他们在我们不识不知之前，充满了恐怖和神怪的故事。你应当照顾他们，不要叫他们习惯于听讲这样的故事，这就会在他们一生里，使他们不安，听见各种的声响都害怕，因为心里充满了各色的迷信。”

欧克剌忒斯说道：“你说到迷信，使得我记了起来，这是很好的。你是什么意见呢，堤吉阿得斯，关于那些事，我说的是神示，预言，神灵附体的人们的喊声，或者从圣所里边听见的声音，和一个处女预告将来事情的韵语？自然你是不相信这些的了？关于我自己，我有一个神圣的指环，在宝石上雕着一个皮托的阿波隆[69]的像，这阿波隆还同我说过话，这些我都不谈，怕你会以为我是说不可信的大话的。但是我想告诉你们，在玛罗斯地方我所从安菲罗科斯[70]那里听来的，那时这个英雄[71]在我醒着时同我讲话，对我的事件予以忠告，以及我自己所看见的事情，随来接着下去，是我在珀耳伽所见，和在帕塔剌所闻的那些事。

我从埃及回家去的时候，听说在玛罗斯的这个神示所特别有名，而且最是真实，很是清楚，一个人只须将所问的写在蜡板上，交付给预言者，便一句句的回答。所以我想在路

过时试求一回神示，关于将来请求神的忠告也好。”

在欧克剌托斯还说着这话的时候，因为我看见什么事将要起头了，而且他所要讲的关于神示的大吹大擂的故事不会得很短，我也不预备独自反对大家，所以让他在那里从埃及到玛罗斯去，我知道他们都讨厌我，在那里批评他们的说诳。我说道：“我是要走了，去找勒翁提科斯，因为我有点事要找他谈谈。至于你们，如果觉得人世的事情还不够用，那么你们尽可以去，请神们来帮助说那些怪谈奇事的。”说了这话，我就出来了。他们觉得自由了，很是高兴，自然继续在享用并且饱吃那诳话吧。

菲罗克勒斯，现在这些就给了你吧。我从欧克剌忒斯的家里听到了这些，凭了宙斯，我真有点像是一个喝了甜酒的人，肚子很胀，想要一服吐剂[72]了。假如我在哪里能够用高价买到一服忘记的药剂，那我就很喜欢了，这使我所听到的话不至为害于我，它的记忆也不会长留下去。实在我仿佛是看见那些怪象，鬼物和赫卡忒了！

菲罗克勒斯　堤吉阿得斯，你的故事也给我享受到同样的结果了。据他们说，不但是被疯狗咬了的人会得发疯害怕水，就是一个被咬的人咬了别人，他的咬也就同那狗的有一样的效力，别人也便有这样的恐怖了。所以现在似乎你在欧克剌忒斯的家里，被这许多的诳话所咬了，你却把这咬传给了我，这样你把我的心里充满了鬼物了！

堤吉阿得斯　但是放心吧，好朋友。我们有那真理与常识这一服灵效的解毒药在这里，只要用了这个，我们便不怕那些虚妄的诳话会得扰乱我们了。

注　解

〔1〕　俄底修斯（Odysseus）在荷马史诗中以狡狯多谋著称，虽然有时不择手段，颇近于阴险，这里系指其《俄底塞亚》（Odysseia）中所说，欺骗圆目巨人，率众逃出的事。

〔2〕　赫罗多德，正译是赫洛多托斯（Hêrodotos）公元前五世纪时人，著有《史记》九卷，详叙希腊波斯战事，兼及外国杂事，多涉奇异。克忒西阿斯（Ktêsias）生于公元前四世纪，著有波斯史二十三卷及印度史，今俱散佚，唯前者尚存节要本。他的著书原说是订正前人的错误，但是他所说讲的实在乃更是荒唐无稽。

〔3〕　希腊神话，克洛诺斯（Kronos）反抗他父亲乌剌诺斯（Ouranos）的统治，用镰刀割去他的男根。普洛墨透斯（Promêtheus）因为偷了天上的火去给人间，为宙斯所恨，被锁在高加索山上。参看《诸神对话》第五节。巨人（gigantes）乃是乌剌诺斯流血洒地上所生的怪物，巨大的人形两脚乃是大蛇，曾一度反抗宙斯，终于失败。冥府中情形，参看下面注〔49〕。宙斯为了恋爱，变成各种动物，变公牛是为了欧洛珀（Europê），变天鹅是为了勒达（Lêda）。女人变鸟是指普洛克涅（Prokně），变熊则是卡利斯托（Kallistô）的事。

〔4〕　珀伽索斯（Pêgasos）即天马，马身有双翼，能空中飞行。吉迈剌（Khimaira）乃狮头，身如山羊，尾则是蛇

的怪物。戈耳工（Gorgôn）状极可怕，见者化为石头。库克罗普斯（Kyklôps）意云圆眼睛，只有一目正圆，生在脸的中央。以上各种怪物，悉见于神话故事中。

〔5〕　摩耳摩（mormô）漠然的一种怪物，用以吓唬小儿，如忒俄克里托斯（Theokritos）的牧歌（实在乃是拟曲）第一五篇中，女主人同了女客要上庙去，她的小孩也要同行，她那时说道："不，我不带你去，小孩。喏，有妖怪，马要咬人哩！"这里所谓妖怪原文就是摩耳摩，其实不晓得它是什么形状。拉弥亚（Lamia）是一种要吃人的鬼物，但也没有具体的说明。

〔6〕　克瑞忒（Krêtê）岛人说宙斯的坟在那岛上，这个矛盾著者时常言及，如《提蒙》即其一例。厄里克托尼俄斯（Erikhthonios）为雅典王家的始祖，相传是从地里生出来的，唯理的解说则说他们是本地的土著罢了。忒拜（Thêbai）人称为斯帕耳托伊（Spartoi），即播种出来的人，原因是卡德摩斯（Kadmos）初到此地，杀了守护泉水的龙，将它的牙齿种在地上，就生出一批武士来，他们互相战斗，只剩下了五个人，就是忒拜人的始祖。

〔7〕　这里把科洛伊玻斯（Koroibos）和玛耳癸忒斯（Margitês）两人当作傻子的代表，但前者除了这里提及之外没有别的资料，后代注解家只是引了一条故事，而这却是属于后者的。《玛耳癸忒斯》说是荷马所做的一篇游戏诗，其实不很可靠，而且原诗也散佚了，只在古代著作中偶然有人提及这事的。如柏拉图对话中曾说，他知道许多事情，但是都知道得很差，又一注解家在别处说道："他是这样一个人，虽是长大了，但还不知道生他的是他的父亲还是母亲，他又

不愿意接近他的妻子，说他怕她会得去告诉她的母亲。”

〔8〕 特里普托勒摩斯（Triptolemos）为古代英雄，奉了地母得墨忒耳（Dêmêtêr）之命，坐了飞龙的车子，给予人间以小麦的种子，并且发明了犁，为农业的始祖。潘（Pan）是阿耳卡狄亚地方的山野之神，公元前四九〇年波斯军大举入侵，雅典派人往斯巴达乞援，他在中途据说曾遇见潘，允为援助，后果于玛剌同获得全胜。俄瑞堤亚（Ôreithyia）为雅典王厄瑞克透斯（Erekhtheus）的女儿，被北风（Boreas）带到特剌刻地方，生了几个英雄儿女。

〔9〕 厄里倪厄斯（Erinyes）本为报仇之女神们，形相凶恶，专代死者追逐凶手，这里便借用此意。

〔10〕 赫斯提亚（Hestia）乃克洛诺斯的女儿，主管炉灶，是家庭与家族的象征，这里说凭了赫斯提亚，意思即是凭了友谊。

〔11〕 “奴子”原文云孩子（pais），意思乃是说家奴，这与西人的说“仆欧”（boy）相似。

〔12〕 地鼠原文云密伽勒（mygalê），系是一种尖嘴的老鼠，英译一本作黄鼠狼，但大小很不一样。

〔13〕 利彼亚（Libya）希腊语泛指非洲，这里表示尊重之意，因为关于迷信的事，他们是很看重埃及等地方的人的意见的。

〔14〕 涅墨亚（Nemea）的狮子出自赫剌克勒斯（Hêraklês）的故事，当时在涅墨亚地方有狮子为害，他奋勇往击，可是这狮子是金铁不入的，赫剌克勒斯乃力扼其喉致之死，剥取其皮为自己的衣服。

〔15〕 鼠蹊肿（boubôn）为下腹与大腿之间，所云炎

肿或是横痃之类。

〔16〕　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êpios）为阿波隆的儿子，善医术，有起死回生的力量，世称天医。其子二人亦善医疗，荷马谓其为希腊军军医，从征特洛亚。

〔17〕　“且让那人去”（ea touton）奥斯福英文译本“那人”作阿斯克勒庇俄斯，文意似较为明显，因为不然恐要误解作指堤吉阿得斯。

〔18〕　“市满的时候”即是中午，因为此时市场里充满了人，到了午后说是市散的时候了。

〔19〕　这里是他系指巴比伦术士。

〔20〕　“从北风那边来的人”（Hyperboreoi）是一种空想的国民，他们住在极北地方，在一年里太阳只下降一次，随又上来，国人经常在和平幸福里过日子。

〔21〕　“生牛皮的鞋”是那里的乡下人所常穿的鞋子。

〔22〕　“小爱神”（Erôtes）系指多数的爱神，这本是恋爱的人格化，通常是一个男神，但后来却把他说成小孩，算是阿佛洛狄忒的儿子，如《诸神对话》里第二〇和二三两节所记。末了又将他化成多数，作为恋爱的使者，归法术家所使用了。

〔23〕　赫卡忒（Hekatê）本是一个女神，与人间日常生活，战争，教育，牧畜，都有关系，但是后来和冥后混同在一起，也与月亮相关，所以被当作冥府和夜的女神，由此转变为可怕的神道，夜里带了冥土的三个头的狗，死者和别的怪物，出现在三岔路口，随后就成为行法术的女人们的保护者了。

〔24〕　“自然哲学”这里是指亚理士多德的《费西卡》

(Physika)，照字面讲可以译作“物理学”。

〔25〕 木那（mna）是一个塔阑塔（talanta）的六十分之一，也等于一百德剌赫墨（drakhmê）。一个木那的价格大约等于银四十元。

〔26〕 德剌赫墨约值银四角，二十五个德剌赫墨即是十元。

〔27〕 巴莱斯提涅（Palaistinê）现在经过罗马的对音译成了 Palestine，所以旧译也变作“巴力斯的内”或是“巴力斯坦”了。

〔28〕 “在月光下倒下来”，意思是受月光的影响而生病了，即是发疯，但看这里所说的似是癫痫，《新约》里便称癫痫作“为月光所中”，所以现今西语里还留下这个痕迹，称发狂的人为“月光患者”（lunatic），不过用了拉丁的译语罢了。

〔29〕 “形相”（Idea）即是现代的“观念”一语之所本，从“见”（idien）字出来，意思是所见事物的外形，而不来它的实体，柏拉图的哲学里多发挥此义。

〔30〕 十字架（stauros）实际上乃是丁字，用两根木头，一横一竖的架起来，将罪人钉在上边，用以示众。但希腊神话讲地狱里的刑罚，却没有这种，只有缚在轮子上转，此字原来的意思只是一根桩，这种刑罚后起，所以字义也就有了变化了。

〔31〕 得墨特里俄斯（Dêmêtrios）是公元前五世纪中的希腊有名的雕像家，下面密戎（Myron）和波吕克勒托斯（Polykleitos）也都是的。

〔32〕 圆盘（diskos）是一种竞技的器具，扁平如盘而

中空，古代以石为之，密戎所作“投圆盘的人”（Diskobolos）甚有名。

〔33〕　“杀霸主的人们”（Tyrannoktonoi）系指公元前五世纪时谋杀雅典霸主希帕耳科斯（Hipparkhos）的两个人，哈耳摩狄俄斯（Harmodios）和阿里斯托革同（Aristogeitôn）。他们被雅典人当作爱国者，设有纪念像，其子孙享有免税等特权，其后波斯入侵，像给带走了，乃于公元前四七七年，由克里提俄斯（Kritios）与涅西俄忒斯（Nêsiôtês）二人重新塑造。

〔34〕　带子（tainia）是一种装饰，用以表示优胜者。

〔35〕　塔罗斯（Talos）系一青铜巨人，为赫淮斯托斯所制，送给国王弥诺斯，守护克瑞忒岛的。他一日里循行海边三次，见有别国的人便即抓住，跳进火里烧死。他身上只有一个弱点，便是有一根血管在一只脚的脚底里开口，用一个青铜钉堵住，若是把这打开，还要流血而死。在伊阿宋（Lasôn）取金羊毛回来路过的时候，被墨得亚（Medeia）用了法术使他沉睡，使铜钉拿开，因以致死了。

〔36〕　代达罗斯（Daidalos）古代传说的巧匠，能以木头造人，自能行动，尝从迷宫中飞出逃去，有种种神奇的故事。

〔37〕　希波克剌忒斯（Hippokratês）是希腊史上有名的医生，生于公元前四六〇年顷，著作流传下来的很是不少。

〔38〕　“一肘”（pêkhys）作为尺度的量名，计高约一尺五寸。

〔39〕　“灯心”（thryallis）即是油灯的芯，为蔺草之心，亦即灯心草。

〔40〕 “完全的牺牲”（hiera teleia）谓致祭于天神地祇的牺牲，必求合法没有缺点，若是人鬼便没有这个权利了。

〔41〕 蜜乳酒原文云墨利克剌同（melikraton），系供养鬼物的饮料。

〔42〕 “中午”在希腊是遇见鬼神的时刻，盖因那里天时炎热，这时候容易中暑，或忽然昏眩，故而如此说。

〔43〕 三十丈原文作“半斯塔狄翁”，一斯塔狄翁（stadion）等于一百托（orguia），两臂伸张为一托，计长六尺，共六十丈，折半得三十丈。剑有三丈长，则云二十肘，见注〔38〕。

〔44〕 说赫卡忒有“蛇脚”（ophiopous），这却是在别处没有见过的事情，虽然在“巨人战争”（Gigantomakhia）的图画里，我们看到过那些巨人，两条腿乃是大蛇，蛇头当是足趾，所以他们不能直立，那两条蛇只似乎在地上滚，看去着实不方便。中国武梁祠石刻（?）上，仿佛也画着上古圣王，如伏羲等人的像，是蛇脚的，不过并没有妖气罢了，样子的可怕还是一样的。

〔45〕 塔耳塔洛斯（Tartaros）在地下深处，据说“天在地上面的那么高，塔耳塔洛斯在地下面也是那么的深。一块石头要经历九日九夜，从天上落到地上来，这从地上落到塔耳塔洛斯去，也要经历九日九夜。”这算是一座地狱，是极恶的罪人所在的地方，当初似乎另外在一处，后来却与冥府合并了，往往混合的说，这里也是同一的情形。

〔46〕 这所谓湖（limnê）即是那在幽明之界的大河俄刻戎（Okherôn），原来是说死水，停止不流的，所以实在并

非湖却是这样叫了。

〔47〕　水仙花（asphodelos）本是百合科的一种植物，但在希腊神话里却是别一种东西，据说在冥土很多，有成片的原野，死人们无事可做，在其地彷徨而已。

〔48〕　厄庇枯洛斯（Epikouros）是公元前四世纪后半的人，设教于雅典之“花园”（Kêpoi），以得摩克里托斯（Dêmokritos）的原子说为本，是一种唯物思想，其主要的意见可以于下列的格言看出。“神无可畏，死无知觉，善可以得，恶可以忍。”这里所谓恶（to deinon）可以说危险苦痛，所以这是和画廊派与犬儒一致的，但是积极方面又主张心无烦扰，以快乐为至善，后世称为快乐派，乃多所误解，以为专务官能之享乐，实乃正相反对了。厄庇枯洛斯（旧译伊壁鸠鲁）派主张形神俱灭，没有灵魂，柏拉图著书中则借了梭格拉底的谈话以为实有，故这里将二者作为对立的两派。

〔49〕　坦塔罗斯（Tantalos）诸人皆因大逆，在地狱里受罪，他是永远饥渴，却得不到饮食，参看《死人对话》第七节。伊克西翁（Ixiôn）是缚在轮子转，参看《诸神对话》第九节。提堤俄斯（Tityos）是躺在地上，有鹰啄食他的心肝。西绪福斯（sisyphos）在山底下滚一块大石头，刚到了山上，辄复坠落，又须得从新再滚。

〔50〕　埃阿科斯（Aiakos）是冥府的守门者，卡戎（Kharôn）渡死人过河的船夫。报仇女神这里视若差役，运命女神掌人生命长短，犹中国传说里的冥判。

〔51〕　普路同（Ploutôn）是冥王的本名。

〔52〕　厄庇墨涅得斯（Epimenidês）是克瑞忒岛的人，曾经于少年时代睡了五十七年这才醒来，据说到过雅典访索

隆（Solôn），照这年代计算，应该是公元前六世纪前半的人。

〔53〕 这里运动场实际是说摔跤场（palaistra），是练习摔跤的地方。

〔54〕 这里用的是代名词的双数（autoin），所以实在是他们俩。

〔55〕 “祝福的”（makaritês）是指死人的惯用语，说及的时候用以安慰他们，以免惊扰，犹云愿神安他的魂魄。

〔56〕 柏拉图的一本书大概系指他的对话《淮冬》（Phaidôn），因为这里讲到灵魂的问题。

〔57〕 凉鞋（sandalon）是以木头为底，在后跟及脚背上用皮条扣住，据说这字或者是从波斯语来的，大概这鞋的原始也是起于那个地方的吧。

〔58〕 皮塔戈剌斯（Pythagoras）是公元前六世纪末的哲学者，在希腊很有名，也很有影响，但是他也是宗教家，相信灵魂轮回之说，后来又有一种所谓新皮塔戈剌斯派，那就更近于民间宗教，以俄耳甫斯（Orpheus）为教主的秘密教了。这里作者那么的推重阿里格诺托斯，本来有点不自然，或者出于做作，因为皮塔戈剌斯派的人有些奇怪的意见无宁说是当然的，不值得那么的出惊，不过这里或是故意的如此说，也是他做文章的人的一种手段吧。

〔59〕 “机器上的神明”，现在的一句常用文句，普通常用拉丁文写作“deus ex machina”，原来是“theos apo mêkhanês”，在希腊悲剧中每有难以解决的纠纷，辄由神明出面应付，演员于台上从机器降下，故以为名，后来代用作为中途不意遇着的救星。

〔60〕 “钢铁”原文云阿达玛斯（adamas），意云不可

驯服的，系指最坚硬的金属，后世金刚石一字也就从此变化而出。

〔61〕　“埃及的书”，因为关于法术以东方为先进，故伽勒底、巴比伦与埃及并很见尊重，所念咒词悉是埃及语，正如中国“真言”，亦都用梵语或西藏语一样。

〔62〕　“一拓”即六尺，见注〔43〕。

〔63〕　得摩克里托斯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后半，是唯物思想的始祖，据说柏拉图很是怕他，想设法绝灭他的思想，后来有人劝他，说他的著作传播甚广，所以中止了。参看注〔48〕。

〔64〕　墨木农（Memnôn）是曙光女神的儿子，特洛亚战争中与希腊军交战而死。在埃及的忒拜地方有第十八王朝的国王阿墨诺菲斯的巨像，后人说是墨木农的像，向来传说在朝日初出的时候，像里便会发出大声，说这是他对曙光母亲的招呼。

〔65〕　“书记”（grammateus）这里系照字义直译，英文从拉丁语 scriba 出，作 scribe，中国新约上译作“文士”。

〔66〕　伊西斯（Isis）旧译作意昔斯，为埃及大神俄西里斯（Osiris 旧译阿施利）之妻。庙内圣所（adyton）原意云不可入，是最为神圣之处，常人不得入内，在地底深处。

〔67〕　“秘术”（aporreton）意云不可言说的。

〔68〕　“水瓶”（amphoreus）意云双持，因两边有执持的地方故名，约容三斗五升。

〔69〕　“皮托的阿波隆”（Apollôn Pythios）系阿波隆的一个称号，以他初至皮托（即是得尔福）的时候，杀了守护那里的神示所的大蛇皮同，取得那个神示所，以后就成了他

的预言机关了。指环上刻着这个像，盖是一种符箓的作用。

〔70〕 安菲罗科斯（Amphilokhos）参看《死人对话》第一〇节。著者在别处说道："在他父亲于忒拜死了失踪以后，他离开自己的家，来到吉利吉亚，生活得很好，因为他同他父亲一样，用预言告诉吉利吉亚人以将来的事，每一件神示收费二分。"玛罗斯（Mallos）即在吉利吉亚。

〔71〕 英雄是说古代的半神，因为他们的血统多是与诸神有关系的。

〔72〕 吐剂（emetos）是一种药剂，服了使人呕吐，并不用以医病，乃是一班饕餮家用以清除胃里的东西，可以再去进食的。这种习惯据说以在罗马王朝为特甚，大约在希腊盛时是没有的。

第一七篇　拍卖学派

《拍卖学派》（Biôn Prasis）与它的后编《渔夫》（Alieus）可以说是相连续的，这里须要一个说明才好。《拍卖学派》这篇文章给予读者一个误解的可能，这误解起原于两方面，一是题目，它原文可以读为“生活的拍卖”，二是人物，其被拍卖者乃是古代的许多哲学者，从皮塔戈剌斯以下一一列举，其所陈说又多依据传说，故易被当作对于哲学诸大家的讽刺。其实却是不然，因为这里所讽刺的只是当时所谓哲学者，这时已是公元二世纪了，距梭格拉底之死已是五百几十年了，时移世易，而学派流传，因袭前人，转益可笑，文中以古人作各派代表，其时描写则实为后世的情形。但此节在本文中无从说明，须得后篇才能明了，这两篇都是著者重要的作品，唯因内容关系，不很能够通俗，以本篇为尤甚，因为不了解古代希腊哲学大要，便难免觉得没甚兴趣。

上场人物

宙斯

赫耳墨斯　均见前。但这里是假定降到人间，地点或者是雅典的市场，因为拍卖的对手都是凡人，所以不可能在天上。

买主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　每一个学派，辄有人接洽买受，共有九人，今以天干分别。

皮塔戈剌斯（Pythagoras）　公元前六世纪时人，这里即作为皮塔戈剌斯派代表，关于他的事参看上文第六篇。

狄俄革涅斯（Diogenês）　公元前四世纪时人，这里即作为犬儒派代表，关于他的事参看《死人对话》第一节。

阿里斯提波斯（Aristippos）　梭格拉底的弟子，这里当作库瑞涅派代表，因为他生于库瑞涅（Kyrênê）地方，故是有称。此称俗称为快乐派，以厄庇枯洛斯为其代表，因相传其溺于酒色，甚属误解，其所谓快乐乃是与德不相背违，只是不主张犬儒派的苦行而已。这里也说他沉醉，不能说话，因未上场，亦只至形容这一派的末流的情形。

得摩克里托斯（Dêmokritos）　公元前五世纪时人，主张原子说，赫剌克勒托斯（Hêrakleitos）则主张万物流转，并非一派，但因二人各有特性，其一善笑，其一则善哭，故常被相提并论，参看上文第一六篇注〔63〕。

梭格拉底（Sokratês）　生于公元前五世纪，这里当作

学院派（Akadêmikoi）的代表，事实上这一派的代表还是应当叫柏拉图才对的。

厄庇枯洛斯（Epikouros）　旧译伊壁鸠鲁，公元前三四世纪时代，学于阿里斯提波斯，所以也是快乐派，唯称作花园派（Kêpoi），以其教学的地方为名。其说以快乐须无痛切需求，故生活应从简易，又取原子之说，主张神灭，有神不足畏，死无所知之训，著者在《爱说诳的人》里，曾力加表扬，但后世误以他的名字作为老饕的称号，所以这里没有人购买，也不曾上场说话。

克律西波斯（Khrysippos）　公元前三世纪时人，承仄农（Zênôn）的学说，设教于画廊（Stoa Poikilê），所以这一派被称作画廊派或是廊下派（Stoïtikoi），其教旨与厄庇枯洛斯派正相反，主张有神，生活主坚苦卓绝，但不流于偏激，有如犬儒一派。

散步派（Peripatétikoi）　即亚理士多德的一派，因为亚理士多德于讲学时候多走着路，故得此名，但本篇中并不提出姓名，也不曾上场有所表白。

怀疑派（Skeptikoi）　这一派其实就是从柏拉图的学院派里出来的，主要的人是公元前三世纪上半的皮戎（Pyrrhôn）。著者形容这派人的怀疑，在《真实的故事》卷下，云哲学家都在福人岛，只有怀疑派没有来，因为他们不能确定有没有这个岛，本篇中也说买主已付了钱，但是他还说是不能完全相信，不肯跟了他去。

宙斯　（对着一个从人，）你去安排板凳，给来的人们预备地方。（又对别一个人，）你把那些学派都搬出来，摆作

一列，但预先要修饰一下，弄得好看一点，使得大家看得中意。你赫耳墨斯，可以宣告开市了。

赫耳墨斯　凭了幸运，现在让买主们到拍卖场里来吧。我们有各式各样宗旨的，种种哲学生活出卖。假如没有现银，他可以凭了一种保证到明年付款。

宙斯　许多都来到了，所以我们不要迟延，耽误了他们。我们现在就拍卖吧。

赫耳墨斯　但是你想我们先卖哪个好呢？

宙斯　先卖这个长头发的，伊俄尼亚[1]的家伙，因为他显得很是威严的样子。

赫耳墨斯　你皮塔戈剌斯派，[2]站出来，把你自己让大家看一看。

宙斯　那就叫卖吧。

赫耳墨斯　我们出卖顶高贵的哲学生活，顶庄严的。什么人要买？谁想要做超人？[3]谁想了解万有的谐调，想得到再生的？

买主甲　看样子倒不差，但是他有什么东西知道的顶清楚呢？

赫耳墨斯　算术，天文学，荒唐话，几何学，音乐，还有戏法。你看，他是一个头等的预言者哩。

买主甲　我可以问他么？

赫耳墨斯　你问吧，愿你有好运气！

买主甲　你是从哪里来的？

皮塔戈剌斯[4]　从萨摩斯。

买主甲　你是在哪里上学的呢？

皮塔戈剌斯　在埃及，从那里的贤人们。

买主甲　来吧，我如果买了你，你将教我什么东西呢？

皮塔戈剌斯　我没有什么教你，但是使得你记忆。[5]

买主甲　你怎么样使得我记忆呢？

皮塔戈剌斯　首先使你的魂灵洁净，洗去在上边的污秽。

买主甲　假定我是已经弄干净了，那么你怎样叫我回忆呢？

皮塔戈剌斯　首先是长期的沉默与无言，五个整年不说话。

买主甲　好先生，你倒是适宜于教克洛索斯的孩子[6]的。因为我想要说话，我并不是一个木像。但是在那沉默和五年之后却怎么样呢？

皮塔戈剌斯　你就练习音乐和几何学。

买主甲　你说的很妙，假如最初是我该成为弹竖琴的，随后可以成哲人的话。

皮塔戈剌斯　随后还要学习算术。

买主甲　现在我懂得算法。

皮塔戈剌斯　你是怎么算的呢？

买主甲　一，二，三，四，——

皮塔戈剌斯　你看！你以为是四的，这乃是十，[7]是完全的三角，也是我们的誓词。

买主甲　凭了你最大的誓词四，我没有听见过比这更神圣的宗旨，或是更神秘的话。

皮塔戈剌斯　这之后，朋友，你将学习关于地与空气，与水与火，它们的变迁，以及它们是什么形状，怎样运动。

买主甲　可是火有形状么，或是空气，或是水？

皮塔戈剌斯　显然是的，因为没有形状实质，那就不能运动。在这之外，你将知道神即是数，理性与调和。

买主甲　你说的真是不可思议。

皮塔戈剌斯　在我所说的这些话以外，你还会知道，你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其实看去是一个人的样子，实在却是别一个人。

买主甲　你怎么说？我是别个，却不是和你说着话的那人么？

皮塔戈剌斯　现在你是他，可是在以前你却曾在别个身体，别个名字出现，而且将来也就要移到别个人里去。

买主甲　这你是说，我是不死的，就只变成了许多形状了么？但是这个说的尽够了。关于吃食你是怎样呢？

皮塔戈剌斯　我不吃一切含有生命的东西，此外除了蚕豆。

买主甲　什么缘故呢？你嫌恶那蚕豆么？

皮塔戈剌斯　不，但是那是神圣的，它的性质是很神妙的。第一因为那是人的种子，你在它还是青的时候，剥开一个豆子来看，你将看它的构造和男根相像，而且若是煮了，放在月下过了一定的几夜，那就变成血了。但是尤其重要的，是雅典人在习惯上用了蚕豆选举他们的执政官的。[8]

买主甲　你说的很好，也很是庄严。现在脱去衣服，因为我要看一下你的裸体。凭了赫剌克勒斯，他的大腿乃是金的！这显然是一个神，不是凡人，所以我总要买了他去。——这一个你要卖多少钱呢？

赫耳墨斯　十个木那。[9]

买主甲　我就要他照这个价格。

宙斯　你写下买的人的名字，从哪里来的。

赫耳墨斯　宙斯，这似乎是一个伊大利人，从克洛同，塔剌斯，和这一带的希腊移民区来的。而且买的也不是一个人，是有三百个人[10]共同购买的。

宙斯　让他们把他带去吧。我们再拿别一个出来。

赫耳墨斯　你看那个怎样，那个很脏的，从海边[11]来的？

宙斯　很好。

赫耳墨斯　你那挂着口袋，露出肩膀的汉子，来到这里，在屋里走一个圈子。现在我出卖一个男子汉的生活，上等的高贵的生活，自由人的生活。谁要买呀？

买主乙　叫卖的，你怎么说？你是出卖自由人么？

赫耳墨斯　正是。

买主乙　那么你不怕他会到法院告发你略卖平民，或者把你召唤到战神山去的么？

赫耳墨斯　可是他对于被卖并不介意，因为他以为无论怎样总是自由的。

买主乙　这样龌龊，又是这样狼狈相的人，能够把他做什么用呢？或者只好叫他去挖土挑水吧。

赫耳墨斯　不但如此，但是假如你叫他看门，你会觉得他比那狗还要可靠。其实他的名字就叫作“狗”。[12]

买主乙　他是从哪里来的，说是学什么职业的呢？

赫耳墨斯　你问他自己吧，因为这样做更好一点。

买主乙　我害怕他的那副阴沉沮丧的神气，倘若我走近前去，他会得对我叫，或者凭了宙斯，还会咬我呢！你没有看见他举起棍棒，皱着眉头，威吓的怒目而视么？

赫耳墨斯　你不用怕，因为他是驯良的。

买主乙　朋友，首先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狄俄革涅斯　从到处来。

买主乙　你说的什么意思？

狄俄革涅斯　你会看出来，我乃是一个世界的市民？

买主乙　你是学谁的样子呢？

狄俄革涅斯　赫剌克勒斯。

买主乙　那么为什么不穿那狮子皮呢？你那棍棒却是像他。

狄俄革涅斯　这件短大衣就是我的狮子皮。我也像他的在战斗，与欢乐作战，不是召集来的，但是一个志愿兵，目的是在于清洗这个人生。

买主乙　目的很好！但是你特别知道什么东西？你是什么职业呢？

狄俄革涅斯　我是人类的解放者，是他们的病痛的医师。总之我是真理与自由言论的代表人。

买主乙　这是很好的，代言人！但是我若是买了你，你将用什么方法教我呢？

狄俄革涅斯　我如把你接收过来，首先我将剥去你的奢侈，关在困难里，叫你穿上短外衣。随后将强迫你去受困苦艰难，在地面上睡觉，喝水，吃随便得来的东西。至于钱财，假如你有，可听我的劝告，把它去丢在海里。不要想那结婚，或是儿子，或是故乡的事，那些都是对于你是废话，你当离开你祖先的房子，住在一个坟墓，荒废的塔，或是一个缸[13]里。你的口袋里将满装着羽扇豆，和两面写字的书卷。[14]这样的生活着，你将说你是比伟大的国王更是幸福，

若是有人来鞭打你，或是把你去上天平架，你就会觉得这没有什么苦痛。

买主乙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被鞭打会不觉苦痛呢？因为我不是像一个乌龟或是一只螃蟹似的有壳包着的呀！

狄俄革涅斯　你就模仿欧里庇得斯的那句话，[15]只须少为改变好了。

买主乙　那是怎么说的？

狄俄革涅斯　“你的心将苦痛，但是你的舌头不说痛。”你所特别应当具备的性质便是这些，你应当鲁莽，大胆，谩骂一切的人，不管他是国王或是平民，因为这样人们便佩服你，当你是勇敢。让你的说话似夷人似的，声音嘈杂，有如狗叫，你的脸色也是紧张，走路的姿势也要与脸色相配。总之万事全是野兽的，很是蛮野。要放下羞耻，上品以及节度，而且从你的脸上完全除去发红。到人最多的地方去，可是要求孤独，同人家没有交涉，不招呼朋友或是不认识的人，因为这样做就会丧失了你的主权。[16]在众人目睹之下，大胆的干那别人都私底下做的事情，关于色情选取那最可笑的事去做。末了，若是你觉得合适，就生吃一个八脚鱼或是乌贼[17]去死掉好了。这就是我所能推荐给你的幸福。

买主乙　去你的吧！你所说的是很可憎恶，不像人的生活。

狄俄革涅斯　喊，汉子，可是这很容易，给人们去跟了走，因为你不需要什么教育，学问和胡说，可是这是一条走向名誉的捷径。尽管你是一个俗人，无论是皮匠，卖盐鱼的，木匠，或是摆钱摊的人，都不妨碍你的为人家所佩服，只要你是无耻而且大胆，学会了骂人的本事。

买主乙　我并不为了这样的事所以要你，但是在需用的时候你或者可以充当一个船夫或是园丁，这也要看那位朋友愿意出卖，至多是两分钱[18]的价格。

赫耳墨斯　你可以拿去。因为我们脱了手正是很高兴，他是那么的讨厌，大声嚷嚷，并且侮辱谩骂一切的人。

宙斯　你把别个叫来，那个库瑞涅派的，穿了紫衣，头上戴着花圈[19]的人。

赫耳墨斯　现在大家都请注意！我们这里有一件高价的东西出卖，需要一个有钱的买主。这是一个最为甜美的生活，三倍幸福的生活。谁是愿意逸乐地生活的？谁要买奢侈的极致的呢？

买主丙　你走来，告诉我你知道些什么事情。假如你有什么用处，我就买你。

赫耳墨斯　先生，请你不要去麻烦他，不要问他，因为他正醉着哩，那以他不能回答你，你看，他醉的口齿不清呢。

买主丙　要是头脑清楚的人，谁要买这样堕落而且放肆的奴隶呢？看他全身都是一股香气，又是怎样摇摇摆摆的走路呀！但是你，赫耳墨斯，可以告诉我们他有什么样的性质，怎样的过他的生活呢？

赫耳墨斯　总而言之，他是适当于共同生活，相宜一同饮酒，和陪了好色放荡的主人，带着吹箫的女人游行作乐。而且他又是一个善于制作糕点，又是十分精炼的庖人，一句话就是享乐生活的教师。他是在雅典受教育，后来在西刻利亚的霸主那里服役，在他们中间很是有些名气。[20]他的主义的大要是看不起一切，利用一切，从一切方面去收集悦乐

来。

买主丙　你还不如在这些人里边，找别个富裕有钱的吧，我是买不起这样的一个快乐的生活。

赫耳墨斯　宙斯，这个人似乎卖不出去，只好留下在我们手里了。

宙斯　把他搁下吧，拿别个出来。但是且慢，那两个人，一个是从阿布得剌来的笑的家伙，一个是从厄斐索斯来的那个哭的，[21]我想要把他们一起出卖。

赫耳墨斯　你们两个，到我们中间来。——我将出卖两个顶好的生活，我们拍卖那一切中最是明智的两个。

买主丁　宙斯呵，这是多么好的对照！一个永不停住笑，一个好像是在哀悼什么人的死的样子，不断的落泪。——汉子，这是什么事？为什么笑着？

得摩克里托斯　你问理由么？因为你们一切的事，以及你们自己，在我看来都是很可笑的。

买主丁　你怎么说？你笑我们一切，并且看不起我们的事情么？

得摩克里托斯　正是这样。因为这些中间没有什么正经的事情，一切都是空虚，原子的运动，以及无限。

买主丁　不，你倒真是空虚，而且是无知。[22]多么无礼！你还不停止你的笑么？——但是你，为什么哭的呢？因为我觉得和你谈话要好的多了。

赫拉克里托斯　陌生人，这因为我想人世的事情是那么可痛可悲，在那里没有什么事不是前定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是可怜，给他们悲伤。不过现时的事还不算很大，那将来的灾害可就是很可怕了：我说是那劫火与万有的毁灭。我是

为此悲叹，因为一切没有常住的，只是像混合酒[23]似的，万物都夹杂在一起，快乐和不快乐，知识和无知识，大和小，都是一样，上上下下的，在那永远的游戏里，转动着，交互变化着。

买主丁　可是什么是永远呢？

赫拉克里托斯　儿童游戏，下象棋，把棋子散开了，有时聚集了。

买主丁　什么是人呢？

赫拉克里托斯　是有死的神们。

买主丁　那么什么是神呢？

赫拉克里托斯　是不死的人们。

买主丁　汉子，你是说谜语么，还是在摆回文图[24]呢？你正像是阿波隆，[25]说的全不明白。

赫拉克里托斯　那因为你是于我全无关系呀。

买主丁　那么谁要是有点头脑的，不会得要买你。

赫拉克里托斯　无论你要买或是不要买，我叫你们成人都去哭去。

买主丁　这个家伙的毛病是离发风不远了。可是我当然不要买里边的哪一个。

赫耳墨斯　他们也留下了，没有卖掉。

宙斯　拿出别个来吧。

赫耳墨斯　你看那雅典人怎样，那个很多嘴的？

宙斯　很好吧。

赫耳墨斯　你到这里来。——我们拍卖一个好的，明智的生活。谁要买那顶神圣的呢？

买主戊　你告诉我，你最懂得什么事情？

梭格拉底　那是美少年的恋爱者，关于恋爱之道的达人。[26]

买主戊　那么，我怎么能买你呢？因为我正需要一个保傅，[27]给我的美的孩子哩。

梭格拉底　但是和美少年交际，有谁比我更是适当呢？因为我所爱的不是身体，这乃是灵魂我所认为美丽的。实在是，就是他们和我在一件大衣底下睡觉，他们可以告诉你，我决不会亏待了他们。

买主戊　你所说的不能相信，你虽是一个美少年的恋爱者，你却是除了灵魂之外没有什么兴趣，即使是你有这机会，睡在同一件大衣底下。

梭格拉底　但是我可以给你立誓，凭了狗和阔叶树，这事情是如此的。

买主戊　赫剌克勒斯呵！这是多么奇怪的神呀！

梭格拉底　你说什么？你以为狗不是一个神么？你没有看到，在埃及的阿努比斯，是多么伟大，以及天上的狗星，和在地下的那三个头的狗么？

买主戊　你说的对，我是错了。但是你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呢。

梭格拉底　我住在我给自己所创设的一个城市里，[28]运用从外国移人的宪法，却遵守着我自己所定的法律。

买主戊　我想要听你讲那法律的一条给我听听。

梭格拉底　让我告诉你顶重要的一条吧，那是我的关于妻子的意见：凡是女人不得属于任何一个男子，若是有希望的人，都得分享丈夫的权利。

买主戊　那你说是废去了通奸的法律了么？

梭格拉底　凭了宙斯，一句话说，这些一切琐屑的事都废去了。

买主戊　但是你对于美少年的意见是怎样呢？

梭格拉底　他们的接吻该给予最勇敢的人做奖赏，在干了什么辉煌的壮烈的事情之后。

买主戊　啊呀，这是多么慷慨呀。但是你的智慧的要点是什么呢？

梭格拉底　种种形相，[29]就是说所有存在者的典型，因为凡你所看见的东西，那地，和这在地上的，那天，那海，都有一个全部看不见的形象存在于宇宙之外。

买主戊　它们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梭格拉底　没有地方。因为假如是存在于什么地方，那就是没有存在。

买主戊　我却看不见你所说的这些典型呀。

梭格拉底　这是当然的，因为你的灵魂的眼睛是瞎的呀，但是在我却看见一切东西的形象，——一个看不见的你，和另外一个我，总之一切都有两个。

买主戊　那么我须得买你，为了你的智慧和锐利的眼光。——来吧，让我知道，我买他要多少钱？

赫耳墨斯　你给两个塔阑塔[30]吧。

买主戊　我照你说的买了，但是银子要后来再交。

赫耳墨斯　你是什么名字呢？

买主戊　狄翁，[31]绪剌枯赛人。

赫耳墨斯　你拿了去吧，愿你好运气。——厄庇枯洛斯派，现在我叫你。谁要买这人呢？他是刚才叫卖过的那个笑的，和那醉汉的弟子。可是有一件，他要比他们懂得多，因

为他更是不敬神。[32]而且此外，他是一个很愉快的人，爱吃好东西的。

买主己　价钱多少呢？

赫耳墨斯　两个木那。[33]

买主己　你收钱吧。但是，有一件事，我想知道，他喜欢什么食物呢？

赫耳墨斯　他吃甜的东西和蜜饼，特别是无花果干。

买主己　那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将给他买卡里亚出产的蜜饯果子。

宙斯　叫另外的人吧，那个剃光了头发，愁眉苦脸的，从画廊那里来的人。

赫耳墨斯　你说的对。这似乎到市场来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是等着他的。——我出卖道德这东西，生活里的最完成的。有谁想要成为唯一的知道一切的人呢？

买主庚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赫耳墨斯　就是说他是唯一的智人，唯一的美男，唯一的正直的，有勇气的人，国王，辩论家，富人，立法者，而且也是一切别的。[33]

买主庚　那么，也是唯一的厨子，而且凭了宙斯，是唯一的皮匠或者木工，以及这样的人么？

赫耳墨斯　有点相像。

买主庚　你到这里来，好朋友，告诉你的买主的我，你是什么人，第一是你被卖了，去做奴隶，你不觉得不快么？

克律西波斯　没有什么，因为这些事是不由我们做主的。凡是不能由我们自主的，便是不关紧要。

买主庚　你所说的我还不很懂呢。

克律西波斯　怎么说？你不懂得在这些事情里，有些是“是认”的，有些却是相反，是“否认”的么？[34]

买主庚　这我还是不懂。

克律西波斯　这你当然不懂，因为你没有熟习我们的用语，也还没有理解的能力，但是一个热心学习论理学的人不但知道这些，他还懂得什么是“第一次属性”与“第二次属性”，[35]以及它们有什么区别。

买主庚　凭了智慧的名字，请你不要吝惜告诉我知道，什么是第一次属性和第二次属性，因为不知什么缘故，我听了这名字的韵律便深受了感动了。

克律西波斯　我并没有什么吝惜。譬如一个跛脚的人，把他的跛脚去撞在石头上，不意的受了伤，那么他的跛脚当然是第一属性，因了受伤得了第二属性了。

买主庚　多么的巧妙。可是还有什么，你认为是最擅长的呢？

克律西波斯　那就是言词的陷阱，是我用以捆缚和我讨论的人的手脚，堵住他的嘴，叫他说不得话，有如套在他们上边的口套似的。这个力量的名字便是那有名的三段论法。[36]

买主庚　赫剌克勒斯呵！你说的是多么强大不可战胜的东西呀。

克律西波斯　现在试想想看。你有一个小孩么？

买主庚　为什么呢？

克律西波斯　假如这小孩在河边走着的时候，给鳄鱼看见了抓了去，它对你说，若是你能够回答它真实的心思是怎样，它就把小孩还你：那你将说它是怎么的想呢？[37]

买主庚　你所问的很不好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怎样说，才能拿回那个孩子。凭了宙斯，还是请你代答了，救回我的孩子来，因为怕得它会赶先把他吞了呢！

克律西波斯　你放心吧！我还要告诉你别的更是希奇的事呢！

买主庚　这是什么呢？

克律西波斯　割稻的人，那主人，但是在这一切之上，是厄勒克特剌以及那覆面的人了。

买主庚　你说的那覆面的人和厄勒克特剌是什么人呀？

克律西波斯　厄勒克特剌就是那有名的厄勒克特剌，[38]阿伽门农的女儿，她是同时知道也不知道同是一样的东西，因为俄瑞斯忒斯站在她的近旁，却还没有认出他来的时候，她知道俄瑞斯忒斯是她的兄弟，但并不知道这人就是俄瑞斯忒斯。关于覆面的人，你将听到一种很是希奇的议论。你告诉我，你知道你自己的父亲么？

买主庚　是的。

克律西波斯　可是怎么样呢？假如我把一个覆面的人放在你的面前，问你知道这个人么，你将怎么说呢？

买主庚　那我当然是不知道。

克律西波斯　但是那覆面的人却正是你的父亲，所以如果不知道他，那你就是不知道你自己的父亲。

买主庚　并不是这样的。我将除去他的覆面，那就知道了真相了。但是，你的智慧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达到道德的顶上的时候将要做些什么呢？

克律西波斯　其时我将从事于最适宜于人的本性的事，我说的是财富，健康和这样的事物。但是在这以前，还是得

多用些预备的苦功，看细字的书卷磨练眼力，搜集注释书，装满许多违法的和奇矫的词句。可是尤其重要的，是在不接连三次地服用藜芦[39]之前，一个人是不可能成为哲人的。

买主庚　你的这个用意是很高贵的，也是可怕的勇敢的。但是在一个吝啬鬼[40]和放债的人，——因为我看出这也是你的一种特性，——我们将怎么说呢？这也是已经服用了藜芦剂，完成了德的修业的么？

克律西波斯　是的，总之那放债的事也于哲人特别相宜，因为推论是哲人的一种特性，而放债与取利是和推论很相近的，所以两者相像，特别是学者所擅长的。还有这不同普通人似的只取单纯的利息，却是利上加利。你没有知道，那里有第一的利子，以及第二的利子，那就是最初的金钱的子孙了。你大概总知道三段论法上是怎么说的了：假如他拿到第一的利子，他将拿到第二的利子了，但是他拿到第一的利子，因此他将拿到第二的利子。

买主庚　那么你因了你智慧的关系，从青年们得来的报酬，我们也可以同样的说吧，自论除了学者以外，没有因为他的道德而得到报酬的了？

克律西波斯　你说的对。我收取报酬并不是为了我自己，乃是为了给与者的缘故。因为人有两种，一种是支付者，一种是积蓄者，我乃是学习为积蓄者，我的学生则是支付者。

买主庚　正是相反，青年应当是积蓄者，你是唯一的富人，所以该是支付者才是呀。

克律西波斯　汉子，你是在讽刺[41]了。要当心别被我用了自明的三段论法，射中了一箭才好。

买主庚　从那枝箭有什么可怕的呢？

克律西波斯　混乱，沉默，以及思想的歪扭。但是最厉害的，我如愿意，可以立刻使你变做一块石头。

买主庚　怎么变成石头呢？因为你，好先生，我想，你又不是珀耳修斯[42]嘛。

克律西波斯　是这样的。——石头是物体么？

买主庚　是的。

克律西波斯　这怎样呢？——一个生物是物体么？

买主庚　是的。

克律西波斯　你是生物么？

买主庚　大概是的。

克律西波斯　那么你是一个物体，所以是一块石头。

买主庚　请不要这么说，凭了宙斯，解放我吧，仍旧做一个人。

克律西波斯　这没有什么困难。再变成人吧。——告诉我，是一切物体都是生物么？

买主庚　不是。

克律西波斯　但是怎么样？石头是一个生物么？

买主庚　不是。

克律西波斯　你是一个物体么？

买主庚　是的。

克律西波斯　即使是物体，你是一个生物么？

买主庚　是的。

克律西波斯　那么你不是一块石头，因为是一个生物。

买主庚　谢谢你，我的两只脚已经同尼俄柏[43]的一样，

变得冷而且硬了。我要把你买去。——我要付多少钱呀？

赫耳墨斯　十二个木那。[44]

买主庚　你拿钱吧。

赫耳墨斯　是你一个人买么？

买主庚　不，凭了宙斯，是你所看见的这许多人买的。

赫耳墨斯　许多的人，都是强壮有力气的，尽够对付割稻的人[45]了。

宙斯　不要耽误工夫了。叫别个吧，那散步派的。[46]

赫耳墨斯　我说，轮到你美男子，有钱的人了。——来，买这顶明智的人，买什么事情全知道的人吧！

买主辛　他是什么样的呢？

赫耳墨斯　有制节，很是和易，对于生活有适应性，还有要点，他是双重的。

买主辛　这你是怎么说呢？

赫耳墨斯　从外面看去，显得是一个人，从里面看去又是一个，所以你如买了他，要记住叫他一面是显教的，一面却是密教的。

买主辛　他特别知道什么事情呢？

赫耳墨斯　他知道善有三种，即在肉体内的，在灵魂内的，以及在外界的。

买主辛　他像是有常识。——他是多少钱呢？

赫耳墨斯　二十个木那。[47]

买主辛　你说的太贵了。

赫耳墨斯　并不，贵客，因为他自己似乎还有一点钱，所以你买了他，不会得过于赶早的。[48]此外他又能告诉你，

一个蚊子能活多久，太阳光可以照到海底下多深，以及牡蛎的灵魂是怎么样子的。

买主辛　赫剌克勒斯，那有多么的精密呵！

赫耳墨斯　但是你是怎么说呢，假如听了比这更需要锐敏的观察的话，例如关于种子和受胎，以及在子宫里胎儿的事情，还有说人是会笑的动物，驴子却不会笑，而且也不会得造房子或是划船。

买主辛　你所说的是极其庄严和有益的知识，我愿意拿二十个木那来买他。

赫耳墨斯　那很好。

宙斯　我们还剩下什么人呢？

赫耳墨斯　就只有这怀疑派还留下来。——红头发，[49]快来这里，把你展览起来吧。多数的人已经都走了去了，这里购买他的人怕不多了。但是，谁要买这人的呢？

买主壬　我要买。但是你先告诉我，你懂得什么呢？

皮戎　没有东西。

买主壬　这你怎么说呢？

皮戎　在我想来，是什么也不存在。

买主壬　那么我们也不存在么？

皮戎　这我也不懂。

买主壬　那么你自己也不存在的么？

皮戎　关于这个事情我更其不懂。

买主壬　多么的疑惑呵！但是你拿的这秤什么用呢？

皮戎　我想用了称量那些议论，看它们平衡了，像是一样的精密，重量也相等，可是我总是看不出哪个是更近于真

理。

买主壬　此外有你所能做的事情么？

皮戎　任何事情除了捉拿逃奴。

买主壬　为什么你不能做这个呢？

皮戎　这因为，好先生，我是不能把握住什么东西呀！

买主壬　难怪你的样子很是迟钝，而且懒惰似的。但是你智慧的结果却是什么呢？

皮戎　无所知，无所闻也无所见。

买主壬　那么你是说聋而且瞎么？

皮戎　这之上又是没有判断，没有感觉，简直是与一条肉虫并无什么两样。

买主壬　为了这个理由，我必定要买你了。——这个值多少钱呢？

赫耳墨斯　一个阿提刻的木那。[50]

买主壬　你拿钱吧。——汉子，你怎么说呢？不是我买了你么？

皮戎　可疑得很。

买主壬　没有这样的事。因为我买了你，钱都已付了。

皮戎　我关于这事且停住判断，正在考虑呢。

买主壬　来吧，跟着我走，像一个仆人应该的那样。

皮戎　有谁知道你说的是真话呢？

买主壬　那叫卖的人，那个木那，还有在场的那些人。

皮戎　那里有什么人在场呢？

买主壬　但是我就要把你打入磨房里去，凭了我这贫弱的论理，叫你相信我是主人。

皮戎　关于这事我且停止判断。

买主壬　不，凭了宙斯，我已经表明判断了。

赫耳墨斯　你用不着再拖迟了，就随着你的买主去了吧。——我们明天将要召集你们，因为还有些平人，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想要拍卖哩。

注　解

〔1〕　伊俄尼亚人（Iônes）是希腊民族的一支，据说是伊翁（Iôn）的子孙，欧里庇得斯著有同名的悲剧（其实是喜剧），说明那个事情。他们为的避开同族多里斯（Dôrieis）的势力，渡海移居于小亚细亚海岸及诸岛屿，萨摩斯（Samos）即是主要的一个。在希腊文化极盛的时候，这一族里出过不少有名的诗人和哲学家。

〔2〕　这里明说是皮塔戈剌斯派（Pythagorikos），也就是说这一派的哲学家的生活，但是出场的人却都是用古人的名字，有些状貌言行也都沿袭利用，所以好像拍卖的乃是哲学家本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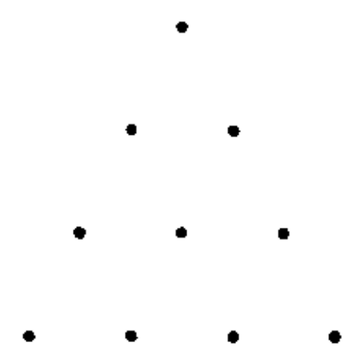
〔3〕　“超人”本来是一个副词句，意思是“超越过众人”（hyper anthropon），因为和近代的尼采哲学用语相近似，特加以说明。“再生”即是皮塔戈剌斯所提倡的轮回说。

〔4〕　萨摩斯岛是皮塔戈剌斯的故事，所以他算是伊俄尼亚人，伊俄尼亚语虽然与希腊古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语句有些异同，这里皮塔戈剌斯说话便是用这样的方言的。

〔5〕　根据这派的学说，灵魂在进入轮回以前本是全知的，所以人生的学习无非就是练习记忆罢了。柏拉图写对话有《墨农》（Mênôn），即发挥此意，谓灵魂不灭，知识本是内在的，所以学习并不是注入，乃是引起回忆，意思与此相同。

〔6〕　克洛索斯（Kroisos）是吕狄亚（Lydia）的国王，自夸富强，进攻波斯，反为所灭。赫罗多德《史记》卷一记他的事，说他有两个儿子，其一是聋而且哑，这里所说即是指此。

〔7〕　“四即是十”，因为一二三四的总数加起来是十。“完全的三角”乃是一个三面等边的三角，假如每边都是三寸，里边便包含一至四的数字，其式如下：



〔8〕　皮塔戈剌斯派禁忌蚕豆（kyamos），说吃了豆好比吃祖先的头，因为它是一种近于宗教的一种教派，所以有这不可思议的戒律。这里所说乃是后世新皮塔戈剌斯派的解说，但这末后的一说乃是作者自己所加添的，因为雅典人选举官长有时或用豆代替石子。

〔9〕　一木那（mna）约值银四十元，十木那就是四百元。

〔10〕　克洛同（Krotôn）与塔剌斯（Taras）都是伊大利南部的都市，由希腊移民所开发的，皮塔戈剌斯在那一带地方很有势力，这里说的三百个人便是这教派的信徒。

〔11〕　这里所谓“海”（pontos）普通即是指黑海，因其地风浪甚恶，故称为“慢客海”（Axenos Pontos），后又反称之为“好客海”（Euxenos Pontos）。狄俄革涅斯生于西诺珀，在黑海旁边，故说是从海边来的。

〔12〕　“狗”是狄俄革涅斯的诨名，也就是犬儒派

（Kynikos）的由来，因为他言行放肆，对人大声叫嚷，故得是称。一说其师安帖斯忒涅斯（Antisthenês）在一处名为白犬（？Kynosarges）的地方讲学，所以如此称，但是后世提起犬儒来，差不多以狄俄革涅斯为代表，仿佛这个名称也是由他创始的了。

〔13〕 传说云狄俄革涅斯以木桶为住所，其实这乃是一种陶器的缸（pithos），容量颇大，用以盛酒及米谷者。

〔14〕 古代书卷系用芦纸所制，一面写字，卷而藏之，唯贫穷书生为节省起见，故两面都写字。

〔15〕 欧里庇得斯（Euripidês）原语见所著悲剧《希波吕托斯》（Hippolytos），第六一二行，原文云："我的嘴立了誓，可是我的心没有立誓。"原文的"嘴"本作舌头。

〔16〕 这是犬儒派与画廊派的一句口号，说一个人不能够和群众混在一处，却仍能保持独立，做他自己心意的主人。

〔17〕 八脚鱼即是章鱼，希腊称为"多足"（polypous），亦称"八脚"（oktopous），与北京俗名正相合。据二世纪时拉厄耳提俄斯的狄俄涅斯（Diogenês Laertios）的《哲学者列传》里说，狄俄革涅斯因吃了生乌贼而死了，所以在对话《过渡》（Kataplous）中，克罗托说犬儒库尼斯科斯也是这样死的。

〔18〕 两分钱原文云两个俄珀罗斯，六个俄珀罗斯为一德剌赫墨，值银约四角，两个俄珀罗斯实在是值一角三分。

〔19〕 库瑞涅（Kyrênê）在地中海南岸的利彼亚，为古代希腊的一处殖民地，其地出了好些有名人物，这里所说

的即是指快乐派的代表阿里斯提波斯（Aristippos），他是梭格拉底的一个门人，却别立了一派，但是著作悉已散佚，所以后来便以厄庇枯洛斯作为这派的代表了。参看上文人物说明。

〔20〕　这里所说多少是根据事实，阿里斯提波斯在雅典受教于梭格拉底，后来曾到西刻利亚的绪剌枯赛，访问那时的霸主狄俄倪西俄斯（Dionysios），因为他很奖励文化，其时柏拉图也在那里，这里说他“服役”（edouleuse），仿佛是做了奴隶了。

〔21〕　阿布得剌（Abdêra）在特剌刻北部，厄斐索斯（Ephesos）在小亚细亚沿岸，均为希腊人的移民住处，其地居民亦均用伊俄尼亚的希腊语。

〔22〕　“无限”希腊语云阿珀里厄（apeiriê），“无知”云阿珀洛斯（apeiros），义取双关。

〔23〕　混合酒（kykeôn）系用大麦粉，研碎干酪，蒲桃酒混合而成的一种饮料。

〔24〕　“回文图”原语云格里福斯（griphos），本意是一种苇草所编成的鱼篓，因为编织复杂的缘故，所以引申来说谜语似的暗号。

〔25〕　占卜的答语都是故意的含糊其词，以欺朦听众，阿波隆的神示在希腊最有名，可是也特别暧昧难懂，所以他的一个别号是叫作罗克西阿斯（Loxias），本是从“斜”（loxos）引申，说意义不明了。这里说阿波隆的地方，便是用这个名字的。赫拉克里托斯的文章据说很是难懂，当时有“晦涩的人”（ho skoteinos）的诨名。

〔26〕　这里虽用梭格拉底出名，实在写的乃是“学园

派”（Akadêmikos），乃是以柏拉图为主的，关于美少年和女人的意见，也多以柏拉图对话为依据，虽然说是梭格拉底怎么说，但他自己没有作品流传下来，其实这些话不是完全可以信托的。

〔27〕 “保傅”（paidagôgos）的原意直译是儿童的保卫者，乃是奴隶的一种，专管陪同小孩去上学校，是男性的保姆，以多少有教育的人充之，但不是家庭教师。

〔28〕 这里所说多根据柏拉图所说，见所著的《理想国》（Politeia）。

〔29〕 “形相”（Idea）原意是看见的东西，从“见”字变化而来，在柏拉图思想上很占重要，即是说与实体不同的现象。

〔30〕 两个塔阑塔约值银四千两。

〔31〕 狄翁（Diôn）是绪剌枯赛霸主狄俄倪西俄斯的亲戚，在政治上颇有势力，在柏拉图往游的时候，成了他的弟子。这里说买主的名字就是狄翁，也只是涉笔成趣罢了，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32〕 厄庇枯洛斯是库勒涅的阿里斯提波斯的弟子，所以也算是“快乐派”，但是他又接受得摩克里托斯的原子学说，也是无神论者，这里所以说他不敬神。他的快乐派似乎只限于饕餮，因此这里只说他好吃甜食。

〔33〕 著者在这里讽刺当时画廊派的哲学，在政治家，司法家和事务家的方面，很受欢迎的事。

〔34〕 画廊派主张，凡是由得我们做主的事，可以分为善或恶两类，其不能由自己做主的就是不关紧要的，其中也可以有“是认”和“否认”的两类，看它的性质是对于获

得道德上，有利的或有害的。

〔35〕　“第一次属性”（symbama）是画廊派的论理学的用语，即是说直接的完全的谓语，“第二次属性”（parasymbama）则是间接的完全的谓语。

〔36〕　画廊派喜用论理学的诡辩以折服人，克律西波斯据说曾著有《三段论法》（Syllogismos）一书，于《伊卡洛墨尼波斯》篇中曾有说及。

〔37〕　“鳄鱼”为画廊派所设难题之一，令人难于置答。假如那父亲说，它是想把孩子交还的，鳄鱼便说，你是错了，就把小孩吞下，若说不是，便说你说的不错，所以我不交还你了。

〔38〕　厄勒克特剌（Elektra）与俄瑞斯忒斯（Orestês）为父报仇，希腊三大悲剧家均有著作，这里所说盖即是索福克勒斯（Sophoklês）所作悲剧中的故事。

〔39〕　藜芦（helleboros）系一种药草，古代相传能医疗疯狂，中国本草中有藜芦，可以杀虫并作泻剂，不知是否即是此物。

〔40〕　吝啬鬼原文作格尼丰（Gniphôn），系一专门名词，后来却用作通称了。

〔41〕　因为赫耳墨斯在上面介绍画廊派的话里有“唯一的富人”的话，所以这里说及，说是讽刺。

〔42〕　珀耳修斯（Perseus）是古代一个英雄，他杀了怪物墨杜萨（Mêdousa），这乃是一个戈耳工（Gorgôn），长的十分怕人，凡看见她的脸的人，便会立即化为石头。他曾用了她的首级作为武器，使那海怪和有些他的敌人都化为石头了。

〔43〕 尼俄柏（Niobê）是坦塔拉俄斯（Tantalaos）的女儿，生有子女各七人，却妄自尊大，说比勒托（Lêtô）更胜，因为她只生了两个，阿耳忒弥斯和阿波隆对于她的不敬很是生气，乃将其子女射死，尼俄柏因悲伤化作石头，在吕狄亚的西皮罗斯山上，每遇天雨石人辄下泪云。

〔44〕 十二木那约值银四百八十两。

〔45〕 “割稻的人”（therizôn）是画廊派的诡辩的一种，这里意思说有这许多人，可以不致于对付他不过了。

〔46〕 “散步派”（Peripatêtikoi）即指亚理士多德的一派，所说的三种善即根据他所著的伦理学，关于生物学见动物学的著作。

〔47〕 二十个木那约值银八百两。

〔48〕 买了他不吃亏，不至于后悔，所以上面介绍的时候说是一个有钱的人。

〔49〕 皮戎（Pyrrhôn）意云红头发，希腊奴隶常有名“红头发”（Pyrrhias）者，这里双关用作为开玩笑。

〔50〕 阿提刻的木那为雅典的通行价格，约值银四十元。

第一八篇　渔　夫

《渔夫》（Alieus），一名为《再生的人们》（Anabiountes）；一本则名《再生的人们》，一名《渔夫》。普通所用的多是第一种格式，虽然所据原本却是第二种格式的。在著者的对话里常有这样两个名称的，如第六篇《过渡》一名《霸主》，第一一篇《伊卡洛墨尼波斯》一名《云上人》就是，这是因为过渡的鬼魂中间有一个霸主，仿佛是这一幕中的重心，墨尼波斯到了天上，却又被打发回来，好像伊卡洛斯的从半空掉了下来，所以虽然有这样一个别名，却并无什么特别意义。这篇里似乎有点不同，因为这里边所说前后分作两起，前半是古代众哲学家因为得知著者在前篇对话里将他们拍卖了，并且形容尽致，有失真实，所以都向冥王请了假，来向著者问罪，结果在爱智女神面前公开审判，说所卖的乃是后代自称各学派的人们，并不是在说古代的哲人，于是“再生的人们”心开意解，与著者言归于好。这是上半的叙述，虽是说明路吉阿诺斯对于古代哲学家的意见，可以除去他的文章里的有些误解，和他的另一篇对话，叫做《双重告发》（Dis Katagoroumenos）的，同样的有意思，可以知道他的本心，但是以讽刺的文章论却并不是他的最有特色的地方。后半著者为的证明自己所说，将后代学派的末流加以揭露，乃

同检察之神共赴高城，用无花果与金子作钓饵，把怕被盘问而逃走的学者们，钓了起来。“再生的人们”在前半是原告，著者原是被告的地方，到了后半却变作原告了，开始活泼行动起来了，题名叫作“渔夫”，意思便在这里。我们从讽刺的对话着眼，所以也觉得以用第二种作为《渔夫》为合适。

第一八篇　渔　夫

上场人物

梭格拉底

哲学者甲

哲学者乙

哲学者丙

哲学者丁

恩珀多克勒斯　见第三篇注〔32〕。

路吉阿诺斯　篇中前半用著者名字，及作为被告开始申辩以后，则用“直言人”（Parrêsiadês），本文中自叙家世，是真实（Alethiôn）之子，名检察（Elenxiklês）之孙。

爱智女神（Philosophia）　即哲学的人格化，因为系女性，故当作女神。

真理女神（Alêtheia）

检察之神（Elenkhos）

克律西波斯　见第一七篇人物说明。

狄俄革涅斯　同上。

道德女神（Aretê）

推论（Syllogismos）　抽象名词的人格化，本文中称他为孩子。

柏拉图派　后代学派末流，没有名字，以下均同，大抵都是前次拍卖过的。

皮塔戈剌斯派

画廊派
散步派
厄庇枯洛斯派
学园派
从人
女祭师
亚理士多德

梭格拉底　扔吧，扔那恶汉，用许多石头！抛那土块吧！也扔瓦片去吧！拿你的棍子打那个罪人！你看，不要让他逃走了！柏拉图，扔吧，还有你，克律西波斯，你也来，你也，大家都动手吧！让我们来一起攻他，

“有如口袋要帮助口袋，棍棒要帮助棍棒，”[1]

因为他是我们的公共的敌人，我们里边没有一个人不是被他所侮辱过的。狄俄革涅斯，使用你的棒吧，正如你在以前所做的一样。不要放松，让他得到嘲弄人的应得的惩罚。这是怎么的，你们已经疲乏了么？厄庇枯洛斯和阿里斯提波斯？那是太不应该了！

“学者们，[2]男子汉似的，鼓起怒气来。”

亚理士多德，赶快，再快些！那好了，野兽抓住了。我们捉住了你了，坏东西，你就会得知道你曾经侮辱过的是哪一种人了。但是，我们将怎么样的来惩罚他呢？让我们来想一个复杂的死法，好教我们各人都能满意，实在是他该给各人死上七回这才适当哩。

哲学家甲　我想他应该钉十字架。

哲学家乙　凭了宙斯，他应该先来痛打一顿。

哲学家丙　在这之先，把他的眼睛来挖掉了。

哲学家丁　在这些之先，将他的舌头来割去了。

梭格拉底　但是你，恩珀多克勒斯，怎么想呢？

恩珀多克勒斯　他应当被丢到火山口里[3]去，那么他可以晓得不应该笑骂前辈的。

柏拉图　可是最好的办法，还是同本透斯或是俄耳甫斯[4]似的，

“在岩石间找到撕碎的刑罚”，那么我们各人都可以拿到他的一部分。

路吉阿诺斯　不，不，凭了那保护请愿者，[5]饶了我吧！

柏拉图　你的死是定规了的，你现在不能够放免。你当然知道荷马是怎么说的：

“在狮子与人们之间是没有什么信誓的。[6]

路吉阿诺斯　那么我也来引用荷马，请求你吧。或者你为的尊重他的诗句，不至于不理睬引诗的我吧：

“饶命吧，因为我不是恶人，但是收受该当的罚金，

铜的或是银的，因为这是谁都爱的，即使是学者们。”[7]

柏拉图　但是我们也不难用荷马的文句来对答你。你听着吧：

“不要心想逃走，你说坏话的人，

就是说到金子，既然你落到我们手里。”[8]

路吉阿诺斯　运气多坏呀。荷马是我最大的希望，却于我没有用。我想我只有逃到欧里庇得斯那里去，或者他可以救得我：

“不要杀！因为你不应当杀一个请愿的人。”[9]

柏拉图　但这是怎么样？这不是也是欧里庇得斯说的

么？

“做了可怕的事的人要受可怕的报，那是不足为奇的。”[10]

路吉阿诺斯——

“那么为了言语的缘故，你们要杀我么？”[11]

柏拉图　凭了宙斯，而且欧里庇得斯他也这么说：

“放肆不羁的口舌，

和无法无天的狂妄，

只落得一场灾祸。”[12]

路吉阿诺斯　那么你们既然决心要杀我，我也没有方法来逃避，至少请你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从我受到怎么样的不可补救的伤害，所以有那么样不可解的怨恨，要抓我去处死？

柏拉图　你对于我们干了怎样可怕的伤害，你这坏东西，只要问你自己的那些杰作好了，在那里你不但诽谤爱智女神自身，也侮辱我们，把那些学者，而且都是自由人，在市场里当作奴隶去拍卖。我们为此愤怒，特向冥王告了一会儿假，来逮捕你，——这里是克律西波斯，厄庇枯洛斯，我柏拉图，那边是亚理士多德，这里皮塔戈剌斯，他没有开口，狄俄革涅斯，以及给你在那对话里挖苦过的诸人。

路吉阿诺斯　我这才透过一口气来了。因为你们假如知道了，我对你们是什么样的态度，你们便不会得要杀我了。所以请你们把石头放了下来，不，或者更好且保留着。你们可以用了对付应该用的那些人。

柏拉图　胡说八道！你今天便非死不可，并且立即去

“穿上石头的外套，为了你做的那些恶事。”[13]

路吉阿诺斯　但是，诸位先生，假如像我那样的替你们出力，你们还要把我处死，那么这就可以说，你们是杀了世上唯一的人，这你们该称赞他是你们的自家人，怀有好意的，是你们的同志，假使这样说不算僭妄，又是拥护你们的事业的人了。请你们注意，不要像现时许多哲学家那么做才好，对于一个协力的人忘恩负义，却容易生气，做出无情的打击。

柏拉图　多么无耻呀！难道我们因为你的诽谤却要感谢你么？你真是觉得是在对着奴隶们[14]说话么？而且是把那些侮辱和昏醉的言语也算是对我们的好处么？

路吉阿诺斯　但是请问，我在什么地方与什么时候，曾经侮辱过你们呢？我平常是一直在称赏哲学，赞美你们，并且和你们的遗留下来的著作始终亲近。即如我所说的那些话，不是全从你们那里得来的么？我像一个蜜蜂似的把它们采集了给人们看，他们会赏识并且看出来，这是从谁采集，并且怎样采集来的。他们所赞赏的表面上是我的采集花朵，但是实在是对于你们和那园地，你们给种出这许多的花来，颜色这样艳丽而且各式各样的，这里只要有人知道怎样选择，编成花环，使得它们互相调和，那就好了。一个人既然从你们得到这样帮助，使他得以成名，哪里还会对于恩师们说什么坏话的呢？假如他不是像达密里斯或是欧律托斯[15]那种性质的人，谁也不会对教他唱歌的文艺女神去要求竞唱，或是对于给他弓箭的阿波隆去比赛射箭的吧。

柏拉图　好先生，你这说话正是那辩士的一派，但是恰好同事实正相反对，这就显示出你的大胆妄为更是严重，因

为这在忘恩之外又加上了不法了。你从我们得到了弓箭，如你所说的，却来对着我们，把骂我们当作你的唯一的目标。那么你是这样的还报我们，为了我们对你开放那花园，没有禁止你采摘，让你满抱而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就该死了。

路吉阿诺斯　你看！你总是生了气听着，不接受任何合理的说明嘛！但是我总是觉得，柏拉图，或是克律西波斯，或是亚理士多德，以及你们其他的人，不会得受怒气的支配的。我只感觉，世上只有你们，确是和这种事情隔离得很远。但是，诸位贤者，请总不要不加调查，也不审问，就把我处死。况且这是你们平素的做法，对于市民不使用暴力和特权，依照法律予以解决，交互的给予并接受辩论。所以让我们去找一个裁判官来。那时你们全体，或者选举谁做代表，去提出控诉，我对于那些控诉也当加以辩护。那时我假如是证明有罪，法廷上经过确认，我自然承受应当的刑罚，你们也不必自己来动手了。但是我若是经过了审查，发见是洁白没有什么过错的，法官们就会放免我，那时你们请把怒气转向那欺骗了你们，使得你们来攻击我的人去发泄好了。

柏拉图　这是俗语说的所谓“马队上平原”[16]了，你想笼络那法官们，就此溜掉了吧。因为人家说你是个辩士，是个讼师，是个善于说话的流氓呀。可是，你想找谁来做这裁判官，这一定该是个你所不能买收，像你时常干的那样，不公正的给你下判决的。

路吉阿诺斯　关于这件事请你放心吧。我不愿意要那些人当裁判官，性质可疑或是暧昧不明的，或是可以把判决的石子[17]卖给我的任何人。你看，我推荐爱智女神[18]自己和

你们全体做裁判官。

柏拉图　假如我们都当了裁判官，那么叫谁提起控诉呢？

路吉阿诺斯　你们兼做控诉人和裁判官好了。就是这样我也没有什么害怕，因为关于正义是我占着优势，我相信可以十分辩明。

柏拉图　皮塔戈剌斯和梭格拉底，那么我们将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汉子要求审判，这似乎不是没有道理的。

梭格拉底　那么我们除了上法廷去，带了爱智女神，听他辩护什么，有什么办法呢。不经过审问而处罚，不是我们的做法，那是非常不合理的，[19]只有那些容易动怒，主张用腕力解决是非的人干的事。我们自己平常说喜欢公平办事，假如不让人家辩诉，就用石头打死他，这就给爱说我们坏话一个口实了。那么我们还能对于控诉我的阿倪托斯和墨勒托斯，[20]或者当时在场的法官们，说些什么呢，假如这人没有分得一点水[21]就死掉了？

柏拉图　梭格拉底，你劝告得很好。那么让我们去找爱智女神去吧。她将加以裁判，我们这就满足了，无论她是怎么裁判的。

路吉阿诺斯　诸位贤者，这样很好，也更是合法了。可是收好你的石头，照我前回所说，[22]因为以后不久在法廷会得要用的。

但是爱智女神到哪里去找呢？因为我是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可是一直彷徨着在找寻她的住处，希望跟她学习。结果就遇见那些穿着短大衣，留着长胡子，自己说是从她那里来的人，我以为他们总该知道，便去请教他们。但是他们比我

还要无知，所以或者是全然不回答我，以免暴露他们的无知，又或者指示这个门口，以及那个门口。直到今天为止，我没有能够找到她的家。

但是时常凭了我自己的想象，或是听了人家的指导，到一户人家去，确信这回到底找到了，从那些事情判断起来，出入的人很多，都是样子很尊严，衣服很整齐，像是沉思着的神气。所以我也挤在他们中间，走了进去。可是我在那里总只找到一个女流，她虽是竭力要做得质素，没有装饰的样子，却是总不像怎么朴素的人，而且我也就看出来，她的头发有点散乱，并不是不加整理，披在身上的外衣也不是不经意的让它挂下来的。很明显的，这些都是修饰的手段，用了看去似乎是不装饰的样子，来增加她的姿媚的。在暗地里也显出有粉泽和胭脂的痕迹，她的谈吐也似乎是妓女一流。她喜欢听那爱慕她的人说她的美，如有人送什么东西，她就伸手接受。她让富裕的人们坐在她的近傍，即使爱慕她却是贫穷的人，她连看也不看。有时候随便脱去衣服，我看见有一个金的项圈，比狗戴的圈还要大些。在见了这些的时候，我便立即拔脚走了，心里着实怜悯那些人，给她牵了走，不是拉着鼻子，却是拉着胡须，而且像伊克西翁[23]一样，抱着一个幻像，并不是赫拉。

柏拉图　你这话说得对，那门口并不显著，谁也不曾知道。但也不必要到她的家里去，我们只在这里陶人坊等她好了。她从学园出来，到画廊去散步，就会到这里来了吧，因为这是她每天习惯做的。她实在已经来了。你看见那个服装整齐，披着大衣，目光柔和，沉思着缓步前来的人么？

路吉阿诺斯　我看见有好许多人，都是同样的披大衣，

同样的走路和举动的。但是在这些人里边，想来必定有真正的爱智的吧。

柏拉图　你说的对，但是只要等她开口说话，这就知道是她了。

爱智　呀，你柏拉图，克律西波斯，亚理士多德，和其他的人，都是我的学派的魁首，这是为什么重来到地上？为什么回生的呢？是在地上有什么事情使得你们烦恼么？你们确是像在发怒。这个你们看守着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一个掘坟贼，或是杀人的凶手，或是抢劫神庙的盗贼么？

柏拉图　是的，凭了宙斯，爱智女神，那是一切抢劫神庙里边的最不敬者，他胆敢说你坏话，最神圣的你，以及我们全体，从你那里学得一点东西，留下来给后来的人。

爱智　那么这是给人诽谤了，所以使得你们生气的么？你们知道，在狄俄倪索斯的祭日，喜剧[24]虽然种种的说我坏话，我却仍然把她当作朋友，不曾到法廷去告发她，或者私下谴责过她，让她去那么样的戏弄着，因为那是节日的习惯如此，也是与那时候相适合的。我以为实际上嘲笑并没有什么害处，它反使得那美的物事因此更显得灿烂夺目，好像是金子经过了陶铸一样。但是你们却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变得易怒而且激烈了。这是为了什么，你们掐住他的脖子的呢？

柏拉图　我们告了一天假，特地上来捕捉他的，叫他承受自己所做事情的报应，因为得到许多情报，知道他对于公众怎么的说我们的坏话。

爱智　那么你们想要把他处死，不经过审判，也不给他辩解么？这个人想要说话，那是很明显的。

柏拉图　不，我们把这事件完全托付给你，就请照你的意见，给下判决好了。

爱智　〔对路吉阿诺斯说，〕你说什么呢？

路吉阿诺斯　我也是一样，我的主母爱智，因为你就是单独也能够发见真实的。我是经过好些恳求，好容易才求到了把这个审判请你来主持的。

柏拉图　该死的，你到现在来叫她做我的主母了么？前几天刚才你在那许多观众的面前，把她说得那么无聊，将她的学问的各种学派每种两分钱出卖哩。

爱智　可是留意吧，或者他不是说爱智，却是对于那些假借了我们的名字去干些不堪的事的骗子们的吧。

路吉阿诺斯　只要你肯听我的辩明，那就会立刻明了了。

爱智　让我们到战神山[25]去吧，或者到是往那高城去。那么可以望见城里的一切事物。〔对着同来的人说，〕诸位且请在画廊里走着吧。等我裁判上下了判决，就去找你们去。

路吉阿诺斯　爱智女神，那些是什么人呢？他们似乎也是很像样的。

爱智　那个有点像男人的是道德，那个是节制，在她的近旁的是正义，前头走着的是学问，那个看去不大明了，颜色而不很鲜明的则是真理。

路吉阿诺斯　你所说的是哪一个人，我看不见她。

爱智　你没有看见那毫不装饰，裸体的，老是要逃走，想要溜掉似的那个人么？

路吉阿诺斯　我现在才有点看见了。但是为什么不带她们同去呢，好叫评议的人多一点也更完全一点？至于真理，

我还想请她到法廷上当我的辩护人呢。

爱智　好吧。〔对大家说，〕那么请跟着我来吧。因为审理一件案件并不麻烦，特别是关系我们自己的事情的。

真理　你们都去吧。我是什么事都已经知道了，不用去再听一回了。

爱智　但是，真理，这于我们很是有益，假了你也列席裁判，一一的给我们指点。

真理　那么我可以带那两个和我很要好的使女去么？

爱智　那随你的意思，无论几个人。

真理　跟了来吧，自由和直言，那么我们可能救得这个可怜人，他是爱慕我们的人，现在却没有正当的理由，面临着危险。但是你，检察，你等在那里吧。

路吉阿诺斯　不，主母，让他也来吧，假如别的人统去。今日我所要交战的，并不是平常一般的野兽，乃是很狡猾的东西，难以说服，时常找到逃遁的路的，所以检察是极为必要的。

检察[26]　是的，那很是必要的，你还不如也把证明带了去吧。

真理　那么你们都来吧，既然在裁判上是必要的。

柏拉图　你看见么，爱智，他是在笼络真理，和我们作对呢。

爱智　那么，你们柏拉图，克律西波斯和亚理士多德，是害怕她真理还会得帮了他说谎说么？

柏拉图　不是为此，但他是一个可怕的流氓，又是擅长谄媚，所以他或者要叫她上他的当。

爱智　你们放心吧，不会有不正的事情的，我们有正义

同我们在一起。现在让我们走上去吧。可是告诉我，你是什么名字呢？

路吉阿诺斯　那么？直言人，真实的儿子，名检察的孙子。[27]

爱智　你的故乡呢？

路吉阿诺斯　爱智，我是幼发拉底河边的叙利亚人。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知道，便是在我的对手里边，也有同我一样的外夷出身的，可是在行为和教育上他们却与索罗人，或库普洛斯人，巴比伦人和斯塔革里亚人[28]不一样就是了。即使他们说起话来有点外夷的口音，只要他们的思想显得正直合理，那么对于你也就没有妨害了。

爱智　你说得很对，我也只是随便问问罢了。但是你的职业是什么呢？这却至少是值得知道的。

路吉阿诺斯　我憎恨说大话的，憎恨骗子，憎恨说诳的，憎恨虚荣心，憎恨各种的坏人，他们却是很多，如你所知道。

爱智　凭了赫剌克勒斯，你的职业充满着憎恨呀。

路吉阿诺斯　你说得对。你知道，实在我因此得到多少人的怨恨，并且怎么样我遇见危险。

可是和这相反的事我也是会的，这我说是从爱出来的事，因为我是一个爱真理的，爱美的，爱简素的，爱一切凡值得爱的物事的人。但是够得上做这方面的对象的，为数很少，反过来可以列入憎恨方面的，人数却有五万人。因此这一方面，因为久不使用，几乎忘记了，而别一方面则成为很是熟练了。

爱智　可是这并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人家说，一个人

能够这个，便也能那个的。所以不要把职业分作两个，这看去似乎两个的，实在只是一个。

路吉阿诺斯　爱智，这是你比我们要知道的更清楚。但是在我总是这样，憎恨坏人，赞美和爱那善人。

爱智　呀，现在到了目的地了，让我们在护国庙[29]的大殿开裁判吧，女祭司们，请你们给我们预备座位。这时候且让我们来敬礼女神吧。

路吉阿诺斯　守卫都市的女神呵，请来援助我同那些伪学者作战，你该还记得每天听他们起过多少誓，却随即破弃了，你又立在这高的地方，只是你看见他们所做的一切。现在是你报复的时候了。假如你看我将要输了，黑的〔石子〕要超过了〔白的〕那时候，请你投进你自己的去，救了我吧。[30]

爱智　好，现在我们都坐下了，预备听你们的说话。从你们里边，挑选一个你们认为最适当的人作为原告，提出控诉，进行辩驳，因为同时说话在是不可能的。直言人，你就随后再来辩解吧。

柏拉图　那么，在我们里边，关于诉讼是谁最为适宜呢？

克律西波斯　是你，柏拉图。因为你有可惊的智力，非常优美的阿提刻口调，叫人听了喜欢的说服力，有理解，很是精密，论证适切引人，都是你的长处。因此请你接受了代言人的职务，替我们说那该说的话吧。请你不要忘记，以前对戈耳吉阿斯，或是波罗斯，普洛狄科斯，或希庇阿斯[31]所说的话，把它们串成一起。这个人比他们更是厉害呀。所以也可以使用一点〔梭格拉底的〕假装不知道，[32]发出那种

巧妙的紧相关联的问题，假如你以为对，也可以在什么地方插进那一节话去，说“在天上的驾着有翼的车的大宙斯”将要生气了，假如这个汉子不曾受罚的话。

柏拉图　不，让我们来挑选一个更是猛烈的人吧，——这里的狄俄革涅斯，或是安提斯忒涅斯，或是克剌忒斯，[33]或是你克律西波斯自己。因为现在所需要的并不是文章的优美与写作得好，却是一种辩论术以及法廷的经验。直言人乃是一个辩士呀！

狄俄革涅斯　好吧，我就来当他的原告，因为我想，我们并不需要很长的说话。并且我比你们更受了侮辱，前天我是被用了两分钱拍卖掉的。

柏拉图　爱智，狄俄革涅斯将替我们大家说话。朋友，你要记住，在控诉里不要单是替自己说话，但是要为着我们大家。假如我们平常在学说上有些出入，请你不必研究，说谁是比较近于真实，但是整个给爱智感觉义愤，因为她在直言人的对话里，受到非常的侮辱与恶骂。把我们不同的个人意见丢开了，要替我们全体奋斗才是。请你注意，你是我们唯一推举的人，所以我们的成败就都靠着你了，是这算是最神圣的东西呢，还是被人看作正如这人所说的那样呢。

狄俄革涅斯　放心吧，我不会漏掉的，我将替大家说话。即使爱智同情于他的言词，——因为她是生来和善温柔的，——主张放免他，在我这方面也不会就屈服的，因为我将给他知道，我们带着棍棒不是没有用处的。

爱智　请不要这样，还是用辩论吧，因为那比棍棒要更好。但是不要再迟延了。水已经加好了，[34]法廷里的人都看你呢。

路吉阿诺斯　爱智，请其余的人也都坐了，并且同你们一起投票，就让狄俄革涅斯一人来当原告吧。

爱智　可是他们会得投你反对的票，你不怕么？

路吉阿诺斯　并不，我其实是想要赢得多数的票呢。

爱智　这你倒是可以佩服的。——现在大家坐下吧，你狄俄革涅斯，可以开始了。

狄俄革涅斯　我们在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你爱智是知道得很清楚，所以这无需说明了。因为有谁不知道呢，这里的皮塔戈剌斯，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克律西波斯和其他，不说我自己也罢，给这人世带来了多少美丽的东西？虽然我们是如此，可是这个三重诅咒的直言人却加以种种侮辱，我就单把这个讲讲吧。

据说他乃是一个辩士，但是他离开了法廷和在那里所应得到的名声，却用了学习得来的辩论术的所有熟练与精力，完全对着我们，不但不断的叫我们是骗子和流氓，予以侮辱，而且引导大众，嘲笑和蔑视我们，认为是什么也不值的东西。尤其是他使得大众憎恶你爱智，把一切属于你的学问叫作闲话和胡说，将你所教导我们的最为重要的事情，用了愚弄的口气向人家说明，结果是听众给他以拍手喝彩，却给我们以侮辱。因为大众原来是这样的，他们喜欢嘲笑的和诽谤的人，特别是在嘲笑那些平常看作极为尊严的人的时候。所以在过去，他们喜爱阿里斯托法涅斯和欧波利斯，[35]把这里的梭格拉底弄到舞台上去，加以戏弄，做成了这些关于他的奇怪的喜剧。可是那些人所做的只是对于一个人罢了，而且是在狄俄倪索斯的祭日，那时是允许这样做了，认为嘲笑也是祭式的一部分，而且说“神也爱好玩笑，所以也很喜

欢”[36]的吧。

但是他却召集了些优秀的人们，经过长期思索准备之后，写下一大卷诽谤的书来，随后大声地辱骂柏拉图，皮塔戈剌斯，在这里的亚理士多德，在那边的克律西波斯，和我自己，总之全都骂倒，并没有祭日的许可，也没有私下受到我们的什么损害。因为假如这是立于防御的地位，而不是他起手攻击，那么这事情对于他或者还是辩解的余地吧。尤其可恶的，是他干着那样的事，爱智，却是躲在你的名字底下，他又引诱对话，我们的一个用人，[37]用他当作一个帮手和代言人，来反对我们。而且他又说服了我们的友人墨尼波斯，[38]时常帮助他作成种种喜剧。他是唯一的不到场的人，也不同我们来控诉，放弃了公共的事。

因了以上的理由，他是当然应该处罚的。因为在这许多证人的面前，嘲笑了最为神圣的东西，他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其实这在他们也是有益的，假如他们看见他受了罚，以后便不会有人再来轻蔑爱智了。这因为是守着沉默，忍受侮辱，并不是表示有自制力，实在乃是怯弱与愚钝。并且最近的一件事，有谁能受得了呢？把我们当作奴隶什么似的，拉到拍卖场里去，叫一个人去拍卖，据说是有人得高价，有些人是一个阿忒刻的木那，若是我，那个顶坏的东西，只卖了两分钱！在那里的人都笑起来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都生了气，上来到这里，请你给我们报复，因为我们受到了极端的侮辱。

柏拉图[39]　好，狄俄革涅斯！你说的很好，替我们大家所要说的都说了。

爱智　喝彩停止吧！——给被告倒水进去吧。现在是

你，直言人，轮到你说了，因为水是替你流着了。现在不要再迟延吧。

直言人[40]　爱智，狄俄革涅斯控诉我的话没有完全，还有许多，而且更是严重的。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他却漏掉了。但是我并没有想否认自己说过的话，或者来找出一种巧妙的辩明，这里却要来补充他所默过的，或是我以前不曾说及的话。这样你们便可以明白，我所拍卖的，所辱骂为伪学者与骗子的，是什么人了。我请求你们，只要留意我所说的话是不是真实。假如在我说话里头，你们看见有什么诽谤的或是粗野的话的时候，请不要怪我这批评的人，但是正当的去谴责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的人们。

我当初发见了做一个法廷的辩士势必须具备这许多恶德，有如欺骗，说谎，无耻，叫嚷，争论，[41]和无数别的东西，我当然就逃走了，爱智，奔向着你所有的美走来，心想可以从风涛汹涌的海里，好像是驶进一个平静的港口，在你的保护之下度过我的余生。

当我刚才瞥见你们的学问的时候，我就对于你，这是当然的，和一切其他的人，感觉十分的佩服，因为那都是最善的生活的立法者，并且对于这个目标挣扎前进的人伸出两手，给予最好的也是最有用的忠告，只要这人坚定的看守着这些法则，是你们所定，使得他的生活与这个相谐和适合。可是这样实行的人，凭了宙斯，就是在我们中间也实在很少呢。

但是在我看见有许多人，并不真是爱慕爱智，只是为了想得这件事的名声，虽然在手头凡近的地方，大家都能够模仿的，如胡子，走路的样子以及着外套等，做得很像贤人的

模样，可是在生活和行动上，却和外表是相反的，这样就冒犯了哲学职业的威严了：那时候我看了就生起气来了。这件事在我觉得好像是悲剧的俳优，自己柔弱像是一个女人，却来扮演阿吉琉斯，忒修斯，或者简直演赫剌克勒斯[42]自己，他不能像英雄似的走路或是叫喊，却是戴着那么一个大面具，在那里扭捏。就是海伦或波吕克塞涅，[43]也将不许这人扮演她们，太是逼真了，何况这是赫剌克勒斯，有胜利的光荣的英雄，我想他应该用了棍棒，将人与假面一起打烂了，因为不光荣地被他演得变成女性了。

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我看见你们被别人这样待遇的时候，我也实在觉得这种扮演深可羞耻，不能忍受，有如猴子胆敢戴上了英雄的假面，或者模仿库墨[44]的驴子，它披上一张狮子的皮，自命为狮子，对了无知的库墨住民，用一种粗野威吓的声音着实的吼叫，等到末了来了一个别处的客人，他时常见到狮子和驴子的，揭穿了它，并且用了棍棒把它赶走了。

但是，爱智，有一件事情在我看来尤其是可怕的，便是人民如看见他们中间有谁干了什么恶事，可羞的或是放纵的事，人们都把这责任归于爱智她自己，归于克律西波斯，或柏拉图，或皮塔戈剌斯，或是任何一个哲学者，把名字借给这坏人用，学说供他模仿的。这就因了他，过着不正当的生活，人们便对于你们早已死去的人也下了不好的结论。因为你们是不存在了，所以不能把他和你们仔细比较，你们既不在场，他们却是清楚看见他干些那丑恶可鄙的行为，所以你们就同他一起受到了缺席裁判，得着同样的诽谤了。

我不能忍受这个景象，所以出来揭发他们，从你们分别

开来，但是你们，本来为此应当奖赏我的，却拉我到法廷里来了！那么假如我看见有一个密教的受戒者，[45]泄漏二女神的秘密，并且跳舞给大家看，我生了气，将他彻底诘责，你们当说我是不敬么？但是这是不正当的。戏剧审判员们常鞭打一个俳优，假如他扮做雅典那或波塞冬或宙斯，却不能够演得好，有那神明的气魄，我想神们自己断不会生气，为了他们把一个人，戴了他们的假面，穿着他们的服装，却交给拿鞭的人去打，倒是应该喜欢，觉得应该痛打才对了。不能巧妙的扮演一个仆人，或送信人，那是一个小的过失，但是在观众前面不能把宙斯或赫剌克勒斯演的像个模样，那真是非常可耻的事情了。

尤其奇怪的事，是他们的大多数是颇通晓你们的著作，但是他们诵读研究这些，只是为了反对的去生活的缘故。那些书本上告诉他们应该轻蔑财产以及声名，要知道美即是善，脱离愤怒，看不起阔人，和他们要平等说话，这些话都是，凭了神们，美丽贤明，而且是很可佩服的。可是他们教这些却要报酬，尊重那些富翁，对着金钱张大了口。他们是比狗子还要易怒，比兔子还胆小，比猴子还谄媚，比牝驴还淫荡，比黄鼠狼还贪婪，比公鸡还好斗。因此他们常成为笑柄，在拥挤上前，彼此挣扎，进了富人的大门，参与那许多人的宴会的时候，他们粗鄙的恭维旁人，也不管体裁尽量的吃食，对众诉说身世，喝着酒无聊的也不适宜的大谈哲学，结果是喝纯酒喝得烂醉了。在场的那些俗人当然都笑他们，并且因为养成这样的流氓出来，对于哲学也表示唾弃了。

但是最为可耻的事是，虽然他们各人都说，他并不需要什么东西，呼号只有贤者乃是富有，等一会儿就走到人家

去，问他请求什么，若是拿不到便发起怒来。这好像是一个人穿着王者的服装，戴着王冠和璎珞，以及此外国王的象征，却向着身份还要比他低的人求乞。在他们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便对人家说许多话，说有钱应该公之于人，钱财是没有关系的东西，“金银算是什么，不是与海边的小石头没有什么差别么?”可是到了有人需要他的帮助的时候，一个从前的同伴和朋友走去求他从多余的里边给他一点，他就沉默了，不知所措，把学说忘记了，完全做了相反的事情。他的关于友情，它的德和善的许多说话，都飞向不知哪里去了，这才真是他们每日私下说大话时的有翅膀的言词了。他们各人都是朋友，在没有金银放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但是你假如给他们看见了就是一分钱吧，和平便立即破裂，完全是个没有休战的，不宣而战的状态，他们的书本都抹杀了，道德也逃跑了。这正像是在群狗中间所起的事情一样，假如有人丢一块骨头在它们中间，它们便跳了起来，互相乱咬，有谁首先抢到那块骨头的，它们就对着它叫。据说有一个埃及国王，他教些猴子跳那战士舞，[46]那动物最善于学人的样子，所以很快就学会了，它们身上穿着紫袍，面上戴了面具，就跳舞起来。这个出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很是有名，直到看客中间有一个机警的人，将怀中的几个核桃抛在它们的中间去。猴子们看见了，就忘记了跳舞，从跳舞的人变成本来的猴类，砸碎了面具，撕破了衣服，你抢我夺的去争那果子去，于是战士舞的队形便全散乱了，很被观众所嘲笑。

他们也正干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着实挖苦这种人，以后也不想停止诘责，和把他们喜剧化的事情。但是对于你们，和与你们相近的人，——因为现在也有这样人存在，他

们真实探求爱智，固守着你们的法则的，——我可没有这样发狂，至于说过什么诽谤或是不敬[47]的话。我有什么可以说得呢？你们的生活里，有那样性质的事情么？但是那些伪学者和神们的敌人，我相信却是值得我们的憎恶。现在，皮塔戈剌斯，柏拉图，克律西波斯，亚理士多德，你们怎么说呢？这种人与你们有什么关系，是他们在生活上，表示出来与你们相像或是同族的人么？凭了宙斯，这正如俗谚所说，有如“赫剌克勒斯与猴子”了。因为他们生着胡子，自称哲学者，做出忧郁的样子，他们就应该算是一样么？那假如他们扮演得使人信服，我也可以忍耐过去，但是从事实来说，他们来模仿哲学者，那或者还是秃鹰学夜莺的叫声，倒还要好一点儿吧。

以上是我替自己说的那些话。真理，请你告诉他们这是不是真的吧。

爱智　直言人，你站开一点。再站远点。——我们怎么办呢？你们觉得那个人说的怎么样呢？

真理　爱智，在他说着话的时候，我真想能钻到地下去才好，因为他所说都是真实。我听着他的话，记起每个人来，他怎样的做，应用上他的话，那是指着这人，这又是怎么人干的事。总之，他整个写出了那些人，同在画里一般，很活现的写尽了各种面相，不但是形体上，简直连灵魂也都精细的表现出来了。

道德　就是我，道德，也都羞得脸红了。[48]

爱智　（对哲学家们说，）但是你们怎么说呢？

柏拉图[49]　除了免除他的起诉，把他记录下来，作为我们的友人与恩人之外，没有别的了。我们真是遭遇了伊利

翁人同样的事情，我们带动了一个悲剧的作者出来，给歌唱那特洛亚人的不幸。让他唱下去吧，把那些神们的敌人的事作成悲剧吧。

狄俄革涅斯　我也是，爱智，很赞赏这个汉子，撤回我的控诉，当他一个朋友，因为这是一个勇敢的人。

爱智　好。直言人，你来前吧。我们放免了你的控诉了，你得到全体的同意而胜利了，你以后可以算作我们一家的人了。

直言人　我先施敬礼吧。[50]但是不，我想该悲剧的一点才好，因为这更显得庄严。

“伟大尊严的胜利女神，

请保管我的一生，

不要中止给我戴上花冠。”[51]

道德　那么，现在让我们开始第二巡的酒吧。把那些人叫来，好叫对于我们的侮辱，受到刑罚。直言人就来一一的控诉他们吧。

爱智[52]　道德，你说的对。所以，推理你这小孩，屈身向那市街，召集那些哲学家来。

推论　你们听者！肃静吧！让哲学家上高城来，在道德，爱智和正义面前，来申述自己。

直言人　你看吧！听见了召集，可是很少有人上来。那些人本来就怕正义，而且大多数都忙于侍候富人，没有闲工夫呢。假如你想他们都来，推论，可以照这个样子召集。

爱智[53]　不，但是你，直言人，来召集他们吧，照着你所想的。

直言人　那没有什么难。——你们听者！肃静吧！凡自

承为哲学家的人，凡相信自己和这名字有点关系的人，来到高城接受分配。每人给两个木那，[54]和一个胡麻饼，有出示长胡子的，加给一方压干的无花果。至于节制，正义或是自制，因为不甚重要，如现时没有亦无妨碍，但是各人必须带着五个推理式，因为如若没有这个，就不能算是哲人了。

“我们在当中放下两斤[55]的金子，

给那在一切争论上优胜的人。”[56]

阿呀，这许多的人呵。[57]上山的路里都挤满了人群了，抢着上来，都只为了那二木那，当他们一听见了那话的时候。有些人沿着珀拉斯发孔的旁边上来，别的通过了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庙境，更多的人则沿着战神山，有几个从塔罗斯的坟墓，有人拿梯子靠了阿那刻翁神庙，嗡嗡叫着向上爬，凭了宙斯，如若用了荷马的说法，像一群蜜蜂似的做成一串子。这一面是许多人，那一面也是，——

“几千的人，像在春天出来的叶片和花朵。”[58]

在一会儿时候高城上就满是扰嚷着聚集的人们，到处都是口袋与谄媚，长胡子与无耻，棍棒与饕餮，推论与贪婪了。那以前听了召集上来的少数的人是不显著的，没有识别的，混在人群中间，已经辨别不出来了，因为服色都是很相像的缘故。所以这实在是最坏的事情，爱智，人家会得要非难你，为得你不曾把他们加上什么识别或记号的缘故，因为这些骗子时常装得比真的哲学家还像样呢。

爱智　那个随后再说，让我们现在且来接待他们吧。

柏拉图派　我们柏拉图派应说最首得到我们的份子。

皮塔戈剌斯派　不，但是我们皮塔戈斯派该先得，因为皮塔戈剌斯是更早。

画廊派　你们胡说，我们画廊派更是优胜。

散步派　完全不对，关于钱财的事，我们散步派应当居先。

厄庇枯洛斯派　给我们厄庇枯洛斯派胡麻饼和压干的无花果，至于金钱我们可以等着，即使最后拿到。

学园派　哪里是两斤的金子呢？我们学园派将显示出来，比任何人都长于论争。

画廊派　我们画廊派在这里呢，不能这么说。

爱智　停止了争斗！你们犬儒派，不要互相推挤，也不要用了棍棒互殴。你们要知道，叫你们来实在是为了别的目的。我爱智，和这道德以及真理，来审定你们哪个是真的哲学家。发见那些照着我们的法则生活的人，将被审定为优良，给予幸福，若是那些骗子和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坏人，则将予以消灭，使他们不得以伪学者的身份，妄有所企图。——这是怎么的？你们跑了么？凭了宙斯，他们大半是从岩上跳下去的！高城就空了，除了少数的仍旧留着，因为他们是不怕那审查的。从人们，把那个犬儒逃走时扔下的那个口袋拾了起来。我看这里边是什么。或者是些羽扇豆吧，或是一卷书，或是些粗面包吧。

从人[59]　不是的，但是这个金子，香料，一把剃刀，一面镜子和一副骰子！

爱智　好，很老实的人！这些是你的练习的用具么，有了这些你就可以诽谤别人，和教训人们么？

直言人　他们实在就是那样的人。你应当想一个办法，来防止世人不知道这种情形，平常和他们遇见的时候，该能分别出来，谁是好人，谁是相反的，过着别种生活的才好。

爱智[60]　真理，你来想个办法吧。这也是为你的好处，那么虚假不至于胜过你，那些坏人模仿着好人，在无知的庇护之下，逃过了你的觉察。

真理　假如你赞成，我们便让直言人自己去做吧，因为我们觉得他是诚实的，对于我们怀有好意，特别是称赞你，爱智，所以让他带着检察去会见那些自称是哲学家的人。若是找到一个真正哲学的儿子，让他给予一个橄榄嫩枝的花圈，招待到市政厅[61]去。如果遇见坏人，——现在却是很多，——假扮做哲学家，那就剥下他的大衣，用剪山羊的毛的剪刀将他的胡子铰光了，在额上两眉之间打上一个烙印。这个烙印的图样该是一只狐狸或是一个猴子。

爱智　真理，你说得很好。直言人，这个试验，正像是人家说的，把小老鹰对日光看似的。只是他们不是像小老鹰去直视太阳，这样的加以考验，乃是把金钱，名声和快乐，摆在前面，你如看见什么人不加注意，没有被牵引过去的，让他戴橄榄嫩枝的花圈，但是你看见有什么人，定睛看那金子，伸手出去想要拿的，便带到烙印的地方去，先剪掉他的胡子，照我们决定的那样。

直言人　爱智，就那么办吧。你就不久会看见，他们的多数人都盖着狐狸或是猴子的烙印，只有少数戴着花圈。但是假如你愿意，我将在这时候把他们带几个到这里来。

爱智　怎么说？你带来那些逃走的人们么？

直言人　正是，假如女祭师肯把那钓钩和绳子，那珀赖欧斯[62]的渔夫所献上的，暂时借我一用。

女祭师　这里，你拿吧，还有钓竿，那么你就有了一整套了。

直言人　还有，女祭师，快给我一点干无花果，和一些金子。

女祭师　拿去吧。

爱智　这个汉子想要干什么呀？

女祭师[63]　他把无花果干和金子作为钩饵，坐在城墙头，向市中垂钓呢。

爱智　直言人，你在干什么呢？是你想要把珀拉斯癸孔的石头钓上来么？

直言人　请别则声，爱智，等我钓上鱼来吧。——你，钓师的神波塞冬，和亲爱的安菲特律忒，[64]请你们送许多的鱼来吧。可是，我看见一条很大的梭鱼了，不，这乃是金头鱼。

检察[65]　不，这是一条鲨鱼。张大了嘴，走近钓钩来了。他闻到了金子的气味了。现在已经接近了。碰着了，已经被捕了。让我们拉它上来吧。

直言人　检察，你也来拉吧。帮我拉住这钓丝。

检察　它上来了。现在让我看，你是什么鱼。我的顶好的鱼。这是一条狗鱼![66]赫剌克勒斯呵，什么牙齿！这是怎么了，顶勇敢的家伙？抓住了你，当你在岩石旁边舔着，你希望在那里可以溜过去，不被看见的么？但是现在可是要给大家来看，被从鳃里挂了起来呢。让我们把钓钩和饵食取出来吧。凭了宙斯，他吞下去了！这里是你的钩，全空了，那无花果干和金子都到了他肚子里去了。

直言人　凭了宙斯，叫他吐出来，我们还要用作别的钓饵呢。好，〔吐出了。〕——狄俄革涅斯，你怎么说呢？你知道这个家伙是谁，他与你有什么关系么？

狄俄革涅斯　什么也没有！

直言人　那么怎么样？我们应该说他的价值是多少呢？据我看来，我前天定他的价值是两分钱。

狄俄革涅斯　你说的太多了。因为他是不好吃的，样子也丑恶，而且很韧，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从岩头倒扔下去好了。放下你的钩去，再来一回看吧。可是，直言人，你得小心，不要使你的钓竿弯曲，以致折断了。

直言人　狄俄革涅斯，放心吧。他们很轻，比沙丁鱼还要咬的轻呢。

狄俄革涅斯　凭了宙斯，他们是顶浑[67]的了，但是拉他们起来看。

直言人　你看，这里来了一条别的鱼，有点扁平的，像是劈作两半似的，一种比目鱼，张着嘴走近钓钩来了。他吞下去了，被捕了，我们拉它上来吧。那是什么呢？

检察　这种名叫柏拉图派。[68]

直言人　该死的，你也是要金子来了么？[69]柏拉图，你怎么说呢？我们把他怎么办呢？

柏拉图　也把他从那岩上扔下去好了。再放下去钓别的鱼吧。[70]

直言人　我看见有很好看的近前来了，在那水底里看过去，有许多颜色，在背上还有金的条文。[71]检察，你看见他么？

检察　这是那一种自称为亚理士多德派的。

直言人　他来了，又游了开去。他是在仔细的检查哩。现在他又回来了，他张开了嘴，他是被抓住了。拉他上来吧。

亚理士多德　直言人，关于他的事情请不必来问我。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直言人　亚理士多德，那么他也到岩下去吧。但是看吧，有许多鱼，颜色都是一样，有刺，外皮很是粗糙的，比刺猬尤其不好拿。[72]为了他们须得预备一个大网吧？但是现在这里没有。[73]我们只要在这一群里头捕到一个，也就够了。那个向着钓钩来的，自然是他们里边的最为胆大的了。

检察　放下去吧，假如你觉得对，先把钓丝包上一截的铁，使得他吞下金子去之后，不会得用牙齿咬断了。

直言人　放下去了。波塞冬，请给我们很快的钓到鱼吧！阿呀，他们为了钓饵争斗着呢，有些是一同啃着无花果干，有的是抓住了金子。好，一个很勇敢的把钩吞下去了。来吧，让我看，你说是因谁得名的？但是想叫鱼说话，在我真是很好笑的，因为这些都是哑的嘛！检察，请你告诉我，他的师傅是谁。

检察　就是这里的克律西波斯。

直言人　我知道了。这便因为，我想，在名字里头有金字[74]的缘故吧。那么，克律西波斯，请凭了雅典那，告诉我吧，你认得这些汉子，并且教导他们这样做的么？

克律西波斯　凭了宙斯，直言人，你问得有点侮辱人，若是你猜想我们与这些家伙有什么关连的话。

直言人　你说的对，克律西波斯，你是高贵的人。那么他也同其他的倒丢下去，因为他很多刺，假如有人想吃他的时候，喉咙里会得扎一个窟窿的。

爱智　直言人，钓的鱼已经够了。能够这样的鱼很多，说不定有一条，把金子和钓钩一起抢了去，那你就得给女祭

师赔偿了。所以让我们散步去吧。至于你们，（对众哲学家说）这也是该回到你们来的地方去的时候了，为的不至于超过了准假的时刻。直言人与检察，你们两个人，去遍找他们，如我所说的，给戴上花圈或盖上烙印。

直言人　爱智，就这么办吧。——诸位贤者们，再见了。让我们下去吧，检察，好办我们的差使去。

检察[75]　我们先上哪里去呢？到学园，还是到画廊去。或者是从吕刻翁[76]起头呢？

直言人　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相信，我们无论往哪里去，我们将需要少数的花圈，但是很多的烙印哩。

注　解

〔1〕　系套用《伊利阿斯》卷二第三六三行的“有如一门要帮助一门，一族要帮助一族”，而加以改变，因为哲学家的多数（如犬儒派）多于肩头挂一口袋，手执一棍棒。

〔2〕　引用《伊利阿斯》卷六第一一二行，但荷马原文“学者们”系是“朋友们”。

〔3〕　恩珀多克勒斯相传他是自投埃特涅火山口而死的，所以这样的主张。

〔4〕　本透斯（Pentheus）为忒拜的国王，与狄俄倪索斯（Dionysos）为姨表兄弟，但对于狄俄倪索斯的新兴宗教（名称是酒神，但实际是宣传死后复生的一种宗教），却是反对，因独往窥探她们的仪式，这只有女人们参加，有神附体，狂歌乱舞，称为狂女（mainades），为她们所发见，认他是一只野兽，乃群起袭击，被撕裂而死。俄耳甫斯（Orpheus）系古代有名音乐家，亦被特剌刻的狂女撕裂而死，原因或云亦因反对酒神宗派，但普通传说却是别的原因。所引用诗句出自古佚希腊悲剧。

〔5〕　“保护请愿者”（Hikesios）即是宙斯，因为这是他的职司之一。

〔6〕　引用《伊利阿斯》卷二十二第二六二行。

〔7〕　引用前书卷十卷十一中句子杂凑而成，但是末句却并非荷马诗里所原有的。

〔8〕　引用前书卷十第四四七行以下，但“你说坏话的人”一句，却是加添的。

〔9〕　引用欧里庇得斯的话，唯此剧今已不存。

〔10〕　引用欧里庇得斯悲剧《俄瑞斯忒斯》（Orestês）第四一三行。

〔11〕　大概也是欧里庇得斯的话，唯此剧今不存。

〔12〕　引用欧里庇得斯悲剧《酒神的伴侣》（Bakkhai）第三八六行以下的话。此剧即是说本透斯被杀的事，“酒神的伴侣”就是那一班狂女，所以或者应该叫作“酒神的女伴”才对，因为那个字也是标明女性的。狄俄倪索斯也是男性的从者，不过不包括在这个名目里面，而且又都是些异物，就是所谓羊人们（Satyroi）和他们的首领塞勒诺斯（Seilenos）罢了。

〔13〕　引用《伊利阿斯》卷三第五七行。“穿上石头的外套”，即是说被众人用石头砸死。

〔14〕　“奴隶”即是指《拍卖学派》中，把各哲学家当作奴隶出卖的事。

〔15〕　达密里斯（Thamyris）是特剌刻地方的一个歌人，因为傲慢的要与文艺女神比赛，结果败了，被罚剥夺了歌唱的能力，并且成为盲人。欧律托斯（Eurytos）是特萨利亚地方的国王，善于射箭，也因骄傲触怒了阿波隆，因而被杀，但神话传说上说杀他的乃是赫剌克勒斯。

〔16〕　“马队上平原”（eis pedion ton hippon）是一句俗语，意思是说有了用武之地，因为平原适于马队的驰骤，所以辩士也喜欢法廷，可以施展他的本领。柏拉图在对话忒埃忒托斯篇（Theaitetos）里，也曾用这句话，比喻梭格拉底的

谈话。

〔17〕 希腊古代用石子（psêphos）作投票之用，投在一只缸里。

〔18〕 爱智女神见上文人物说明。爱智即是哲学一字的希腊字义。

〔19〕 这里梭格拉底说的很好，是希腊哲人的本色，与本篇起首时的态度迥异，那是作者游戏之词，涉笔成趣，不足深谈。

〔20〕 阿倪托斯（Anytos）是出头控诉梭格拉底的人，是一个辩士也是很有势力的政客，据说梭格拉底死后，雅典人亦深悔其事，乃将当初控诉的人悉处死刑云。墨勒托斯（Melêtos）是一个无名的悲剧作者，以附和阿倪托斯的控诉，因此有名了。

〔21〕 古代雅典法廷中，两造陈词皆有时刻限制，以刻漏为准，有司水吏（Ho eph hydôr）司其启闭，所以谓说给他水，意思即是给他说话的时间。

〔22〕 石头本以砸死罪人，现在自己既然无罪人，但别有罪人可以找到，所以说不久就会有用，可是此话后来不曾实现，因为一转而为钓鱼的场面，全以玩笑出之，所以空气也全然变换了。

〔23〕 伊克西翁（Ixiôn）系拉庇泰人的王，尝因谋死其岳父，经宙斯为之祓罪，引与饮酒，乃欲诱惑赫拉，被罚入地狱，缚轮上旋转不已。《诸神对话》第九节记述宙斯以云造一个赫拉的幻像，给予伊克西翁，此处所说即专指此事。

〔24〕 喜剧（Kômôdia）是抽象名词的人格化。意指古

代喜剧里常开哲学家的玩笑，如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ês）在戏剧里所为，对于梭格拉底等，虽是这么说，但其实际影响亦颇为不良。

〔25〕　战神山（Areos pagos）在雅典高城近旁的一个高丘，为裁判杀人的重罪的地方。当初战神阿瑞斯（Arês）因海神的儿子强奸了他的女儿，所以把他杀死了，海神说他杀人，提起诉讼，诸神乃在其处审理，放免了他，以后便叫这地方战神山。基督教的使徒保罗曾在那里讲道，见于《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但是音译为“亚略巴古”。

〔26〕　此一行俗本作为爱智所说，后经革斯涅耳氏更正。

〔27〕　所列三代名字今悉从意译，其原义帕瑞西阿得斯（Parresiadês），阿莱提俄诺斯（Alêthiônos）的儿子，厄棱克西克勒斯（Elenxiklês）的孙子。

〔28〕　索罗（Soloi）在吉利吉亚，克律西波斯生于此地。画廊派的始祖仄农（Zenôn）生于库普洛斯，当时认为他是斐尼基人。狄俄革涅斯生于西诺珀，在黑海旁边，算是巴比伦人。斯塔革剌（Stageira）在马其顿地方，是亚理士多德的诞生处。

〔29〕　雅典那是雅典的主神，所以有护国女神（Polias）的称号，这字源出波利斯（polis），意云都市，直译是都市的守卫者的意思。在高城上有厄瑞克透斯（Erekhtheus）的庙，这人两腿是蛇，是古代的雅典王，庙里也祀雅典那，这便叫作雅典那波利阿斯，同时她别有一个庙，称作处女神庙（Parthenon），那是祀她个人的，用意不是一样。

〔30〕　这里请求雅典那特别加以援助，像她帮助过俄

瑞斯忒斯（Orestês）那样，其时他因为给父亲报仇，杀死了母亲，在战神山审判，投票的结果，黑白各半，雅典那乃给他投一个白石子，赢得多数，得以放免。

〔31〕 戈耳吉阿斯（Gorgias），波罗斯（Pôlos），普洛狄科斯（Prodikos）和希庇阿斯（Hippias），都是古代的辩士，柏拉图对话里和他们辩论各种问题，有些就成为对话的篇名。

〔32〕 “假装不知道”原语为厄洛涅亚（eirôneia），现代英语里的 irony 一语就是因此而生的。这是梭格拉底所用的讲学方法，他先假装自己是什么也不知道，开始用询问的方法向人提出问题，结果使对方也自觉无知，然后给他陈说道理。梭格拉底没有自己著书，在柏拉图所作的对话里，可以看出这样方法的大概。

〔33〕 安提斯忒涅斯（Antisthenês）是犬儒派的始祖，克剌忒斯（Kratês）也是犬儒派的名人，在《死人对话》中曾经有他们两人出场。

〔34〕 将水加入刻漏中，开始滴下，计算原被告说话的时刻，所以这里意思是说陈说的时候到了。参阅注〔21〕。

〔35〕 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ês）生于公元前五世纪，是古代希腊的喜剧家，著作甚多，今留存者共有十一部，其时喜剧中可以嘲笑攻击当时的人物，如《云》（Nephelai）便是挖苦梭格拉底的。欧波利斯（Eupolis）亦是同时代的作者，作品悉已散佚。

〔36〕 此一句系引用诗句，但其出处已不可考。

〔37〕 对话（Dialogos）原系抽象名词，这里却是人格化了，变成了男性的人名了。希腊哲学家常用对话形式，作

成论学的文章，如柏拉图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如此，故文中说对话原是哲学家的一个用人。路吉阿诺斯也写对话，但是他并不讲学理，却是借这戏曲似的形式，构成一种讽刺文，这又是别一种作品了。他曾著有名称《两重控诉》（Dis Kategoroumonos）的一篇对话，说叙利亚人（即是自己）受到辩士和哲学家两面的控诉，甲方说他不该弃辩论术而从事哲学，乙方则说不应利用对话为讽刺文章，失了它旧有的尊严，对于第二点叙利亚人的回答很有意思，颇足以供参考。

〔38〕　墨尼波斯（Menippos）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一个犬儒派，是著者的同调，在《死人对话》中多次出现，也有几篇对话以上为名。

〔39〕　别本此句作为“再生的人们”即众哲学家所说。

〔40〕　从这里起，路吉阿诺斯便改称“直言人”，本当用音译为帕勒西阿得斯，但因本篇中有这名字均用意译，如爱智不作菲罗索菲亚，直言人又原本有意义，所以这样办了。

〔41〕　“争论”原语是俄提斯摩斯（ôthismos），本义是用力推挤，使用于战斗，转用在言语方面，便是激烈的争论。

〔42〕　阿吉琉斯（Akhilleus），忒修斯（Thêsues）与赫剌克勒斯（Heraklês），都是古代希腊神话上有名的英雄，其中以赫剌克勒斯为最著。普通表示惊叹的时候，也常呼他的名字，而不及其他，可以为证。

〔43〕　海伦原名为赫勒涅（Helenê），这乃是旧时的惯用译语。波吕克塞涅（Polyxenê）是特洛亚的王女。她们都是与特洛亚战争有关的人物，虽然波吕克塞涅被阿琉斯的鬼

魂索去殉葬的事情，不见于荷马诗中，因为这事出现于特洛亚攻陷以后，参看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赫卡柏》（Hekabê）。

〔44〕 库墨（Kymê）在小亚细亚地方，希腊曾移民于此，据说其地因多年不曾设关收税，故被称为愚蠢，以后又分居于伊大利，称为库墨人。这本事盖是民间寓言之一，《伊索寓言》里第二六七有一篇《驴子与狐狸》，也说有驴子披了狮子的皮去吓人，结果给狐狸看破了。

〔45〕 希腊古代密教（mysterion）是后起的一种宗教，借了得墨忒耳（Dêmêtêr）的女儿为冥后的事，将人的死后生活，告知教友，俾可安心立命。其仪式甚为秘密，入教的人称为受戒者（mystês），须坚守誓约，不得妄传，如赫罗多德虽曾受戒，但仍固守秘密，不愿说及，故其事遂终湮没，不传于世。所云二女神，即是指得墨忒耳母女。

〔46〕 战士舞（pyrrhikhoê）系一种武装跳舞，据说系一个名叫皮里科斯（Pyrrhikhos）的人所创始，故便以他的作为跳舞的名称，意云皮里科斯的，下文舞蹈（orkhêsis）一字，被省略去了。

〔47〕 “不敬”原文云斯开俄斯（skaios），本意是左边，因为古代希腊人相信，从左边来的飞鸟是不吉的，左边也就是西方（因为他们说四方的时候，是面向着北方的），以此这也带有西边的意思。

〔48〕 一本此处作“节制”（Sôphrosynê）说，把句中“道德”一字作为呼格，是对道德而说的话，这里却将它作为主格，意义似较长。

〔49〕 别本此节作为“再生的人们”即从哲学家所说，与上文注〔39〕相同。

〔50〕　别本作“我对有翼的〔胜利女神〕施敬礼吧”，有翼的（pterôtên）与“先”（prôtên）字字形近似，但如别本解释亦通。译本此处有括弧云，“他在自己的手上接吻。”当系古代希腊习俗如此，尝见瓶画有男女敬神，均高举其右手，或是一种致敬，也有伏地表示敬礼的，那是受了东方影响的缘故。

〔51〕　引用欧里庇得斯的诗句，在他的悲剧《腓尼基妇女》（Phoinissai），《在陶里卡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eia hê en Taurois），《俄瑞斯忒斯》（Orestês）的末尾，歌队所唱均是同一的歌词，意思是希望继续的胜利。

〔52〕　一本作为系直言人所说。

〔53〕　一本作为系“推论”所说，但是从口气上来看似乎不很像，还以爱智为近似。

〔54〕　一木那（mna）值银四十元。

〔55〕　一斤原作一塔阑塔，值六十木那，约值银二千四百元。

〔56〕　引用《伊利阿斯》卷十八的诗句，而稍有变化。

〔57〕　从“阿呀”起至“相像的缘故”止，此一节原本作为“爱智”的说话，但别本亦有作为直言人所说，在口气上似乎较为适合，今即照此译出。

〔58〕　引用《伊利阿斯》卷二诗句。

〔59〕　原本此句作为直言人的说话，别本则作从人，与上文所说相应，亦似有理。

〔60〕　别本此句作为直言人所说，与上段相接连。

〔61〕　市政厅原文云普律塔涅翁（Prytaneion），是雅典市政务员聚会的地方，凡有十族，每族举五人，为政务员

(prytanes)，会食于此，由公家供应，市民有勋劳者及战死者的儿子，亦得与宴。

〔62〕 帕赖欧斯（Peiraieus）是雅典的一个有名的港口。渔夫以及百工常把自己所用的器具，捐献于神，以祈神佑。高城上虽没有海神的庙宇，但是波塞冬在雅典也颇受崇拜，他曾在城上用三尖叉击岩石，迸出海水流泉，雅典人称之为波塞冬厄瑞克透斯，或者那里的厄瑞克透斯庙就算是海神的庙了，因为他是一个古代的王，没有什么名，所以在民间就把他与波塞冬混而为一了。

〔63〕 原本作为“爱智”所说，别本作女祭师，从语气来看，似以后者为胜。

〔64〕 安菲特律忒（Amphitritê）是波塞冬的妻子，关于她在神话上没有什么故事。

〔65〕 原本作为“直言人”的说话。这里的说话时常有异同，以后不一一列举。

〔66〕 “狗鱼”原文云“狗”(kyôn)，系影射犬儒。

〔67〕 这里应用双关的语意，上句说到沙丁鱼，原文是阿费厄（aphyê)，狄俄革涅斯的话里就借作阿费厄斯(aphyês)，意思是愚笨，就是北京话的“浑”。

〔68〕 应用两关的语意，上文说鱼是扁平（platys)，此字亦有广阔义，柏拉图本名阿里斯托克勒斯（Aristoklês)，因体格魁梧，肩头很阔，故得柏拉图（Platôn）的别号，即是从普拉堤斯的字变化出来的。这里以比目鱼为柏拉图派，就是为这个缘故。

〔69〕 别本这一句作为柏拉图所说的话，今仍从原本，因为这样似更为适合。

〔70〕　末一句别本作为“检察”所说，又一本则作为狄俄革涅斯。

〔71〕　散步派的人据说因为喜欢穿颜色鲜艳和带有金色的衣服。

〔72〕　这里是指画廊派，他们人数很多，有许多派别，状貌很难看，并且学说深奥，善于诡辩，如有棘刺，不易把握。

〔73〕　此句以下原本作为“爱智”所说，别本悉作“直言人”，似较为适合。

〔74〕　“金”（khrysion）字因为克律西波斯的名字里含有此字，原意是说“金马”。

〔75〕　一本以此节紧接上文，作为“直言人”所说，而以最后一节作为“检察”的说话。

〔76〕　吕刻翁（Lykeion）系亚理士多德讲学的地方，因其处有阿波隆庙，阿波隆别号之一是吕刻俄斯（Lykeios），故以为名。至今法国中学校名为利赛（Lycée），即由此而出，阿卡得弥亚（academia）至今为学院的通称。

第一九篇　苍蝇赞

《苍蝇赞》（Myias Enkômion）这篇名直译起来是“苍蝇的赞辞”，这个名字有点定的尖头把戏，其实是这样的。这篇小文在路吉阿诺斯作品里并不占什么重要的位置，因为这里边既没有他的拿手的讽刺，也并没有关于动物生态出色的描写，实在只是他辩士生活的一种习作罢了。英译者的一人哈蒙（A. M. Harmon）说：“这篇既不能说属于美文范围，也不好说是科学。正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伊大利诗人一样，衰颓时代的辩士每喜欢表示他们的灵巧，来写文章‘赞颂’各种的事物，好的，坏的，以及不好不坏的。”这里说的很好，《苍蝇赞》便是这种灵巧的文章。我们选择了他拿手的讽刺的杰作，再译一两篇别的文章来看看，似乎于了解作者也是必要，可见他的作品不只一样，不过那或者多是他的少作，就也是应当了解的。

苍蝇不是鸟类[1]里最小的东西，和蚊蚋以及更小的相比，她[2]却是较它们更伟大，正如她比蜜蜂要相形见绌了。她不像别的鸟类，遍身生着羽毛，有翅膀好飞，但是和蚱蜢，蝉和蜜蜂一样，有膜状的翼，这却是比它们的更要薄，有如印度的织物比起希腊的要更细巧柔软一般。而且这是有孔雀的颜色，假如你仔细去看，在它展开翅膀，在太阳光中飞翔的时候。

她的飞翔不像蝙蝠似的摇动翅膀，也不像蚱蜢的跳跃，或者马蜂似的嗡嗡直冲，她却是很轻便的在空中来去。她又有这一特色，飞不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带着一种唱歌，这既然不像蚊蚋的尖锐，也不是蜜蜂似的深沉，也不像马蜂似的那么可怕与恐吓似的，但是更为好听，仿佛编箫的声音要比喇叭和铙钹更是美妙。[3]

关于她的身体，她的头是很细的和脖子相连接，容易回转过去，不像蚱蜢的头是生长在一起的。眼睛突出，含有许多角质。胸脯很是结实，从腰里直生出去，不像马蜂似的缩着。肚子也生得很坚固，好像是胸甲，有阔带和鳞片。但是她和马蜂与蜜蜂不同，她的武器不是在后方，而是在她的口部，或是长鼻，[4]她同象一个样子，用了这去搜寻食物，抓住东西，凭了尖端的一个杯状吸盘，不肯放松。这上边有一个牙齿，她用这咬一下子，吃人的血，虽然她喝牛奶，但是也爱吸血，不过这咬不大给人苦痛。她有六只脚，走路的时候她只用四只脚，她把前面的两只当作手用。你可以看见她

用四只脚站着，两只手里高举着什么食物，正同我们人类一般。

苍蝇并不是生来就是那么样，最初乃是蛆虫，从人类或是别的生物的死体里出来的。随时一点点的她生出脚来，从一个爬的变成飞的东西，她又怀胎，生下小蛆来，再变成苍蝇。与人们生活在一起，分食同一的食物，在同一的食桌上，她什么都吃，除了油以外，因为一吃了油她就得死了。生命很短促，因为分给她的生活很短，她最喜爱太阳光，在它底下干她的事。夜里她就静止了，既不飞翔，也不歌唱，但是躲着不动了。

我可以说明苍蝇的不小的智慧，在她的逃避阴谋的敌人蜘蛛上面。她注意看他埋伏着，并且很曲折的躲开他的进攻，所以不致于被捕获，缠住了，落入那动物的网罗里去。关于她的勇气和魄力，用不着等我来说，这有那荷马，那个声音最大的诗人，已经说过，因为他赞美最为优胜的英雄，[5]不把他的勇气比作狮子的，或是豹子的，或是野猪的，但是比那苍蝇的无畏，和她进攻的勇猛与固执。他不曾说她是莽撞，但是无畏，又说她虽是被赶开，却仍不肯停止，还想来咬。他是那么的赞美欢迎苍蝇，所以他提起她不只两三次，但是屡次的，因此说到她的时候似乎是增加了他的诗篇的美丽。他时而描写她们的在牛奶旁边的群飞，时而叙述雅典那给墨涅拉俄斯拨开射来的箭，使它不致中了他的要害，他比她做一个母亲，在看护她的睡着的儿子，这时又引进苍蝇去作譬喻。而且他使用美好的形容，去说她们的“密集”，[6]和称呼她们的集团作“民族”。

苍蝇是那么的强，她不但咬伤人的皮肤，也还能够咬伤

牛和马，她又能苦恼大象，钻进他的皮肤的皱摺里去，用她的鼻子尽量的深入。在性交，恋爱和结婚方面，他们是很容易与自由的。那雄的不像公鸡这样，上去随即下来，但是骑在雌的上边许多的工夫。她就背着她的配偶，一同的飞去，在空中交媾着，并不妨碍飞翔。一个苍蝇把头切去了，她的身子还能生活许多时候，仍旧呼吸着。

我想来一讲苍蝇性质上最是重要的一点。这是一个要点，我想，柏拉图却忽略过去了，在他讨论灵魂和不死的时候。因为假如有人洒一点灰在死的苍蝇上面，她就起来，得到再生，从头生活起。这就确实的说服人，苍蝇的灵魂也是不死的，[7]因为假如在离开之后，仍旧能够回来，知道她的身体，复活过来，使那苍蝇飞去。这证实了克拉左墨奈的赫耳摩提摩斯[8]的故事，说他的灵魂屡次离开他，独自出去旅行，随后却又回来，再占据他的身体，使得他复活过来。

她不做工，过着安逸的生活，享受别人劳苦得来的果实，到处找到丰富的筵席。山羊给她供应羊奶，蜜蜂工作着，为了她也为了人类，厨师们给她做甘美的食物。她比国王还先来尝食，在他们的食桌上行走，和他们一同进食，享受一切的东西。

她不在任何地方造什么巢或是一个窠，但是她采取一种漂流的，飞着的斯库泰人[9]的生活，在那里遇着了夜，便在那里找到了灶火和床铺。[10]但是在黑暗中，如我从前说过，她不做事情，她不想做那偷偷摸摸的事，假如这在白天里做了要算是羞耻的，那就辱没了她了。

据故事里说，从前有一个人名叫密亚，[11]是个很美丽的女子，但是很多话，说笑，喜爱唱歌。她和塞勒涅都爱着恩

底弥翁，[12]当他睡着的时候，她老是说话，唱歌以及和他玩耍，把那少年吵醒了，所以他觉得很是烦恼，于是塞勒涅生了气，把她变作现在的苍蝇了。因为记得恩底弥翁的缘故，她不让人睡觉，特别是对于那些年轻柔嫩的人。她的咬人与喝血因此也不是一种野蛮的欲望，却是出于爱情与友谊的，因为她能够得到一种享受，同时也采取了美丽。

在古时候，曾有女人与她同名字的，一个是很美丽而多才的女诗人，又一个是有名的阿提刻的妓女。关于后者，那喜剧诗人说："是那苍蝇咬了你直达你的心房。"即此可见那喜剧的天才既不曾轻蔑苍蝇的名字，也不曾关闭出舞台，那父母们把这名字给他们的女儿，也不曾觉得羞耻哩。至于悲剧里，也提起苍蝇，加以很大的赞美，在这些话里边：

"奇怪的是，苍蝇奋着勇力，
冲向人的身体，为的喝血，
甲士们却畏惧着敌人的枪尖。"[13]

我还有许多事可以说，那是关于皮塔戈剌斯的女儿密亚的，[14]假如她的故事不是大家知道的。

那里有很大的一种苍蝇，人们叫作兵苍蝇的，虽然有些人叫作狗蝇。它们飞起来轰轰作声，飞得很快。它们是非常长寿，能够过整个冬天没有吃食，通常躲在屋顶里。最是奇怪的一件事，乃是它们都是具备雌雄两性的，好像是赫耳墨斯与阿佛洛狄忒所生的儿子，它们有两种性质，和两重的美。[15]

我还有许多可以说，但是现在却停止了，因为恐怕你们会得想，有如俗语所说，我把苍蝇做成一只大象了。

注　解

〔1〕　原文如此，这里鸟类一字，或者可作有翼能飞之物解。

〔2〕　因为苍蝇在希腊语中，为女性名词，所以称作“她”，于文意上没有什么关系。

〔3〕　本文是“赞”，故有特地把她写得好的地方，或者因地域不同，物类亦随之而异，也未可知。即如下文所说她喝血的习性，与中国一般苍蝇也迥乎不同。

〔4〕　长鼻原文云普洛珀斯吉斯（proboskis），本来是指象的鼻，今相沿用以称昆虫的吻。

〔5〕　见《伊利阿斯》卷十七，系形容希腊军方面大将墨涅拉俄斯（Menelaos）。

〔6〕　密集（adinai）是个形容词，平常使用于蜜蜂苍蝇等，没有什么特殊的好意思，这里所说也只是一种惯用的揄扬手法罢了。

〔7〕　此处说苍蝇也有灵魂，与那些讽刺文章的意思似不一致，或者由于这是少作之故亦未可知。

〔8〕　赫耳摩提摩斯（Hermotimos）是一个有名的先知，他每每灵魂出游，好久方归，有一回其妻乘他照例外出，将他的身体烧化了，他却得神的许可，于克拉左墨奈建立一个庙，据说这庙里规定，妇女不得入内。

〔9〕　斯库泰人（Skythai）系古时居于欧亚北部的游牧

民族，即今之苏联波兰一带地方。

〔10〕　“灶火”（hestia）与“床铺”（eunê）古代家庭中最重要处所，今借用以形容苍蝇的休息之处，颇有滑稽之趣。

〔11〕　这是说明苍蝇的原始的故事，密亚（Myia）在希腊语中即是苍蝇的意思。

〔12〕　恩底弥翁（Endymiôn）在卡里亚山上牧羊，为月神塞勒涅（Selênê）所爱，乞宙斯给予不死与长眠，月神每于夜间乘车去访问他。这里说密亚因为喜欢说话，时常把他吵醒，似乎这是在他长眠之后，不过故事也不宜于太事推敲，或者当作恩底弥翁是特别爱睡的吧。

〔13〕　喜剧诗人不知道是谁，所引诗出处不详，悲剧与作者亦均不可考。

〔14〕　这是另外一个密亚，是皮塔戈剌斯的女儿，本文里说她的故事大家知道，但是一点没有留传下来，这是很可惜的了。

〔15〕　说狗蝇是具备雌雄两性的，这显然古代的一种迷信。这在物界里虽然不可能有，但在神话里却是例外，什么都可以有的。文中提及赫耳墨斯与阿佛洛狄忒所生的儿子，名字便叫赫耳玛佛洛狄托斯（Hermaphroditos），据说就是一例，合男女性之美而成的神。参看上文第一篇的第三节《阿波隆与狄俄倪索斯》，及注〔10〕。

第二〇篇　关于琥珀或天鹅

《关于琥珀或天鹅》（Peri tou Êlektrou ê tôn Kyknôn）也是作者的一篇不重要的作品，但是值得译出来，以供读者的比较与参考。这是那辩士（Rhêtôr）在宣读他的辩论时的引言，就是中国说部上所说的楔子，虽是在宋人话本里的得胜头回，也有些写得颇漂亮的，但究竟是一种附属物，没有什么很大的价值。不过在这里却仍旧可以看出作者的特色，他的文词的干脆利落固是其一，就是他的“疾虚妄”的特性，在他拿手的讽刺文字里所表现出来的，也照样存在，这是很足以供我们参考的。

关于琥珀，你们一定相信那个故事，说这是在厄里达诺斯河边的白杨树，因为哀悼法厄同[1]而流的眼泪，那些白杨树乃是他的姊妹，她们因了悲伤那少年的死的缘故所以变成了树，还是流着泪，这却成为琥珀。我从那些诗人们[2]的嘴里听到了这样的故事之后，我就希望，假如我能够到了厄里达诺斯，只要站在一株白杨树底下，展开我的前襟，便可以接着它的一点眼泪，即是琥珀了。

不久以后，可是为了别的事情，我有机会到那地方去了，既到了厄里达诺斯，无论我怎么细看，也总没有看见白杨树，或是琥珀，连法厄同的名字本地人也并不知道。但是我就进行调查，问他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到达那琥珀的白杨树呢，那些船夫只是发笑，要我把意思说得更为明白一点。于是我就告诉他们那个故事，说法厄同是太阳神的儿子，在成年以后他请求他的父亲，赶那车子，就只要一天就好，他父亲准许了，但是他被翻了车，所以摔死了。“他的姊妹，”我说，“因为哀悼他的缘故，所以在你们附近的什么地方，就是在他掉下来的地点，厄里达诺斯河的旁边，变成了白杨树，至今还为了他哭泣，落下琥珀的眼泪来。”

他们却说道：“这是谁告诉你的？那个骗说谎话的人！我们不曾看见有赶车的人掉下来过，且没有你所说的白杨树。要是有这样的东西，你想我们还会为了两分钱[3]撑这船，或是上水拉纤么，那时我们能够去拾白杨树的眼泪得到金钱了？”这番话非常的打动我，我不说话了，觉得很惭愧，

仿佛是个小孩子，轻信那些诗人的话，他们都是说谎的人，在里边是没有什么真实的。这是我的不很小的一个希望失败了，我很有点懊恼，仿佛是琥珀从我的手指中间漏掉了似的，因为我已是打算好了这是作什么用途的。

可是还有一件事，我心想来证实一下，这便是有许多天鹅成群的在这河边歌唱的事。所以我对了船夫们发出第二个问题，因为其时我们还是在上水进行。我说："但是在什么时候，你们的天鹅排列在河的两岸，这边与那边，美妙的歌唱呢？据说这原是阿波隆的随从，善于唱歌的人们，[4]后来在此地左近变做鸟类，但为此没有忘记了音乐，所以仍旧在唱着。"

他们笑着，回答说道："你这汉子，你为什么整天不停的对于我们的地方和这河说些诳话呢？我们始终在水面上，并且几乎从小时候就在厄里达诺斯河做工，只是有时在河边的沼泽中看见有少数的天鹅，它们的叫声很不好听，而且微弱，乌鸦与麻雀比起它们来要算是舍伦[5]了。至于你所说的美妙的歌声，我们是永没有听见过，而且简直也没梦见过，所以我们真觉得奇怪，那些关于我们的故事是怎么会得到的。"

有人轻信说各种事情都张大其词的人，极容易受到这样的欺骗。所以我现在为我自己害怕，就是你们刚才到这里来，将要初次听我说话，或者希望在我这里找到琥珀和天鹅，过一会儿便将走去，心里笑那些人，他应许你在我的讲话里有许多这样的宝物的。但是我可以立誓，没有你们，也没有别的人，曾经听见我关于自己的文章说过这种大话，并且此后也决不会有。在别人那里，你可能遇到不少的厄里达

诺斯种类的人，他们言语里不但是琥珀，还滴出金子来，也比诗中的天鹅唱的更是美妙。至于我的说话，你已经看得出，那是多么的简单平凡，里边并无什么诗歌。所以你得注意，不要对我把希望放得太高，因此得到人们在水里看东西的经验。他们期望它有从上边看下去的那么大，那时它的形象为阳光所放大了，在取了出来以后，却见很是减小了，就很是懊恼。现在我预先告诉你，你倒掉了水，显露出我的货物，不要期待什么大的收获，不然的话，这只有怪你自己的希望了。

注　　解

〔1〕　法厄同因为不善于驾御日车，以至出了轨道，太靠近地面，许多地方起了火灾，至今非洲土地干燥，人民面色黧黑，便是这个缘故，埃提俄比亚人（Aithiops）即以“焦面人”得名，为黑人之通称。厄里达诺斯（Eridanos）据说即现在伊大利的波河（Po），在罗马时代已经不是偏方异域，所以是作者亲历的地方。

〔2〕　用法厄同做资料的悲剧，今已散佚不传，所云诗人们是指罗马的俄微狄乌斯（Ovidius）吧，所著有《变形记》（Metamorphoses）十五卷，专歌咏人类变形为动植物之故事，白杨树流泪成为琥珀的事即在其中。

〔3〕　“两分钱”原本作“两个俄珀罗斯”，俄珀罗斯为希腊古代铜币，意思是极少的数量，故译为“分”，其实是约值中国的六七分钱，据作者的对话里说，古时挖地做苦工的，每日所得为四个俄珀罗斯，略等于中国的二角五分。

〔4〕　关于天鹅的化身，古代传说有好几个人，都是名叫库克诺斯（Kyknos），这便是天鹅的名称，其中一个是法厄同的亲友，以哀伤故化为飞鸟，亦见《变形记》中，但不说他善于歌唱，变形的也只是他一个人。

〔5〕　“舍伦”是塞瑞涅斯（Seirênes）的旧译，四十年前我有一篇《舍伦的故事》，收在《雨天的书》里边，就是这个写法。她们是女首鸟身的怪物，能美音歌唱，听者迷

惑失志，投海而死。《俄底塞亚》（Odysseia）中有关于她们的描写。

（周吉仲、周美荷、周美瑜整理）

关于路吉阿诺斯

路吉阿诺斯（Loukianos）可以算是文苑中的一个奇异人物，他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叙利亚人，照那时的说法乃是外夷(barbaros)，但是用了希腊六百年前的古典文字写成传世的作品。他的生卒年月的确定时期，已无可考，据推测大约生在公元一一五至一二五这十年里边，死于二世纪的末年，已是一千八百年前的人，当中国后汉，他的文学活动时期盖在桓灵之世。

路吉阿诺斯的事迹只在他的作品里边，搜查到一点。据他的自传《关于梦中所见亦名路吉阿诺斯的生平》（Peritou Enypniou êtoi Bios Loukianos）所说，他的外祖父与舅父均系石工，这是较高的一种，专门雕造人像的，所以他最初是给他舅父去做徒弟，学习雕刻，因为他在塾中常把习字用的蜡板上将蜂蜡刮了下来，捻造各种物像，颇得好评的缘故。但是这学习只有一天，便告终止了。舅父给他一块大理石叫他试凿，不料他用力太猛，把石头敲成两块了。舅父拿起棍子来教训他，不料一下子就将这徒弟打跑了。他逃回家去，告诉母亲不再做石匠了，由他自己决定，改做了辩士，在那篇文章里说的就是这改行的一件事。这是记一个梦中所见的景象，他看见有两个女人，都来劝他到她那边去，一个是工人

模样，自己报名曰雕像（Hermoglyphikê），一个是很有文化的人，名字则曰教养（Paideia）。结果是他被昨日的棍子所吓慌了，决定走教养的一条路，学习在当时很是时髦的辩士了。

辩士（rhêtôr）专攻的学问便是辩论术（rhêtorikê），考究怎么说话的方法，现在还存留一种功课，叫作“修辞学”者，就是它的具体而微的遗迹了。这种学问在雅典民主时代特别发达，因为它在那时政治上很有实用，最重要的两点是在法廷里，两造曲直所由分，全得需要辩论，其次是在议会里，一场演说苟能抓得人心，立即大见成功。后来政体变更，辩士的职业仿佛成了塾师，他开门授徒，教以语言文字的技术，又兼近代文人的风气，将所写关于各种事物的文章，对众朗诵，据说是一种收入颇好的事。但是关于这一问题，我却是不很清楚，特别是关于路吉阿诺斯。他写的一手很好的古典希腊文，与二世纪时的希腊语已经有好些距离，例如基督教的《新约》，便是用所谓“普通话”所写的，那些他写的作品在一般听众会得爱听么？有一个时候，他还在他的故乡叙利亚首都做过辩士的职业，那些本地的夷人怎么能懂呢？不过他做辩士乃是事实，早年在小亚细亚，希腊，伊大利和法国南方游历，四十岁前后乃定居雅典，改而从事哲学，以得摩那克斯（Dêmônax）为师，所作有名的文章多是这时候所写的。一八〇年罗马皇帝孔摩狄乌斯（Commodus）即位后，据说曾派他为埃及地方的一个检察官，是很好的一个差使，这已经在他晚年的时候，很少写文章了，只有《关于丧事》推测是那时候所作的，但是文笔还很是健朗呢。

从辩论术转而弄哲学，在《渔夫》里虽有“直言人”有

那一番理由，可是也不一定实在，因为这两者本是邻近的学问，容易发生接触，不过他的变改却别有意义。因为他把辩论术应用于对话，这本是哲学家的用法，有如柏拉图的著作各采用这种方法，可是在他的对话里所讲的却不是哲理，而是日常小事，这便成了一篇短小的喜剧了。他又采用历代喜剧家，如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ês），墨南德洛斯（Menandros），赫洛达斯（Hêrôdas），以及墨涅波斯（Menippos）的手法，造成他的特殊的讽刺对话。在一篇《双重起诉》（Dis Katêgoroumenos）里，“对话”便诉说他是怎样的受委屈道：

“而且他将我的像样的悲剧面具拿去了，却换上了一个喜剧的，好像羊人似的，好笑的东西。随后又把我去与玩笑，讥刺，犬儒派，欧波利斯和阿里斯托法涅斯坐在一起，都是些可怕的人，专是讥笑神圣的和正当的事物的人。末了他又掘出了那只老狗来，叫作墨涅波斯的，给我作伴，很能叫喊，张着利齿，真是一条可怕的狗，因为他会不经意的咬你一口，他咬你却是同时笑着。”这所说的便指路吉阿诺斯特殊的作品，模仿墨尼波斯的韵文散文夹杂的一种讽刺诗，只可惜原诗既尽散佚，他所仿作的也只留存一篇，那便是《宙斯唱悲剧》。

路吉阿诺斯著作共存八十四篇，唯其中尚有十余，经近世学者审定系他人之作，此集共选二十篇，差不多其菁华已尽在这里了。据法国古典学者克洛塞（M. Croiset）的研究，其著作次序大旨如下，未曾选择者不列：

甲，公元一六〇年以前，在伊俄尼亚等处旅行时所著：

《苍蝇赞》，论文。

《关于琥珀或天鹅》，讲演引论。

乙，公元一六五年以后，受新喜剧的影响而作者：

《爱说谎的人》，讽刺迷信的对话。

《妓女对话》，小对话十五则。

丙，受墨尼波斯讽刺诗的影响而作者：

《死人对话》，小对话三十则。

《诸神对话》，小对话二十六则。

《海神对话》，小对话十五则。

《墨尼波斯》，讽刺哲学。

《伊卡洛墨尼波斯》，讽刺哲学与宗教。

《宙斯被盘问》，讽刺宗教。

《关于祭祀》，讽刺宗教的论文。但有人说，看这篇的语气似与《关于丧事》有关联，那么应当移在后面亦未可知。

《真实的故事》，模仿古代希腊历史家的作风而加以讽刺。

丁，受古喜剧的影响而作者，讽刺人类欲望的空虚：

《过渡》，讽刺权力的空虚。

《卡戎》，讽刺世事一切的空虚。

《提蒙》，讽刺财富的空虚。

《公鸡》，讽刺财富与权力的空虚。

《宙斯唱悲剧》，讽刺宗教。

《拍卖学派》，讽刺哲学。

《渔夫》，上同，带有自序的性质。

戊，在晚年所写：

《关于丧事》，论文。

此外还有两篇文章，据说是在公元一八〇年以后所写，那么

也是他晚年之作了，其一为《得摩那克斯的生平》(Dêmônaktos Bios)，共二为《亚力山大或伪先知》(Alexandros ê Pseudomantis)。得摩那克斯是他的老师，他写这篇文章用以记念他，他说在他同时也不乏可以佩服的人物，武的有索斯特剌托斯（Sostratos)，他吃苦耐劳，除暴安良，修桥铺路，人家叫他赫剌克勒斯，他有一篇记他的事，只可惜今已不传了，文的便是他的哲学老师，文中写老哲人的言行很有风趣，差不多与拉厄忒的狄俄革涅斯所著的《哲人列传》(Sophistôn Bioi）里的一章可以相比。亚力山大却是个并世无双的大骗子，他用了一支大蛇假装一个人头，说是天医显圣，招摇撞骗无所不为，有极大的权势，经路吉阿诺斯揭发了出来，可以看见二世纪时民间风俗的一班，的确是很有意思的事。这两篇我也很想翻译出来，但是因为性质与别篇迥别，所以踌躇好久之后，终于将它割爱了。不过作者因为揭发伪先知的缘故，因此身后很受到诽谤，在十世纪时苏伊达斯（Souidas）所编的大辞典里，说路吉阿诺斯末年是被群犬咬死的，算是他一生非圣无法的报应。这个说法显然是基督教徒所造作的，因为说亚力山大的文章是写明系写给罗马人刻尔苏斯（Celsus）的，据基督大师俄里革涅斯（Ôrigenês）作文回击一个刻耳苏斯，说他是厄庇枯洛斯派人，曾有文章攻击基督教，所以就怀疑心那篇文章也是借亚力山大讥剌基督教的，但这是显然误解的事，不过他是怎么死的，到底是没有人知道。

临了还得将我与路吉阿诺斯的关系说一下。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东京念书，偶然在旧书店里买到一本英国加塞尔（Cassel）书店所出的丛刊，是袖珍平装的

小册子，新的时候也不过是两角钱一本，所以这在书摊上找到也不过只是几分钱罢了。书名已经记不大清楚，仿佛是《月界旅行》（A Trip to Moon）之类，里边乃是路吉阿诺斯讲到月亮里去的文章，是《伊卡洛墨涅波斯》和《真实的故事》，大概是翻印一八二〇年图克（Tooke）的旧译吧。我这才知道路吉阿诺斯以及《真实的故事》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拉勃来（Rabelais）和十八世纪的英国斯威夫特（Swift），都是我所佩服的人，也都受着他的影响。事隔多年之后，我乃找得了英国福娄（Fowler）兄弟所译文集，这是奥斯福翻译丛书的一种，共有四册，差不多译了全体之八了。但是原文总还没有法子去找，只在柏尔书局的“有图的古典教本”中得到一册《真实的故事》，书名用拉丁文写作 Vera Historia。以后遂陆续依据英文，译出《妓女对话》中的三则，论文《关于丧事》，易名为《论居丧》，又对话《过渡》，易名为《冥土旅行》，相继发表，但因找不到原文，所以这工作未能进行。在二十多年前，戴望舒先生曾经建议，他将根据法文全译本译出《妓女对话》，叫我就原文给他校对一下，当时虽然很愿意，可是也因为找不到原本，所以作罢了。一九一二年美国勒布（Loeb）捐资议办英希对译的古典丛书，自此以后才买得到另种的原文古典，但是路吉阿诺斯的著作出得很迟，一九二一年才刊行第一册，预定共有八册，中间经过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有那四大对话——就是本书里的第一至第四篇——的一卷，即是原书的第七册，于一九六一年始行出板，在图书馆里找寻不到，是我托了一位在国外大学工作的朋友才给我买得一本。

我在这里说起我和路吉阿诺斯著作的关系，对于戴君和这位替我买书的朋友的好意，不能不表示谢意。

周作人

四月二十日，MCMLXV.

跋

周作人与路吉阿诺斯的关系，《关于路吉阿诺斯》一文已有介绍，这里且略作补充。一九一八年周氏出版《欧洲文学史》，希腊一卷有云：

“Lukianos 本异国人，故抨击希腊宗教甚烈，或谓有基督教影响，亦未必然。Lukianos 著 Philopseudes（《爱说诳的人》）文中云，唯真与理，可以已空虚迷罔之怖。则固亦当时明哲，非偏执一宗者可知也。”

至于翻译路氏作品，则如《关于路吉阿诺斯》所述，自一九二一年开始。该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有云：

“近日译ルキアノス问答，下午止得三篇。”

三篇均出《妓女对话》，《大言》系第十三节，《兵士》系第十五节，《魔术》系第四节。篇末各有附记，分别写在十月十七日、十月二十一日和十月二十二日，当为各篇确切翻译时间。以上三篇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六日和十一月十四日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陀螺》（北京新潮社一九二五年九月出版）。《大言》附记云：

“古今相去千七百余年，但人情没有变化，读古文书，仍有现代文艺的趣味，所以译他出来。我想古典之有生命者，不以古而遂湮灭，正犹今‘典’之无生命者不以今而得

幸存。”

类似的话，以后翻译海罗达思、谛阿克更多思所作拟曲时也说过。这也是周作人对于古希腊摹写世相人情的一派文章特感兴趣的原因。

《冥土旅行》翻译时间日记失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一号，后收入《冥土旅行》（北新书局一九二七年二月出版）。

一九三〇年日记有云：

“三月十四日　译ルウキアノス文未了。”

“三月十五日　译前了（按疑为‘文’之误）至下午了，共四千字。”

此即《论居丧》，同年四月三十日刊载于《未名》第二卷第九、十、十一、十二合刊终刊号，后收入《看云集》（开明书店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版）和《知堂文集》（天马书店一九三三年三月出版）。该篇译者附记云：

“关于此篇，福娄氏（Fowler）序文中曾云，‘这不必否认，他有点缺乏情感，在他分析的性情上是无足怪的，却也并不怎么不愉快。他是一种坚硬而漂亮的智慧，但没有情分。他恬然地使用他的解剖刀，有时候真带着些野蛮的快乐。在《论居丧》这一篇里，他无慈悲地把家族感情上的幕都撕碎了。’是的，路吉亚诺思的讽刺往往是无慈悲的，有时恶辣辣地直刺到人家心坎里。但是我们怎么能恨他。他是那么明智地，又可说那么好意地这样做，而我们又实在值得他那样的鞭挞。正如被斯威夫德骂为耶呼（Yahoo），我们还只得洗耳恭听。这虽然或者有点被虐狂的嫌疑，我们鞭挞自己的死尸觉得还是一件痛快事，至少可以当作这荒谬万分的

人类的百分之一的辩解。”

后来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这番话又被抄入《关于丧事》引言，只是删去“而我们又实在值得他那样的鞭挞……”以下数语。此虽系针对《关于丧事》一篇而言，却不妨推广至路吉阿诺斯其他作品。译者一生抱定文化批判和民族性改造的宗旨，晚年译介《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或可视为此方面之集大成者。

一九五一年五月《翻译通报》第二卷第五期所载周氏《翻译计划的一项目》，路吉阿诺斯也在推荐之列；因系从文学角度立论，所述偏重于此一方面：

“所谓杂文大抵是指后期作家路吉亚诺斯（Loukianos 通称 Lucian）所写的那些文章，大部分用柏拉图的对话体，可是性质不同，差不多全是文艺的，其《信史》（Alethes Historia）一篇几乎是小说体裁，在后世的影响很大，英国斯威夫忒的《格利佛游记》是最有名的例子。”

以上不同时期所讲的三层意思，一并即是周氏对路吉阿诺斯的总的看法，这在《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引言里也都体现出来。而路氏著作得以系统译介，至一九六〇年始有机缘。日记云：

“五月七日　人文社寄 Lucian 三本属选译，待考虑。”

“九月一日　寄人文社信，令购置ルキアノス原书。”

《关于路吉阿诺斯》说：“……但因找不到原文，所以这工作未能进行。”此番则意在根据希腊原文翻译。然而当时《枕草子》译事未竣，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校阅《今昔物语》译本，须待完成之后，才能着手进行。日记云：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下午《枕草子》译了校

讫，即便溘然亦已满足矣。倘有余暇，则拟更译路吉亚诺斯耳，岂非贪哉。”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日　上午校稿（按指《今昔物语》）完了，计前后已阅二年矣。已后当译路吉亚诺斯散文，虽夙所喜爱，但未知有此精力否耳。”

不过《知堂回想录》尚在写作之中，是以《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翻译工作，起初断续进行；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回想录》写毕，乃集中精力于此。有关翻译始末，日记记载如下：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　开始译路吉阿诺斯。已有年余不事译述了，至下午才得四纸。”

“七月十一日　作注解，译书第五篇了，共二万字。”

周氏所作《愉快的工作》（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刊香港《新晚报》）说：“拟定的对话选集目录共有对话十四篇，杂文四篇，一共十八篇。但是他的著作现在图书馆有的也只是六册，最重要的四种对话译本拟放在卷首的却是收在第七册里，还是无从去找。我没有办法，乃从第五篇译起，……”此即《卡戎》。

“七月三十日　稍译书，得一纸耳。”

“八月十九日　作注解四纸，全文已了，计四八纸。”

此即该书第六篇《过渡》。

“十月二十五日　稍译书，系第七篇也。”

“十一月十五日　作注五纸，至午全篇已了。”

此即《公鸡》。

“十二月十日　译书，共得三纸。”

“十二月十七日　作注了，共廿八纸。”

此即第八篇《宙斯被盘问》。

“（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　开始翻译，至下午才得二纸。”

“五月二日　上午作注三纸，下午又写注二纸，晚又写一纸，已完了矣。”

此即《提蒙》。据前引《愉快的工作》，对话集初拟目录只有十八篇，此篇当居第九。书中第九篇《宙斯唱悲剧》系后来加入，此篇改列第十。

“六月一日　下午开始译书，才得一纸。”

“六月二十四日　上午写译文了，共五三纸。”

此即《伊卡洛墨尼波斯》，在初拟目录中列第十，书中列第十一。

“七月七日　开始译书。”

“七月十七日　上午作注，至下午全了。”

此即《墨尼波斯》。在初拟目录中列第十一，书中列第十二。

“八月一日　开始翻译《真实的故事》，才得一纸。”

“九月二十一日　写注，……全文已了。”

该篇在初拟目录中列第十二，书中列第十三。关于《真实的故事》，日记尚有“此篇起首甚难，过此当容易了”（八月十九日）和“因非对话体比较难译”（八月二十七日）诸语。此篇翻译期间，有一事值得提及，即如日记所云：

“九月二日　李君代雨生寄 Lucian Ⅶ一册，甚可喜。”

《关于路吉阿诺斯》曾经讲到此事，而《愉快的工作》所述更详：“……已经译到第十二《真实的故事》，乃是他的一篇重要作品，这时忽然想到这书（按即收录四种对话的勒

布古典丛书本第七册）中国没有，英国可能已出，随写信给一个在澳洲大学教书的友人，敲他一个竹杠，托他去买一本，不到一个月的工夫，这书居然买到了，使我得以从头译起，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提供此书的朋友是柳雨生(存仁)。柳氏所作《知堂纪念》一文，有云：“一九六三年五月先生写信托我代觅 Loeb Series 丛书里面他的集子第七卷(Lucian，Vol. Ⅶ)，因为要译的文字多在其内。我转托了牛津的黑井书店，到九月间这书终于寄到北京了。”

周氏日记复云：

“九月二十九日　译书一纸余，《诸神对话》正式开始矣。”

“十二月二十三日　《诸神对话》全部译了矣，计一三二纸，约共五万二千字。”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上午译书二纸。”

“四月一日　上午译书，至下午得五纸，《海神对话》大旨已了矣。”

“四月二十一日　稍译书。”

“六月十七日　译书，至下午第三篇全了，共一五一纸。”

此即《死人对话》。

“六月二十八日　下午稍译书，才得一纸。”

“八月七日　译书至九十页，至是四对话已全了矣，合计四二九纸，共十七万言。”

此即《妓女对话》。以上四种对话，在书中列为前四篇。又据日记，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尚“译《妓女对话》一篇，为小文，即抄了”。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八卷，收

有《希腊小喜剧》小引一篇，云据手迹排印，或即此处所说小文，而“小喜剧”则为《妓女对话》第二节。

“八月十八日　译书。所谓有做起讲之意，只写得且夫二字而已。”

“八月二十九日　上午作注，至下午得八纸，……译《关于丧事》了，共廿一纸耳。”

该篇在初拟目录中列第十三，书中列第十四。“所谓有做起讲之意”云云，或谓当日所译不多，或系针对引言中删去前作《论居丧》附记数语而言，不能确解。

“九月二日　译书一纸，系第十四篇解说。”

“九月十三日　上午作注了，本篇完，共廿三纸。”

此即《关于祭祀》，在初拟目录中列第十四，故日记如此说法，书中列第十五。

“九月二十七日　下午译书，才得两纸。”

“十月十一日　写注，至下午得六纸，第十六篇全了，得五十六纸。”

此即《爱说诳的人》。初拟目录中，此篇之前，第十五篇应为《苍蝇赞》，但一度计划删去，故略过未译。详见下文。

“十月二十二日　上午译书，至下午至十纸，为作注至四纸。”

“十一月十四日　作注，计已全了，凡七二（疑为‘五’之误）纸。”

此篇为《宙斯唱悲剧》，为初拟目录所无。该篇原稿之后，附有说明一纸，内容如下：

“这篇原是第十五篇，但原定的第十五篇因为质量不很

好，不是作者的代表作品，所以现改用这一篇《宙斯唱悲剧》。这与《宙斯被盘问》是一类的，并且是他的所谓仿Menippos体的，用了韵语和散文夹杂的，仅存的一篇对话。因性质上的关系，改列在第九篇，所以乞经手的编辑同志，顺便将下列各篇的数目，亦悉行代为改正。至为感荷。

“第八篇　宙斯被盘问

“第九篇　宙斯唱悲剧

“第十篇　提蒙

“第十一篇　伊卡洛墨尼波斯

“第十二篇　墨尼波斯

“第十三篇　真实的故事

“第十四篇　关于丧事

“第十五篇　关于祭祀”

据此可知篇目调整情况。日记复云：

“十二月六日　稍译书，得二纸耳。”

“十二月二十三日　译书，第十七篇已了，凡四五纸。”

此即《拍卖学派》。

“（一九六五年）一月八日　稍译书，至四纸。”

“三月十日　上午译书，至午全篇了。共连注六三纸。全书十八篇至今日译成，故大可纪念也。志愿译此书前后已四十年，以前虑不及译完或先朝露，今始可免此忧矣。只须再译出小篇《苍蝇》便可了事矣。书此志喜。”

此即第十八篇《渔夫》。据前引译者所撰说明，《苍蝇赞》本拟删去，今又复译出，是篇目再行调整矣。

“三月十三日　上午译书，共得八纸，本文已了，只须

作注，旋写了，计十纸。”

此即第十九篇《苍蝇赞》。

“三月十四日　下午稍译书，……灯下译第廿篇《关于琥珀或天鹅》本文了。”

“三月十五日　写注，计对话集全了，凡对话廿篇，共约计四十七万言，炳烛之明亦殊可庆幸。”

原稿此处附有说明一纸，内容如下：

“这里《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以前写作路喀阿诺斯，唯查‘喀’字从来系译 ka 字音，不能作 ki 字音读，所以改从普通的‘吉’字）全部译完了。计二十篇，总共译稿一一七二纸（目录在外），希检查依次序编排为荷。

“原定为十八篇，其十六（按疑为“五”之误）篇《苍蝇赞》，已改译《宙斯唱悲剧》，但因为也可以见作者的别一方面，故仍译为第十九篇。又采取他仍有讽刺意味的引论《关于琥珀或天鹅》，一篇极短的小品为第二十篇。比较原定目录，多了两小篇的文章，在原译文解说上已经说明，兹又特加说明如上。

“再，原文勒布（Loed）古典丛书六册，前已于十月间寄还三册，尚余三册，今另封寄上，乞赐检收为幸。”

除篇目又作调整外，第一句中所说，亦值得注意。周氏向来强调“名从主人”，一九五一年二月《翻译通报》第二卷第二期所发表的《名从主人的音译》一文，专门谈到这位古希腊哲人名字的中文译法：

“Lucian，表作琉细安，这也是够奇怪的。他本名路基亚诺斯，罗马字写作 Lukianos，照拉丁文的例改写 Lucianus，

略去末了的音节之后，英文又硬读 u 如由，读 c 如西，于是变成那副样子了。”

此前他曾译作路吉亚诺思、路吉亚诺斯、路基亚诺斯、路吉喀诺斯等，至此方才确定。附带说一句，“卢奇安”之类译法，亦不符合周氏意见。日记复云：

“三月十六日　作《关于路吉阿诺斯》文末了。”

“三月十八日　上午写前文，已完全竣工矣。今日为三一八，亦大可纪念也。”

前后历时计两年零九个月。周作人对于这部译著至为重视，两次拟定遗嘱，都曾特别提及。其一写于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

“余今年一月已整八十，若以旧式计算，则八十有三矣。自己也不知怎么活得这样长久。过去因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此为五十年来的心愿，常恐身先朝露，有不及完成之惧，今幸已竣功，无复忧虑，既已放心，便亦怠惰，对于世味渐有厌倦之意，殆即所谓倦勤欤。狗肉虽然好吃（猒字本意从甘犬肉），久食亦无滋味。陶公有言，聊乘化以归尽，此其时矣。余写遗嘱已有数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消声灭迹，最是理想也。四月八日，知堂。”

其二写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从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文云：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即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以上。）但是

阿波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尚未能出板，则亦是幻想罢了。”

周氏逝世后二十四年，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改题为《卢奇安对话集》。文字校订不无失当之处。现在根据保存下来的译者手稿，收入《苦雨斋译丛》重新出版。

《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手稿除封面、目录和第九篇所附说明为红色横格稿纸外，其余均为绿色横格稿纸，两种稿纸皆为每页二十行，每行二十字。以纸捻装订成二十六册。第一册系封面、目录，共七页；第二、三、四册系第一篇，共一百三十二页；第五册系第二篇，共五十六页；第六、七、八册系第三篇，共一百五十一页；第九、十册系第四篇，共八十九页；第十一册系第五篇，共五十一页；第十二册系第六篇，共四十八页；第十三册系第七篇，共六十页；第十四册系第八篇，共二十八页；第十五册系第九篇，共七十五页；第十六册系第十篇，共六十四页；第十七册系第十一篇，共五十三页；第十八册系第十二篇，共四十二页；第十九、二十册系第十三篇，共九十八页；第二十一册系第十四篇，共二十一页；第二十二册系第十五篇，共二十三页；第二十三册系第十六篇，共五十六页；第二十四册系第十七篇，共四十五页；第二十五册系第十八篇，共六十三页；第二十六册系第十九、二十篇和《关于路吉阿诺斯》一文，共二十六页。合计一千一百八十八页。另有说明两页。

此次整理，只对原稿前后不一致的译名略加统一，明显笔误之处亦酌予订正。例如《死人对话》第三十节，题目原作“尼柔斯，忒耳西忒斯与墨尼波斯”，而上场人物并无墨

尼波斯，却有狄俄革涅斯，疑为“尼柔斯，忒耳西忒斯与狄俄革涅斯”之误。此外一律保持原貌。

止庵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